

周易正读

《易说什么》之一

徐 丛 著

武 汉 出 版 社

序

我与《周易》结缘已有十多年时间，对这部先秦典籍的认识与传统的易学观点完全不同，于是有了将这些想法写出来求教于人的愿望，就构思了《易说什么》一书。书分三部：《周易正读》、《连山易真相》、《归藏与中国神秘文化》。这三部书的书名都很大，且不说“中国神秘文化”的范围有多广，也不说《连山易》与《归藏易》失传的时间有多久，复原的难度有多大，单是已完成的这本《周易正读》的书名就显得太不谦虚。在现存的先秦典籍中，对中国古代文化影响最大，却又争议最多、最难读的书，莫过于《周易》。人们喜欢给它冠以“博大精深”或“神秘莫测”之类的头衔，实际上，“莫名其妙”四个字更适合作它的专用商标。观古今学者，研究《周易》的人不少，但敢拍胸说真懂《周易》的人却没有几个，还大都谦虚得很，声明其观点只是一家之言，也的确还没有一个人的观点能被易学各派普遍接受。我的“正读”是嚼前人嚼过的馍馍，还是标新立异凑热闹的新“一家之言”，或者纯属于“二愣子”式的“牛皮烘烘”呢？

我学《周易》经历了三个阶段：对易学各派全盘接受；全盘否定；另起炉灶。初学《周易》的几年，心特别虔诚，并给自己提了一个基本要求：少挑毛病多读书。心想，无论《周易》多难学，只要我虚心学习，熟读各家注释之后能兼容并蓄，总应该将其读懂。所以我学《周易》之初是很认真、很虚心的，各派的注释我都相信，而且力求感受注者的全部思想，一点毛病都不挑，总想站在不同的角度去深切感受《周易》，也真的相信“《易》道广大，无所不包”。但渐渐地我觉得不挑毛病不行，因为各学派的理论单独看都可谓头头是道，并有一定的合理性，只是不能放在一起比较。一比较就有问题，南辕北辙，融合不到一起去。而且细读各家注解，大

都很牵强，于是我认识到，这其中一定有伪学存在，不去伪存真就不可能学通《周易》。我采用了先比较后淘汰的方法来挑毛病，并确定了一个去伪存真的基本原则：凡与原文内容不符，或者说不出道理，或者无中生有的观点，一律淘汰。这样一比较，问题就出来了。

易学的众多派别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解释卦、爻辞的义理，即所谓义理学派；二是以阴阳五行的理论解说卦象、卦数，即所谓象数学派；三是以上两派之外的各学派，即所谓“援《易》以为说”类。第三类完全是借《周易》之名说自己的事，与《周易》原理和本义无关。第二类象数学派可能与《周易》的起源有关，但因其对象数的解释是依据与《周易》不同的卦序，而且不解释卦爻辞，故此派也不可能是说《周易》。只有第一类义理学派是注释《周易》原文，所以传统易学将义理学派视为正统的易学观可能是对的，我于是集中精力分析义理学派的易学观。

义理学派也有很多分支，对这些分支进行研究后，我发现这些分支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源于《易传》的解说；二是随着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需要而不断修正；三是常与象数学派妥协，吸收其部分易学观点。后两个特点显然与《周易》本义无关，所以我认准在义理学派的众多分支中，只有《易传》的解说是其源头，应为最正确的解。

《易传》据说是孔子或其学生所作，后人将其与《周易》合在一起统称为《易经》，也正是对其权威性的肯定。我依然采用与原文比对的方法分析《易传》的注释，比较的结果发现了几个问题：一是作者在《易传》中使用了大量的疑惑词，说明作者自己没有完全读懂《周易》，对其解说缺乏自信，没有把握；二是《易传》各篇的解释之间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见第一章第四节“《易传》如何传”），而这些矛盾无法调和，说明《易传》不可能全部正确；三是《易传》的写作特点常常是借题发挥有余，对《周易》原文的注释及来源的解说不足，而且其发挥常常脱离经文本义。由此可见，作者的创作目的不过是为了借《周易》的权威性，来宣扬自己所倡导的仁义道德的儒家学说，而不是注释《周易》本义。至此，

众多的易学派别均在我比较原文后被否定。或者说，我以为两千多年来的各派易学观点都没有能够正确地解读《周易》本义。我的这个由全盘接受到全盘否定的认识过程用了十多年时间。失落之余，我决定在不借助历代易学理论的前提下，自己尝试着解释《周易》本义。

我的尝试确定了几个基本原则：一是不盲从历代任何一个易学观点，而是将《周易》视为一部刚刚发掘出来，过去从来没有见过的文物一样对待；二是以语言、文字学为考证的基础；三是借助历史学和考古学的方法；四是尽可能全面地参照其同一时期的历史资料，如《尚书》、《诗经》、《周礼》、《逸周书》、《左传》、《国语》及诸子著述和当代考古成果等。依据此方法，我很顺利地完成了对《周易》的注释，就是这本《周易正读》。

《周易正读》这个书名有两层含义：一是正确地解读《周易》；二是正面解读《周易》。说它是正确的解读，依据有六个：一是我将《周易》置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之中，以语言、文字、历史、考古等学科理论为基础，且尽可能不带任何成见地去感受作者的思想，我以为我的这种研究方法是客观科学的；二是我对《周易》原文的每个字、词的注释都能落到实处，证据是充分的，而不是凭空想像（初稿对《周易》每一个生字词均作了详细的考证，为了压缩篇幅，使之更具可读性，而删除了近十万字的内容，其中绝大部分为一些分歧不大的文字注释）；三是解读后的《周易》内容通顺、平实，爻辞与爻辞，卦辞与卦辞，卦象与卦爻辞之间都是紧密相连的整体，根本不用如传统易学的注释一样散漫无序，更不用注不通时就托于巫术、鬼神；四是可以根据书中的内容准确地判断出其作者和创作时间等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五是解读后的《周易》内容完全与先秦有关典籍所反映的周族历史和政治思想相吻合，而且个别地方（如周公事迹）还可以纠正我们过去的一些错误认识；六是解读后的《周易》卦、爻辞的写作特点与《诗经》、《尚书·周书》等西周典籍的写作特点基本一致。这六个特点是古今已知的任何一种注释都没有能够做到的，只需将《周易正读》与现存的其他注释本进行比较，优劣自见，所以我取“周易正读”之名，自信地认为

此书是两千多年来对《周易》的众多注释中唯一正确、唯一符合《周易》本义的解读。

书名的正面解读之义，是针对卦象而言的。卦象是《周易》研究中最让人费解的事，易学各派发明了许多所谓的体例，企图解释卦象的问题，但均不得法，漏洞百出。我初学《周易》的时候，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体例弄得整天头都是大的，总想从中找到一点规律，却总找不到，为此我苦恼了很多年，后来才发现原来有“高手”给卦象上了一道密码，这个密码就是反说卦象。而且这个密码上的时间很早，在其流传之前就已经上好了，《左传》、《国语》中的卦例就均是反的。这样一反说，卦象就变得扑朔迷离了，“神仙”也难得看懂，难怪易学各家总是迷惑不解。我在“洗脑”后，按我自己确定的方法解读《周易》经文时，发现了这个秘密。当我将反卦正看时，纠正过来的卦象非常好懂，它实际上是《周易》作者写卦爻辞的主要依据之一（参看第五章第二节“卦的结构及写作特点”）。我们因此不仅知道了卦爻辞的含义，还知道了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知道了《周易》384 爻相互区别的原因。如果说我们过去看卦象有如在玻璃窗外看从窗内写在玻璃上的文字，那么，卦象的解密就有如走进屋内从正面看文字一样，所以我说本书的注释是正面的解读，这是“周易正读”这个书名的第二层含义。

《周易正读》共分为上下两篇。上篇“如何读《周易》”共五章，其中第一章“读不懂的启蒙书”，对《周易》读不通的原因作了一个简要的分析，指出了易学各派的主要问题。《周易》读不通的原因很多，但大致不外乎两类：一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如我以上说的密码问题，文字的古奥、语言的习惯问题等等；二是主观人为造成的困难，这就是我们的认识和方法问题，如迷信、援《易》以为说等等。本章所述，主要针对我们的认识和方法问题。

第二章“正确的读《易》方法”，简略地介绍了我的研究方法，即：以平常心读《易》；以正确的历史观读《易》。

第三章“周族开国史”，是对《周易》形成的时代背景——商末周初的周族历史所作的介绍。我的先秦史观与传统的先秦史观有些不同。传统的先秦史观是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之上的，以仁义道

德来解释历史和历史人物，这种解释往往是在历史人物的脸上贴上好人、坏人的标签后，送上天的上天，打下地狱的下地狱，而且为了政治的需要，还会作一些必要的修饰，因此使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人物多了一些伪善，变得不真实了。我则尽可能地给他们洗了一把脸，力求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我的先秦史观更多地是从利益的角度来审视，这种审视可以使被送上天堂的“圣人”，被挂在墙上的“榜样”，被打入地狱的“魔鬼”，通通请出来还原成人，与我们大家谈笑风生，“排排坐，吃果果”后，给我们说三千年前的往事。对那段历史的正确认识很重要，是我们正确理解《周易》的基础。当然，本书的重点是注释《周易》，而不是论证那段历史的真伪，所以，此章只是以《史记》的记载为主线，用我的先秦史观简略地叙述了周族开国的那段历史，没有展开讨论。

第四章“《周易》作者及创作时间”与第五章“《周易》结构及写作特点”，本来是注释完《周易》之后的总结性论述，所以初稿中置于正文的注释之后，这样可以使其中的观点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但读过初稿的朋友们大多对此有意见，要求置于注释之前，认为这样更利于读者对正文的理解。这种调整显然会因为读者缺乏对《周易》正文的理解过程，而使得结论略显突兀，好的是在阅读正文的过程中，突兀的感觉会很快释然，所以我也就乐于接受了此意见，将其调至注释之前。

下篇“《周易》注释”共四章，为本书的主要部分，分别注释《周易》书名、上经三十卦、下经前三十卦和《周易》最后的四卦。其中正文的注释又依“原文”、“译文”和“注释”的顺序排列。对古文的翻译可以采用直译和意译两种形式，由于《周易》原文中大量使用比喻，而直译又难以表达其本义，所以，本书译文采用意译的方式。而注释则对原文逐字逐句地做出了较为详尽的解释，从中既可看出直译的含义，也可以看出意译的依据。

《周易》是一部很多人想读又怕读的书。想读是因为其书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太大，而且一直被笼罩在神秘的光环之中，从专家学者到普通商人、从天子皇帝到平民百姓，都想从中学一点什么。怕读是因为其书没有办法读通，而且各种注释读得越多越迷

糊。为此，本书在写作时力求做到两点：一是准确；二是通俗。准确就要求言之有据，要求其注释只能是唯一的解，要求人们在比较古今任何一个易学派别的其他注释后，仍然认同我的易学观点，要求经得起学术界的检验，要求得到易学各派的普遍认同。通俗则要求其注释能够由浅入深，然后又能够深入浅出，能够脱下长期披在它身上的神秘外套，并为大多数对《周易》有兴趣的读者所接受。为实现这两个目标，本书在写作时注意了两个问题，一是注释尽可能详尽。二是叙述尽可能使用白话，特别是引用文言文时，一般都会用白话复述其大意。

《周易正读》并不能完全解释历代易学中的所有问题，还需要解读《连山易》和《归藏易》。因为《周易》是在《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它们的内容各不相同却又有一定的关联。而且在其流传过程中，《连山易》和《归藏易》往往藏头露尾，借《周易》之名传播，故必须将这些问题澄清，才能讲清易学中的其他问题。所以在《周易正读》之后，我们还将《连山易真相》和《归藏易与中国神秘文化》二书中，接着讨论易学的其他问题。这种讨论将可以为我们弄清夏朝和商朝的许多历史问题，也可以为我们分清中国古代神秘文化的源流起很大的作用。

《周易》是一部争论了几千年的奇书，涉及到的问题太多。我虽然对自己的研究方法及注释比较自信，但误注误释之处，特别是个别字词的误注误释一定难免，还可能不少，恳请各位智者明鉴和指正，以使《周易》这部千古奇书能以更真实、更完美的面目呈现给世人。

作者联系地址：湖北省松滋市金松开发区金马路一号

邮编：434200 **电话：**0716—6244668 13387185137

作者可代为各地书商订购本书，欢迎来函咨询。个人邮购也可按此地址汇款。

目 录

序.....	1
--------	---

上篇 如何读《周易》

第一章 读不懂的启蒙书	3
一、《易》不是《易经》	4
二、《易经》、《易传》、易学要分开	9
三、《周易》戴错了迷信的帽子.....	11
四、《易传》如何传.....	17
1.《彖传》.....	18
2.《象传》.....	20
3.《文言传》.....	21
4.《系辞传》.....	22
5.《说卦传》.....	23
6.《序卦传》.....	24
7.《杂卦传》.....	25
五、易学学什么.....	32
1. 象数学派	33
2. 义理学派	39
第二章 正确的读《易》方法	48
一、以平常心读易.....	48
二、以正确的历史观读易.....	49
第三章 周族开国史	56
一、周族起源.....	56
二、古公创业.....	57
三、文王兴周.....	61

四、吕尚请命	63
五、武王伐商	69
六、周公摄政	73
1. 周公摄政的实质是篡权	75
2. 不平坦的篡权路	80
3. 将功补过得以善终	87
第四章 《周易》作者及创作时间	92
一、《周易》作者	94
二、《周易》创作时间	108
第五章 《周易》结构及写作特点	109
一、《周易》篇章结构及特点	109
1. 卦画的组合特点	109
2. 《周易》的分篇	110
3. 《周易》卦序的特点	116
二、卦的结构及特点	122
1. 如何看卦象	123
2. 卦名的意义	142
3. 卦的结构及特点	146
三、卦爻辞的结构及写作特点	148
1. 一卦一个主题	149
2. 遵循三段式的论述方式	150
3. 善用比喻	155
4. 生字量大	159

下篇 《周易》注释

第六章 《周易》书名注释	165
第七章 《周易》上经注释	173
一、乾	173
二、坤	205
三、屯	225
四、蒙	239

目 录

五、需	250
六、讼	262
七、师	274
八、比	284
九、小畜	292
十、履	303
十一、泰	312
十二、否	324
十三、同人	330
十四、大有	338
十五、谦	346
十六、豫	353
十七、随	361
十八、蛊	371
十九、临	379
二十、观	384
二十一、噬嗑	392
二十二、贲	400
二十三、剥	408
二十四、复	416
二十五、无妄	423
二十六、大畜	430
二十七、颐	438
二十八、大过	449
二十九、坎	457
三十、离	466
第八章 《周易》下经注释	475
三十一、咸	475
三十二、恒	483
三十三、遁	490
三十四、大壮	498

三十五、晋	505
三十六、明夷	514
三十七、家人	524
三十八、睽	530
三十九、蹇	538
四十、解	544
四十一、损	551
四十二、益	560
四十三、夬	569
四十四、姤	576
四十五、萃	584
四十六、升	592
四十七、困	599
四十八、井	609
四十九、革	619
五十、鼎	628
五十一、震	637
五十二、艮	645
五十三、渐	651
五十四、归妹	660
五十五、丰	670
五十六、旅	681
五十七、巽	690
五十八、兑	697
五十九、涣	702
六十、节	710
第九章 狐狸的尾巴	716
六十一、中孚	718
六十二、小过	730
六十三、既济	741
六十四、未济	752

上 篇

如何读《周易》

都很牵强，于是我认识到，这其中一定有伪学存在，不去伪存真就不可能学通《周易》。我采用了先比较后淘汰的方法来挑毛病，并确定了一个去伪存真的基本原则：凡与原文内容不符，或者说不出道理，或者无中生有的观点，一律淘汰。这样一比较，问题就出来了。

易学的众多派别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解释卦、爻辞的义理，即所谓义理学派；二是以阴阳五行的理论解说卦象、卦数，即所谓象数学派；三是以上两派之外的各学派，即所谓“援《易》以为说”类。第三类完全是借《周易》之名说自己的事，与《周易》原理和本义无关。第二类象数学派可能与《周易》的起源有关，但因其对象数的解释是依据与《周易》不同的卦序，而且不解释卦爻辞，故此派也不可能是说《周易》。只有第一类义理学派是注释《周易》原文，所以传统易学将义理学派视为正统的易学观可能是对的，我于是集中精力分析义理学派的易学观。

义理学派也有很多分支，对这些分支进行研究后，我发现这些分支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源于《易传》的解说；二是随着作者所处时代的政治需要而不断修正；三是常与象数学派妥协，吸收其部分易学观点。后两个特点显然与《周易》本义无关，所以我认准在义理学派的众多分支中，只有《易传》的解说是其源头，应为最正确的解。

《易传》据说是孔子或其学生所作，后人将其与《周易》合在一起统称为《易经》，也正是对其权威性的肯定。我依然采用与原文比对的方法分析《易传》的注释，比较的结果发现了几个问题：一是作者在《易传》中使用了大量的疑惑词，说明作者自己没有完全读懂《周易》，对其解说缺乏自信，没有把握；二是《易传》各篇的解释之间有许多相互矛盾的地方（见第一章第四节“《易传》如何传”），而这些矛盾无法调和，说明《易传》不可能全部正确；三是《易传》的写作特点常常是借题发挥有余，对《周易》原文的注释及来源的解说不足，而且其发挥常常脱离经文本义。由此可见，作者的创作目的不过是为了借《周易》的权威性，来宣扬自己所倡导的仁义道德的儒家学说，而不是注释《周易》本义。至此，

第一章 读不懂的启蒙书

《周易》是我国的一部经典，形成于《春秋》之前。按《周礼》的记载，当时一共有三部《易》：《连山易》、《归藏易》、《周易》，其经卦均是八卦，重卦均是六十四卦，由周朝史官大卜和筮人掌管。按说，三部《易》的内容应该是互相关联，形成整体，但从其传承来看，却大相径庭，使人不解。因为《连山易》、《归藏易》一直深藏不露，只有《周易》得以流传，并被尊为《易》、《诗》、《书》、《礼》、《乐》、《春秋》群经之首，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产生过极为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说《易》者纷纷，大多说的也就是这排序最后，成书时间最晚的《周易》。

为什么《周易》得以流传，并红红火火，而《连山易》《归藏易》却遮遮掩掩，终至失传？三《易》都有些什么区别？各自的卦序如何？其原理有何不同？都产生于什么背景？由谁而作？作者表达的是什么内容？希望达到什么目的？产生过什么效果……这些问题一直都是易学之谜。也正因为这些谜底没有解开，就造成了易学的混乱，终没有一个定论，即使是孔子以来流传并无大的障碍，又被尊为群经之首，由历代大儒、隐士、专家、学者们反复注释的《周易》，也同样是含糊不清，让人无所适从。

历代解释《周易》的著作不计其数，仅《四库全书》收录的就有158部1757卷、存目307部2371卷之多。观点五花八门，有说它是天文书，有说它是地理书，有说它是占卜书，有说它是数学书，是算命书，是气功书，是医书，是方技书……这些年来还有人说它是情报书，是爱情书，是宇宙元素表，是二进位计算器……正如《四库全书提要总目》说的：“《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表面

上看来，各种观点都有一些道理，只是谁也不服谁，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最正确，又没有理由让对方信服，于是，使《周易》落了一个“《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美名，你好，我好，大家好。加之在民间传说中，《周易》被描述成是打开另一世界的钥匙，仿佛谁掌握了它，就可以驱使鬼神；可以呼风唤雨；可以感知过去，预测未来；可以如姜太公一般作法，以改朝换代；可以如诸葛亮一般借东风火烧曹船，布八卦阵挡兵十万……种种附会，《周易》被说得越来越神，诱惑力十足，只是学不通。初学觉得有理，再学感到博大，最后是不着边际，不知天外还有几重天？越学越糊涂，恐怕是大多数学《易》者的共同体会。

《周易乾凿度》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变易”是说《易》所表现的是某种事物的变化过程。“不易”是说这个变化过程遵循某种规则，是有规律性的。“易”是说《易》对这种变化规律的演示方法简单明了。换句话说，《易》是对某种变化规律的归纳和演示。按这种说法，《易》应该好学好用，这种看法从古文“学”字和“教”字的结构上可以得到印证。古文“学”字写作“學”，是双手持爻以教膝下之子的意思。“教”字古文写作“𡥉”，单手执爻以示人之意。爻就是《周易》中卦的基本单位，学爻、教爻也就是学卦、教卦，学《易》、教《易》。古代儿童能够接受的教材应该不会太难，可问题是古代儿童可以听得懂的内容，为什么让今天的专家、学者们感到头疼？是古人太聪明，还是我们太笨？或者是我们的学习方法出了偏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易》不是《易经》

提到《易》，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易经》、八卦、算命、占卜。学《易》一般也的确是从《易经》、八卦学起，然后是阴阳、五行、象、数、义、理、《系辞》、《彖》、《象》……其实，我们在学《易》时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未能将《易》和《易经》分开，而《易》和《易经》本不是一回事。据《周礼》记载，《易》一共有三

部：

《周礼·春官·大卜》：“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

《周礼·春官·筮人》：“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经卦就是基本卦，也即我们常说的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每卦由三爻组成，爻又分为阳爻“—”和阴爻“--”两种类型，爻是八卦的基本单位。别卦就是由任意两个基本卦重叠而形成的复卦，一共八八六十四卦，即：

乾“☰”、坤“☷”、屯“☳”、蒙“☶”、需“☵”、讼“☶”、师“☶”、比“☶”、小畜“☶”、履“☶”、泰“☰”、否“☷”、同人“☶”、大有“☶”、谦“☶”、豫“☶”、随“☶”、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大畜“☶”、颐“☶”、大过“☶”、坎“☵”、离“☲”、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蹇“☶”、解“☶”、损“☶”、益“☶”、夬“☶”、姤“☶”、萃“☶”、升“☶”、困“☶”、井“☶”、革“☶”、鼎“☶”、震“☳”、艮“☶”、渐“☶”、归妹“☶”、丰“☶”、旅“☶”、巽“☴”、兑“☱”、涣“☶”、节“☶”、中孚“☶”、小过“☶”、既济“☵”、未济“☲”。

《连山易》、《归藏易》、《周易》统称为《易》，它们的经卦和别卦卦数均相同，不同的就只能是卦序、卦辞和爻辞。

《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为什么叫这么三个名字呢？主要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认为与朝代有关，如东汉学者郑玄在《易赞》中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唐朝孔颖达在《周易正义·卷首》中说：“案《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列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汉代学者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西伯拘羑里，演《周易》。”西伯就是周文王姬昌，殷时为西伯，曾被商王帝辛囚于羑里。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三《易》之名与卦序及卦序所表达的内容有关，如郑玄在《易赞》中说：“《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贾公彦疏：“《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是名连山，云气出内（纳）于山，故名易为《连山》。”“《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故万物莫不归而藏于中，故名为《归藏》也。”

以上两种观点正确与否，尚无定论，但有两点被易学界普遍认同：一是《连山易》、《归藏易》、《周易》分别形成于夏、商、周三代，其中《连山易》最早，《周易》最晚。二是《连山易》、《归藏易》、《周易》的卦形、卦数相同，不同的只能是卦序、卦辞和爻辞。

《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为什么统称为“易”呢？也有两种解释：一是从文字的来源和构成解释，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虞翻注《参同契》说：“字从日下月。”二是按《易》的内容来解释，如汉代《周易乾凿度》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综合这两种观点，可以认为：《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的内容应该是对某种变化规律的归纳和演示，起源可能与日月的运行有关。

《易》在我国古代，不是什么人都能学，都能用的，至少春秋之前一直如此。它是天子的专用品，由周王室的史官世代相守，一般的诸侯很难见到，所以《左传》才有“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的记载。鲁是周公后代的居住国，周公曾摄政当国，算得上是半个天子。周公在世时，享受天子的待遇，周公死后，成王特许其封地鲁国世代享有天子之礼乐，更为重要的是，周朝的礼仪制度的制定者就是周公。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鲁国才可能完整地继承了周王天子的礼仪制度，而晋国、陈国则享受不了这种待遇，自然也就与《易》无缘。诸侯国无《易》，连韩宣子这样见多识广的学者也没有见过《易》，可见《易》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学，都能用的，也可见《易》的珍贵程度非同一般。

春秋后期，周室衰败，礼乐崩坏，周室史官纷纷离开王室，《易》及有关周礼的典籍才逐渐传入民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正是发生于此时。周王史官以《周易》为珍贵的礼物献给诸侯国国王，以作为自己的进身之路。也正是从这时起，“学在王官”的官学制度才开始被打破，私学得以兴起，诸子百家著书立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办私学最成功的人是孔子。孔子是鲁国人，从小受到周礼制度的熏陶，也因此成了周礼制度最坚定的拥护者。他以整理和传授《诗》、《书》、《礼》、《乐》、《易》、《春秋》为手段，以维护和恢复周礼为己任。这些书既是孔子的教材，也大多是周朝王室的教材，只不过孔子作了重新的剪裁，算是原教材的节选本。孔子是鲁国人，又曾经做过鲁国的中都宰、小司空与大司寇，还当了几天代理宰相，应当有机会接触周王室典籍，他还曾专门去向周王室史官老子学习。《庄子·天运》载：孔子曾对老子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这六本书被后人统称为经书，《易》也就被称为《易经》。

秦始皇焚书坑儒，《易经》以卜筮之书得以幸免。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易经》则被推为六经之首，得以广泛流传。

这六本书为什么被称为“经”呢？“经”字有三种含义：

1. 经的本义是织布机上的纵线，横线称为“纬”。上古没有纸张，一般是将字契刻或书写在兽骨龟甲或竹简、木牍上，其中的竹简可以用牛皮绳穿成一卷成为书。现在，我们还将一本书称为一册书，“册”就是古书的象形字。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孔子读《易》，将穿竹简的绳子都翻断了多次，这里的“韦”就是与竹简“经”相对的“纬”——串联竹简的牛皮绳。所以，“经”字本来是指契刻有文字的竹简，引申为古代书的通称。在春秋时期，私人无著述，“学在王官”，“经”也就成了官方文书的专用名称；

2. 圣人所作为“经”。如《博物志·文籍考》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

3. 恒久不变的道理为“经”。如《释名·释典艺》说：“经，

径也，常典也。如径路无所不通，可常用也。”郑玄《孝经注》说：“经者，不易之称。”《文心雕龙·宗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

由“经”字的这三义，可知孔子以毕生精力整编和传授的这六本经书，大都是对周朝官方教材的继承。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孔子的继承不彻底，他对六经作了过多的删节。《汉书·艺文志》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史记·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

古书原有多少？我们已很难知晓，但从古《诗》被孔子从三千余篇删为三百零五篇来推测，其删除的比例一定相当大，可见所谓六“经”只不过是挂一漏十的节选本。《易》也不例外，我们现在所见的《易》只有《周易》一篇，《连山易》、《归藏易》均不在其内，而《连山易》、《归藏易》在周朝时是与《周易》一起作为一个整体由周王史官世守。这就出来了一个问题：《周易》为圣人所写，由天子卜筮官掌管，讲人世间的易之道，被尊为“经”是很自然的，但为什么同是官书，同是圣人所作的书，同是讲易之道的书，《连山易》、《归藏易》不被包括在内。是因为失传了，传不了？还是孔子认为不适用而删除？或者是太机密不能传？孔子自己是否见过……这些问题都很重要。它的重要性我们以后再说，这里需要我们注意的是：不论是什么原因，《周易》被称为《易经》是不准确的，以偏概全，容易使人误解，从而模糊了三《易》的区别。

《易》和《易经》不是一回事。《易》含《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三书。而《易经》是《周易》的专称，它只是《易》的一部分，至于后世又将《易传》也并入《周易》，统称为《易经》，就错得更远了。

《易》和《易经》的区别在学术界本没有太大的争议，但问题是，在实际的研究中，却少有人严格区分它们。比如《易传》中所说的《易》，有时指《周易》，有时可能是指《连山易》或《归藏易》，有时则作为三《易》的通称。诸子百家的著作中所说的《易》

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将其中的《易》理解为就是指《易经》——《周易》，则是不可能学通的，而千百年来，我们在研究《周易》时却往往忽视此问题。《周易》读不通的原因固然很多，而这种《易》与《易经》的混淆不清，正是《易》学不通的第一个原因。

二、《易经》、《易传》、易学要分开

儒家尊奉的典籍大都有“经”、有“传”、有“学”。“传”是对“经”的解释，解说“经”和“传”的为“学”，即所谓“经学”。就《周易》而言，也有《易经》、《易传》和易学之分。《易经》是《周易》的专称，一般认为其书是周文王被囚于商时所作（这种认识有误，我们将在后面讨论），形成于商末周初。《易传》包括《彖》上下、《象》上下、《系辞》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共十篇。《易传》成书于战国时期，作者大都认为是孔子或孔子的学生。从汉武帝开始，随着儒家经学的确立，《易经》被奉为经典，各朝代都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周易》的经、传，或作注释，或阐发其义理，他们的研究成果被统称为易学。

《易经》、《易传》和易学三者有联系，也有区别。《博物志·文籍考》说：“圣人制作曰‘经’，贤者著述曰‘传’。”这里给出了两个条件：一是“圣”、“贤”之别；二是“作”、“述”之分。“圣”字甲骨文写作“𠂔”或“𠂔”，字形像人上张着个大耳朵，后来又加了张嘴巴，能听能说之义，引申为“通”。天文、地理、人事、物宜样样精通，并能说会道，不仅学问好，而且品德高，只有这种完人才能被称为圣人。“贤”字甲骨文写作“𠂔”，手指大眼睛，会意能看事，引申为善于模仿，多才多艺的意思。贤人模仿的是圣人，所以“贤人”是指才能、品德都不错，但比圣人还差一点点的人。因为能力差一点点，就有了“作”和“述”的区别。“作”是创作，最先发明的东西才能称为“作”。“述”的本义是循，遵循的意思。对已有的成说进行阐述、解释为“述”。孔子在《论语》中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可见“述”和“作”是不一样的，有一个“专利权”的问题。《周易》是圣人创作的作品，是“经”。

而《易传》是不是孔子写的虽然尚有争议，但即使是他老人家写的，也不能称为“经”，只能称为“传”。

“传”是传授的意思，是自认为懂“经”的人对经的解释。相当于现在的老师授课，课文是“经”，老师做的备课笔记就是“传”，学生听了老师的课后，勤奋一点的学生就做一做读书笔记，写点心得，这就是“学”。老师的备课内容是否超出课文之外？老师传授的方法得当与否？学生领会的对不对？这些都不一定，因为素质有高低，心情有好坏。这也像歌曲的流传，词曲作者来了情绪，将灵感化为字符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是“经”。专业歌手觉得这首歌写得好，旋律优美，就拿到舞台上演唱，虽然加上了自己的理解，但水平还是蛮专业，基本上表达了作者的情感，这是“传”。歌曲流传开来，会唱不会唱的人都喜欢哼几句，有的还能卡拉OK，有的不识谱，黄腔黄调，甚至将快乐的歌曲唱得悲伤，这就是“学”。“学”也是有感而发，但发的是自己的感，与原创者的那份情合不合拍，就很难说了。正因为如此，《易经》、《易传》与易学三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一定要分清，但纵观易学史，情况却正好相反。

在西汉初年，经学初兴时，《易经》和《易传》还是分开的，司马迁当时还把《易传》十篇称为“十翼”。“翼”的本义为翅膀，称“传”为“翼”是将其看作《易》的辅佐资料，算不上“经”。在形式上，“经”、“传”分开，一般是“经”分上、下，“传”有十篇，共十二篇。西汉晚期，《易传》就开始被称为“经”，“经”、“传”被合到了一起。魏晋时期的王弼又进一步将《彖传》、《象传》逐句拆开，分属于每卦卦爻辞之下，把《文言传》分属乾、坤二卦，其他四“传”则附于“经”后。王弼易学一直被视为正统的易学。王弼的这种合“经”、“传”为一的易学传本，对易学的研究影响甚大。直到今天，由于王弼传本被采入《十三经注疏》，所以，现在的通行本仍然是王弼本。

古人合“经”、“传”的初衷一定不坏，大概本于两点考虑，一是对孔圣人的尊重；二是阅读方便。但这种合读本，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由于《易经》卦、爻辞的文义本身深奥难懂，就使得

人们在研究《周易》时，大都是遵循以“传”解“经”这一条路，从而忽视了对经文本身的研究，至于《易传》及易学的观点究竟是否与《易经》相合，则少有人管它，这应该算是《周易》读不懂的第二个原因。

三、《周易》戴错了“迷信”的帽子

关于《周易》的性质问题，今天的学术界一般将其定为占筮书，认为其书是古人迷信的产物。如李镜池《周易探源》说：“我认为《周易》原是一部古筮书，为供占筮参考而作。”朱伯崑《易学哲学史》说：“《周易》最初是占筮用的一部迷信的书。”“《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其形成出于占筮的迷信，后来作为一种推测人事吉凶和命运的方术，在封建时代仍很流行，成为封建迷信的一部分，这种迷信，被称为占术，用通俗语说，即算卦或算命。”说《周易》起源于卜筮的主要依据有四：

1. 易学界一般认为，《周易》成书于殷末周初，而据《周礼》的记载，《周易》在周朝时由周室史官中的“大卜”和“筮人”掌管。在当时，“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大卜”和“筮人”就是主持卜筮活动的官员，“吉”“凶”由他们根据卜筮结果判断。由此可见，《周易》从其成书之日起就是周王占筮的依据之一；

2. 春秋末期，周王室衰微，《周易》被周史官作为礼物进献给其投靠的诸侯国王，于是，《周易》得以在普通贵族中流传。从《左传》、《国语》中收录的有关《周易》的记载看，《周易》在当时的主要功用就是作为占筮的依据；

3. 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平定六国，统一中国后，为了强化王权，重建新的国家秩序，曾经采纳丞相李斯等人的意见，焚书坑儒，独尊法家，除《秦史》及医药、卜筮、种树书外的一切古典一律焚烧，违者斩首。《周易》作为儒家经典，本应首当其冲，但却幸免于难。班固在《汉书·儒林传》中说：“自鲁商瞿子授《易》孔子……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受者不绝也。”可见，《周易》在秦人眼中是一部用于占筮的技术书；

4. 从秦汉时起,《周易》由贵族的专用品流入民间,两千年来,民间盛行的占卜、算命、风水、方术大多与《周易》有关。

由以上四点可以看出,《周易》的流传从古到今,从王室到贵族再到民间,其使用均与占筮有关。由此得出《周易》一书曾经是古代迷信方术的主要依据的结论,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但由此得出《周易》一书的创作目的就是供占筮之用,或者说,《周易》一书的形成是占筮的结果,还是显得论据不足。因为,原因和结果虽然有一定的联系,但也不是绝对的,正如我们会经常好心办坏事一样。

如果说,《周易》一书的创作目的不是为了占筮,作者的创作目的又是什么呢?前人有另外的说法。孔子《易传·系辞》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这说的正是《周易》的功用。译成白话就是:“《周易》中包含有伟人所遵循的四条原则:用以讲说道理的时候,遵循《周易》卦、爻辞的内容;用以指导自己行为的时候,遵循《周易》卦、爻变的道理;用以制造器物的时候,遵循《周易》卦、爻象所表示的形状;用以卜筮预测的时候,遵循所得到的结果。”依据此说,《易》有四项主要功能,即作为人的言论、行为、制造器物 and 占筮的依据。占筮只是其中的一项功用,而且是排名最后的一项功用。按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排名最后往往最不重要。它的不重要还表现在:《易》的这四项功用中的前三项分别以卦爻辞、卦爻变、卦爻象作为依据,唯有占筮的依据孔子说得很含糊:“以卜筮者尚其占。”什么是“占”?《说文》:“占,视兆问也。”意思是说,当出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兆头”时,比如有异常天象发生,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就请人占筮,预测一下可能出现的结果。古人是如何判断的呢?《左传》、《国语》中有二十多条有关《周易》的占例,被公认为是用《周易》占筮的最早方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我们就以《左传》中的占筮为例来看一下古人是如何以《周易》占断的?

1. 《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

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于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大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及陈之初亡也，陈桓子始大于齐。其后亡也，成子得政。”

陈国是周武王分封给舜的后代的居住国，陈侯即陈国君王陈厉公。敬仲是陈厉公的儿子。陈国不属于周族直系，当然也就没有《周易》这本书。这段记载是说：在敬仲年幼的时候，有一个周王室负责占筮的太史官带着《周易》这本书，来进献给陈国侯王陈厉公。陈厉公得到这本书后，就让进献者用《周易》给自己的儿子敬仲算命，看今后的命运如何。进献者奉命占筮，得到了《观》卦“䷓”变成《否》卦“䷋”的结果。这个卦变是《观》卦六四爻变。《观》卦六四爻的爻辞是：“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于是，周太史说：这个人将来恐怕要代替陈侯而拥有一个国家。但不是在这个国家，而是在别的国家。不是在他的身上发生，而是应在他的子孙。时间是在陈国衰亡之后。结果果真如此，等到陈国第一次被楚国攻克，陈桓子则开始在齐国拥有了强大的势力。后来，楚国再次灭亡陈国，陈成子则取得了齐国的政权。

2.《左传·襄公九年》：“穆姜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随》。史曰：‘是谓《艮》之《随》䷐。《随》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于《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干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而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姦，不可谓贞。有四德者，《随》而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穆姜是鲁宣公的妻子，成公的母亲。鲁宣公死后，她耐不住寡居的寂寞，与鲁国大夫叔孙侨如通奸，并且干预国政。因成公对其不信任，她则与叔孙侨如于成公十六年密谋推翻鲁成公。结果阴谋败露，叔孙侨如被驱逐出国，穆姜则被囚禁于东宫。刚被送入东宫时，她用《周易》占了一卦，问自己的前途如何。占得《艮》“䷳”变为《随》“䷐”卦。穆姜是太后，权力曾经很大，史官不愿得罪她，故讨好地对她说：“《随》是出走的意思，您一定会很快出去。”穆姜自己学习过《周易》，有自己不同的理解。她说：“我出去是没有希望了，因为《周易》《随》卦卦辞说：‘元、亨、利、贞，无咎。’‘元’是人得以生长的根本；‘亨’是美好的品性相聚积的结果；‘利’是道义添加后的产物；‘贞’是事物应保持的主体。要有仁爱之心，才可以生存。要有美好的品德，才符合于天地的规律。要有利于物宜才合于道义。端正的行为要巩固，才能办好事。如果这样去做了，就不会受到侮辱。所以，虽然处于《随》卦的境地，也不会有大的问题。现在，我作为一个不应干预政治的妇道人家的参与动乱，本来地位低下而又没有仁爱之心，不能算‘元’。使国家不安定，不能算‘亨’。自己的行为反而害了自身，不能算‘利’。丢弃寡妇的位置而生情爱，不能算‘贞’。有四德的人，处‘随’之时不会有问题。而我什么都没有，难道合于‘随’卦的卦辞吗？我自取邪恶之心，能没有灾祸吗？一定死在这里，不能出去了。”

这是《左传》中两段很典型的占例。《左传》中一共有二十一条与《周易》有关的占例，其中有十三条占例与此大同小异。从中我们看到，第一例的主筮者主要依据“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的爻辞来判断占筮结果，然后以卦象说明爻辞的来历和确定时间、地点。第二例则是分别以卦名的含义和卦辞的含义来判断结局，不管卦变和卦象。据此，我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卜筮本身不过是运用《周易》四项功用中的前三项功用而已，所不同的只是对前三项功能的随机抽取。换句话说，《周易》四项功用中的前三项——言、行、制器的依据是分别建立在对《周易》卦、爻辞，卦、爻变及卦、爻象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而第四项占筮的功用则是多余的。

为什么是这样呢？荀子的一句话道破了其中的奥妙。《荀子·大略》说：“善《易》者不占。”真正领会和掌握了《易》理的人不用占筮就知道结局。反过来说，占筮的人是因为《易》没有学好。《左传·桓公十一年》载，楚国名将斗廉说的一句话：“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可以作为“善《易》者不占”的最好注脚。《易》理学通了，胸有成竹，遇事有主张，依照《周易》的道理去做就行了，结局一定是好的，根本就不用占筮。而《易》没有学好，就会遇事无主见，就疑惑，就要求助于占筮来帮助自己拿主意。那么，善《易》者又是如何运用《周易》的呢？我们还是从《左传》一书中取例：

3.《左传·宣公十二年》：“十二年春，楚子围郑……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穀佐之……及河，闻郑既及楚平，桓子欲还……彘子曰：‘不可……’以中军佐济。”

“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谓《临》，有帅而不从，临孰甚焉！此之谓矣。果遇，必败，彘子尸之。虽免而归，必有大咎。’”

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进攻郑国，郑国国君郑襄公向晋国求救。晋国派桓子荀林父率领中军，彘子先穀作为辅佐，去解救郑国。部队刚行军至黄河边，就听说郑国已经被楚国攻破而投降，荀林父也就准备收兵回国。但作为军队副统帅的彘子刚愎自用，违反中军统帅桓子的部署擅自出兵，渡过黄河向楚军开战，逼迫统帅桓子为救晋军不得不战，最后惨败而归。这段记载，就是当时担任晋国下军大夫的知庄子，在得知彘子不服从命令，而擅自渡黄河的消息后，引用《周易》《师》卦初六爻爻辞，对其行为和由此可能带来的战争结局所做的分析和判断。《师》卦初六爻爻辞为：“师出于律，否臧凶。”意思是说：军队出征，以严明的纪律为胜利的保障，否则就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彘子违反命令的行为，正是违背了这段爻辞，所以，知庄子作了“这些军队很危险”，“如果与敌人相遇，一

定失败，骍子会战死，即使幸免而回，也一定会受到严重处分”的判断，战争的结局被他言中。

4.《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郑伯使游吉如楚，及汉，楚人还之，曰：‘宋之盟，君实亲辱，今吾子来，寡君谓吾子姑还，吾将使驷奔问诸晋而以告’……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归，以快楚心。楚不几十年，未能恤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

郑简公时，诸侯国中只有晋国和楚国最强大，他们交替着主持诸侯的结盟，也就是当霸主。襄公二十八年，应由楚国主盟，于是郑国派大夫游吉出使楚国。游吉到达楚国的边界汉水时，楚国人拒绝他入境，让他回去，理由是上一次晋国主盟时，是郑国国君亲自前往，而这次楚国主盟，却只派大夫前来，不合规矩。游吉被伤了面子，回去后心中不平，就运用《周易》复卦上六爻“迷复，凶”的爻辞为依据，臭骂了楚王一顿。他说：治国的根本是修其政德，而楚国恃强凌弱以满足自己的权势欲，是抛弃了修德的根本，其结局就将如一个想回家又迷失了方向的人一样，将是凶险的。他因此判断“楚王将死矣。”结果是当郑简公与鲁襄公、陈哀公、许悼公去参加会盟，刚到达楚国国境线汉水时，楚康王就死了。

以上两段记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占筮而直接引用《周易》爻辞，将爻辞之义与事件中人物的行为进行对照，然后对其结局做出判断。《周易》卦爻辞在此成了真理的标准，顺之则存，逆之则亡，这应该正是荀子所说“善易者不占”的例证。

《论语·子路》记载：“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译成白话就是：“孔子说：南方人有句话：人如果没有恒心，不能够去做巫师和医生。这句话说得好啊！《周易》上说：不能长期坚持自己的德操，经常违背道义去行事，就会承受羞辱。孔子说：一个人的结局如何，不用占卜就可从其行为上知道了。”“不恒其德，或

承之羞”是《周易》恒卦九三爻爻辞。孔子直接引用《周易》的爻辞说明应该如何做人的道理，这与知庄子和游吉对《周易》的运用是一致的，都是将《周易》的卦爻辞看成是做人的标准。而且，孔子“不占而已矣”的观点和荀子“善易者不占”的说法也完全吻合。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周易》一书的创作目的，应该就是为了指导人们的行为。是作者为后代子孙制定的行为准则，其中应包含着作者丰富的人生经验。一个真正懂得《周易》又遵从《周易》原理行事的人，应该是品德高尚、方法得当的人，他一定料事周全，言谈有理，行为有节，制物精密。而《周易》没学好者，遇事就迷惑不定，就要靠占筮来帮忙拿主意，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占筮仅仅是作为《易》理不通者的应急措施，权益之计，也算是作者为不成气的子孙留的应急通道，而不是《周易》的主要的、最初的创作目的。《周易》头上被强制戴上的“迷信”之书的帽子，可能是戴错了。

以上两段直接引用《周易》的记载，不属占筮之例。当然也不在《四库全书目录提要》所说“《左传》诸占，盖由太卜之遗法”之列。学术界也很少有人能正确理解这两段例证的意义，一般是将其视为春秋之际的哲人们的一种思辨，包括孔子、荀子、老子等诸子的有关《周易》的言论，都一律被视为是对《周易》卦爻辞的创新和拔高，而没有人将其视为只是一种继承关系，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本末倒置。正是由于这种倒置，使我们在研究《周易》时，往往忽视对《周易》卦爻辞的正面研究，而是将注意力集中于对《易传》及占筮的研究之上。这种本末颠倒的认识，可说是《周易》学不通的第三个原因。

四、《易传》如何传

《易传》就是“传《易》”，为传授《周易》而进行讲解的书。被现代人称为《易传》的书一共有七种十篇：《彖》上下、《象》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杂卦》。一般认为这几篇书是孔子及其学生的作品。由于汉初的经师往往将自己解释

《周易》的书也称为《易传》，故在东汉时，这七种十篇《易传》也被称为“十翼”。

《易传》的七种书对《周易》的解释各有侧重。《彖传》、《象传》逐句解释经文；《文言传》专门解释乾坤二卦卦爻象和卦爻辞；《系辞传》、《说卦传》通论《周易》大意、起源、性质和筮法原理等；《序卦传》、《杂卦传》解说《周易》卦序的结构和顺序。千百年来，人们学习《周易》大都是从《易传》入手，也就是遵循以传解经的路子，所以《易传》被人们视为是对《周易》最权威的解说，甚至将其与《周易》合二为一，统称为《易经》。《易传》究竟是如何传授《周易》的呢？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我们在此只能以举例的方式简述其各《传》的特点，以发现其中的主要问题。

（由于是举例说明，而不是系统地论述，所以对于初学者来说，对本节及下一节“易学学什么”的理解可能会感到有一些困难。但因为本章仅仅只是分析易学中存在的问题，所以即使是这二节完全不读，也不会影响我们对《周易》正文的理解，因此，建议《周易》初学者在阅读此二节时，不必强行求解。如果在看完后面《周易》正文的注释后依然对《周易》的全面研究有兴趣的话，可参照《易传》原文来理解。）

1. 《彖传》

“彖”，金文写作“𪚩”。《说文》：“彖，豕走也。”猪跑脱之义。观字形，彖字从豕，从又。“又”为手的象形。依此理解，“彖”的本义应为捉住逃跑之猪，许慎的解释不对。《彖传》之“彖”正是取抓住卦义之意。《彖传》的内容主要是解说六十四卦卦名、卦辞的蕴义。我们以《乾》卦为例分析一下作者如何解卦。

《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

《彖传》：“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

译成白话就是：“伟大啊，乾卦所象征的阳气！万物都是因为有了它的给予才得以成为生命。所以它是天的起点，然后才有了风

云的变动，雨水的普降。万物在它的流动中变化着形状，在太阳东升西落的阳光照耀下，经过乾卦六爻所象征的时间而成熟。时间随着东方龙星宿在夜空中的位置不断升高而变化，就如驾驭着骏马巡游于天穹。乾道在不断地变化，万物应各自依据自身的特性而顺应其变化，以确保符合阳气兴衰的规律。所以，乾卦卦辞说：‘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乾卦所象征的阳气作用下，万物开始显现的时候，天下万国的人民只要以与之相感应，就会有一个安宁的美好结局。”

《彖传》对《乾》卦卦辞的解释有如下几个特点：

(1)《彖传》作者将《乾》卦卦辞断句为“元亨，利贞。”《周易》古文本没有标点符号，所以给古文断句成了学术界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乾》卦卦辞的断句就有两种主要的观点：一是断为“元亨，利贞。”一是断为“元、亨、利、贞。”《彖传》作者取前一种观点，此种断句与坤卦卦辞中“利牝马之贞”的句法相符合；

(2)《彖传》“乾元”二字连用，以“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来定义“乾元”的功用，显然是指生命之源，也即人们常说的“元气”、“阳气”。准确地说：“元”是根本、根源的意思，而“乾”的含义作者理解为“气”、“阳气”，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所理解的“天”；

(3)“六位时成”有二层含义：一是作者以为乾卦的六爻象征的是时间的变化；二是这个变化象征的是万物从生到成熟的过程，也即农时中的春、夏二季，或者说是从冬至到夏至的半年；

(4)“时乘六龙以御天”的含义指明，作者对《乾》卦爻辞中“龙”的理解，就是“御天”的东方苍龙七星宿，而不是任何神秘之物；

(5)作者认为所谓“利贞”就是顺应阳气的变化。作者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各”指万物，包括动物、植物，人不离其中。万物都要顺应阳气的变化，人怎么能例外呢？所以要“利贞”。作者怕听者不懂，又进一步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有威才能宁。“利贞”的目的是为了有“感”而后宁，而“感”就是“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就是顺应自然。

《彖传》的讲授正确与否，我们在此暂不评价，它的基本特点大致就是如此。我们再来看《象传》如何讲解。

2. 《象传》

“象”本为大象的象形字。大象有一个突出的长鼻子为标记，故象字又引申为形象、象征、摹拟、效法、相似等义。《象传》即卦象之传，根据不同的卦形解说其象征意义。我们还是以《乾》卦为例。依《象传》的理解，《乾》卦的断句如下：

《乾》卦卦象为：“☰”。

卦辞：“乾：元、亨、利、贞。”

爻辞：上九：亢龙有悔。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初九：潜龙，勿用。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象传》：“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见龙在田’，德普施也。‘终日乾乾’，反复道也。‘或跃在渊’，进‘无咎’也。‘飞龙在天’，‘大人’造也。‘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

译成白话，即：“日月星辰所组成的天体的运行，及所产生的季节和气候的变化规律稳重而强健。有才德的君子观察乾卦卦象，应效法它所象征的天道而不断地完善自我。乾卦初九爻爻辞说：‘潜龙，勿用。’是因为初九爻所象征的阳气尚处在地下的原因。九二爻爻辞说：‘见龙在田’。阳气随着龙星宿出现在大地上而显现出来，君子应效法卦象向人民广泛地施行德政。九三爻爻辞说：‘终日乾乾。’是要求君子效法天道的周而复始，坚持自己施行德政的行为而勤奋不舍。九四爻爻辞说：‘或跃在渊。’因为效法天道而进取是没有过错的。九五爻爻辞说：‘飞龙在天’。这是‘大人’的成就。上九爻爻辞说：‘亢龙有悔。’因为美满的事情不可

能保持长久。用九六爻纯阳所象征的天道之德周而复始，无始无终，无所谓首尾。所以，君子观象而治国行政，所取得的成就也应视为是天道的规律，人民的自化，而不应当居为己功。”

《象传》有如下特点：

(1) 《象传》对卦辞的解说几乎都以“君子以”开头，可见作者将《周易》视为“君子”的行为指南。

(2) 作者有立“德”的倾向，认为效法天道，以立德为主。

3. 《文言传》

“文”指乾坤两卦经文，即卦爻辞。“言”指解说经文的言词。“文言传”即为传授经文而依卦爻辞文义解说。《文言》只解说乾坤两卦经文。我们还是以《乾》卦的部分解说为例：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初九曰：‘潜龙勿用。’何谓也？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潜龙勿用。’下也……‘潜龙勿用。’阳气潜藏……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辩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

《文言传》有如下特点：

(1) 作者将《乾》卦卦辞断句为“乾：元、亨、利、贞。”与《彖传》的断句完全不同；

(2) 作者以道德观念解释卦辞。将“元、亨、利、贞”对应人的仁、礼、义、正四种品德；

(3) 作者将六爻爻辞解释为君子处事的指南；

(4) 作者视“龙”为象征阳气变化的龙星宿。

4. 《系辞传》

“系”的本意为联连、连缀。“辞”即言词。“系辞”即联缀于《周易》之下的言词，蕴义为关于《周易》的解说。《系辞传》是《周易》的通论，对《周易》的起源、卦爻的象征意义，《易》中蕴含的道理、功用及占筮方法均作了解释。我们将其归纳为如下几点：

(1) 作者认为《周易》的八个基本卦起源于上古，为包牺氏所作。而《周易》卦爻辞为殷末周初的作品。如《系辞传》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类万物之情。”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

(2) 作者认为《周易》来源于天地自然的规律，它的基本原理也就是摹拟天、地、日、月、四时的变化及人事变化规律。如《系辞传》说：

“《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简之善配至法。”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论天地之道。”

“夫易广矣大矣，以言乎远则不御，以言乎迷则静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

(3) 作者认为《周易》一书的创作目的，就是为了让入以天地自然的规律来指导人事活动。其功用表现在卦爻辞、卦爻变、卦爻象及占筮四个方面对人事的指导意义。如《系辞传》说：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

“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者观其

变而玩其占。”

“夫《易》，彰往而察来，而微显阐幽。”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4) 作者在解释卦爻辞时，特别看重其道德意义。如《系辞》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知崇礼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

(5) 作者在文中使用了大量的疑惑词，表明作者自己对《周易》的部分内容的理解没有十分的把握。如《系辞》说：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盖取诸《益》……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

5. 《说卦传》

“说”即解说，“卦”指八卦。“说卦”即解说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经卦。《说卦传》有三个主要内容：一是解说《易》的来源及卦的构成；二是解说八卦的基本象征意义；三是解说八卦的引申象征义。

(1) 关于《易》的来源，作者认为是圣人参照天地之数、阴阳之变、道德之理而制作出来的，充分反映了事物的道理、性能，因此，可以推导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如《说卦传》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倚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

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2) 关于卦的构成，作者认为：一卦六爻分别代表了天、地、人三道。其中，上二爻象征天，中二爻象征人，下两爻象征地。如《说卦传》说：

“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刚柔，故《易》六位而成章。”

(3) 作者认为：八卦象征着一定的事物，对应着一定的方位，他们之间又相互交融而创造了万物。其对应关系如下：

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天、地、雷、风、水、火、山、泽。

西北、西南、东、东南、北、南、东北、西。

(4) 作者在八卦基本象征意义的基础上，又从功能、属性、形象、地位、关系等多种角度引申、发挥，而提出了许多象征意义。如《说卦传》说：

“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瘠马，为驳马；为木果。”

6. 《序卦传》

“序”指排列顺序，“卦”指六十四卦，“序卦”就是关于六十四卦的排列顺序。《序卦传》解说《周易》六十四卦排列顺序的原因。如《序卦传》说：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养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

这是作者对《周易》六十四卦中的前七卦：《乾》、《坤》、

《屯》、《蒙》、《需》、《讼》、《师》的排列顺序做出的解释。作者认为：《周易》的卦序主要是依据卦名的含义而排列组合的，这种排列反映了事物由小到大的量变规律和物极必反的质变规律。

7. 《杂卦传》

“杂”字的本义为五彩相会，引申为搀杂、混合等义。“卦”指六十四卦。“杂卦”即打乱六十四卦顺序而解说。古代经文写在竹简上，同一卦颠倒过来看就变成了另一卦，所以，《周易》卦序往往有两两相对的特点，或者说除了倒着正着看都一样的卦以外，一支竹简上的卦代表了卦序相邻的两卦。如果我们将穿竹简的纬线剪断，然后如洗牌一样洗乱，就出现了新的卦序，但新卦序会保存其原来的两两相对的特点。《杂卦传》解说《周易》就是采取类似的方法，将《周易》卦序打乱后再解说。《杂卦传》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尽量简明的词句解说《周易》的蕴义。如《杂卦传》说：

“《乾》刚《坤》柔，《比》乐《师》忧。《临》《观》之义，或与或求。《屯》见而不失其居，《蒙》杂而著。《震》，起也。《艮》，止也。《损益》，盛衰之始也。《大畜》，时也。《无妄》，灾也。”

《杂卦传》这种打乱卦序而解说的本身，就是否定《周易》卦序排列的规律性。

综观《易传》七种十篇的内容，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易传》各篇对《周易》的解说无论是对卦辞，还是对卦象和卦序都充满了矛盾。首先，我们来说《易传》对《周易》卦辞的解说中的矛盾，以《彖传》和《文言传》对乾卦卦辞的解释为例。《彖传》将乾卦卦辞断句为：“乾：元亨，利贞。”而《文言传》将乾卦卦辞断句为：“乾：元、亨、利、贞。”并将“乾”理解为代表天，“元”“亨”“利”“贞”分别象征“天”的仁、礼、义、正四种德性。两说南辕北辙。

再来看《易传》对卦象解释中的矛盾，我们以《彖传》和《系辞传》对六爻含义的解释为例。《彖传》说：“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作者将卦的六爻看成是时间变化的象征。

而《系辞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作者将卦的六爻视为象征天、地、人三道，其中上二爻为天道，中二爻为人道，下二爻为地道。两种观点大相径庭。

最后，我们来看《易传》对卦序解说的矛盾。《序卦传》主张《周易》的卦序排列有规律性，而《杂卦传》却否定其规律性，两说针锋相对。

《易传》中的这些矛盾，无疑会误导读者，让人无所适从，从而给《周易》的理解造成障碍，这正是《周易》读不通的第四个原因。如果我们能分辨矛盾，去伪存真，本来也可以化解其矛盾。但问题是从《易传》被确定为解释《周易》的权威教材之日起，两千年来，《易传》就被视为绝对的真理，是不能改动一个字的。甚至将其与《周易》合二为一，统称为“经”书。《易传》中的这些矛盾也就因此而成了学《易》者的死结，成了《周易》学不通的第四个大的原因。试想一下，如果老师教我们说：一加一等于二，一加一也等于四十八，我们还能依此把数学学通吗？

其实，要分清《易传》中的这些矛盾并不是很难。我们还是以前面的三对矛盾为例。首先我们说卦辞。《周易》的卦序排列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即六十四卦往往“两两相对，非复即变。”就是说每两卦为一对，卦形及含义有一定的关联。《乾》《坤》两卦就是这样的一对，而且是《周易》中最重要的一对，人们将其看成是天与地、阴与阳的象征，看成是《周易》的总纲。如果我们将这两卦的卦辞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有相似之处。《乾》卦卦辞为：“乾：元亨，利贞。”坤卦卦辞为：“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坤》卦卦辞中多了“牝马之”的限定词，显然，作为姊妹卦，《坤》卦卦辞是针对《乾》卦卦辞而言的，其“利牝马之贞”的句型，说明《乾》卦卦辞应断为“元亨，利贞。”而不应该断为“元、亨、利、贞。”其中的“利贞”应包含有“利牝马之贞”或“利所有马之贞”的含义。据此，不难看出《彖传》的断句和解释应是正确的，而《文言传》的断句和解释是错误的。

再来看卦象的问题，《彖传》对六爻的解释比较容易理解，而

《系辞传》对六爻的解释让人迷惑，不知道其原理如何。其实问题很简单，《系辞传》中解释六爻卦象的那一段话是后人添加上去的，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系辞传》可以为证。将帛书《系辞传》和今本《系辞传》进行比较，两者有一些出入，其中最大的差异就是在《系辞传》的结尾部分，今本较帛书多出了近千字的内容。这些内容在帛书中属于另一篇本已失传的解《易》作品，而所谓“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的内容正好在其中。由此，不难得出结论：《系辞传》中的这段对卦象的解释属于后人的添加，本不属于《易传》原文。

最后来说卦序的问题。比较《序卦传》和《杂卦传》，可以看出，《序卦传》作者的主要观点是：《周易》的卦序是依据卦名的含义而排列组合，这种排列反映了事物由小到大以及物极必反的量变和质变的规律。这种解说比较通顺，也与卦名的字义基本吻合。而《杂卦传》既没有提出否定《序卦传》卦序说的论据，也没有对其提出的新卦序的原因进行解释，我们也找不出其提出的新卦序有什么理由。依此，我们认为既然《序卦传》的解说是通顺的，而又没有有力的证据来否定《序卦传》的观点，那么，《序卦传》的解说可能是接近于《周易》作者本义的，而《杂卦传》的解说曲解了作者的本义。

《易传》中的这些矛盾不难发现，也不难分辩。抛开卦象和卦序的问题不谈，难道主讲乾坤两卦的《文言传》作者，对其主讲的乾坤二卦共计128个字的卦爻辞写作特点都不清楚吗？显然说不过去。他错误地解释经文，只能说是有意的曲解，原因无非是一个，就是他要为自己的理论寻找一个依据，他要“援《易》以为说”，他要以《周易》说道德，宣扬儒家思想。通读《文言传》，其中心思想就是立德守序四个字，《易传》其他各篇也多是这个主题内容，这正是典型的儒家思想，与儒家“尊君爱民”、“克己复礼”的政治理念相呼应。而儒家学说的一个最显著特点就是援《经》以为说。

战国时代是乱世出人杰的时代，哲学思想十分活跃，诸子百家各有建树，其中以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学说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但

孔子很“谦虚”，称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也就是说，他公开宣称自己讲述的都是当时的人普遍尊重的圣人学说，是周室祖先周公等人的古典，而不是自己的观点。果真如此吗？孔子整编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六经的确都是古典，孔子之前就已存在。但他为什么要整理六经？又是如何整理的呢？我们来简单地分析一下，以帮助我们认清《易传》的实质。

六经中的《乐经》已经失传。《礼经》是周朝的礼仪制度，只能照本宣科。其他四经孔子就不客气了。将古诗三千余篇裁剪为三百零五篇组成《诗经》，只选取了其原有的十分之一的内容，而选择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的：“取可施于礼义”者入选。说白了，就是断章取义，符合自己政治观点，有利于传播儒家思想的诗选入，否则就删除。《尚书》在古代的篇数更多。班固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也就是说，古代君王所举行的大事都有详细的记载。而经孔子删减，只取其中的数十篇编成《书经》。书中展示给人的也只是尧、舜、禹、成汤、周公等少数几位不论是在战国时的古人，还是在现代人的眼中，都不可思议地拿着王位到处送人的“白痴”圣人形象及事迹，以作为战国时期争权夺利者的榜样。被删减的正常君王的事迹不知有多少，恐怕远大于《诗经》的比例。就这样大刀阔斧地删减、拼贴、断章取义，孔子仍觉得不过瘾，不能尽兴，到晚年甚至违背自己“述而不作”的宣言，亲自改写《春秋》。

《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当时的各国均有类似的史书，只是名称不一而已，如晋国史书称之为《乘》，楚国称之为《杗杙》等。这些史书由各国史官负责写作，忠实地记录本国君王的言行和有关的国家大事。为了记录的真实性，往往是两个史官寸步不离君王，“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记·晋世家》中有一则故事说：成王年幼的时候，和叔虞开玩笑，把桐树叶削成珪的形状送给叔虞，说：“用这个封你”。史官在旁记下此事，同时请成王确定吉日封叔虞。成王说：“我是跟他开玩笑的。”史官说：“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话一出口史官就记载它，礼仪就完成它，乐章就歌唱它。”于是，成王只得把叔虞封在唐地，这就是晋国的祖先。

《史记·襄公二十五年》还有一则故事说：齐国大夫崔武子杀害了与自己的妻子棠姜私通的国君齐庄公，齐国太史就据实记下了这件事，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就杀了这个太史。古代的史官一般是世袭，兄死弟袭，他的弟弟接着这样写，崔武子又将他杀了。太史还有一个弟弟继续如此写，崔武子见他们宁死不屈，不畏权势，也只得作罢。

从这两段故事可知，史官记《春秋》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写的。而孔子从没有做过史官，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责任，更没有权力写《春秋》。但他为什么要写《春秋》，又是如何写的呢？孟子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又说：“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意思是说，孔子写《春秋》只不过是以前鲁国原有的史书为底本进行改编。原书是鲁国的史书，纪实的写法，尊重事实，事件怎么发生就怎么写。但在孔子看来，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不符合周王室礼仪，孔子要将其改成依周王室礼仪应该成为的样子。譬如：楚国国君的实际地位是周王之下的“侯”，但他违背周礼而自称为“王”，孔子就将这个国君在书中的称呼一律贬称为“子”。“子”是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地位较低者的称呼。又如：晋国国君晋文公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在践土大会诸侯时，曾召周天子赴会。而孔子认为臣召君有违礼仪，故将这一事件改为“天王狩于河阳”，说天子的这次行动是自己巡视。孔子改写《春秋》就是这样按自己的意愿篡改历史。大概孔子自己也觉得过意不去，所以，虽然是到了老来无人情的年龄，也还是说出了“丘窃取之矣”、“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的话。孔子的担心看来是多余的了，因为后世子孙大多是“知丘者”。司马迁就说：“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后世的儒家子孙一直如此引以为豪，而历史上的“乱臣贼子”倒是没见到有几个惧的。孔子就是这样以严重歪曲历史的手法“述古”的。后人将其作法美其名曰“托

古改制”，其实就是不折不扣的“援《经》以为说”，就是拉大旗做虎皮，就是挂羊头卖狗肉。抛开政治层面的问题不谈，仅仅从历史真实性的角度，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孔子的传《经》手法对中国古文化的破坏作用是难以估量的。

《周易》作为孔子“述古”的一张王牌，他老人家也是下了不小功夫的。司马迁说他：“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帛书《要》说：“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周易》日夜不离其身，连穿书的绳子都翻断了多次，可见孔子为改编《周易》的确是下了一番大功夫。庆幸的是，孔子对《周易》本义没有完全读懂，所以，其解释也就成了一碗夹生饭。孔子临终之前为此深感遗憾，在《论语·述而》中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意思是说：再增加我几年时间，从五十岁就开始学习《易》，对《易》的讲解就不会有大的问题了。这句话，人们大都理解成，早点学《易》就可以纠正他自己行为上的过错。其实，人们犯大错误大多是在五十岁之前，孔子也说过：自己“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五十岁早就过了他犯大错的年龄阶段。他这里所说的“大过”实则是不满意自己对《周易》的解说，《易传》中所使用的大量疑惑词可以为他的这句话作注。他的确是没有完全读懂《周易》，大概正是他对《周易》的似懂非懂，才使他没有找到下剪刀的地方，从而使《周易》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但他及其学生们的改编大纲还是基本成形了，《文言传》的全部，《象传》的大部及其他各《传》中刻意宣扬伦理道德的内容大都属于此纲，也均是对经文的曲解。孔子自己已经对学生有交代，帛书《要》说：“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后世之疑丘者，或以《易》乎？”

《易传》对《周易》的曲解，易学界是清楚的。如《周易知识通览·易传》中说：“《易传》站在人文文化的立场对《易经》所反映的巫术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刘大钧《周易传文白话解》中说：“《周易》经传毕竟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产物，因而有着不同的特点，（一）二者性质、功用不同，《周易》古经本为占筮之书，……然而《易传》则不同，它以解经为宗旨，通过解释《周易》而

阐发自己的学说。《易传》从《周易》卦象及卦爻辞中引申出三才之道、道德修养、等级观念、一系列理论……（二）二者成书所吸收的思想资料不同，《周易》卦爻辞主要来源于筮人对筮事的记录……而《易传》则不同，它是以儒家学说作为其主要思想营养，同时又杂取道家、阴阳家、名家等百家思想……”他们的观点代表了易学界的基本看法，其中对《周易》的评价是十分错误的，但有关《易传》对《周易》的解释是援《经》以为说，是曲解经义以阐发自己的儒家学说的评论，则是完全正确的。后人对《易传》的曲意解经大唱赞歌，无非有三个理由：一是对《周易》本义不了解而误认为《周易》是迷信的占筮书；二是因为《易传》的主要内容是教人学好；三是因为《易传》属于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被历史上的大多数统治者所利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甚大。我们不怀疑孔子的用心，也无意诋毁其学说对中国历史及文化的正面影响，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忽略其巨大的负面效应。至少我们要清楚地看到，《易传》对《周易》的曲意解释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周易》、理解《周易》本义是非常有害的，为此要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换句话说，要想读懂《周易》，必须排除《易传》中曲意解经的干扰。

《易传》虽然是孔子以解经为名而宣扬自己学说的书，但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其中很可能也包含了许多有关《周易》的正确信息。正如《春秋》虽然是被改编的历史，其中仍然包含了大量的历史真实信息一样。毕竟《易传》成书的时代，是《周易》从周王室流入民间的初期；毕竟《周易》的流传之初，大多由可能理解《周易》本义的史官讲解；毕竟孔子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而且在其定《经》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古代文献资料，对《周易》也有一个基本的正确认识。如果我们以此种认识来读《易传》，那么在剔出《易传》中占有极大比例的儒家学说及可能属于后人的窜改文章后，我们就可以将《易传》中保留下来的可能属于《周易》的原始信息归纳为如下四点：

1. 《周易》是古人对天、地、人的规律的总结；
2. 《周易》的创作目的是作为受教者的行为指南；
3. 《周易》的作用表现在四个方面：以卦爻辞的内容指导人的

思维和言说；以卦变的规律指导人们的行为；以卦象作为人们制作器物的依据；以占筮结果稳定疑惑不定者的心志；

4.《周易》的卦序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是作者对人事变化规律的演义。

以上特点基本上被《左传》《国语》中的有关记载所证实，所以，当我们剔除了占《易传》绝大部分的儒家学说的内容后，剩余的这些特性极有可能是符合《周易》本义的。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易传》中在提到《周易》时，均是仅写“《易》曰”，故有时可能是三《易》的概念，内容可能涉及到《连山易》和《归藏易》，譬如关于《周易》起源的问题。我们可以以这些被剥离掉儒家学说后的特点，作为一种最接近于《周易》本义的可能带人对《周易》正文的研究中去，也可以将其视为一面镜子与另一面更明亮的镜子——《周易》原文一道放在这里，看后人是如何学《易》的。

五、易学学什么

易学就是研究《易经》的学问。易学有广义和狭义的概念之分，广义的易学包括历史上所有对《周易》的解释，而狭义的易学则将《易传》等先秦易学除外，从汉代儒家经学确立之时算起。人们通常使用狭义的易学概念，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库全书目录提要》所说：

“《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京焦，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故《易》说愈繁。夫六十四卦大象皆有‘君子以’字，其交象则多戒占者，圣人之情见乎词矣，其系谓《易》之一端，非其本也。”

作者将易学分成象数、义理二类，这种描述代表了近、现代易

学界的主流观点，依其表述，历代易学的主要派别和流传为：

象数学派：汉儒——京房、焦延寿——陈抟、邵雍

义理学派：王弼——胡瑗、程颐——李光、杨万里

我们现在就依这种分类来简述其特征，看易学的主流学派是如何学《易》，如何解经的。

1. 象数学派

象和数在易学中常常连用，其实象和数的含义是不一样的，象是形状，数是数目和计算。譬如一个人，男、女、老、少、美、丑、胖、瘦等原因而表现出来的形状特点就是象。而与其相貌特征有关的数字，如身高、三围、年龄等数字及推算这些数字的方法就是数。世界有形状的万事万物都有象有数，《周易》这本书也不例外。传统观点认为《周易》的象包含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易中的八卦、六十四卦及三百八十四爻的形状，称为卦象、爻象。如，☰☷☲☱☴☵☶☳为卦象，— --为爻象；二是指八卦所象征的事物，如乾卦象征天，坤卦象征地，兑卦象征泽，震卦象征雷，坎卦象征水，离卦象征火，巽卦象征风，艮卦象征山等；三是指卦、爻辞中所说的具体事物，如乾卦卦辞中提到的龙，坤卦卦辞中提到的牝马等等。这三层含义统称为易象。

易有象也有数，易数也有三层含义：一是一卦中各爻属性的数，一共有六、七、八、九四个数，阳爻为奇数，阴爻为偶数，大数为老，小数为少，所以这四个数分别表示为少阳七、老阳九、少阴六、老阴八；二是表示爻位顺序的数。一卦由六爻组成，其排列顺序为由下向上数，初爻称初，依次而上分别称为二、三、四、五、上，这种顺序标示了爻的变化规律；三是表示占筮求卦的方法，也即通过对揲著过程中著草数量的计算推导出所需要的卦象。

前面我们说过，易有四个基本要素：卦象、卦变、卦辞、卦序。而所谓象数学派就是注重于对《易》的卦象、卦变的研究，以其所理解的道理而推导人事吉凶的学术派别。这个派别的代表人物有汉代的孟喜、京房、焦延寿，宋代的陈抟、邵雍等人。

孟喜、京房、焦延寿都是汉代易学的代表人物。其中焦延寿的著述已经失传，而孟喜和京房的易学观点被易学界称为孟京易学，

属于汉代的官方易学，也就是被官方认可和提倡，并授予博士，立于学官的传授系统，相当于现在国立学校的正规教材。据司马迁和班固在《史记》《汉书》中记载：秦始皇焚书，《易》因其为卜筮之书而得以幸免，故先秦易学的传授并未中断。这条传承系统是：孔子传《易》于商瞿，瞿传楚人轩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何。田何就是汉初经学兴起时的易学大师，他传易于丁宽、服生、杨何等人。丁宽传易于田王孙，田传于施仇、孟喜、梁丘贺。孟喜传于焦延寿，焦传给京房。施仇、孟喜、梁丘、京房四家易学被选为官方教材。

汉官方易学大师们的著述大多失传，部分零星地保存在后人的辑录中，只有京房的《京氏易传》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现将保留于唐僧一行《卦议》中的孟喜易学和京房易学各摘录一段以说明汉易象数学派的特点，其中孟喜易学可以作为《四库提要》中所说“汉易”的代表，京房易学可作为“一变而为京焦”的代表，是“汉易”的变异。

唐僧一行在《卦议》中引孟喜易说有如下一段：

“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三策，九、六、七、八，是为三十。而卦以地六，候以天五。五六相乘，消息一变。十有二变，而岁复初。坎、震、离、兑，二十四气，次主一爻。其初则二至二分也。”

大意是说：“一年的起点为冬至日，从冬至日到初候，由中孚卦的卦变来演示。一月的日数，等于筮法中九、六、七、八之数的总合，也就是三十天，而一卦有六爻，代表地数六。一候为五天，象征天数五。五六相乘，为三十天，等于月相盈亏的一个周期。一年经过十二次这样的变化就完成了一年春、夏、秋、冬的变化周期而重新回到冬至点，开始新的循环变化。坎卦、震卦、离卦、兑卦代表了二十四节气，每一爻代表一个节或者气。这四卦的初爻分别代表了冬至日、春分日、夏至日和秋分日。”

从这段表述及《卦议》中引用的孟喜易学其他章句，我们可以看出，孟喜易学有如下特点：一是注重于卦象的研究而不解释《周易》卦爻辞；二是以阴阳之气的变化来解释卦象，或者说将卦象看

成是演绎天文、气象的符号；三是提出了与《周易》卦序完全不同的卦序系统，这个卦序系统包括以中孚卦开头的六十四卦周年卦序；以坎、震、离、兑四卦卦象排列的二十四节气卦序及以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十二卦排列的十二月卦序。这三个卦序形成一个组合系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日、月、季。或者说，孟喜易学的基本特点就是以卦解释天体的运行规律，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天道。

京房易学得以完整地保存在《京房易传》中，我们摘录其解释《乾》卦中的一段如下：

“☰乾。纯阳用事，象配天，属金，与坤为飞伏居世。易云：‘用九，见群龙无首，吉。’九三，三公为应肖。‘乾乾’夕惕之忧。甲壬配外内二象，积算起巳，巳火至戊辰土，周而复始。五星从位起镇星，参宿从位起壬戌。建子起潜龙，建巳至极主亢位，配于人事为首，为君、父，于类为马，马为龙。降五行类六位，居西北之分野，阴阳相战之地。《易》云：‘战于乾。’天六位，地六气。六象六包，四象分万物，阴物阴阳无差，升降有等，人事吉凶，见乎其象，造化分乎有无。六位纯阳，阴象其中，阳为君，阴为臣，阳为民，阴为事，阳实阴虚，明暗之象，阴阳可知。水配位为循福德，木入金乡居宝贝，土临内象为父母，火来四上嫌相敌，金入金乡木渐微，宗庙上建戌亥乾本位，阳极阴生，八卦例诸。”

从这段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京房易学有如下特点：一是以阴阳、五行解释卦的属性；二是将乾卦卦爻辞中的“龙”释为马，释为东方七宿的象，而所谓“潜”、“亢”等语则释为是对东方苍龙七宿在不同时间里，所处不同位置的表述；三是提出了八宫说，建立了新的卦序。其八经卦的重卦顺序定为：乾、震、坎、艮、坤、巽、离、兑，每一宫卦统率七个卦，如乾宫所属依次为姤、遁、否、观、剥、晋、大有等；四是其释卦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占筮的应用，就是为了预测人事的吉凶。如他本人说的“人事吉凶，见乎其象。”一部《京氏易传》就是为了明象。所以，他在书中为了说明这个象，而发明和使用了大量的占筮术语，如“木入金乡”、“阳为君，阴为臣”等，还有他八宫说的所谓“飞伏”“应世”

“游魂”“归魂”“纳甲”“五行六位”“龙德”“虎刑”“天官”“地官”等概念和体例。这些体例的应用非常复杂，三言两语难以说清楚，故这里不一一解释，在此只想说明一点，就是：他的这些体例灵活多变，随意性强，是为了占筮时自圆其说而发明的，没有任何科学的依据，也不可能“应验”。所以，西汉之后就受到了易学界的猛烈攻击而逐渐消亡。也正因为此，《四库提要》作者才说：“一变而为京焦”，将其视为汉易象数学派的变异，并在编辑《四库全书》时将《京氏易传》编入旁门左道的数术类，而不是六经之首的《易》类。

汉易的主流观点是孟京易学，而据司马迁和班固在《史记》和《汉书》中的记载，孟京易学是孔子易学的延续，中间又幸免于秦火之乱，按说孟京易学与孔子的《易传》所持观点应大致相同，但如果我们将两者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者差异甚大。首先，《易传》注重于对《周易》卦爻辞的研究，而孟京易学关注的是卦爻象、卦爻数的研究；其次，《易传》以伦理道德等人事规律解《易》，而孟京易学以天文、历法、阴阳、五行等自然规律解《易》；其三，《易传》解《易》的目的是为了人文教化，而孟京易学解《易》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占筮的应用。孟京易学及先秦易学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差呢？传统的观点认为这是因为京房之学学于隐士的原因，这种解释完全不能服人，因为孟喜易学与京房易学无实质性差别，汉易的基本特征就是说于“象数”。要理解这个问题，只能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原因。

春秋之际，《周易》由王室流入民间之初，因为史官的正确讲解，《周易》的使用还是基本符合其正常功用的，也就是《系辞》所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大家各取所需，《左传》中的实例就是其例证。战国时期，天下混乱，社会呼唤文明与秩序，故有了儒家提倡伦理道德的学说，《易传》应运而生。秦始皇依赖法家的思想用武力统一中国后，为了进一步统一人民的思想而铲除法家之外的学说，故有焚书坑儒之举，埋几个好对帝王政治指手画脚的儒家人物以警示他人。《周易》虽然得以幸免，但幸免的理由是如

《汉书》所说：“及秦禁学，易为筮卜之书，独不禁，故传授者不绝也。”因为将其视为占筮之书才躲过秦火之灾。或者说，秦始皇允许《周易》存在，但并不是说可以对其随意讲解。譬如儒家的《易传》及其类似的解说就万万行不通。它只能是有条件地以占筮的面目而存在。“传授者不绝”，其传授的只能是占筮的功能和方法。这点正是汉朝经学被分为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官方易学和民间易学的原因。

我们在前面说过，孟京易学属于官方易学，是汉易的主流学派。还有一个学派，就是以费直为代表的民间易学。官方易学和民间易学分属于儒家经学系统中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所谓“今文”就是两汉时通行的文字——隶书。所谓“古文”就是秦汉以前通行的文字——古文大篆。前者是两汉经生抄写的本子，后者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本子。两种本子有一些出入，西汉经师各信从其所据本，故产生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个派别。孟京易学属于汉代大儒董仲舒所倡导的今文经学系统，而以费直为代表的民间易学属古文经学系统。据《汉书·儒林传》载：费直的易学，“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也就是说，费直是以《易传》文义解释经文，而不讲卦气说和阴阳灾异。古文经学的传授系统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因其所据经文为古文，故可以视为先秦的传本。今文经学的传承系统有明确的记载，故也应看成是孔子学说的延续，如果我们不怀疑古人的品德，那么，两者的区别就只能用受到秦政压迫而变异来解释。对于《周易》来说，在秦政的压迫下，它所具有的四条圣人之道，也就因此只剩下了一条最后的占筮之道可以对传授者开放。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孟京易学是对《周易》的片面理解。但这个结论还是下得太早，因为我们稍加分析就会进一步发现，孟京易学与《周易》的差异也是很大的。

我们知道，《周易》有四个基本要素，这就是卦爻辞、卦爻象、卦爻变和卦爻序。我们在前面也分析过，《周易》《连山易》《归藏易》的区别应该是卦爻辞和卦序这两个要素的不同。而孟京易学的两个最显著特点就是不诠释《周易》卦爻辞和依据与《周易》不同

的卦序解释易理。这二个基本特点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说明《周易》卦序及卦爻辞不适合于占筮的运用；二是说明孟京易学根本就不是在说《周易》。他们不是说《周易》又是在说什么呢？我们注意到一个显著的矛盾，那就是：一方面孟京易学的解《易》方法、目的、体例与《易传》差异很大；另一方面，孟京易学所提出来的新卦序本于天文、历法、阴阳、五行，却又是可以从《易传》中找到依据的。如《易传》说：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

“一阴一阳之谓道”

“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易之善配至德。”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

孟京易学中的这个矛盾很难解释，只有当我们将古人所说的《易》理解为是包含《连山易》《归藏易》《周易》三易在内的古《易》的统称，而不是《周易》的专称时，才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矛盾。那样的话，《易传》可能就是以《周易》为主释《易》，而孟京易学可能是以《连山易》或者《归藏易》释《易》。换句话说，孟京易学所说的卦序可能是《连山易》或《归藏易》的卦序。而实际上，古书中多提《易》而不是《周易》，传统易学一般将其等同于《周易》《易经》，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存在。我的这个观点能否成立？《连山易》《归藏易》的真实面目是怎样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我们将在以后作专题研究，这里无法展开讨论。在此，我们只说明一点：由于以孟京易学为代表的所谓汉易象数学派，对《易》的解释是依据以《周易》不同的卦序，又不释经文，那么，他们的易学观点就不是局部地、片面地地理解《周易》的问题，而是，他们说的根本就不是《周易》。或者说他们说的可能是《连山易》，可能是《归藏易》，也可能是他们自己

发明的乱七八糟的《易》，但绝不是《周易》。

孟京易学因其以《周易》经文本义不符，且神秘而繁杂，东汉时就逐渐为费直的民间易学所取代。魏唐时代也均是以王弼的义理学派为易学主流派别。直到宋朝，象数学派才又得以显露头角，这就是以北宋初年的华山道士陈抟及继承人邵雍为代表的易学派别。《四库提要》作者所说“再变而陈邵，务穷造化”，就是指这个派别。这个派别的基本特征有两个：一是以各种图式解说《周易》原理。这些图式主要有河图、洛书、伏羲八卦次序图、伏羲八卦方位图、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太极图、无极图等。正因为他们以各种图式解释《周易》原理，故又被称为图书之学。这些图式看起来很复杂，其实分析一下这些图书的原理，与孟京易学大同小异，都是将卦看成是演绎天地自然规律的符号，都是讲阴阳、五行、时间、方位，都不讲《周易》卦爻辞，也都不同于《周易》卦序，它们与孟京易学所不同的仅仅是卦序的略为变动和表述方式不一样。换句话说，陈抟、邵雍的易学不过是对孟京易学的图形化。除了卦序上的略为变动外，其基本原理没有超出汉易的范围。这也是后人将之归入象数学派的原因，所以《四库提要》作者将其视为孟京易学的变异。这个学派的第二个特点是尽量回避和排除阴阳灾异说和天人感应说。或者说，他们在继承和发扬孟京易学时抛弃了已成为义理学派攻击目标的迷信部分。但同时，邵雍又提出了一个与天人感应说相似的皇极经世图。这个图将六十四卦卦序图和其制定的古代历史年表相参照，以说明人类历史演变过程。

分析以陈抟和邵雍为代表的宋易图书学派，可以看出，不论是以图形取代文字表述，还是以皇极经世图取代天人感应、阴阳灾异说，都只是汉易的变异，没有什么新内容，而我们已经做出了孟京易学不是解释《周易》的结论，所以，我们在此不一一分析陈邵易学。

2. 义理学派

“义”是意义。“理”是道理。义和理无形无象，不能单独存在，需要通过文字或者图形的表述才能显现出来。所以，象数和义理是同一事物的两面。譬如对乾坤两卦的理解，取象说以乾为天，

为阳；坤为地，为阴。而取义说以乾为刚健，坤为柔顺。乾之所以有刚健之义，坤之所以有柔顺之义，就是因为日月五星等天体的运行规律周而复始，从不间断，且威力强大，就是因为地能顺承天体的运动而生化万物，这就是“理”。义理学派应该就是注重于发掘《周易》卦名、卦爻辞及卦爻象中所蕴涵的意义和道理的学术派别。《四库全书提要》作者将这个派别创始人确定为魏时的王弼，继承者确定为宋朝的胡瑗、程颐，南宋的李光，杨万里。

王弼是魏山阳人，据《魏志》记载，他是一个“神童”，聪明过人，能言善辩。才十岁的时候，就特别喜欢老子的著作。在他短短二十四年的人生历程中，既注释《老子》，又注释《周易》，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易学著作有《周易注》和《周易略例》。前者是对《周易》和《彖传》、《象传》、《文言传》三传的注释，后者是讲他对《周易》体例的理解。他的易学观点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有意排斥取象说，与汉易中的象数学派相对立；二是以《易传》的基本观点解《易》，继承了费直的易说；三是他排斥象数之学和继承费直的易学都不彻底。如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

“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人，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蔓，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复或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以求其意，义斯见矣。”

大意是说：世界万物可以分成许多不同的类别，而每一个类别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义理，所以，人们接触这些事物时，就能按其特征联想到它的相貌，知道了它的义理也就可以明了它的特征。对卦爻象而言，也是如此，只要是属于柔顺的东西就是一类，不一定非要将坤和牛联在一起，只要是属于刚健的东西就是一类，不一定非要将乾和马联系在一起。但汉易象数学派却是如此解卦，所以，当看到无乾象之卦却有马象之辞时，为了解释通顺，就生出种种伪说加以附会，先以互体解卦，解不通就用卦变说解释，卦变说解不通，就用五行学说，结果是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其本义。故产

生了越来越多的理论，虽然偶然有巧合相和之时，但没有任何意义。这就是汉儒象数学派存象忘意的原因。只有不管卦象而求其蕴义，卦中的本义才会显现出来。

从这些表述看起来，王弼反对汉易象数学派的旗帜好像是非常鲜明的。他在驳斥象数派的互体、卦气、卦变、纳甲和阴阳灾异等学说的同时，又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新学说来替代汉易的方法。这就是“一爻为主说”、“爻变说”和“适时说”。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他的这套学说并没有脱离象数学派的解易方法。王弼在《周易略例下》中说：

“凡象者通论一卦之体者也。一卦之体，必由一爻为主，则指明一爻之美，以统一卦之义，《大有》之类也。”

意思是说，全卦意义是由其中的一爻之义决定的。至于是哪一爻，他提出了三种判断方法：一是比较卦辞和爻辞，用辞相同或相近的那一爻就是主爻。如屯卦，卦辞有“利建侯”。初九爻辞中亦有“利建侯”，所以，屯卦初九爻为主爻。二是取居中位之爻为主爻。《周易》六十四卦均为复卦，由上下两经卦组成，其中第二、五两爻分别为上下经卦的中位。他在《略例·明象》中说：“故六爻相错，可举一以明也。刚柔相乘，可立主以定也。是故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莫之备矣。”三是取一卦之中阴阳爻象最少者为主爻。他在《明象》中说：“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一卦五阳而一阴，则一阴为之主矣。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矣。”

以上是王弼的“一爻为主说”。一爻为主说并不能完全解释卦辞的取义，于是他又提出“爻变说”，他在《略例》中说：

“夫爻者何也？言乎变者也。变者何也？情伪之所为也。夫情伪之动，非数之所求也。”

在他看来，爻义的变化复杂多端，神秘莫测，是象数的简单公式难以推测和表述的。他也列举了三种主要类形：一是卦体与爻义虽相同，有时又相反。如履卦，卦象为乾上兑下。乾为刚，兑为柔。可是六三爻辞说：“武人为于大君。”六三居柔兑之体，其志又在刚武，这就是体与情反，“质与愿违。”二是卦中的刚柔二爻虽

然相异，有时又相通。譬如恒卦，卦象为震上巽下，震为刚，巽为柔，刚柔相应而和顺。三是刚柔二爻既相吸引又相互排斥。如睽卦，六三爻与上九爻相应，虽远而互相吸引等等。

他的“卦变说”还是不能解释全部的卦爻辞义趣，于是，他又提出了“适时说”。他在《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中说：

“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夫时有泰否，故用有行藏。卦有大小，故辞有险易。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而爻亦皆变。是故用无常道，事无轨度，动静屈伸，难变所适，故名其卦，则吉凶从其类；存其时，则动静应其用。寻名以观其吉凶，举时以观其动静，则一体之变，由斯见矣。”

大意是说：爻的特点是因时间的不同而变化，有顺利的时候，也有不顺利的时候，所以，在学易的时候，要知进退之理。卦有讲大事，也有讲小事的。卦辞中有告诫危险之辞，也有平易的话。而时间不同，其用法就不一样。吉卦在不顺利的时候使用可能会得出凶险的结果，反之亦然。所以，对卦的使用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说法，要因当时的条件而定。王弼的这一解说，就将卦爻辞解释得越发神秘玄乎了。

王弼以自己的一爻为主说、爻变说、适时说而取代孟京易学的互体、卦气、卦变、纳甲等说，表面上看是对象数学派的彻底否定，而实质上，他的这一套学说何尝不也是象数学派的方法。没有卦爻象、卦爻数也就没有所谓爻位、卦义、时变。而且，最关键的是，寻找所谓“体例”而解卦正是象数学派的显著特征。如果说孟京易学是互体不通用卦变，卦变不通用五行。王弼的体例不也是一爻为主不通用爻变，爻变不通用适时。适时说是个万能药，是块遮羞布，任何解不通的卦都可以用时间不对来解释。要说王弼的这一套与孟京易学有什么不同的话，不过是他的这一套更具灵活性罢了。他指责孟京易学存象亡意，而提出得意亡象的原则，不过是给自己的想像留了更足的空间。而以“体例”的方法解易仍然是继承象数学派的衣钵。而且他的所谓得意亡象的灵活运用，从此将易学引向了神秘的深渊，给人们的随意想像提供了理论支持，从而使易

学可以更加远离经文本义。

王弼易学与汉易的区别除了其“体例”有所不同外，最大的不同还在于他以《易传》的基本观点解《易》。如他对八卦的解释以乾为健；坤为顺；震为威惧；巽为申命；坎为险陷；离为丽；艮为止；兑为悦等。对六十四卦及其卦爻辞的解释以屯卦为天地造始之时义；以《蒙》卦为蒙昧之义；以《需》卦为饮食宴乐之义；以《讼》卦为听讼之义；以《师》卦为兴役动众之义等等。他的这种观点来源于《易传》中的《序卦传》和《杂卦传》。又如他对《乾》卦的解释，以初九为隐居不仕；九二为出潜离隐，其德普施，虽非君位，有君之德；九三为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九四为近乎尊位，欲进其道，近乎在下，非跃所及；九五为居人君之位，位以德兴，德以位序，以至德而处盛位；上九为失去贤人的辅助等。这是在《文言传》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

王弼接受《易传》取义的方式解易，表面看来是对孔子学说的继承，但他的易学观点又与《易传》的易学观点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就是他以老庄的玄学取代了孔子的立德思想。譬如，王弼在注《坤》卦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时说：

“居中得正，极于地质，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攻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

大意是说：《坤》卦六二爻居下卦之中位而当位，符合地柔顺的美德，是顺其自然而生化繁衍，不用人作为就会自然成功的象征，所以有“不习，无不利”的爻辞。而《文言传》的解释是：

“‘直’，其正也。‘方’，其义也。居子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则不疑其所行也。”

大意是说：“直”，是说正直。“方”，是说适宜地处置事物。君以恭敬之心使其内心正直，用合适的方法来处理事务，确立了敬和义这两个原则，他的道德就会得到民众的响应而不孤立了。“直、方、大，不习无不利”的爻辞就是说，人这样做了，则没有人怀疑他行为的高尚和正确了。

王弼是以老子“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先而弗有，为而弗持，功成而弗居”的无为而治的思想解释爻辞，而孔子的《易传》

是以修身、立德、治国、平天下的有为而治的思想解释爻辞，这应该是王弼易学与孔子的《易传》思想非常不和谐的地方。换句话说，王弼继承了《易传》注重卦爻辞义理而理解《周易》的方法，但他所理解的义理是老庄的哲学思想，而不是孔子的儒家学说。

比较王弼易学和《易传》及汉易的异同是非常有趣的。他一方面高举反对象数学派的旗帜，另一方面又继承了汉易以体例解《易》的方法，提出一爻为主说、爻变说和适时说的新体例，取代孟京易学的互体说、卦气说、卦变说、纳甲说的旧体例。他一方面遵循《易传》以义理解经的原则，另一方面又抽取了《易传》的脊梁骨——儒家思想，而植入老庄的学说。他究竟属于象数派，还是义理派呢？其实，他什么派都不是，他的易学观点是将《易传》的特点与汉易象数学派的方法及老庄哲学嫁接后的杂交品种。《四库提要》作者将王弼易学视为义理学派的始祖，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认识。错误的根源在于，作者将《易传》视为《周易》经文的一部分，而以狭义的易学概念在划分。如果我们依从广义的易学概念，将《易传》从《易经》中分离出来，那么，毫无疑问地《易传》才是义理学派的源头，孔子才是义理学派的祖师爷。王弼易学不过是学了一点皮毛而已，他只学了《易传》解经的形式，而偷换了其中的精神，又掺杂进象数学派的手法。

王弼不仅不是义理学派的创始人，连大徒弟都算不上。大徒弟是汉人费直。《汉书·儒林传》载：费直的易学“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费直是秦汉以来完全以《易传》文义解释《周易》经文的第一人。只因为费直的观点在汉朝没能压倒孟京易学，其著述又大多失传，才让王弼捡了个义理学派创始人的便宜。一旦我们用广义易学的概念划分易学派别，就应当将王弼为《易传》错戴的这顶祖师爷的帽子还给孔子。摘掉帽子后的王弼易学只是一个奇怪的杂交品种，这个品种的新东西只有他依自己的联想发明的那一套毫无用处的，将人导向神秘之路的所谓体例。

《四库提要》作者认为王弼之后的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是胡援、程颐和李光、杨万里。胡援本人无著作传世，只有其门人根据他的

讲述所作的记录编写的《周易口义》。程颐的著作有《程氏易传》，其书模仿王弼《周易注》，只注释《周易》经文和《彖》、《象》、《文言》三传。胡程二人的易学观点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基本上继承了王弼的解易方法；二是竭力排斥王弼易学中的老庄思想，而坚持以儒家学说，特别是《四书》中的观点解释《周易》经传，并由此推出理或天理为其易学的最高范畴，来解释《周易》的法则；三是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解易原则，以体和用、微和显的关系解释义理与象数的关系；四是提出“随时取义”说，使其对《周易》经传文的解释较王弼的“得意忘象”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将他们的易学观点与《易传》的易学观点、王弼的易学观点和汉易象数学派的观点进行比较，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三句话：一是更接近于《易传》的观点；二是有调和象数、义理二派的倾向；三是对《周易》经文的解释更随意，更自由。或者说，胡程二人的易学除了他们在脱离经文的前提下自由发挥的理学体系外，没有超出《易传》以来各派易学观点的内容。而他们的自由发挥，离《周易》本义越来越远。

李光、杨万里为南宋人，他们的易学突出特点是“引史证经”。这个引史证经不是说从《周易》形成时的历史环境中去探讨《周易》本义，而是在解释经文时引古今王朝兴替的历史事件，来证明义理学派的儒理是正确的。如杨万里释《乾》卦卦象说：

“《杂卦》曰乾健，《说卦》曰乾刚，又曰乾为天为君。故君德体天，天德主刚。风霆烈日，天之刚也。刚明果断，君之刚也。君维刚则勇于进德，力于行道，明于见善，决于改过，主善必坚，去邪必果，建天下之大公，以破天下之众私，声色不能惑，小人不能多，阴柔不能奸矣。故亡汉不以成哀而以孝元，亡唐不以穆敬而以文宗。皆不刚健之时也。然强足拒谏，强明自任，岂刚也哉。”

《乾》卦卦象就是那六阳爻组成的一个简单的卦，杨万里头头是道的讲解有什么依据？只有他自己知道。至于《周易》作者的本义如何他是不管的，尽情地发挥他所信奉的儒家学说就是了。李杨的易说是彻头彻尾的附会，没有任何学术价值。

综观义理学派的流变，不外乎三个特点：一是源于《易传》；

二是杂于象数和老庄；三是脱离《周易》经文而自由发挥，而且时间越晚，发挥得越充分。

以上是依《四库提要》作者的分类对易学各派的简述。二千多年来，易学著述及派别众多，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四库提要》的分类未必正确，但却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是当代易学引用较多的一种。要全面详细地对各派评述，不是本篇的任务。我们的简述只想说明一个问题，这就是历代易学的研究不仅没有超出《易传》对《周易》的理解，而且是越来越随意地解释《周易》原文，以至于易学的发展不是让人们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正确地了解《周易》，而是使得人们的观点距离《周易》本义越来越遥远，以至于当代的易学将《周易》原文视同糟粕垃圾一样。

《四库提要》以来，易学观点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可以将近现代易学特点归纳为三个主要特点：一是疑古；二是彻底否定《周易》原文的价值；三是肯定《易传》及易学中的义理学派对《周易》的自由发挥而形成的哲学思想。

现代易学界普遍认为：《周易》及《易传》的作者不可能是文王、孔子等个人，而应是一个广大的集体。其创作不应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完成，而应该是在漫长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周易》卦画及卦爻辞则是来源于筮辞，是从殷周积累的大量筮辞中挑选整理出来的。其创作目的是便于算命时检查，作为判断吉凶的依据，是迷信的产物。而《易传》的作者通过对筮法以及卦爻象和卦爻辞的解释，将古代的占筮升华为哲学典籍，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等等。现代易学的这些特点正是从孔子《易传》开始曲意解经以来，历代大师们“得意忘象”、“随时取义”的必然结果。这个结果就导致了一个有非常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当代易学界赞赏《易传》的思想，而《易传》视《周易》为宝贝，《周易》在当代易学中又被看得一钱不值。《易传·系辞》说：

“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

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

“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言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在孔子的眼中，《周易》如同钻石、金子般闪亮，但在今人眼中，《周易》却成了一堆死骨朽木，在今人眼中闪光的是孔子及其为首的儒家思想。这种状况有如那则买椟还珠的古老的成语故事：楚人卖珠，郑人却只欣赏他装珠的木匣子。《周易》就是那颗被今人退还的没有了木匣子的可怜宝珠。从政治、历史、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今人对《易传》及易学的肯定可能也没有大错。但如果仅仅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历代易学随意解经以迎合政治需要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这正是造成今人否定《周易》原文价值的原因，也正是《周易》千百年来读不懂的又一大原因。

第二章 正确的读《易》方法

《周易》读不通、看不懂的原因很多，以上列举的只是最重要的几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问题主要出在我们对《周易》的认识和学习态度及方法上。将《周易》神秘化、政治化是认识和态度问题。三《易》不分，经、传、学不分，片面地理解《周易》是方法问题。要读懂《周易》，我们必须解决这些问题。要纠正几千年来错误认识和方法，看起来很难，其实非常简单，只需要我们做到两点就行了。一是以平常心读易；二是将《周易》置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去解读。

一、以平常心读《易》

历代易学有二个大的毛病：一是将《周易》神秘化；二是将《周易》政治化。象数学派倾向于前者，义理学派倾向于后者。以《周易》行占卜、算命等方术，及当代有些人以计算机、生命科学等现代理论解释《周易》原理，都是将《周易》神秘化的表现，是非理性的，是反科学的。而义理学派从孔子《易传》以来就有曲意解经的倾向，后世诸儒无不是将其作为政治的大棒在使用。他们的所谓“得意忘象”，得的是自己的意，忘的是《周易》本来的象。以平常心读《易》就是要解决这两个问题，消除这两种容易将人导向歧途的心态。

以平常心读《易》，首先要求我们将作者看成是平常的人，将《周易》看成是平常的书，不要作神通想。《周易》作者可能是有很高智慧的、很强能力的、很大权力的人类中的精英、豪杰类人物，但他一定是人而不是神。他一定也要吃饭、要喝水、要生病、要蹲茅房。他一定呼不了风，唤不了雨，驱不了神，赶不了鬼。他不可

能全知全能，他不可能连几千年后的今天的科学家们都还在努力探讨，仍未辨明的生命的奥秘、宇宙的奥秘、人类起源的奥秘在他的时代就已经了然于胸。他不可能知道电灯、基因、计算机……他的思维方式不可能脱离其时代特征而存在。只有将作者看成是平常的人，才能视《周易》为平常的书。三《易》的存在本身也说明《周易》只能是平常的书。因为，如果《周易》是在《连山易》《归藏易》基础上改编而成的，那么，《易》本身就应该是有缺点和错误需要不断完善的。如果说三《易》分别表述了不同的内容，那么，三《易》也就都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不可能包罗万象。所以，《周易》虽然可能是一本充满智慧的书，可能是一本有着特殊用途的书，但不可能是先知先觉、无所不通的天书，它只能是其时代的产物，只能是如《诗》、《书》、《礼》、《乐》、《春秋》一样普通的书。

以平常心读《易》，还要求我们去除功利的思想。要求我们不要因为功利的原因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周易》，不要把《周易》当枪使。古代的儒家学者们喜欢扮演王者之师的角色，而为了说服王者赞同自己的观点，往往打着古代圣贤的旗号说自己的道理，以死人压活人，拉大旗作虎皮，这正是不同的时期产生了不同的易学观点的主要原因。以平常心读《易》，就是要纠正这一不正常的学风。我们要老老实实地、逐字逐句地去分析、研究、解读《周易》原文。或者说，我们要以《周易》正文为研究的唯一标准，对历代大儒、名士、专家、学者们为功利的原因而对《周易》所作的高谈阔论一律存疑。要将《周易》这部争论了几千年而仍无结论的古书，当成是从没有被发现过，从没有被研究过的，刚刚从古墓中挖掘出来的珍贵文物一样来谨慎对待，而不要将其看成是可以任人随意捏玩的橡皮泥。

二、以正确的历史观读《易》

对文物进行考证，首先是要将其置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去研究，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对《周易》的研究当然也不能例外。问题是我们应如何勾画形成《周易》这部奇书的历史背景？我认为

我们至少要注意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确定《周易》的形成时间；二是如何认识真实的历史；三是如何全面地运用历史知识。

1. 如何确定《周易》的形成时间

关于《周易》的形成时间，我们所能获得的信息并不太多，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主要有二条：一是《易传·系辞》所说：

“《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

孔子以卦爻辞的内容特点推测：《周易》记录的可能是周文王与商王帝辛之间的事。形成的时间可能是殷末周初。第二条信息是司马迁《史记》所说：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

孔子未提作者问题，而司马迁肯定《周易》是周文王被囚在羑里时所作。他的这个观点对后世影响甚大，历代易学大多将文王时代及文王经历作为《周易》的基本历史背景来研究。其实，这个时间背景可能有问题。因为司马迁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证明他的这个观点，而且在《周易》卦爻辞中，有许多明显属于周文王时代之后的事件和人物，所以，以周文王的历史背景读《周易》读不通，也不可能读通。为此，我以为在确定形成《周易》的历史背景时间时，应该在更为广阔一些的时间段中寻找。我们可以首先依孔子“殷末周初”的观点，将时间范围扩大到从古公亶父到王季、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的整个兴周灭商的历程。如果这段历史仍然不符，还可以扩大到西周中期及晚期。西周晚期应为《周易》形成时间的下限，因为从《左传》中的诸多有关《周易》的记载看，在春秋初年，《周易》已经较为流行。

在解读《周易》之前，是很难确定它形成的准确时间的，但以一种不带成见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去探索这个问题，应当是我们研究《周易》的一个原则。只有如此，才有可能找到与《周易》的内容相符合的历史，而只有找到了这段历史，才有可能从中找到解读

《周易》的钥匙。事实上，从我们后面的注释中可以看到，当我们将搜索范围扩大到古公亶父至成王时代时，《周易》已经能被解释通顺了。

2. 认识历史的真实

读历史书，我们会看到一个基本的规律：凡是亡国之君，大多是腐败、残暴透顶的大坏蛋，而开国之君，则大多是正义和道德的化身，这二类人泾渭分明。但是如果我们细读历史，就会发现史书中有许多类似于孔子“微言大义”的所谓“《春秋》笔法”。由此使得历史的记载并不完全真实，而是有如京剧中的脸谱，是经过涂脂抹粉后的戏装。商朝的亡国之君纣王及周朝的开国之君周文王、周武王的形象就是个典型。

纣王的称号是周人灭商后送给他的一个骂名，他的本名为帝辛。纣王这个骂名的意思相当于“暴君”，纣字的本义是马车上套马的皮带，称他为纣王或帝纣是骂他对待如马般温顺的人民管得太紧。商王帝辛是否有如周人说的那么坏，现在是很难说清楚的，因为战争的结局是实力和计谋较量的结果，成王败寇又是历史的惯例，帝辛是败君，罪名当然只能由着周族为掩盖自己弑君的罪行和得天下后的得人心而安。真实情形则有许多可进一步探讨的地方。譬如《史记》说：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

依这段描述，武王伐商王时，商王的士兵不战而退，并反戈一击，为武王的大军带路。原因是他们憎恨商王，盼望着武王快点来解救这些受苦受难的士兵和商民。所有的教科书都是如此描述这场改朝换代的战争。在我们心中，文王、武王是仁义之师，而商王是暴君的象征。但如果我们将《史记》的描述与《尚书·武成篇》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尚书·武成篇》说：

“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两者比较，《史记》少了“血流漂杵”四个字。“血流漂杵”就是血流成河，可以漂起木棒。战争发生时，帝辛的部队已在东面平

乱多年，元气大伤，其主力部队一时又抽不回来，为应付周武王的乘虚而入，临时组建了一些队伍，这些新兵缺乏经验而临战慌乱，挡不住周族的大军，有人叛逃是可能的。但帝辛的士兵们曾经作过英勇的抵抗也是事实。否则的话，是谁流出的血漂起了木棒。司马迁略去这四个字，无非是想掩盖这场由周文王准备，由周武王发起的战争的残酷性和夸大人心的向背，从而丑化失败者，为胜利者涂脂抹粉。商族政权毁灭在帝辛的手里，他当然有责任，但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除了商族执政数百年来，积累了大量的腐败现象，而周族这支新生力量代表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外，最主要的还是从周族古公亶父就开始产生的夺权之心，及其四代人为此目标而实施的一系列谋略和长期不懈的努力。战争的实质是权力和利益之争，与善恶本没有关系，善恶只是催化剂，只是双方都竭力争抢的旗帜。我们这么说，并不是想为帝辛翻案，而只是想还历史于真实，只是想说明历史的评价往往是为胜利者唱的赞歌，往往夸大了失败者的罪恶和胜利者的仁义，只是想提醒大家读历史一定不能读死书，要看到其记录背后的真实。如果我们能认识到成王败寇的现象再来读史书，对同一篇文章也会读出不同的感受。我们会从《史记》所说的：“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中读出商王帝辛的聪明伶俐，能言善辩，文武双全且感情丰富的能人形象的一面。也可以将“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理解为商王帝辛对阻碍改革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反讥。还可以从文王的“阴谋修德”和武王伐商时的“血流漂杵”中读出周文王的诡计和武王的残酷……


历史的真实性除了受到胜利者改编的影响外，还受资料的佚失和后人的有意篡改及误解的影响。长期的战乱、孔子删书和秦始皇的焚书等都是造成历史失真的主要原因。完全复原几千年前的历史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在研究历史时一定要做到两点：一是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历史信息，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民间传说及最新考古资料等都应相互参照；二是要尽可能将自己置身于每个历史人物的位置上去观察当时的变迁，去体会他们的心情和感受，以此理解他们

的决策和行为。而不要先在历史人物的脸上贴上坏人或好人的标签。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尽量洗去覆盖在历史人物脸上的浓妆，才有可能从有限的历史资料中感受到真实的历史，才有可能为《周易》复原一个接近于真实的背景。

3. 全面运用历史知识

历史背景不仅指历史事件和人物经历，同时还应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习俗等方方面面。而《周易》是一部内容十分广泛的书，所以，我们在解读《周易》时，应将《周易》所涉及到的内容全部用其当时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来解读，尤其要注意当时的语言习惯和文字内涵。以文字内涵为例，《说文序》说：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周朝初年的教育是贵族子弟的专利，文字的使用并不普及，所以，文字的内涵当在其所说的六书之内。而如今的文字含义，已经由于几千年来的普及使用过程中的随意和误解，产生了大量的引申义，由此造成古今文字的内涵有了很大的差异。以《周易》卦爻辞中的“勿”字和“匪夷所思”这句词为例：“勿”字甲骨文写作“𠄎”，是个象形字。《说文》说：“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杂帛，幅半异，所以趣民，故据称勿勿。”勿字的本义为古代大夫、士所建的半赤半白的旗帜，用途是为了招集民众。但人们现在已经完全不用这个本义，而是在大多情况下将勿字作副词用，相当于“不”字。在注释《周易》时，也是如此使用。譬如《乾》卦初九爻辞的“潜龙，勿用。”《蒙》卦六三爻辞的“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师》卦上六爻辞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等等，都是以“不”训“勿”。“勿用”成了“不能用”“不要用”等谶语。如果我们考虑到文字内涵的变化，而

以勿字的本义“聚众之旗”来训，文义就通顺多了。“勿用”就是“用勿”，就是“招摇旗帜，聚集民众”或“得到民众拥护”的意思。以上三段爻辞大意则分别是“不在王位而能成为众人的领袖，是因为得到大家拥护的原因。”“聚众抢亲，而遭遇到对方的武力对抗，不是也很狼狈吗？这种野蛮的行为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伟大的君王之所以能够获得上天赋予的使命，创建国家，因为得到了民众的拥护。”爻辞简明、贴切、通顺，没有任何迷信的色彩。

再如“匪夷所思”一词，它出自于《涣》卦六四爻“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的爻辞。《现代汉语成语字典》上的解释为：“匪：通非、不是。夷：常理、常情。匪夷所思谓不是按常理所能想像的，形容事物或人的思想、言行离奇，不合常理。”现在的《周易》注释大多取这个意思来解释这段爻辞，将其解释为：“洪水冲向人群，将带来最好的结果。人群已经聚集在山丘上，否则后果难以设想。”梦幻般的注释。其实，这段爻辞的意思为：“瓦解敌人队伍中的大多数人，是能取得圆满结局的根源。瓦解敌人的队伍时，遇到他们山丘般顽固的抵抗，是行为不正的夷族所希望的。”“匪”：甲骨文写作“𠂔”，字形像装在撮箕中的垃圾，会意应当清除的物品，常用来比喻行为不正的人和事。“夷”：金文写作“夷”，本为矫正箭矢之意。古代中原人认为东方少数民族不守规矩，其行为应当得到矫正，故以夷族之名来称呼他们，意思是需要矫正其行为的民族。“匪夷所思”的本义应为：“行为不正的夷族所想的。”夷族在周初时曾屡次叛乱，是作者所代表的周族的敌人，故有此爻辞。

类似“勿”、“匪夷所思”这些被后人误解的字词在《周易》中有很多，我们只有恢复其本义才能将《周易》卦爻辞读通。除此之外，还要理解周人的语法习惯，还要了解周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习俗等方方面面的知识，凡是《周易》所涉及到的内容，我们都要将其放在当时的背景之中去理解，去研究。只有如此全面地运用历史知识才有可能解读《周易》这部奇书。

正确的读《易》方法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我们以上所说的两

点：一是端正学习态度，不作神通想，也不企图借题发挥；二是将《周易》放于其形成的历史背景中去考证。考证它的历史事件，人物经历，政治制度，军事谋略，文化内涵，风俗习惯……这些都是很浅显的道理，也是任何一个尊重科学的严谨学者都应该做到，也能够做到的事。而且一旦做到了，就会发现《周易》原来是一本易学易懂又意味深长的书，是一本集周族开国的历史及政治经验于一身的书，是一本周族王子王孙们的最好教科书，是一本可以作为良师益友的人生指南书。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学《周易》并不需要有超人的智慧。它要的只是与作者思想的融合，要的只是一种愿意静静地倾听作者声音的态度，要的只是一种老老实实做研究的精神。可惜，千百年来竟没有人这么去做，人们宁愿相信《周易》的神通，而不愿相信《周易》的平凡。因此而使《周易》被解释得面目全非，被裹上了一层又一层神秘的外套。也因此使《周易》成了一本说不清、道不明的怪书。

本书将遵照我们以上所述的正确而简单的解《易》方法，去感受作者，感受那个遥远而激烈的时代，并以其感受来解读《周易》。相信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是一本基本上符合作者意图的《周易》注释。

第三章 周族开国史

传统易学关于《周易》的形成时间和作者的问题争议较大，但其书形成于商末周初、为周人所作这两点却基本上可以达成共识。为此，我们在注释《周易》正文之前，就有必要搞清楚周族的这段历史及这段历史时期内的重要人物的经历，以作为解读《周易》正文的背景资料和判明作者及创作时间的一项重要依据。

有关周族人的事迹，以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最为完整，其他的资料还有《尚书·周书》、《诗经》、《周礼》、《逸周书》、《竹书编年》、《左传》、《国语》及诸子百家的著述和有关考古资料等。我们以《史记·周本记》为主线来追忆周族的历史。

一、周族源起

《周本记》载：“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邠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邠，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

“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

沮度渭，取材用，行者有资，居者有畜积，民赖其庆。百姓怀之，多徙而保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故诗人歌乐思其德。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

“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

周族人的祖先名字叫做弃。相传是帝喾的养子，是帝喾原配夫人姜原与人野合后所生之子。因来路不正，曾经遗弃，故取名为弃。弃从小就喜欢播种百谷，成人后开始有计划地开荒种植，是最开始从事农业、播种稷和麦的人。尧帝知道后，就推举他做了掌管农业的官，负责教导人民有计划地发展农业生产。农业的发展使过去靠天吃饭的人得到了极大的利益，所以尧帝就将弃封在邠这个地方，也即今陕西省武功县西南，称号为“后稷”，另立姬为姓。在陶唐、虞、夏三代，周族均为农官，由此而兴盛。当时商族人的祖先契与周族人祖先弃一样同为尧帝的大臣。如《五帝本纪》说：“弃主稷，百谷时茂。契主司徒，百姓亲和。”

夏朝末年，周族人背井离乡，逃往西方戎狄游牧民族居住的山区。《史记》上说，这是夏后氏罢了周族农官的原因。其实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商汤革命推翻了夏王朝后，周人害怕受到商的迫害而流亡。流亡之初，周族处境困难，经过了不窋、鞠、公刘三代领导人的斗争，才在山区争得了一块较为稳定的地盘，并在公刘的儿子庆节时期建立了国都，即邠邑，山名也称豳，在今陕西省郴县和句邑县一带。公刘时期，是周族人相对平静的一段时期，所以经济发展得不错，是周族人的第一次复兴。之后，经过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八代领袖的变迁，传位到古公亶父。古公亶父是周族第二次复兴的关键人物。

二、古公创业

《史记·周本记》载：“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已复攻，欲得

地与民。民皆怒，欲战。古公曰：‘有民立君，将以利之。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豳人举国扶老携弱，尽复归古公于岐下。及他旁国闻古公仁，亦多归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古公有长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长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历以传昌，乃二人亡如荆蛮，文身断发，以让季历。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

古公亶父时期，他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全族人由贫瘠的山区豳搬回肥沃的故里周原。依《史记》的说法，这是古公亶父为人仁慈，不愿与戎狄族开战的原因。其实问题远不会这么简单。首先，豳这个地方是周族人的祖先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好不容易才获得的一块安身之地，又经过了八代人的建设。如果没有一个更好的去处，他们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其次，肥沃的周原故里虽然是一个更好的去处，回归故里也一直是周人的心愿，但他们当初的离开是被迫逃亡，想要回归也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周原故里属于周族人的敌人商王的管辖范围，没有商王的同意，弱小的周族人是不可能回迁的。所以，周族人的这次迁移只能是在商王准许的前提下，回归计划的落实。计划本身是利益权衡后的结果，与“道德”“仁慈”没有关系。当然，计划能在古公亶父的时期实施，古公亶父也是功不可没的。他究竟做了些什么工作，我们现在已经很难知晓，但从古公亶父的第三个儿子季历娶商人贵族女子太任为妻这件商周通婚的事情看，周商之间在周族人迁移之前，一定是做了大量和解工作的。

周族的这次迁移是一个三赢的结局：戎狄民族收回了被周族长期占领的失地；周族得以回归肥沃的周原故里，从此摆脱贫困状况；商族则可在结束与周族人敌对状态的同时，利用周族的力量对

抗戎狄民族，起到既减少了军费，又稳定了西部边疆的作用。这也可能正是商王愿意与周族和解的原因。周族的迁移可谓皆大欢喜。

周族迁移后，原来与周族为邻的小部落也纷纷下山投靠古公，搬到周原来继续与古公为邻。《史记》仍然将其称为是古公仁慈的原因。实际上，他们长期以来就是古公亶父的支持者与被保护者，也因此一直以戎狄族为敌，周族搬迁后，他们根本无法与戎狄族抗衡。所以，害怕外族的报复打击，希望背靠周族这棵大树以求生存的心理原因，较“道德”的原因更为重要和真实。“仁慈”的说法不过是为让周族同意其请求，而找的一个古公乐于接受的托辞。

古公亶父在周原筑城修屋，归附的小部落则在四周以邑为单位定居。为了抵抗共同的敌人戎狄民族，也为了有序地发展生产，他们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达成某种统一，于是，一个以周族为中心的新型小国就在周原形成了。这个小国虽然属于商的下属国，但它却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新型的另类国家。因为周族具有夏朝的文化底蕴，又同时熟悉商及戎狄民族的文化，在农业上也有着丰富的经验，加上泾渭两河流域的土地肥沃，及在长期对商对戎狄族斗争中培养成的吃苦耐劳和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这个小国多年积聚的力量一下子得以释放，从而非常迅速而有序地发展壮大起来。实力的壮大激起了周族的野心膨胀，大概正是在这个时候，古公亶父的心中产生了夺取商王政权的雄心和计划。《诗经·鲁颂·宥宫篇》说：

“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武，缙大王之绪。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这首诗是鲁人追述祖德的宗庙诗，诗中的大王就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后人称大王（即太王）。诗称灭商的计划由古公亶父开始制定和实施，周文王、周武王不过是继承其遗志而完成者。

古公亶父一共有三个儿子：泰伯、虞仲、季历。老三季历是周文王姬昌的父亲。据《史记》载，古公喜爱姬昌这个孙子，希望姬昌能够继承自己的王位。所以，季历的两个兄长泰伯和虞仲就自动放弃依惯例应有的嫡长子继承权，而离开周原，带着人马顺流而下，逃到南方去发展。春秋时长江中下游的吴国就是这一支。这又

是虚晃一枪的理由。除非古公亶父老糊涂了，他欲传位给姬昌的理由绝不会这么简单。要知道如果真是如此，其行为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一是乱了古代维系家族秩序中最为重要的嫡长子继承制，必将为今后家族内部的权利斗争留下隐患；二是两人的出走必然会极大地削弱周族的力量；三是姬昌尚幼，能否成人成才都还是未知数。古公冒如此大的风险而传位姬昌的真实意图可能是另三层考虑：一是为了在商王的背后建立根据地，以实施他“始实翦商”的计划。武王伐纣的前夕，商的东方夷族曾发生大规模叛乱，严重消耗了商王实力，并拖住了商王的主力部队，以至于《左传·昭公十一年》说：“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将商朝的灭亡归于东夷的叛乱，而不是武王的暴动，可见其叛乱的规模及对商王政权的影响之大。这次东夷叛乱因什么原因而起？有那些部落参加？历史上未有明确的记载，但是否与泰伯、虞仲的南下有关？却是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即使与他们有关，周族为宣传自己的仁爱形象也是不愿意暴露这个计划的。二是为了麻痹商王。作为商族世代敌人周族的迅速发展，必然会引起商王的警觉。为避免受到商王的打压，太公以自翦羽翼的方法麻痹商王，由此给商王造成一个太公昏庸，不明事理，周族内部矛盾重重，而剩余力量不足以对商朝政权构成威胁的印象。三是为了讨好商王，以求生存和发展。周族的迁移是得到了商王认可的，在此之前，季历曾娶商贵族女子太任，其和婚的方式表明商周两族均有结束敌对状态而友好相处的愿望。文王姬昌生于周族迁移的那一年，母亲就是这个执行和平使命的商贵族女子太任。所以，文王姬昌具有商族的血缘，也算得上是商族的后代。古公亶父反常地立年幼的姬昌为王储，显然有向商王表示亲近的意思。《史记》所说：“生昌，有圣瑞。”这个“圣瑞”很可能就是指姬昌所拥有的商族血统。至于这种废长立幼的反常行为是古公亶父的谋略，还是迫于商王的压力？或者是周商之间曾经有过的这种协议？还是利用姬昌母亲这一族的势力？现有的资料尚难以说清。

古公亶父违背传统的继承方式而废长立幼，依《史记》“喜爱姬昌”的说法是很难理解的，这种说法只能是对外公开的托词。只有从周商两族关系来考虑，从“实始翦商”的角度来分析，从周族

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来定性才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的发展证明古公的这一步棋走对了，因为周族很快取得了商王的完全信任。古公亶父死后，季历继承了父亲的君位，称公季，或王季。这时的商王赋予王季代商王征战的权力，并在物资上给予大力的支持。正是在商王武丁和文丁的大力支持下，周族先后征服了周围的戎狄部落，既为商朝解除了西北方外来民族的威胁，同时又扩展了周族自己的势力范围和军事实力，使之从一个小国一跃而成了西方的霸主。这时，周商关系出现了一个急转弯。季历在位第26年，周族大胜戎族，并俘获戎族三个大夫。在向商王献捷时，季历被商王文丁处死。史书未记录处死的理由。依理而推，原因不外乎三个：一是西方强敌已经基本消除，而周族的强盛使之成为了商王新的威胁，商王由此而警觉，选择了铲除其强权领袖的做法；二是战争的胜利及民族实力的强盛，容易进一步膨胀周族翦商的野心，可能正是王季在胜利之时，得意忘形而暴露了其野心，因此受到迫害；三是商王想扶持拥有商族血统的姬昌上台，因此除掉王季这个让商王不放心的绊脚石。这时的姬昌已经46岁，他继承父位，号称西伯。从此，周族进入周文王的时代。

三、文王兴国

《史记·周本记》载：“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

“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閼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

“崇侯虎潜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西伯于羑里。閼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说，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曰：‘潜西伯者，崇侯虎也。’

“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与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

“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虞、芮之人未见西伯，皆惭，相谓曰：‘吾所争，周人所耻，何往为？只取辱耳。’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

“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

“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

“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后十年而崩，谥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季。盖王瑞自太王兴。”

姬昌在位 50 年，他的政绩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被商王囚于羑里之前的三十四年；二是获释后的十年。这二个阶段有着完全不同的风格，前一段以改革兴周为主题，后一阶段以阴谋倾商为主题。这种变化源于姬昌的被囚和姜太公吕尚的投靠。

在姬昌执政的前一段时期，他为了完成太王开创的“翦商”事业，广施仁政，采用了一系列富国强兵的政策。依《孟子·梁惠王》等篇所说：周文王的改革首先是从土地改革开始。他广泛地采用了井田制，即将九百亩田按井字形划分为九块，八家各耕种其中的一块，中间为公田，由八家共耕，收成为租税。这八家组成一个自然小村落，共用一口水井，也因此而成为周族行政区划的最基本单位。大小官员都有分地，子孙继承作为公禄。在土地改革的基础上，他又施行了一系列省刑罚、薄赋敛、轻瑶役、宽民力的改革制度。如商贾往来不收税收；捕鱼不禁止；犯罪不连坐等等。这些制度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的生产积极性，也自然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同时也对邻国发生了非常大的影响，许多小国的庶民和奴隶纷纷逃往生存条件宽松的周国，由此引发了邻国贵族同周族的矛盾。为了缓和这个矛盾，姬昌又制定了“有亡荒阅”的法令，即所有逃亡的奴隶都可逮捕，然后送归原主。这样，他的系列改革计划不仅得到了平民阶层的拥护，也得到了贵族的广泛支持。最重要的是，

有许多或天真或失意的贵族及怀才不遇的谋士，如孤竹国国君伯夷、叔齐及大夫太颠、閎夭、散宜生、南宫括等人纷纷前来投靠，使得周族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不断壮大的同时，又迎得了大量的人才储备和良好的口碑。

在周与商之间有一个叫崇的大国，位置大约在今河南省嵩山县附近，国君名虎。因以周族为邻，各方面受周的影响较大，所以对周有意见，就跑到商王帝辛那里去告状，说姬昌的行为将对商王不利。由此引起了商王帝辛的警觉，于是将西伯姬昌囚禁在距当时的商王城朝歌（今河北淇县境内）仅数十里的小城羑里（今汤阴城北数里）。商王是如何将他带到商城的？史书上没有记载，但《竹书纪年·殷纪》有“二十二年冬，大蒐于渭”的记载。大蒐即大规模的军事检阅，渭即渭河流域，是周族的边界。姬昌是帝辛二十三年被囚，也即在西伯姬昌被囚的前一年冬天，商王曾向西发兵至周的边境。就当时的军事实力而言，周族尚不足以抵抗有备而来的商军，至少没有必胜的把握。所以，大概正是这次的大军压境，使得姬昌在权衡利弊后，为保存实力而做出了牺牲自己的选择而被商王作为人质带回的。姬昌被商王囚禁了六年，直到一个在后来帮助姬昌改变了周族命运的人加入到周族的阵营，姬昌才得以被释放。这个人就是传奇人物吕尚，大家所熟知的姜太公。

四、吕尚请命

吕尚也叫姜太公、姜子牙、太公望、师尚父等。姜是姓，吕是氏，名尚，字牙，尊称子牙，子是先生的意思。姜的后人封他为太公。周文王姬昌曾说：“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所以，也自号太公望，这个太公是指文王的父亲王季。周武王曾娶姜太公的女儿为妻，又聘他为太师，故以父礼、师礼待他，尊称他为师尚父。由这些称号就可以看出，吕尚是周族历史上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史书一般称他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谋略家。民间一般把他视为神仙、异人。换一个角度看，也可说他是一个大阴谋家、大骗子。他上骗帝王，中骗文武百官，下骗满朝百姓及子孙后代，唯一没有被

骗的就是周文王和周武王等少数周族权力集团的核心人物，因为他们是直接参与者，是他这个导演手下的演员，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据记载，吕尚是炎帝神农氏的远裔，伯夷、共工、蚩尤的后代。从小聪明好学，喜欢习礼演阵，精通数术，深察天地之道，通晓人事成败之理，熟知共工、蚩尤及黄帝的战法。学成后周游列国，寻师访友，进一步研究历代兴衰治乱之源，治国安民之道，兵家制胜之略及战阵之法，由此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一套军事理论和治国韬略。可惜他一生怀才不遇，游历七十国而未得到赏识，普通人的谋生方式他又不内行，所以总被人看不起，称他为无用的狂人。一直到七十岁时，他还在商都朝歌城中卖牛肉以维持生计。卖肉之余，他也在市场上摆摊算卦，以《易》会友，传道说教，观察政情，预测朝政，以图有人赏识。因他精通《易》理，见多识广，又善于察言观色，他算的卦常常很“灵验”而名震朝野。他在朝歌一共生活了八年，与姬昌被囚羑里大致同时。

据传说：文王姬昌被囚羑里时，听说了吕尚的名声，就去拜访他。姬昌问他有什么本事，他回答了八个字：“下屠屠牛，上屠屠国。”我最差的本事是杀牛卖肉，最大的本事是推翻国家政权。这是最对姬昌心病的良药，他听后暗喜，就派自己的得力大臣散宜生、南宫括、閎夭三人去拜吕尚为师，向他求教。吕尚教他们的第一招就是行贿救姬昌。姬昌在囚期间是否可能拜见吕尚是个问题，但文王得救与姜尚的计谋有关却在《史记》等正史中有明确记载。《史记·齐太公世家》载：

“吕尚，处士，隐海滨。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吕尚。吕尚亦曰：‘吾闻西伯贤，又善养老，盍往焉。’三人者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之于纣，以赎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国。言吕尚所以事周虽异，然要之为文、武师。

“周西伯昌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周西伯政平，及断虞芮之讼，而诗人称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丰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

姜太公设计救出文王后，提出了一系列灭商兴周的政治、军事

策略，并在短短的十四年时间内导演了从灵台请命、吞并小国、观兵孟津、会盟诸侯到大战牧野等重大历史事件，从而推翻了强大的商族政权。孙子在他的著作《兵法·用间》篇中说：“周之兴也，吕牙在商。”认为周武王能够打败帝辛的原因是姜尚在商的时间长，熟悉商王情况并从事了一系列搜集情报、挑拨离间的间谍活动的原因。这是从又一个角度肯定了姜太公对周族的重要性。其实，吕尚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促使周兴商灭，最重要的原因既不是因为吕牙在商，也不是他会盟诸侯和大战牧野时的调兵遣将，而是他成功地包装了文王姬昌。他包装文王的手段就是“阴谋修德”。

每当读到《史记》中的“周西伯之脱羑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这句话时，总有一种不舒适的感觉，因为阴谋和修德二个词合在一起很不协调。背阳光的、见不得光明的是阴，见不得人而秘密进行的计谋就是阴谋。而德是一种崇高的行为，修德大可光明正大的修，没有必要遮遮掩掩。所以，阴谋修德这句话似乎想向我们透露另一种信息。姬昌与吕尚都做了那些阴谋修德的事已很难一一考证，但阴谋修德是怎么一个修法，我们却可以从他们合作的二场精彩演出中窥见一斑，这二出戏就是文王拜师和灵台请命。

《淮南子·道应训》引武王问吕尚的话说：

“寡人伐纣天下，是臣弑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后世之用兵不休，斗争不已，为之奈何？”

文王、武王在经济上、军事上、人才上都做好了灭商的准备，但在政治上还有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顾虑就是：商王是受天命之君，而周文王、周武王只是商王的臣子。以臣弑君是犯上作乱，言不顺，名不正，得了天下后人民不服怎么办？所以，武王提出这个问题来求教于姜太公。姜太公的回答很妙，他说：

“甚善，王之问也。夫未得兽者，唯恐其创之小也。已得之，唯恐伤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道全为无用之事，烦忧之教。”

意思是说：你问的非常好啊。打猎时深怕猎物伤得不够厉害而让野兽跑了。得到了猎物又怕猎物伤得太重，使好肉不多而没有了

收获。你想坐稳打下的江山，把人民的口堵住就行了，什么道啊，德啊，都不要当真，都是做给人看的，是多余的说教。姜太公的这句回答非常重要，点破了天机，也正是其阴谋修德所要达到的目的。历史上的许多强权人物都明白一个道理，就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儒家提倡的仁义道德只能装门面，也只是对别人的要求，自己是当不得真的。装门面是为了要大家认同你，能得到别人的认同你的事业也就成功了一半。有许多人心地善良，做了一辈子好事，别人反而讨厌他。也有一些人好事做得并不多，甚至做一些违心的事，常常假装糊涂，反而能得到别人的拥护，这就是明不明白这个道理的原因。老子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也有这一层道理。姬昌祖孙三代行善积德，但聚集的人气依然不够造反所需，吕尚只稍加点拨就形成灭商之势，里面的学问是很深的。堵嘴的法术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来看姜太公如何帮助文王、武王堵人民的嘴。

西伯姬昌被姜太公设计救出后，深知他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欲拜他为国师，将灭商的重任托付给他。但吕尚的才能虽大，地位却只是一个卖肉的屠夫，还是个糟老头子。姬昌如果拜他为国师，不说别国笑话，诸侯不服，就是本国的文武百官也难以接受，将来政令如何行？于是吕尚就想了一个装神弄鬼的办法唬人。他跑到商王抓不到，姬昌正好来的渭水南岸“隐居”。每天都装模作样地在河边深潭处钓鱼，他用的鱼钩是直的，也不上鱼饵，而且离水三尺。一个七十多岁的白胡子老头，不疯不癫，每天乐此不倦地在那里胡闹，不引起轰动效应那才是怪事。在戏的高潮来临前，他又派人到处传谣，说他钓到了一条大鲤鱼，鱼腹中有兵书《玉铃篇》（见《列仙传》）。或者说他钓到了一块玉璞，上刻“周受命，吕佐昌，德合于今，昌来提。”（见《尚书大传》）丑角的戏演得差不多了，老生开始出场。《史记·齐太公世家》载：

“吕尚盖常穷困，年老矣，以渔钓奸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螭，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猎，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悦。曰：‘自吾先君太公曰：‘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

‘太公望’，载与俱归，立为师。”

反对打猎的姬昌为演这出戏也破了例。不仅破例，而且一贯谨慎的姬昌还非要将这次出猎搞得大张旗鼓不可，生怕别人不知道，出猎前又请早就安排好的人算卦，结论是这次出猎什么野兽也打不到，得到的将是一个辅佐霸王的神仙。果然就见到了这个白胡子“神仙公公”姜子牙。文王当众背台词：我父亲在的时候就说过，应该有高人来帮助周国，周国才能得以兴旺发达啊！你真的是这个高人吗？我老子望你望得好长时间啊！你就叫太公望吧！

姜太公自编自导、文王主演的这出戏演得怎么样？又是化妆，又是弄鬼，又是卜，又是梦，又是预言，说假话连死了四十年的父亲都搬出来做干证，只差没有拿祖宗来诅咒了。真不知道他父亲怎么不早一点报梦，也好免那几年牢狱之灾，也免得这个神仙公公起早摸黑地多卖那几年肉。

二个七老八十的人把满朝百姓及文武百官哄得团团转，就为了把屠夫包装成神仙。神仙上了坐，好戏才开头。包装吕尚是铺垫，授命姬昌才是正戏。商王不是有天命吗？军民百姓不是因为怕违抗天命而犯天颜，不敢攻击商王吗？神仙公公就是来请天夺商王之命而授予姬昌的。授天命要道具，光他钓一块玉璞起来的小伎俩还不行，吕尚选择了灵台做他的道具。《诗经·大雅·灵台》说：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姬昌在姜子牙的导演下，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工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建成了灵台。灵台相当于现在的天文台，是古人观天象的地方，修高本为消除周围的遮挡物的影响，以便于观察。古人观天象是一项重要的科学活动，主要内容有两项：一是观察日月星辰的常规运行，以确定历法，指导农时；二是观察天象的异常变化，如彗星、流星等，以寻求它们发生的可能意义。

一般说来，为了统一政令，灵台是只有天子才有的，诸侯国不设灵台，设了也没有用，就像我们现在的时间都用北京时一样。如果每个地方都报一个时，岂不乱了套。但因为这种观察时间漫长，需要专门的人才，帝王的授时又十分准确，加之包括帝王自己在内的古人对天象的产生原理并不清楚，就使得灵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

面纱，好像灵台是帝王与天对话的地方，是帝王接受天命的场所，因此，灵台也就成了天命所有者的象征，成了帝王的专用品。帝王也正好以此来加强自己的统治。

姜子牙精通其中的奥妙，于是以修灵台作道具。有了灵台才可以请天命，有了天命才可以授姬昌，授了天命姬昌才摇身一变，由西伯变成了周文王。有了天命所授予的大王旗，造反才合理合法，才有号召力，才堵住了人民的嘴，才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能够在短短几年时间里，使各诸侯国“大国畏其力，小国怀其德”地统统归顺于周族，也才可能有了后来的观兵孟津（演习）、会盟诸侯（检阅）、大战牧野（实施）、灭商成功（胜利）、分封诸侯（结局）各场戏。这就是吕尚对姬昌的包装，也正是他们使用的“阴谋”和所修的“德”。

这里需要特别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装神弄鬼的姜子牙自己从不迷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骗人，为了包装文王姬昌的需要，为了抬高姬昌的“德”的需要。他所著的《六韬·王翼》说：

“术士二人，主为谲诈，依托鬼神，以惑众心。”

多么精辟的言论，这也是为姜太公自己的所作所为作的最好的注。《史记·齐太公世家》还说：

“武王将伐纣，卜龟兆，不吉，风雨暴至。群公尽惧，唯太公强之，劝武王，武王于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于牧野，伐商纣。纣师败绩。纣反走，登鹿台，遂追斩纣。”

《论衡·卜筮篇》说：“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

《说苑·指武》说：“武王将伐纣，召太公望而问之曰：‘吾欲不战而知胜，不卜而知吉，使非其人为之道乎？’太公曰：‘有道，王得众人之心，以图不道，则不战而知胜矣。以贤伐不肖，则不卜而知吉矣。彼害之，我利之，虽非吾民，可得而使之。’”

姜太公不信占卜，不信鬼神，他重视的是人的因素，尤其是人心向背。他深信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这就是他阴谋修德，并不顾后果地以装神弄鬼来包装文王的原因。

商周之际的这场剧烈变革是姜子牙一手促成的，而我们从姜子

牙的行为思想中可以发现，至少在姜子牙的时期，周族领导集团是不信神鬼的，都不是神迷的巫婆。我们说这些历史背后的道理是想提醒我们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有关《周易》性质的问题。《周易》是一部周室王子的教科书，而文王、武王及姜太公这些人如果想教好自己的子女的话，传授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真功夫，而不是他们本人都不相信的迷信方术。所以，我们不要将《周易》简单地视为迷信书。事实上，正因为《周易》可能是真功夫，才被作为王室的专用品而不外传。在后面的注释中，我们还会看到，《周易》不仅不外传，而且有高人给它锁上了密码，以至于后人几千年来都没能将其解开。

二是有关《连山》和《归藏》失传的原因。文王和姜太公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大玩了一套瞒天过海、装神弄鬼授天命的把戏，这种玩法虽然前有古人，如商王武丁的梦传说，但他们玩得太大，并由此开了以天文知识愚弄全国百姓以夺取政权的先例，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后世的大多数起义者，如陈胜、吴广起义，黄巾起义等或多或少地是对其伎俩的摹仿。正是因为此，当周族的统治者由在野党成为当权者后，深知这种玩法的厉害，所以，从周初起就严禁民间学习天文，违者杀头。后世的每个王朝建立之初，也都要重申这个规定。这正是《连山》和《归藏》不见流传，又时隐时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主要原因。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今后说《连山》时讨论，现在回到主题。

经过文王和姜太公阴谋修德、恩威并重的苦心经营，在十年的时间里，周族的势力范围已经扩大为西到密（今甘肃灵台县），东北到黎（今山西黎城县），东到邶（今河南沁阳县），南到长江、汉水、汝水三个地域，已经取得了商王朝三分之二的天下。这时灭商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但九十七岁的文王已等不来灭商的那一天，在公元前 1051 年逝世。王子发继承王位，称周武王。

五、武王灭商

《史记·周本记》载：“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

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乃告司马、司徒、司空、诸节：‘齐栗，信哉！予无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毕立赏罚，以定其功。’遂兴师。师尚父号曰：‘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武王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复于下，至于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

“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于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遏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

“二月甲子昧爽，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远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国冢君，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纘、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殷王纣维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维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今予发维共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过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勉哉！不过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罍，如豺如离。于商郊，不御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尔所不勉，其于尔身有戮。’誓已，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

“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武王使师尚父与百夫致师，以大卒驰帝纣师。纣师虽众，皆无战之心，心欲武王亟

入。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于鹿台之上，蒙衣其殊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悬大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玄钺，悬其头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复军。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纣宫。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驱。武王弟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既入，立于社南，大卒之左右毕从。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奭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策祝曰：‘殷之末孙季纣，殄废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显闻于天上帝。’于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

“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已而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封诸侯，班赐宗彝，作《分（殷之）器（物）》。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封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馀各以次受封。

“武王征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殛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恶，贬从殷王受。日夜劳来定我西土。我维显服，及德方明。自洛汭延于

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詹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于洛邑而后去。纵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

“武王已克殷，后二年，问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恶，以存亡国宜告。武王亦丑，故问以天道。

“武王病，天下未集，群公惧，穆卜，周公乃祓斋，自为质，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后而崩，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

文王逝世的第二年，武王观兵于孟津，这是一场实战前的演练。在当时“小国怀其德，大国畏其威”的背景下，姜太公规定了“后至则斩”的纪律，效果不错，“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武王以“未知天命，未可也”为理由而结束了这次演练。实际上，武王和姜太公只是想检阅一下自己阵营的实力，本没有做好进军的准备。演习的成功坚定了他们灭商的信心，剩下的只是一个时机的问题。据说，姜太公这时派间谍到商朝挑拨离间，以候其变。当商王政权的高层出现较大分歧，帝辛杀王子比干，囚太师箕子，少师又出逃时，武王一举而灭商，这是武王继位的第五年，即公元前1046年。

武王灭商后，为了更好地统治全国，也为了感谢曾经帮助过周族的部落、方国及大臣们，而采取了论功行赏、分封诸侯的分封建国制度。这个制度也叫封邦建国，体国经野，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封建制度。这个制度是由周天子将特定的区域及区域中的民授予诸侯国君，诸侯又将自己的国土分封给自己的子孙。这样层层分封，就形成了由天子诸侯、卿、大夫组成的各级首领，及严格的等级制度。这个制度与过去商王朝时期的部落联盟制相比较，最大的特点是更紧密，更易于管理，也因此使得政权更为稳定。

分封制的实质是权利的重新分配，而土地大小和质量及人口数量的多少是区别权利大小的关键。当时的受封者主要有三类人：一是姬姓宗室贵族及帮助周灭商的功臣，如武王之弟周公被封于鲁，弟鲜封于管，弟叔封于蔡，远戚召公奭封于燕，最大的功臣吕尚被封于齐等；二是历代帝王的后代，如封神农的后代在焦，黄帝的后代封在祝，尧帝的后代封在蓟，舜帝的后代封在陈，大禹的后代封

在杞等。这些人都是根深蒂固的家族；三是依商灭夏时的惯例，封商帝辛的长子武庚为侯，以保存商的祭祀，安抚商遗民。但为了防止其造反，又将商地化分为三部分，命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带兵各据一部，以监视武庚，称为三监。武王分封的区域和受封者相互的关系非常复杂，充分考虑了如何有利于巩固周族政权，即“以藩屏周”的目的。

分封制是由武王时期开始全面实施的一种新的国家制度，但它不是武王的创造，而是文王时期施行的井田制的放大。井田制和分封制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将权利、义务与土地、人口相联系，其目的就是强化社会组织，巩固社会秩序，这也是周族改革的一个最基本特点。在后面我们将谈到，这个特点与《周易》书名的含义密切相关。如果说分封制与井田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它们所实施的区域的大小有别。井田制是在周族内部施行的一种制度，而分封制则是推行到天子与诸侯之间，是周朝的一种基本制度。

武王在位只有短短的八年。在灭商后的第四年病逝，长子成王诵继位。这时发生了一件对周族历史影响深远的大事，就是周公摄政。

六、周公摄政

《史记·周本纪》载：“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公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颇收殷馀民以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晋唐叔得嘉谷，献之成王，成王以归周公于兵所。周公受禾东土，鲁天子之命。”

“初，管、蔡叛周，周公讨之，三年而毕定，故初作《大诰》，次作《微子之命》，次《归禾》，次《康诰》、《酒诰》、《梓材》，其事在周公之篇。”

“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

“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

诰》、《洛诰》。

“成王既迁殷遗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无佚》。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

“既绌殷命，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

“成王既伐东夷，息慎来贺，王赐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

“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

人们一般将这段记载理解为：武王逝世时，成王年幼。周公担心诸侯乘机叛乱，所以主动摄政当国，代替不懂事的成王行使天子的权力，而承担起管理国家的重担。果然就有管叔、蔡叔联合商遗族的领袖武庚造反。周公于是奉成王命，杀武庚、管叔，囚蔡叔，贬霍叔，然后将商地一分为二：一部分封给微子以存商祀，建宋国。一部分封给康叔，建卫国。平叛后又回师洛阳，建新都。待天下太平，成王长大后，则恭敬地将治理好了的天下奉还给成王。自己不居功自傲，而是俯首称臣。在成王的领导下，又助成王平淮夷之乱，安定全国。晚年时还一边对包括成王在内的新一代领导人谆谆教导，一边制礼作乐，建立了一整套周朝的国家制度，从而奠定了成王、康王二代数十年繁荣昌盛的基础。以此种认识总结周公的一生，真可谓品德高尚，行为正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是他平乱、建都、制礼、作乐，才完成了自古公亶父开始，历经王季、文王、武王四代人为之奋斗的灭商兴周的大业，才奠定了周朝五百年江山的基业。后人就是这样理解和评价周公的。

在推崇周公的人中，以孔子为最忠心耿耿者。他在《论语》中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又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克己复礼。”他一生所遵从和推广的就是周公制

定的礼乐文化，他要复的也就是周朝的这个礼。也正是由于孔子的努力，周公的思想才不仅影响了二百多年的西周王朝，而且影响了孔子以来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和历史。或者说，中国人几千年来主流文化是由孔子创建起来的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是以周公为本的文化。周公就是这样一个一直以圣人的形象，几千年来活在亿万中国人心中的伟大的人物。但如果我们细读《史记》及《尚书》等相关史料就会发现，周公在世的形象远没有如此高大。相反的，他是一个不太受欢迎的孤独的强权人物，一个晚年有些悲惨和凄凉的失败野心家。要看清这点，我们需要首先搞清如下一些问题：周公为什么要摄政？摄政是否合理？摄政是否合法？摄政的行为对周朝的影响究竟是好还是坏？周公还政于成王是被迫还是自愿？他晚年的生活是太上皇还是阶下囚等等。我们现在还是来依《史记·鲁周公世家》的记载为主线索，讨论以上问题，以期重新认识一个真实的周公，也真切地感受一下那段精彩的历史。

1. 周公摄政的实质是篡权

《史记·鲁周公世家》说：“成王少，在强葆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忧劳天下久矣，于今而后成。武王早终，成王少，将以成周，我所以为之若此。’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

“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遂诛管叔，杀武庚，放蔡叔。收殷馀民，以封康叔于卫，封微子于宋，以奉殷祀，宁淮夷东土，二年而毕定。诸侯咸服宗周。”

以上这段记载交待了周公摄政的原因。也就是说，周公担心诸侯国欺负成王不懂事而叛乱。这个理由表面上看很高尚，为了国家和周族的利益而舍身替主。但这个理由靠不住，原因有三：一是“成王少，在强葆之中”的成王年龄靠不住；二是“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的理由不充分，缺乏依据；三是“管蔡、武庚等果率

淮夷而反”的说法纯属强词夺理、混淆是非，因为他们反的是周公的摄政行为而不是反的成王。

武王死时，成王年龄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史记》说在“强葆之中”。人们一般将“强葆”一词训为“襁褓”，即包裹和背负婴幼儿的包片和背带。依此而论，成王的年龄当在三岁之内，但这显然与后面所说“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及周公摄政“七年后，还政成王”的记载有矛盾。三岁之内的婴儿发不了命，十岁内的小孩也还听不了政。所以，“成王少，在强葆之中”一句有问题。如果我们以成王十五岁为最起码的听政年龄的话，减去周公摄政的七年，成王即位时年龄的下限当为八岁。成王是姜太公的外孙，而姜太公是文王被囚羑里时才加入周族集团，所以，武王娶姜太公之女最早也当在文王出狱之后。文王出狱后执政八年，武王在位八年，减去在娘肚子里的十个月，成王即位的年龄上限应为十五岁。《礼记》说成王“年十岁”，正好在八至十五岁之间，这个年龄应该是大致可信的。

现在来了一个问题：司马迁为什么没有发现这样明显的问题？也许是我们自己错了，“强葆”不应训为“襁褓”。强是强大、有力的意思。葆是草木丛生、茂密的样子，引申为隐藏、隐蔽等义。“强葆”直译就是被强大的力量所隐藏的意思。依此，“成王少，在强葆之中”一句的意思就当为“成王年幼，处于被强大的力量掩盖之中。”依此理解本来就很通顺，没有必要将“强葆”训为“襁褓”。那么，这一股能够隐蔽成王的力量又来自于那里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二个问题，谁会畔周？

《周本记》说：“周公恐诸侯畔周。”《鲁周公世家》说：“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当时可能具有一定畔周实力的诸侯屈指可数，主要有姜太公、召公、周公、管叔、蔡叔、霍叔、武庚等，周公担心哪个诸侯畔周呢？依“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的说法，他担心的好像是被镇压不久的商遗族反周。其实这是个大冤案，商族已经被解除了武装两年之久，而且有由管叔、蔡叔、霍叔掌握的强大的周族军队就地武装管制，东有姜太公、周公统治的齐、鲁两国军事武装，西有成王的王师及召公的军队，还有众多忠

于周族的小国散布在商地四周，武庚统治下的商遗族这支死老虎是不可能造反力量的。而淮夷之乱是从商朝开始就存在，与商遗族是不同的问题，也是周族当时尚未达到的地方，且其势力主要在边界附近，暂时不会对周政权构成大的影响。所以，说武庚造反不可信，将武庚和淮夷拉进来与管叔、蔡叔联盟造反尤其不可信。毕竟管蔡与武庚是敌我矛盾，而与周公是内部矛盾。周公将武庚、淮夷之敌与管、蔡连在一起说，其真实的用意可能还是玩的“塞民于兑”的老把戏。他要杀反对自己的管叔，又没有理由，只能借敌人武庚的头作陪衬，以堵众人之嘴。所以我们说，武庚造反可能是个大冤案。

不仅武庚冤，管叔、蔡叔、霍叔更冤，因为他们反的不是成王，他们反的恰恰是周公及其摄政的行为，是因为他们认为“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他们是主持正义，维护公道，为成王抱不平。或者说，如果没有周公的摄政行为，也就可能没有所谓的三叔之乱。而周公将他们的造反说成是他摄政的理由，是他预见了这种反叛才摄政，显然是强词夺理，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诡辩，是不能成立的。

除以上几股势力外，在当时的诸侯中，还有二股势力具有造反的潜力，这就是召公和姜太公。姜太公我们已经作了介绍，而有关召公的来历资料甚少，主要记录于《史记·燕召公世家》，其中说：

“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

关于召公的记载并不多，以上这段文章中有四条有用的信息：一是召公与周同姓氏；二是其势力范围在陕西以西，也即周族的老家周原一带；三是成王时，官居三公之位；四是其人处事公道，方法得当，德高望重。由这几点推测，召公极有可能属于周族背井离乡时，留守在周原的那一支周族人的领袖。如果是这样，周族迁回周原时一定得到了他及其前辈的大力支持，所以，他可能算是一个有恩于周族，且行为端正的地头蛇之类的人物，是周王所倚重的家

族领袖。也只有类似的人才有可能坐上三公的位置。

《尚书·周官》说：“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变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

依此规定，周朝的制度是王下面为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他们对天子负责，是朝政的制定者，天子的保卫者和王令的传达者。三公之下是冢宰，也即太宰，相当于后世的宰相、总理，是王命的执行者，天子的大管家。太宰下面是司徒、司马、司空等文武百官。成王即位时，姜子牙为太师，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兼太宰。由于太宰一职的行政事务较多，所以，周公实际上是以行事太宰的职权为主，而独立于王室之外。王室的实权因此由姜太公和召公掌管。依这种格局来理解“成王少，在强葆之中”这句话，“强葆”一词显然可能是指将成王隔挡在百官之外的姜太公和召公。以此也就可以认为，周公摄政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王室的家族利益，为了王权免受召公和姜太公这两个周王室之外的人左右。以此来读《史记》，其记载就没有矛盾了，这也应当是司马迁的理解。但这是不是周公的真实意图呢？还是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如果周公是为了维护周王室的利益而排除召公和姜太公二人，那么，成王的众叔，周公的众兄弟就应该站在周公一边，成为其摄政的支持者而不是反对者，至少周公应努力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而事实是，没有任何周公曾作此努力的记载，而且从周公摄政的一开始，就遭到了众兄弟的反对，也就是《鲁周公世家》所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不仅如此，周公平三叔之乱首先是得到了召公和姜太公的支持。由此看来，这条理由也说不通。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史记》所说周公“恐诸侯畔周”的理由不论从那一个角度看均不充分，有一定实力的诸侯都没有畔周的迹象和理由。既然如此，周公摄政的行为就是不合情理的了。不仅不合情理，而且也还是不合法的。

周族的君王继承制一直是采用嫡长子继承制，武王死后，其长子成王是合法继承人。如果成王年幼，没有施政能力的话，有两种

办法可选择：一是大臣辅佐；二是推举能人摄政。而推举摄政人又不外乎三种情况：一是武王生前委托；二是由周族权力集团推举；三是依血缘关系排序产生。就目前的资料看，武王生病的时间较长，有足够的时间安排后事，但没有任何曾经委托周公摄政的记载。所以，武王选择的可能是大臣辅佐这条路。实际上就周族当时的权力结构而言，是非常适合于集体辅佐的。因为召公、姜太公是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老臣，但没有多少实权；周公是实权人物，但兵权不太大；管叔、蔡叔、霍叔等人掌握着兵权，但离王城远，又没有政权，号令不了诸侯。这三股力量相互制约而得到平衡，一般说来，任何一方对成王的背叛都会遭到另二股势力的打压而失败。所以这是一个对成王的王权稳定非常有利的结构，大概这也正是武王未指定摄政人放心而去的原因。周公摄政后又不得不还政于成王这一结局，也说明了这三股力量的平衡力对稳定王权是起作用的。值得注意的是成王临终时的安排，《周本纪》说：“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害怕自己的经历在自己的身后重演，所以才在临终前作了如此明确而慎重的安排。

周公的摄政行为还可以由周族权力集团的推举产生而合法。但从史料上看，不仅没有过这种程序，相反的周公的摄政行为是遭到整个权利集团一致反对的。《史记·燕召公世家》：“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史记·周本纪》：“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姜太公的态度不清楚，但依《鲁周公世家》载：周公曾向召公和姜太公解释摄政的理由，可见他也绝不会是支持者。不仅高层如此，从《尚书·大诰》的内容看，大臣和诸侯国的国君也不支持周公的行为。所以我们说，周公的摄政行为是违背了周族权力集团的意愿的。

如果按血缘关系排序又如何呢？《史记·管蔡世家》载：“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载。”其中伯邑考早逝，所以由武王发继承了文王的王位。如果成王年幼，必须按血

缘关系推举摄政王的话，应该由武王的长弟摄政。长弟是管叔鲜，周公只是武王的二弟。所以，以血统的排序来确定摄政王也轮不到周公。

由以上三点分析可知：周公的摄政行为既不是武王的遗嘱，也不是权力集团的推举，更不是依血统的排序方式产生，所以说周公的摄政行为是完全不合法的。周公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此既不合理又不合法的事呢？为什么放着安稳的日子不过而宁愿成为众矢之的呢？唯一合适的解释只能是：他摄政是假，篡权是真。应该说周公在周族当时的权力集团中，是最具备这个能力和条件的。《史记·鲁周公世家》载：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

《史记·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维发、旦贤，左右辅文王。”

《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述史官替周公宣读祷辞说：“……旦巧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王发不如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以旦代王发之身。”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出，周公是周文王十子中能力最强者，而且他自视甚高，以为自己较武王的能力更大。所以，周公的个人素质已具备了为王者的能力是毫无疑问的。武王逝世时，周公官居太宰。《周官》说：“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他主管国家的治理，负责统帅百官，调剂邦国的任务，属于周族最具实权的人物，也因此是最具备夺权条件的。这样一个有能力和条件篡权的人物，加上遇到武王病逝，成王年幼这样一个最佳的夺权时机，当然也就最容易让野心家的权力欲膨胀。这大概正是周公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行此非理非法之事的真正原因。所以我们说，周公摄政的真正目的既不是为了维护周王室的利益，也不是为了维护成王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他自己的一己私利。他摄政是假，篡权才是真。但周公篡权之路并不平坦，他低估了对手的力量。

2. 不平坦的篡权路

周公摄政后，周族权力集团被明显地分为三派：一是以周公为

中心，主要由行政官员及诸侯国组成的权力集团；二是以成王为中心，由召公、姜太公所领导的周王室及外戚的势力集团；三是由管叔、蔡叔、霍叔等武王众兄弟、成王众叔组成的军事集团。周公的篡权行为要变得合法，就必须清除掉另两个集团的中心人物成王和管叔。因为此二人是依血缘关系排序的话，应排在周公之前的王位合法继承人。两人比较，掌握兵权的管叔对周公的威胁更大，所以周公摄政后，首先就将矛头指向管叔鲜，要拿他开刀以除后患。为除管叔，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向成王借旗帜；二是给管叔安罪名。《鲁周公世家》说：

“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作《大诰》。”

“周公乃奉成王命”这句话别当真。成王既然年幼他能下命令吗？周公对成王如此恭敬他还用摄政吗？既然已经摄政还需要成王之命吗？这句话不过是想借成王的旗帜用一用，以堵众人之嘴。他“兴师东伐”前的动员令《尚书·大诰》说：“尔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艰大，民不静，亦惟在王宫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违卜。’”周公招集的部队都不愿意参加这种兄弟相残的战争，所以，周公要借成王之旗，这面旗帜是找召公和姜太公借的。二公之所以同意借旗，一种原因可能是权益之计，强权之下不得不借；二种原因可能是坐山观虎斗。

周公借了王旗，还得借武庚、淮夷等周族敌人的名，只有将管、蔡的不满上升到投敌叛国的高度，才能使周公的征伐名正言顺。应该说这两手都是对姜太公灭商计划的活学活用，也是非常成功的实践。周公的“平乱”很顺利，或许是对手的士兵们敬畏王权，或许是士兵们都不愿参与这场对他们自己而言毫无意义的战斗，或许是管叔们本来就没有准备对抗等等原因，战斗的结局是一边倒，对手的部队基本上没有抵抗，或就地投降，或望风而逃。周公于是杀武庚、管叔，囚蔡叔，贬霍叔。然后将商遗民一分为二：一部分分给武王灭商时投城的微子，建宋国以存商祭，一部分封给幼弟康叔封，建卫国。

周公成功地解除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管叔，但对成王的争斗却出现了他意料之外的困难。《鲁周公世家》说：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鸛鸣》。王亦未敢诮周公。”

人们将这段话一般理解为：唐叔得到了一颗异株同穗的稀奇禾苗，以为是吉祥之兆，就送给成王。成王让他送给在外东征的周公，周公接受后，就平定了东方的叛乱，然后写了一首叫《鸛鸣》的诗回报成王，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依这种理解读起来很费劲。“王亦未敢诮周公。”成王不敢责备周公，是不敢公开责备，心里一定有不满意之意。他为什么不满周公呢？大概是因为《鸛鸣》这首诗。周公为什么要写这首诗呢？大概是因为成王馈赠给周公一株苗。如果成王真是好心献给周公，岂不是热脸贴上了凉屁股。所以，传统的观点对这段话的理解不通，我们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来重读这段文章。

“天降祉福，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唐叔得到了一株奇异的植物，就将其作为珍宝送给成王。

“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这段话有问题。成王年幼，可能还想不到要嘉奖周公，况且成王对周公的行为一直是心怀疑虑，也就不可能诚心诚意地送宝于周公。所以，这里的成王让唐叔转送给周公的主意只能是召公和姜太公的点子。召公和姜太公为什么要送这么一件宝物给周公呢？原因就在这颗植物的特异性上。这是株“异母同颖”的植物。“颖”即植物的顶端。“异母同颖”即下面有两个主杆而上面却合为一体，在张家界、黄山等风景区有类似的树，称为合欢树。二公送周公这么一件宝物其实是借题发挥，暗示周公，他们要为成王要权，周朝的这个天下不能由周公一人说了算，至少应该由成王和周公共同主持。

“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周公将成王让唐叔转送的异禾视为“命禾”，即传达王命的禾，而不是一件普通的赠品，可见他懂得召公和姜太公赠禾的含义。上一句“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也是一个双关语。表面听起来是说唐叔到周公当时所在的东方转交赠品，其实是暗示分而治之，周公主东的意思。或

者说，召公和姜太公向周公传达的是王城已经由成王主政的信息，是明确告之周公：不能再回王城。周公这时的处境其实不妙：身处三叔及商的势力范围，难以得到民众的支持；东边是尚未平息的淮夷之乱；而西边的根据地又传来了政变的消息。姜太公和召公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机为成王要权，除他们乘周公在王城的势力较弱之时控制了王城局面外，看中的可能也正是周公当时的困境。周公对当时的处境是清楚的，对召、姜二公的势力和才能更是不敢轻视，所以，他选择了先站稳脚跟这条路。

“东土以集，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鸛鸣》，王亦未敢诮周公。”“东土以集”，东部地区已经被全部收服。表明周公已经站稳了脚跟，有了自己稳定的地盘。依《尚书·金縢》“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的记载，这个时间用了二年。立足已稳后，周公给成王写了一首名叫《鸛鸣》的诗。这首诗被孔子保留了下来，即《诗经·豳风·鸛鸣》，全文如下：

“鸛鸣！鸛鸣！既取我子，无毁我室。

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

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

予口卒瘃，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谯谯，予尾脩脩，予室翘翘。

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

这首诗直译成白话就是：

猫头鹰啊！猫头鹰！已经抓走我的孩子，不能毁坏我的家。

恩爱呀，辛勤呀，生养孩子多么可怜呀！

趁着天还没有下雨，取那边家乡的泥土，修缮好我的门窗。

如今你这些手下的人啊，也可能要来侵害我。

我的手上没有足够的材料，我去揪那开了花的茅，我去积攒没人要的小草。

我的嘴已经累病了，唉！我没有安定的住所。

我的羽毛凋零，我的尾巴残破，我的破屋摇摇欲坠。

在刮风下雨的飘摇中，我只能发出惊恐的鸣叫。

读这首诗的感觉好像很凄凉，其实诗中充满了杀机。正确地理解这首诗一定要注意其历史背景和《诗经》的所谓赋、比、兴的写作手法及特点。其中，第一段的大意如果意译应为：“王权我可以不要，但你们不能阻止我回家。为了取得周族现在的这个王权，我辛勤努力，付出了很多，不容易啊！”这是对成王摆功劳，倚老卖老。理解这段诗关键是要理解“子”字的含义，这里的“子”字，是比喻周族灭商后产生的新政权，即王权。他的含义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新生的政权”的意思相同。

第二段如果意译应为：“乘着你们还没有攻击我，我还握有兵权的时候，我要在你们所占据的我的故乡找地方修好我的王城。但你的手下人啊，可能要欺负我，不让我完成。”这段话中的“桑土”指故乡的土，“桑”和“梓”一直是古代故乡的代称。“女下民”指成王的太保召公和太师姜太公。当时的召公在王城统率王师，保卫成王，而姜太公已经到齐国就封，并着手夹击周公。

第三、四两段的大意是说：我这么做是不得已而为之，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我给你们解释得嘴都病了，你们还是不相信我，还是不让我回家。我可怜啊！人到晚年却还没有一个能遮风挡雨的家。

周公为什么要写这首诗给成王呢？当时的周公已经平息了东面的叛乱，想回到京城去又被拒绝。所以想另立山头，筑一个新的王城，写这首诗就是在告知成王：既然你们不让我回京城坐王位，我就不要这个王位好了，我另起炉灶。周公的这种行为其实是在给成

王出难题。在此我们需要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政治的手段问题。前面我们曾经提到姜太公所说的一段话：“王若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道全为无用之事，烦忧之教。”这说的就是政治家的手段。通俗一点说就是：政治家要学会搞两面派。周公想篡权，但又怕天下不服，所以就说我只是代成王摄政。召公想为成王要回权力，就送周公双杆禾，也没有公开王室的矛盾。周公现在作这首诗告知成王，他将要筑王城，无疑是威胁成王将向天下公开王室的这个矛盾。而一旦公开，成王肯定很难堪，那有一国两都的道理。所以，成王对周公的这首诗及诗中的威胁很不满，但又不好发作，因为是成王赠“命禾”任命的“二王”。因此才有了“王亦未敢诮公”，成王也不敢责备周公的话。

政治家们的这些戏都是在桌下演的，不能拿到桌上来。这就像两个调皮的孩子与父母同桌吃饭时的情形，两人在桌下一人踢对方一脚来，踢输的一方最后的招数就是告状。在此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首诗本身也是周公篡权的主要证据，因为，周公本来是鲁国的封君，鲁国才应该是他的家，所以不存在没有归宿的问题。他非要回王城不可，甚至新筑一个王城，目的无非是看中其所象征的王权。周公说得到也做得到，这就是洛邑的产生。《鲁周公世家》说：

“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丰，使太保召公先之洛相土。其三月，周公往营成周洛邑，卜居焉，曰吉，遂国之。”

“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翼翼如畏然。”

周族有两个王城：一是在今西安附近的丰（镐）；二是在今洛阳附近的洛邑。丰（镐）是周武王灭商后，为了方便统治新王国而建的王城，从周武王开始，西周二百多年的十多个王全住在丰。而洛邑是周公所作，其建筑规模全部是按王城的标准建设。建成后，成王也象征性地去过一次，还主持了开城的祭祀仪式。对此《尚书·洛诰》有详细记载。但让历史学家们头疼的是：为什么周公劳民伤财地建起王城后，周朝的王城却并没有搬迁？甚至查不到

周族曾经有过搬迁的打算。它仅仅只是周公的居所。难道成王、周公等领导人将这么大的事当成儿戏？这样解释显然说不过去。其实洛邑的产生正是周公赠诗成王后的结果。

成王收到周公的《鸛鸣》诗后，虽然不高兴，但也不敢责备周公，所以只能同意周公按王城的标准建洛邑。当然，为了挽回面子，又不发生双方均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们一定动了不少脑子，作了很多“外交上”的努力，而达成了一些协议。从以上记载及《尚书·洛诰》所述来看，表面上还政于成王以换取对周公主东的公开承认，应是该协议的主要内容。当然，这个协议要换一种说法。这就是《史记·燕召公世家》所说的：“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这种政治格局是完全违背周族的封土建国制的，所以，所谓“召公主西”的说法不过是为成王捡面子的说法，又是“堵嘴”的伎俩，实际上是成王和周公东西分治。在《洛诰》中，成王也说得很清楚，他对“还政”后的周公说：“我二人共贞。”这句话一般译为：让我们二人共同承当这一吉祥。这样译法未能理解“贞”字的含义。贞的本义应为主持、判断等义，而不是占卜（参看乾卦注释）。这句话正确的译法应为：让我们二人共同主持朝政。

成王与周公达成的这个交换协议，在当时看来应该算是一个双赢的协议。对周公而言，能够掌握由天子公开承认的大半个江山的实权，并同意筑王城规模的洛邑作为居住地，他已经心满意足，总算没有白“摄政”（篡权）一场。而且如果与成王公开叫板，他并没有十分胜算的把握，他深知王权本身的重量，他打的仍然是成王的旗号，他也清楚召公和姜太公的分量，他的精力也已经有限。对于成王而言，能从已经被周公夺去的政权中要回一半，而且得到了周公不夺王城丰的承诺和表面上对成王王权的承认，即“还政于成王”，无疑是一个较大的胜利。当然，对成王而言，这仍然不过是要回旗帜的权宜之计。旗帜一到手，周公就被打得落花流水了。

《鲁周公世家》载：“初，成王少时，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沉之河，以祝于神曰：‘王少未有识，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于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

府，见周公铸书，乃泣，反周公。”

这段记载我们从“成王用事”开始说，前面的那段故事我们在下一段再分析。“成王用事”当然是指周公居洛，还政成王之后。“人或潜周公，周公奔楚。”有人说周公的坏话，所以周公就逃到楚国避难。这句话听起来好像从来就没有人说他的坏话一样，而其实从周公摄政以来，就没有人说他的好话。所以，周公的逃亡与有没有人说他坏话没有关系，问题应该出在周公不该还政于成王。

成王用事后，都做了那些工作来削弱周公的权力？我们已经很难知晓，但有一件事却有记录，这就是《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载：“及周成王少时，管蔡作乱，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命太公曰：‘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到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齐由此得征伐，为大国，都营丘。”成王赐太公征伐权，肯定是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因为周公摄政期间，成王没有这种权力。

征伐权是一个很重要的权力，实际上它就是王权的代理权，姜太公的齐国因为获得了这个权力而兴旺，周族也是因为当时得到了商王所赐的这个权力而称霸。周公主东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征伐权。有了这个权就可以控制下属各国，就可以得到相应的各项利益。这里来了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成王要给姜太公这个权力？表面上看来是为了安宁淮夷，而实际上这是在削弱周公的权力，在挤兑周公。因为齐国可征伐的地域属于“周公主东”的权力范围。而且齐国与周公的封地鲁国为近邻，给齐国征战的权力，显然是与周公过不去，甚至可以说这就是在向周公下战书。周公正是在成王、召公及姜太公等人的逼迫下，深感自身难保不得不选择了逃亡之路而奔楚。至此，周公篡权的这条不平坦的路才算是走到了尽头。

3. 将功补过，得以善终

周公逃亡楚国的情况，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逃亡的处境总是不好受的。《诗经·豳风·九罭》描写的可能就是周公的逃亡。全文如下：

九罭之鱼，鱄魴。

我覯之子，衮衣绣裳。

鸿飞遵渚。

公归无所，于女信处。

鸿飞遵陆。

公归不复，于女信宿。

是以有袞衣兮，无以我公归兮。

无使我心悲兮。

译成白话大意为：

捕小鱼的网中，困住了大鱼鱖和鲂。

我遇到的这个人，身着天子的龙袍绣裳。

大雁只能贴着小洲飞翔。

周公想回家而没有住所，请你再住一宿。

大雁只能贴着陆地飞翔。

周公想归家却不能实现，请你再住一宿。

是因为他穿着龙袍啊！才不让我们的周公回去啊！

不要使我的心里悲伤。

依《鲁周公世家》的记载，周公奔楚后，成王看到了周公曾经求神代成王受过的祝册而接回了周公。周公流亡后，成王又派人将周公接回是没有问题的，但接回的理由却有问题。原因有三：一是成王年少时由周公摄政，成王不可能在执政上犯错误，也就不可能犯“天惩”的病，当然也就用不着周公来替罪；二是从武王伐纣遇凶兆而仍然按计划执行的史实中可知，吕尚、武王、周公等这一代领导人是不信鬼神的，即使过去信，通过武王伐纣一事也不应当再信；三是这个故事与前面所说的周公曾为武王求神代过的故事完全一样，而这两个故事都是在周公篡权失败流亡后才被发现出来，而

不是故事发生时的流传，其真实性不可靠，有杜撰之嫌。由此，我认为这是二个虚假的故事。至于是谁编造的？有多种可能，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成王接周公回来的理由有关。

成王为什么要接周公回来，准确的原因已经很难知晓。可能是他接受了周公编造的摄政理由；可能是他被周公及支持者编造的“真诚”故事所感动；也可能是同情心使然；但更可能的还是政治的需要，是权谋的需要。

周公摄政的七年是内讧的七年，通过这七年的争斗，究竟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呢？周公摄政之初，周朝的权力集团分为三块：一是周公的官僚集团；二是管叔、霍叔、蔡叔的军事集团；三是以成王为中心的召公、姜太公的王权集团。这三个集团都是周王室的势力。但经过七年的内争后，到周公还政于成王前后，周朝的实际权力分别由召公、姜太公和周公三股势力主宰，属于周王室的只剩下不到一半。可见周王室的内争时期，真正从中获利的是召公和姜太公，而王室的权力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当周公被迫流亡后，摆在成王面前的是一个难以收拾的局面：召公和姜太公的势力因为没有了周王室的势力约束，有抛弃成王的可能，而周公的势力集团又处于受牵连的境地，不可能听命成王，树倒猴孙散，有的可能会投靠召公、姜太公；有些忠于周公的势力甚至于可能在各地反叛。至此，成王大概看出了自己的危险境地，并反思了自己所真正需要的不过是权力，而劝降周公比消灭周公的利益更大，所以，成王做出了接回周公的选择。当然，这又是一个交换的过程，又是一个新的协议。从周公回来后所发生的事件看，协议的主要内容可能为：周公放弃王权，并辅助成王统一周朝的政令。而成王不再追究周公篡权的责任，保障他的安全并让其享受王者的待遇。这又是一个双赢的协议。对周公而言，可以在保护自己名声及封地的前提下安度晚年而善终。对成王而言，可以顺利地接管周公的势力集团，而且因为这个势力集团的存在，使得召公和姜太公及其他势力集团不敢有野心存在。从而以最小的成本获取了最大利益，使自己的力量迅速增强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天子。

周公回来后，做了许多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成王，有益于周王

室的事。《周本纪》载：

“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

这是成王参与的一场平乱，这场战争有没有必要由成王亲征是一个问题。但成王选择了亲征，而且是以周公为太师，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它向全国宣告了两条信息：一是成王已经具备主政的能力；二是王权得到了周朝整个权力集团的支持，从而结束了成王和周公东西分治的局面。这也是周公将功补过，辅佐成王的一个最好的实际行动。《鲁周公世家》载：

“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说。

“周公在丰，病，将没，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

“……鲁有天子礼乐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晚年的周公为成王制定了一系列属于周朝自己的礼乐文化，彻底改变了过去遵循殷礼的做法，《周本纪》载：“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正是在周公的大力辅佐下，也只有在周公的真心帮助下，周室的秩序才得以很快恢复，成王的权利才得以迅速加强，并由此开始使周朝结束内争，获得了数十年之久的繁荣昌盛的政治局面，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成康之治。为了表彰周公晚年的贡献，为了加强内部的团结，也可能是为了兑现曾经的协议，成王特许周公的封地鲁国世代享有天子之礼乐，并将周公葬于周文王附近。不论如何，周公可谓是善终。当然，周公也有着太多的遗憾。其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知道如何完全保证自己的名声不被毁坏。

为了保护自己的名声，他曾经做过很多努力：在《周书》及周公其他著作中，他一再强调唯德是用，有德则王的思想，实质上是在对知情者为自己的摄政行为辩护。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有德有才的王者之材；他两个故事的编撰则是在向不知情的人辩护……大幕将落之际，周公念念不忘的是他自己的名誉问题，《诗经·豳风·狼

跋》正是其心情的写照。诗说：

狼跋其胡，载戢其尾。

公孙硕肤，赤舄几几。

狼戢其尾，载跋其胡。

公孙硕肤，德音不瑕。

大意为：

狼前行踩上了自己的胡须，后退又绊上了自己的尾巴。

周公的忠诚有如赤子，仿佛新生的喜鹊。

狼后退绊上了自己的尾巴，前行又踩上了自己的胡须。

周公的忠诚有如赤子，名声道德洁白无瑕。

理解这首诗关键是要理解“公孙硕肤”的含义，特别是“孙”和“硕”这两个字的含义。“孙”的本意为家族之中爷—父—子—……的这种血缘维系关系，后被作为名词子孙的“孙”用，这里应用其原意。硕的本意为大头、大脑袋。就人身体的比例而言，婴幼儿的脑袋所占比例无疑是最大的，所以这里的硕字应指婴幼儿。“公孙硕肤”直译就是“公”对后代关系的维系有如婴儿的皮肤。比喻周公对成王的忠诚有如婴儿的皮肤一样纯洁。

关于周朝开国前后的历史，我们到此讲完了。就叙述那段精彩的历史而言，以上篇幅远远不够。但就我们这本不是讲历史的书而言，又已经不短。我们之所以要将本书的背景材料写得这么多，是因为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与传统的历史观有太多的不同，是因为我们过去所读到的历史有太多的伪善。只有认识了真实的历史，才有可能认识真实的《周易》。在后面《周易》正文的注释中，我们会更为真切地去感受那段历史，去感受作者的心灵。这个作者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叙述得最多的周公。

第四章 《周易》作者及创作时间

关于《周易》的作者及形成时间问题，方国根在《周易知识通览·卦爻辞的起源》中对传统易学的主要观点作过一个大致的描述：

“关于《易经》卦爻辞的起源，即卦爻辞编定的年代和作者及素材的归属问题，是易学史上争论已久的重要问题，古往今来，历代学者们都做了许多探讨，见仁见智，众说不一。易传《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王之事邪？’又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传》作者将卦爻辞的时代大体确定为殷周时期，认为作《易》者有忧患意识，但未确定谁演《周易》六十四卦，对作者持存疑态度。至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和《报任少卿书》中指出，是文王被囚羑里而演《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这实际上是肯定文王作卦爻辞。汉代学者大都承袭司马迁的说法。如扬雄《法言·问神》、王充《论衡·正说》中都沿袭这个观点。当然，也有持反对意见的，如《淮南子·要略训》中就指出‘伏羲为六十四变’，主张是伏羲作六十四卦辞。此争论一直延续不断。但是，从西汉到宋、明这段时间里，就主导的传统观点来说，存在着两种说法：一说为东汉郑玄、南朝梁武帝萧衍、宋朝吴人杰等人，依据《系辞》和《史记》的记载，认为卦辞和爻辞都是文王所作；另一说是东汉马融，三国吴人陆绩，宋朝朱熹、陈淳、胡一桂，明朝杨时乔等人，根据爻辞中提到的一些文王死后的事情，认为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至清代今文学家廖平、康有为等人，则一反传统说法，认为卦爻辞是出自孔子之手。但学者多认为此说出于臆测，不可据信。

“本世纪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学术界对《易经》的时代和

作者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主要以郭沫若、顾颉刚、余永梁、李镜池、陆侃如等为代表，他们从卦爻辞的句法与卜辞相类的角度，从《易经》中所载的故事、史实、风俗制度等所反映的时代来加以阐释，从而否定了司马迁的传统论断。其基本观点如下：

“郭沫若……的结论是：卦爻辞为楚国人孔子的再传弟子馯臂子弓所作。

“顾颉刚、余永梁等人认为，《易经》卦爻辞非文王所作，而是周初的作品……

“李镜池在《周易筮辞考》、《易传探源》等文中提出，《易经》编著始于周初，写定于西周晚期，与《诗经》时代略同，卦爻辞作者非一人，乃是集无数卜巫之官历代积累而成。

“陆侃如在《论卦爻辞的年代》一文中认为，《易经》卦爻辞经过数百年的口耳流传，到东周中叶方写定。

“解放后，60年代初又展开了对《易经》卦爻辞时代及作者的探讨。在这次‘百家争鸣’中，主要以冯友兰、李景春、任继愈、李镜池等为代表，所得结论未臻一致……大体上，被学术界认可而较有影响的有三说：殷周之际说（持此说者居多）、西周末年说、战国初年说。

“那么，《易经》卦爻辞究竟是何时何人所作？我们认为，《易经》卦爻辞并不是司马迁所说文王演“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它是反映了商、周的社会面貌，产生的时代是在西周前期，作者却并不一定是文王和周公，而是由当时掌握卜筮的史官采辑、订正、增补、编纂而成，并非出自一时一人之手。”

方国根的表述基本上反映了传统易学的情况。传统易学的这些观点，不论是主张殷周之际说，还是主张西周末年说、战国初年说，不论是主张周文王所作，还是主张周公、孔子、子弓、卜筮官所作，都没有能拿出一个让人信服的理由出来，或者说基本上是在蒙。究其原因，就在于大家都没有能够真正地读懂《周易》，都是将《周易》卦爻辞视为卜筮资料集成在研究。而我们在以正确的方法对《周易》通读之后，再来分析《周易》的作者及创作时间的问题，就清晰得多了。

(需要说明的是本章及下一章所述均是我们通读《周易》正文后得出的结论，而不是事先设定的前提条件。之所以在注释正文之前提出来，是为了大家阅读的方便，如果放到对正文的注释之后，可能会更自然，其中的观点也更能使读者所接受，但由于缺乏对《周易》的整体认识，读者在开始理解正文时也就一定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我们将其调整至注释之前。)

一、《周易》作者

(一)《周易》作者应当具备的素质

从我们后面对《周易》的注释内容来看，我们以为《周易》的作者至少要符合如下条件：一是熟悉周族建国史；二是应为周族权力集团中除周王之外的强权人物；三是对政治和人生的哲理有着透彻的了解和极强的表述能力；四是具有崇德的思想。

1. 作者应当熟悉周族建国史

我们知道《周易》正文被分为两个部分，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实际上下经也是三十卦，最后四卦为作者自传）。其中上经的内容以治国的政治经验为主，下经的内容以个人处事的手段为主。而上经的创作又是以周族的建国史为主线索为例而谈的。我们可以将上经中明显涉及到周族史实的主要内容列表如下：

卦序	卦名	卦辞 爻辞	原 文	史 实
2	坤	卦辞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周族两次大迁移
3	屯	六三	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周族伐商前夕的犹豫不决。
		九五	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灭商后对商王财产的处理。
4	蒙	卦辞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建国之初对商遗族的教育原则。
9	小畜	卦辞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对商遗族的管理原则

卦序	卦名	卦辞 爻辞	原 文	史 实
		初九	复自道，何其咎？	夺取商政权后，保留其原有的生活方式。
		九三	舆说辐，夫妻反目。	武庚之乱
		上九	既雨既处，尚得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平乱之后的警告
10	履	卦辞	履虎尾，不咥人。	设置三监
11	泰	初九	拔茅茹，以其汇。	收复商朝附属方国
12	否	初六	同上	同上
17	随	初九	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三叔之乱
23	剥	初六	剥床以足，蔑贞，凶。	内争外乱
		六二	剥床以辨，蔑贞，凶。	同上
		六三	剥之，无咎。	同上
		六四	剥床以肤，凶。	同上
		六五	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周公取得王室谅解
		上九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平乱胜利。
24	复	卦辞	反复其道，七日来复。	还政成王
28	大过	卦辞	栋桡，利有攸往	周公辅政
		初六	藉用白茅，无咎。	同上
		九二	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同上
29	坎	上六	系用徽纆，置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囚蔡叔
30	离	上九	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成王亲征淮夷

从表中可以看出，《周易》上经所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基本上是从周族推翻商政权到成王东征，从而统一全国的这一个时期。而下经中所涉及到的历史事件也没有超过这一个时期。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周易》的作者应当是对周族建国时期的这一段历史有着深刻了解的人物。

2. 作者应当是除周王之外的周族权力集团中的核心人物

《周易》卦爻辞的写作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站在国家最高管理者的高度；二是霸气十足。如《乾》卦的“利见大人”“或跃在渊”；《坤》卦的“含章可贞，或从王事”；《屯》卦的“利建侯”；《蒙》卦的“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需》卦的“需于郊，利用恒。”《讼》卦的“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师》卦的“师，贞丈人吉。”“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师左次，无咎。”“田有禽，利执言，无咎。”《比》卦的“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可以说《周易》的每一段卦爻辞无不是站在国家最高管理者的位置上而发，很难想像一个下级官员或民间人士能够写出这种内容出来。不仅如此，《周易》卦爻辞还常常使用第一人称来表述，如《小畜》卦“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的卦辞；《蒙》卦的“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卦辞等，霸气最足的还要算《颐》卦初九爻“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的爻辞，几乎是在骂受教者是一个不争气的败家子，而从《周易》的内容来看，受教者应当是周朝未来的管理者——周室王子们。是谁有如此大的口气呢？卦爻辞的这些特点向我们表明，《周易》的作者应当是周族权力集团中的强权人物。

《周易》作者虽然应当是周族权力集团中的核心人物，但他的地位还没有达到周王的级别，因为《周易》中有较多的地方提到“君子”和“王”，而所提之“君子”和“王”大多是作为第三人称在使用。如《坤》卦的“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的卦辞；《屯》卦六三爻“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的爻辞；《随》卦上六爻的“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的爻辞；《离》卦上九爻的“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井》卦九三爻“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的爻辞等。这些卦爻辞中提到的“君子”和“王”均是作为第三人称来使用的，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周易》的最后四卦，这四卦是作者的自传，其中的言辞基本上是以自我辩护为主，如《未济》卦上九爻“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的爻辞，作者是在向谁道歉呢？以作

者在《周易》卦爻辞中的那种霸气，大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气概，但他还是要如此向人赔小心，可见他之上还是人上有人，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周易》的作者应当是周族权力集团中除周王之外的强权人物之一。

3. 作者对国家政治及人生的哲理有着透彻的了解和极强的表述能力

《周易》六十四卦，不论是整体结构，还是各卦的内容；不论是个人的处事手段，还是讲治国的理论；不论是讲顺境，还是论逆境，处处都显现出作者对社会及人生的透彻了解，他的论述既不唯利是图，也不满嘴的伪善。譬如《蒙》卦是讲如何对待商遗民的问题，作者在卦辞中提出了管理的总原则，然后在爻辞中提出了管理的方法。这些方法明确地提倡“发蒙”“包蒙”“童蒙”和有前提条件的“击蒙”的主张，而反对“勿用取女”和“困蒙”，并对“发蒙”的方式，“包蒙”的道理，“击蒙”的目的及“勿用取女”的弊端等作了说明。这一卦简短的几十个字就将如此复杂的问题解说得清清楚楚，使得内容和形式都无可挑剔。又如《遁》卦爻辞对隐遁的解说：反对“遁尾”，而提倡“好遁”“嘉遁”“肥遁”，此种认识可谓深察做人的进退之理，但却是普通人很难做到的，也是很难考虑得如此周全的。《周易》六十四卦所提出的观点，我们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而如果这些题目要我们来写，不知要哆哆嗦嗦地写多少字，还不一定能将意思表达清楚，由此可见，作者对国家政治及人生的哲理是有着透彻的了解的，而且极具表述的能力。

4. 作者具有崇德的思想

《周易》卦爻辞中，“有孚”一词出现十五次之多，而且常常是作为做人处事的原则和先决条件提出来的，如《需》卦卦辞的“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讼》卦卦辞的“有孚，窒惕。”《观》卦卦辞的“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坎》卦卦辞的“有孚维心，亨。行有尚。”《益》卦九五爻爻辞的“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等等。“有孚”就是具有诚实守信之心，也就是道德品质好。《周易》卦爻辞中对“有孚”一词的频繁使用及使用方式均说明作者本人具有明显的崇德思想。

（二）周公的特征与《周易》作者所应具备的特征相符合

我们以《周易》卦爻辞中透露出来的以上四个特点来对周王朝政权中建朝前后的核心人物——周文王、周武王、成王、周公、召公、姜太公等人进行排查，其结果均指向曾经对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一个人，他就是名声显赫的周公。从我们在“周族建国史”一节中的叙述可以看出，周公的个人经历及其思想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

1. 周公是周族建朝之初的实权人物

周公旦在周族灭商建朝之初的周文王、周武王时期任冢宰，相当于后世的宰相。《周官》说：“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也就是主管国家的治理，负责统帅百官，调剂邦国的任务。是王命的执行者，天子的大管家。武王病逝后，他又曾摄政当国，做了七年摄政王，可谓权倾一时，是周族建国之初的实权人物。他摄政前后的事迹大多记录在《尚书·周书》中。或者说《尚书·周书》的大部分内容是记录的周公的言行。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他曾经是一个十分霸气的强权人物，如：

《尚书·大诰》说：“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尚书·洛诰》说：“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无若火始焰焰；厥攸灼叙，弗其绝。……朕教汝于棗民彝，汝乃是不褻，乃时惟不永哉！”

《尚书·无逸》说：“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穡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第一段话是周公摄政引发三叔之乱后，周公准备出兵平乱时，向不愿出征的诸侯国国君和众位大臣们所发的诰词的开头一段。大意为：“王这样说：‘哟！遍告你们众邦国君主和你们的办事大臣。不幸啊！天给我们的国家降下灾难，不能稍许间断。我这个幼稚的人继承了远大悠久的王业。没有遇到明哲的人，来指导我民众安定

下来，何况说找到有能度知天命的人呢？”周公在这里以王自居，其口气与《周易》中“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的卦爻辞何其相似。

后两段话是周公还政成王时对成王的教训，大意分别为：“小孩子呀，你要振奋！小孩子呀，你要振奋！要到洛邑去，不要像火刚燃烧时那样气势柔弱；那燃烧的余火，决不可让它熄灭……我教给你辅导百姓的法则，你假如不努力办这些事，你的政权就不会长久啊！”“周公说：‘啊！君子在位，不可安逸享乐，首先要了解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处在享乐的时候，才会知道民众的痛苦。看那些民众，他们的父母勤劳地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却不知道耕种收获的艰难，而是贪图安逸，粗野不恭。时间一长，还否定父母的行为准则，侮辱他们的父母说：老人们没有知识。’”在这两段话中，周公称成王为“孺子”，而且以农家不孝之子影射将掌权的成王，其教训的口气如训不肖之孙，哪有这样对王说话的臣子。由此可见，周公的权势和霸气在他当权之时的非同一般。也可以说在周族建国时期的人物中，只有他这个强权人物才可能写出《周易》“颐”卦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这样的爻辞。

2. 周公具有崇德的思想

《尚书·金縢》说：“惟尔元孙某，遭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这是武王生病后，周公愿意以身为质，代替武王去死的一段精彩的表白。这段故事的真伪我们这里不去管它，但就周公的这段话而言，可见周公是自视甚高的。而且武王病逝后，他确实替代了武王，不是替他去死，而是接替了他的王位，代成王行国政。从周公的事迹来看，他确实具备了为王者的能力的。但不论他多么的能干，多么的有才能，却绕不开嫡长子继承制这条祖宗定下来的规矩，所以，虽然他凭借自己的实力强行摄政了七年，终究也还是不得不还政于成王，这是周公一生的悲哀。正是这个悲哀，使得周公从内心里来说，是非常不满嫡长子继承制这个规矩的。他的这个强烈的不满，就表现在他所提倡的德治的思想中。

在殷商甲骨文中是没有德这个字的，而在记录周初周公的言行中，德字却屡见不鲜，可见德这个字极有可能是周公的发明。如《尚书·康诰》说：“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齔寡，庸庸，衹衹，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

这是周公封康叔为卫君时，告诫康叔应如何对待殷民的一段话，大意为：“王如此说：‘诸侯之长，我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伟大的父亲文王，能够崇尚德教，慎用刑罚；不敢欺侮无依无靠的人，任用当用的人，尊敬当敬的人，威慑应当威慑的人，这些都显示于人民，因而开始造就了我们小夏，和我们的几个友邦共同治理我们西方。文王这种重大努力被上帝知道了，上帝很高兴，就降大命给文王。’”

又如《尚书·梓材》说：“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不享。”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怙先后迷民，用怙先王受命。已！若兹监，惟曰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子孙孙永保民。”

这段话也是周公告诫康叔的话，大意为：“今天王思考后说：先王既然已不断地施行光明正大的德治，希望建造洛邑，各国都来进贡和承担劳役，兄弟邦国也都来了。又是已经施行了光明正大的德治，诸侯就依据常例来朝见，众国才来进贡。

“上天既然已经把中国的臣民和疆土都付给先王，今天也只有施行德政，来和悦、教导殷商那些迷惑的民众，用来完成先王所受的使命。唉！像这样治理殷民，我想你将传到万年，同王的子子子孙孙永远保有殷民。”

由以上摘录的几段周公语录可知，周公崇德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在他看来，周族之所以能灭商得天下，就是因为周族领袖能够明德的原因。因为明德才能够得到广大民众和诸侯方国的拥护，因此，为了保有现有的地位，就更应当施行德政。或者说他的基本主张就是有德者王。这是他对周文王等周族早期政治成功原因的总

结，也是他自己的政治理念，同时也是对他摄政行为的最好辩护。他的这种崇德思想与《周易》“坎”卦“有孚维心，亨，行有尚。”“需”卦“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益”卦“有孚惠，我德。”“革”卦“大人虎变，有孚”等卦卦爻辞所传达出的崇德思想完全是一致的。在《周易》和《尚书》中，类似的崇德言辞还有很多。

3. 周公具有创作《周易》的能力

从以下三个方面可以看出，周公具有创作《周易》的能力：一是周公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周王室成员中最为聪明者；二是周公的人生历经丰富；三是周公曾经制礼作乐，而礼、乐的内容与《周易》相关联。

（1）周公是大家公认的能者

《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于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

《史记·管蔡世家》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维发、旦贤，左右辅文王。”

这是司马迁对周公的评价，他认为周公的能力在周文王的其他子女之上。周公自己也很自负，他在《尚书·金縢》中说：“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周公自认为他多材多艺，较武王的本事更强。他的这种自负及后人的评价应当是有一些道理的，因为在周文王和武王当政时期，他都是其主要的辅助者。由此可知，周公是周文王的后代中能力最强者；

（2）周公的人生经历丰富

周公经历了兴周、灭商、定国三个剧烈变革的阶段，而且他在这三个时期，始终处于周族权力集团的中心位置，是时势的创造者。可以说在周族的早期领导者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具有周公这么多的复杂经历，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他的思想深刻，即使是周文王、周武王也不能与之相比。因为周文王、周武王基本上是属于时

势所造就的英雄，他们的政治生活主要是对前人的合理继承。而周公不仅与周文王一起经历了周族崛起的时代，不仅帮助周武王完成了破旧灭商的任务，而且还在他摄政的时期完成了平息内乱的立新定国的历程。并且由于他想实现其远大的政治抱负，想做一个英雄造时势的伟人，而采取了与传统观念相对抗的篡权方式，从而引发了内争，使得他在晚年的坎坷之中对人生的经验又多了许多深切的了悟。可以说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剧烈变化的感情历程是没有人能够与之相比的。也正是因为他人的人生经历丰富，政治手段高明，所以，即使是在他晚年树敌太多，从而处境非常艰难之时，他仍然能够在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得以善终。这个结局本身也说明他是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人生经验的。

（3）周公的作品与《周易》相关联

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曾经流亡楚国，后又被成王接回。但成王接回周公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抛弃前嫌，更多的可能还是为了大局的稳定，为了利用周公完成国家朝政的统一。或者说这是一次“招安”。被剥夺政权后的周公，为了讨好成王，也为了洗掉自己篡权的罪名，只得努力地做一些事来帮助成王，以将功补过。他除了做一些具体的辅政及协调的工作之外，还写了大量的文章，如《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归，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成王在丰，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作《立政》，以便百姓，百姓悦。”

《多士》是洛邑建成后，将殷商遗民迁往洛邑附近的成周实行监管时，周公代替成王对商民发布的诰命，向商民说明必须迁移的原因，宣布政策，指明前途。这篇诰文实际上也算是如何对待商贵族的基本政策。

《无逸》是周公对成王的劝诫文诰。共三段：第一段指明君王不可沉迷于逸乐，要了解创业的艰难；第二段引用历史为例来说明无逸的重要性；第三段是说君王要勤于自勉，严于律己。

《尚书·周官》一文的作者究竟是谁还是一桩疑案。从文中的记述来看，应当是成王的文诰。《史记·周本记》也说：“成王……袭淮夷，归在丰，作《周官》，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

颂声兴。”但同是这部《史记》，在《鲁周公世家》中又说：“于是周公作《周官》，官别其宜。”因此，这部书很可能是周公所作，但以成王的名誉公布的一篇诰文。

《周官》的内容是有关周朝设官分职及用人法则的诰文。第一段是史官记事的话；第二段是成王说明建官的体制；第三段说明居官当政的法则；第四段告诫群臣要敬恭职守，治理政事，以使国家长治久安。与此书相应的是《周礼》一书，也称为《周官》或《礼经》，其书详细地规定了周朝的官制，是周朝国家建制的根本大法。这部大法对我国历史的影响甚大，直到明清时期的官制依然基本上沿袭了此制度。

《立政》是周公对成王解说《周礼》的使用要点，或者说是《周礼》的使用说明书。共分三段：第一段分析了夏商两代设官的得与失，认为其他关键在于是否任用贤人；第二段说明文王、武王时的官制和对待官员的常法；第三段告诫成王如何任用贤人来治理国家。《立政》一文的存在也支持《周官》一文应当为周公所作。

周公晚年所做的这些事，实际上也就是两项内容：一是制定周朝制度；二是向成王说明其制度的必要性、使用方法和原则。前者也即后人盛赞的制礼作乐，内容还有《乐经》《礼记》等。《乐经》已经失传，而《礼记》是对古代冠、昏、丧、祭、乡、射、朝、聘这八种重大活动的仪式所作的规定。如果我们将《周易》与周公晚年所创作的这些书进行比较的话，它们实际上是属于同一类书，其写作风格，政治观点和内容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各书所针对的对象不同。《多士》《无逸》《周官》《立政》这些文诰大多是史官对他言行的记录。而《周礼》《乐经》《周易》这些书才是他自己深思熟虑的创作，它们构成了他理想中的政治生活框架，其中《周礼》是周朝建制的根本大法；《礼仪》是对贵族们行为的约束；而《周易》则是一本教导王子们的行为规范书，其内容全部是治国的方略和人生的经验。如果说《周礼》和《礼记》《乐记》之类的书是周公对别人的要求，是公开的法则的话，那么《周易》应当属于周公的密法，是如何推行《周礼》《礼仪》等制度，使之顺利实施的法中之法，是对为王者自己的要求，是一部王者之法。

正是因为周公是周初的周室成员中能力最强者，又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而且他晚年的创作与《周易》的内容相关联，所以我们说周公具有创作《周易》的能力。

4. 周公的从政经历与《周易》的历史印迹相吻合

周公的从政经历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辅助文王、武王；摄政当国七年；还政成王后制礼作乐、辅助成王。他的这个经历与《周易》卦爻辞所反映的作者经历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后面的注释中将看到，《周易》上经是以周族的历史为例谈治国方略，而其中涉及到的历史阶段为周族的建国（《屯》卦）到成王的东征（《离》卦）。这正是周公政治经历中所亲身经历的、最为光彩夺目的一段生活。辅助成王东征之后，周公也就“退居二线”，当起了“调研员”，为成王制礼作乐，总结自己的政治经验。我们以《周易》上篇的后三卦——《大过》、《坎》、《离》和下篇的最后四卦——《中孚》《小过》《既济》《未济》的卦爻辞内容为例与周公的经历对比，来看两者的相合之处。

《大过》的意思是大人的行为超过君王，也即代君行政的意思，这是该卦的主题。作者认为大臣代君行政的行为是因为君王的能力不足于承担起管理国家的重任的原因，这种行为有利于国家的安定，是可行的（卦辞：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但这种行为要是在怀着对君王的敬意的前提下进行，才不会有过错（初六爻爻辞：藉用白茅，无咎）。因为正如枯树发茅和年老者娶少妇一样，代君行政的行为本身是没有过错的（九二爻爻辞：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如果在代君行政的过程中产生了篡政夺权的野心就不好了（九四爻爻辞：栋隆，吉。有它，吝）。因为君权的转移即使是当事人没有过错，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九五爻爻辞：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因为代君行政的行为如果超过了界限，就会如涉水过河的人掉入了深水一样，将有灭顶之灾，但也没有过错（上六爻爻辞：过涉灭顶，凶，无咎）。就周初的历史而言，只有周公代行成王的政权这一件事可以与本卦卦爻的内容相联系，而且要引起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上六爻爻辞“过涉灭顶，凶，无咎”的观点。作者认为摄政的行为即使是遭遇到灭顶之

灾，也是没有过错的。除了周公本人会如此为自己的摄政行为进行辩护时这样说之外，谁还会如此说呢？结合下一卦“坎”卦的卦爻辞内容来分析，“过涉灭顶”其实正是以周公的摄政行为遭到多人的反对而言的，是一段史实。

《坎》卦以周公平三叔之乱为题而写。作者认为只要保持自己内心的诚信，就可以走出“过涉灭顶”的困境，因为诚信的行为可以得到众人的帮助（《坎》卦卦辞：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但在解困之初，不宜与对手正面交锋（初六爻爻辞：习坎，入于坎窞，凶）。因为叛乱的中心有危险，这时候要从得到小的支持入手壮大自己的力量（九二爻爻辞：坎有险，求小得）。站稳脚跟后，在深入虎穴时，还要尽可能多的得到对方阵营的官兵支持（六三爻爻辞：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在获得对方阵营的支持时，要小心谨慎地秘密进行，要采用封官许愿的策略，这样才不会留下遗憾（六四爻爻辞：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最终的结局没有达到不可收拾的程度，而是得到了平息，所以没有留下遗憾（九五爻爻辞：坎不盈，祗既平，无咎）。将对手用坚固的绳索捆绑，投入到监狱之中，使他们在很长时间里也不能再危害社会（上六爻爻辞：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这段卦爻辞明显地是在讲述一段史实，其中的内容与周公的平三叔之乱完全吻合，而且其中还有一些内容非常符合当时的情形，又是正史中所没有记载的，如“入于坎窞，勿用”和“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这二句，内容是说采用秘密的方式，以封官许愿为手段到对方阵营中招降纳叛，以瓦解对方的阵营。这应当正是周公的平叛十分顺利的原因之一。

《离》卦以成王东征淮夷为题，最后一句的上九爻爻辞为：“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大意是：由于王亲自出征，所以取得了为人称赞的功绩：彻底捣毁了叛乱者的根据地，并捕获了叛匪中令人憎恶的头目。这样做没有过错。在周初的历史上，君王亲征的事件只有成王东征淮夷这唯一的一次，因为武王伐商时是以已死数年的文王之名兴师，而且文王和武王在当时都只是自封的王，算不上真王，加之武王伐商是以下伐上，只能用“伐”，不能

用“征”字。而成王之后，周朝进入了数十年之久的太平时期，即我们现在所说的成康之治的时代，这期间没有发生过的动乱，更不用君王亲征，所以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王用出征”只能是指成王的东征。而成王东征的结束正是周公政治生活的结束时间，《周易》上篇以此事件作为结束并不是偶然的。由此可以看出，《周易》上篇最后三卦的内容是与周公个人的最后一段政治生活经历相吻合的。

周公助成王东征后，就当起了“调研员”，而“调研员”的角色并不好当，因为他过去的摄政行为曾经得罪了不少的人，尤其是他得罪了成王，所以在还政成王之初，他害怕遭受打击报复，就选择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的策略，溜之乎之地逃到楚国去避风头，直到与成王达成某种协议后，才夹起尾巴回来为成王当“顾问”。因此，周公获取这个“顾问”待遇的前提条件应当是对过去的行为做出深刻的检讨。《周易》六十四卦最后四卦的内容正反映了周公的这种心态和处境。

《中孚》卦是作者自我标榜的一卦，他以“虞”人自居，认为由于有了他这个虞人，才能够有现在这个国泰民安的理想政治局面，否则社会就混乱了（初九爻爻辞：虞吉，有它不燕）。所谓虞人也就是《屯》卦六三爻爻辞“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中的“虞”，也就是周族灭商之初所渴求的那个国家的管理者。作者以诚实守信自居（卦辞：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自以为自己对朋友能够同甘共苦（九二爻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对敌人能够奖惩分明（六三爻爻辞：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正是他得当的管理，才有了现在这样一个优良的环境（六四爻爻辞：月几望，马匹亡，无咎）。他认为他在政治上的努力是没有过错的（九五爻爻辞：有孚挛如，无咎）。但由于采取了摄政的行为，对君王个人造成了一定的伤害，所以由此产生了不好的结果（上九爻爻辞：翰音登于天，贞凶）。

《小过》卦进一步作检讨，但检讨却是力图大事化小。他说自己的行为虽然冒犯了君王，但却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所以没有过错

（六二爻爻辞：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既济》卦和《未济》卦说得更是明白。作者以“小狐”自喻，认为自己挽救了国家，却损害了自己的名声（《既济》初九爻爻辞：曳其轮，濡其尾，无咎）。使得自己的处境非常不划算（《既济》卦九五爻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为什么呢？因为受到了成王及其追随者的追逼（《既济》卦六二爻爻辞：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既然如此，也就只能以实际行动来化解矛盾，以求得到谅解（《既济》卦六四爻爻辞：繻有衣，终日戒）。希望成王能够真正相信我的真诚，相信我对他的伤害只是不小心而出现的问题，正如请人喝酒时不小心而将酒泼在了客人的身上一样（《未济》卦上九爻爻辞：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周易》上篇的后三卦《大过》卦、《坎》卦、《离》卦的内容正与周公摄政时期的经历相符，下篇的后四卦《中孚》卦、《小过》卦、《既济》卦、《未济》卦的内容，正反映了周公晚年的生活处境，而《周易》其他各卦所涉及到的历史也没有超出周公的政治经历，因此，我们认为周公的从政经历是与《周易》的历史印迹相符合的。

正是由于周公的个人经历、能力和政治理念及《周易》所表现的内容向我们透露出的作者所应当具有的特征完全相吻合，而且在周初的周族权力集团中，也只有周公才具有这些特征，所以我们认为《周易》的作者只能是周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从他晚年的处境看，周公也是具有创作《周易》的动机的，这个动机至少来自于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为了将功补过；二是为了洗清罪名；三是为了自己的未竟事业。

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曾经流亡楚国，后又被成王接回。但成王接回周公并不仅仅是因为他胸怀宽广地抛弃前嫌，更多的可能还是为了大局的稳定，为了利用周公完成国家朝政的统一。或者说这是一次“招安”。被剥夺政权后的周公，为了讨好成王，他只得努力地做一些事来帮助成王，以将功补过。为成王制定国家基本大

法，正是他晚年的主要工作，这就是所谓的制礼作乐。从《周易》的内容来看，讲述的就是为王之道，所以它应当正是周公制礼作乐的一个主要部分。

周公写作《周易》的第二个动机应当是为自己洗清罪名。周公在我们现代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十分伟大的圣人，但这个形象是经过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们千百年的美化而产生的结果。从历史留下的印迹来看，周公在当年的形象并不太好，甚至可以说是几分狼狈的，否则他也就不用“奔楚”了。而从《周易》的最后四卦的内容来看，作者急于表白的心态十分迫切，他这种心态无非是想洗清自己的罪名，不在后人的心中留下千古的骂名。这应当正是周公创作《周易》的第二个可能的动机。

周公写作的第三个可能的动机是将自己的理想寄托给自己的子孙。《周易》将《未济》卦安排在最后，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具有一定的深意。他想说明的是自己的一生尚留有很多的遗憾。这些遗憾除了对成王的伤害之外，最大的恐怕还是自己没有能力实施自己的政治理念。周公本人算得上是一个聪明才智十分卓越的人，也是一个具有远大理想的人，但周公的一生都处于乱世，加之嫡长子继承制将周公排斥在周王之外，限制了他的权力，从而使使得他的远大理想和治国方略在他的从政时期未能得以完全的施展。于是他完全有理由将其政治的理念和人生的经验以文字的方式保留下来，寄托给自己子孙后代去实现其遗志。

二、《周易》创作时间

确定了周公是《周易》的作者后，《周易》的创作时间就容易确定了。《周易》上经的最后一卦《离》卦提到了成王的东征，可见《周易》的创作时间应当是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是与《周礼》等书的创作同时进行的，而周公在还政成王之后的第五年逝世。也就是说，《周易》的创作时间只能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六年时间内。根据近年开展的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新成果，这个时间应当是公元前 1036 年——前 1032 年。

第五章 《周易》结构及写作特点

当我们建立起正确的读《易》方法，又对周族的开国史及《周易》的作者有了一个基本认识后，还需要对《周易》的结构及写作特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才可以更容易地理解《周易》正文的内容。《周易》的结构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篇章结构；二是卦的结构；三是卦爻辞的结构。下面我们就按这三个层次来对《周易》的结构及其特点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一、《周易》的篇章结构及特点

所谓篇章结构，也就是其卦序和分篇的问题，它又涉及到三个问题：一是卦画的排列特征；二是分篇；三是卦与卦之间的组合特征。

1. 卦画的组合特点

关于《周易》六十四卦的组合特征问题，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曾经以“二二相耦，非覆即变”八个字来总结，他的这个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二二相耦”是说《周易》六十四卦都是每两卦为一组地排列在一起，如乾、坤为一组；屯、蒙为一组；需、讼为一组等等，这种特征使得《周易》六十四卦一共形成了三十二组卦。“非覆即变”是说每组的两卦均具有或“覆”或“变”的特征。“覆”是颠倒的意思，譬如《屯》卦和《蒙》卦是一组，其卦象分别为“䷂”和“䷃”，《蒙》卦卦象是《屯》卦的倒象，或者说将《屯》卦颠倒过来看就成了《蒙》卦，将《蒙》卦颠倒过来看也就成了《屯》卦。又如《需》卦“䷄”和《讼》卦“䷅”、《师》卦“䷆”和《比》卦“䷇”等都一样。《周易》六十四卦中有五十六卦遵循此规律，剩余的八卦是《乾》卦“䷀”、《坤》卦“䷁”、《颐》

卦“䷀”、《大过》卦“䷛”、《坎》卦“䷜”、《离》卦“䷄”、《中孚》卦“䷼”、《小过》卦“䷽”。这八卦的卦象颠倒过来后没有变化，作者于是将其爻的属性相反的两卦排列在一起，形成《乾》与《坤》、《颐》与《大过》、《坎》与《离》、《中孚》与《小过》四组，这就是“变”。“变”就是变化的意思，阴阳的属性完全相反就是变。

《周易》六十四卦所具有的这种“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特征，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因此，这种特征应当是作者的有意安排。作者为什么要做出这种安排呢？可能主要是为了阅读、记忆和使用的方便。古代没有纸张，一般是将字契刻或书写在兽骨、龟甲或竹简、木牍上，其中的竹简可以用牛皮绳穿成一卷成为书。《周易》一共六十四卦，如果每卦一简的话，就需要六十四支竹简。而采用“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组合，则只需要三十六支竹简，这样就减少了竹简的数量，使书轻便了许多。而且这种非覆即变的组合规律使得六十四卦抽象的符号更容易记忆，如下表：

《周易》卦序表

上	1 乾 ䷀	2 坤 ䷁	3 屯 ䷂	4 蒙 ䷃	5 需 ䷄	6 讼 ䷅	7 师 ䷆	8 比 ䷇	9 小畜 ䷈	10 履 ䷉	11 泰 ䷊	12 否 ䷋	13 同人 ䷌	14 大有 ䷍	15 谦 ䷎	16 豫 ䷏
	17 随 ䷐	18 蛊 ䷑	19 临 ䷒	20 观 ䷓	21 噬嗑 ䷔	22 贲 ䷖	23 无妄 ䷘	24 复 ䷗	25 归妹 ䷵	26 大畜 ䷙	27 颐 ䷚	28 大过 ䷛	29 坎 ䷜	30 离 ䷄	31 困 ䷮	32 节 ䷻
下	33 恒 ䷟	34 大壮 ䷡	35 晋 ䷢	36 明夷 ䷣	37 家人 ䷤	38 睽 ䷥	39 解 ䷧	40 蹇 ䷦	41 困 ䷮	42 益 ䷩	43 革 ䷰	44 姤 ䷫	45 升 ䷭	46 井 ䷯	47 困 ䷮	48 未济 ䷿
	49 革 ䷰	50 鼎 ䷱	51 震 ䷲	52 艮 ䷳	53 归妹 ䷵	54 旅 ䷷	55 巽 ䷸	56 兑 ䷹	57 归妹 ䷵	58 渐 ䷴	59 中孚 ䷼	60 小过 ䷽	61 坎 ䷜	62 离 ䷄	63 归妹 ䷵	64 未济 ䷿

从表中可以看出，这种排序的确可以使复杂的卦便于记忆，所以“二二相耦，非覆即变”的组合特点，应当算是《周易》卦序的基本特征之一。

2. 《周易》的分篇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周易》六十四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起于《乾》，终于《离》，共三十卦；下篇起于《咸》，终于《未济》，共三十四卦。这种分篇有一个十分使人困惑的问题，这就是《周易》的上下两篇卦数为什么不相等？到目前为止，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均分竹简说，其观点认为：如前面的卦序表所显示的一样，作者为了使上下两篇的竹简数目相等而均分竹简，所以导致了这种结果。也就是说由于《周易》卦序的“二二相耦，非覆即反”的特征，作者选择了从三十六支竹简的中部分开，使得上下经均为十八支竹简。这种解释好像很有道理，而实际上却是建立在二个假设的前提条件基础之上的，这两个假设的前提条件就是：《周易》的卦名是不可更改的，卦序也是不可更改的。由于卦名和卦序的不可更改，为了保持上下经竹简相等，也就只能够使得上下经的卦数不等。

这是两个站不住脚的假设前提，因为《周易》是在《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而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时说过的，三《易》的主要区别就是卦序不同，可见作者对卦序是有改编权的。而我们将在下一节“《周易》卦的结构”的讨论中还将得出《周易》的正文中本没有卦名这一结论。我们认为被传统易学称为卦名的那些字只是卦辞的一部分，是作者对卦画的理解。即使勉强将其称为卦名，从出土的帛书《周易》可知，这些卦名也只能是《周易》作者在前人所取卦名的基础上的改编，因为比较通行本《周易》和帛书《周易》，卦名有较大的不同。譬如《乾》卦在帛书《周易》中称为键，键的本义是开关，而以乾字命名是为了发挥他顺天应人的治国理论（参看《乾》卦对乾字的注释）。由此可见，作者对《周易》的卦名及卦序均是有绝对的改编权的。既然如此，作者也就不应当使他的这本如此周密的书留下这种硬伤。作者完全可以将上下两篇中相反的卦组调整为各两组，使得上下两篇不仅竹简数相同，而且卦数也相同。譬如以上篇中的《颐》、《大过》两卦调换下篇的《巽》、《兑》、《涣》、《节》四卦等。卦序的打乱完全可以通过重新命名来调整。

退一步说，即使忽视这两个假设的前提条件，也无法解释为什

么上篇正好以《离》卦结尾，下篇正好以《咸》卦开头？因为《离》卦所述是以成王西征、天下一统为题而写（参看《离》卦注释），正可以作为上篇反映王者之道的结尾。《咸》卦则是以人的性情为主题（参看《咸》卦注释），正可以作为下篇讲个人处事手段的开头。这种安排很难用巧合来解释，它绝不会是作者为了使上下篇竹简的数目相等而均分的结果。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说：《周易》上下两篇卦数的一致只能是作者精心安排的结果。这样就来了一个问题：作者为什么要做出如此的安排呢？我们在通读完《周易》后，从《周易》下篇多出的四卦中找到了答案。

将《周易》上下两经的《乾》卦和《咸》卦对齐后，多出来《中孚》、《小过》、《既济》、《未济》四卦，我们发现这四卦的写作特点与前六十卦有些不同。首先是卦爻辞的内容好像大都与个人的实际经历有关，譬如《中孚》卦九二爻爻辞“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既济》卦卦辞“初吉，终乱。”初九爻爻辞“曳其轮，濡其尾，吝。”六二爻爻辞“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六四爻爻辞“繻有衣袽，终日戒。”九五爻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未济》卦卦辞“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上九爻爻辞“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等。这些卦爻辞的用词均是在述说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在前面的卦爻辞中虽然也有类似的用语，如《坤》卦的“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屯》卦的“即鹿无虞，惟人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等，但前六十卦中的类似史料远没有这四卦密集，一般也只是以周族的历史为例，而这四卦却明显地是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在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其次，在前六十卦中，卦爻辞的写作大都遵循时间的变化特征：卦辞反映了事物的质变规律，爻辞反映了事物的量变规律，卦序及爻序有如行云流水一般流畅。而这后四卦卦爻辞基本上不遵循这个规律，而是遵循的空间的变化特征，卦与卦之间需要相互印证才能读懂。譬如《小过》卦基本上是在解释《中孚》卦上九爻“翰音登于天，贞凶”的爻辞；《中孚》卦九五爻“有孚挛如，无咎”的爻辞又要结合《既济》卦初九爻爻辞“曳其轮，濡其尾”和《未

济》卦九二爻“曳其轮”的爻辞才能知道其要表达的意思；《既济》卦和《未济》卦的卦爻辞内容几乎重复等等。这些特征就使得这后四卦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

后四卦的这两个特征说明，它们应当是独立于前六十卦之外的一个单元，而内容就是作者个人的自传。当我们将这四卦的内容看成作者的自传，然后与周族开国时期可能创作《周易》的诸多人物经历进行比较后，发现其内容与周公的个人经历非常吻合（参看中孚、小过、既济、未济四卦译文），因此，我认为这四卦的内容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那就是为我们澄清《周易》的作者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或者说它就是作者周公的自传。

如果我们将《周易》的后四卦视为作者的自传来读的话，其中的《中孚》卦就应当是他的自我标榜。“中孚”就是心中诚信的意思。作者认为他这个位居摄政王的“虞人”对国家政权的管理是非常讲诚信的，没有任何坏心思（“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否则，如果存有篡政夺权的野心，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和平安宁（“有它不燕”）；对朋友是“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地知恩必报；对敌人是“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地奖罚分明；他领导的时期国家“月几望，马匹亡。”“有孚挛如”，是一派莺歌燕舞的太平景象，总之是好得不得了，红里透紫，唯一的不足则是“翰音登于天”，得罪了天子。

“小过”就是过错不大的意思。《小过》卦的主要内容是作者为了解脱自己的罪行，而对应当如何处理越权者制定的一些可供自己逃脱处罚的标准。这些标准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得到民众拥护的行为没有罪，存心造反的行为则要坚决打击。而作者在《中孚》和《既济》卦、《未济》卦中，正是以对王忠心耿耿和得到民众拥护为理由来为自己辩护的，可见作者在《小过》卦中制定的处理标准是力求大事化小，使自己得以逃脱严厉的处理。

“既济”是已经完成的意思。《既济》卦是作者的自我总结，他评价自己的一生是“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前半生比后半生顺利。为什么会有后半生的坎坷呢？因为“曳其轮，濡其尾。”为了国家的利益而得罪了天子。以至于晚年的时候要“繻有

衣，终日戒”地闭门思过。这种结局是“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是很划不来哟。都是因为“濡其首”的原因，谁要我得罪了天子呢。

“未济”的意思是没有完成。作者在这一卦中表明了自己的遗憾，那就是“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却搞得自己名声狼藉。他最后的一句谢幕词非常有意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他认为他得罪天子成王的行为正如诚心诚意地请客喝酒时，却一不小心将酒泼洒在客人身上一样，用心是好的，只是一时的失误而造成的过错。这是一句非常聪明的检讨。

从下篇这多出来的四卦内容来看，它既不是讲王者之道，也不是讲处事之术，他是作者的一份辩护词。因此，我们认为《周易》下篇中这多出来的四卦尾巴实际上不应当属于下篇，而应当另外成篇。至于是本来就另外成篇，而为后人误解？还是作者不好意思单独分篇，而故意贴在下篇的尾巴上？我们现在已难以知其详。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周易》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的分篇不是随便分的，而是作者精心安排的结果。或者说《周易》六十四卦不是分为上下两部分，而是应当分为三部分：即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卦和留作尾巴的后四卦。

我们认为《周易》六十四卦应分为三个部分，除了以上三个理由外，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周易》第六十卦的卦名为“节”，而节字的本义是竹节，含有告一段落的意思，如农历“节气”中的“节”就是季节的分界点。《周易》作者排序周密且善用双关语，他将节卦安排在第六十卦不是随意的，很可能正是对其结构的明示，表示《周易》下篇到节卦为止。

从我们后面的注释中可以看到，《周易》上篇三十卦的主要内容是以周族的建国史为线索的治国理论，如《乾》卦的主题是顺天应人；《坤》卦的主题是寻找有利于发展的居住环境；《屯》卦的主题是封侯建国；《蒙》卦的主题是为了统一思想而采取的法治教育……《离》卦的主题是成王出征的一统天下等。下篇三十卦的主要内容则与个人的修养有关，如《咸》卦的主题是正确对待感情的问

题；《恒》卦的主题是坚定的意志；《遁》卦的主题是趋利避害的识时务……《节》卦的主题是勤俭节约等等。而后四卦的主题是作者个人的经历。由此可见，《周易》上篇的中心思想是以周族的历史经验为例说王者之道，下篇的中心思想是谈个人的修养，而多出的四卦只是作者个人的自传。这应当正是《周易》上下两篇卦数不相等的主要原因。

我们将《周易》六十四卦视为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卦和作者自传四卦三部分，这种分法虽然符合卦爻辞的写作特点，也能解释传统易学将其分为上下两篇后卦数不相等的问题，但还是有一个疑问，那就是作者如此分法的理由是什么？或者说作者为什么要在后四卦改变写作方式？又为什么用四卦，而不是用三卦或五卦或其他数量的卦为自己作传？这个理由也是有的，那就是作者套用了《连山易》的基本格式。

我们知道，历史上一共有三《易》存在：《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其中《周易》的产生时间最晚，它应当是作者依《连山易》和《归藏易》改编而成，而《连山易》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表述天道的规律。《连山易》的卦序是以六十卦的三百六十爻代表一年的三百六十天，另四卦分别代表二分二至日的四天。或者说以卦模拟周天之数是《连山易》的基本格式。如果我们将《周易》视为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卦和多余四卦的结构的话，这种结构就正好与《连山易》的基本格式相吻合。或者说《周易》作者虽然打乱了《连山易》的卦序，改变了部分卦名，但他还是原则上保留了以卦模拟三百六十这个周天之数，也就是以上下两篇各三十卦一百八十爻来象征春夏和秋冬这两个阳气生发和阴气生发的季节天数。《周易》作者讲述人事变化规律而以卦为本，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他欲借用天道来树立其书的权威性，以表示他所说的道理是符合天道规律的。由此，我们认为《周易》六十四卦分为三部分的这种结构也是有充分理由的。关于《连山易》的卦序问题请参看《易说什么》之二——《连山易真相》一书，我们在此也不展开，免得跑题太远后收不住缰。

综上所述，我以为《周易》六十四卦并不是分为上下两篇，而

应当是被分为三部分，即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卦和最后单独成篇的四卦。

3.《周易》卦序的特点

关于《周易》卦序的问题，《易传·序卦传》可称得上是传统易学的经典解释，《序卦传》不长，其全文如下：

“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养，故受之以《需》。需者，饮食之道也。饮食必有讼，故受之以《讼》。讼必有众起，故受之以《师》。师者，众也。众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而泰然后安，故受之以《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终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终否，故受之以《同人》。与人同者，物必归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谦》。有大而能谦必豫，故受之以《豫》。豫必有随，故受之以《随》。以喜随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蛊》。蛊者，事也。有事而后可大，故受之以《临》。临者，大也。物大然后可观，故受之以《观》。可观而后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贲》。贲者，饰也。致饰然后亨则尽矣，故受之以《剥》。剥者，剥也。物不可以终尽剥，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复则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物畜然后可养，故受之以《颐》。颐者，养也。不养则不可动，故受之以《大过》。物不可以终过，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丽，故受之以《离》。离者，丽也。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遁》。遁得，退也。物不可以终遁，故受之以《大壮》。物不可以终壮，故受之以《晋》。晋者，进也。进必有所伤，故受之以《明夷》。夷者，伤也。伤于外者，必反于家，故受之以《家人》。家道穷必乖，

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乖必有难，故受之以《蹇》。蹇者，难也。物不可以终难，故受之以《解》。解者，缓也。缓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损》。损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决，故受之以《夬》。夬者，决也。决必有遇，故受以《姤》。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后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谓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长子，故受之以《震》。震者，动也。物不可以终动，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终止，故受之以《渐》。渐者，进也。进必有所归，故受之以《归妹》。得其所归者必大，故受之以《丰》。丰者，大也。穷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后说之，故受之以《兑》。兑者，说也。说而后散之，故受之以《涣》。涣者，离也。物不可以终离，故受之以《节》。节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过》。有过物者必济，故受之以《既济》。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序卦传》对卦序的解释是基于对卦名的认识，或者说在他看来，《周易》作者是以卦名的含义而排列组合的，这种排列反映了事物由小到大的量变或物极必反的质变规律。《序卦传》作者对《周易》卦序的解释掌握了《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序先后具有因果关系这一基本点，但他的解释却存在许多明显的问题：

(1) 《序卦传》的认识是建立在对《周易》卦名含义的理解基础之上的，而我们在注释《周易》时以为《周易》正文中没有卦名，被传统易学称为卦名的那些字虽然是每一卦的主题，但不是卦名，至少不能够在正文中作卦名用，它们只是卦辞的一部分（参看下面“卦的结构”一节）；

(2) 从我们后面的注释中可知，《序卦传》的作者对他们称为卦名的那些字的含义的解释并不完全正确，如乾字的本义为观察东方苍龙七宿的变化规律而察时定节，坤字的本义为适合人类居住的肥沃土地，《序卦传》作者却将其分别释为天与地等；

(3)《序卦传》作者局限于对卦名的解释而忽视了这些主题辞与卦爻辞之间的联系，所以根本不明白作者的象征意义，更不理解《周易》卦爻辞中的双关语特征。譬如《屯》卦，屯字的本义为草木始生、种子破壳而出貌，反映的是一种自然现象，所以《序卦传》说：“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他对屯字的解释是用其本义。但《周易》作者却是以屯字的本义象征国家新政权的建立，所以才有了“利建侯”之类的卦爻辞。又如《蒙》卦，蒙字的本义为菟丝草名，是一种一年生缠绕寄生草本植物，因其小而霸道的特征，而被引申为覆盖、愚昧、无知等义，《序卦传》作者取蒙字的引申义中的幼小义——释，将《蒙》卦解释为“蒙者，物之释也。物释不可不养，故受之以《需》。”而《周易》的作者是以蒙字的引申义霸道而象征愚昧无知的人，才有了“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击蒙”等卦爻辞；

(4)《序卦传》作者是以儒家的道德观在释卦，而不是客观公正地发掘《周易》本身的思想。如《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是在解释《周易》下经为什么以《咸》卦开头，典型的儒家思想。而《周易》的下经之所以以《咸》卦开头，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无关，而是从人性的角度立意。《周易》作者在《咸》卦中想表达的是如何正确对待感情的问题。之所以以《咸》卦开头，也是因为《周易》下经讲的是个人的修养问题，出发点是利益，是自己的得与失。

由于存在以上这些问题，《序卦传》对《周易》卦序的解释也就显得相当幼稚，但作者认为卦与卦之间的联系具有因果关系这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或者说《周易》六十四卦的排序正是作者有意安排的结果，这种排序反映了人事活动的变化规律，我们现在借用《序卦传》的格式拼凑一篇“卦序新说”，以说明《周易》卦序的基本特征。

卦序新说

(1)

为王之道在于顺天应人，所以《周易》上篇以《乾》卦开头。乾的本义是观天象以察时变。能顺天行事，则可以笼络人心，《乾》卦讲述的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的道理。民众的支持需要有强大的经济作为后盾，所以在《乾》卦之后接《坤》卦。坤的本义为适合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肥沃土地，是发展经济的源泉。有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基础，就可以立国，所以在《坤》卦后接《屯》卦。屯的本义是草木始生、种子破土而出，象征新政权的建立。建国后的首要任务是统一思想，所以在《屯》卦后接《蒙》卦。蒙是一种小而霸道的田间小草，象征着愚昧和无知。教育愚昧无知者的目的是要他们遵章守法、取之有道，所以在《蒙》卦后接《需》卦。需的本义为等雨。阳光雨露是万物的养分，象征人类的生存资源。为了争夺资源就会引发纠纷，所以在《需》卦后接《讼》卦。讼就是有纠纷而寻求公正的仲裁。不服从仲裁就会暴发争斗，所以在《讼》卦后接《师》卦。师的本义为聚众。聚众就形成了军队和战争。战争的结局是成王败寇，失败者要俯首称臣，也就是向胜利者表示亲近，所以在《师》卦后接《比》卦。比就是亲密无间的意思。有人来亲近就是人力资源的积蓄，所以在《比》卦后接《小畜》卦。小畜就是蓄民容众之义。民众散漫，需要有贤能者监管，所以在《小畜》卦后接《履》卦。履就是关注其行为的人。天下一统，就政通人和，所以在《履》卦后接《泰》卦。泰就是通畅、太平的意思。在太平的环境里，君王容易被身边行为不正的人包围和奉承，从而造成君王与臣民的隔绝，所以在《泰》卦后接《否》卦。否的本义是话出口就被阻拦，象征君令不能下达，民意不能上传。纠正这种状态需要与广大的民众密切交往，所以在《否》卦后接《同人》卦。同人就是与大多数人保持一致。万众一心，国家就富强，所以在《同人》卦后接《大有》卦。大有就是收获丰盛的意思。大有之时要戒骄戒躁，所以在《大有》卦后接《谦》卦。谦就是谦虚，不自足、不自满、不自以为是之义。谦虚谨慎的人，行为一定安逸平祥，所以在《谦》卦后接《豫》卦。豫就是安逸平祥的意思。安逸

的生活也会有突然的变故，所以在《豫》卦后接《随》卦。随就是跟随的意思，随机以应变。变故说明内部有了矛盾，所以在《随》卦后接《蛊》卦。蛊的本义为木器生虫，象征内部的腐败。处理内部的矛盾需要王者亲自协调，所以在《蛊》卦后接《临》卦。临就是居上视下，以民相亲。化解矛盾需要寻找问题的根源，所以在《临》卦后接《观》卦。观就是察视的意思。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就要治理，所以在《观》卦后接《噬嗑》卦。噬嗑的本义为人或动物吃东西时的动作和情状，象征惩罚犯人的刑律机制。惩罚犯人要有合适的理由，所以在《噬嗑》卦后接《贲》卦。贲就是修饰的意思。修饰自己的亲民形象是为了夺取政权，所以在《贲》卦后接《剥》卦。剥就是削弱、侵夺的意思。夺权之后要给人留出路，所以在《剥》卦之后接《复》卦。复就是恢复的意思。经历了失而复得的过程，就会对已有的东西倍加珍惜，所以在《复》卦后接《无妄》卦。无妄就是不恣情妄为之义。人能达到不恣情妄为的境界，也就是难得的人才了，所以在《无妄》卦后接《大畜》卦。大畜就是积蓄人才之义。人才的积蓄需要物资来供养，所以在《大畜》卦后接《颐》卦。颐的本义为人的口腔，是人饮食的器官，象征财政供给。有了财力的支持，所储备的人才就能挑起治国的重担，所以在《颐》卦后接《大过》卦。大过就是大大超过的意思，喻贤良者代君王挑起治国的重担。大臣的权力太大，容易引起别人的嫉妒而遭受陷害和打压，所以在《大过》卦后接《坎》卦。坎就是坑洼之地，象征陷阱。处坎坷之时，应敬重自己的君王，所以在《坎》卦后接《离》卦。离的本义为捕捉黄莺鸟。黄莺鸟歌声美妙，象征对君王的赞颂之声。莺歌燕舞的政治局面正是为王者所期望的最高目标，所以上篇治国论在《离》卦结束。

(2)

立身之道在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所以《周易》下篇以《咸》卦起头。咸就是感，心心相印的意思。感情不能是一时之兴的权益之计，所以在《咸》卦后接《恒》卦。恒就是意志坚定、长久不变的意思。要保持兴旺的局面经久不衰就要知进退之理，所以

在《恒》卦后接《遁》卦。遁就是避让的意思。能趋利避害，就可以成长壮大起来，所以在《遁》卦后接《大壮》卦。大壮就是十分强大的意思。有了强大的力量就可以向落后者灌输先进的思想，所以在《大壮》卦后接《晋》卦。晋就是进入、进取的意思。进入别人的领地就会受到对方的抵抗而受到伤害，所以在《晋》卦后接《明夷》卦。明夷就是贤明的人受到伤害的意思。在外受到伤害后就想回到家中寻求安慰，所以在《明夷》卦后接《家人》卦。家人就是家中之人的意思。失败者回家后往往会受到家人的埋怨，所以在《家人》卦后接《睽》卦。睽就是横眉冷对的样子。家庭的和睦就会造成行为的困难，所以在《睽》卦后接《蹇》卦。蹇就是行走困难的意思。有了困难就要寻找解决困难的办法，所以在《蹇》卦后接《解》卦。解就是解除、缓和的意思。缓解的办法是约束自己，所以在《解》卦后接《损》卦。损就是减少、贬损的意思。约束自己就可以利益他人，所以在《损》卦后接《益》卦。益就是增加、利益的意思。他人得利后往往会助长其骄气而造成分裂，所以在《益》卦后接《夬》卦。夬就是分决的意思。分裂之后就要另立门户，所以在《夬》卦后接《姤》卦。姤就是生育的意思，象征新集团的产生。有了新的集团，就要聚集人才，所以在《姤》卦后接《萃》卦。萃就是聚集的意思。聚集人才要采取封官许愿的方式，所以在《萃》卦后接《升》卦。升就是进献、上升的意思。上升太快容易出现困境，所以在《升》卦后接《困》卦。困就是穷困、窘迫的意思。解除困境的办法要得到财力的支持，所以在《困》卦后接《井》卦。井就是井田制的税收政策。有了人才的聚集和财政的支持，就可以推翻旧的政权，所以在《井》卦后接《革》卦。革就是变革的意思。除旧是为了布新，所以在《革》卦后接《鼎》卦。鼎的本义为烹饪食品的器具，象征革新的政权机构。革旧布新要雷厉风行，所以在《鼎》卦后接《震》卦。震就是疾雷般震撼。震撼的目的是纠正过去的不良行为，所以在《震》卦后接《艮》卦。艮就是反观、回顾自己的行为，以停止错误的意见。回归正道有一个转变的过程，所以在《艮》卦后接《渐》卦。渐就是逐步发展的意思。有了认识上的一致，就可以相互交融，所以在《渐》卦后接

《归妹》卦。归妹的本义为少女出嫁，象征不同集团的交融。有了这种交融，就国泰民安，所以在《归妹》卦后接《丰》卦。丰就是丰满、富饶的意思。物资丰富了就有商品交换的愿望，所以在《丰》卦后接《旅》卦。旅就是有组织、有目地的行进，象征长途贩运。人员之间的异地交流就会带来信息的传播，所以在《旅》卦后接《巽》卦。巽就是传播君令的意思。传播君令者应当善于言辞，所以在《巽》卦后接《兑》卦。兑的本义就是亲善、仁慈者的言说。善于言说的人可以瓦解对方的信念，所以在《兑》卦后接《涣》卦。涣就是流散的意思。流散不可以没有节制，所以在《涣》卦后接《节》卦。节就是节制的意思。节制自己的欲念和行为正是立身之道的根本。节也有告一段落的意思，所以《周易》下篇以《节》卦为止。

(3)

上篇三十治国论，
下篇三十立身说，
省下四卦写鉴定，
免得子孙怨我错。
自我标榜用《中孚》，
大事化了认《小过》，
是非曲直均《既济》，
尚有遗憾要落幕。

二、卦的结构及特点

传统易学观点认为，卦由四个部分组成，按顺序排列，依次为卦画、卦名、卦辞、爻辞。以《乾》卦为例，《乾》卦全文为：“☰：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天，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在传统易学观点看来，《乾》卦的结构如

下：

卦画：☰

卦名：乾

卦辞：元亨，利贞。

爻辞：潜龙，勿用。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或跃在渊，无咎。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亢龙，有悔。

见群龙无首，吉。

序数词：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用九。

传统易学观点认为其中的卦画、卦名、卦辞、爻辞是卦的基本结构，序数词不属于正文，只是一个标记，起表明爻的属性和顺序的作用。传统的易学观点在许多问题上都有很大的分歧，唯一在卦的结构的问题上观点比较一致。从《周易》流传以来，人们就是如此理解卦的结构，几乎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但如果我们细读《周易》就会发现，此种认识其实存在二个明显的问题：一是错误地理解了序数词的含义，从而将卦象看反了；二是错误地理解了卦名在《周易》正文中所起的作用。下面我们就这两个问题做出讨论，以认清《周易》六十四卦的结构问题。

1. 如何看卦象

(1) 传统易学的卦象观

孔子在《易传·系辞》中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意思是说卦画所具有的卦象是《周易》作者写卦辞、爻辞，并随之判断吉凶的主要依据。从《左传》《国语》所记诸占的内容及历代占筮程序看，所谓占筮也就是使用一种事先设计好的方法得出卦画，然后依据卦画后面所附的卦爻辞及人们所理解的象征义来判断事情的吉凶。由此可见看懂卦象的确是能否正确认识《周易》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但卦象应当如何看呢？这一直是传统易学诸多难题中最大的一道难题。传统易学的卦象观认为，所谓卦象有

两层含义：一是卦画的形状；二是卦画的形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具体说来有如下几个主要的观点：

a. 卦由爻组成，所以卦象中含有爻象。爻象有两种，即长横“—”和两短横“--”分别象征阳气和阴气，所以它们也被称为阳爻和阴爻。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可以依阴阳的观点分为二类，所以阳爻和阴爻也就是这两类事物的象征，如阳爻“—”象征阳、男、天、刚、父、正面……阴爻“--”象征阴、女、地、柔、背面等等。

b. 由三爻任意组合就形成了八个不同形状的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它们分别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这八种现象也被称为八卦的基本象征。世界万事万物均可以按这八种自然现象分类，八卦各象征一类。如《易传·说卦传》说：“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巽为狗……”又说：“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乾为天，为圆，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为老马，为瘦马，为驳马，为木果。坤为地，为母，为布……”

c. 由任意两个经卦相重叠，就产生了八八六十四个复卦，或称为别卦。复卦象征着八种自然现象相互交融而产生的变化结果。如《易传·彖传》说：“蒙，山下有险，陷而止，蒙。”《蒙》卦的卦象为“䷃”，传统易学认为是有上经卦“☶”和下经卦“☵”重叠而成，上经卦“☶”为《艮》卦，艮象征着山和止。而下经卦“☵”为《坎》卦，坎象征着险和陷，故有“山下有险，陷而止，蒙”的解释。

d. 卦爻因位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如《易传·系辞》认为：下二爻象征地道，中二爻象征人道，上二爻象征天道。又有人认为二、五爻处在两个经卦的中间，是卦的中心位置，最为重要，其中上卦的中爻——即第五爻象征君位，下卦的中爻——即第二爻象征臣位，其他各爻象征民位等等。

传统易学的这些卦象观构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解《易》体系，这个系统表面上看来很完善，但却有两个大问题：一是我们不能以

这种卦象观看出卦画与卦爻辞之间的必然联系；二是我们依理占筮得出卦画后，由于其象征意义过多过杂而难以取舍，因此也就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譬如《坤》卦卦爻辞为：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用九，利永贞。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六五：黄裳，元吉。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初六：履霜，坚冰至。

《坤》卦卦画就是由六个阴爻组成的“䷁”，其爻辞中的“履霜”“直、方、大”“含章”“括囊”“黄裳”“龙战于野”均是对卦象的描述。依传统的卦象观，我们又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卦画所据有的这些卦象呢？人们一直在企图做出解释，还发明了许多所谓的体例，但随意性太强，对《周易》六十四卦而言，不具有普遍性、规律性。因此，我认为依这种卦象是看不出卦画、卦象与卦爻辞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在解卦时，往往抛弃卦爻辞而直接以这种卦象观解卦。如《周易占筮考》卷二讲了一个故事，说北齐人赵辅和精通《周易》。有人父亲病了，去求卦，占得《泰》卦。《泰》卦卦辞为：“小往大来，吉，亨。”筮者以此判断说：“此卦大吉，病很快就会好。”问卦人走后，赵辅和对筮者说：“泰卦卦画为‘䷊’，卦象是乾下坤上，乾为父，坤为土，父入土中，岂有吉理？”他在此是以卦象在判吉凶，而抛弃卦爻辞不用。

还是这个赵辅和，当另一个人的父亲有病来求卦时，他占得《乾》卦变为《晋》卦。《乾》卦卦辞为“元亨，利贞。”卦象为纯阳，阳气旺盛。变为《晋》卦后，《晋》卦卦象为上离下坤，日在地上之象，也是阳气充足之义，所以不论是依卦辞，还是依卦象都应当判为吉。如果按他上一次的判卦法，坤为地，地在下，离为日，为阳，为父，是父在地上，也应判为吉。但他对来人说了几句

安慰的话后，待来人一走，却又对别人说：《晋》卦是《乾》卦的游魂卦。乾为父，父亲变为游魂升天，能不死吗？他这次的判卦既抛弃卦辞不用，也不用他在前例中使用的卦象，而是以京房发明的纳甲法解卦。他凭什么要如此判卦呢？

在前一个占例中，他抛弃卦爻辞不用而用卦象，但孔子在《易传》中说：“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圣人”是指《周易》的作者，是《周易》的祖师爷。卦爻辞是作者根据自己所设的卦中的卦象而写，难道祖师爷对自己创造的卦画中所含的卦象理解错了，倒是这个以《周易》混饭吃的赵辅和看对了，显然于理说不过去。他第二个占例既不用卦爻辞，也不用卦象，而是用京房的纳甲法。而我们如果用卦象判，得出的结果与纳甲法的结果正好相反，他这不正好是对他前一个占例中判卦时所使用的方法的否定，不是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吗？这诸多的问题让人无所适从，传统的易学观认为，这种状况正说明了易理的精深，所以历史上很少有人怀疑这种卦象观，虽然据此说而作的占断“准确性”不高，人们也宁可相信自己的“法力”不够，学识浅薄。这种状况就造成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许多江湖骗子成了神仙异人，而严谨的学者却都很谦虚，他们判卦时“如履薄冰”，实在是没有把握，远不如善于察言观色又胆大包天的骗子们底气足。

正是由于我们既无法说明卦象与卦爻辞之间的必然联系，也无法找到卦象与吉凶之间的必然规律，所以，在当代学者看来，卦爻象的问题原本是不存在的，如陈泳明在《周易知识通览·卦象》中说：“《易经》本为卜筮之书，八卦或六十四卦为卜筮之用，起初并不一定象征什么。卦所象征的意义是后人逐渐加上去的，象征的意义多一些，杂一些，有利于筮人触类旁通，灵活应用。”韩仲民在《帛书说略》中说：“说卦爻辞是依据卦象写下来的，实在是没有确切依据。”他们的观点代表了当代易学的主流观点。

其实，我们如果仔细地分析一下卦象及卦爻辞，就会发现卦象还是应当存在的，与卦爻辞之间也应当具有某种内在的关联。譬如我们分析一下卦名来源就可知均与卦象关系密切，如《复》卦“䷗”、《临》卦“䷒”、《泰》卦“䷊”、《姤》卦“䷫”、《遁》卦

“䷋”……均可以认定其卦名是因卦画所象征的阴阳的消长而得名。又如《颐》卦“䷚”、《噬嗑》卦“䷔”、《大过》卦“䷛”……等，其得名也均与卦形有关。卦名既然与卦象有关，而卦名是一卦的主题词，可见卦象与卦爻辞是不可能没有关系的。反过来说也一样，如果卦象与卦爻辞及吉凶的判断无关，那么《周易》的作者又何必在卦名前附上一个让人莫名其妙的卦画呢？因此，我认为卦象是存在的，与卦爻辞及吉凶之间也应当具有某种关联，问题是它们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有多少必然的联系？或者说问题可能出在传统易学的卦象观上，我们应该对传统易学的卦象观进行重新审视。

（2）传统易学的卦象观存在两个大问题

当我们仔细地研究了传统易学的卦象观及占筮方法和其应用后，我们发现传统易学的卦象观忽视了序数词的作用，并由此产生了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一是将卦象看反了；二是对卦象的形成原理理解错了。

《周易》的基本单位是卦，传统易学认为卦由四个部分组成，这就是卦画、卦名、卦辞、爻辞。这种观点忽视了在卦中起着很关键作用的序数词的意义。序数词就是表示爻辞顺序和属性的词，在《周易》正文中一共有十二个：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传统的易学观认为有十四个序数词，另两个是《乾》卦的“用九”和《坤》卦的“用六”，其实“用九”和“用六”不是序数词，而是爻辞的一部分。参看乾卦“用九”的注释）。每一段爻辞的前面都有这十二个序数词中的一个。传统的易学为何不将这十二个序数词算成卦的构成要素呢？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数字不属于正文，只是表明卦的顺序和爻的属性。其中的初、二、三、四、五、上是顺序词，表示卦爻的形成顺序是由下往上。“九”、“六”是数词，表示爻的属性。“九”为老阳，“六”为老阴。他们认为阴老就会变成少阳，阳老就会变为少阴。“六”“九”批注在爻旁就是表示这一爻是将变换属性的爻画。

序数词的确不是《周易》正文，其本身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所以古今学者一般都不太注意这几个字义明了的词，而只是

将它们当作一个普通的标记，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标点符号，读《周易》时一溜而过，不太理会它们。其实，这十二个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词，它既关系到卦爻辞的形成，也关系到占卜结果的产生；既关系到作者的初衷，也关系到使用者的判断；既关系到卦爻象的问题，也关系到卦爻序的问题。它的内容、含义和来历都要彻底搞清，不搞清楚就去看卦，有如盲人摸象，雾里看花，是得不出正确结论的，是无法正确理解《周易》卦爻辞的，只能乱猜，瞎蒙。《周易》为什么读不懂？我们在前面已经说了很多理由，但那些理由加在一起还没有这几个字的含义没有搞清楚的理由重要。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完全搞清楚：一是九、六这两个字的准确含义是什么？二是六爻的排序为什么要从下往上排，有什么作用和意义？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两个问题。

a. 卦象看反了

要搞清九、六这两个字的含义，我们先得说清它的来历。从《左传》所记诸占来看，春秋时代人们并没有用这两个字来代表一卦的阴阳爻，凡卦变均写作“某卦之某卦”，如《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所谓“《观》䷓之《否》䷋”，传统易学一般理解为就是《观》卦六四爻变，变化后成为《否》卦。后来写作观“䷓六四”。

所以这则占例是使用《观》卦六四爻辞解卦。由此，传统的易学观点认为，春秋时代人们并不用九、六两字来表示阴阳爻及其变化，或者说序数词是后人对“某卦之某卦”这种表述方式的简写。这种简写的依据是什么呢？或者说九、六这两个字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不是一、二、三、四呢？对此问题《易传·系辞》中有明确解释：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

象四时，归奇于扚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扚而后挂。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这段记载后人称之为揲蓍成物的方法，也即占卦时形成卦画的方法。按一定的数更迭数物为揲。蓍是蓍草，一种菊科类草本植物，一根多茎。古人取蓍草为占卦的工具是取其同根所生，物性相似的原因。依以上记载，求卦需要先准备五十根蓍草，取出一根不用，只用四十九根，把这四十九根蓍草用双手任意地分成两堆，再从其中一堆中取出一根夹在手指间，然后四根一组地数，将每一堆最后的余数放在一起，这一过程叫做一“变”。其中分二（分成两堆），挂一（取出一根夹在手指间），揲四（四个一组地数），归奇（将两堆的余数放在一起）这四个步骤叫做“四营”。

“一变”之后，除去挂一，归奇的数，将剩下的蓍草或四十根或四十四根，再按照前面的过程重复，称为第二变。剩下的蓍草只能是四十根，或三十六根，或三十二根三种情况。再重复一遍，即第三变，剩下的蓍草只能是三十六根，或三十二根，或二十八根，或二十四根四种情况。这时用四除去这个数，商一定是九、八、七、六这四个数字中的一个。倘若是九或者是七这两个奇数，就画出阳爻“—”，是八或者六这两个偶数，就画出阴爻“--”。这样经过三次变化，就得出了一爻。每卦有六爻，所以要得出一个卦象，就要经过十八变，即“十有八变而成卦”的意思。

最先得出的爻画画在最下面，称为初爻。初的本义就是始，万物生长均是从生根发芽开始，然后逐渐长高，所以作者将每卦的最下一爻视为第一爻，依次往上为二、三、四、五、上。

每三变产生一爻，这一爻只能是九、八、七、六这四个数字中的一个，它们分别代表什么含义呢？传统易学的解释为：九是老阳，七是少阳，六是老阴，八是少阴。其中少阳少阴为不变爻，而老阳老阴为将变爻。因此，如果所得的卦画是少阳七或者少阴八就不用批注，而如果所得的卦画为老阳九或者老阴六，则要批注在爻

画旁，以表示这一爻将变为其相反的属性。以乾卦为例，如果初爻为老阳九，其他各爻均为少阳八，那么这一卦就应当写作

“䷀_{初九}”，表明《乾》卦初爻将由阳爻变为阴爻，成为《姤》卦

“䷫”。如果所得为第二爻是老阳九，其他各爻均为少阳八，则应写

作“䷀_{九二}”，表示《乾》卦第二爻将由阳爻变为阴爻，成为《同人》卦“䷌”。

《周易》以变爻占卜，故只批变爻，不批不变爻。占断时取变爻爻辞为依据判断所占问之事的吉凶。

以上是传统易学对卦画的形成所作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否正确呢？为什么蓍草一定要准备五十根，而不是三十根、四十根呢？为什么揲蓍成卦的方式要选择六、七、八、九这四个数字，而不是其他数字，如一、二、三、四为目标数呢？为什么要将九称为老阳，七称为少阳，六称为老阴，八称为少阴呢？又为什么要编这套揲蓍成物的办法呢？

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揲蓍成卦的方式，就会发现这套方式的设计者的主观愿望是希望模拟历法，以求与天体的运动规律相合的，理由有三：

(a) “大衍之数五十”与历法有关。据汉人郑玄注，所谓“衍”就是演、演算的意思。揲蓍成卦所用的蓍草为五十根，为什么要用五十根呢？有两种说法，一是《汉书·律历志》记载的刘歆的说法。他认为元始是一，春秋两季为二，三统为三，四时为四，将这几个数字加起来就是十，再乘以五，就得五十。第二种说法是京房所说：“五十者，谓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也。”这两种说法都与历法有关，而实际上演算所用的蓍草只有四十九根，为拼出六、七、八、九这四个数字，也只能用四十九根。可见作者硬拼成五十根并无实际意义，不过是为了表明其方法是与历法所象征的天道规律相合而已。

(b) 揲蓍过程模仿历法。揲蓍第一步“分而为二以象两”，两即天地，古人称为两仪。第二步“挂一以象三”，三是三才，即天、地、人。第三步“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四时即春、夏、秋、冬。

第四步“归奇于扚以象闰”，闰即历法上的置闰。在中国古代历法中，按太阳历一年有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按太阴历则只有三百五十四天，相差十一天多，这样三年就差一个多月，五年相差两个月，必须三年置一次闰月，五年置两次闰月。也即置闰的那一年有两个相同的月份，否则二十四节气就不准了，这就是闰月。从揲蓍求卦的这种步骤看，揲蓍过程无疑是希望模仿历法规律的。

(c)《乾》《坤》两卦计算的总数之合与周年天数相近。《系辞》说：“《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意思是说：《乾》《坤》二卦用蓍草演算后的总合为三百六十根，与一年三百六十天的数目相当。这是以《乾》卦全为老阳，《坤》卦全为老阴为据推算的，《乾》卦每爻为老阳九的话，每爻就是三十六根蓍草，乘于六爻，共二百一十六根蓍草，古人称蓍草根为“策”，即二百一十六策。《坤》卦每爻为老阴六，二十四根蓍草，乘六爻为一百四十四根策。两者相加之和为三百六十根，正好约等于一年的天数。

由以上三点可以看出，设计揲蓍占法的作者的主观愿望是希望此法与历法相一致，与历法所象征的天道规律相一致的，这也是古人天命观的真实反映。既然作者所设计的筮法竭力模仿历法，那么其筮法所得出的六、七、八、九这四个数字和结果也应当与历法有关。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情况的确如此，首先我们来说“九”。

“九”：甲骨文写作“𠄎”、“𠄎”等。《说文》：“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竟之形。”意思是说九是阳气开始变化时艰难生长的形状。就如人之初生时在母腹中的形状，如草木初生时在地下的形状。观字形，“𠄎”像生命萌芽时的形状，“𠄎”像盖在其上的障碍物。就地球上的植物而言，生命大多在农历节的立春、雨水前后出土，而发芽则应从冬至节起算，在古人看来，这正是阳气始生之时，可见九字的本义应为阳气始生。殷墟甲骨文中的记录可以证明此观点。商代的甲骨文卜辞中保留了大量的分至日记录，并有一套准确表述其意义的特殊名称，他们以“析”指春分，以“彝”指秋分，以“因”指夏至，以“九”指冬至。现在仍然在使用的农历中的称谓也可以证明此观点。我们常将农历冬至后的一段时间称为

“九”天，如“三九严寒”“九九艳阳天”等，指的就是冬至后的第三个九天和第九个九天。可见“九”的本义为阳气始生、万物屈曲生长之形。古人认为这个时间应从冬至日算起，故以九字作为历法中冬至日的名称。

“六”：甲骨文写作“𠂇”、“𠂈”等，《说文》：“六，《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阴变于六”是说阴气从六开始生发。观字形，六字从“人”从“八”，八字是相背离的意思，指生命开始衰退。就地球上的大多数植物而言，生命力的衰退正是起于夏至日。现在我们将夏至日后的一段时间称为“伏”天，所谓“三伏天”等，而甲骨文将夏至日称为“因”。我们注意到“因”“伏”“六”三字在字形结构上均与“人”“大”（人张开双臂为大）有关，而且都是受到一定限制的。“因”是“大”被“口”所困。“伏”的古文字形为“人”字作倾伏状。“六”是人相背离之义。三个字取意均相似，由此，我们以为“六”字的本义应为生命之气开始衰退。古代以为这个时间从夏至日起算，故以此字作为夏至日的名称。

“七”：《说文》：“七，阳之正也。从一，微阴从中衰出也。”七的本义应为阳气最为纯正之时，当是春分之际。


“八”：《说文》：“八，别也，象分别相背之形。”秋分时期，万物凋谢，有生离死别之象，故八的本义是指秋分。

九、七、八、六这四个字既然都有其特定的含义，为什么又被作为数词使用呢？最可能的原因还是以古人的竖杆测影、察时定节有关。古人为了准确确定二分二至日，采用了许多办法，其中一个最常用的办法就是竖杆测影。在冬至时的正午时分日影最长，夏至时的正午时分日影最短，春分、秋分时，日影居中，九、八、七、六这四个数字词之间的相互关系正与它们的本义之间的相互关系相吻合。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九”“八”“七”“六”这四个字都是历法中的关键字，其中“九”字的本义为阳气始生时万物生长的情状，被古人借用为冬至日的名称；“六”（因）的本义为阳气从此走向衰亡，被古人借用为夏至日的名称；“七”




的本义为阳气最纯正之时；“八”的本义为阴气最纯正之时。换句话说，“九”是初生之阳；“六”是初生之阴；“七”应为老阳；“八”应为老阴。许慎的解释是正确的：“九，阳之变也。”正是说“九”是阳气开始变的时候。释“六”说得更明白。“六，《易》之数，阴变于六，正于八。”阴从六开始变，到八为最旺盛的时候。既然这四个字是历法中的关键字，揲蓍成卦的方式刻意寻求得出这四个字的结果，无疑是模仿历法。


将我们以上所分析的九、七、八、六这四个字的含义与传统易学的观点相比较，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这四个字的含义与传统的易学观点完全不同。前面我们说过，传统易学一直将“九”视为老阳，“七”视为少阳，“八”视为少阴，“六”视为老阴。而我们的分析认为“九”字的本义为少阳，“七”字的本义为老阳，“八”字的本义为老阴，“六”的本义为少阴。传统易学的认识没有说出他们的理由，反正这么多年来师傅这么教，徒弟就跟着这么学。而我们的观点是有以上可靠的依据为依托的。对此，我们以为传统易学对这四个数字的解释可能是错了，他们老少不分，搞混淆了。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由于这种混淆，就必然地导致了另一个错误的结果，即错误地理解了卦象的变化。我们以《乾》卦初九的卦象为例来说明其错误。



《乾》卦初九爻变写作“”，传统易学观点认为它的含义

是该卦六爻均为阳爻，也即通过揲蓍的方法得出了“九、七、七、七、七、七”这六个数字，其中二爻至五爻为少阳，少阳只能变为老阳，而不能变为阴爻，变化后的属性未改变，故不需批注，称为不变爻。只有初爻这一爻是老阳，老阳变化就成了少阴，变化后就成了姤卦“䷫”。所以这六个数字的含义也就是乾卦“䷀”将要变为姤卦“䷫”。或者说它应当是“乾䷀之姤䷫”的简写。但是如果依我们的观点，这种解释就有问题，因为九是少阳，在传统易学看来少阳是不变爻，只有七才是老阳，才是可变爻。如果《周易》是以老阳占卜，而所得到的数又是“九、七、七、七、七、七”这六



个数字的话，那么这一卦就应当写作“”，意思是除了初九




这一爻为少阳不变爻外，其他五爻均为老阳，均是将变爻，变化后这一卦也就成了《复》卦“”。或者说这六个数字所组成的卦的含义是《乾》卦“”将要变成《复》卦“”，变化后的卦象正

好是反的。但这样理解又显然违背了乾卦初九爻变写作“”

的前提，因为“”不等于“”。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整理一下思路，就会发现有两个条件是我们解释数词的含义时必须满足的，一是“九”为少阳，“六”为少阴，它们均是不变爻，而“八”是老阴，“七”是老阳，它们是将改变属性的爻。二是数词的含义是以本爻的变化为占筮的依据。依据这二个条件来看数词的含义，只有一种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周易》占卜的依据是不变爻，而不是可变爻。所谓不变爻和可变爻的定义是就它们自身的发展变化是否改变其属性而言的，对此人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即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少阳……我们说《周易》是以不变爻占卜，不变爻的变化既然不能改变自身的属性，又从何而占呢？为什么要选择不变爻呢？其实不变爻属于新生爻，它是刚刚由其相反的属性转变而来，对一个新生的东西进行鉴定是十分合理的。占卜从本质上讲实际上就是通过一种鉴定后对其结果的预测。或者说《周易》中的数词“九”“六”的本义为少阳少阴，人们对其占卜，不是占卜其属性的改变，而是占卜其由少到老的发展趋势，是占卜的量变而不是质变。以《乾》卦初九爻

变为例，“”的含义不是说《乾》卦“”将变为《姤》卦

“”，而是说《乾》卦“”刚由《姤》卦“”变来。这种解释是我们正确地认识“九”“六”这两个数的本义后得出的必然结果。或者说由于传统易学对“九”“六”这两个数词的错误理解，导致我们长期将卦象的变化看反了。

b. 顺序词的作用理解错了

《周易》十二个序数词中的数词九和六的含义我们搞清了，现在来看顺序词。顺序词就是“初、二、三、四、五、上”这六个数字。在传统易学看来，这六个数字的作用仅仅是表示占筮时爻画产生的先后顺序，没有什么更多的意义，所以对这几个字的含义向来无人深究。的确，顺序词是由占筮时爻画产生的先后顺序所决定的，但是爻画的象征意义及顺序词在其中的作用却是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我们首先来认识爻画的象征意义。

《系辞》说：“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动也。”意思是说《易》是对自然现象的模拟，爻是对世上万物变化的效法。爻所效法的“天下之动”是指天下的什么在动呢？是猴子偷西瓜？还是瞎子打婆娘？当然都不是，它指的是地球上生命的成长过程，因为爻序是爻的序，而爻有阴爻和阳爻之分，实际上也就是对阴阳的模拟。阴阳又是什么呢？阴阳的概念最开始不是哲学概念，而是一个天文学概念，与日月的运行变化而带来的昼夜寒暑有关。日月运动而生寒热，地上的生物随其变化而生长死亡，这就是“天下之动”。《系辞》说：“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彖传·乾》说：“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这两段话将爻变理解为时变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在前面分析占筮方法时也说过，揲蓍成卦的实质是模拟历法，也就是模拟时变。或者通俗地说，《周易》六十四卦，每卦都是对某一种自然现象或人世活动的模拟。这种模拟将所模拟的对象分成了六个阶段，每爻就代表了其中的一个阶段，这也就是爻画的象征意义。

搞清了爻画的象征意义，再来看顺序词的作用。表面上看来顺序词“初、二、三、四、五、上”这六个数字只是表示了爻画产生的先后顺序，而实际上它代表了爻画所模拟的对象从生到灭的过程，或者说顺序词的实质是代表了时间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时间有两个基本的特征，这就是它的流逝性和不可逆性。由于它的这两个特点，我们谁都不能将时间留住，更无法将时间逆转。我们不能让自己永远只有二十岁，也不能让二十岁和四十岁同时存在，或者先过四十岁，再过二十岁。既然顺序词是代表

时间的变化，那么我们在认识卦画顺序词的作用时，就一定要考虑时间的这两个特征。或者说就卦画而言也应相应地具有如下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卦画初爻是卦画的生发阶段，后面各爻的变化不能在初爻之前；二是各爻的变化只能在前一爻的基础之上变化，我们还是以《乾》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乾》卦卦画为“☰”，由六个阳爻组成，从下到上的顺序依次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我们在前面说过，“九”字的含义是代表了爻画的属性为少阳，而少阳均是从老阴变化而来，变化之前该爻的属性应为阴爻。结合顺序词所象征的时间不可逆转的特点，在初九爻未由老阴“八”变为“九”之前，后面的各爻就均不能变化，因此，《乾》卦初九爻变的含义就不是传统易学所理解的由《乾》卦“☰”变为《姤》卦“☴”，也不是我们在未考虑顺序词的作用就讲解“九”“六”这两个数词时所说的由《姤》卦“☴”变为《乾》卦“☰”，而是应该由《坤》卦“☷”变为《复》卦“䷗”。这是爻画应有的第一个特点。

其次，各爻的变化只能在前一爻的基础之上变化。就《乾》卦而言，有了初九爻的变化才能产生九二爻的变化，有了九二爻的变化才能产生九三爻的变化……以此类推。反过来说也一样，九二爻的爻变不能在初九之前，九三爻的爻变不能在九二爻之前……以此来理解《乾》卦六爻的爻变的话，就应该是《乾》卦初九

“☷_{初九}”的爻变含义为《坤》卦“☷”变为《复》卦“䷗”；《乾》

卦九二“☶_{九二}”的爻变含义为由《复》卦“䷗”变为《临》卦

“䷒”；《乾》卦九三“☵_{九三}”的爻变含义为由《临》卦“䷒”变

为《泰》卦“䷊”；乾卦九四“☴_{九四}”的爻变含义为由《泰》卦

“䷊”变为《大壮》“䷡”；《乾》卦九五“☲_{九五}”的爻变含义为由

《大壮》卦“䷡”变为《夬》卦“䷪”；《乾》卦上九“䷀^{上九}”的爻变含义为《夬》卦变为《乾》卦“䷀”。我们可以将以上认识归纳为以下三点：

(a) 任何一个卦均是由其反卦演变而来。如《乾》卦“䷀”是由《坤》卦“䷁”演变而来；《屯》卦“䷂”是由《鼎》卦“䷱”演变而来等等。

(b) 任何一个卦六爻的变化均遵循渐变的规律。或者说任何一爻的变化都只能在前一爻的基础之上变化。如《乾》卦“䷀”的变化过程为《坤》卦“䷁”变为《复》卦“䷗”，变为《临》卦“䷒”，变为《泰》卦“䷊”，变为《大壮》“䷡”，变为《夬》卦“䷪”，变为《乾》卦“䷀”。

(c) 任何一个卦的卦画实际上均是该卦完成全部变化过程后的形象。

以上三点认识是我们在认真分析了序数词的含义后得出的结论。将我们的这种认识与传统易学的观点相比较，就会发现两种认识完全不同，最显著的区别有如下几点：

(a) 传统易学将卦画理解成静态的，忽视了序数词的存在。而我们认为序数词是卦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表明卦画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变动的，卦画本身是六爻变化后的结果，其变化是由它的反卦变化而来，经过了六爻所象征的六个变化阶段和过程；

(b) 传统易学认为爻与爻之间除了表示占筮所得结论的先后顺序外，相互之间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所以爻的变化是单独存在的，而且一个卦可以同时有二爻变，三爻变，四爻变，五爻变，六爻变。如《乾》卦第三爻变写作“䷀^{九三}”，就是由《乾》卦“䷀”变为《履》卦“䷉”。也可以第二爻，第三爻，第四爻，第五爻同时变，写作“䷀^{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也就是《乾》卦将变为《颐》卦“䷚”。而我们认为所谓爻变是模拟的时变，因此爻与爻之间是有因果关系

的，后爻只能在前爻变动的基础上变动，也不能同时变动数爻。

(c) 传统易学的观点认为爻象就是阳爻“—”和阴爻“--”这两个简单的爻画。而我们认为爻画和爻象不是一回事，爻画只表明其阴阳属性，爻象则代表了该爻所象征的某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爻象与卦象一样也是由六爻组成，如《乾》卦初九爻爻象应该为《复》卦卦象“䷗”，《乾》卦九二爻爻象应该为《临》卦卦象“䷒”，《乾》卦九三爻爻象应该为《泰》卦卦象“䷊”……或者说卦辞与爻辞的基本结构是一样的，均是六爻卦画+卦（爻）辞。序数词不过是六爻卦画的另一种表述方法，而卦辞前的卦画不过是该卦完成其变化后的形状，也即上爻的状态。

(d) 传统易学认为六十四卦卦画均是由八卦重叠而产生，象征着八种自然现象相互交融，而我们认为《周易》中的六十四卦的形成与八卦无关。譬如《屯》卦卦画为“䷂”，传统易学认为这个卦画是由上经卦《坎》“䷜”和下经卦《震》“䷲”组合而成。而我们认为这个卦画来源于其反卦《鼎》卦“䷱”，经过六爻的变化过程后形成。我们的观点否定了八卦卦象在《周易》中的存在，也就是说《彖传》的所谓“动乎险中”，《象传》的所谓“云雷，屯。君子以经纶”根本就不存在，至少对《周易》六十四卦而言是如此。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过的一样，“九”“六”这两个数字的字义和“初”“二”“三”“四”“五”“上”这六个顺序字的字义都是非常清楚的，没有多少误解的余地，而传统易学却偏偏将其误解了，这种误解也是需要有其理由的，它的理由是什么呢？或者说几千年来的传统易学为什么要舍易就难呢？难道历史上如此多的智者都是大笨蛋，显然说不过去。出现这种误解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有人故意反说卦象；二是总总原因造成我们对卦例的错误理解。

《周易》在西周时期一直是周王室的专用品，春秋初年周室衰微后才由周室史官带出王宫，从而流传于世。这些传播《周易》的筮人们虽然对周室的衰亡无回天之力，虽然要靠《周易》在乱世中谋功名，但他们也许并不愿意透露《周易》的所有秘密，所以他们在以《周易》求生存、混饭吃的同时，有意反说卦象，这就相当于给《周易》上了一道密码。从《左传》所记诸占的筮例来看，传统

易学对占例的理解大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如对“某卦之某卦”的理解就没有问题，可见问题应当是出在占例本身。或者说占筮者的解释本身就有问题。如果不怀疑占筮者的水平，就只能归之于占筮者的故意。

对序数词的误解也有可能纯粹就是一种误读。误读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在乱世中从王室带出《周易》并使之传播的人，本不是掌管《周易》的史官，对《周易》本身并不精通，只是一知半解，所以他的讲解本身就不对，从而造成了这个死结。也有可能是《左传》这部古典的占例大多是伪作，作伪者并不了解《周易》的原理；也有可能是我们自身的理解问题，如古书的排版与现代书的排版不同。古书竖排并从右往左读，而“某卦之某卦”可能是横排在竖字之间，阅读时有将方向读反的可能。又如《左传》占例除一例为五爻变外，均为一爻变，根本没有二爻变，三爻变，四爻变，六爻变，可见至少在占筮原则上《左传》没有错，错在我们自己，是我们自己将爻看成了静态的，而不是动态的……

当然，以上对卦象看反的原因所做的分析只是两种猜测，最后的结论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传统易学将“九”“八”“七”“六”这四个数字的属性看错了，也将“初”“二”“三”“四”“五”“上”这六个顺序词的作用理解错了，并因此而将卦象爻象看反看错。这种误解必然地影响到其卦象观的错误。在纠正这个错误后，我们再来看《周易》的卦象，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认识。

c. 正确的卦象观

在正确地解读序数词的含义后，我们再结合前面对各卦的注释，就可以将《周易》一书卦象的特点归纳为如下几点：

(a) 卦画不是《周易》作者的发明，而是他对前人的继承。由此，我们认为所谓的卦象应该有两层含义：一是卦画发明者所理解的卦象；二是《周易》作者所理解的卦象。我们将前者称为原始卦象，将后者称之为《周易》卦象。《周易》卦象中包含有原始卦象；

(b) 卦由爻组成，爻有阴爻“--”和阳爻“—”之分。阳爻

和阴爻分别代表了阳气和阴气。这两个概念与天文学有关，最初是为了描述由于日月天体的运动而引起的冷暖寒热，并导致物生物死亡的那股力量，这股力量与时间的变化规律有一定的对应关系。或者说卦爻的原始意义是对天体运行及由此产生的自然规律的模拟，这种模拟表现在卦序和爻序之中，它是卦画的本来含义，而不是《周易》作者的发明。《周易》作者只是吸收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正是由于《周易》作者在《周易》中不是讨论天道的问题，而是讨论人道的问题，因此，他打乱了过去的卦序，我们也因此不能从《周易》中完整地看出其原始卦象。这个问题我们将在《连山易真相》中去讨论，这里不展开，在此我们只需要记住两点就行了：一是卦画的原始含义在《周易》中不完整；二是爻的属性及爻变具有时变的特征；

(c)《周易》作者赋予卦画新的含义，这个含义就是：每一个卦画象征一个事物，而每一爻象征事物具有的六个发展阶段中的一个阶段。或者说他将卦画看成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他认为每一个卦画都是由其反卦经过从初爻到上爻的六个变化过程后产生的结果，因此每个卦画都包含有六个形状的卦形，如《乾》卦“☰”是由《坤》卦“☷”变化而来，经历了六个过程的变化，即由初爻时的《坤》卦卦画“☷”变为《复》卦卦画“䷗”、再由九二爻的《复》卦卦画“䷗”变为《临》卦卦画的“䷒”、《泰》卦卦画的“䷊”、《大壮》卦卦画的“䷡”、《夬》卦卦画的“䷪”、《乾》卦卦画的“☰”。这六个卦形都是《乾》卦的卦形，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为了避免混淆，我们可以将完成变化后的卦形，即第六爻爻变后的卦象称为×卦卦象，简称卦象。其他五卦分别称为×卦×爻爻象，或简称为爻象（注意不要将这里所说的爻象与爻的原始爻象——爻画“—”“--”的概念混为一谈。）；

(d) 卦象是确定卦名的依据，如《乾》卦卦名是作者根据六个阳爻所代表的阳气逐渐增长而联想到春夏之季东方七宿逐渐上升而得名；《复》卦、《临》卦、《泰》卦、《大壮》卦、《夬》卦……是由卦象的形状所具有的阴阳之气的位置和大小而得名；《师》卦、《比》卦等是根据由阴阳的属性而联想到君民的关系而得名；《颐》

卦、《噬嗑》卦、《离》卦等卦是根据卦的形状特征而得名等等：

(e) 爻象是作者创作爻辞的依据。爻辞一般由四部分组成：序数词、爻象的表述词、判断词、告诫词。其中序数词是爻画的省略写法，如乾初九，就是爻象“☰”的简写。而第二部分均是对爻象的描述，如《乾》卦的“潜龙”“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等等。作者从爻象引发议论；

(f) 卦象和爻象只是《周易》作者根据卦形及卦形的变化规律而产生的联想，这种联想可以复杂多变，也可以因人而异。但卦象和爻象只是一种模拟和联想，它本身没有吉凶祸福的含义，吉凶之义存在于作者的议论之中。譬如《坤》卦六二爻爻辞为“直、方、大，不习无不利。”这段爻辞省略了对爻象的描述。爻象为“☷”。古代实行井田制，八家共耕一块田，坤六二爻的爻象“☷”中的三、四、五、上四爻正像一块未经过开耕的原田，作者由此引发了对土地选择问题的议论。作者认为：平直、方正、辽阔是选择居住地的原则，所以才有了“不习无不利”的判断。如果作者从另一个角度发议论，说“曲、窄、小。”他的判断也就只能是“习而不利”了。可见卦象本身没有吉凶之义，它只是作为引发作者议论的一个话题。由此，我们可以确定两点认识：一是《周易》作者不认为卦象能决定吉凶，决定吉凶的是卦爻辞，所以传统的占筮方法中抛开卦爻辞而论吉凶成败的方法是错误的；二是卦爻辞是作者人生经验的总结，所以《周易》卦爻辞的吉凶不过是作者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所做出的判断，与天人感应的迷信观点无关；

(g) 《周易》作者之所以要以卦象引发议论，而不是像我们今天的文章一样直接表述，可能的原因有三：一是为了表示其权威性；二是为了教育的生动性；三是为了占筮的可操作性。《周易》卦爻辞的基本内容属于政论文的范围，而在作者所处的时代，人们衡量政治观点的正确与否的主要标准就是是否符合天地自然的规律。卦画本身是模拟自然的产物，作者借用卦画来发论，正是表明自己的观点是符合自然的规律，是具有权威性的；《周易》是王子们的教育书，而对于尚不懂事的小王子们而言，在教育这些有关政治、历史的课文时，卦象的变化产生的趣味性无疑会产生较好的效

果，有利于其对知识的吸收；《周易》有四项主要功能，其中一项就是占筮，而为了占筮，就必须有一个规定的方法，卦画的存在就使得《周易》作为占筮之书具有了可操作性。

将以上观点综合成一句话就是：卦象没有一定之规，同一个卦画，各人可以从看出不同的卦象。就《周易》之中的卦象而言，包含有卦画原作者所见的卦象和《周易》作者的创意。在《周易》中，卦爻象是卦名及卦爻辞的主要依据，但卦爻象本身与吉凶无关，它只是作者创作的一个话题，所起的作用在于提高作品的权威性、教育的生动性和占筮的可操作性。

2. 卦名的意义

所谓卦名就是卦的称呼。正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一样，在传统易学观点看来，《周易》每卦也应当有一个卦名，它们的位置就在卦画和卦辞之间。这种观点的依据有三个：一是有关《周易》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而《左传》中所提卦名均为现在的通用名，证明现在的通用卦名是很早就存在的；二是在《周易》正文中，卦画后的首字大多与卦名的通用名相合，其位置好像是卦名应处的位置；三是这些字均能反映其所在卦的主题，而反映主题正应该是卦名的基本特点。表面上看来这三个依据已经足够肯定卦名的存在了，但这种观点如果成立的话，又至少会产生三个新的问题难以解决：一是以此种认识来给《周易》断句的话，有部分卦的卦名却不能与后面的卦辞断开，如：

《履》卦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

《否》卦卦辞：“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同人》卦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艮》卦卦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以上几卦的“履”、“否”、“同人”、“艮”现在均被视为卦名，但从其行文特点来看，又均不能作为卦名用，它们是卦辞的一部分，是不能与后面的卦辞分开的，否则的话，后面的卦辞就读不通了；

二是作为卦名而言，它的位置应在卦的最前面，而不应该在卦画之后，譬如《乾》卦就应该写作：“乾：☰，元亨，利贞。”而不是“☰乾：元亨，利贞。”退一步说，即使将其视为特例，也无法解释《坎》卦“☵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的卦辞，因为“习坎”不是卦名，而可作卦名的“坎”字又不是卦画后的首字；

三是如果以此种认识断句，卦辞均缺少主语，其含义也就因此变得模糊不清了。譬如：

《乾》卦卦辞：“乾，元亨，利贞。”

《屯》卦卦辞：“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随》卦卦辞：“随，元亨，利贞。无咎。”

如果我们将乾、屯、随三字视为卦名的话，后面加上冒号，这三卦卦辞也就均是以“元亨，利贞”开头。“元亨，利贞”的大意为：“开始亨通，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什么开始亨通呢？由于缺乏主语，我们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传统易学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存在是清楚的，但他们对其存在的理由所作的解释却有问题。他们认为第一个问题的存在是因为作者省略了卦名；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卦名有另一种读法；第三个问题则归结为卦辞本身的无规律性。在他们看来这些问题都是《周易》本身的问题，而自己关于卦的基本结构是卦画、卦名、卦辞、爻辞的认识没有错。实际上传统易学的这种认识是建立在两个错误的假设前提条件下的。第一个假设前提是《周易》的作者写作不规范，不严谨，有的卦取了卦名，有的卦没有取卦名，有的卦名在卦辞前，有的卦名在卦辞中。第二个假设前提是《周易》的卦辞是占卜迷信的产物，没有规律可寻。依这二个假设而推，《周易》自然也就成了一本没有多少价值的巫术汇编，甚至以为《周易》根本就不是某一个人的创作。其实如果我们能放弃这二个假设条件，能更客观地对待《周易》，就会发现我们对以上三个问题本来还有更好的解释。这个解释就是：《周易》正文中没有卦名，只有卦辞和爻辞。或者说传统易学关于《周易》六十四卦的基本结构是卦画、卦名、卦辞、爻辞四个部分的认识是错误的。如果我们以此种认识来读《周易》，将被传统易学称为卦名的那些字视为卦辞的一部分来理解的

话，以上三个问题就都不成其为问题了。

说《周易》正文中没有卦名，一般人很难接受，其实《周易》正文中没有卦名，并不等于说卦没有名。卦名可能是存在的，问题是卦名是什么？写在那里？前一个问题我以为有两种可能：一是《周易》的作者并没有给卦起名，他沿用了《连山易》或《归藏易》的卦名。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六十四卦卦名与现行的通用卦名全相同的只有二十九个，相异的却有三十五个，如下表：

通行本卦名	乾	坤	屯	蒙	需	讼	师	比	小畜	履	泰	否	同人	大有	谦
帛《易》卦名	键	川	屯	蒙	襦	讼	师	比	少	礼	口	妇	同人	大有	赚
通行本卦名	豫	随	蛊	临	观	噬嗑	贲	剥	复	无妄	大畜	颐	大过	坎	离
帛《易》卦名	徐	隋	箇	林	观	噬口	繁	剥	复	无孟	泰蓄	颐	泰过	习赖	罗
通行本卦名	咸	恒	遁	大壮	晋	明夷	家人	睽	蹇	解	损	益	夬	姤	萃
帛《易》卦名	钦	恒	橡	泰壮	晋	明夷	家人	乖	蹇	解	损	益	夬	狗	卒
通行本卦名	升	困	井	革	鼎	震	艮	渐	归妹	丰	旅	巽	兑	涣	节
帛《易》卦名	登	困	井	勒	鼎	辰	根	渐	归妹	丰	旅	筭	夺	涣	节
通行本卦名	中孚	小过	既济	未济											
帛《易》卦名	中復	少过	既济	未济											

从以上这些卦名的取意来看，帛书卦名似乎更能反映卦画的含义。帛书《周易》中的卦名才有可能《周易》的真正卦名，而现在通行的卦名有可能只是因为后人对卦的结构错误的理解而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卦名。

另一种可能是通用卦名就是《周易》作者所命名的卦名。《左传》中所记《周易》卦名均与现卦名相同，而现卦名又均能反映各卦的主题，似乎说明现在通行的卦名应为《周易》的本名，应是《周易》作者的命名。以上两种情况均有可能存在，而不论是那一种可能，《周易》有卦名这一点却是没有疑问的。这样我们就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周易》各卦均有卦名；二是《周易》卦名并没有标注在正文中。

《周易》有卦名，作者又为什么不在正文中标注出来呢？可以让人接受的理由有三条：一是如果《周易》作者沿用原卦名的话，而原有的卦名大家都非常熟悉，故没有标明的必要；二是如果现有卦名就是作者重新命名的卦名话，那么从《周易》行文特点来看，作者写作卦辞时大都是从卦名破题，然后引发卦辞和爻辞的议论，所以即使不单独标卦名，卦名实际上也存在于卦辞的开头位置，一目了然，不需另外标注，或者说在《周易》卦辞中已经隐含了卦名；三是以卦画为卦名。

以上三种情况都有可能，我个人倾向于后两种情况，或者说我以为作者是以卦画为卦名，然后对卦画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并由此解释引发议论。由于卦画本身很抽象，人们就以作者对卦画的解释为卦名，从而形成了现在通用的卦名。

卦名单独存在与卦名存在于卦辞之中（或卦画就是卦名），是二种完全不同的观念。在前者看来，卦的基本结构由卦画、卦名、卦辞、爻辞四个部分组成，这是传统易学的基本观点。而我们认为卦的正文中没有单独的卦名，卦画就是卦名，被传统易学观点称为卦名的那些字只不过是对于卦画的解释而已。即使它们能够起到卦名的作用，也只能是包含于卦辞之中，并没有单独存在。以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去理解《周易》，会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我们后面对于《周易》正文的注释就是将卦名视为卦辞，其通顺的注释可以证明，被传统易学视为卦名的那些字是否可以作为卦名使用虽然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但它们的确就是卦辞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由此，我们认为《周易》卦的结构中不应当包含单独的卦名存在，也就是不能将卦理解成由卦画、卦名、卦辞、爻辞四个组成部

分。

（由于卦画本身的读音是以现在通行的卦名为准，而现卦名本身又是对卦画的解释，两者的区别很微妙，所以，为了避免我们理解上的混乱，我们在提到卦和卦画时，仍然是使用现卦名。或者说，除了在理解《周易》的结构和正文的断句时需要考虑卦名的问题之外，在注释正文时，以上涉及的诸多问题可以忽略不计。）

3. 卦的结构及特点

我们以上对卦象、卦名的重新认识可以归结为如下三点：

（1）每一卦的卦画只是该卦完成变化后的形状，它是由其反卦经过六爻的逐渐变化后形成的；

（2）序数词代表了该卦的六个变化过程，它具有时间的特征，所象征的是事物从生到死的六个阶段；

（3）《周易》正文中被传统易学称为卦名的那些字，不论是否可以作为卦名用，它们实际上只是卦辞的一部分，是作者对卦画的解释。

以这种认识来看卦的结构特征，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周易》卦的结构不是由卦画、卦名、卦辞、爻辞四部分组成，而是由卦画和卦爻辞两个大的部分组成，这两个大的部分又可以细分为卦画、爻画、卦辞、爻辞四个部分；

（2）卦画不是静止的，而是包含有六个变化过程。如《乾》卦卦画就包含有初九爻的《复》卦“䷗”、九二爻的《临》卦“䷒”，九三爻的《泰》卦“䷊”，九四爻的《大壮》卦“䷡”，九五爻的《夬》卦“䷪”，上九爻的《乾》卦“䷀”这六个变化过程；

（3）卦爻辞实际上只是卦画的批注，其中卦辞是卦画的总批，爻辞是对各阶段的分批；

（4）卦中的序数词是爻象的替代词；

以上中药铺式的说明过于枯燥，我们还是以《乾》卦为例来说明卦的结构。我们可以将《乾》卦卦爻辞写作：

䷀：乾，元亨，利贞。

上九 (䷀): 亢龙，有悔。

九五 (䷀):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四 (䷀): 或跃在渊，无咎。

九三 (䷀):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无咎。

九二 (䷀):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初九 (䷀): 潜龙，勿用。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上面冒号之前的是卦爻象，冒号之后的是卦爻辞。其中序数词旁括号内的卦画均是序数词所代表的卦画，我们可以称之为爻象。爻象和卦象从形状上说没有区别，都是六爻卦画，特别是上爻的爻象和本卦卦象完全相同，但两者的含义是有区别的。卦象象征某一类事，而爻象只是这一类事的某一阶段、某一部分、某一过程等。我们来以《乾》卦为例说明卦象、卦辞、爻象、爻辞之间相互关系：

《乾》卦的卦象为“䷀”，由六个阳爻组成。这个卦象不是《周易》作者的发明，而是由《连山易》的作者所创作，本义是象征阳气最旺盛时——夏至前后——的天象，此时东方苍龙七宿在傍晚时分全部展现在南方的天空。苍龙七宿是我国古代确定季节的基准星之一，《周易》的作者因此提出了乾的问题。乾不是卦名，而是卦辞的一部分。乾字的大意为：“观察东方苍龙七星宿的变化规律以察时定节”（参看《乾》卦的注释），这是对为君者提出的顺天应人的要求，所以作者接着说：“元亨，利贞。”——“是亨通的根本，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卦辞是根据卦象而引发的议论。

《乾》卦爻象分别为《复》“䷗”、《临》“䷒”、《泰》“䷊”、《大壮》“䷡”、《夬》“䷪”、《乾》“䷀”，作者由其阳爻所象征的阳气不断生长的过程，联想到苍龙七星宿在傍晚时分的变化过程，因此而写出了“潜龙”“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的爻辞，并引发后面的“利见大人”之类的议论，这些爻辞分别是冬至日到夏至日期间的傍晚时分里人们所能见到的苍龙七星宿在天空中的存在状态。

我们可以对卦象、卦辞、爻象、爻辞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打一

个比方：卦象有如一个人六十岁时的相片，卦辞有如对这个人一生的基本总结。而爻象则分别是这个人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时的相片，爻辞是对这个人的六个年龄段的情况说明。提到某卦某爻就相当于说某年龄段的某某，只包含了这个人这个年龄段内的信息。以事举例也一样，如果以三峡工程为例，那么卦象有如完工后的三峡大坝的摄影照片，卦辞有如对该坝所作的概况性说明。爻象（序数词）有如该工程从奠基开始到最后完工期间的六个重要阶段的照片，爻辞则是分别对这六个阶段所作的说明。作者大概正是怕我们将爻象与卦象搞混淆，所以将爻象以序数词来表述，而不用六爻卦画来标注。

三、卦爻辞的结构及写作特点

关于卦爻辞的结构，传统的易学观点一般认为是没有什么规律可循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周易》卦爻辞的主要来源是对历年占筮材料的整理，而这些迷信的占筮资料本身是随机的结果，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如朱伯崑在《易学哲学史》第一节中说：

“《周易》六十四卦卦辞和三百八十四爻爻辞，皆来于筮辞。筮辞并非某一人的创造，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筮辞积累多了，需要整理，作为以后占筮时的参考或依据……《周易》中的卦爻辞，就其素材说，是从大量的筮辞中挑选出来的。如坤卦的筮辞原来有许多条，加以整理，挑出卦辞一条，爻辞六条，系于卦爻象之下，则成为《周易》中坤卦的内容。《周易》的内容，就其素材说，大概就是这样形成的。”

陈泳明在《周易知识通览·易经一书的结构》中说：“《易经》的原始材料是旧有的筮辞，一事一占，本来是孤立的，不相联系，经作者编者的编排组织之后，成为大体上有系统性的书。但这部典籍的形成是出于占筮的需要，它的系统性可作用于占筮方面，并非用来表达某种理论体系的。”

由于传统易学的这些认识将卦爻辞的形成理解为是源于对占筮资料的整理，而不是精心的创作，因此，在他们看来卦爻辞是没有

太多规律可寻的。的确，以这种成见来认识《周易》，《周易》卦爻辞是有一些零乱，但只要我们将卦爻辞来源于占筮的存见，就会发现《周易》的卦爻辞的写作实际上是非常有规律的，其规律至少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一是一卦一个主题，卦辞与爻辞之间具有从属的关系；二是卦爻辞均遵循主题词+判断词+告诫词的三段式论述的形式，其本身具有因果关系；三是作者善用比喻，而且往往是一语双关；四是卦爻辞中生字所占的比例较大，而且往往将同一类的生字安排在一卦集中出现。

1. 一卦一个主题

《周易》卦爻辞的第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每一卦的卦辞、爻辞都是围绕着一个主题在展开，决不会出现两个主题来，而且卦辞与爻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周易》各卦的主题如下：

卦名	主 题	卦名	主 题	卦名	主 题
1 乾	顺天应人	23 剥	政权斗争	44 姤	生育繁衍
2 坤	择善而居	24 复	拨乱反正	45 萃	聚众革命
3 屯	封侯建国	25 无妄	商农关系	46 升	卦官许愿
4 蒙	文明教化	26 大畜	人才培养	47 困	应对困境
5 需	生财之道	27 颐	财政管理	48 井	税收之源
6 讼	谨慎争讼	28 大过	代君行政	49 革	革旧布新
7 师	治军方略	29 坎	应对危机	50 鼎	巩固政权
8 比	团结友爱	30 离	天下一统	51 震	新政传播
9 小畜	蓄民容众			52 艮	制止叛乱
10 履	警惕商民	31 咸	动之以情	53 渐	推进文明
11 泰	协调邦国	32 恒	持之以恒	54 归妹	民族交融
12 否	整顿朝纲	33 遁	进退之理	55 丰	以退为进
13 同人	君王自律	34 大壮	制止暴力	56 旅	经商规则
14 大有	富强之举	35 晋	征服小国	57 巽	宣传手段
15 谦	谦虚谨慎	36 明夷	逆境之策	58 兑	交流方法
16 豫	居安思危	37 家人	治家之法	59 涣	瓦解敌人
17 随	随机应变	38 睽	消除误会	60 节	勤俭节约
18 蛊	防止腐败	39 蹇	应对艰难		
19 临	体察民情	40 解	缓和矛盾	61 中孚	自我标榜
20 观	深谋远虑	41 损	惩治犯罪	62 小过	避重就轻
21 噬嗑	法律机制	42 益	利益他人	63 既济	个人总结
22 贲	领袖形象	43 夬	铲除分裂	64 未济	尚余遗憾

一卦一个主题，一卦一个中心的这个特征，在蒙、需、讼、师、比、同人、谦、豫、蛊、临、观、噬嗑、贲、剥、复、无妄、颐、咸、恒、遁、明夷、家人、蹇、困、井、鼎、震、艮、渐、归妹、旅、兑、涣、节等卦表现得最为明显。如《蒙》卦的主题是文明教化，《蒙》卦“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的卦辞就首先指出了教化愚昧者的原则。爻辞的“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击蒙”则分别讲述了不同的教化方法。又如《需》卦的主题是生财之道，《需》卦卦辞也是首先在卦辞中提出了生财的原则，这就是“有孚，光亨。”然后在爻辞中分别举例说明，爻辞的“需于郊”“需于沙”“需于泥”“需于血”“需于酒食”均是以在什么地方获取所需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来让受教者分辨“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

以上各卦一卦一主题的特征是非常明显的，其他各卦的主题虽然不如它们明显，但只要稍加分析，这种特征仍然是清晰的。如《乾》卦的主题是顺天应人，爻辞“潜龙”“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就是对天的标志星象——苍龙七星宿的运行规律所作的描述。“利贞”的卦辞和“勿用”“利见大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有悔”等爻辞则是对龙的象征——王者之道所需条件的说明。又如《坤》卦的主题是选择适宜于人类居住的理想环境，所以有“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的卦辞。初六爻辞的“履霜，坚冰至。”是在说明地道成物的规律。六二爻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提出了选择居住地的基本原则。六三爻爻辞“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六四爻辞的“黄裳，元吉。”是说明经济实力的重要性等等。由此可见，《周易》作者以卦为单位，一卦一个主题，而且卦爻辞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的写作特征是非常清楚的。

2. 遵循三段式的论述方式

《周易》卦爻辞的第二个显著的特征是：卦爻辞均遵循主题词+判断词+告诫词的三段式论述方式，而且其本身具有因果关系。

(1) 卦辞的写作特点

我们以《周易》乾、坤、屯、蒙、需、讼、师这七卦的卦辞为例来说明《周易》卦爻辞的结构特点：

《乾》卦卦辞：“乾 元亨 利贞”
主题词，判断词，告诫词。

《坤》卦卦辞：坤 元亨 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
主题词，判断词，告诫词

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告诫词

《屯》卦卦辞：屯 元亨，
主题词，判断词，
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告诫词

《蒙》卦卦辞：蒙亨，
主题词，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判断词，告诫词。

《需》卦卦辞：需 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主题词，判断词，告诫词

《讼》卦卦辞：讼 有孚，窒惕。中吉，终凶。
主题词，判断词
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告诫词

《师》卦卦辞：师 贞丈人，吉。无咎。
主题词，判断词

《乾》卦的主题词是“乾”。“乾”的本义为：观察东方苍龙七星宿的变化规律以察时定节，也就是遵循天道的规律而行人事的意思，还可以勉强训为天时或天道（参看《乾》卦注释）。乾字的含义是作者对《乾》卦卦画“☰”的解释，因为《乾》卦卦画是由《坤》卦卦画“☷”变化而来，经历了六个过程的变化，即由初爻时的《坤》卦卦画“☷”变为《复》卦卦画“䷗”、再变为《临》卦卦画的“䷒”、《泰》卦卦画的“䷊”、《大壮》卦卦画的“䷡”、《夬》卦卦画的“䷪”、《乾》卦卦画的“☰”。作者将《乾》卦的这个变化过程，以东方苍龙七宿在冬至到夏至这个时间段内的六个月里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过程作比，从而提出了顺天应人的王者之道这个主题。“元亨”的意思是亨通的根源，这是对乾字所提出的遵天行事的思想所作的肯定，所以说它是判断词。“利贞”的意思是

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是在告诫、敦促受教者接受乾字所提出的遵天行事的要求。

《坤》卦的主题词是“坤”。“坤”的本义为适合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肥沃土地。“元亨”是判断词，肯定了主题词所象征的这种良好的生存环境对人类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是告诫词。这段告诫词较长，又可以细分为告诫词和举例说明两部分：“利牝马之贞”是直截了当的告诫，大意为：利于对此养育我们的生存环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的大意为：贤明的领袖现在拥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但开始的时候却曾经感到迷惑，后来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西南方向肥沃的周原有利于发展经济，而东北方向贫瘠的山区只会造成贫穷。对安居乐业的环境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产生一个完满的结局。这一句话是进一步举例说明为什么要“利牝马之贞”的道理，作者以周族历史上的两次大迁移——夏末从肥沃的周原平原迁移至贫瘠的山区豳和古公亶父时重新迁回周原故里——给家族的经济发展的兴衰为例，说明选择生存环境的重要性。

《屯》卦的主题词是“屯”。“屯”字的本义为种子破壳而出的形状，作者一语双关，以种子的破壳而出象征新政权的建立，从而提出了建国这个主题。“元亨”是判断词，肯定了新政权的建立对周族的发展所起的积极作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是告诫词。其中“利贞”是直接告诫。“勿用，有攸往。”是对“贞”字的说明，大意为：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够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理想政治局面，这是在说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的道理。“利建侯”的意思是建立健全的各级管理机构，这是在进一步说明应如何对“勿用”进行管理，如何去组织“勿用”的民众。这些都是对“利贞”的进一步说明。

《蒙》卦的主题词是“蒙亨”。“蒙”字的本义为一种田间小草，作者以这种小草的弱小而霸道的特征比喻未开化的、不文明的人，从而提出了“蒙亨”这个主题。“蒙亨”也就是使愚昧者开化的意思。“蒙亨”两字不能分开来读成“蒙，亨。”那就成了愚昧者亨通

的意思，就不通了。“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是判断词。这个判断句实际上是指出了“蒙亨”的原则，也就是说在先礼后兵的前提条件下，才能达到教育愚昧者，使之文明开化的目的，否则是不起作用的，还有可能将矛盾激化。这个判断词没有“元亨”之类的词直接，因为它是有条件的亨通，相当于说如何如何做了才能亨。“利贞”是告诫词，敦促学习者接受此观点。

《需》卦的主题词是“需”。“需”就是需要、求索的意思。作者以需字提出了如何获取正当的收入这个让历代当权者头痛的问题为本卦的主题。“有孚，光亨”是判断词。大意为：诚实守信、光明正大才可以顺利地达到目的。这句判断词与《蒙》卦的判断词一样也是指出了“亨”的条件。“贞吉。利涉大川”是告诫词。其中的“贞吉”是直接告诫，大意为：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才能够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利涉大川”是对“吉”的进一步解释，大意为：有利于在得到民众的拥护的前提下完成重大的事业。也就是说有了“有孚，光亨”的这种正确认识后，才能够有“利涉大川”这样的良好结局。

《讼》卦的主题词是“讼”。“讼”就是争论、争辩。“有孚，窒惕。中吉，终凶”是判断词。大意为：当双方出现争执的时候，如果能够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就可以遏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达到消除矛盾、解除紧张状态的目的。但即使是暂时使纠纷圆满地解决了，最终的结局还是会因为这种争执留下的结蒂而不好。作者的这个判断是非常明智的，也可以说是对无理争讼的彻底否定。“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是告诫词。其中“利见大人”是告诫受教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出现纠纷时，应尽量找公正贤明、德高望重的人来主持调解。“不利涉大川”的意思是说：争执的出现将因为影响团结而不利于重大事业的完成。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是一句判断词，实际上这是在告诫受教者尽量不要主动挑起纠纷，它是对“利见大人”的告诫词所作的进一步补充，是说“利见大人”虽然好，但还有更好的就是什么麻烦事都没有。所以它是一句告诫词。

《师》卦的主题词是“师”。“师”就是组建军队和行军打仗的

意思。“贞丈人，吉。无咎”是判断词。大意为：能够正确地寻找到一个英明的统帅，才会有一个良好的结局。就不会造成人为的过错。《师》卦省略了告诫词。

从以上对这七卦卦辞的分析可知，卦辞的结构是非常规范的，也就是遵循主题词+判断词+告诫词的基本结构，而且这三个基本结构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因果关系，并不是如传统的易学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散漫无序。下面我们再来看爻辞的结构。

(2) 爻辞的写作特点

我们以《乾》卦和《蒙》卦的爻辞来说明爻辞所具有的特点：

《乾》卦爻辞：初九(䷀)：潜龙，勿用。
主题叙述词，判断词。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主题叙述词，判断词。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主题叙述词，判断词。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主题叙述词，判断词。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主题叙述词，判断词。

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
主题叙述词，判断词。告诫词

吉。
告诫词。

《蒙》卦爻辞：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
主题叙述词，告诫词

以往，吝。
告诫词。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主题叙述词，判断词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
主题叙述词

无攸利。
判断词。

六四(䷇)：困蒙，吝。
主题叙述词，判断词。

六五(䷏)：童蒙，吉。
主题叙述词，判断词。

上九(䷗): 击蒙, 不利为寇,利御寇。
主题叙述词, 告诫词

从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出,《周易》爻辞的结构特点与卦辞的结构特点基本一致,所不同的是由卦辞的三段式表述改成了二段式的表述。或者说每段爻辞均省略了卦辞结构中的一个部分。被省略部分的内容可以从卦辞或相邻的爻辞中找到相关的答案,因此,这种省略不仅没有影响其内容的完整性,而且还使得整个卦爻辞显得干净利索、简明扼要。

3. 善用比喻

《周易》卦爻辞第三个显著的写作特点是作者善用比喻,且常常是一语双关。我们以《中孚》、《既济》两卦为例来看它的这个特点。《中孚》卦全文如下:

(卦辞)䷼: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爻辞)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中孚》卦是作者自我标榜的一个卦,而好的自吹自擂其实很不容易,又要使人认同,又要不让人感到肉麻,是需要有本事的。作者是如何做的呢?《中孚》卦卦辞说:“中孚,豚鱼,吉。”其中的“豚鱼”是比喻,是以用豚鱼皮制作的铠甲来比喻诚信之人不会受到伤害的处境。这句爻辞相当于说:因为我为人诚信,所以我不会受到别人的伤害。这是直接吹嘘,由于缺少证据,还难以服人,于是作者在爻辞中开始举例说明。

作者在初九爻说:“虞,吉。有它不燕。”这句爻辞是两句话,也是用了两个比喻:“虞,吉”是一句,作者以管理山林湖泽资源的“虞人”自喻,自认为因为有了他这个国家的管理者——摄政王的正确引导,才有了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后一句“有它不

燕”是从反面述说他这个“虞人”是如何地忠于周王。“有它不燕”的本义为有蛇的地方就不会有燕子，寓意为如果存有篡政夺权的歹意，国家就不会有现在这样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这是以好偷吃鸟蛋的“它”（蛇）比喻心怀恶意的人，以“燕”比喻国家的安定团结。

九二爻爻辞说：“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这段爻辞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是比喻，作者以“鹤”自喻，而以幼鹤“子”喻文武百官、诸侯大臣。作者以仙鹤的群体之间和谐的关系来比喻他领导下的朝廷内部的关系，同时得出了我对朋友具有“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的知恩图报的优秀品德。

六三爻爻辞说：“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这句爻辞是写自己对敌人的奖惩分明。

六四爻爻辞说：“月几望，马匹亡，无咎。”作者以月望时分的光明和放马南山的和平来比喻政治的优秀和国泰民安的局面，这是在说自己具有热爱和平的愿望及光明仁爱的政治理念。

九五爻爻辞说：“有孚挛如，无咎。”这是直接表述作者的乐于助人。

上九爻爻辞说：“翰音登于天，贞凶。”作者以美丽的锦鸡的鸣叫声传得太高来比喻自己的行为受到打压的原因。

从《中孚》卦的内容看，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自己管理有方、知恩图报、奖惩分明、为人仁慈、乐于助人，可以说是样样都好，就是因为太好了而得到了大家的拥戴，所以功高过主带来了麻烦。这些话如果全部直述，是很难说出口的，也容易造成别人的反感，而作者在使用了以上那些诸多的比喻后，给人更多的感受则是同情和赞许。《既济》卦全文如下：

（卦辞）䷾：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爻辞）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六二：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上六：濡其首，厉。

《既济》卦是作者对自己一生的总结，卦辞用了“初吉，终乱”的评语。究竟是如何“初吉，终乱”的呢？《既济》卦初九爻爻辞说：“曳其轮，濡其尾。无咎。”作者以“轮”比喻国家的政权机构，以狐狸漂亮的尾巴比喻自己的名声。这句爻辞实际上是在说自己名声的被损坏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自己本身是没有过错的。

六二爻爻辞说：“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作者以“妇”比喻未实际掌握政权的成王，以头饰“茀”比喻王位，这个比喻将激烈的王权之争缩小为普通人的生活小纠纷，实际上起到了大事化小的作用。

九三爻爻辞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作者以历史上的英明之君高宗自喻，从而起到了抬高自己的作用。

六四爻爻辞说：“繻有衣袽，终日戒。”作者以缝补破衣烂裳的“繻有衣袽”来比喻自己愿意修复与成王之间关系的良好愿望。由于有了前三爻的叙述，他的这一表态显得格外高尚。

九五爻爻辞说：“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作者在此以东邻自喻，以西邻喻召公，以祭祀时杀牛和唱歌跳舞两类活动的得与失来比喻自己和召公相比在一生的政治生活中的得不偿失。这个比喻是非常生动形象的，也是十分感人的，很容易得到大家的同情。更高明的比喻则是下一句爻辞。

上六爻爻辞说：“濡其首，厉。”这句爻辞并不完整，它实际上是《未济》卦上九爻爻辞“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的简写。作者以请客吃饭喝酒时，不小心将酒泼在客人的头上比喻自己的摄政行为对成王的伤害是好心办坏事。这个比喻非常精彩，如果作为检讨来看，是既不失体面，又极能获得对方的同情和谅解。

从我们对《中孚》和《既济》两卦卦爻辞的简单分析来看，作者在卦爻辞中是非常善于使用比喻的，也正是这些比喻为《周易》内容增添了不少的光彩。类似这样的比喻在《周易》卦爻辞中可谓比比皆是，如《乾》卦的主题是顺天应人，《乾》卦的爻辞则详细地描述了东方苍龙七宿在冬至到夏至这段时间里在天空中的位置变

化特征，以作为遵天行事的依据。但作者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受教者遵天行事，同时还是一语双关，以天上最神的“龙”来象征人间最尊贵的君王，以龙星宿的变化规律来象征君王的崛起，因此才有了“勿用”“利见大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或跃在渊”“有悔”等爻辞，这些爻辞都是针对王者之道而言的，是在说明王者的形成及发展所需的条件。如果我们不能理解作者以“龙”喻“君”的这种一语双关的写作方式，也就不能够读懂这段卦爻辞。又如：

《屯》 卦六二爻爻辞：“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蒙》 卦九二爻爻辞：“纳妇吉，子克家。”

《小畜》卦九三爻爻辞：“舆说辐，夫妻反目。”

上九爻爻辞：“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大过》卦九二爻爻辞：“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九五爻爻辞：“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归妹》卦初九爻爻辞：“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六三爻爻辞：“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九四爻爻辞：“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六五爻爻辞：“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上六爻爻辞：“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既济》卦六二爻爻辞：“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以上各爻辞中的“女”“妹”“妇”均是比喻君之下的臣子之位，而其中的“夫”“士”“君子”均是比喻“王”“君”“天子”。又如：《屯》卦六三爻“即鹿无虞”的爻辞以“鹿”喻“帝位”；《颐》卦初九爻“舍尔灵龟，观我朵颐”的爻辞以“灵龟”喻勤俭的先人，以“朵颐”喻铺张浪费的“后人”；《革》卦九五爻“大人虎变”，上六爻“君子豹变”的爻辞，以“虎”喻“君”，以“豹”喻“臣”；《小过》卦六五爻“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的爻辞，以“云”和“雨”比喻国家的警告和打击；《睽》卦上九爻“睽孤，见

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的爻辞，以“鬼”比喻心中的疑团等等。

大量使用比喻，而且这些比喻往往是一语双关，这正是《周易》卦爻辞写作的第三个主要特征。

4. 生字量大

《周易》写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卦爻辞中生字所占的比例大，而且往往是将同一类的生字安排在某一卦中。《周易》正文一共只有 4165 个汉字，却有 808 个生字，比例超过了五分之一。

《周易》生字表

1. 乾卦：乾元亨利贞潜龙勿用见在田大人君子终日夕若厉无咎或跃渊飞天亢有悔群首惕吉
2. 坤卦：坤牝马之攸往先迷后得主西南朋东北丧安履霜坚冰至直方不习含章可从王事成括囊誉黄裳战于野其血玄永
3. 屯卦：屯建侯磐桓如遭乘班匪寇婚媾惟入林中女字十年乃即鹿虞几舍吝膏小泣涟凶居求
4. 蒙卦：蒙我童初筮告再三渎则发刑说桎梏以包纳妇克家取金夫躬困击御为
5. 需卦：需孚光涉川郊恒沙言泥致出自穴酒食速客来敬
6. 讼卦：讼室所归而逋邑百户膏旧德复命渝锡朝褫带
7. 师卦：师丈律否臧舆尸左次禽执长帅弟开国承
8. 比卦：比原宁盈缶它内外显驱失前诚
9. 小畜：畜密云雨何道牵輶妻反目挛富邻既处尚载月望征
10. 履卦：虎尾咥素坦幽眇视跛能武愬夬考祥旋
11. 泰卦：泰拔茹汇荒冯河遐遗平陂艰恤福嗣戒帝乙妹祉城隍茅亡行
12. 否卦：羞畴离休系苞桑倾喜
13. 同人：同门宗伏莽升高陵岁兴乘墉弗攻号咷笑相遇
14. 大有：交害公彭厥威祐车
15. 谦卦：谦鸣劳撝侵伐

16. 豫卦：豫介町由疑盍簪死冥石迟
17. 随卦：随官获嘉拘维山先
18. 蛊卦：蛊甲干父母裕
19. 临卦：临八咸甘忧知宜敦
20. 观卦：观盥荐顙若窥退进宾生
21. 噬嗑：噬嗑狱屨校灭趾肤鼻腊肉毒肺矢耳
22. 贲卦：贲徒须濡幡白翰丘园束帛戈
23. 剥卦：剥床辨蔑贯鱼宫宠硕果庐足
24. 复卦：疾祗频独灾败反七远
25. 无妄：妄耕菑畲牛药正
26. 大畜：輶良逐闲卫牯豮豕牙衡已
27. 颐卦：颐实尔灵龟朵顙拂眈欲经口
28. 大过：过栋桷藉枯杨稊老隆华士顶
29. 坎卦：坎窞险枕樽簋贰约牖徽纆置丛棘心且
30. 离卦：离错然炅鼓歌耄嗟突焚弃涕沱戚折丑
31. 咸卦：拇腓股憧思膂辅颊舌执
32. 恒卦：浚振
33. 遁卦：遁革莫胜臣妾好肥
34. 大壮：壮罔羝羊触藩羸角易遂决
35. 晋卦：晋康锡蕃庶昼接摧愁兹介允鼠受众鼯
36. 明夷：夷垂翼拯狩庭箕晦登地腹
37. 家人：馈啗嗜假
38. 睽卦：睽恶巷曳掣剽孤厥负涂鬼张弧载一
39. 蹇卦：蹇反连硕故
40. 解卦：解夙狐斯射隼负上
41. 损卦：损曷二簋遄酌违益友使享
42. 益卦：圭依迁惠作问立
43. 夬卦：夬扬頄愠臀闻信苋陆夜
44. 姤卦：姤柅蹢躅杞瓜陨起
45. 萃卦：萃庙牲乱握引禴賁咨澳位

46. 升卦：升允虚岐阶息
47. 困卦：株谷覲朱绂据蒺藜徐刖赤葛藟 艽木祀祭曰动
48. 井卦：井改汔亦繻瓶甗瓮敝漏渫恻汲甃冽寒泉幕未并收幕
49. 革卦：已巩就占豹变面
50. 鼎卦：鼎仇塞雉疏形渥铉亏折覆玉
51. 震卦：震虩哑惊里匕鬯跻苏亿索矍贝九
52. 艮卦：艮拯快限列夤薰序背身腓
53. 渐卦：渐鸿磐衍孕育桷羽仪饮
54. 归妹：娣须愆期袂筐刳时
55. 丰卦：丰配虽旬蓐斗沛沫肱庆闾右屋
56. 旅卦：旅琐斯怀资仆处矢焚巢斧鸟
57. 巽卦：巽史巫纷庚下品
58. 兑卦：兑商和宁引
59. 涣卦：涣奔机群汗逖去
60. 节卦：节苦
61. 中孚：豚燕鹤阴爵靡罢翰音吾与敌匹
62. 小过：祖妣戕弋彼及防必是谓
63. 既济：济濡 繻褊乱轮衣杀
64. 未济：赏

《周易》正文中不仅生字多，而且往往将同一类生字安排在同一卦中，如《乾》卦的“潜、见、跃、飞、亢”；《蒙》卦的“发、包、取、困、童、击、御、纳、克、躬”；《需》卦的“川、郊、沙、泥、血（洫）、穴”；《同人》卦的“野、门、宗、莽、陵、墉”；《临》卦的“咸、甘、至、知、敦”；《大畜》卦的“马、牛、豕（猪）”；《咸》卦的“拇、腓、股、脢、辅、颊、舌”等等。《周易》卦爻辞大量的生字词及这种刻意的安排，毫无疑问地有利于受教者对生字的记忆，即使是今天的语文课本，同样地具有这种编排的故意。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将《周易》卦爻辞结构和写作特征简单地归纳为以下四点：

1. 《周易》卦爻辞一卦一个主题，卦爻辞之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
2. 《周易》卦爻辞遵循主题词+判断词+告诫词的三段式论述方式，而且其三段式本身具有因果关系；
3. 卦爻辞中大量使用比喻，而且往往是一语双关；
4. 卦爻辞中生字所占的比例较大，而且往往将同一类的生字安排在某一卦中。

正是因为以上四个显著的特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周易》卦爻辞的写作是很规范的，是作者精心创作的产物，而不是如传统的易学观点所认为的那样杂乱无章。传统的易学观点之所以看不到《周易》的这些明显的特点，原因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本末倒置，认为《周易》卦爻辞是对历年的占筮辞条的整理，从而带上了有色的眼镜。当我们认清了《周易》卦爻辞的这些特征，再结合我们前面所说的对《周易》篇章结构和《周易》卦的结构的正确认识，这本让人莫名其妙的古籍也就没有那么玄了，就能够如读《西游记》《红楼梦》一般津津有味了，我们也就因此可以开始注释正文了。

下 篇

《周易》注释

第六章 《周易》书名释

《周易》一词最早见于《左传》。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左传·昭公七年》：“孔成子以《周易》筮之。”《左传·襄公九年》：“阳虎以《周易》筮之。”由此可见，《周易》是一本成书于春秋之前的书。这部古书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名字呢？关于“周”字，历史上主要有二种说法：一是释《周易》的周为“易道周普，无所不备”之意；二是释《周易》的周为周朝、周代之意。如东汉人郑玄在其《易赞》中说：“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连山》者，象山之出云，连连不绝；《归藏》者，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唐人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周，代名也。周，至也；遍也；备也。今名书义取周普。”

关于“易”字，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从文字的来源和构成解释。如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虞翻注《周易参同契》说：“字从日下月”。二是按《易》的内容特征解释。如汉代《周易乾凿度》说：“《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简易也，变易也，不易也。”

这两个字的各种解释之间没有什么矛盾，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而已。“周代”是指易所形成的时间；“周普”是指《周易》的内容丰富，涵盖范围广泛；“日月为易”是指易字的结构，也表明易的基本内容以日月和日月所象征的阴阳有关；“变易”是说《易》的基本特点是表现事物的变化过程；“不易”是说这个变化过程是遵循某种规则的，是有规律性的。“简易”是说《易》对这种变化规律的演示方法简单明了。换句话说，依传统的易学观点理解《周易》书名含义就是：《周易》是一本成书于周朝的内容丰富、含义深刻的书，其书以阴阳的变化规律为基础，归纳和演示了天、

地、人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这种演示方法好学好用。易学的主流观点就是如此。但是，在易学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方面对《周易》书名的理解普遍地持以上观点，而另一方面对《周易》内容进行解释时，又不敢正视“简易”一说。因为人们读《周易》实在是太难了，多少人一生致力于对《周易》的研究，却依然是摸不着门的感觉。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简易”的定义不对？还是其他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如果我们重新审视对《周易》书名含义的传统解释，就会发现，关于“周”字含义的解释有很大的问题。首先，“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的解释忽视了《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存在。《周礼·春官·宗伯》说：“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卦皆六十有四。”《连山》、《归藏》和《周易》均由周朝太卜掌管，而且经卦、别卦均相同，又统称为《易》。依理它们应当是同一类型的三种书，如果将《周易》释为“《易》道周遍，无所不备。”那么，《连山易》和《归藏易》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也就不应该有专人来掌管它。反过来说也一样，既然周朝的太卜同时掌管这三部《易》，那么，这三部《易》就应均有其独到的作用，《周易》也就不可能包括所有的《易》道。所以，我以为用“《易》道周遍，无所不备”来释《周易》之周字的含义不妥。

其次，《周易》一书为周朝之书几乎可以肯定，但这是否就一定是《周易》书名本义，尚需作进一步研究。因为《周易》在三《易》中成书时间最晚，很有可能是在《连山》和《归藏》基础上改编而成。但《连山》和《归藏》这二《易》均不以朝代为名，如果独独《周易》的作者以朝代命名，不知其标新立异的理由是什么，写得了书而取不了更好的名，还是以示区别于前朝之《易》？前者说不过去，后者书名不同类，没有可比性，也就没有了意义。以此，我以为传统易学对《周易》书名中周字的解释是存在问题的，对《周易》书名的解释也因此可能不对。那么，正确的解释是什么呢？我们还是从周字的本义说起。

“周”，甲文写作“𠂔”。金文写作“𠂔” “𠂔”。石文写作

“𠩺”。《说文》：“周、密也，从用、口。”《广雅·释诂》：“周，调也。”“周，至也。”“周，编也。”《广韵·尤韵》：“周，备也。”《小尔雅·广言》：“周，帀（匝）也。”周还是周族的族名和周族所建的朝代名。对《周易》之周的传统解释就来源于这些权威的训诂。从中我们看到，周字好像也只有这两种主要的含义。但是，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就是古人未说清周字为什么有周密、谐调、至、普遍、完备、环绕等义？周族又为什么要以周字为名？或者说，这些训诂可能均不是周字的本义。那么，周字的本义应该是什么呢？我们只能从字形的特点及周族为什么对此字情有独钟分析起。

观字形，周字有过三次变化：初形为殷商时期的甲骨文“𠩺”和“田”；周初变为金文的“𠩺”和“𠩺”；然后变为石文的“𠩺”。如果将这三种字形的特征及变化规律与周族的历史进行对比，就会发现周字的字形特征及其变化完整地反映了周族的基本特征和其变化特点。周族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周族的基本特征就是注重于农业的开发和土地的管理。《周本纪》说：

“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穡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周族的历史一般追溯到其祖先弃，而弃是我国古代有意识地开发农业的第一人，是最开始种稷和麦的人，被尊为“农神”，也因此被舜帝任命为农官。他一生致力于对其创举进行推广，从而改变了古人的生存状态，改善了古人的生活质量，也改变了周族的命运。弃之后的周族继承人在夏朝世代为农官，是当时农业技术的推广者和农业的管理者，周族正是因此而兴旺。周字的初形甲骨文很好地反映了周族的这个特点。

周字的甲骨文前六·六三·一上写作“𠩺”，甲骨文四三六上写作“𠩺”。字形为田中有象征农作物的四点，显然是一个会意字。甲骨文二一七〇上减去了田中的四点，写为“田”，与田字字形相近。但田字本身是一个象形字，《释名·释地》说：“已耕者曰

田。”《玉篇·田部》：“田，土地，地也”。田字像经过平整、开沟后用于种植的农田。周字的初字应为会意字，本义应为整田耕种，强调农业开发的过程和技术、管理。而田字的本义是可用于种植的农田，强调的是土地的状况。所以，将会意字“𡇗”简写为“田”不得法。周族之所以用周字作为其族名，就是为了强调其祖先是开发农业、教民耕种的第一人。就是强调周族是以农业为本，以农业的管理为己任的氏族。或者说，周这个字就是为了将周这支氏族与其他氏族区别开来，而根据其特征发明出来的。这个字应形成于夏朝弃任农官的时代。

夏末商初，商汤革命后，周族被迫逃往山区豳。古公亶父时，周族才得以全族大规模迁回平坦、广阔而肥沃的渭河平原。随之而来的还有大量原与周族为邻的小部落。为了合理地分配土地资源及今后的管理，周族以过去的农业管理经验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周族特有的井田制农业管理模式。《周礼·地官·遂人》说：

“（遂人）凡治野，以下剂致甿，以田里安甿，以乐昏扰甿，以土宜教甿稼穡，以兴勑利甿，以时器劝甿，以疆予任甿，以土均平政。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周礼·地官·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周礼·地官·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羨。唯田与追胥竭作。”

上文讲的都是周族实行井田制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井田制的基本特点就是将人口和土地资源进行有计划地合理分配，并将个人及家庭的权力、义务与土地占用数量相结合。周字的金文很好地反映了周族的这项改革特点。

周字的金文写作“𠩺”和“𠩻”，在以前的字形下增加了一个“口”字。《说文》：“口，人所以言、食也。”口字为象形字，像人和动物用来发声和进饮食的器官。但口字很早就作为人的代词用，如《孟子·梁惠王上》：“百亩之田，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金文周字中所增加的口字就取人口之义。显然，周字字形的这种变化，正是反映了周族施行井田制改革的基本特征。或者说，金文周字的含义由甲骨文周字强调农业的开发和技术转变为强调农业的行政规划和管理。

周族以井田制为模式的国家组织结构，是一种较商族的国家管理制度先进的模式。所以周族的经济得以在文王的时期繁荣昌盛，也因此而一举灭商，使得周族由过去的小邦国成了协调万邦的宗主国。为了管好较过去管辖的范围大得多的天下，周族放弃了殷商王朝的部落联盟制，而以自己所积累的井田制经验，创建了全面的封土建国制。封土建国制的基本内容就是由天子向诸侯授土地和人民，然后由诸侯按天子的统一规定去管理所授的土地和人民，如《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封康叔时说：“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封土建国制与井田制相比较，没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不过是后者的放大。当然，由于这种放大涉及到了更多的等级制度，所以对土地的分配更为复杂。周族作为宗主国，所处的位置也因此较过去大不一样。或者说，他的管理职能已经由原来的直接管理农民基层组织及下级官员，转变为管理诸侯和卿、大夫。周字字形在此之后，也因为周族的变化而有了新的变化，变成了“𠩺”和“周”。这两种写法和取义不同，但所表达的含义却基本相同。

“𠩺”，从用、从口。《说文》：“用，可施行也。从卜、从中。”用的本义是施行。但用字为什么要从卜从中呢？人们一般理解为：古人迷信，办事之前要先占卜，得吉兆（中）后才可以用事。卜中而后用的观点是对的，但将卜字释为龟卜、算命则错了。此处的卜

实际上是立杆测影之意，是一项纯科学的方法，所寻求的“中”的结果也大多符合自然规律。如《周礼·天官·冢宰》说：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周礼·冬官·匠人》说：“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

以上两段文章的大意为：“王建立国家时，首先要辨别东西南北四方，勘定王所居宫室的位置；以此为中心划分王所在城市的土地，营建宗庙、社稷、朝廷、集市、道路，并度量郊外的土地进行分封，实行井田制度；设置各种官员，执掌各自的职守，辅佐王治理民众，使民众不脱离中直正确的道路。”

“工匠艺人在建国都之前，要用带悬绳的水准仪测量平地，树立标杆，以悬绳校正使它直立于地面，观察阳光下标杆的影子。沿影子顶端画圆弧，识记好日出时的影子与日落时的影子。白天参考日中时分的影子，夜晚参考极星的位置，以确定东西南北四方。”

此外卜的意义就是为了测时和辨别方位，而辨别方位是营建国都的基本要求，营建国都又是封土建国的实施。只有经过立杆测影的选址、放线工作完成后，才可以开工建设。由此可见，用字的“卜中而用”之意是十分科学的，它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规划、勘测没有本质的区别。石文周字字形“𡩺”从用从口，就是强调了周朝封土建国的新特点。

周字的现代写法最早见于定县竹简二十四号。其字从门、从土、从口。《说文》：“门，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林外谓之门，象远界也。𡩺，古文门。从口，象国邑。”门就是都城的远郊，就是国界。现代所用的周字字形为国界包围着土地和人民，依然是个会意字，会封土建国之意，与石文周字异曲同工，含义相同。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周字的本义曾经有过三次变化：甲骨文周字取义为整田耕种，强调的是农业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职能；金文周字取义为合理地规范农业人口和农业用地，强调的是农业的行政管理职能；石文周字取义为以土地和人口为基础封邦建国，强调

的是国家的管理职能。周字是因为周族对农业的贡献而发明的，是周族的独特标志。周字字形的变化也是周族的特点变化的结果。周字的本义我们知道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周字是周密、协调等义呢？

周朝的政治管理制度可以用礼乐文化四个字概括，而所谓礼乐文化实际上是一整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其中的乐已经失传，而礼却大致保留在《周礼》和《礼记》二书中。书中对官职配备、职责、着装、用车、旗帜、起居、建筑、用具……都依等级的不同而作了硬性的规定，是一个非常严密而周全的制度，是一套普遍实施的制度，也是一个为和谐万邦而制定的制度。所以，周字才有了后来的周密、协调、完备、普遍等引申义。

周字本义有三个含义，《周易》之周应取那一个含义呢？依《周易》形成于商末周初的观点，《周易》形成的时期周族已经取得周朝的政权，已经进入封邦建国的阶段。所以，《周易》的周字应取第三种含义，即以土地和人口为基础封邦建国。换一句话说，也就是如何管理和治理国家，也就是所谓的文化、政治的初始含义。

搞清了《周易》中周字的含义后，我们来看易字。易字的本义也是人们没有搞清的问题，易字的问题比周字的问题更为复杂，因为它涉及到上古的历史、政治和文化，而我对上古历史、政治和文化的看法与传统的史学观也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为了搞清易字的本义就必须首先澄清上古历史中的一些问题，而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任务，是需要用较大篇幅来讨论的问题。我准备在澄清《连山易》时来论述它。好的是易字不是《周易》作者的发明，而且人们通常使用的含义基本上是它的本义，所以我们暂时搁置这个问题不会影响我们对《周易》书名本义的认识。

传统易学观点将易字释为变易、不易、简易三义，有的加上了日月为易一义。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易》是讲述某种变化规律的书，它对这个规律的归纳和演示简单明了，可能与日月有关。这种认识的中心点是变易和不易，是变化规律四个字。我们说与易字本义基本相同的也就是这四个字。

将我们对周字和易字含义的理解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所理解

的《周易》书名含义。这就是：有关周朝封邦治国的法则。周朝讲治国法则的书有很多，孔子所推崇的所谓礼乐文化就是周朝治国的一个主要法则，而且，《周礼》等书是公开推销的，为什么独独《周易》这本书在西周时期却不得外传呢？原因其实很简单：礼乐是需要全民遵守的法则，是为大众制定的法则，而《周易》只是为王子们写的，是如何称王的法则。

《周易》是一本讲述周朝封邦治国法则的书这一结论，是我们根据周和易这两个字的字义推导出来的，是否符合作者的本义，关键还要看《周易》正文的内容是否以这个结论一致。我们现在就来探讨《周易》正文。

第七章 《周易》上经注释

一、乾

【原文】

（卦辞） ䷀：乾，元亨，利贞。

（爻辞） 上九：亢龙，有悔。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初九：潜龙，勿用

（爻后辞）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译文】

（卦辞） ䷀：遵循天道的规律行事，是人事活动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爻辞） 初九（䷀）：王者实力的形成，是得到民众拥护的结果。

九二（䷉）：当为王的实力得到显现时，利于寻求到德才兼备的管理者帮助。

九三（䷊）：品德高尚的领袖整天都遵循正确的方式不断努力进取，夜晚也保持警惕，提防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因此，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过错

而造成灾难。

九四 (䷔): 或者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推翻旧王, 没有过错。

九五 (䷔): 在掌握最高权力、登上天子宝座的时候, 利于得到有协调邦国能力的人才支持。

上九 (䷔): 与贤明的君王对抗, 将带来悔恨。

(爻后辞) 运用《乾》卦六爻爻辞所述的道理行事, 就会见到安定祥和的政治局面, 就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注释】

乾卦卦辞: “䷀: 乾, 元亨, 利贞。”

“䷀”: 《乾》卦卦画。由其反卦《坤》卦卦画“䷁”经过从下至上的六个变化过程后转变而来, 这六个变化过程即: 初九爻从《坤》卦“䷁”变为《复》卦“䷗”; 再变为九二爻的《临》卦“䷒”; 九三爻的《泰》卦“䷊”; 九四爻的《大壮》卦“䷡”; 九五爻的《夬》卦“䷪”; 上九爻的《乾》卦。《乾》卦卦画是完成变化后的形状。

“乾, 元亨, 利贞。”

“乾, 元亨, 利贞”是《乾》卦的卦辞。《周易》六十四卦, 每卦都有一段卦辞, 卦辞的内容表述了本卦的中心思想。由于卦辞和爻辞是表意清楚的汉字, 所以卦爻辞应是我们解读《周易》的最为可靠的依据。但就是这些最可靠的依据, 传统易学的解释也依然是千奇百怪, 从没有一个定论。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卦辞的含义呢? 我以为我们至少需要注意三个主要问题: 一是正确地理解字义, 特别是主题词——也即我们常说的卦名的含义; 二是准确地给古文断句; 三是掌握作者写作的基本特点。

“乾”: 古文写作“𪔐”或“𪔐”。《说文》: “乾, 上出也。从乙。乙, 物之达也。”段玉裁注: “此乾字之本义也。自有文字以后, 乃用为卦名, 而孔子释之曰: ‘健也’。健之义生于上出, 上出

为乾，下注则为湿，故乾与湿相对。”徐灏注笺：“乾之本义，谓草木出土乾乾然强健也。”许慎等人以为乾字的本义为上出、冒出、干等义。孔子以为乾字的本义为健，为天。后人还有人训乾为北斗星等。但乾字为什么有这些意思，他们都没有说出一个让人信服的道理出来，因此乾字的准确含义一直就是易学界没有讨论清楚的一个问题。

观乾字字形，乾字由左右两部分组成。左边部分写作“𠂔”或“𠂔”。右边部分写作“乞”。左边又可细分为上部的“𠂔”，中部的“☉”或“☉”，下部的“丿”。其中中部的“☉”或“☉”分别为古文的日字和星字。去掉这中间部分后，合上下两部分则成为“𠂔”，此正是东方苍龙七宿的象形，其中上部的“𠂔”象角、亢、氏三宿，下部的“丿”象房、心、尾三宿（参看《乾》卦初九爻龙字注释）。东方苍龙七宿正是日月五星运行的必经之路，而乾卦爻辞又正是以龙的变化为主题。依此，我们可以认为，乾字左边的“𠂔”或“𠂔”的含义应为日月五星运行于苍龙七宿之中。

乾字右边写作“乞”。乞字甲骨文写作“三”“𠂔”“气”等，与气为同一个字，与八经卦中的《乾》卦卦画“三”也相同，意思是求。求什么呢？求“乞”字下半部的“乙”。《说文》：“乙，象春草木冤曲而出，阳气尚疆，其出乙乙也。”“乙”是草木破土而出之状。用什么来求呢？用“乞”字上部的“𠂔”。此“𠂔”应为古人竖杆测影的标杆。依此，“乞”的本义应为寻求草木破土而出的时间，后来引申为乞求、气等义。这个气不是云气的气，是生命之源的气，也即阴阳之气的气，所以乞与气字为同一字。由以上对乾字的字形结构所做的分析可知，乾字的本义应为：观察东方苍龙七宿的运动规律以察时定节。此义与《乾》卦卦爻辞的内容是完全相符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中，《乾》卦卦名不叫乾，而是叫做键，其卦序也与通行本《周易》不同。《史记》说：“西伯拘羑里，演《周易》。”演是推演、阐发、扩展的意思。西伯虽然不是《周易》的作者，但一个演字却透露出《周易》的创作可能是对原有作品的一种加工，键字可能正是乾卦的本

名，而乾字只是作者新取的名。

作者为什么要舍弃原卦名，而重新命名呢？可能的原因只能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内容与原作者不同。键的本义是安装在车轴两端，管住车轮不脱离轴的铁棍，引申为门闩、关键等义。《乾》卦所象征的龙星宿的升起正是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的开头，取名为键名副其实。原作者所表述的可能正是龙星宿在天空中的存在状态的意义。但从《周易》卦爻辞的内容看，《周易》作者想表达的主要内容应为阳气的生长过程，这是键这个字的内涵所不能表达的，所以作者只能另取一个名。因在当时已有的文字中找不到合适的字来命名，他于是造了乾这个新字。这个字表述了观测的内容（日月五星在苍龙七宿所象征的路径上运行），目的（求气），方法（竖杆测影）。殷墟甲骨文中未见乾这个重要的字，可能就正是在当时还未创造出来的原因。也许如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的一样，《周易》作者原本就没有另外给卦取名，称键卦为《乾》卦是后人的误读，作者造乾这个字只是想表达《乾》卦的主题而已。



不论乾字是否卦名，有两点却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周易》经文中的乾字不应训为天，也不能训为键，更不能训为上达、干、北斗星等义，它的本义应为：以观察日月五星运行于苍龙七宿中的规律来察时定节。作为卦名时勉强可以训为天时而天道，而作为卦辞则当直接用其本义；二是正如我们在“卦的结构及特点”一节中讨论时已经得出的结论一样，在《周易》卦爻辞中，乾字是否卦名，我们并不能得出肯定的答案，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有一点：它一定是卦辞。因此，在我们解读《乾》卦卦辞时，只能将乾字作卦辞，而不能作卦名用，可训为：“以观察日月五星运行于苍龙七宿中的规律来察时定节”。

“元”：《说文》：“元，始也，从一，从兀。”高鸿缙《中国字例》：“元、兀一字，意为人之首也。名词。从人，而以‘·’或‘二’指明其部位。正指其处，故为指事字。”《尔雅·释诂下》：“元，首也。”元字的本义为人头。引申为长、始、本、原来等义。这里取始、本、根本义。

“亨”：甲文写作“𠩺”。金文写作“𠩺”。《说文》写作“亨”。

《说文》：“𡩉，献也。从高省。曰：象进孰物形。”吴大澂古籀补：“古𡩉字象宗庙之形。”古𡩉字后分化为亨、享、烹三字。《广雅·庚韵》：“亨，通也。”《广雅·释诂下》：“享，献也。”《广雅·释言》：“𡩉，祀也。”《字彙·亼部》：“亨，受也。”《集韵·庚韵》：“烹，煮也，或作亨。”亨为什么与享、烹二字同源？又为什么有通达、敬献、祭祀、烹煮等义？古人说的“象进孰物形”、“象宗庙之形”的理由均不充分。观字形，古文亨字上部从人，下部像男性生殖器。故此字的本义可能是生命之源或阳气之本的意思。有其源，生命才能生发、通达，就如受精的蛋才能孵出小鸡一样。进献物品、祭祀祖先均有交通之义，正是由通达义引申而出。烹煮食物也是增加热量（阳气）的过程。所以，亨字的本义应为生命（阳气）之本，引申为通达、交通、进献、烹煮等义。这里用通达之义。

“利”：屈翼鹏《殷墟文字甲编考释》：“利当是犁之初文。”《说文》：“利，铤也。从刀，和然后利。”《玉篇·刀部》：“利，刻也。”《正字通·刀部》：“利，害之反。”利字从刀从禾，以刀割禾之义。割禾就是农事收获，有收获就是利，所以，利的本义应为利益。割禾需要锋利的工具，故利字又引申为锋利、迅猛及富饶，顺利等义。

“贞”：甲骨文写作。金文写作。《说文》：“贞，卜问也。从卜，贝以为贄。一曰鼎省声，京房所说。”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古乃假鼎为贞，后益之以卜而成（贞）字，以鼎为声。金文复多假为鼎……鼎贝形近，故鼎及伪变为贞也。”《释名·释言语》：“贞，定也，精定不动惑也。”《广雅·释诂一》：“贞，正也。”《广雅·释诂三》：“贞，当也。”贞字为什么有卜问、坚定不移、正、当等义？其本义又是什么呢？甲骨文贞字字形中既没有卜字字形，也没有贝字字形，所以，许慎所说“从卜，贝以为贄”——交钱卜问的意思就不可能是其本义，只能是卜问的方法商业化、普遍化后的后起之义。

观字形，甲骨文贞字上半部像冬至、夏至二至日的日照方向，下半部像其影像，是观测者所得的日影，以此影可推测时令、节气，故贞字的本义应为测日影以察时定节。贞字字形后来变为金文

的“𠄎”，所表达的内容与甲骨文“𠄎”字的含义完全一致。金文“𠄎”字从卜从鼎。卜是竖杆测影的象形，而鼎正是卜杆的底座。古人在鼎沿刻上印记，当卜杆的投影投到鼎沿时，依所投刻度的位置就可知季节。这是竖杆测影更为规范、更为先进的方法。金文“𠄎”字正反映了这项活动的特点，或者说金文贞字字形正可对甲骨文贞字字形作注。后来因为古文鼎字与貝字字形相近，加之卜问在后世成了一门谋生的职业，是要收钱的，所以金文“𠄎”字简写成了貞，而从卜从貝，染上了世俗气。

贞字的本义为立杆测影、察时定节。由于太阳的运行遵循一定的规律，此规律从不改变，所以贞字被引申为正确、坚定不移等义。立杆测影需要有人来主持、实施、观察、判断，故贞字又有了主持、判断等义。《尚书·洛浩》记载：周公建成洛邑，还政成王时，成王曾对周公说：“我二人共贞。”我们二人共同主持朝政。贞字就是用的主持之义。贞字的各种含义在《周易》卦爻辞中均有使用，这里用正确的认识义。

搞清了“乾元亨利贞”这五个字的字义，还要给这段卦辞断句，因为《周易》古文原本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如何断句也就自然成了理解卦辞的又一个问题。传统易学对这段卦辞的断句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断为“乾：元、亨、利、贞。”一是断为“乾：元亨，利贞。”这两种断法的一个共同点是將乾字视为卦名，而不是卦辞。对此问题我们在“卦的结构及特点”一节中已经做了分析，这里不再重复。我们的分析认为：乾字是卦辞，而不是卦名，作者在《周易》中是以卦画“☰”为卦名，乾字不过是作者对卦画的理解。依此而断，乾字后面不应打冒号，而应为逗号。写作：“乾，”。至于“元亨利贞”的断句，我们在“《易传》传什么”一节中已经作过分析，依据《乾》卦的姊妹卦《坤》卦“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的卦辞特点，这四个字应断为“元亨，利贞。”以此，我们认为《乾》卦“乾元亨利贞”的卦辞应断句为：“乾，元亨，利贞。”其中乾是卦的主题，大意为：“观察东方苍龙七星宿的运行规律，以察时定节。”“元亨”是判断词，是对乾所代表的主题与人的关系所作的判断。大意为：是“亨通的基础。”“利贞”是告诫词，提醒受教者对

前面的问题引起注意。大意为：“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制定课题，做出判断，最后提出要求，这正是《周易》卦爻辞的一个基本写作特点，掌握了这个特点，再来读《周易》就简单得多了。

“观察东方苍龙七星宿的运行规律，以察时定节。”实际上也就是为了遵循天道的规律行事。而所谓“亨通”是就人事活动而言的，心想事成、发展顺利就是“亨通”。因此，《乾》卦卦辞可译为：

“遵循天道的规律行事，是人事活动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初九爻爻辞：“潜龙，勿用。”

初九爻爻辞一般写作“初九：潜龙，勿用。”其实“初九”是序数词，不是正文。类似的序数词在经文中一共有十二个：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每一段爻辞的前面都有这十二个序数词中的一个。序数词有什么用呢？它们有二层含义，一是表示卦画的顺序；二是表示卦画的属性。其中的初、二、三、四、五、上是顺序词，表示卦爻的形成顺序。《周易》六十四卦，每卦六爻，六爻的排列顺序是从下往上排，这是摹仿植物从下往上生长的过程，也代表了卦画的形成顺序和我们读卦时的顺序。所以我们读卦时千万要注意，读完卦辞接着读爻辞时，要从最下的初爻开始往上读，否则就将爻辞的顺序读反了。顺序读反后，爻辞就难以读通，正如我们读小说时从后面往前面翻一样。现在新出的一些《周易》版本，为了迎合现代人的阅读习惯，将爻辞从上往下排列，这种方法不对，它违背了古人的思维习惯，也打乱了卦象，依此读《周易》是不可能读懂的，相反的只会给我们正确理解作者的思想制造新的障碍。我们最多只能将译文按现代人的阅读习惯排列，而原文的排列顺序不能改变，这是一定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

序数词中的九、六是数词，表示爻的属性，其中九为少阳，六为少阴。我们在“卦的结构及特点”一节中曾经详细地分析过卦象及序数词的问题，并得出传统易学将九、六这两个数字的属性看

错，并因此将卦象看反了结论。

由于传统易学没有能够理解顺序词模拟时间的特征并将数词的属性看反，因此而一直没有能够正确理解序数词的作用。其中的道理我们这里不再重复，需要我们记住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序数词实际上是代表卦变的一个阶段。本卦“初九”一词，就是表示它是《乾》卦卦象“☰”的六个变化过程中最初的一个变化过程，即由《坤》卦卦象“☷”到《复》卦卦象“䷗”的这一个变化过程。或者说，我们可以将“初九”一词视为《复》卦卦象“䷗”的替代词，其所替代的这个卦象可以称之为该爻的爻象。爻象本来是作者创作爻辞的主要依据之一，但是由于我们对爻象的认识还不完全，所以我们对爻象的解释放到爻辞的解释之后。或者说我们将在注释“潜龙，勿用”的爻辞后，再来解释“初九”这两个字与爻辞的关系。本书的注释均依此例。

“潜龙”

“潜”：《说文》：“潜，涉水也。一曰藏也。”《广韵·监韵》：“潜，水伏流。”《尔雅·释言》：“潜，深也。”“潜，测也。”潜的本义为涉水或没水游渡。涉水时，部分身体被水淹没，故潜字又引申为隐藏、深、暗流等义。

“龙”：龍的简体字。甲骨文写作“𪛗”。金文写作“𪛗”。《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飞之形，童省声。”《广雅·释诂一》：“龙，君也。”《周官·夏官·瘦人》：“马八尺以上为龙。”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丰部》：“龙。按：东方七宿为苍龙。”依古人的解释，龙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异动物、龙是古代君王的代称、龙是十二生肖之一、龙是马、龙是东方七宿的名、龙也是中华民族的象征……这些乱七八糟的属性之间有没有必然的联系呢？我们常以龙的传人自居，但龙的原形是什么呢？古今的国人又为什么如此宠爱这个连原形都说不清、道不明的动物？……这些问题都是学术界的悬案。其实，只要我们不作神通想，这些问题也是很容易解释的。

我国古代关于龙的记载中较为久远、可信的资料，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是关于龙的行为规律的；二是关于龙的生物特征及与人

类关系的。下面我们分别说说这两类记载。首先我们看关于龙的行为规律的记载。

《淮南子》说：“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

《易传·系辞》：“云从龙，风从虎。”

《左传·桓公五年》：“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

《说文》：“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

《张衡传》：“夫亢龙，迎夏则凌云而奋鳞，乐时也。冬则掘泥而潜蟠，避害也。”

《左传·昭公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

《礼记·礼运》：“麟、凤、龟、龙，谓之四灵。”

这些记载均是有关龙的行为规律的，如果用现代语言来综合表述的话，那就是：龙的行为规律与气候的变化规律有相应的联系。它出现于春季，活跃于夏季，秋季潜伏，冬季深藏。它的这种规律为古人所认识，并因此被称为灵兽。这个灵兽至少在唐代还被人视为就是东方七宿。如孔颖达在疏《左传》“龙见而雩”一句时说：“天官东方苍龙七宿”。的确，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东方七宿的运行规律和龙的行为规律就会发现，此两者是十分吻合的。

东方七宿是古人在天球黄道和赤道附近选取的七个星官，它们分别是角宿、亢宿、氐宿、房宿、心宿、尾宿、箕宿这七个星官。它们与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西方七宿奎、娄、胃、昂、觜、毕、参，北方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一起大致均匀地分布在天球的黄赤道带上，被统称为二十八宿或二十八舍。古人选取这二十八个星官的最初用意是为了确定历法，其中的房、星、昂、虚四宿为主星，被用于确定四季的时间，其他的二十四星则是古人用于确定二十四节气的主要依据。它们与季节的对应关系如下表：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四象 名称	南方朱雀七宿			东方苍龙七宿			北方玄武七宿			西方白虎七宿														
星 宿	井	鬼	柳	张	翼	轸	角	亢	氐	心	尾	箕	斗	牛	女	危	室	壁	奎	娄	胃	毕	觜	参
	星			房			虚			昂														
季	早春	仲春	孟春	早夏	仲夏	孟夏	早秋	仲秋	孟秋	早冬	仲冬	孟冬												
节气	立春	雨水	惊蛰	春分	清明	谷雨	立夏	小满	芒种	夏至	小暑	大暑	立秋	处暑	白露	秋分	寒露	霜降	立冬	小雪	大雪	冬至	小寒	大寒

从表上我们看到，在一月的午夜，南方七宿的井星宿处于中天的位置。二月的午夜，柳星宿处于中天的位置……其他以此类推。星宿的变化与季节的对应关系是由于地球的公转而造成的。或者说，由于地球的公转，群星在空中的视运动除了因地球的自转而造成的以每天为周期的变化外，还有一个以年为周期的变化，东方七宿在空中的视运动也是如此。

东方七宿的第一宿角星宿，在立春的黄昏时分，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以后受地球公转的影响，每天比前一天提前四分钟升起。到仲春二月时，东方七宿的主星房星宿开始出现在东方的天际，此时东方七宿的大部分星宿均出现在夜空，这情形与古人所说的龙“春分而登天”的规律是相吻合的。到夏季，东方七宿全部升起，整个夜晚都很醒目地挂在南方的夜空，这与古人所说的龙“夏则凌云而奋鳞”的规律是相合的。秋季，东方七宿逐渐西移，这与古人所说的“秋，龙见于绛郊”的规律是相合的。中秋之后的午夜时分，整个东方七宿只留下房星宿之后的心、尾、箕三宿在空中，而这三宿位居银河系之中，其情形正与古人说的“秋分而潜渊”相合。冬季里，东方七宿处于白天的天空，在整个夜晚我们都看不见它们，正与古人说的龙“冬则掘泥而潜蟠”的规律相合。至于“云从龙”“龙行雨施”之类的现象也均是春季的典型特征。从东方七

宿的运行规律与龙的行为规律的相似中，我们可以认为，古代关于龙的行为规律的记载大多是针对东方七宿的运行特征而言的。其实，东方七宿的全名就叫东方苍龙七宿。如清朝的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丰部》中说：“龙，按：东方七宿为苍龙。”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古代关于龙的行为规律的记载大多是就东方七宿的运动规律而言的，龙也就是东方七宿的别称。

在我国古代有关龙的记载中，除了描述它的行为规律的内容外，大多是有关龙的生物特征及与人类关系的内容。在甲骨文、《左传》、《列子》等文献资料中，就分别提到了殷代的“龙侯之国”，夏朝的“御龙之国”，虞舜的“豢龙之国”，黄帝的“龙伯之国”等等。因此《论衡》说：“古者畜龙，乘车驾龙，故有豢龙氏，御龙氏。”《大戴记·五帝德》也说：“颡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啻春夏乘龙。”由此看来，龙应当是实际存在的为人牧养、为人所用的一类生物，它对人类的功用类似于马。《周礼》和《公羊解诂》对此说得更为明确：

《周礼·夏官·瘦人》说：“马高八尺为龙，七尺为騊，六尺为马。”

《公羊解诂》说：“天子马曰龙，高七尺以上，诸侯曰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驹，高五尺以上……马七尺以上为騊，八尺为龙。龙，也。马八尺为戎。”

按这两本书的说法，古代所说的龙就是那种特别高大、优良的，为天子所用的马。在后来的演变中，龙也常作为骏马、战马的代称。如：《后汉书》引《河图·赤伏符》说：“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唐朝王勃《感兴奉送王少府序》：“鸟群多而无辨凤，马群杂而不分龙。”据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古代关于龙的生物特征的记载多是说骏马的。或者说龙就是马，就是那种特别高大的马。

龙为东方七宿的名称，龙也是骏马的代称，这两个结论早已成为定论，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地方。但东方七宿与马为什么都称为龙？它们之间是否也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呢？这个问题却少有人过问，人们常常是孤立地看待这两个问题。其实稍加分析就会发现，

它们之间是具有因果关系的。

东方七宿除箕星宿外，均是动物器官名。其中“角”为动物头上的突出物和额骨；“亢”为咽喉；“氐”为动物的脊骨前段；“房”的本义为物体分成间隔的各个部分，此处指分成间隔状的肋骨；“心”“尾”均为动物器官名。东方七宿的这种取象可以肯定是以动物为象。而且从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判明，这个动物就是马。

1. 房星宿也被称为马房。如《唐开元占经》说：“房为天府，一曰天马。或曰天驷……一名天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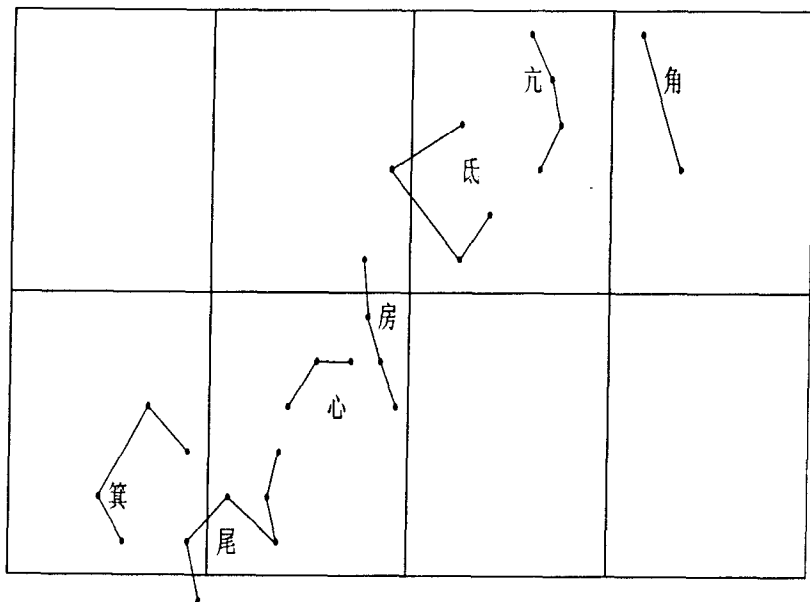
2. 房星宿被占星家取为马身，而用于占断车骑之事，以此认为，日月食等异常星象如果出现在房星宿，将有兵荒马乱之难。如《唐开元占经·月占三》：“月入氐，天下兵起。”

3. 房星宿的范围内，包括钩星和钤星各一颗。钩是勾连，钤是锁闭。在动物身体的腹部勾连、锁闭，这分明是象征马鞍。《唐开元占经·月占三》说：“月犯乘钩钤，驷马驾将有行。”

4. 东方七宿的最后一宿为箕星宿。箕是扬米去糠的工具。就二十八星宿的取意和划分规律看，作为生产工具象征的箕星宿似不当放在东方七宿之内，为什么它又偏偏被安排在这里呢？原来箕星宿在占星术中是主风的星，它的别名又称为风星或风伯星。风一般只能感觉而不易看到，而扬米去糠时，风吹糠散，满天都是糠皮杂物和尘土，风的力量就十分形象地展示在我们面前了。古人将箕星宿放在东方七宿的最后，正是取其象征意义以像征骏马奔腾时产生的疾风和飞扬的尘土。这种创意真是太合适不过了，其绝妙程度绝不亚于在武威出土的那匹马踏飞燕以像神速的天马构思。

由以上几点，我们认为古人在命名东方七宿时正是以马为象。古人取马为东方七宿的象大概是因为马性情温顺，与东方七宿所象征的春天的特征相合。其次，马的主要用途是拉车。马拉车是马在前，马为物的动因，这情形与春天在四季之前，春季里万物始生的情形也是一致的。但是这里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东方七宿取马为象，为什么不直接称其为“东方苍马七宿”，而要造一个“龙”字出来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东方七宿以马取象，但“龙”这个汉字的写法却与马一点关系都没有，它是东方七宿在空中的象形。龙

的甲骨文写作“𪛗”，在夏季的夜空，仰望南方的天空时，只要认识龙星宿的人，都会看到这个巨大的甲骨文“𪛗”字非常醒目地展现在那里。如下图：



地球上星体的位置关系反映在平面图上，已经有很大的变形，直接在夏季的夜空下观看会更生动，更形象得多。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的“龙”实际上就是东方七宿分布在夏天的天空时的象形，而东方七宿是以马取象的。或者说“龙”是东方七宿的外象，而“马”是东方七宿的内涵。也正因为东方七宿以马取象，它也因此成了一匹名副其实的天马，所以古人又将骏马称之为龙。

以此认识去理解古代有关龙的民俗、传说，都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释。如正月十五玩龙灯的民俗，实际上是起源于春祭活动，龙头模拟的是龙星宿的角宿、亢宿，龙灯模拟月亮。农历正月十五前后正是角星宿在傍晚时分开始露头的时候，龙头随着龙灯起舞，就是模拟的此种天象。又如五月初五赛龙舟，此时龙星宿在傍晚时分已全部出现在天空，其中心、尾、箕三宿位于银河系中，仿佛龙行河中，龙舟正是此时的龙形写照……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帝王开始喜

欢以龙自居，所谓真龙天子。他们的起居用品及服饰均要以龙为装饰品。经过千百年的演变，龙被描绘得张牙舞爪，极具威严。其实古代帝王以龙自居的初衷并不坏，大概是取春天主生之意，希望自己的行为能以龙为榜样为民造福，与威严之义本不相干。

搞清了龙的来源，我们再来看乾卦爻辞中的龙。乾卦爻辞中的“潜龙”、“见龙在田”、“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等均是指东方苍龙七星宿傍晚时分出现在空中不同的位置时的描述。其中“潜龙”即是说龙星宿尚未出现，但已经潜藏于此，即将出现之义，这当是指农历冬至节到立春节这一段时期。

“勿用”

“勿”：甲骨文写作“𠄎”“𠄎”等。《说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杂帛，幅半异，所以趣民，故据称勿勿。”《字彙·勺部》：“勿，勿勿，犹切切也。”《广韵·物韵》：“勿，无也。”“勿，莫也。”勿的本义是古代士大夫、士所建旗帜。半赤半白，主要用途是用来召集民众。古代战事频繁，召集民众往往是为了应对敌人的侵略，其事急切，故勿字又引申为急促之义。勿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作副词用，表示否定，相当于“不”“无”。为什么集众的旗帜成了“无”？古人没有交待。可能是旗帜插在固定的位置不动，就是平安无事。如果举旗招摇，就是有事，召唤大家快来。所以，“勿用”是聚众，“勿不用”就是无事，大家不用来的意思。更有可能是源于对乾卦初九爻爻辞“潜龙，勿用”的误读，望文生义地以为既然是“潜”，当然也就“无”……

我们现在使用勿字一般都是当“不”字用，传统易学释《周易》卦爻辞就是将“勿”字全部训为“不”。“潜龙，勿用”被释为“潜藏的龙，不能使用。”这样解释表面上看来好像完全正确，因为既然“龙”已经“潜藏”，当然也就“不能用”，无“龙”可用嘛。但仔细地分析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以不训“勿”虽然可以勉强训通“潜龙，勿用”的爻辞，但不能训通《周易》卦爻辞中其他的卦爻辞。如《屯》卦卦辞为：“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传统易学将“勿用，有攸往”释为“不要出门”、“不利出门”，出门只怕会遇到“鬼”。这么一训，这句卦辞就不通了。因

为“勿用，有攸往”后面接着“利建侯”的卦辞。“建侯”就是封大官，封官要到封地去就职，就得出远门。又要去就职，又不能出远门，不知道这侯还如何建？又何“利”之有？弄只野猴在家里“见猴”差不多。所以，传统以不训勿不通。勿字应以聚众之旗的本义来训。还有《蒙》卦六三爻辞的“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师》卦上六爻辞的“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等等，传统易学都是以“不”训“勿”，“勿用”成了“不能用”“不要用”等谏语。如果我们考虑到文字内涵的变化，而以勿字的本义“聚众之旗”来训，文义就通顺多了。“勿用”就是“用勿”，就是“招摇旗帜，聚集民众”或“得到民众拥护”的意思。以上三段卦爻辞大意则分别是：

《屯》卦卦辞：“立朝建国，是亨通的基础，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有一个安定繁荣的政治局面。为实现此目的，则利于建立完善的国家法规、分封诸侯，以确立新的社会制度。”

《蒙》卦六三爻辞：“聚众抢亲，而遭遇到对方的武力对抗，不是也很狼狈吗？这种野蛮的行为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

《师》卦上六爻辞：“伟大的君王之所以能够获得上天赋予的使命，创建国家，因为得到了民众的拥护。”

以“勿”字的本义来训，卦爻辞简明、贴切、通顺，没有任何迷信的色彩。其实在《尚书·盘庚中》这本与《周易》同时期的书中，“勿”字正是如此使用的。该篇第一段说：

“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诰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乃登，进厥民。”

商王盘庚欲迁王城，《尚书·盘庚中》记载了这件事，以上引文是其中的一段，大意为：“盘庚作了君主以后，计划渡过黄河带领臣民迁移。于是集合了不服从的臣民，用至诚普告他们。那些民众都来了，旗帜在王庭飘扬。盘庚于是登上高处，招呼他们靠前一些”。这段记载中的“勿亵”就是“旗帜飘扬”的意思，用法与“勿用”相似。

以此，我们认为“勿用”不能训为不用。“勿用”就是“用

勿”，就是“招摇聚众的旗帜”之义，就是组织民众或得到民众拥护的意思。

《乾》卦初九爻“潜龙，勿用”的爻辞如果直译，大意应为：“潜藏的龙，招摇聚众的旗帜”。直译后我们还是看不出其准确的意思。这句话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种可能的含义是“阳气已经生发，东方苍龙七宿即将出现在东方的天际，应招摇聚众的旗帜以召唤民众，迎接阳气的到来。与时俱进，不误农时”。

在我国古代，夏、商、周三代的历法起始点是不一样的，夏时以正月为一年的起点，商时以十二月为一年的起点，周时以十一月为一年的起点。这三种历法的起点并不是乱定的，均有所据。其中夏时的依据是龙星宿的出现，而周时的依据是太阳的冬至点。冬至时大约在每年农历的十一月，这时太阳的视运动到达最南端，以后逐渐北移。《周易》是周人的作品，应以周人的历法来理解这段爻辞。依周制，“潜龙”应为冬至节到立春节之间这一段时间。这时阳气开始复苏，但龙星宿尚未出现在傍晚时的天际，故称为“潜龙”。此时是古人举行春祀，准备春耕的时候，所以写这一段爻辞以警示受教者，不要误祭祀和农时。这两项活动在古代都是非常重要的。《左传·桓公五年》说：“凡祀，启蛰而郊。龙见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过则书。”意思是说：“凡是祭祀，昆虫冬眠后开始惊动的时候举行郊祀，苍龙角亢二宿出现的时候举行雩祭，秋天气降临时举行尝祭，昆虫蛰伏举行烝祭。如果天象与季节不符就要记载下来。”民俗正月十五闹元宵，应是来源于对迎接龙星宿的春祭活动。而为了能按时举行祭祀，就必须提前准备。所以“潜龙，勿用”的爻辞可以作为是对此活动做出提前安排的要求。

还有一种可能的含义是：“能具备君王的实力，需要得到民众的拥护。”要理解这层含义需要懂得《周易》卦爻辞的写作手法。《周易》卦爻辞的写作手法有两个最突出的特点：一是遵循卦画＋主题叙述词＋判断词＋告诫词的基本格式。譬如：《乾》卦卦辞为“☰：乾，元亨，利贞。”“☰”是卦画，作用类似于卦题。“乾”是主题词，也就是叙述词，确定了该卦将要讨论的事。“元亨”是判断词，表明主题“乾”的意义。“利贞”是告诫词，提请受教者注

意此问题。《乾》卦初九爻爻辞“潜龙，勿用”的“潜龙”是叙述词，是对实际天象的描述。“勿用”如果按传统易学的解释为“不用”，那就是告诫词无疑，但我们前面已经否定了传统易学的观点，而是将“勿用”训为“使用旗帜”的意思，以此来理解“勿用”两字，它属于判断词？还是告诫词呢？要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就要了解《周易》卦爻辞写作手法的第二个突出特点。

《周易》卦爻辞写作手法的第二个突出特点是大量使用双关语。“潜龙”的“龙”字就是一个双关语，它本指东方苍龙七宿，但同时又是隐喻天子、帝王。这一点结合《乾》卦其他五爻爻辞理解，会看得更清楚。《乾》卦六爻爻辞如下：

上九：亢龙，有悔。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九四：或跃在天，无咎。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无咎。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初九：潜龙，勿用。

《乾》卦六爻爻辞的叙述词分别是“潜龙”、“见龙在田”、“君子终日乾乾”、“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这六个叙述词除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外，均是以龙为描述对象，而后面的“勿用”、“利见大人”、“夕惕若，无咎”、“无咎”“利见大人”、“有悔”这些词句均是对受教者的解说、告诫和结局的判断。或者说作者希望受教者根据“龙”或“君子”的处境和行为特征来调整自己的行为。这种行文特征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龙”或“君子”应是受教者的学习榜样，或者说“龙”就是“君子”，“君子”也就是“龙”，它们是两位一体的，在作者看来也只有能效法天道的人才能被称为君子。九三爻叙述词的这个例外，正说明了在《乾》卦爻辞中，“龙”和“君子”是作为双关语在使用。这种写作手法实际上也是《周易》卦爻辞的突出特点，在后面各卦的注释中我们会经常遇到。

以《周易》的这两个写作特点来看“潜龙，勿用”的爻辞，可以认为“潜龙”的双关义应为“即将升起的东方苍龙七宿”和“正

在形成的王”两层含义。注意“潜”字的理解，传统易学一般将“潜”字仅仅理解为隐藏之义，其实，此字还有正跋涉过来（去）之义。它的本义应为涉水过河、没水游渡，是隐蔽地渡过的意思，是进攻而不是防守，是即将到来、将来未来之义，而不是大祸临头，能躲就躲之义，两者的区别是一定要分清的。

《乾》卦初九爻“潜龙，勿用”的爻辞含义经过我们的推导，得出了两个结论，即：“阳气已经生发，东方苍龙七宿即将出现在东方的天际，应招摇聚众的旗帜以召唤民众，迎接阳气的到来。与时俱进，不误农时”和“要获取君王的实力，需要得到民众的拥护。”结合《乾》卦后面的爻辞内容分析，我以为后者的含义是正确的，因为《乾》卦六爻爻辞均是以“龙（君子）”的处境变化而发论，“龙”隐喻着“君子”，而不是仅仅指自然天象。或者说所谓“龙”是指具备了称王实力的人。“潜”指尚在野，未登基。“潜龙”虽然尚未显现，但“龙”已存在。正如王虽未登基，但已经具备了称王的实力。“勿用”是获取称王实力的条件：“招摇聚众的旗帜，求得民众的拥护”。这一爻实际上是讲述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道理。因此，我以为《乾》卦初九爻爻辞可译为：

初九：“为王者实力的形成，是得到民众拥护的结果。”

知道了初九爻爻辞含义，我们还要知道作者为什么要在这一爻而不是在其他爻写这一段话。或者说作者的构思，有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是有的，我们在前面曾经谈到过卦象的问题，也谈到过序数词的问题，并得出了一个结论：所谓卦实际上是对某一类事物的发展变化所作的表述，作者将每一卦均分成了六个阶段，分别用六爻表述。对卦画而言，那就是每卦的卦画均是由其反卦经过六爻的演变而形成，《乾》卦的变化就是由《坤》卦“䷁”变为《复》卦“䷗”，变为《临》卦“䷒”，变为《泰》卦“䷊”，变为《大壮》卦“䷡”，变为《夬》卦“䷪”，变为《乾》卦“䷀”。这六个变卦均是六爻的爻象，而爻象正是引发爻辞的依据。

以此种卦象观来看《乾》卦初九爻，其爻象应该为《复》卦卦象“䷗”。“复”字的本义为去而复返、恢复。从冬至日起太阳达到南回归点，之后将逐渐北移，正是阳气得以恢复的开始，此时东方

苍龙七星宿在傍晚时分尚处于即将出现在地平线附近的位置，故称“潜龙”——将来未来之义。此时也正是万物将响应阳气的恢复而复苏的时候，人也应效法天道而君民响应，故有“勿用”一词。

九二爻爻辞：“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二”：序数词，爻象为临卦卦画“䷒”。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的字面含义为：“看见苍龙七宿出现在傍晚时分的农田上空时，利于见到大人。”直译的含义依然不清，其中有三个问题：一是“大人”指谁？二是谁见“大人”？三是见龙与见人有什么关系？

“大人”的字面含义为较普通人高大、重要一些的人。在《周易》正文中，“大人”一词一共出现十二次，并常与“小人”“君子”对举。“小人”一般指普通百姓。“君子”指具有为王条件和实力的领袖人物。因此，“大人”应指介于“小人”和“君子”之间的人，这种人也就是古人常说的“百官”，我们现在所说的当官的。他们被挑选出来做官，是因为挑选他们的人认为他们的品德较普通人高尚，知识较普通人渊博，技术较普通人精湛，故称为“大人”。所以“利见大人”就是“利于见到德才兼备的人”或“利于见到为官者”。

由于“利见大人”这句爻辞缺乏主语，我们也就不知道是谁“利见大人”？是百姓见官？还是官见官？是乡长见县长？还是县长见省长？传统易学一般将其理解为谁问占就是谁，这是把占卜视为《周易》唯一功用的原因。如果我们考虑到如下一些因素，对谁才是“利见大人”的人就会有一个明确的完全不同以传统易学的认识。

1. 以下三点可以证明《周易》的主要功用在其流传之前和流传之初就是教育。一是教育的教字古文写作“𡥉”，单手执爻以示人之意。学习的学字古文写作“學”，是双手持爻以教膝下之子之意。两字的结构均与“爻”为题，爻就是《周易》中卦的基本单位，学爻、教爻也就是学《易》、教《易》；二是《周易》的内容充满人生的哲理和政治的经验；三是春秋时期包括孔子在内的智者，

往往以《周易》的内容作为自己行为的指南；

2. 《周易》卦爻辞的行文特点虽然往往缺少主语，但其行文内容和口气却明显是王者的立场。如《乾》卦以“龙”（帝王的象征）为题。又如《屯》卦卦辞说：“利建侯”。“建侯”就是分封诸侯，这是天子才有的权力等；

3. 《周易》从其形成以来，一直就是周王室的专用品，直到西周时期周室衰微，才流传以世。

以上三点说明《周易》是一本教材书，是一本王者的书，是一本属于周王室的书。合起来看就是，《周易》是一本周王室的教材。周王室的教材当然是教育周室王子，而受教者自然才是“利见大人”的人，由此我们认为：“利见大人”是对周室王子而言的，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够受用。在读后面的正文时也是一样，我们一定要记住，《周易》是一部为王子所写的书，所以我们一定要站在王者的立场上去理解，否则我们是读不通《周易》卦爻辞的。

最后一个是见龙与见有什么关系？我们在前面说过，《周易》卦爻辞的行文特点之一就是大量使用双关语。这一爻爻辞的“见龙在田”就是双关语，表面上看来，“见龙在田”是在说天象，实际上是在以天象说人事，以“龙”喻具备为王条件的人。上一爻“潜龙”，为王的条件正在形成，尚未显露出来，如胎儿。九五爻“飞龙在天”是喻已经登基在位的王。这一爻的“见龙在田”则是喻崭露头角的王。以此认识来理解“见龙在田”的意思，就应当是：为王者的实力展现时。以此，九二爻爻辞可译为为：

“当王者的实力开始展现时，利于寻求到德才兼备者的帮助。”这一段爻辞实际上是在说一个好汉三个帮的道理。

九二爻爻象为“䷒”，《临》卦卦象。临的本义为居上视下，故有“利见大人”之辞。同时，《临》卦卦象四阴爻在上，形状像周族井田制的八块方田，二阳爻在下渐生，故说“见龙在田”。

在《周易》中，卦爻象的问题历来就是一个未能说清的问题，即使是我们在此所提的爻象，也是传统易学所没有的，它只是我们依据序数词的含义而得出的新结论。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它们究竟有什么作用？这些问题都尚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本书的探讨

中，我以为它的用途主要是引发议论。引发议论的依据有两个：一是爻象的卦名含义；二是根据爻象的卦形特征产生的联想。从我们实际的解卦情况看，绝大多数爻辞的来源都可以解释通，所以我们认为根据爻象写作爻辞应该是作者的基本思路。但由于我们所提到的爻象是过去所没有的，所以我的解释也只能算是一种尝试，还不成熟，大家可以做更深入的思考。这也是我们将对爻象的解释放在爻辞的解释之后，而不是之前的原因。

九三爻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君子终日乾乾”

“君”：《说文》：“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君字从尹从口。“尹”字为以手握笔的象形。《说文》：“尹，治也。”尹被训为主管、治理之义。从口，为发号司令之义。君字的本义应为制定政策，发号司令。引申为主宰、统治之义。后作为古代大夫以上据有土地的各级统治者的通称。

“子”：《说文》：“子，十一月阳光动，万物滋，人以为称。象形。”《玉篇·子部》：“子，儿也。”《荀子·正论》：“圣人之子也，有天下之后也，执籍之所在也，天下之宗室也。”《正字通·子部》：“子，嗣也。”甲骨文子字像幼儿之形或像植物初生形。故“子”的本义应为初生。后借用为阳气初生时的时间单位：子时。又特指儿、女，或儿子、子孙、后代、太子等。

人们一般将“君子”一词作为有德者的通称。所谓“正人君子”，就是以“正人”（行为端正的人）来训“君子”。为什么要这样训，古人未说出一个道理。其实“君子”这个词有两层含义：一是君字所含的主宰、统治者、领袖之义；二是“子”字所含的天真、纯洁之义。因此“君子”这个词的本义应为“品德高尚的领袖”。理解这个词的含义主要是要搞清“子”字的古代用法。“子”字在现在一般是作为名词用，其实它也是一个形容词，用来形容高尚的品德。如我们在前面曾经引用过的那段《诗经·豳风·狼跋》的诗中的“硕肤”一词，直译应为“大头的皮肤”。就人头与身体的比例而言，婴儿时代的头所占比例最大，所以“硕肤”实际上是

指“婴儿的皮肤”。“硕肤”与“赤舄”（未长毛而露出红色皮肤的新生喜鹊）对举，进一步说明“硕肤”正是指“婴儿的皮肤”，而该诗又以“德音不瑕”来训“公孙硕肤”，正说明“婴儿的皮肤”是用来形容人的品德的。它与我们现在仍在使用的“赤子”一词的含义完全相同。古代称老师为子也正是取其品德高尚之义。现代有人将“老子”解释成：老子他妈怀孕时间太长，生下来就已经很老，可算得上是一个大笑话。但有人认真地这样解，也有人认真地这样信，可见“子”字所具有的高尚品德的含义已经的确是被人忽略了。古人以“子”字来形容人的“高尚品德”应该是源自于婴儿的天真和纯洁。以此，我们认为“君子”的本义应为“品德高尚的领袖”。

在《周易》中，“君子”一词一共出现十八次，有时与“大人”对举，有时与“小人”对举，取义均可以“品德高尚的领袖”解，而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职位，可以看成是家族领袖之类的人物。“君子”一词后来被用于品德高尚者的通称，实际上是作尊称在使用，而忽视了“君”字所具有的“领袖”的含义。本段爻辞的含义本身也是对“君子”一词的最好注释。

“终日”：白天的整个时间、全部时间。

“乾乾”：乾字的含义我们在前面已经作了详尽的解释，其本义应为：“观察东方苍龙七星宿的变化以察时定节”或“遵天道而行人事。”乾乾两字连用应是强调其连续性，表示尊天行事的行为不能仅仅是一时的，而且应该是不间断的。注意对遵天行事的理解，不要视为迷信活动，实则是为了不误农时，以我们现在所说的尊重科学的含义类同。“乾乾”一词可译为：按正确的方式不断努力。

“君子终日乾乾”的大意为：“品德高尚的领袖整天都按正确的方式不断努力进取。”

这句爻辞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这就是：《乾》卦六爻的爻辞除了这一爻外，均是以“龙”为题，只有这一爻以“君子”为题。如果按其他几爻的写作特点，该爻爻辞应该以“×龙乾乾”开头才对。这正是我们说《周易》卦爻辞具有一语双关的写作特点的重要证据之一。类似现象《周易》中多见。

“夕惕若厉”

“夕”：本义为傍晚。引申为夜、晚上等义。

“惕”：本义为警惕、戒惧之心，引申为忧伤等义。这里用本义。

“若”：《说文》：“若，择菜也。从艸、右。右，手也。”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案：卜辞诸若字像人举手而跽足，乃像诺时巽顺之状。古诺与若为一字，故若字训为顺。”《尔雅·释言》：“若，顺也。”若的本义为顺从。引申为像、如同、应允等义。

“厉”：《说文》：“厉，旱时也。”《玉篇·厂部》：“厉，磨石也。”“厉，危也。”厉的本义为磨刀石。引申为勉励、激励、提高、严厉、倾危等义。

“夕惕若厉”的本义为“夜晚保持警惕，好像危险将要到来时的样子。”

“无咎”

“无”：没有。

“咎”：《说文》：“咎，灾也。从各。各者，相违也。”《尔雅·释诂上》：“咎，病也。”《广韵·有韵》：“咎，愆也。”咎有灾祸和过失两层含义。“无咎”一词可译为“没有过错”、“没有灾难”或“不会因有过错而造成灾难。”具体译法可结合前面的爻辞而定。

《乾》卦九三爻爻辞的大意为：“品德高尚的领袖整天都遵循正确的方式不断努力进取，夜晚也保持警惕，提防随时可能发生的危险。因此，就不会因为自己的过错而造成灾难。”

这段爻辞提出了“君子”应有的行为标准，即正确的行为方式；不断进取的精神和居安思危的品格。这既是对王子们提出的要求，也可以看成是作者的理想。同时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是对《周易》中“君子”一词的最好注释。

九三爻象为“☳”，《泰》卦卦象。《泰》卦三阳已开，阳气充足，故称“乾乾”。其卦阴阳爻各半，故“日乾”“夕惕”。泰有平安通达之义，故“无咎”。

九四爻爻辞：“或跃在渊，无咎。”

“或”；《说文》：“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域，或又从土。”段玉裁注：“《邑部》曰：‘邦者，国也，’盖或、国在周时为古今字。古文只有或字，既乃复制国字。”孙海波《卜辞文字小记》：“口象城形，从戈以守之，国之义也。”《广韵·德韵》：“或，不定也，疑也。”《玉篇·戈部》：“或，有邦也。”段玉裁以为周时或字与国字为同一字，这种解释有问题，因为《周易》是周初的作品，《周易》中的或字与国字均有使用，而两字的取意明确，其含义却完全不同。《周易》中的国字一般用作国家之义，如《师》卦上六爻爻辞“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而或字有时作选择词使用，如《坤》卦六三爻辞“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有时作疑惑词用，如《恒》卦九三爻爻“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可见周时的或字与国字的含义及使用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与其现代的含义和使用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或者说或的初起之义可能为国。但从古国国都建立了坚固的城墙后，或字的初义就应由国字取代了。相对于后来建有坚固城墙的国，或字属于无城墙保护之国。古人可能正是取其无城墙保护，人心易涣散之义，将或字的含义引申为惑，并因此将或字作疑问词用。因为疑惑，就可能会有新的选择，故或字又常常被用着连词，表示选择或列举。而《周易》中的或字均不作国字用，而是作疑惑词和连词用，相当于或者、也许，与现在的或字含义相同，所以，我们说至少在周时或字与国字就已经分开了，各表其义。

“跃”：繁体字写作“躍”。《说文·足部》：“跃，迅也。”段玉裁注：“迅，疾也。”《广雅·释诂一》：“跃，跳也。”跃字从足，从羽，从隹。隹为短尾鸟的通称。跃字的本义应为如小鸟展翅跳跃般行进，故有跃、跳、迅速等义。

“渊”：《说文》：“渊，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儿。”《篇海类编·地理类·水部》：“渊，水磐旋处为渊。”《广雅·释诂三》：“渊，深也。”渊的本义为河流中的回水。引申为深水、深潭等义。

九四爻爻辞直译后的大意为：“或者跃起在深水激流中，没有过错。”这句话有两个问题：一是缺少主语，是谁跃起在深水激流

中，没有过错？二是或字在此有什么作用？

《乾》卦六爻中的初、二、五、上四爻均是以叙述“龙”星宿在天空中的存在状态为开头，第三爻却将“龙”换成了“君子”，实则其整个六爻爻辞都是一语双关，以“龙”的存在状态比喻“君子”的行为方式，“或跃在渊”也不例外。首先，“或跃在渊”是以“龙”星宿在天空中的存在状态为题，相当于“龙跃在渊”。依《乾》卦爻辞“潜龙”“见龙在田”“飞龙在天”“亢龙”的变化规律，“或跃在渊”应指龙星宿在傍晚时分大部分显现在天空时的状态。此时龙星宿的角、亢、氐、心、房星宿均已显现出来，只剩下尾、箕二宿在地平线下，而尾、箕二宿正好隐藏于银河系中。或者说此时的天象是银河系处于地平线附近，一条腾空出世的龙仿佛刚从银河系中跃起，尾部尚在水中。用“或跃在渊”来描述这种天象是非常形象的。

作者描述天象不是目的，借题发挥，以教育受教的王子如何做人才是目的。所以这一爻实际上是在告知王子，当自己的实力强大到足以称王时，要适时地揭竿而起。要理解这层含义，需要认清“或”字的作用。“或跃在渊”一句如果仅仅是描述天象的话，“或”字就成了一个多余的字，而且是一个很让人费解的字。这个字实际上是针对上一爻九三爻爻辞而言的。九三爻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是一种为作者所肯定的行为方式，但是这种行为方式并不一定就是唯一可取的，也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因为“夕惕若厉”是非常累的，白天劳累了一天，晚上还要睁着眼睛睡觉，你说累不累？他担心什么呢？他担心将他的壮大和崛起视为威胁的人，这个人就是王。前面我们分析过，“潜龙”是喻正在形成之中的王；“见龙在田”是喻其实力开始展示的新王；九三爻辞的“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则是展示实力时的行为方式和心态。这是一个新王的崛起过程。新旧两王相争，互相提防，才有了“夕惕若厉”的状态。这种状态只能是暂时的，九四爻爻“或跃在渊，无咎。”就是作者给出的又一种正确的行为方式的选择，所以用了一个“或”字。或者那样做，或者这样做。或者白天辛勤劳作，晚上还保持警惕；或者跃出威胁之外。“或跃在渊”的“渊”

字就正是比喻复杂多变的环境。如何才能跃出“渊”外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推翻旧王，取而代之。结合下一爻爻辞“飞龙在天”的寓义，这正是本爻的意思。而“无咎”两字，鲜明地表达了作者的赞同态度。或者说在作者看来，当自己的实力已经具备的时候，可以造反，造反无罪。《乾》卦的姊妹卦《坤》卦六三爻爻辞说：“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其中的“或从王事”的意思是说在为王做事（俯首称臣）和不为王做事（独立造反）中选择，这句爻辞可以为本爻辞的“或跃在渊”作注。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或者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推翻旧王，没有过错。”

本爻的寓义以仁义道德的理论可谓格格不入，这才是历史背后的真实，很是发人深思。

九四爻爻象为“䷗”，《大壮》卦卦象。大壮就是盛大、强壮的意思，这也是敢干造反的前提条件，否则就不是“无咎”，而是“有咎”“有凶”了，就是鸡蛋碰石头了。《大壮》卦四阳爻在下，阳气充满并且仍然在茁壮成长，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飞”：《说文》：“飞，鸟翥也。”本义为飞翔。引申为非常迅速、高、上扬等义。

“天”：《说文》：“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王国维《观堂集林》：“古文天字本象人形……本谓人颠顶，故象人形。”《尔雅·释天》：“穹苍，苍天也。”天的本义为人的额部、脑袋。引申为头之上的天空、天体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九五爻爻辞直译大意为：“腾飞的苍龙七星宿完整地展现在傍晚时的天空时，利于见到德才兼备的人。”

“飞龙在天”是盛夏时的天象，这时的黄昏时分，东方苍龙七星宿全部展现出来，横呈在东南的天空，龙首高昂，非常壮观。当然，作者写天象仍然是为了说人事。“飞龙在天”实际上是比喻君王的登基，是比喻周族的辉煌，是象征周族灭商后全面掌握国家政权。

“利见大人”的告诫与九二爻爻辞的告诫完全一样。这就来了一个问题：如果说九二爻所求的“大人”没有见到，那么就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就不会有“飞龙在天”的今天。如果说已经见到，那么这里为什么又要多此一句？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大人”与九二爻所说的“大人”是有区别的。九二爻的“大人”是指普通的管民的官员，是因为初九的“勿用”所需要的官。而这里所求的是周族取得全面政权后所需要的可以协调邦国的管官的官。京剧《徐九经升官记》中有一段唱词：“官难做，官难做，最难做的是管官的官。”其实对于天子来说，最难找的也正是这管官的官。周族为找这个官，等了很多年，只到找到姜太公这个“大人”后才敢实施灭商的总攻，可见这个“大人”的难找和重要。屯卦六三爻辞就正是表述周族当时为寻不到这个“大人”的苦恼。该爻辞说：“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大意为“夺取商王的政权，还缺少一个能够管理这个政权的能人。我们因此而要考虑灭商后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我们的领袖明察秋毫，认识到以其盲目的行动，还不如暂时放弃的好。因为盲目的行动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而留下遗恨。”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当掌握最高权力、登上天子宝座的时候，利于得到有协调邦国能力的人才支持。”

九五爻爻象为“䷗”，《夬》卦卦象。夬就是分决、革除之义。爻象“䷗”五阳爻在下，正在彻底逼退最后的一个阴爻，正是革旧布新、即将全面胜利之象。革旧布新，当然需要有其相应的人才支持，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亢龙，有悔。”

“亢”：《说文》：“亢，人颈也。”徐锴注：“亢，喉咙也。”《广雅·释诂四》：“亢，高也。”《广雅·释诂》：“亢，极也。”《字彙·二部》：“亢，抵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壮部》：“亢，假借为抗。”亢字的本义为人或动物的咽喉、颈项，东方苍龙七宿的亢宿就是取其义。亢又引申为高、极、刚强等义。亢还通“抗”，抵挡、抵御的意思。《左传·宣公十三年》：“我则为政，而亢大国

之讨，将以谁任？”其中的亢就是抵御之义。

“有”：表示存在、领有、具有、丰收等义。

“悔”：《说文》：“悔，悔恨也，从心，每声。”段玉裁注：“悔者，自恨之意。”《玉篇·心部》：“悔，改也。”悔的本义为悔恨、后悔，引申为悔过等义。

“亢龙，有悔”的爻辞直译为：“当苍龙七星宿完全显现之后，角星宿就将逐渐西沉，让位于亢星宿。阳气也将开始衰退。”

“亢龙，有悔”的爻辞表面上看来是写农历五月（夏至日来临前）的天象，指阴气就将逐渐生成，从而与龙星宿所代表的阳气对抗。而实际上是以龙喻君王，以天象说人事，以此，这段爻辞的大意应为：“抵抗在位的君王，将带来悔恨。”亢假借为“抗”，作抵挡、抗衡之义。这是根据阴兴阳衰的天道变化规律和天象的特点而引发的联想。理解这句爻辞还要结合乾卦的用词特点和坤卦的爻辞特点来看。

《乾》卦六爻爻辞中有四爻爻辞直接提到龙，即“潜龙”“见龙”“飞龙”“亢龙”，从前三爻的特点看，词组的基本结构是动词（潜、见、飞）+龙。九五爻辞“或跃在渊”虽然省略了龙字，但其动词“跃”字的存在表明它也是描述龙的存在状态的。由此可见，“亢”字应作动词用。在亢字的各种含义中，只有其通假字“抗”为动词；

《坤》卦是《乾》卦的姊妹卦，《乾》卦以天象为题描述农历十二月至五月的“阳气”的生长过程；《坤》卦以地上的物象为题描述农历六月至十一月的“阴气”的生长过程。两卦合在一起看才是一年的完整天象，正因为此，乾坤两卦的写作特点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乾》卦上九与《坤》卦上六的特点就更是明显，《坤》卦上六爻爻辞是“龙战于野，其血玄黄”。这句爻辞的“龙战于野”是对十一月份的天象的描述，此时龙星宿即将出现，与《乾》卦的“潜龙”相接。作者在此用了“战”这个动词，而且对结局的判断是“其血玄黄”，就是两败俱伤的意思（参看《坤》卦注释）。这两段爻辞均是对阴阳之交的描述，大意也大至相同。“亢龙”是表述的五月份的天象，指“阴气”即将来临，将与代表“阳气”的龙星宿

抗衡。结局与《坤》卦上六爻一样是两败俱伤，所以作者判为“有悔”。依以上两点，我们以为“亢龙”的亢字应假借为“抗”。上九爻爻辞大意应为：“抵抗在位的君王，将带来悔恨。”

这句话好像与九四爻“或跃在天，无咎”的爻辞有冲突，其实不然，九四爻爻辞所言是针对衰老的旧王，而上六爻爻辞是针对刚刚“飞龙在天”、势头正旺的新王。作者讲述的实际上是内部要团结的道理。作者的讲述并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有深切体会的，这就是我们在前面介绍周族历史时详细讲解过的周公斗成王的经验。

上九爻爻象为“☰”，是《乾》卦六爻的变化完成后的形象，所以它也就是《乾》卦卦象。此卦六爻皆阳，是阳气最为充满的时候，大致为夏至节节前的这一段。从夏至节开始，太阳的视运动将逐渐南移，进入秋冬季节，阴气将逐渐侵入，角星宿将逐渐西沉，如果进一步变化就将变为《坤》卦初六爻爻象“☷”。阳气逐渐衰退，阴气逐渐形成，故称“有悔”。其天象的相应变化是角星宿西沉，亢星宿处于天顶，故称“亢龙”。

爻后辞：“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辞，传统易学一般将其称为“用九”。说它特殊首先是因为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坤两卦有这种卦辞，《乾》卦被称为“用九”，《坤》卦被称为“用六”。其次，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究竟是卦辞？还是爻辞？如果说它是卦辞吧，它并没有和卦辞连在一起。如果说它是爻辞吧，可它前面并没有爻象。

传统易学一般将这段辞作爻辞理解，认为它的含义就是表示《乾》卦六阳爻皆变为阴爻。这种解释是本于占筮的应用。我们在前面已经就传统易学的卦象问题作过讨论，并得出了传统易学的卦象理论将卦象看反了的结论。依此结论，所谓《乾》卦六阳爻皆变为阴爻的这种变化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因为“九”代表少阳，不可能变为阴爻。其次，这种解释本身也不符合《周易》的体例。《周易》每卦一段卦辞，每爻一段爻辞，既没有什么二爻同时变的爻辞，三爻同时变的爻辞，四爻同时变的爻辞，五爻同时变的爻辞，当然也就不会有所谓六爻同时变的爻辞。其实所谓二爻皆变，三爻

皆变……均是杜撰出来的东西，根本就变不了。所以我们认为传统易学的解释是错误的。那么正确的认识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还是来逐字逐句的探讨。

“用九”

“用”是使用、运用的意思。

“九”的本意是少阳，在《周易》中表示老阴变少阳的过程。由于这段辞是附于《乾》卦六爻的变化之后，而《乾》卦六爻皆“九”。所以，这里的“九”当是泛指《乾》卦六爻的变化。以此来理解“用九”，可直译为：“运用《乾》卦六爻变化的道理”。这个道理也就是《乾》卦六爻爻辞中所述的道理，所以也可以译为：“运用《乾》卦六爻爻辞所述的道理”。运用这个道理后会怎么样呢？

“见群龙无首，吉。”

“群”：《说文》：“群，辈也。”徐铉等注：“羊性好群，故从羊。”段玉裁注：“朋也，类也，此辈之通训也……羊为群，犬为独，引申为凡类聚之称。”《国语·周语》：“兽三为群，人三为众。”群字从君，从羊，号令羊群之义。在人们家养的动物中，只有羊最服从指挥，容易管理，故从羊。后引申为集体、朋辈、种类、集团、众多等义。

“首”：《广韵·有韵》：“首，头也。”《古今韵会举要·有韵》：“首，魁帅也。”《尔雅·释诂上》：“首，始也。”《洪武正韵·有韵》：“首，先也。”首字是个象形字，象兽头，故首字的本义应为头，引申为首领、初始、首先等义。

“吉”：《说文》：“吉，善也。从士、口。”吉字字形器物上加盖，引申为完善、吉祥等义。

“见群龙无首，吉”一句如果直译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看见众多的龙没有脑袋，是吉祥的。”二是“看见众多的龙散漫无序，是吉祥的。”那一种解释才是正确的呢？我们首先看第一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龙”是指什么？在爻辞中，龙字有两层含义：一是东方苍龙七星宿；二是喻君王。但不论是星

宿，还是君王，都不能以“群”论。星宿龙只有一条，而国无二君。所以这里的“龙”与前面爻辞中的“龙”应不是一种东西。我们知道龙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马。如果以马来论，群马被砍头，血淋淋的战争场面，又有何吉祥可言呢？我们总不能认定作者是个战争贩子吧？由此看来，第一种解释不对。

第二种解释又如何呢？首先，因为以上说过的理由，我们要将龙确定为马。“群龙”就是“群马”。马在作者所处的时代是战争的主要工具，相当于我们现代的飞机、坦克、军舰。马的数量和质量是古代战争胜负的关键。和平时期马匹散养，以为战备。战争时期则要给马加鞍，套上绳索，由人操作。以此理解，“见群龙无首”之辞当是指马匹散养时的状态。战争时期的马匹在人的操纵下排列整齐，首尾相应，属于“有首”的状态。而马匹散养时的状态是和平的象征，所以作者下了“吉”的断语。《史记·周本记》载：周武王伐纣之后，为了向世人展示其求和平的愿望，曾经“纵马于华山之阳，牧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武也”。武王所采取的三条和平措施中的第一条“纵马于华山之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放马南山。武王所为正是为了“见群龙无首”。由此我们认为第二种解释是正确的。如果意译的话，这段辞的大意为：

“运用《乾》卦六爻爻辞所述的道理行事，就会产生一个安定祥和的理想环境，就会有一个美好的结局。”

依这种理解，这段辞应该是对《乾》卦爻辞的作用和重要性所作的强调。它既不属于卦辞，也不属于爻辞，勉强可以将其称之为爻后辞或总结辞。《坤》卦的爻后辞是“用六，利永贞。”意思是：“对《坤》卦六爻所述的道理，利于永远保持其正确的认识。”与《乾》卦的爻后辞的用意完全一样，都是对该卦重要性的强调。

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只有这乾坤两卦有爻后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两卦太重要，它们实际上是《周易》的总纲，这两段爻后辞算是老师给学生标的两个重点符号。他既然作了重点符号，我们当然也应当将《乾》卦的重点整理出来。《乾》卦六十八个字（含卦画和序数词）的重点内容，其实就是以下四个要点：

1. 作者将《乾》卦卦画所象征的六爻的变化过程，视为冬至

日到夏至日这六个月里阳气的生长过程；

2. 作者描述了冬至日到夏至日这个时间段里，东方苍龙七星宿在天空中的存在状态和变化规律：在傍晚时分即将出现（潜龙）、龙头升起（见龙在田）、继续上升（乾乾）、大部出来（跃在渊）、全部显现（飞龙在天）、角宿下沉（亢龙）；

3. 作者以天象说人事，以龙星比喻君王，讲述了为王者在其成长的各阶段所需的必要条件；

4. 作者将为王者的必要条件定位在人的因素上：群众是基础（勿用）；干部要带头（利见大人）；自己需努力（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对手当排除（或跃在渊，无咎）；班子应配好（利见大人）；内部不争斗（亢龙有悔）。

二、坤

【原文】

（卦辞）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爻辞）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六五：黄裳，元吉。
六四：括囊，无咎无誉。
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初六：履霜，坚冰至。

（卦后辞） 用六，利永贞。

【译文】

（卦辞） ䷁：适宜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肥沃土地，是国家得以顺利发展的根本，利于对此养育我们的生存环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贤明的领袖现在拥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但开始的时候却曾经感到迷惑，后来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西南方向肥沃的周原地区有利于发展经济，而东北方向贫瘠的山区只会造成贫穷。对安居乐业的环境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产生一个完美的结局。

（爻辞） 初六（䷁）：正如践踏到地霜的时候，严寒就要随之来临一样。我们要有远见卓识，从土地之类小问题上看到它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六二（䷁）：平直、方正、辽阔是选择土地的标准，只要符合此标准，即使是陌生的未被开垦的生

地，也没有什么不好。

六三（䷋）：有了充足的经济实力，也就具备了为王者的条件，就可以称王。但即使是自己不称王，而继续臣服于旧王，最终的结局不用你去策划，也同样会被推举为王。

六四（䷊）：将财富管紧，没有过错，也不值得赞赏。

六五（䷋）：掌握中央政权，是完满的根本。

上六（䷋）：正如春冬之季，会引发气候的剧烈变化一样。为获取政权，必须发动一场惨烈的战争。

（爻后辞） 运用《坤》卦六爻变化所显示的道理，利于永远保持其正确的认识。

【注释】

卦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坤》卦卦画，由六个阴爻“䷋”组成。这个卦画是由《乾》卦“䷀”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乾》卦变为初六爻的《姤》卦“䷫”，再变为六二爻的《遁》卦“䷗”，六三爻的《否》卦“䷋”，六四爻的《观》卦“䷓”，六五爻的《剥》卦“䷖”，上六爻的《坤》卦“䷁”。《坤》卦卦画是上六爻的卦形，是变化完成后的结果。

《坤》卦卦象的这种变化我们称之为爻变，爻变的实质是象征阴气的生长过程。这种认识不仅仅是根据卦画的变化特征作出的，更重要的是根据卦爻辞的提示。为进一步看清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结合《乾》卦说明一下。《乾》卦六爻的变化分别为《复》“䷗”、《临》“䷒”、《泰》“䷊”、《大壮》“䷡”、《夬》“䷪”、《乾》“䷀”，演示的是阳气从冬至到夏至这个时间里由初生到壮大的过程。由于阳气的变化是要通过测量才能确定的，不如物象一目了然。所以，作者就在爻辞中以描述这段时间里苍龙七宿在天空的变化特点来演

示阳气的变化规律。其中初九爻“潜龙”的爻辞和上九爻“亢龙”的爻辞，非常明确地界定了《乾》卦卦象的起点是龙星即将出现的冬至节后的这一段时间，终点是龙星的角星宿开始下沉的夏至节。

《坤》卦与《乾》卦相连，《坤》卦六爻的变化分别是《姤》“䷫”、《遁》“䷠”、《否》“䷋”、《观》“䷓”、《剥》“䷖”、《坤》“䷁”。演示的是阴气在夏至节到冬至节这段时间里从初生到壮大的过程。阴气的生长同样是不直观的，也只能借助于对物象的观察，所以作者在《坤》卦卦辞中以这段时间里地上的物象变化来表述阴气的变化。其中初六爻“履霜”的爻辞，清楚地表明了《坤》卦卦象的起点是地上开始生霜的夏至节节后。而上六爻爻辞“龙战于野”的爻辞，同样清楚地表明《坤》卦卦象的终点当为龙星即将出现的冬至节，是与《乾》卦所述的初爻寓意相连的。

乾坤两卦组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它们包含了天、地、四时的变化规律。作者以物象的变化来表述阴阳二气的变化、季节的变化，是想说明一个道理，即天体的运行、万物的生长都是依照阴阳二气的变化规律行事。作者说明这个道理是为了发议论：人处天地之间，也应当遵从天地间的这种自然规律。这是《周易》的基本写作特点，作者选择这种方式的目的是想对受教者表明，他不是随便说的，他的观点是有依据的，是符合天地自然的规律的，所以要严格遵守和履行。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

“坤”：传统易学一般将坤字视为卦名，而我们在前面讨论卦的结构时认为，《周易》正文中没有卦名，卦名被省略了，所有被传统易学视为卦名的字均是卦辞。对《坤》卦而言也是一样，这里的坤字本身是否卦名，我们并不能肯定。我们能肯定的是：它一定是卦辞的一部分。当然，由于它与卦名同字，取意也应该相同，它也就因此不是普通的卦辞，它实际上是代表了一卦的主题。《周易》作者创作卦爻辞时有二个主要依据：一是我们前面说的爻变；二是主题词。他首先确定一个主题，然后根据爻象的含义来发议论。所以，正确地理解这些主题词的含义也是十分重要的。主题词词义看

错了，卦爻辞就难以理解。主题词词义看对了，卦爻辞也就变得十分通畅。那么坤字这个主题词的含义是什么呢？

《说文》：“坤，地也。《易》之卦也。从土，从申。土位在申。”许慎以地训坤。传统易学也是将坤解释为地。但《周易》中有地字的使用，如《明夷》卦上六爻爻辞：“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其地字的字义明确，指与天相对的大地。如果坤字字义为地，那么作者为什么不直接使用地字，而要用坤呢？没有人说出个道理出来，可见以地训坤是有问题的。

观坤字字形，坤字由土字和申字两部分组成。土字甲骨文写作“𡗗”或“𡗘”。《说文》：“土，地之吐生物也。‘二’象地之下、地之中物出形也。”土的本义应为适宜于植物生长的泥土、土壤。申字甲骨文写作“𠂔”。《说文》写作“𠂔”。睡虎地简写作“𠂔”。《说文》：“申，神也，七月阴气成，体自申束。从臼，自持也。”申字字形象果实饱满状，本义当为植物生长结束或植物成熟时。由此可知，坤字不仅有土地的含义，还强调了植物在特定时间的状态。而且其中土地的含义也只是指适宜于生长成物的土壤，以我们理解的地球的地或哲学中与天相对的地的概念也不一样。因此，坤字不能训为地，它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夏至节之后到冬至节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土地的状况；二是指能够创造财富的肥沃土地。很难找一个准确的词来训它。我们勉强可以将其解释为：“适合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肥沃土地”或“良好的生存环境”。甲骨文中没有坤字，帛书《周易》中，《坤》卦卦名为“川”，可见这个字与乾字一样，也应该是作者自创的一个字。

传统易学为什么将坤训为地呢？主要的原因应该有三个：一是《坤》卦卦爻辞的内容与地有关；二是《周易》的权威教材《易传·系辞》解说乾坤两卦时用了“天尊地卑”一词；三是人们一直将八个经卦中的《乾》卦“☰”和《坤》卦“☷”卦象确定为天和地。由此，乾天坤地的观点得以深入人心。但从我们的分析看，这种观点是不对的，乾坤两卦是一个完整的组合，分别以阳气生发时的天象和阴气生发时的地象为题说为王者道理。作者在这两卦中借用了天地阴阳四种观念。单纯就卦象而言，《乾》卦反映的是阳

气的生发，《坤》卦反映的是阴气的生发，以天地无关。只有在卦辞中，作者为了清楚地说明阴阳变易的道理，才表述了天象和地上的物象。

“元亨”：亨通的根本。

“利牝马之贞”：“牝（pin 聘）”：《说文》：“牝，畜母也。”牝的本义为雌性的兽类，雄性的兽类为牡。“牝马”就是母马。“利牝马之贞”直译就是：“利于对母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句话有一些别扭，为什么公马不行？非母马不可？母猴行不行？理解这句爻辞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一是从体例上看它的来历；二是从卦辞内容上看它的寓意。

从体例上说，这句话是从《乾》卦的“利贞”演变而来。“利贞”就是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利牝马之贞”，加了“牝马之”的限制词。其实《乾》卦的“利贞”也是有限制词的，不过被省略了而已，这个限制词就是龙。《乾》卦“利贞”的含义是利于对龙星宿的变化规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知道龙的取象为马，所以龙也就是一匹天马。《坤》卦是《乾》卦的姊妹卦，乾以天象龙为象，坤自然也就当与地上的生物马为象，而不能与猴、鸡、狗等其他动物为象。依古人天施地受的自然观，天马（龙）为牡，地马为牝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这是从体例上看“牝马”一词的来历。

再来从卦辞的内容上看它的寓意。“利牝马之贞”是一句告诫词，是对前面所述“坤，元亨”的道理所发的。“坤，元亨”的大意为“适合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肥沃土地，是亨通的根本。”后面的告诫词应该是“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古文应写作“利坤之贞”或如《乾》卦一样直接写作“利贞”。但作者却偏用“牝马”替代“坤”，可见“牝马”与“坤”应该有某种相通之处。追究起来，母马与公马的不同，就在于它具有孕育的功能，有一个让小马的新生命在出生之前得以健康发育的地方。作者正是以母马温暖舒适的子宫来比喻人类的生存环境。这种比喻是非常形象、贴切的。依此，“利牝马之贞”的大意应为：“利于对养育我们的理想环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的大意为：“适合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肥沃土地，是亨通的根本。利于对这个养育我们的理想生成环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周易》作者在《乾》卦中讲述了为王者的条件是要得到民众的拥护，而拥护者是要吃饭的，还要吃得好，否则谁会拥护你呢？所以在《乾》卦后接《坤》卦，讲述如何解决吃饭的问题。对于古代的国家而言，农业是根本。对于农业而言，土地是根本。《坤》卦所讲述的就是农业问题、土地问题、生存环境问题。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君子有攸往”

“君子”：贤明的领袖。

“攸”：《说文》：“攸，行水也，从攴，从人，水省。”段玉裁注：“水之安行为攸。”“凡可安为攸。”攸的本义应是水平静地流动时的状态。注意，这个攸字有两层含义：一是内部在运动，塘水不攸，那是死水。二是外表平静，溪水不攸，那是湍流。对于人类来说，这两个条件就是既要能生财，又要和平安宁。穷乡僻壤不行，战乱纷纷也不行。“攸”字在此正是形容一个理想的生存环境。

“往”：去、到（某处）。

“君子有攸往”的字面含义应为“贤明的领袖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好去处”。

“先迷后得主”

“先”：时间或次序在前。

“迷”：困惑、失误。

“后”：本义为时间较晚，与先、前相对。

“得”：得到、获得。

“主”：石文写作“𡵓”。《说文》：“主，灯中火也。从𡵓，象形。从、，亦声。”《玉篇·部》：“主，家长也。”《正字通·部》：“主，宾之对也。”“主，大夫之臣称其大夫曰主。”《广雅·释诂一》：“主，君也。”主的本义为灯火，后加火旁为炷。夜晚看不见，灯一点燃就明亮了，故主字又引申为明亮的意思。与迷相对，

又引申为国中和家中明事理的人，如主人、君主等义。这里用明亮、明事理、正确的主张等义。以此，“先迷后得主”的大意为：“开始的时候迷惑，后来才明白了。”这句话是针对前一句的“君子有攸往”而言的。伟大的领袖现在有了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么好的。刚开始对生存环境的问题很迷惑，不知道什么样的环境对自己有利，后来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什么样道理呢？后面有交代。

“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

“朋”：王国维《说珏朋》：“殷时玉与贝皆货币也……其用为货币及服御者，皆小玉小贝而有物焉以象之。所系之贝、玉，于玉则谓之珏，于贝则谓之朋。”《广韵·登韵》：“五贝曰朋。《书》云武王悦箕子之对，赐十朋也。”《广雅·释诂三》：“朋，比也。”“朋，类也。”朋的本义为串联在一起的贝壳。贝壳是古代的钱币，五个小贝壳连成一串称为一朋。所以，朋实际上是大钱的单位，相当于我们现在的百元大钞。同时，因朋字所具有的串联、聚集之义，又引申为性格相投而聚集在一起的人和政见相同的组织，称为朋友或朋党等。这里用其本义，即聚集在一起的钱币、财富。

“丧”：失去、丢掉。

“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的字面大意为：“利于在西南方向得到钱财，而在东北方向丧失钱财。”

占卜的人如果遇到这一卦，往往会改变一个人的行程。譬如大学毕业了，本想到沈阳就业，结果占得这一卦，看来沈阳去不成了，只好往西安找出路。其实这一句话是针对前面的话而言的，与预测无关。前一句是“先迷后得主”，先迷后得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什么地方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从这句话的行文特点看，作者在此所讲述的应该是周族的“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的一段史实。

周族有过许多次迁移，但史书上记载得最多、在周族人心中最深刻、对周族历史影响最大的却只有二次：一是夏末时，周族的祖先不窋失官，为逃避商族的打击而放弃肥沃的周原，逃往狄族的居住地、贫瘠的山区幽避难。二是古公亶父时，重新迁回周原故里。

这二次搬迁对周族的最大改变就是经济实力的兴衰变化。第一次搬迁后，周族放弃了肥沃的泾渭平原，也随之放弃了其所擅长的农业生产，从而使得周族由过去拥有的经济上的旺族地位一落千丈，成了在戎狄民族和周族之间苟延残喘的小族。而第二次搬迁的结果正好相反，使周族在短时间内就恢复了活力。不仅经济上强盛起来，而且军事和政治上也随之强大起来。这正是作者在此所说的“先迷后得主”的含义。山区幽的地理位置正处于周原的东北向，所以，这里的“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也就是指的这二次搬迁的史实。《坤》卦的主题也就是土地的问题。

“安贞，吉。”：

“安”：安定、安静。

“安贞，吉”的大意为：“对安居乐业的环境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这句话是对《坤》卦卦辞的总结，是周族十几代人血的教训换来的经验。

《坤》卦卦辞大意为：“适合人类生存和生活的肥沃土地，是国家得以顺利发展的根本。利于对此养育我们的生成环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贤明的领袖现在拥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但开始的时候却曾经感到迷惑，后来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西南方向安定的环境和肥沃的周原土地有利于发展经济，而东北方向有争议的贫瘠山区不利于发展经济。对安居乐业的环境有了正确的认识，才能有现在这样完满的结局。”

《坤》卦卦辞可以分为三段或四段来看：一是“坤，元亨。”提出了土地的问题；二是“利牝马之贞。”对受教者提出了要求；三是“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讲述了一段周族过去十几辈人的曲折之路换回的历史经验，以使受教者对此问题更为重视，更为清楚。这一段也可以将“安贞，吉”分出来，视为对《坤》卦整个卦辞的总结。

初六爻爻辞：“履霜，坚冰至。”

“履”：《说文》：“履，足所依也。”《玉篇·履部》：“履，践也。”履的本义为鞋子。引申为践、踏等义。

“霜”：靠近地面的空气在温度降到零摄氏度以下时，所含水汽的一部分附着在地面上或靠近地面的物体上，凝结成的白色结晶体。

“坚”：坚硬、结实、坚强。

“冰”：水在摄氏零度或零度以下时凝结成的固体。

“至”：到、达到。

初六爻爻辞“履霜，坚冰至”的字面含义为：“践踏到地霜的时候，坚硬的冰冻严寒就要到来了。”

这段爻辞与其他爻辞一样有两层含义：一是其字面义，二是其隐喻义。这段爻辞的字面含义是对《坤》卦卦象的表述。《坤》卦卦象为“䷁”，由《乾》卦卦象“䷀”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乾》卦变为初六爻的《姤》卦“䷫”，再变为六二爻的《遁》卦“䷗”，六三爻的《否》卦“䷋”，六四爻的《观》卦“䷓”，六五爻的《剥》卦“䷖”，上六爻的《坤》卦“䷁”。《坤》卦的卦变实质上是象征阴气的生长过程，其中初六爻是阴气形成的开始，也是太阳到达夏至点后开始南归的时候，从此时开始一直到冬至点的半年时间里，气候将逐渐寒冷起来。如果说初六爻爻象是“履霜”，那么上六爻爻象就是“坚冰至”，这是初六爻辞的字面含义。

该爻辞的隐喻是提醒受教者要掌握事物的变化规律，要学会从事物的开始就预知其结果，要能以小见大。这层含义从《坤》卦卦辞中就可以感受到。《坤》卦卦辞始终围绕土地的重要性讲述，这个重要性就是一句话：它是国家经济的基础，同时也是国家政治的命脉。作者怕受教者依然不重视，所以换一个讲话的角度进一步强调其重要性：要从平常的土地问题中看到它对国家命运的整体影响。以此，初六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践踏到地霜的时候，坚硬的冰冻就要到来一样。我们要从土地这个小问题上看到它对国家命运的影响。”

“初六”爻爻象为《姤》卦卦象“䷫”，由《乾》卦“䷀”演变而来。姤有产生、遭遇等义，《乾》卦纯阳而生阴，正有遇阴之象。作者由此而联想到夏至节后的天气，所以有“履霜”之辞。在

《坤》卦的六个变化过程中，初六爻只是开始，最终的结果是上六爻时的严寒，故有“坚冰至”之辞。

我们在学习卦爻辞时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围绕卦的主题去判断卦爻辞的内涵。

六二爻辞：“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直”：端正、平直。

“方”：方正。

“大”：辽阔、广大。

“不”：副词，表示否定、禁止。

“习”：《说文》：“习，数飞也。从羽，从白。”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此字（甲骨文）分明从羽，从日。盖谓禽鸟于晴日学飞。”习的本义为鸟类频频试飞。引申为学习、熟悉等义。此处的“不习”之义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是指未被开垦的生地；二是指人们不熟悉的土地。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平直、方正、辽阔是选择土地的原则，即使是陌生的未被开垦的生地，也没有什么不好。”

六二爻爻辞中“直、方、大”的择地标准，是卦辞所述“先迷后得主”的结果，是周族几百年生存经验的总结。所以，这是个值得我们注意的标准，作者为什么要确定这个标准呢？因为它有两个好处：一是从技术上讲便于排灌；二是从管理上看有利于公平。

从《周礼》中我们知道，周朝的农业规划是非常详细、具体的。每七人之家分地一百五十亩，其中耕种地一百亩，休耕地五十亩。这块地与邻地间有宽二尺的水渠，称为遂，遂边修四尺宽的小路，称为径；每十块地之间有四尺宽的水渠，称为沟，沟的岸上有宽六尺的道路，称为畛；每一百块田之间，有六尺宽的水渠，称为洫，洫的岸上有宽八尺的道路，称为途；每一千块田之间，有十六尺宽的水渠，称为浍，浍的岸上有宽十六尺的道路，称为道；每一万块田地之间有宽三十二尺的水渠，称为川，川的岸上有宽三十二尺的道路，称为路……周族的这种水利、道路规划是非常科学、适用的。而要实施其计划的前提条件是土地的“直、方、大”，否则

此计划是不可能达标的。今人怀疑《周礼》为后人的伪作，主要原因正是此问题。其实就周族而言，在肥沃的平原周原地区实施此标准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坤》卦“先迷后得主”的卦辞也说明，此标准应该是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周族的兴旺也正是得益于周族从山上迁徙到周原这块“直、方、大”的土地上来。《周易》的成书时间在商末周初，作者对“直、方、大”的土地之益印象深刻，所以才有此爻辞。至于周族灭商后能否在诸侯国成功推广此经验，那是另一回事。或者说“直、方、大”之辞可以反证，周族制定过的择地标准是有利于“井田制”的实施的。

“直、方、大”的标准有利于井田制的实施，而井田制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排灌，更重要的是有利于管理。井田制的分田方法是将九百亩土地分成九块，由八户各耕种其中的一块，收入归个人所有。中间的田为共耕田，由八户共同优先耕种，收成作为税赋。这八户人家也就因此构成了一个基本行政单位，称为“井”，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村民组，过去的生产队。这种分配方式最值得称道的就是公平、合理。九块田的面积、肥沃程度、排灌条件等大致相同，八户人因此不会因土地的好坏而发生矛盾。公田的面积比较稳定，收成与年成挂勾，不用担心交不起税赋，官民之间也就因此少了许多矛盾。所以我们说“直、方、大”有利于管理，是民与民、官与民能和平相处的前提，是社会稳定的基础。试想一下，如果田不在一起，水源有远有近，田有好有坏，如何公平分配呢？处理不好就会起纠纷。在现在的农村，田地分配问题、税赋问题仍然是主要的矛盾，由此可见，作者提出的“平直、方正、辽阔”的三个选地原则是非常正确的，它是周族政权稳定的基础。当然，这个标准只适合于地多人少的过去，对今天的农村并不适合，现在农村人多地少的状况，没有选择的余地。

中国历史上，大凡改朝换代或重大变革，均提出了土地的问题。毛泽东主席曾经说过：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是土地的问题。中国的近代革命正是从土地改革开始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得到广大农民支持的结果。邓小平主席的改革开放也是从土地的改革开始……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土地的问题是一个大问

题。作者将土地的分配问题放在坤卦六二爻，作为安居乐业这个《坤》卦主题的重要条件提出来，是很能发人深思的。

六二爻爻象为“䷁”。在《乾》卦中，九二爻爻象为“䷂”，爻辞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作者以九二爻之上的四阴爻象征周族井田制中的八块熟田，故有“在田”之辞。而这里的六二爻之上是四阳爻，作者由此联想到尚未开沟分割的生地，故有“不习”之辞。

六三爻爻辞：“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

“含”：含的本义为东西放在口里不咽下去，也不吐出来。引申为包含、包藏未露等义。

“章”：《说文》：“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段玉裁注：“歌所止曰章。”王筠句读：“《风》《雅》每篇分数章，无论入乐不入乐者皆然。”《广雅·释器》：“章，程也。”章的本义应为完整的乐谱。

古代乐谱不像现在的流行音乐，什么乱七八糟的玩意都可以拿来唱。古乐的乐谱是很讲究的，其韵律力求与自然合拍。古乐是什么样子？我们已很难说清楚，但有四个特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古乐模仿的是大自然的声音，其乐器的制作与时间季节有关联，制作方式很复杂；二是古乐的用途是在祭祀时烘托气氛，以示效法，后来发展成宫廷音乐；三是古乐的使用要求很严格，什么样的级别只能使用什么样的音乐，只能由多少人来演奏，都是有硬性规定的。音乐是严格的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春秋时，鲁国陪臣季氏使用了八排人的舞蹈，为人师表的孔子曾怒不可遏地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诸侯只能使用六排三十六人的舞蹈，八排六十四人的场面太大，是周天子才能享受的规格；四是凡学音乐的，必须通韵律。而韵律是一门很高的学问，与阴阳、五行有关，与天文、历法、地理、气候、物理有关，学会了这些，还要学礼仪制度等等。所以音乐在当时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音乐学通了，天道、地道、人道的学问也就差不多了。据记载，舜的父亲就是学音乐的大师，孔子也是音乐大师，孔子开始收徒时，就是

教音乐，然后才教礼仪。所谓礼乐文化，乐是根本，礼是依据乐的天道规则而制定的人的行为标准，是那时的法律，是大家认可的一种社会秩序和制度。现在说的法律一词，所谓“律”也是借用的古韵律的律。因此，音乐学通了，也就是学问到家了。不仅学问好，品德也一定是不错的，可以替天行道。

“含章”直译应为“包含全部的乐章”，意思是条件全部具备了。《姤》卦九五爻爻辞“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中有“含章”一词，比喻腹中成形的婴儿。这里的“含章”本来是对植物即将成熟时的表述，因为六三爻处《坤》卦之中，是六二爻选择土地然后播种后的阶段，到六四爻“括囊”时已经是收获之时。作者在此是以植物的生长成熟来比喻国力的增强。《坤》卦以土地为主题，有了好的土地资源，国家就会富强，经济和军事地位也会相应的提高，这就是称王的本钱，也是“含章”的本义。

“可”：表示肯定、许可。

“贞”：主持。

“含章可贞”的字面大意为：“具备了完整的乐章，可以主持。”主持什么呢？没有说。结合后一句“或从王事”的爻辞分析，这一句应有“不从王事”的意思。不从王事就是搞独立，就是自立为王。所以，这一句话的真实含义应为：“具备了王者的条件，可以自立为王。”《尚书·洛诰》记载：周公建成洛邑，还政成王时，成王曾对周公说：“我二人共贞。”我们二人共同主持朝政。贞字就是用的主持国政之义，与此处“含章可贞”的贞字的含义相同。

“或从王事”

“或”：通惑，相当于或者。

“从”：本义为跟随、随行。引申为追逐、依顺等义。

“王”：《说文》：“王，天下所归也，董仲舒曰：‘王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观字形，甲骨文有三种写法：初字“𠤎”，大字立在地上，表示是地上能力最大的人；后变为“𠤎”，大字头上加了象征天的一横，顶天立地之义。天地之间已经没有空隙了，比“𠤎”字更高大。马季吹牛皮的相声段子：“上嘴唇顶天，下嘴唇触地”的灵感大概来源于

此字。此字仍未突破天地之间，造字者继续改进，王字由“王”变为“王”，抽象成天道、地道、人道一律贯通，不仅人间第一，天地也知，成了通才。王字的这种变化，中心意思只有一个：老子天下第一。所以王字一直是古代统治者所喜欢的称号，也是他们的通用名，如商王本来称为帝，但也叫帝王。周王本来自称天子，也可以称为王。周文王闹独立时，也是自称为王。但这个王字是不敢随便称的，只有具备天下第一大哥的实力才敢称王，否则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春秋时楚国国君称王，就曾被其他诸侯国兴师问罪。秦始皇时改称皇帝，王的用意才降了一等，成了皇帝之下的最高封爵名。这里用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呼，应指商王。

“事”：《说文》：“事，职也。”古文事、史、吏为一字，其本义为官职、职务、职业等。后引申为事情、侍奉、任用等义。这里用本义。

“或从王事”的意思就是：“或者服从国家最高统治者，接受他任命的职位。”这句话紧接前一句的“含章可贞”，是自立为王之外的又一种选择。

“无成有终”

“成”：甲骨文写作“𠄎”。《说文》：“成，就也。从戊，丁声”《玉篇·戊部》：“成，毕也。”甲骨文成字象斧钺之形，可能为以武力压服，以人力完成之义。故成字的本义为实现、成就等。

“终”：甲骨文写作“𠂔”。《说文》：“终，絳也。”林义光《文源》：“（甲骨文）像两端有结形。”，《广雅·释诂一》：“终，极也。”观甲骨文字形，象两点之间的一个完整段。故本义应为整个、自始至终的所有阶段。引申为极、穷尽、结局、成就、完成等义。

“终”和“成”字的含义基本相同，都是完成、终结的意思，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一是有为；一是无为。成字的甲骨文像兵器，是人凭借武力强求而成的，是人以武力做后盾，有意识、有目的地完成的，我们经常说“成就一番事业”就是这个意思，是需要人通过努力才能达到的目的。而终字是自然现象，终字的甲骨文像二至日日影回归点，太阳运行到那里自然回归。万物该生的生，该死的死，不用人努力就可以自然而达到的。

“无成有终”的字面含义就是“没有人为的策划所取得的成就，但也会自然地达到目的。”策划什么？达到什么目的呢？这句话要结合前两句一起读就清楚了。结合前两句的意思，六三爻爻辞可译为：

“具备了为王者的条件，就可以称王。但即使是自己不称王，而是继续臣服于旧王，最终的结局不用你去策划，也还是可以成为王。”

《史记·周本记》说：“天不享殷，乃今有成。”大意为：“上天决定不要殷商继续享有治理天下的权力，所以才有了我们周族今天能够取代商族为王天下的成就。”这里所说的成字与“无成有终”的成字取意完全一样。

这段爻辞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而又有趣的问题，就是称王不称王的问题。孙悟空有了一点点本事，自以为了不起，要称王，自封了一个“齐天大圣”，又大闹天宫，讨了一个“弼马瘟”的官。他虽然因为喊出了“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的造反口号而大快人心，但终究被压在五指山下，五百年不得翻身。而作者在此却说出了“或从王事，不成有终”的话。他说你有了称王的本事，可以称王，也可以不称王，不要着急地去抢那把交椅坐。只要有真本事，人们终究会愿意跟从你，终究会抬你出来坐轿子。抢轿子坐没有被人抬上轿子坐过瘾。这个观点很重要啊！没有大智慧说不出来，一本《道德经》玄之又玄，反复叙说的道理其实就是这几个字中的道理。周文王在“天下三分得其二”的情况下，依然对商王称臣，也是走的“无成有终”的路子。生活中常有些人一辈子劳苦功高，其结局却十分悲惨，吃亏就吃在这几个字没有弄明白。话又要说回来了，这段爻辞所述的道理值得深思，但这个道理还不是这段爻辞的中心思想。这段爻辞的中心思想是在向受教者说明土地的重要性，有了优良的土地资源，就有了充足的国力。有了充足的国力，就有了发言权，就有了追随者，这时不论你想不想成为王，终究会坐上这把位子。由此可见经济是基础，土地是根本。

六三爻象为“䷋”，《否》卦卦象。否即否定，有推翻之义，故有“含章可贞”等造反之辞。

六四爻爻辞：“括囊，无咎无誉。”

“括”：本义为结扎、捆束，引申为包容、搜求等义。这里用本义。

“誉”：本义为称赞、赞美，引申为声美、美名等义。

六四爻爻辞的字面大意为：“扎紧口袋，没有过失，也不值得赞美。”“括囊”的本义为扎紧口袋，六四爻所处时间当为深秋，此时正是收获的时候，将丰收的果实装入袋中就是“括囊”，这是“括囊”的本义。但“括囊”为什么就“无咎无誉”呢？依《周易》双关语的写作特点，这里的“括囊”应该是比喻谨慎的财政政策。勤俭节约历来是我们提倡的美德，将财政这个大钱囊扎紧当然没有过错，所以说“无咎”。问题是既然“无咎”，又为什么“无誉”呢？这就是政治家们的谋略了。

前面的爻辞说土地是根本，有了良好的土地就可大力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了，就有了称王的本钱，看来财富真是一个好东西，作者大概是担心受教者错误地理解其本义，所以在此接着说“括囊，无咎无誉。”钱财不可看得太紧，谨慎的财政当然是没有过错的，但一毛不拔也不可取，因为钱财是要用的，不用就体现不了它的价值，就不能收买人心。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政治家们的传记就会发现，古今中外的大政治家，绝大多数都将钱财看得很淡，他们往往有大量的财源，却总是不够用。“括囊，无咎无誉”就是在教导王子们，一个好的政治家不要把钱财看得太重。要看重什么呢？下一段“黄裳，元吉”的爻辞是最好的回答，权力才是政治家们所追求的目标。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将财富管紧，没有过错，也不值得赞赏。”

六四爻爻象为“䷋”，《观》卦卦象。观即观察之义。《坤》卦以土地为主题，作者将土地的问题作一个很大的问题提出来，是因为土地是税收的源泉。有了好的土地，才能富国强兵，腰杆子才硬，才有发言权。但土地本身不是政治家追求的目标，土地所生的财富也不是政治家所追求的目标。要将土地、财富和权力之间的关

系观察清楚，不要搞错了，成了一毛不拔的守财奴，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黄裳，元吉。”

“黄”：甲骨文写作“𡩂”。金文写作“𡩂”。《说文》：“黄，地之色也。”观字形，甲骨文黄字像箭矢穿田而出，应是一个会意字，会田中生长之物。金文黄字从田从光，进一步明确了其田中之色彩的含义。植物的色彩很丰富，但在初生时，绝大多数都是呈淡黄色，所以，黄字的本义应为地中植物初生时的颜色。又引申为指婴儿或三岁以下的幼儿。《新唐书·食货志一》：“凡民姓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所谓“黄毛丫头”也是取此意。同时，依古人五行的观点，黄色也是东西南北中这“五方”里面“中”的颜色。

“裳”：《说文》：“裳，下裙也。”裳的本义为古代下身的衣服。

“黄裳”直译即“黄色的裤裙。”这当是对深秋初冬季节来临时大地的描述。此时地表上的草木枯黄，而《坤》卦以地取象，与以天取象的《乾》卦相比为下，故称为“黄裳”。

“元吉”：完满的根本。

“黄裳，元吉”的爻辞如果直译，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是“黄色的裤裙，是完满的根源。”；二是“婴儿的服装，是完满的根源。”依《周易》双关语的写作特点，这两种可能的含义均是指向对权力的比喻。首先，黄色是五行五方观点中处中的颜色，代表中央。《逸周书·作洛》：“周公……及将致政……乃建大社于国中，其谴东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骊土，中央衅以黄土。”就是取黄色为中央的象征，穿上黄色的衣裳也就是象征掌握了中央的权力。其次，古人常以“子”喻新政权，这也是《周易》中常用比喻，在下一卦《屯》卦中就有此喻，这种比喻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新生的政权”，故“婴儿的服装”也就是新政权的象征。以此，六五爻爻辞可以译为：“掌握中央王权，是完满的根本。”

这是对上一段爻辞的进一步说明，前面说财富并不重要，什么是重要的呢？权力。权力才是完满的根本，权力才是政治家们的目标，权力才是消除威胁，通向安宁与和平的最好东西。

六五爻爻象为“䷖”，《剥》卦卦象。卦形像长袍，故称为“裳”。同时“剥”有剥夺之义，《剥》卦五阴爻强壮，正剥落上九唯一的阳爻，有剥夺王权之象，故有此除旧换新之辞。

上六爻爻辞：“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战”：战斗。

“于”：介词。相当于“在”。

“野”：《说文》：“野，郊外也。”《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的本义为郊外。古代国境线并不严格，故野也指国界、边境。

“其”：人称代词，相当于他、她、它、他们等。

“血”：血液。

“玄”：《说文》：“玄，幽远也。黑而有赤色者为玄。象幽而入覆之也。”《玉篇·玄部》：“玄，妙也。”玄的本义为赤黑色，一般训为黑色或黑中代红的颜色，但为什么要这样训？为什么玄字有赤黑之义？古人卖关子，未讲清楚。其实，玄应该是指黎明来临时，曙光初照那一刻的天色。古文玄字是丝字的初文，细小之义。古人正是以其阳光细小之状来喻曙光初照的颜色。这时的天色美妙、深远。故又引申为神妙、深远、玄虚、寂静等义。

“龙战于野，其血玄黄”的字面大意为：“苍龙七星宿即将来临，阴阳之争将引发激烈的战争。”这段爻辞显然是描述冬至节来临前的天象。此时阴气达到最旺盛之时，代表阳气的龙星宿即将出现。但是从五行配五方五色的角度考虑，“其血玄黄”的说法又显然不符，因为苍龙星宿为东方，颜色为青色。而冬至时与之相交的西方七宿的颜色为白色。依此，后一句爻辞应为“其血青白”才对。为什么作者要写作“其血玄黄”呢？原因是二十八个星宿被古人划分为四象，分别象征少阳、老阳、少阴、老阴，而作者在此只想分阴分阳，星宿的四种象征色不能够满足作者的需要，所以作者另有所选。他选取了日夜交替时的颜色以像阴阳。黎明前的颜色为玄色，黎明初的颜色为黄色，故有“其血玄黄”之辞。

这句爻辞的喻义是商周之战，因为商人发源于今河南北部，处

中国当时版图的北方，故崇尚黑色。而周人发源于今陕西的黄土高原，故崇尚黄色。这句爻辞是对上一句爻辞的进一步说明。获取政权是完满的根源，但是政权并不会被人送上门来，是要自己去取、去争、去夺的，对方也会尽全力捍卫自己的政权，因此战争不可避免，流血不可避免。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为最终获取政权，必将有一场惨烈的战斗。”

上六爻爻象为“䷁”，《坤》卦卦象。此爻象六爻皆阴，进一步发展，阳气将逐渐恢复，就是《复》卦卦象“䷗”，为《乾》初九爻爻象。故有“龙战于野”的爻辞。

爻后辞：“用六，利永贞。”

“用六”：“用六”与《乾》卦“用九”一样不是序数词，而是正文。意思是“对《坤》卦六个阴爻变化所显示的道理的运用”。这是一句总结性的话。《周易》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坤两卦有这种总结语，我们暂时将其称为爻后辞。

“永”：久远、永久、延长。

“用六，利永贞”的大意为“对《坤》卦六爻变化所显示的道理的运用，利于永远保持其正确的认识。”

《坤》卦卦爻辞的解释到此也算讲完了，与《乾》卦一样，我们可以将其要点总结为以下几点：

1. 作者将《坤》卦卦画所象征的六爻的变化过程，视为夏至日到冬至日这六个月里阴气的生长过程；
2. 作者描述了夏至日到冬至日这个时间段里，地上的气候和物象；
3. 作者在卦辞中，以历史的经验为例，讲述了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性。并提出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一是和平；二是富足。作者使用了“坤”“牝马”“攸”“安”等词来表述这种理想的环境；
4. 作者在爻辞中讲述了如何去获取这种环境的方法和条件；

一是要具有远见卓识的能力（履霜，坚冰至）；二是要取得良好的土地资源（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三是强调了实力的重要性（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四是正确对待财富（括囊，无咎无誉）；五是夺取政权，消除威胁（黄裳，元吉）；六是作好战争的准备（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三、屯

【原文】

（卦辞） ䷂：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爻辞） 上六：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九五：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六四：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六二：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初九：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译文】

（卦辞） ䷂：立朝建国，是亨通的基础，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有一个安定繁荣的政治局面。为实现此目的，则利于建立完善国家法规、分封诸侯，以确立新的社会制度。

（爻辞） 初九（䷂）：为巩固国家新生的政权，利于对应如何依礼制的规范公正地规划民众赖以生存和居住的土地资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利于建立法规，设官分职、分封诸侯，以建立建全国家的各级管理机构。

六二（䷂）：灭商前夕，周族的军事准备已经完成，但却犹豫不决，没有立即去夺取商族的政权。因为我们不想如抢劫的强盗和土匪一般去掠夺商族，而是希望如男女婚配一样让商周两族融合。商族当然不会主动放弃已有的政权，而来帮助周族建立新政权。只有当我们一切

都准备周全，条件完全成熟后，他们才会来与我们融合。

六三 (䷌)：夺取商王的政权，还缺少一个能够管理这个政权的能人。我们因此而要考虑灭商后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我们的君王明察秋毫，认识到以其盲目的行动，还不如暂时放弃的好。因为盲目的行动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而留下遗憾。

六四 (䷌)：全副武装的战士乘着战车排列整齐，威武雄壮。夺取商王政权、与商族融合的行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

九五 (䷌)：囤积夺权过程中获取的商王宝藏，对于处理一般事务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巩固国家新政权这样的大事却将有害。

上六 (䷌)：全副武装的战士乘着战车排列整齐，威武又雄壮。新政权的诞生也伴随着难以避免的血泪与悲伤。

【注释】

《屯》卦卦辞：“䷂。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屯》卦卦画。由《鼎》卦“䷱”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鼎》卦变为初九爻的《大有》卦“䷍”，再变为六二爻的《离》卦“䷄”，六三爻的《噬嗑》卦“䷔”，六四爻的《颐》卦“䷚”，九五爻的《益》卦“䷩”，上六爻的《屯》卦“䷂”。《屯》卦卦画是上六爻的卦形，是变化完成后的结果。

“屯，元亨，利贞。”

“屯”：甲骨文写作“𡗗”和“𡗘”。字形像草木始生、种子破土而出。《说文》：“屯，难也，象草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中贯一。一，地也。”屯的本义是草木初生貌。初生太艰难，故引申为

艰难义。甲骨文及金文中，屯字常用作人名和地名。地名即邑聚之名，后加邑成“邨”，即村落，北方现在仍将村子称为“屯子”就是取其义。村子是人、财、物集中的地方，故屯也引申为聚集、蓄积之义，《广雅·释诂三》：“屯，聚也。”屯的初生、艰难、蓄积三种含义在本卦中均被运用，其中卦辞中的“屯”字取初生义。六二爻辞“屯如遭如”的屯为艰难义。九五爻辞“屯其膏”的屯为蓄积义。

《屯》卦接乾坤两卦，其中《乾》卦讲天时，《坤》卦讲地利。有了天时和地利的良好条件，万物就得以生发，故在乾坤两卦之后接象征草木初生的《屯》卦。作者在《乾》卦中以天时为题讲述了为王者所需的人气支持，在《坤》卦中以地利为题述说了立国之本的居住环境。有了对这两个问题的正确认识和由此创造的条件，就可以称霸建国，故作者在《屯》卦中以周族灭商建国为例，讲述了建国之初的政治要点。从《屯》卦卦爻辞的内容看，卦辞中屯字的含义正是取其初生之义喻周王朝的建立。

“屯，元亨，利贞”的大意为：“立朝建国，是亨通的起点，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勿用，有攸往。”

“勿用”：勿字的本义是古代士大夫、士所建旗帜。一半红一半白，主要用途是用来召集民众。“勿用”就是“用勿”，就是“招摇聚众的旗帜”之义，就是组织民众或得到民众拥护的意思（参看《乾》卦注释）。

“有攸往”：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好去处或有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结合本卦的主题和作者所处的王者之位，“勿用，有攸往”一句应译为：“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有一个国泰民安的理想的政治环境。”

“利建侯”

“利”：利益、利于。

“建”：《说文》：“建，立朝律也。从聿，从廴。”徐灏注笺：“凡言建者皆朝廷之事……律，犹法度也。”段玉裁注：“今谓凡竖立为建。”“聿”即古笔字，“廴”即导引之义。“建”字的本义即立

法。用文字的形式制定出国家法规，以作为引导国民的行为准则。法律是公开的，故建又引申为明白布告之义。周朝法律的实施是伴随着封土建国、分封诸侯的国事同时进行，故建又引申为创立、封赐等义。

“侯”：《说文解字注笺》：“侯制以布为之，其中设鹄，以革为之，所射之的也。大射则张皮于侯以为之饰。”《正文解·人部》：“侯，五等爵之次曰侯。”侯的本义是古代射礼所用的射布，也即箭靶子。同时，“侯”也是古代爵位中第二等的称呼。古代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三公及天子之后称公，大国国君称侯，小国国君依次称为伯、子、男。为什么要选侯这个字作为仅次于王者的爵位称号呢？大概是取听令于王之义。古代传令以箭为执，所以也叫传箭。王者之令传给侯，侯接箭令，不正好是个箭靶子是什么，所以称为侯。

“利建侯”的意思就是：“利于建立国家法律法规、分封诸侯。”这句话很言重啊！一般人敢说这个话吗？来个七品县官说说看。不是封局长、经理，也不是封乡长、村长，封的是侯，相当于现在的省长，这是全国人大才有的权力，过去只有真龙天子才敢说。我们说《周易》是王者之书，是王者所写、为王子所用、有关王者政务的书，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周易》中类似只有王者才敢说，才能说，才说得出的话比比皆是，几乎每卦都有，所以我们读《周易》一定要站在王者的角度去理解，如果站在小市民或者低级管理者的角度，甚至站在求神拜佛的迷信角度来读《周易》，是不可能读通的。

《屯》卦卦辞大意为：“立朝建国，是亨通的基础，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才能有一个安定繁荣的政治局面。建立完善的国家法规、分封诸侯，以确立新的社会制度，有利于实现此目标。”

这段卦辞分三个部分：“屯，元亨，利贞”是第一部分。其中“屯”是主题，“元亨”是对主题的定性。打烂一个旧社会，是为了建立一个新政权。不破不立，破不是目的，立才是目的，象征建国的“屯”正是实现这一目的的基础。“利贞”是告诫词。作者提醒

受教的王子们注意。注意什么呢？“勿用，有攸往。”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有了民众的拥护才能够获得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如何才能做到这点呢？“利建侯”，利于建立国家大法和分封诸侯。利字是针对前一句而言的，这样做了才“利”“有攸往”。“建侯”是一件事，但包含有两层内容。一是确立新政权的法规和制度；二是建立健全落实这些制度的管理机构。对于一个初建的新政权来说，没有什么事比这两项事务更为重要和迫切了。建国的实质是一个政权推翻了另一个政权，旧的秩序和制度被打破，社会暂时处于无政府状态，所以，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及其管理机构就显得十分迫切。周武王灭商后论功行赏，大封诸侯，以蕃屏周的行为可以为此卦辞作注。

《屯》卦初九爻爻辞：“磐桓，利居贞。利建侯。”

“磐桓”：“磐（pan 盘）”：《玉篇·石部》：“磐，大石也。”《集韵·桓韵》：“磐，大石。一曰山石之安者。”磐就是那种巨大而稳定的石头。

“桓”：《说文》：“桓，亭邮表也。从木，亘声。”徐锴系传：“古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邮，过也，所以止过客也。表双立为桓。”古代交通不便，出行或传递信息全靠骑马和徒步。为了给这些过客提供歇脚休息的地方，就在交通要道沿途修建了很多客站，称为驿站或邮亭。邮亭的大门两旁常竖立两根木柱，这两根木柱就称为桓，也称为表。不仅邮亭门前有桓，古代宫廷、寺庙、桥梁及墓地等建筑前也常常立桓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旁就立着二根最著名的石制的桓，这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华表。这些表的用途是什么呢？现在的人一般都说不上来。它可不是孙悟空藏不住的那根猴尾巴，它的功用有三个：一是察时定节，辨方正位；二是作为公正贤良的标志物；三是作为政权的标志物。

桓表的原形是古代观测日影的表杆。表杆的原始功能有两个：一是察时定节；二是辨方正位。也就是确定时间和方位。现代人称计时器为表，就是因为古代的表杆有计时的功能而借用其名。表杆的这二个功用对古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

石，也是我国古代政治的基础。从《尚书·夏书》《周礼》等文献资料看，古代农业的发展，官员制度、城建规划、礼仪、法规等无不是依从表杆所测定的“天道”规律来行事。或者说它像一根巨大的指挥棒牵动着国民的行为，古人于是取其象征性而竖立在宫廷门外以作为政权的标志。它还有一层含义，就是表杆所测的太阳变化规律恒久不变，古人以此作为一种公正贤良的标志物。古代基地的表杆即取其义。“恒”有此三层含义。在此爻辞中，它取政权的标志义。

“磐桓”的字面含义为：“用大石头固定表杆。”寓意为：“巩固新政权。”

“利居贞”：“居”：《说文》：“居，蹲也。”居的本义为蹲下，后引申为居所、居住、坐、止等义，这里用居所义。“利”：利于。“贞”：正确的认识。“利居贞”的字面含义为：“利于对居住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理解这句话的关键是正确认识“利”字的使用特点。我们要结合整段爻辞来理解这个字，这句话的“利”字是说如此这般地做了，就有利于达到前面所说的目标，是说“居贞”之后就有利于“磐桓”。这是《周易》的行文特点，作者深入浅出，先提出政治的要点，再一层层为王子们分解具体内容，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教学法。我们如果将“利”字理解成是某时某刻适宜于干什么的意思，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利居贞”大意为：“具有依礼制的规范正确规划各自的居住地的正确认识，有利于巩固国家政权。”这句话很严重，居住地的建设问题难道真有这么大的利害关系吗？现在当然没有，但在周朝就有这么严重。《周礼》是周朝的法律文本，制定了非常详细的人事规范。在这本书的第一篇《天官》的开头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

大意为：“王建立国家时，首先要辨别确定东南西北的方位，勘定王所居宫室的位置，以此为中心，划分王所在的土地，营建宗庙、朝廷、市渠、道路，并度量郊野的土地进行分封，实行井田制度。设置各级官员，执掌各自的职守，辅佐王治理国家，使民众不

脱离中直正确的范围。”在《周礼》的《地官》、《春官》、《夏官》及《秋官》各篇中，都是以这一段话开宗明义，可见它是《周礼》的总纲。这个总纲的“体国经野”四个字，也就是本爻辞中的“居贞”的含义。或者说所谓“居贞”，实际上也就是对人民赖以生存和居住的土地进行正确、公正地划分，它是周朝封邦建国的政治基石。《周礼》的作者和《周易》的作者之所以如此看中这个问题，也正是源于此。

“利建侯”：利于建立法规，分封诸侯。

《屯》卦初九爻大意为：“为巩固国家新生的政权，利于对应如何依礼制的规范，公正地规划民众赖以生存和居住的土地资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利于建立法规，并设官分职、分封诸侯，以建立建全国家的各级管理机构。”

初九爻爻象为“䷂”，是《大有》卦卦象。爻象形状如躺在地上用于测表杆所投日影的主，故有“磐桓”之辞。大有的意思是收获极大，故有“建侯”之辞。

《屯》卦六二爻爻辞：“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

“屯如遭如”：“屯”：艰难义。“如”本义为顺从、依照，引申为如同、往去、好像等义。“遭（zhan 粘）”：原地转动、移动，徘徊不进貌。“屯如遭如”是描述一种徘徊不定、原地踌躇的状态。

“乘马班如”：“乘”：本义为升为登，引申之为加其上。“班”：本义为以刀分玉。瑞玉是古代的信物，王分封诸侯时按等级排列分发端玉，上朝也得手持此信物。所以，班也就引申有颁布、赏赐、序列、排列整齐等义。这里用整齐排列义。“乘马班如”的大意为：“满载人员的车马排列整齐而又观望不发。”

“匪寇”：“匪”：副词，相当于不、不是等。“寇”：本义为入室抢劫。引申为暴、贼、仇等义。“匪寇”的字面含义为：“不是去抢劫。”

“婚媾”：“婚”：结婚。“媾”：《说文》：“媾，重婚也。从女，蔀声。”《正字通·女部》：“媾，合也。”媾字的本义为再次婚配。

引申为交好、讲和等义。这里用重新婚配和交好的双关义。

“女子贞，不字。”：“贞”：主持。“字”：《说文》：“字，乳也。从子在门下。”段玉裁注：“人及鸟生子曰乳。”字的本义为生育、孵化，引申为女子许嫁、抚育等义。“女子贞，不字”的字面意思为：“被求婚的女子在主持自己的家，不愿再婚而生育。”

“十年乃字”

“十”：《说文》：“十，数之具也。一为东西，丨为南北，则四方中央备矣。”十的本义为完备至极。现在所说十分、十足、十全十美即其义。

“年”：《说文》：“年，谷孰也。从禾，千声。”容庚《金文编》：“年，从禾，从人，人亦声。”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年乃就一切谷类全年的成熟而言。”年字的本义为五谷成熟。古代五谷一年一熟，故年又引申为时间单位。这里用本义。

“乃”：副词，相当于然后。

“十年乃字”的大意为：“待准备周全、条件成熟后，她才会来生育孩子。”

《屯》卦六二爻辞直译后的大意为：“乘马的队伍排列整齐而观望不前，他们在原地徘徊。不是去抢劫，而是去求婚。被求的女子已经在主持她自己的家，不愿再婚生育。只有待我们准备周全，条件完全成熟后，她才会来婚配生育。”

很奇怪的一段话，我们前面刚说了这是一本王者之书，作者怎么去扮演第三者的角色了，难道周室找不到一个能配周王的处女？其实这是一段很好的比喻，讲的是周族灭商前夕的商周关系。“屯如遭如，乘马班如”的大意是说周族灭商的军事准备已经完成时，并没有马上去夺取商王的政权。为什么呢？因为“匪寇，婚媾。”：我们不想如强盗土匪抢劫一样地去征伐和掠夺商族，我们希望如男女婚配一样地让商周两族融合。这样做当然有困难，因为“女子贞，不字。”：商族自己正拥有着政权，他们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政权来与周族融合后建立新的政权。怎么办呢？“十年乃字。”：待我们将一切准备就绪，条件完全成熟后，商族自然会来与我们融合，与我们一道共同建立新政权。周族还有什么没有准备周全呢？下一

段爻辞会作说明。

理解这段话的关键是要理解“女”“字”“婚”等字及“十年”一词的含义。女字的本义当然是指与男人相对的女人。但这里却是作者设的比喻，以家庭关系中处于被支配一方的女人，比喻在周商关系中将剥夺其政权而处于周族支配下的商族。商周之际的社会结构尚是以家族为主要单位，人们常以通婚的方式来缓和国与国、族与族之间的矛盾。作者在此正是以当时的人们常用的这种方式来形容商周的关系。在《周易》中，类似的比喻还有很多，如《泰》卦六五爻的“帝乙归妹”，《小畜》卦九三爻的“舆说辐，夫妻反目”等。这种比喻并不是《周易》作者的独创，而是那个时代的通用比喻。如《诗经·鲁颂·閟宫》：“无贰无虞，上帝临女。”《尚书·酒诰》：“明大命于妹帮”等，其中的“女”“妹”字均是此用法。又如《屈原列传》说：“时秦昭王与楚婚，欲与怀王会。”其中的婚字也与本爻辞中的婚字用法相同，比喻和好的关系。“字”的本义是生育，作者以此字来比喻周族将诞生的新政权。这种比喻我们今天仍然在使用，所谓“新生的政权”、“新政权在诞生”等即此用法。“十年”不是时间单位，而是用其本意，即完全成熟的意思，

六二爻爻象为“䷂”，《离》卦卦象。爻象形状如一张捕鸟的网正张网以待，故有“屯如遭如，乘马班如”一句。离字的本义为黄莺鸟，黄莺鸟歌声美妙，历来是爱情鸟的象征，故有“匪寇，婚媾”的爻辞。

《屯》卦六三爻爻辞：“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

“即鹿无虞”

“即”：《说文》：“即，即食也。”林义光《文源》：“卩，即人形。即，就也……象人就食之形。”即的本义为就食。引申为就、接近、靠近、达到、迎合、追逐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鹿”：哺乳纲鹿科动物的通称。鹿四肢细长，善跑，听觉及嗅觉也很灵敏，其中的雄鹿还有一付十分美丽的鹿角。或者是因为鹿的生理特性让古人看中，或者是鹿角的“角”与爵位的“爵”同音

的原因，古人常将鹿比喻为政权和爵位。如《史记·淮阴列侯传》：“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就是以鹿比喻秦二世的帝位、秦朝的政权。商王帝辛的宫殿取名为“鹿台”，也即帝王之台义。成语“逐鹿中原”、“群雄逐鹿”及这句“即鹿无虞”的爻辞对鹿字的用法完全一致，均是喻帝位、王权。这里的鹿字是喻商王之位。

“虞(yu 娱)”：金文写作“𧢲”、“𧢳”。《说文》：“虞，驺虞也。白虎黑文，尾长于身。仁兽，食自死之肉。从虍，吴声。”莫名其妙的解释。观字形，虞字从𧢲，从大，从口。“𧢲”为兽头的象形，会意野兽。“大”即张开双臂的人。“口”是人言语的器官。虞字本义当为训练和管理野兽的人。《周礼·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泽虞，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周礼》将掌管山泽禽兽的官称为山虞、泽虞或统称为虞人，正是用其本义。《尚书·舜典》：“帝曰：‘兪！咨益，汝作朕虞。’”其中的虞字也是取其义。从有关文献上看，虞人的主要政务是负责管理森林及湖泽中动植物资源，以合理地分配及使用资源。虞字因其职务的特性而引申为管理、戒备、忧患、候望等义。

“即鹿无虞”的大意为：“追逐野鹿，而没有熟悉山林的虞官带领。”

“惟入于林中”：“惟”：思考、想。“入”：由外到内为人，进入之义。“于”：助词。“林”：树木茂盛之处。“中”：本义为中央位置，引申出内、里面、半、正、不偏不倚等义。这里用里面之义。“惟入于林中”的大意为：“要考虑进入森林之中的后果。”

“君子几”：“君子”：“品德高尚的领袖”。“几”：“幾”的简体字。《说文》：“几，微也，殆也。从𠂔，从戍。戍，兵守也。𠂔而兵守者危也。”幾字从𠂔，从人，从戈，是个会意字。士兵持戈防守，注意观察事态的细微变化之义，引申为细微的迹象、事情的苗头或预兆、危机、要害、察看等义。“君子几”的大意为：“品德高尚的领袖明察秋毫。”

“不如舍”：“舍”：放弃。“不如舍”的大意为：“不如放弃的好。”

“往吝”：“往”：去、到（某处）。“吝”：《说文·口部》：“吝，

恨惜也。”吝字从文从口。文的本义为交叉的纹理，喻人错误的行为。口是人言语的器官。故吝字的本义即为自己错误的行为而悔恨、遗憾。“往吝”的大意为：“如果去了，就会留下悔恨。”

《屯》卦六三爻爻辞直译的大意为：“追逐野鹿而没有管理森林的虞人带领，要考虑进入森林后可能出现的后果。品德高尚的领袖明察秋毫，认识到不如放弃追逐的好，因为进入山林会有危险而留下悔恨。”

表面上看，这是一段讲打猎常识、经验的爻辞，其实这段爻辞仍然是在讲治国的道理。前面说周族灭商的军事准备已经完成，但却没有急于去夺权，因为还有些工作未做好。什么事这么重要呢？这里就是作者的解释。“即鹿无虞”：取代商王的政权还缺少一个管理这个政权的能人。作者深知得天下容易、治天下难的道理。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周族只是一个暴发的小邦国，根本没有协调邦国的经验，而商族四百多年的治国经验是不透明的专利品，在臣民看来，其治国术中还有很多神秘性。周文王之所以在得到商王三分之二的天下后，仍然没有急于夺权，就是对如何建立和管理新政权没有把握。就是在寻找一个能够承担起协调诸侯、管理政权的人，就是在提前谋划得天下后的应对措施。从周族的历史看，直到姜子牙加入周族的阵营，这个问题才算基本得到解决。善用瞒天过海之术，又熟悉商王朝及历代治国方略的姜子牙，正是周族所寻找的这个虞人。如果事先没有一个周密的计划，战后的混乱局面是无法想像的。而周室灭商后的井然有序，正说明周族的统治者提前就作好了充分的准备。这段爻辞实际上是在以周族开国的史实说建国的要点——人才的重要性。《乾》卦九五爻辞所说的“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中的“大人”也正是指这里所说的“虞人”

六三爻爻象为“噬嗑”，《噬嗑》卦卦象。噬嗑指人或动物吃东西时的动作，其爻象像口中含物，将咬未咬之状，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

“吉”：完善、吉祥。

六四爻辞大意为：“乘马的队伍排列整齐去求婚，这次行动取

得了圆满的结果，没有什么不好的事发生。”爻辞喻武王灭商的顺利实施。

六四爻爻象为“䷚”，《颐》卦卦象。颐字取意为人的腮帮，引申为营养。爻象像人张口之形，较前一爻的《噬嗑》卦象，少了一根横在口中的硬物，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屯其膏。小贞吉，大贞凶。”

“其”：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于他们。这里指商王室。

“膏”：《说文》：“膏，肥也。”膏的本义为肥肉，引申为肥沃、恩泽、甘美、物的精华之义。这里用以比喻财富。

“贞”：主持。

“凶”：《说文》：“凶，恶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尔雅·释言》：“凶，咎也。”《广韵·钟韵》：“凶，祸也。”凶的本义为地基下陷，引申为灾祸、不吉利等义。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囤积他们的肥肉，主持小事会很好，但主持大事则会带来灾难。”

大概肥肉多了怕腐烂，但那也不至于有灾难。所以，这里的“膏”当是喻财富，以“民脂民膏”同喻。那么为什么“小贞吉，大贞凶”呢？钱多了还怕烫手不成？要理解这句话首先要搞清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对于贫困地区的人来说，吃饱肚子是大事，伊拉克被炸、克林顿受调查是小事；对于下岗职工来说，养老、看病及子女教育是大事，是坐飞机到拉萨，还是自驾车游云南是小事……大事小事是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对于周王来说，夺取商王政权是周族几代人的心愿，是最大的大事，其他都是小事；而对于夺权成功后的周王而言，巩固新政权是当时的大事，其他都是小事。依前面的叙述，作者在此所写的正是周族夺取政权后的事。所以，“屯其膏”的喻义当是指将缴获的商王王室的宝库为周王室所有。“小贞吉”，对于个人享乐、馈赠亲朋好友等小事当然是多多益善，再好不过。但“大贞凶”，对于得天下后的得人心，对于巩固新政权这样的大事则会非常不利，因为有无知多少双贪婪的眼睛盯着这个迷人的宝库。所以，这段爻辞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非常实际

而又重要的问题，就是建国之初如何对待作为战利品的商王室中聚集了数百年的巨大财富。作者的主张非常明确：散。以财富换民心。从周族的历史看，武王灭商后，正是如此处理商王的财富。《史记·周记》载：武王“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即命令大臣南宫括将商王收集在帝宫鹿台的钱财，和贮藏在钜桥的粮食，分发给贫穷病弱的普通民众。这段记载可以作为此段爻辞的注，同时也可反证《周易》作者的观点是与周族史实相符合的。依此理解，六五爻辞可译为：

“囤积夺权过程中获取的商王宝藏，对于处理一般事务是有利的，但是对于巩固国家新政权这样的大事却将有害。”

六五爻爻象为“䷩”，《益》卦卦象。益就是利益的意思。益己还是益人？是每个人在做任何事时都当首先权衡的事情，故有此爻辞。老子说：“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欤？故能成其私”的观点深得《周易》作者的真传，这也是能成大事者，能成“圣人”“伟人”者的真学问。

上六爻爻辞：“乘马班如，泣血涟如。”

“泣”：《说文》：“泣，无声出涕曰泣。”《六书故·地理三》：“泣，声泪俱下曰泣。”《广雅·释言》：“泣，泪也。”一说无声或低声地哭为泣；一说痛哭为泣；一说流泪为泣。

“涟”：本义为风吹水面所形成的波纹。常用于形容泪流不断的样子。

上六爻爻辞的字面含义为：“乘马的队伍排列整齐去迎亲，（新娘子）哭泣不止，流血不断。”

现在的青年人结婚早就不哭了，高兴还来不及呢。过去的青年人结婚，新娘子是一定要哭的，不哭对不起父母，说你没良心，父母也没有面子。所以，不想哭也要想法挤几滴眼泪出来假装哭，陪哭的还有自己的母亲。过去的过去，交通不便，女子出嫁也是要哭的，那是真哭。此一去，不知能否再回来，舍不得亲朋，舍不得乡土，对未来的婆家也心存一份恐惧。这里的“泣血涟如”是真哭还是假哭呢？这是个再婚的女子，大概多了一份对子女的牵挂。但再

伤心也不至于流血啊。其实这里的“泣血涟如”是对女子临产时的描述。是“胖小子泣哭声声，生产的孕妇血流涟涟。”屯卦上六爻处草木始生已经出土的时候，应该是六二爻“十年乃字”的时候，是六四爻“乘马班如，求婚媾”娶回的女子临产的时候。作者以此喻商周两族的关系真是十分贴切的。战败的商族正是那个伤痕累累，流血不断的产妇的写照，而她所生之子却跟夫姓周。依此理解，此段爻辞应译为：

“我们全副武装的战士乘着战车排列整齐，威武又雄壮。新政权的诞生也伴随着难以避免的血泪与悲伤。”

《尚书·武成篇》说：“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可以为此爻辞作注。

上六爻爻象为“䷂”，《屯》卦卦象。屯的本义为初生，又引申出艰难之义，故有描述产妇的“泣血涟如”之辞，也象征周族新政权的诞生。

四、蒙

【原文】

（卦辞）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爻辞） 上九：击蒙，不利为寇，利禦寇。

六五：童蒙，吉。

六四：困蒙，吝。

六三：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初六：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译文】

（卦辞） ䷃：教育愚昧无知的人使之通达开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不是我有求于需要监管的愚昧者，而是这些被监管者有求于我，初次犯法可以警告后赦免他们，反复犯法罪行就深重了，深重的违法行为不能赦免。利于有这种正确的认识。

（爻辞） 初六（䷃）：启发和教育愚昧无知者。要利用受到惩罚的人为例子，给他们讲法律的规范和要求。告知他们，如果触犯了法律所禁止的事，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留下悔恨。

九二（䷃）：包容愚昧无知者是正确的，因为国家需要全民的支持。这就如孤老娶已婚的妇女是正确的一样，因为她带来的孩子可以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六三（䷃）：如果我们去聚众掠夺愚昧者，一定会遭到顽强的抵抗，这就如聚众去抢亲时会遭遇到对

方男人们的顽强抵抗一样。面对这种抵抗不是会感到进退两难而窘迫吗？这样做的结果既不会带来安宁，也不会带来利益。

六四（䷃）：围困、孤立愚昧者，会留下遗憾。

六五（䷃）：监管愚昧者，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上九（䷃）：对愚昧者实施的打击，不利于以掠夺为目的，只利于用来防备和制止犯罪行为的发生。

【注释】

《蒙》卦卦辞：“䷃：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利贞。”

“䷃”：《蒙》卦卦画，由《革》卦“䷰”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革卦变为初六爻的《咸》卦“䷞”，再变为九二爻的《大过》卦“䷛”，六三爻的《困》卦“䷮”，六四爻的《坎》卦“䷜”，六五爻的《师》卦“䷆”，上九爻的《蒙》卦“䷃”。《蒙》卦卦画是上九爻的卦形，是变化完成后的结果。

《蒙》卦紧接《屯》卦。屯是始生之义，物初生必然幼小，故在《屯》卦后接《蒙》卦。物小必然无知，无知必然做出愚昧的事。故《蒙》卦的主题就是如何教育和对待愚昧无知的人。从卦爻辞的内容看，这个愚昧无知者应是指被剥夺政权后的商遗族。当然，其中所述的行为原则和方法也可以作为对不顺从的民众和管理原则与方法。

“蒙亨”：“蒙”：《说文》：“蒙，王女也。”蒙是一种小草的名字，即菟丝草，属旋花科，一年生缠绕寄生草本植物。茎根细，呈丝状，黄白色，随处生有吸盘，附着在豆科、菊科、藜科类植物上。叶退化，开白色小花，种子可入药。别名也叫女萝、王女等。古人常因其形状过于幼小的特征，而用蒙字来形容幼小貌。同时又因其生长过程中的吸附和覆盖它物的特性而引申出覆盖、隐瞒、昏暗、愚昧、无知等义。《蒙》卦的蒙取愚昧、无知之义，比喻虽弱小而又霸道的人。“亨”：通达。“蒙亨”即蒙者通达之意，也即使

不讲道理的野蛮人转变成为通情达理之人。

“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匪”：非、不。

“求”：甲骨文字形像因营养不良、缺少养分将要枯萎的小草，会需求之意，引申为乞求、请求等义。

“童”：金文写作“𡇗”。《说文》：“童，男有鼻曰奴，奴曰童。女曰妾。”《孟子·尽心上》：“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童是有罪的奴隶和小孩的称呼。但为什么要这么称呼？古人未说出道理来。观字形，金文童字从辛、从目、从東。目是眼睛，也有注视之义。东是方位词，太阳升起的方向。辛字金文写作“𠂔”。《说文》：“辛，秋时万物成而熟。金刚味辛，辛痛即泣出……辛承庚，象人股。”辛字字形怎么看也不像人的屁股、大腿，故许说不可取。其实，甲文辛字实为北方七宿中牛宿的象形。牛宿有六颗星，其分布为“𠂔”形。牛星宿在每年初秋时的黄昏，处于中天的位置，称为“牛宿昏中”。古人以此取辛为天干的第八位名，作为秋天的标志。秋季时万物成熟，味浓，故辛字引申出辣味义。秋季时万物衰败，故又引申出悲伤、酸痛等义。依此来理解“童”字，金文童字的本义应为：关注出现在东方天际的牛星宿。以此，童字应当为动词。牛星宿出现在东方天际的时候，正当初夏，是万物的成长阶段，需要加强管护，以此义而引申出小孩、罪人之义。人在婴幼儿时代，依赖性强，听父母的话，但从“七、八、九，嫌死狗”的年龄开始一直到二十岁左右，是小孩不断地犯错误，最需要大人的诱导和管护的时候，所以古人将八至二十岁的小孩称为童或儿童，意为需要加强监管的小孩。也将犯过错误或有罪的人称为童，意为应加强监管的罪人。这种引申将动词变成了名词使用。

在《蒙》卦中童字一共出现三次，而且均与蒙字连用，称“童蒙”。其中卦辞中二见，爻辞中一见。在爻辞中，有五爻的爻辞分别以“发蒙”、“包蒙”、“困蒙”、“童蒙”、“击蒙”开头。其中的蒙均指愚昧的人和事，而发、包、困、击均是动词，由此可见，童字在此也正是作动词用，相当于监管、管制，而不应作名词用。结合《屯》卦来理解，此处的“童蒙”应指被周族剥夺政权后的商遗族。

新政权成立后，首先要建立社会新的秩序，而建立秩序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置因被剥夺权利后而心怀不满的人，《蒙》卦的主题正是讨论的这个问题。“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大意为“不是我有求于需要监管的愚昧者，而是这些被监管者有求于我。”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


“初”：开始。

“筮”：古人为求问吉凶而用蓍草占卦的一种方法。具体方法我们在《乾》卦的注释中已经介绍。“初筮”就是经过三变后而得出的第一爻。

“告”：谕告、告示和赦免。

“再”：第二次、重复。

“渎”：瀆的简体字。《说文》：“渎，沟也。从水，卖声。一曰邑中沟。”朱骏声通训定声：“或曰：田间曰沟，邑中曰渎。”渎的本义为水沟。

“则”：金文写作。《说文》：“则，等画物也。从刀，从贝。贝，古之货也……籀文则从鼎。”《尔雅·释诂上》：“则，法也。”则的本义为用刀在鼎上等距离地刻画。古人刻鼎是为了测日影的需要，而日影所反映的天道是古人生活、行政的法则。故则又引申为法典、准则、规律、效法等义。

“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的大意为：“初次犯法可以警告后赦免，反复犯法就深重了，深重的违法行为不能赦免。”

“利贞”：利于有这种正确的认识。

《蒙》卦卦辞大意为：“教育愚昧无知的人使之通达开化有一个基本的原则：不是我有求于需要监管的愚昧者，而是这些被监管者有求于我。初次犯法可以警告后赦免，反复犯法，罪行就深重了，深重的违法行为不能赦免。利于有这种正确的认识。”

理解这段爻辞的关键是要理解“蒙亨”这个词和“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这段话的含义。传统易学将“蒙”字视为卦名，写作“蒙：亨。”意思当然也就说不清楚了。而其实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周易》正文中没有卦名，所以“蒙亨”二字是一个连词。“蒙亨”直译就是蒙者亨通，就是野蛮人变成文明人，就是愚

昧无知者也能懂道理。这里的亨字不要当顺利讲，不要理解成瞎子算命时所说的“官运亨通”的那一层意思，只能理解为通情达理的意思。作者在此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在建国之初应如何对待不服从周族领导的那一批人，作者以蒙这个字来称呼他们是含有贬意。应如何对待他们呢？后面的卦辞就是作者的回答。

传统易学解释“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这一句卦辞时，将“筮”训为占筮，“告”训为告诉，“渎”训为轻慢、亵渎，“则”作副词用。因此而译为：“第一次占筮，神灵就告诉他，再三占筮，就是对神灵的亵渎。亵渎神灵，神灵就不会告诉他。”这样一译就迷信了。有的人官当得不顺，生意做亏了，就去求菩萨保佑，好让自己渡过难关。如果占筮的结果是《困》卦初六爻变，依“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的爻辞判断应有牢狱之灾，太不吉利。于是再占筮，总要占出一个类似《坤》卦六五爻的“黄裳，元吉”的上好爻辞才肯罢休。依传统的易学观解释，这是不行的，因为《蒙》卦卦辞说了，后面占的都不算数。你求神透口风，神又不是人，能跟你开玩笑？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占筮那是不相信神，不相信神就是对神灵的亵渎，神一烦，就不告诉你了，心诚才能灵。好像真有一个神，好像这个神也蛮有个性，也蛮小气，以人的性情和见识一般。其实，译者忘了前面“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的卦辞。《周易》作者说的不是神，而是我，是作者自己或其代表的利益集团。于是，另一种解释又将这段话理解为是教育的原则，并将“童”字训为儿童，认为是讲的对子女的教育原则。但这样解释还是不通，因为“诲人不倦”是古代教育者的基本品德，从《周易》卦爻辞中我们看到，作者往往针对同一问题从不同角度反复论述，可见作者正是一个诲人不倦的好老师。而且从《蒙》卦各爻辞内容来看，《蒙》卦的主题也不是针对儿童的教育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将其看成是对儿童的教育原则。这段话中的“童”是动词而不是名词，不能训为儿童。“初筮告”的筮不能理解为占问，而只是占问的方法。“初筮”就是经过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的“分二、挂一、揲四、归奇”这四个过程后，产生的第一爻。在卦中，这第一爻象征事物变化的起点、开端，所以也称为初爻。“初筮”就是指的这

个得出初爻的过程，作者以此喻人首次犯罪的行为。“告”是告示、警告，同时也含有赦免之义。官不告民不知，也就无所谓犯。谅你初犯不知情，于是现在告示于你，也不追究责任。“再三渎”：“渎”是沟渠，这里是取其深之义。你不听劝告，反复地犯法，罪行就深了。就如流水反复地冲刷就会形成深沟一样。“渎则不告”：“则”的本义是法则。“渎则”就是过多、过重地违背法则、法律，就是罪孽深重。“渎则”连用正说明了前面的“初筮”、“再三渎”都是针对“则”而言的，都是指违法的事。“不告”：不能仅仅依靠警告了事，不能赦免，要给予坚决的打击。这样以字的本义理解卦辞，是很通顺的，卦辞所说是“童蒙”这个有错者进行管教的原则。是对商遗族的处理原则。这样理解卦辞完全与爻辞的含义相呼应，也与周族的政治原则相符合。

《尚书·康诰》说：“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周公平叛后，封康叔为卫国侯，管理部分商遗民，这是周公在康叔封即将上任时对他的告诫。大意为：“周公说：‘啊！封，要认真通晓那些法律。人有小罪，但并没有造成很大的损失，只是经常有意的作乱。对这种人，即使他的罪行小，却不可以不杀。人有大罪，如果是过失，而不是有意地犯法，他又能彻底悔过，这个人就不可杀。’”这段话与《蒙》卦卦辞的大意是完全一致的。

初六爻爻辞：“发蒙，利用刑人，用说桎梏。以往，吝。”

“发”：启发、阐明。

“刑”：惩治、杀、刑罚等义。

“说”：讲述、解释，引申为道理、劝告等义。

“桎”：拘束犯人两脚的木制刑具。

“梏”：拘束犯人的木制手铐。

“以”：连词，表示假设关系，相当于“如果”。

“往”：本义为去到某个地方，引申为交际、过去、实行等义。这里用实行义。

“吝”：悔恨、遗憾。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启发愚昧无知者，要利用受到惩罚的人为例子，给他们讲法律的要求和规范。让他们知道，如果触犯了法律所禁止的事，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而留下悔恨。”

初六爻是《蒙》卦的第一爻，一般而言，第一爻是事情的发端、开始，所以这也是对蒙者采取的第一个措施。《蒙》卦卦辞说“初筮告”，这就是在告。俗话说：不知者不为罪。对于国家的要求和法规，你必须得事先告之以民。官不告，民也就无所谓犯。所以在《蒙》卦之初，以“发蒙”开头，要启发愚昧者。怎么启发他们呢？“利用刑人，用说桎梏。”利用已经受到法律严惩的人为例子，讲说什么样的行为将受到法律的制裁，将被戴上脚镣手铐。“以往，吝。”如果不听劝阻，还是要去做违背法律的事，就将被制裁而留下遗憾。这一爻的内容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加强法制教育。就是牵猴看杀鸡。

初六爻爻象为“䷃”，《咸》卦卦象。咸就是感，说之于理，感之于情，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

“包”：本义为胞衣，引申为包裹、包含、包容等义。此处用包容意。

“纳”：《说文》：“纳，丝湿纳纳也。”本义为水打湿丝帛的濡湿貌。水入丝内，故有收藏、接收、容受等义。此处用包容、接纳义。

“妇”：已婚妇女。

“克”：甲文写作“𠂔”、“𠂕”。《说文》：“克，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徐锴系传：“肩者，任也……能胜此物谓之克。”罗振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以为古文字“象人戴冑形。”克的本义为胜任，引申为制胜、约束、完成等义，这里用本义。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包容愚昧无知的人是正确的。就如孤老娶已婚的妇女是正确的一样，因为她带来的孩子会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这段爻辞很有意思。初六爻说的很严重，要用受到惩罚的人做例子，用手铐脚镣来吓唬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这一爻突然态度一转，说要包容他们，难道不搞法制教育了？其实这两句话并不矛盾，前一句是晓之于利害，让他们不要犯规，但不犯规不等于开化，不等于就成了文明人，不等于就支持你这个新政权。只是害怕受惩罚而不做犯法的事而已，他们还是愚昧无知者，还是不满者。对于这些能守规矩又愚昧的人应如何对待呢？作者认为要包容他们，为什么呢？作者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说这就像一个年老无子的人娶回一个带孩子的妇女一样，妇女不是少女，并不纯洁，但娶她回来有一个好处，就是她带来的孩子可以在将来承担起一个家庭的责任。在你老的时候可以养你的老，送你的终。在《屯》卦中，作者正是以再婚的女子来喻商族。所以，作者举这个例子是进一步对受教的王子们解释，我们为什么非要与商族融合不可？为什么要包容被剥夺政权后的商遗族而不是将他们消灭干净呢？因为国家要靠他们出力，种田、修城、打仗、铺路……都要靠他们来完成。你不能对他们的要求太高，而是要包容他们对大局无害的缺点，只要他们不犯法，不造反，能服从于你，能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就行了，不能像交朋友一样地去挑选。老子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也有这一层含义。有许多不成功的管理人员，专业水平很高，但往往因为过于挑剔而成事不足，就是这个道理没有搞明白，就是缺乏包容这个胸怀而没有足够的人气支持。

理解这段爻辞的重点有两条：一是要将“纳妇，吉。子克家”看成比喻。二是正确的理解“克”字的含义。如果把“克”理解成妨碍之义，那就麻烦了。不是爹死，就是子亡，有什么“吉”可言呢？爻辞也就不可能解通。

九二爻爻象为“䷛”，《大过》卦卦象。大过就是大大地超过。该爻象像二根房梁上压了众多的物品，有承重太多，大大超过其承受能力，不堪重荷之义。承受不了，就需要有人支持，所以有此“纳妇吉，子克家”的爻辞。《大过》卦的卦爻辞本身也是以男女重新婚配为喻。

六三爻爻辞：“勿用取女，见金夫，不有躬。无攸利。”

“勿用”：招摇聚众的旗帜。

“取”：通娶。

“金”：《说文》：“金，五色金也。黄为之长，久蕴不生衣，百练不轻，从革不违。”金的本义为金属的总名，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黄金的金。

“夫”：《说文》：“夫，丈夫也，从大，一以象簪也。周制以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夫的本义为成年男子的通称，后引申为劳力、兵士、武士的称呼。

“躬”：《说文》：“躬，身也。从身，从吕。躬，躬或从弓。”段玉裁注：“从吕者，身以吕为柱也。”躬字本义一般训为身或身体。这种训法不妥，因为身本有其字，简单明了，为什么还要加“吕”字来表身之义？观字形，“躬”的本义应为人低头鞠躬的形状。低头时脊骨显现故称为躬。朱骏声通训定声：“身曲则吕见，或从弓，象形”的理解是正确的。因此，躬字有穷尽、穷困义，也与穷（窮）字通用。在此，躬字应表示理屈而穷困义。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招摇聚众的旗帜去抢亲，遇见了金属般坚强抵抗的男子，不是会感到很窘困吗？没有安宁和利益。”

作者在上一爻说要包容他们，现在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包容他们又会怎么样？不包容他们就要去消灭他们，掠夺他们，人在无路可走时只能拼死抵抗。作者还是用了一个比喻说：这就如在女方不愿意的情况下去抢亲，而必然会受到她的丈夫及家人的坚决抵抗一样，面对这种强大的抵抗失败而归，不是也很窘困吗？对方可能还会来报复，结局一定“无攸利”，没有安宁和利益。对于一个新生的政权来说，要的就是安宁和利益，这两者都没有了，我们还能做这种事吗？作者正反的教育方法是非常高明的。理解这段话的重点，一是要将爻辞看成是一个生动的比喻，这也是作者的基本写作手法。这里的“女”正是《屯》卦六二爻“女子贞，不字”的那个女子，正是喻商遗族。二是要理解“金夫”和“躬”的含义。“金夫”就是金属做的成年男人，就是打不败、攻不倒的坚强的人，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铁人、硬汉。“躬”是鞠躬低头状，与鞠躬

尽瘁的躬同义。

六三爻爻象为“䷮”，《困》卦卦象。困有穷困、窘困、艰难等义，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困蒙，吝。”

“困”：《说文》：“困，故庐也，从木在口中。”《广雅·释诂》：“困，穷也。”《广雅·释诂一》：“困，极也。”农时寄居田野的棚舍称为庐。“故庐”就是过去使用过，现在已经被遗弃不用的棚舍。这种简易棚舍中因为长期无人居住而生出了杂草就是“困”。草生庐内，因阳光不足而难以长大成材，故有穷困义，并引申出围困、窘迫、艰难等义。这里用围困义。

六四爻大意为：“围困愚昧无知的人，会留下遗憾。”

作者只下了断语，而没有说明原因。但原因是可想而知的，围困和孤立对方只会加深对方的仇恨，只会扩大双方的矛盾。

六四爻爻象为“䷮”，《坎》卦卦象。其爻象中的九二、九四两阳爻为四阴爻团团包围，有不见阳光之象，故有“困蒙”之辞。坎的本义为土少，土少就会形成凹地，有陷阱之象，故判为“吝”。

六五爻爻辞：“童蒙，吉。”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监管愚昧的人，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理解这段爻辞的关键是要正确理解“童”字的含义。《蒙》卦六爻的主题分别是发蒙、包蒙、取女（蒙）、困蒙、童蒙、击蒙，前一个字均为动词，是如何对待蒙者的意思，所以“童”字在此不能理解成儿童、罪人等名词，而只能作动词用，相当于监管、监视等义，在注释卦辞中的童字时我们已经分析过，这里不再重复。

六五爻爻象为“䷆”，《师》卦卦象。师的本义为聚众。将不服从管理的蒙者集中管理，是最有效的办法，相当于战后“集中营”，故有“童蒙”之辞。周族取代商政权后，对商遗族实行的三监制度就正是采取的此办法。

上九爻爻辞：“击蒙，不利为寇，利禦寇。”

“击”：擊的简体字。本义为打、敲打，引申为攻击、杀等义。

“寇”：本义为入室抢劫，引申为暴、贼、仇等义。

“为”：干、成为。

“禦”：现在的版本一般写作“御”，其实“御”和“禦”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御的本义是驾驭车马。而禦字的本义当为观察天象的细微变化以为自己的行为指南。后引申为禁止、抗拒、匹敌等义。这里用禁止、防止义。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对愚昧者实施打击，不利于以掠夺为目的，只利于用于防止犯罪、惩罚罪犯。”

《蒙》卦卦辞确定了对蒙者的管理原则，而六爻爻辞讲述了六种对蒙者的管理方法。作者对这六种方法的选择倾向是非常鲜明的，这就是主张发蒙、包蒙、童蒙和在一定限制条件下的击蒙，而反对取女（蒙）和困蒙。这里的蒙字可以作为对愚昧无知者、对反抗者的通称，也可以作为周族对商遗族的专称。因为六三爻辞“取女”的女字正是指《屯》卦中的那个改嫁的女子，正是喻商遗族，而且从《尚书·周书》等资料看，《蒙》卦所述的原则和方法与周族对商族的管理原则和方法是完全相符合的。或者说，它应是周族历史经验的总结。

五、需

【原文】

（卦辞） ䷄：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爻辞）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九五：需于酒食，贞吉。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译文】

（卦辞） ䷄：对财富的索取，如果能够做到诚实守信，光明正大，就可以顺利地达到目的。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就有利于在得到民众拥护的前提下完成重大的事业。

（爻辞） 初九（䷄）：从郊区获取农业税收，利于执行稳定的政策，就不会有过错。

九二（䷄）：在临近边界的地区获取所需的利益，会引发小的争议。正如在界河边的沙滩上捕鱼会引起对方的警告一样。但只要不过界，最终的结局还是完善的。

九三（䷄）：在主权有争议的地区获取所需的利益，将会导致严重的冲突发生。正如在界河的泥中去摸鱼挖藕，会引发对方的攻击一样。

六四（䷄）：在田间沟渠中获取渔业利益，就不会发生纠纷，因为沟渠处于自己的家门前，是没有争议的资源。

九五(䷄): 获取交换酒食类生活物资的商业税收,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上六(䷋): 税收入库后, 除正常的开支外, 还会有一些意外的事件需要支出, 对此要认真慎重地对待, 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这就如背着财富回家的人, 遭遇众多打劫者上门时, 要恭敬地对待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一样。

【注释】

《需》卦卦辞: “䷄; 需, 有孚, 光亨。贞吉。利涉大川。”

“䷄”: 《需》卦卦画, 由《晋》卦卦画“䷢”演变而来, 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 即由《晋》卦变为初九爻的《噬嗑》卦“䷔”, 再变为九二爻的《睽》卦“䷥”, 九三爻的《大有》卦“䷍”, 六四爻的《大畜》卦“䷙”, 九五爻的《小畜》卦“䷈”, 上六爻的《需》卦“䷄”。《需》卦卦画是上六爻的卦形, 是变化完成后的结果, 或者说此卦画包含有六个卦变过程。

“需, 有孚, 光亨。”

“需”: 甲骨文写作“𠂔”。金文写作“𠂔”。《说文》: “需, 须也。遇雨不进, 止须也。”《古今韵会举要·虞韵》: “需, 索也。”观字形, 古文需字像人张开四肢在雨下沐浴之形。其本义应为需要、求索, 引申出等待等义。《说文》所说“遇雨不进”可能不妥, 因为如果是避雨的话, 人应当作收缩状, 而不是张开四肢状。《需》卦中的需字作索取、索求、获取等义用。

“孚”: 甲骨文写作“𠂔”。金文写作“𠂔”。《说文》: “孚, 卵孚也。从爪, 从子。一曰信也。”段玉裁注: “《通俗文》: ‘卵化曰孚……卵因伏而孚, 学者因即呼伏为孚。’”《说文》: “孚, 信也。”徐锴系传: “孚, 信也, 鸟之孚卵皆如其期, 不失信也。”段玉裁注: “此即‘卵即孚’引申之义也。鸡卵之必为鸡, 鸭卵之必为鸭, 人言之信如是矣。”孚字的本义为孵化。因同一种动物的蛋被孵化

的时间是大致相等的，所以又引申为诚信、守信等义，这里用诚实守信之义。

“光”：光明。

“亨”：通达。

“需，有孚，光亨”的字面大意为：“对财富的索取，如果能够做到诚实守信，光明正大这两点，就可以顺利地达到目的。”

“贞吉”：“有了正确的认识，才会有完满的结局。”

“利涉大川”：“涉”：本义为徒步过河，引申为渡水、度过、经历等义。“川”：本义为水道、河流。“利涉大川”的大意为：“有利于渡过大江大河”。

“利涉大川”一句直译的含义好像与前面的卦辞联不上。因为对求财规则的认识与渡江渡河没关系，不会水的人徒手涉过没顶的大江河，道德再好该淹死的照样淹死。而会水的人，即使是十恶不赦的大坏蛋，也畅游不误。可见，这句话应是一个比喻。其可能的含义应为：利于克服较大的困难。古代交通工具落后，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往往力不从心，大江大河就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渡过大河的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克服险阻的壮举。《尚书·大诰》说：“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其中的“涉渊水”的含义与“涉大川”的含义相同，取意为度过艰难险阻。《周易》中有“利涉大川”八处，大多有品德高尚或与人同心的前提条件。如《同人》卦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大畜》卦卦辞：“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利涉大川”的前提是“同人于野”“不家食”，也就是与别人打成一片。反之，则“不利涉大川”，如《讼》卦卦辞说：“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喜欢争讼的人，“不利涉大川”。可见，“涉大川”是一件需要群策群力的事，是一件只有诚实守信、光明磊落的人，一个在任何地方都受到欢迎、受到尊重的人才能完成的事。而心胸狭窄、虚伪、狡诈、喜欢搞阴谋诡计的人，喜欢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扳住门槛赌狠的人则不可能完成这种事。由此而论，“利涉大川”可以理解为“利于克服艰难险阻”或“利于在得到民众的支持下完成重大的事业。”

《需》卦卦辞大意为：“在索取财富的时候，如果能够做到诚实守信，光明正大，就可以顺利地达到目的。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才有利于得到民众的拥护而完成重大的事业。”

《需》卦接《蒙》卦，《蒙》卦以植物初生取义，物生之后需要养分，故接《需》卦。作者以此引发其对人类在获取自己利益时的行为标准的论述。作者在卦辞中强调了二个基本原则：“有孚”“光”。也就是诚实守信和光明正大。作者认为只有这种人才能顺利地获取其正当的利益，并进一步强调，只有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才会有完满的结局，才能够办大事。反过来说也一样，如果做不到“有孚”和“光”这两点，就难以达到目的，也就难以有一个好的结局，因为做不到这两点的人，其获利的动机不纯，目的不对，是损人利己见不得人的要求，是必将遭到众人反对的行为，是必将在众人的反对中失败的行为。作者的观点与古人“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观点是一致的，此标准在三千年后的今天看来，依然是我们做人的准则，依然应作为我们获取利益时的行为标准。此标准并不仅仅是具有道德上的意义，它也是成功者的重要砝码。当然，卦辞所述是王者的标准。王者的标准是如何执行的呢？下面的爻辞将作详细的解释。

初九爻爻辞：“需于郊，利用恒，无咎。”

“于”：介词。相当于“在”，表示事情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范围等。《需》卦每句爻辞中均有于字，表示事情发生的地点。

“郊”：本义为国都周围的地区。

“恒”：稳定。

初九爻爻辞直译的大意为：“在自己的郊区获取所需的财富，利于使用稳定的政策，就没有过错。”

为什么样要从郊区获取财富呢？《周礼·天官·大宰》说：“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

一曰祀贡；二曰嫔贡；三曰器贡；四曰币贡；五曰材贡；六曰货贡；七曰服贡；八曰游贡；九曰物贡。”依《周礼》的规定，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以上的九赋九贡。这九赋九贡可以大致归纳成五类：一是城区内的地税；二是下属各卿大夫及邦国的地税和贡品；三是郊区的税收；四是商业税收；五是渔业及林业税收。《需》卦就是讲述国家的财政税收问题，从后面的爻辞内容来看，《需》卦六爻讨论了以上五个问题中的三个问题：其中初爻讨论的是郊区的收入问题；二、三、四爻讨论的是渔业的收入问题；五爻讨论的是商业的收入问题；六爻讨论收入后的支出问题。

初九爻爻辞的“需于郊”，就是从郊区获取收入。郊区的收入是什么收入呢？首先我们要搞清楚郊区的范围。《说文》说：“郊，距国百里为郊。”《周礼·地官·载师》说：“载师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职，而待其政令。以廛里任国中之地，以场圃任园地，以宅田、士田、贾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县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凡任地，国宅无征。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唯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以时征其赋。”从中可知，郊区是指王城外百里范围内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主要安排的是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也就是由城内普通士民、商人及中下层官员的子弟负责管理耕种的土地。这片土地能出产什么东西呢？不外乎是农业和渔业、林业的收入。由于后面的爻辞对渔业收入作了专题讲述，而“山泽之赋”又将渔业和林业归于一类，所以，初九爻爻辞所说的“需于郊”就应当是专指农业的税收。因此，初九爻爻辞的大义应为：

“从郊区获取的农业税收，利于使用稳定的政策，就不会有过错。”

作者为什么要如此强调呢？因为农业生产本身，相对于渔业和商业就是一个收入较为稳定的行业，而且投入周期较长，如果政策不稳定，税收三天二天地变，必然会影响到种植者的积极性和对土

地的投入，从而造成农业收成的不稳定。更为严重的是，郊区的耕种者基本上都是直接服务于王的城内居民的家属，如果政策不稳定而造成耕种者的不满，必将会影响城内居民对王室的忠诚，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这应该正是作者强调“利用恒”的原因。应该说周族的井田制的税收政策是非常符合“利用恒”的政策。

初九爻爻象为“䷄”，《噬嗑》卦卦象。初爻是卦的起点，就地理位置而言，距离国都最近的地方就是郊，故本爻辞以郊取象。噬嗑指人或动物吃东西时的动作，其爻象象口中含物，将咬未咬之状。口是人进食的常用器官，故称“利用恒”。

九二爻爻辞：“需于沙，小有言，终吉。”

“沙”：沙的本义为细碎的石粒，因为沙一般集中于水边，所以，沙又引申出沙地、沙滩等义。这里用沙滩义。

“小”：小字的本义为细、微，与“大”相对。

“言”：言字的本义为说话、讲述，引申为问、意见、诉讼等义。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在河滩上获取所需的财富，会引发小的争议，但最终的结局还是完满的。”

沙滩上能获取什么东西呢？只能是渔业收入。本爻的“需于沙”，及后面的两爻“需于泥”“需于血（洫）”均是指渔业而言，不过是作业的地方不一样而已。“沙”是指大江大河的岸边，也只有大江大河的岸边才有沙滩，小内河、沟、渠是没有沙滩的。“需于沙”，为什么会“小有言”呢？结合后面三、四爻“需于泥，致寇至。”“需于血，出自穴”的爻辞，“需于沙”应该是比喻容易引发纠纷的地区。我国古代的国境界线往往因自然地理而划界，人们徒步难以逾越的大江大河、高山峻岭就是最好的边界。本爻辞的“沙”应正是以沙滩比喻大江河的边界附近容易引起纠纷的地区。故九二爻爻辞大意当为：

“在临近边界的地区获取所需的利益，会引发小的争议，但最终的结局还是完善的。”

沙滩边捕鱼捞虾虽然是在界河作业，毕竟是在自己的一边，所

以，即使会有言语上的警告，但只要作业时不过其中界，应该是相安无事，故说“终吉”。

九二爻爻象为：“䷏”，《睽》卦卦象。如果说二至四爻爻象像河流的话，那么九二爻正好处于岸边的位置，故称为“沙”。睽字的本义为横眉冷对的样子，故说“小有言”。

九三爻爻辞：“需于泥，致寇至。”

“泥”：《广韵·齐韵》：“泥，水和土也。”《说文》：“泥，水。出北地郁郅北蛮中。”《广韵·霁韵》：“泥，滞陷不通。”泥的本义为含水的半固体状的土。引申出软弱、陷住等义。同时泥也是陕西的一条河流的古名。

“致”：招致。

“至”：到、达到。

“寇”：本义为入室抢劫。引申为暴、贼、仇等义。

九三爻爻辞的字面大意为：“在河泥中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财富，会招来敌人的侵略。”

为什么在泥中获取财富会招来敌人呢？原因就在于作者以泥代表河中，而河中为界河。到界河里面捞鱼摸虾，挖藕摘菱，分明触及到公用地盘，事必会损害到对方的利益，所以才会招来对方的报复。比较上一爻的“小有言，终吉。”下一爻的“出自穴”和本爻“致寇至”的爻辞评语看，作者显然是赞成下一爻的“需于血”，谨慎地支持“需于沙”，而反对“需于泥”的获取方式。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功臣曾国藩，在他大红大紫、官居相位之时，收到一封家书，原来是湖南的家人在翻修院墙的时候与邻居发生争执，希望他过问一下，让知府大人帮忙压制邻居。他看后回诗一首，大意是：“千里寄书为修墙，让他三尺又何妨？千里长城依就在，谁人还见秦始皇？”家人看后主动后退三尺砌墙，邻居知道其原因后，也感到羞愧，随之也后退三尺，从而在中间形成一条六尺宽的走道，一时被传为佳话，两家关系也因此和好，成为睦邻。故事的真实性姑且不论，就这个故事本身而言，很难想象如果地方官员强行干预后的结果。得与失的道理有时就是如此简单而又深刻。“需于泥”就

是不让那三尺墙，“致寇至”则是其必然的结局。

读卦爻辞不要被其中的字面含义迷惑，“需于沙”“需于泥”等等均是比喻，比喻容易引发争议的地区，并不是让王子们真的背着破网去捕鱼捞虾。“需于泥，致寇至”这句爻辞还可能隐藏着一段真实的历史教训，这就是周族迁居豳的那段历史。周族从周原迁居到狄族的居住区豳（今陕西省旬邑一带），实际上是跨出周族当时的自然国境线。在其迁居地附近有一条河，属泾河支流，即今甘肃省庆阳地区的东河及其下流马连河，这条河在古代的名称就叫做“泥水”，泥字的本义也就是指这条河。周族迁居到泥水附近求生存，正是“需于泥”。由于泥水流域属于西方游牧民族的土地，周族的“需于泥”实际上也就是侵犯了他们的土地和权利，所以周族长期不断地受到对方的骚扰，站在周族的立场上看，正可谓“致寇至”，所以说这句爻辞可能与这段史实有关。不论是否有关，“需于泥”一句是指在主权有争议的地区获取利益的含义却是无疑的。因此，九三爻爻辞大意应为：

“在主权有争议的地区获取所需的利益，将会导致严重的冲突发生。”

九三爻爻象为“䷄”，《大有》卦卦象。大有就是大有所获的意思，沙滩岸边捕鱼捞虾是小打小闹不过瘾，非要到有争议的界河中去撒网，以求收获更大，故有“需于泥”之辞。

六四爻爻辞：“需于血，出自穴。”

“血”：本义为作祭祀用的牲畜的血液。

“出”：出现。

“自”：自己、本人。

“穴”：《说文》：“穴，土室也。”《诗经·大雅·帛》：“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可见，穴为商周时期的主要居室，掘地而成，上盖草棚。

六四爻爻辞直译应为：“在血中寻求自己所需要的物资，出自自己的家里。”

这话很别扭。又不是吸血鬼，在血里面能找到什么好东西？难

道那个年月已经会从猪血中提炼“红桃 K”不成？观帛书《周易》，今本“勿恤”常被写作“勿血”，可见血字可以作为其他字的通用字用。再结合前二爻“需于沙”“需于泥”的爻辞均以河流取象，可以推想，这里的血字极有可能是洫字的借用字。《说文》：“洫，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洫本为古代井田制成与成之间的水道，也泛指田间水沟。古人称水沟为洫，大概是因其对土地的功用和形状像血管之故。以此来理解这段爻辞，就比较通顺了。前二爻以河边和河中取象，是寓意主权有争议而容易引发纠纷的地方，所以才“小有言”和“致寇至”。这一爻则是说，如果我们能退一步，不到这些有争议的地区谋取利益，而是在主权没有争议的地区谋取利益，不就是不会发生纠纷吗？“需于洫”就是没有争议的地区，因为它“出自穴”，在自己的家门口。结合二、三、四这三爻均是以渔业取象的特点，六四爻辞可译为：

“在田间沟渠中获取渔业利益，就不会发生纠纷，因为沟渠处于自己的家门前，是没有争议的资源。”

二、三、四这三爻的爻辞实际上是讲述了获取渔业利益的原则：不要到有争议的地区去作业，更不能跑到别人的属地去捕捞，否则就会发生冲突。这是由渔业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因为渔业属于天然资源，水面又难以划分，其归属就成了问题。有趣的是，在三千年后的今天的农村，类似的纠纷依然存在。

六四爻爻象为“䷧”，《大畜》卦卦象。大畜就是储蓄较大之义。储蓄是自己有意识地积累，沟渠的物产正是农人精心养殖的结果，故有此辞。由这段爻象似乎可以看出，周时不仅农业已经人工培植，畜牧业已经人工培养，而且渔业也极有可能开始人工畜养。

九五爻爻辞：“需于酒食，贞吉。”

“酒”：用粮食或水果等发酵制成的含乙醇的饮料，引申为饮酒之义。

“食”：本义为饭食，引申为食物的通称、吃等义。

“需于酒食”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是在酒会上获取自己的利益；二是在交易酒食类生活物资的过程中获取自己的利益。结合前面的爻辞内容分析，第一段爻辞以农业收入为题，二、三、四段爻辞以渔业收入为题，均是指国家税收收入，因此本段爻辞也当是针对行业而言的，这个行业只能是指交换酒食等生活物资的商业活动，所以前一种含义的可能不大。周朝税收来源“九赋”中的“关市之赋”即指此。

“贞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什么样的正确的认识呢？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是指商业活动本身所需要的精明；二是指收税时对应交税收的判断。从《周易》为王者之书这一点来考虑，应是后者。商业活动不像农业和渔业的收入一样一目了然，而且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条件下，还常常伴随着巨大的风险，所以如何合理收税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当然也是作者所处时代的一个问题，因此才有了“贞吉”的爻辞。

九五爻爻辞的大意为：“获取商业税收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五爻爻象为“䷄”，《小畜》卦卦象。酒食之需，尚属温饱之求，正是小畜之义，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

“入”：由外到内。

“速”：本义为步伐快，引申为快速、招请、招致等义。这里用招请义。

“客”：本义为宾客，引申为寄居和出门在外者的称呼，如门客、顾客等。

“来”：由彼至此，由远到近。

“敬”：本义为警惕，引申为恭敬、严肃、慎重、尊重等义。

上六爻爻辞字面大意为：“进入室内，有未经邀请的三个人到来，敬重他们，就会有一个好的结局。”

这句爻辞好像与前面的爻辞联系不上。前面的爻辞都是在讲生财之道，现在怎么突然冒出几个抢劫犯出来。要搞清作者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还得仔细分析。首先我们看“入于穴”的含义。“入于穴”缺少主语，是什么入于穴呢？传统易学一般认为肯定是人入于穴，其实不一定。我们知道《周易》六十四卦每卦都只有一个主题，《需》卦的主题是税收，《需》卦六爻的前五爻爻辞均是以“需于×”开头，唯有这一爻是“入于×”，可见“需”与“入”之间应当有某种关联，或者说“入于穴”的应该不是人，而是前面所需的财。前面收获的农业税、渔业税、商业税等等，收上来了要入库，应当就是这里所说的“入于穴”。金银财宝入了库才会有人来打主意，才有不速之客来。所以我们说“入于穴”不是指人，而是指物，指税收。

再来看“有不速之客三人来”的意思。“不速之客”就是不请自来的人。“三人”不应是实指，而是喻其多，“三人”为“众”。税收入了库，白花花、黄灿灿让人眼花缭乱，的确是有些诱人。但国王的财产又有几人胆量去抢劫，即使出几个不要命的毛贼，也犯不着国王来“敬之”，自己不吓得屁滚尿流已经是胆大包天了，可见，这里的“有不速之客三人来”不是实指，应是一句比喻。比喻什么呢？我们还是循着“入于穴”的思路往下想。

“入于穴”就是税收入库。税收入库是为了使用，从《周礼》的有关记载来看，周朝的财政管理是非常规范的，如《周礼·天官·大府》说：“大府，掌九贡九赋九功之贰，以受其货贿之人，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凡官府都鄙之吏及执事者受财用焉。凡颁财，以式法受之。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赋，以待宾客。四郊之赋，以待稍秣。家削之赋，以待匪颁。邦甸之赋，以待工事。邦县之赋，以待币帛。邦都之赋，以待祭祀。山泽之赋，以待丧纪。币余之赋，以待赐予。凡邦国之贡，以待吊用。凡万民之贡，以充府库。凡式贡之余财，以共玩好之用。凡邦之赋用取具焉。岁终，则以货贿之人出会之。”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周朝的财经政策是很规范，也是很细致的。但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个财经政策也存在明显的问题，就是过于死板。一个萝卜一

个坑，称米的钱不能打油，打油的钱不能买盐。如果周朝的政策严格照此执行，就来了一个问题：如果遇到意外情况怎么办？譬如地震、洪水、蝗灾、战争等等。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些都是难以提前预料，又可能经常发生的事情，从财政上如何应对这些紧急情况呢？《周礼》这部周朝大法没有详细的规定，而为王者不能不做出思考和安排。带着这个问题来看“有不速之客三人来，敬之，终吉。”的爻辞，它应该正是对意外灾难带来的意外支出的比喻。意思是说，国家税收入库后，除了正常的开支外，还会有一些意外的事件发生，这些事件都需要支出，对于这些支出要认真地对待，如果事前不准备，又以没有安排这笔资金为由不管不问，就会引起民众的不满而造成国家的混乱。这就如某人背着财富回家，有众多打劫者上门时，要恭敬地对待他们一样，弄不好就会把命玩掉。以此，本爻大意应为：

“税收入库后，除正常的开支外，还会有一些意外的事件需要支出，对此要认真慎重地对待，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这就如发财的人遭遇众多打劫者上门时，要恭敬地对待他们，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一样。”

这句爻辞实际上是在教王子们如何合理地使用国家税收。教他们学会理财，别把税收三下五除二地花干净了，到意外事件发生时没了主意。教他们在平时就要考虑周全，要留有余地。有人可能会问，作者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讲财经问题，而要打这么多比喻？问题在于《周易》不是一本如《周礼》一样的法律文书，而只是一本教材，是王子们的学习教材，枯燥的政治问题如果不能够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是难以让人接受的，这也正是《周易》的可贵之处。我们现在的小学教材常常有一些图画，其功用一样。其实如果我们现在的政治历史教材能更生动一些，也就不会让学生们如此讨厌。

上六爻爻象为“䷄”，《需》卦卦象。四、五、六三爻形状像车，一、二、三三爻为阳爻，像三个男人。整个卦象为三人乘战车之象，故有此爻辞。

六、讼

【原文】

（卦辞） ䷅：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爻辞） 上九：或锡鞶带，终朝三褫之。

九五：讼，元吉。

九四：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六三：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九二：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译文】

（卦辞） ䷅：当发生争执的时候，如果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就可以遏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达到消除矛盾、解除双方紧张状态的目的。但即使是使纠纷得到圆满地解决，最终的结局还是会因为这种争执留下的结蒂而不好。在处理争执的时候，利于由公正贤明、德高望重的人主持调解。争执的出现将因为影响团结而不利于重大事业的完成。

（爻辞） 初六（䷅）：如果所发生的争执能很快结束，只引发小的言语之争，最终的结果就还会是好的。

九二（䷅）：诉讼失败后，逃回家中躲避打击，他所管辖的民众并没有过错。

六三（䷅）：夺取君王权力的行为，要认识到其过程的艰难，但前途是美好的。或者继续俯首称臣，将没有良好的结局。

九四（䷅）：争讼失败后，重新俯首称臣，遵从其命令，

就可以因为自己及时的改过而得到安宁。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就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九五(䷅)：处境艰难之时，据理力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

上九(䷅)：缺乏主见，对争讼之事疑惑不定的人，帝王赐予他的爵位，将在其就职期间，不断被贬低。

【注释】

《讼》卦卦辞：“䷅：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

“䷅”：《讼》卦卦画，由《明夷》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明夷》卦变为初六爻的《谦》卦“䷎”，再变为九二爻的《升》卦“䷭”，六三爻的《师》卦“䷆”，九四爻的《解》卦“䷧”，九五爻的《困》卦“䷮”，上九爻的《讼》卦“䷅”。讼卦卦画是上九爻的卦形，是变化完成后的结果。

“讼”：《说文》：“讼，争也。”《正字通·言部》：“讼，《六书故》：争曲直于官有司也。”讼的本义为争论、争辩。双方发生争执时，需要有人来调解、仲裁，故引申出诉讼、责备等义。在卦爻辞中本义及引申义均有使用。

《讼》卦接《需》卦，需是获取的意思，在获取自己所需的时候，最容易引起纠纷，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以在《需》卦后接《讼》卦，讲述如何处理这些问题。

“孚”：孚字的本义为孵化。因同一种动物的蛋被孵化的时间是大致相等的，所以又引申为诚信、守信等义，这里用诚实守信之义。

“窒”：《说文》：“窒，塞也。”《集韵·屑韵》：“窒，塞穴也。”《广雅·释诂一》：“窒，满也。”窒的本义为阻塞洞穴，引申为遏制、阻止、不通畅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惕”：警惕、戒惧。

《讼》卦卦辞的大意为：“当争执出现时，只要当事双方都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就可以消除相互间的不信任。但即使是矛盾在发生的过程中得到圆满的解决，最终的结局也还是会不好。利于见到德高望重的人。不利于完成重大的事业。”

这段卦辞由四句话组成。“讼，有孚窒惕”是第一句。“讼”字提出了发生矛盾这个问题。“有孚”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也即双方均要带着解决问题的诚意，有了这种诚意，就可以“窒惕”，遏制戒惧心理，也就是消除相互的不信任；第二句话是“中吉，终凶”。什么是“中”呢？中是针对终而言的，指中间阶段。矛盾解决之后是终，矛盾发生之前为初，矛盾从形成、发展到解决的过程就是中。“中吉，终凶。”是说虽然矛盾发生后可能会被处理得很圆满，但最终的结局还是会不好。为什么呢？作者没有说，但是由现实中的例子可以想见到，矛盾的发生将会或多或少地给双方留下一些过去所没有的意见，从而破坏掉曾经有过的和睦。正如伤口好了还会留下疤痕，这个伤疤一遇到变天就会疼痛复发一样，曾经发生过的矛盾将会对今后的关系留下负面的影响，所以作者说“终凶”。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作者对争讼本身所持的否定态度；第三句话是“利见大人”。“利见大人”是说如果能够有德高望重、公正贤明的人在发生争执时出面调停，就有利于问题的圆满解决。反之，遇到解偏跛的“小人”，或者各打五十大板的和稀泥调停人就麻烦了。“大人”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当，也不是那么好当的。他既要有辨别是非的才能，又要有公平裁决的品德，还要有使裁决得以执行的实力和众人信服的威望。《史记·周本纪》载：“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四方诸侯都请周文王来裁断他们之间的争执，就是将周文王视为这样一个“大人”。最后一句话“不利涉大川”，是进一步强调了“讼”的危害，也是对“终凶”的进一步解释。因为双方发生争执而造成不团结，由于不团结就难以完成需要全民支持的重大事业。因此，《讼》卦卦辞可译为：

“当争执发生的时候，如果双方能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就可以遏制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达到消除矛盾、解除双方紧张状态目的。但即使是使纠纷得到圆满地解决，最终的结局还是会因为这种争执

留下的结蒂而不好。在处理争执的时候，利于由公正贤明、德高望重的人主持调解。而争执的出现将因为影响团结而不利于重大事业的完成。”

初六爻辞：“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

“永”：久远、长久、永久。

“所”：所字的含义非常复杂，有住处之义，有时间之义，也常常用作代词、量词、副词、连词、助词等等。这里作代词用，相当于“此”，指引发纠纷的事。

《讼》卦初六爻爻辞字面大意为：“所发生的事不长久，有小的言语之争，但最终的结局还是好的。”

“不永所事”就是所发生的事不长久，什么事呢？要结合卦的主题看。本卦的主题是讼，也就是与人争执。爻辞省略主题是《周易》的常用手法。因此，初六爻爻辞可译为：

“所发生的争执如果能很快结束，只引起了小的言语之争，最终的结果还是好的。”

初六爻爻象为“䷋”，《谦》卦卦象。谦有谦让的意思，争执双方在发生冲突时，都能够相互谦让，矛盾自然会很快解决，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不克讼，归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克”：本义为胜任，引申为制胜、约束、完成等义。

“归”：返回。

“逋”：《说文》：“逋，亡也。”《广雅·释言》：“逋，窜也。”《广韵·模韵》：“逋，悬也。”《玉篇·辵部》：“逋，不到也。”逋的本义为逃亡，引申出拖欠、拖延、不到等义。这里用本义。

“其”：人称代词，相当于他、他们等。

“邑”：《说文》：“邑，国也。从口。先王之制，尊卑有大小，从口。”段玉裁注：“《左传》凡称人曰大国，凡自称曰敝邑。古国邑通称。”《释名·释州国》：“邑，邑人聚会之称也。”朱芳圃《甲骨学》引叶玉森曰：“（卜辞邑）从口象疆域。（下面）象人踞形，

乃人之变体，即指人民。有土有人，斯成一邑。”邑的本义应为有人聚居的地方，后指国、国都、大城市等，也是古代的一个行政区划单位名。《尚书大传》卷四说：“古者处师，八家而为邻，三邻而为朋，三朋而为里，五里而为邑，十邑而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依此而推，一邑当为三百六十户的行政单位。本爻辞中的邑如果是实指，则当是指此级别的小部落，因为其爻辞为“其邑人三百户无眚。”

“三”：三本是古代的记事符号，表示一加二的和。后又借用来泛指多数或多次。

“百”：百字的本义为数词，表示十的十倍。也常常作为概数使用，以言其多。如《诗·周颂·噫嘻》：“率时农夫，播厥百谷。”其中的百谷就是喻其多。

“户”：本义为单扇的门，泛指房屋的出入口。又引申为指住户、人家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眚（shěng 省）”：《说文》：“眚，目病生翳也。从目，生声。”《广韵·梗韵》：“眚，过也。”“眚，灾也。”眚的本义为眼睛生病，也即现在的青光眼、白内障等类似的病。眼有病就看不清路，看不清路就容易摔跤，并由此而引申出过失、灾难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诉讼失败后，逃回家中躲避打击，他所管辖的民众并没有过错。”

爻辞中的三百户不应是实指，而是喻其民众，因为爻辞是对争讼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所作的假设，而不是个案分析。因此，本爻辞的“三百户”可译为“民众”。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争讼失败，是要接受处罚的，因为其争讼的过程给对方造成了伤害，诉讼也需要付出成本。但是如果失败者不愿意付出成本，而是跑回自己的势力范围寻求保护，以逃避打击，那么，这是他本人的过错，并不是他所在集体的过错，所以在将其绳之于法时，不要扩大打击面，不要迁怒于众人。

这段爻辞比较好理解，但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争讼失败之后是要付出代价的，否则就不用逃跑了；二是争讼并不是争

斗，而是讲道理和评理的过程，所以，讼的过程只是头领在争讼，众人不参与，或者不深入地参与。以上两点与现代的法院诉讼，打官司的意义有些类似；三是“其三百户无眚”的爻辞可以印证周族有罪不连坐的政策是可信的。

九二爻象为“䷶”，《升》卦卦象。升的本义为古代量具，现在的农村仍有使用，主要用于衡量谷物类的数量。分清责任，划清界限也是一种衡量，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食旧德，贞厉，终吉。或从王事，无成。”

“食”：本义为饭食。引申为食物的通称、吃、消灭、接受、采纳、使用、供养等义。

“旧”：繁体字写作“舊”。甲骨文写作“𠄎”。《说文》：“旧，鸱旧，旧留也。”段玉裁注：“《释鸟》：‘怪鸱’。舍人曰：谓鸱鸒也。”《广雅·广诂》：“旧，久也。”《广韵·宥韵》：“旧，故也”旧字的本义为鸱鸒鸟，也即猫头鹰。大概是因为人在白天所见到的猫头鹰往往长时间不动的缘故，旧字被人借用为长久、古老的等义。在《周易》中旧字出现两次，均用原义。

“德”：甲骨文写作“𡗗”。金文写作“德”。《说文》：“德，升也。”段玉裁注：“升当作登。《辵部》曰：‘迁，登也。’此当同之……今俗谓用力徙前曰德，古语也。”桂馥义证：“古升、登、陟、得、德五字义皆同。”《篇海类编·人事类·彳部》：“德，德行。”《玉篇·彳部》：“德，惠也。”《广雅·释诂三》：“德，得也。”德字为什么与升、登、陟、得、德五字同义？又为什么有道德、恩惠、德政、贤明者等义？古人没有说清楚。观字形，甲骨文德字由“𡗗”和“𠄎”两部分组成。“𡗗”即甲骨文行字，道路的意思。“𠄎”为古文目字上加一刺状物，大概是提请注意的意思。以此，德字的含义当为瞪大眼睛，注意道路。金文德字在目字下加上了一个心字，心在古人看来是一个思考的器官，加上此字表示思维功能。因此金文德字的大意当为不仅要瞪大眼睛，注意道路，还要用心思考，辨别真假善恶，比甲骨文的含义更清楚地表明其谨慎的用意。升、登、陟均是非常规的行走方式，是需要人小心谨慎的行

为，故有德义。所谓德行、道德均与道路和行走有关，也可证明德字的本义为谨慎的行为的意思。有了这种谨慎，自己就可以少犯错误，这也就是将这种贤明之人称为德者，将好的政治制度称为德政的原因。

“食旧德”的大意为“食用猫头鹰的谨慎行为”。

“贞厉”：“贞”：正确的认识。“厉”：磨砺。“贞厉”即“要正确地认识到其中的磨难。”

“终吉”：最终的结局将十分完满。

“或从王事，无成。”：“或者服从国家最高统治者，接受他任命的职位，不会成就自己的事业。”

六三爻爻辞直译大意为：“食用猫头鹰的谨慎行为，要正确地认识到其中的磨难，但最终的结局还是完满的。或者服从王者的安排，为王者服务，自己的事业将不能成就。”

直译后的六三爻爻辞依然含糊不清。“食用猫头鹰的谨慎行为”是什么意思呢？理解“食旧德”这三个字的含义要结合整个爻辞来认识。这段爻辞一共是两句话：“食旧德，贞厉，终吉”是一句；“或从王事，无成”是一句。后一句中的“或”字表明这是一个选择句，前后两句是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和因此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结局。或者这样，或者那样。或者是这样的结局，或者是那样的结局。“或从王事，无成”这句话我们在《坤》卦六三爻辞中见过，含义也非常清楚，就是跟从王者行事将没有前途的意思。以此来看前一句，就应当有“不从王事”的意思。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王，“不从王事”就是要造反，所以，“食旧德”三字的真实含义就是造反，就是准备称王。如果我们将“旧”这个猫头鹰视为王者的比喻，此三字的含义就很清楚了，这应该正是作者的想法。猫头鹰是一种凶猛的鸟，俗称夜猫子，眼大而圆，头上有像耳的毛角，昼伏夜出，捕食小鸟、兔、鼠等动物，称得上是鸟中之王。《诗经·幽风·鸛鸛》一诗是周公写给成王的，其中的第一句说：“鸛鸛！鸛鸛！即取我子，无毁我室。”直译大意为：“猫头鹰啊！猫头鹰！已经抓走我的孩子，不要再毁坏我的家。”如果意译则是：“成王啊！成王！已经夺走了我的政权，不要再毁坏我的地盘。”这首诗

中的鸱鸢就是喻成王，而鸱鸢就是“旧”，也就是猫头鹰。所以“食旧德”的含义也就是“夺取君王权力的谨慎行为”。正是因为“食旧德”是称王造反的意思，所以才有后面“贞厉，终吉。”的话，要正确地预见可能出现的艰难险阻，也要看到称王后的美好结局，相当于我们常说的“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以此，六三爻爻辞就译为：

“夺取君王权力的谨慎行为，要认识到其过程的艰难，但前途是美好的。或者继续俯首称臣，将没有良好的结局。”

理解这段爻辞的困难主要是对“食旧德”三字的理解。长期以来，这三个字的含义都已经完全改变了，传统易学将其解释为“享受过去的恩赐”，就正是按其字的现代含义在解释，这种解释使得整个爻辞不通顺。我们将“食旧德”理解成“夺取君王权力的谨慎行为”的依据有三点：一是遵循我们在前言部分已经强调过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在解释《周易》卦爻辞时，力求回到作者的时代，而大多数汉字的原始义就正是那个时代的含义。所以我们在解卦时就应当首先以字词的本义为主，只有当本义解不通整个爻辞时，再从引申义中寻解；二是结合本卦其他卦爻辞确定其含义，就“食旧德”三字而言，我们前面已经做出了分析，它是选择句的一部分，含义应为“从王事”的另一种选择，应含有“不从王事”的意思；三是结合该字在其他卦中的应用情况而定。“旧”字在《周易》中仅两见，另一处为《井》卦初六爻爻辞的“井泥不食，旧井无禽。”其中的旧字也是用的猫头鹰之义，大意为：“飞鸟搅混的井水不能食用，有猫头鹰守候的水井就不会有小鸟来捣乱。”这是比喻社会秩序需要有人来维护。正是依据此三点，我们才做出了以上解释。

六三爻爻象为“䷅”，《师》卦卦象。师的本义为聚众，引申出讨伐之义，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不克讼，复即命，渝安，贞吉。”

“复”：本义为返回，引申为恢复、答复等义。

“即”：接近、靠近、迎合。

“命”：本义为命令，引申出任命、政令、教诲、告诉、召唤等

义。

“渝”：《说文》：“渝，变污也。”《尔雅·释言》：“渝，变也。”渝的本义为改变、变更等义。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争讼失败后，重新遵从其命令，就可以因为自己及时的改过而得到安宁。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就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九四爻爻辞是九二爻爻辞的反面，两者都是“不克讼”，即诉讼失败，但却选择了两种不同的态度来对待失败，也因此有了两种不同的结果。九二爻爻辞说：“归而逋”，三十六计走为上，溜之乎之。而这一爻辞却说：“复即命。”马上低头认罪，恢复到过去唯命是从的状态。他们的结局会怎么样呢？前者是“其邑人三百户无眚”，看来打击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是划分责任的问题，和尚跑不了，庙可跑。而后者却是“渝安，贞吉。”能改正错误就可平安无事，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就可以有一个完满的结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是赞成光明正大地承担责任，而反对逃避责任的小人态度的。

九四爻象为“䷧”，《解》卦卦象。解困的办法是改过自新，重新做人，以求宽大的处理，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讼，元吉。”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争论以讲清道理，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九五爻爻象为“䷮”，《困》卦卦象，处困之时，只有据理力争才是最好的出路，故有此爻辞。

这句爻辞很简单，但从这句爻辞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就是爻象的作用问题。我们在注释时，总是先解释爻辞，再解释爻象，而其实应该是反过来解释才对，因为爻象是作者写作爻辞的主要依据之一。我们这么做是因为爻象很抽象，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说对爻象和爻辞的关系，只能采取反推的办法来解释，是没办法的办法。由于爻象是我们刚发现的一个新问题，所以即使是这种反推的结论，怀疑者一定大有人在。而这句爻辞如果

我们不看爻象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仅仅从“讼，元吉”的爻辞看，作者好像是一个喜欢并提倡与人争执的人，而“中吉，终凶”的卦辞又明明白白地表明作者是反对无事争讼的，两者的矛盾无法解释。只有当我们结合爻象来认识爻辞时，其含义才完全清楚，原来爻辞还有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爻象。九五爻爻象是《困》卦卦象，困就是处境艰难，作者想说的是在处境艰难之时，据理力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而不是提倡无事生非，无中生有地与人争讼。所以这段爻辞正确的译法应为：“处困境之时，据理力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由此，我们就可以看出，爻象的确是爻辞的主要依据，离开了爻象我们是很难正确解读《周易》卦爻辞的。

上九爻爻辞：“或，锡之鞶带，终朝三褫之。”

“或”：疑惑词，相当于惑。

“锡（xī 悉）”：《说文》：“锡，银铅之间。”《尔雅·释詁上》：“锡，赐也。”锡的本义为一种化学元素，甲骨文为冶炼锡金属时倒出锡水的象形。古人大概是取其倒锡水之义而借用为赏赐的赐字。这里用赐之义，给予的意思。

“鞶（pān 盘）”：《说文》：“鞶，大带也。《易》曰：‘或锡之鞶带。’男子带鞶，妇人带丝。”朱骏声通训定声：“按带有二：大带以束衣，用素若丝；革带以佩玉，用韦。字从革，当以革带为正。”鞶就是古代男人系在腰间的宽腰带，可以佩刀剑，其上或有金玉装饰，以现在藏族蒙族所佩带的腰带相仿，常作为君主对有功者的赏赐品。

“带”：束衣的腰带。

“朝”：《说文》：“朝，旦也。”《广韵·宵韵》：“朝，朝廷也。”朝的本义为早晨。古人行事效仿自然的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王者议事也常常是从日出之前的卯时开始，称为点卯，也称为上朝，所以也将上朝之处的王廷称为朝廷，整个王朝或某个皇帝的执政时期称为朝代，国家政务称为朝政等等。这里用朝代义。

“褫（chī 齿）”：《说文·衣部》：“褫，夺衣也。”《字彙·衣

部》：“褫，夺也，解也，脱也。”沈涛《说文古本考》：“褫本夺衣，故字从衣，而引申之，凡夺物皆谓之褫。”褫的本义为剥夺去衣服，古人以衣带的样式代表官阶的等级大小，所以“褫衣”的实质也就是罢官免职或降级。

“之”：之字的用法较为复杂，本义为往；到……去。也常用作代词、副词、连词、介词用。这里的第一个之字是作代词用，相当于他、他们。第二个之字作助词用，无含义，仅起到调整音节的作用。

上九爻爻辞直译大意为：“疑惑不定的人，朝廷赐予他的衣带，在本朝终结之时，将被三次剥夺。”

理解这句爻辞有三个问题需要搞清：一是“或”（惑）字的内涵是什么，是指人爱好太多？还是疑心太重？或者朋友多了花心？当然都不是。他是指在讼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不知道如何与人争讼，也不知道如何裁判别人的讼。我们怎么知道的呢？就是结合卦的主题和爻象而知道的。本卦的主题是讼，而上九爻爻象正好也是讼，爻辞是根据爻象而写，因此，或字当然是针对讼而言，“或”就是对讼而惑。二是“锡之鞶带”的含义是什么？古代衣服式样往往是其身份的象征，普通百姓不论你多有钱也不得穿绸缎，故称为布衣。官员的服装式样、图案则代表了不同的等级，有如现在军队的军衔，而且不是随便就可以制作的，需要朝廷赐予，所以，这里的“锡之鞶带”实际上是指朝廷赐予他的爵位。三是“终朝三褫之”的“终朝”是指的多长时间？“终”是完结的意思。“朝”有早晨和上朝之时及朝廷等多义。既然是讲朝廷之事，当然与早晨无关，故朝字不應該是指早晨。其次，除非皇帝是一个神经病，他不可能在一个上朝的时间内多次剥夺某个大臣的爵位。因此，我们以为“终朝”是指某个帝王在位的时间，即朝代。以此，上九爻爻辞可译为：

“缺乏主见，对争讼之事疑惑不定的人，帝王赐予他的爵位，将在赐予其爵位的帝王之朝终结内，不断被贬低。”

这一爻实际上是在说无论作为那一级的领袖，一定要公平合理、及时果断地处理好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争讼问题，否则的话就会

失去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也会失去帝王的信任，贬官降职也就是必然的事了。

七、师

【原文】

（卦辞） ䷆：师，贞丈人，吉，无咎。

（爻辞） 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六四：师左次，无咎。

六三：师或，舆尸，凶。

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译文】

（卦辞） ䷆：军队的组建，能够正确地寻找到一个英明的统帅，就会有一个良好的结局，因为一个好的统帅不会犯明显的过错。

（爻辞） 初六（䷆）：军队出征，要以良好的纪律作为胜利的保证。如果没有良好的纪律，或者有纪律而不遵守，就会造成失败的后果。

九二（䷆）：君王亲临前线，与自己的军队在一起，就可以取得最大的胜利，其行为没有过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君王在前线可以及时地颁发嘉奖的命令，从而鼓舞军队的士气。

六三（䷆）：在战场上如果处事不果断，就会造成重大的伤亡，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六四（䷆）：出师要有合适的理由，帮助弱者，就没有过错。

六五（䷆）：正如田中来了害鸟要驱逐一样，对待破坏

社会秩序的强者，也要将其绳之以法。但出师要具有合法性，战争只能由最高领袖来发动，不具备其资格者如果也想发动的话，将会造成惨重的伤亡，以失败而告终。要认识到不合法战争的危险性。

上六（䷆）：伟大的君主如果取得了上天授予的使命，而开创一个新的政权，承担起让家族发达兴旺的责任，那么他一定是得到民众拥护的结果。

【注释】

《师》卦卦辞：“䷆：师，贞丈人，吉。无咎。”

“䷆”：师卦卦画。由《同人》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同人》卦变为初六爻的《遁》卦“䷗”，再变为九二爻的《姤》卦“䷫”，六三爻的《讼》卦“䷅”，六四爻的《涣》卦“䷺”，六五爻的《蒙》卦“䷃”，上六爻的《师》卦“䷆”。《师》卦卦画是上六爻的爻形，是变化完成后的结果。

“师”：甲骨文写作“𠂔”。石文写作“𠂔”。《说文》：“师，二千五百人为师。”《周礼·地官·小司徒》：“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广雅·释地》：“十都为师。”《尚书大传》卷四：“古人处师，八家为邻，三邻为朋，三朋为里，五里为邑，十邑为都，十都而为师。州十有二师焉。”《玉篇·巾部》：“师，范也。”“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周礼·地官·州长》：“若国作民而师田行役之事。”贾公彦疏：“师，谓征伐。”观字形，甲骨文师字写作“𠂔”。“𠂔”即堆，是谷物上堆的意思，金文加了一个“巾”字，“巾”即匝，为不让谷物散乱而用竹编的卷席将谷物围起来的意思。所以师字的本义当为积聚谷物，引申出聚众、众人等义。同时，又被古人借用作为古代行政编制和军队编制名，并进一步引申出出师征战之义，及由军队的严明纪律引申出榜样、效仿、先生、老师等义。在《师》卦中，师字用军队和出师征战两层含义。卦辞中的师字用军队之义。

《师》卦接《讼》卦之后。讼是发生了矛盾而寻求调解，如果调解成功，事情也就圆满解决了，但当事人往往不服从调解，如《讼》卦九二爻的“不克讼，归而逋”就是不服从裁判的调解，遇到这种情况就只能采用极端的行为，靠实力来说话，以武力解决，也就是要打仗。所以在《讼》卦后接《师》卦。

“贞”：正确的认识。

“丈”：古文写作“𠂔”。《说文》：“丈，十尺也。从又持十。”段玉裁注：“周制：八寸为尺，十尺为丈。”奚世干校案：“丈，当是杖之本字。从又，象持杖形，非九、十之十字也。”《大戴礼记·本命》：“丈者，长也。”观字形，丈的本义当为手持丈量的工具，现在的农村还有这种工具，主要用于丈量土地的面积，称为弓或丈。依周制，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一丈相当于一个正常男人的高度，故男人也被称为丈夫。丈量土地时，由于丈量的工具太小，如果方法不当就可能造成较大的误差，所以一定要找一个诚实公正又有威信的长者来持丈实施，故丈字又成了对长辈男子的尊称。古代王者为了表示自己的公正和权力，常手持象征丈量工具的规和矩，并进一步演变成象征权力的手杖。

《师》卦卦辞大意为：“军队的组建，能够正确地寻找到一个英明的统帅，就会有一个良好的结局，因为好的统帅不会犯明显的错误。”

理解这句话主要是要搞清“丈人”的含义。“丈人”不要理解成“孩子她妈的爸爸”、“岳父大人”。“丈人”就是持杖之人，就是懂得如何运用“规”“矩”的人，就是受到大家尊重的人。“岳父大人”被称为“丈人”也是表示尊重之义。军队中的“丈人”则是指老谋深算、熟悉兵法的统帅。“贞丈人，吉”就是寻找到一个好的军事领袖，就能够有一个完好的结局。为什么呢？因为“无咎”，好的统帅不会犯大的错误。不犯错误当然就容易取得胜利，取得胜利正是军队的目的。这一段卦辞实际上也就是说的千军易得，一将难求的道理。

初六：“师出以律。否、臧，凶。”

“律”：《说文》：“律，均布也。”段玉裁注：“律者，所以范天下之不一而归于一，故曰均布也。”《尔雅·释诂上》：“律，常也。”《广雅·术韵》：“律，律法也。”律的本义是古代用来校正乐音标准的管状仪器。以管的长短来确定音阶。从低音算起，成奇数的六个管叫律，也叫阳律，名称分别是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经一寸，长分别为九、八、七、六、五、四寸。成偶数的六个管叫吕，也叫阴律，名称分别为大吕、夹钟、仲吕、林钟、南吕、应钟，尺寸较阳律各短半寸。阳律和阴律也统称为十二律。此十二律中的黄钟就是《尚书·舜典》所说“同律度量衡”的依据。《尚书大传》说：“黄钟为万事根本，度量衡皆以出。”班固注：“度起于黄钟之长，量起于黄钟之籥，衡起于黄钟之重，故同律在度量衡之先。”黄钟的长度、重量和容积也就分别是古代确定长度、测量体积和测量重量的器具标准。因此，律实际上也就是一个为大家所认可的标准，由此而引申出法律、规则、纪律、约束、遵守等义。这里用纪律义。

“臧”：隐匿。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军队出征，要以良好的纪律为取胜的保证。如果没有军规队纪，或者有纪律而不执行，就会造成失败的后果。”

这段爻辞是两句话。“师出以律”是一句，从正面提出要求。“否、臧，凶。”是一句，讲述如果不按这个要求办的后果。“否”是没有纪律，“臧”是有纪律而不遵守。我们在前言中曾经引用过的那段《左传·宣公十二年》的记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进攻郑国，郑国国君郑襄公向晋国求救。晋国派桓子荀林父率领中军，彘子先穀作为辅佐，去解救郑国。部队刚行军至黄河边，就听说郑国已经被楚国攻破而投降，荀林父也就准备收兵回国。但作为军队副统帅的彘子刚愎自用，违反中军统帅桓子的部署擅自出兵，渡过黄河与楚军开战，逼迫统帅桓子为救晋军不得不战，最后惨败而归。晋国的失败就是副统帅彘子违背了本爻辞“师出以律”的要求的结果，也就是“臧”的结果。

初六爻爻画为“䷋”，《遁》卦卦象。遁的本义为隐藏，故有

“否、臧”之辞。“师出以律”则是从反面立论。

九二爻爻辞：“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

“王”：《说文》：“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尔雅·释诂》：“王，君也。”《六书故·疑》：“王，有天下曰王。帝与王一也。周衰，列国皆僭号自王。秦有天下，遂自尊为皇帝。汉有天下，因秦制称帝，封同姓为王，名始乱矣。”甲骨文王字字形为张开四肢的人顶天立地，以会最大之人义，此当为王字的本义。人中权力最大者是帝王，所以，王也就成了帝王的专称。在商朝，王这个字是只有帝王才能用的，王下面的诸侯只能称其爵位名，如周族的首领姬昌只能称为西伯，在他造反时才自封为王。周族得天下后，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也称为王。直到周室衰败后，诸侯才纷纷称王，所以，本爻辞中的王应指国家最高统治者。

九二爻爻辞直译大意为：“处在军队之中，是完满的，没有过错。帝王三次颁发嘉奖的命令。”

理解这句爻辞主要是要搞清楚是谁“在师中”？是猫、狗？还是神灵？传统易学一般释为是主帅在师中，完全是废话，主帅不在师中在那里？即使是现代的高科技战争，主帅也必须在前线，更何况是交通落后的古代。其实爻辞已经说得很清楚，在师中的是“王三锡命”的王。王在师中是亲临前线，可以鼓舞军队的士气。狭路相逢勇者胜，在战场上除了主帅的计谋和军队的装备外，军队的斗志也是取胜的关键，所以王“在师中”就“吉”，就能够取得圆满的胜利。“无咎”，这种行为没有过错。王“在师中”为什么就能鼓舞斗志而“吉”呢？因为“王三锡命”，王可以及时地颁布嘉奖的命令。这里的“三”不是实数，只是喻其多、及时。因此，九二爻爻辞可译为：

“君王亲临前线，与自己的军队在一起，就可以取得最大的胜利，其行为没有过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君王在前线可以及时地颁发嘉奖的命令，从而鼓舞军队的士气。”

九二爻爻象为“䷆”，《姤》卦卦象。姤有配偶和相遇的意思，王在师中正是与军队的结合，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师或，舆尸，凶。”

“或”：通惑，疑惑的意思。

“舆”：本义为车厢或车厢板，后引申为车、运载等义。这里用运载之义。

“尸”：人死亡后的肉体。

六三爻爻辞直译大意为：“出师疑惑，就会用车装载尸体，是灾难性的结局。”

“师或”就是“师惑”，就是在战场上处理事情不果断。“舆尸”就是用车装载尸体，比喻伤亡惨重。“凶”是对结局的判断。因此，这段爻辞的大意可译为：

“在战场上如果处事不果断，就会造成重大的伤亡，从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段爻辞实际上是讲述兵贵神速的道理。《孙子兵法·作战篇》说：“用大规模的军队作战，要求速胜。旷日持久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受挫。攻打城池，则会使兵力耗竭；军队长期在外作战，会使国家财力不继。如果出现军队疲惫，锐气受挫，实力耗尽，国家经济枯竭，那么诸侯列国就会乘机发动进攻，那时候即使是足智多谋的人，也无法挽回败局了。所以说，在军事上只听说过为求速胜而指挥笨拙的情况，没有见过为指挥的精巧而持久作战的情况。战事久拖不决而对国家有利的情形，从来不曾有过，所以不完全了解用兵弊端的人，也就无法真正理解用兵的益处……因此，用兵打仗贵在速战速决，而不宜旷日持久。”这里所说的兵贵神速的用意与本爻辞所述是一个道理，不过是从反面立论而已。“师或”就是处事不果断，不果断就会贻误战机，导致僵局的出现，从而造成较大的伤亡。

六三爻爻象为“䷆”，讼卦卦象。讼就是争讼、争论的意思。争讼说明意见不统一，打还是围？攻城还是打援？正面交锋？还是各个击破？……这些都是问题，但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不允许我们

用过多的时间去争论，否则就会贻误战机而造成较大的伤亡，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师左次，无咎。”

“左”：《说文》：“左，手相助也。”段玉裁注：“左者，今之佐字。《说文》无佐也。”《玉篇·左部》：“左，助也。”左的本义为辅佐、帮助，被借用为方位词中左右的左等义。为避免混淆，则在左字旁加单人写作佐，以表辅佐之义，于是左字渐失本义，而为借用义所专。在本爻辞中应为辅佐的本义。

“次”：《说文》：“次，不前不精也。”王筠句读：“不前者，逗留不进也。精者，择也。不择，则粗，是次也。”徐锴系传：“不前，是次于上也。不精，是其次也。”《玉篇·欠部》：“次，叙也。”《字彙·欠部》：“次，亚也。”次字从二从欠。二在顺序中是较一要靠后的数，而欠就是不足的意思，因此，次字的本义应为次等的、较差的、副的等义。结合下一段“田有禽，利执言”的爻辞，这里的次当是指社会中的弱者。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出师帮助弱者，没有过错。”

好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作者为什么要打这个抱不平呢？下一句爻辞有交代。

六四爻象为“䷆”，《涣》卦卦象。涣是流散、涣散的意思，辅弱就得惩强，就是瓦解敌人，消除威胁，所以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

“禽”：鸟类飞禽的总称。

“执”：逮捕、捉拿、拘系。

“长”：本义为人的长发，长发的生长需要一个较长久的时间，故引申为长久、深远、年长、兄、排行、第一、首位、首领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帅”：军中主将、统帅。

“弟”：同父母中比自己年龄小的男子。

“輿”：运载。

六五爻爻辞直译大意为：“农田里面有飞鸟，利于将其捕获后教训它们。长兄统帅着军队，小兄弟搬运尸体，要认识到其危险。”

译了白译，还是不通。理解这句爻辞要结合上一句爻辞来看，上一句说“师左次，无咎。”帮助弱者没有过错。但为什么要帮助他们呢？好出风头？吃多了没事干？或者吃了别人的口软？当然都不是，这一句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释。“田有禽”，农田里面来了吃庄稼的害鸟。“利执言”，利于将它们捕获后教训一顿。飞鸟是听不懂人话的，所以“田有禽”应是一句比喻，比喻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人，相当于害群之马的意思。“利执言”正是“师左次”的目的，要教训一下那些欺负弱者、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人。作者在此强调的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问题。但是社会秩序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去维护的，就如警察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一样，所以作者紧接着又说“长子帅师，弟子舆尸”，只有大哥才具备统帅军队去“执言”的权力，小兄弟如果也想去做这种仗义的事，只会拖着尸体失败而归。为什么呢？这涉及到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古代君权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长子是君，弟子都是臣，只有具备了君王的权力的人才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义务和责任，才能够号召民众共同对敌，才是发动战争的合法主体。否则，名不正，言不顺地发动战争，就可能会处于孤独的境地而失败。伊拉克打科威特是因为在伊拉克看来，科威特出卖了阿拉伯人的利益，是“田有禽”，所以他要“利执言”。但他只是一个民族的大哥，在世界上还只能算小兄弟，所以不得不“弟子舆尸”，自食苦果，失败而归。以实力论，当今世界的老大是美国人，以政治论，联合国是老大，所以当联合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时候，就是典型的“长子帅师”，在政治第一的联合国的授权下，由实力第一的美国领导，很轻松地完成了将伊拉克赶回老家去的任务。最近这一次的对伊战争则有了一些变化，美国人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利益而发动对伊战争，他维护的是他的自留地，而不是世界这块大田的利益，所以在联合国通不过，于是他绕开联合国直接开打。战场上虽然取得了明显的胜利，但政治上却是失败的，而且其不良后果还将逐渐显现。两次同样对手的战斗，对美国人而

言，结局是不一样的，第一次的对手实力较强大，打起来却很轻松。第二次战争，对手已经是苟延残喘，但美国人的感觉可能并不良好。对于世界实力第一的“长子”如此，其他的“弟子”就更是不用说了。可见发动战争不仅需要老子天下第一的实力，也是需要老子天下第一的地位和资格的，不能够乱来，否则一定会得不偿失。如果说六四爻爻辞强调的是战争的合理性问题，那么，本爻爻辞强调的就是战争的合法性问题。以此，六五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田中来了害鸟要驱逐一样，对待破坏社会秩序的强者，也要将其绳之以法。战争只能由最高领袖来发动，不具备其资格者如果也想发动的话，将会造成惨重的伤亡，以失败而告终，要认识到不合法战争的危险性。”

这段爻辞所表达的意思有两层：一是为了社会的稳定，要惩治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二是惩治行为要由合法的最高领袖主持。注意这里所指的“禽”不是指单个的人，而是指需要动用军队去镇压的犯罪组织和集体。

六五爻象为“䷃”，《蒙》卦卦象。蒙就是愚昧无知的意思，对这种愚昧的田中害鸟要给予坚决的打击，所以说“利执言”。同时自己不要因为打击愚昧者而成了另一个愚昧者，所以有“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吉”的爻辞。

上六爻爻辞：“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开”：本义为开门，引申为开辟、开创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国”：國的简体字。《说文》：“国，邦也。从口，从或。”《说文通训定声·颐部》：“国者，郊内之都也。”国的本义应为有保护人口功能的都市，引申出王城、侯的封地、国家等义。这里用国家义。

“承”：承担、承继。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伟大的君主如果取得了上天授予的使命，将开创一个新的政权，承担起让家族发达兴旺的责任，那么他一定要得到民众的拥护。”

这句爻辞不难理解，主要是搞清“小人勿用”的含义就行了。

“勿用”就是用勿，就是招摇聚众的旗帜，就是组织民众或得到民众拥护的意思。不要按“勿”字的现代常用义“不”，而将“小人勿用”训成了小人不能用。

上六爻爻象为“䷆”，《师》卦卦象。卦象只有九二爻一爻为阳爻，其他五爻均为阴爻，有一人统帅，万民响应之象，正是军队的象征。故有此爻辞。

《师》卦是讲军队及战争的卦，《师》卦卦辞说“贞丈人，吉”。找一个好的指挥员是关键，不用自己去瞎操心。初六爻说“师出以律”，要建立良好的纪律，譬如签一个军令状。九二爻说“在师中，吉”。要及时地奖励功臣，以鼓舞士气。六三爻说“师或舆尸”，讲述兵贵神速的道理。六四爻说“师左次”，强调了征战的合理性，也就是说发动战争的目的要是惩强辅弱，维护社会秩序。六四爻说“长子帅师，弟子舆尸”，强调了征战的合法性，要由具有征战资格的人来主持。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改朝换代时的征战往往不是“长子帅师”，而是“弟子帅师”，但“弟子帅师”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上六爻说的“小人勿用”，他一定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如果我们将《师》卦的这些内容与古代的兵书，如《孙子兵法》、《六韬》、《鬼谷子》等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师》卦所关心得更多的是政治的层面，而兵书关注的是军事行动本身，这正是政治家与军事家的不同。而且“贞丈人，吉”这样的口气非王者莫属。可以说从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的几卦看，没有那一卦不是这种王者之辞，所以，我们反复强调在看卦时，一定要站在王者的高度来理解卦爻辞。

八、比

【原文】

(卦辞) ䷇：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爻辞) 上六：比之无首，凶。

九五：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六四：外比之，贞吉。

六三：比之匪人。

六二：比之自内，贞吉。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译文】

(卦辞) ䷇：君民团结，亲密无间，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这是人类社会和睦相处的根源，从开始到永远都要有此正确的认识，才不会有过错。从不安宁的地区来亲附者，后到之人将受到惩罚。

(爻辞) 初六 (䷇)：心怀坦诚地与人亲近，没有过错。有诚意地帮助了别人，在你遇到危险或困难的时候，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而渡过难关。

六二 (䷇)：要认识到亲近自己家族内部的成员，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三 (䷇)：亲近行为不正的人，是为了以自己的真诚感化和影响他们。

六四 (䷇)：要认识到对外族的人亲近团结，会得到完满的结局。

九五 (䷇)：君王可效法商王成汤网开三面的捕鸟方式一般行事，让民众感受其仁义之心，以向民众显示自己亲民的思想。国人相信君王的仁义

而不对其产生敌视的戒备心理，就能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上六（䷇）：本可亲近的人却姗姗来迟，应受到杀头的严厉惩罚。

【注释】

《比》卦卦辞：“䷇：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

“䷇”：《比》卦卦画。由《大有》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大有》卦变为初六爻的《鼎》卦“䷱”，再变为六二爻的《旅》卦“䷷”，六三爻的《晋》卦“䷢”，六四爻的《剥》卦“䷖”，九五爻的《观》卦“䷓”，上六爻的《比》卦“䷇”。《比》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的爻形。

《比》卦接《师》卦，《师》卦是惩强辅弱，除害安民。有了这种努力就可以协和万邦，所以在《师》卦后接《比》卦，讲述君民之间的相互关系。

“比，吉。”：“比”：《说文》：“比，密也。二人为从，反从为比。”《玉篇·比部》：“比，近也，亲也。”《尔雅·释诂》：“比，辅也。”《广韵·脂韵》：“比，和也。”又《旨部》：“比，并也。”“比，较也。”甲骨文比字字形为两人并列而立，以会亲、亲近之意。引申出密、辅助、调顺、并列、比较、比配、类似、比喻等义。这里用亲密的本义。“比，吉”的意思是：具有亲密的关系，就能够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原筮”

“原”：《说文》：“原，水泉本也。从泉出厂下。”高鸿缙《中国字例》：“象水从石穴出向下坠流之形。”原的本义为水流起头的地方，即源字的本字。引申为根本、因、由来、源、推究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筮”：使用竹蓍或蓍草占卜的方法。

“原筮”直译就是“原始的占卜方式”或“以蓍草占卜求卦的根源”，难以理解的一个词。它的含义应当结合前后词的含义来分

析。前一个词是“比，吉”，即亲密的关系将产生完美的结果。后一个词是“元永贞”，也即从开始到永远都要正确地认识此问题。如果我们将“原筮”一词从中间去除，就成了“比，吉，元永贞。”这句话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句子指出了“比”这种亲密关系将带来一个良好的结局，因此要永远认识到其重要性。这样一个完整的句子为什么还要插进“原筮”二字呢？分析《周易》卦爻辞，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基本的写作特点，这就是层层讲解，如《需》卦“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的卦辞，其中的“利涉大川”就是解释“吉”字的，解释在索取所需的时候，如果诚实守信，会有什么样的“吉”。依此例，“原筮”二字也应当是对“吉”字的进一步解释，也只能够是对“吉”字的解释才可以在此本来完整的句子中插得进去，而以此观点来认识“原筮”，直译的含义均不能够解释“吉”。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出在我们对“筮”字的理解上。筮字的本义就是揲蓍求卦的方法，这是没有问题的，有问题的是对揲蓍求卦这种方法的实质的认识。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将揲蓍求卦之类占卜活动视为迷信，从其流传来看，也的确是一种迷信。但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其方式和内容，就会发现，揲蓍求卦本身是古人对天人关系的一项探索，应属于科学的范畴。我们在第五章中已经介绍了揲蓍求卦的方法，其方法是希望模拟历法。而从我们已经注释的几卦中，也可以看出，作为占筮凭据的《周易》全是充满智慧的哲言，毫无迷信的色彩。由此我们认为占筮活动本身是有其合理内核的，虽然受时代的限制也存在一些不科学的成分，迷信只是后人对占筮的错误使用。或者说占筮活动本身只是一种古人为了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睦关系的方法。以此种观点来认识“原筮”的含义，就可理解为“是人类社会和平共处的根源。”此含义正可解释“比，吉”之辞。

“元永贞”：从开始到永远都应有此正确的认识。

“不宁方来”：“宁”：静、安定。“方”：地方。“不宁方来”即从不安宁的地方来亲近君王。

“后夫凶”：“后”：后的本义为足被绳索绊住，引申为时间较晚，落在后面等义。“夫”：成年男子的通称。“后夫凶”即后到的

男人将不会有好的结果。

《比》卦卦辞大意为：“具有亲密无间的关系，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这是人类社会和睦相处的根源，从开始到永远都要有此正确的认识，才不会有过错。从不安宁的地区来亲附，后到之人的结局将不好。”

这段卦辞实际上是讲述恩威并重的道理，其中前一句“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讲述了比这种亲密关系的重要性，并告诫受教者要时刻牢记。也就是告诫王子们要学会笼络人心。后一句“不宁方来，后夫凶”是说“比”这种关系当然好，但你想与别人亲密，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与你来亲密。比如被你推翻的商王及其支持者，他们是既得利益的受害者，就不会来主动亲近你，就会造反。只有当大势已去时才会不得来表示亲近，他们是从不安宁的地方来，故称为“不宁方来”。对此类人要团结大多数，同时也要让其感受到君王的威严，要对最顽固不化的后来者开杀戒。实际上为瓦解敌人，一般而言，对敌方阵营的先来投降者，大多非常宽待，而后到者已经是落花流水了，不可能被视为上宾对待。

初六爻爻辞：“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

“孚”：诚信。

“盈”：本义当充满，引申为丰满、足够、溢出等义。

“缶”：瓦器，为古代的一种酒具。

“它”：甲骨文写作“𧈧”。《说文》：“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蛇，它或从虫。”《中华大字典》按：“‘它’是‘蛇’的本字，后假借为其他的‘它’，另加虫旁作‘蛇’。”《玉篇·它部》：“它，蛇也。”它是蛇的本字，本义也即虫蛇类害虫。引申为别的、其他的等义。这里用害虫的本义。

初六爻辞直译大意为：“有诚意地与人亲近，没有过错。有诚意地送去丰富的食物，将来有一天遇到害虫毒蛇时，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这句爻辞分为二句，后一句是对前一句的进一步解释。作者首

先说：“有孚比之，无咎。”有诚意地与人亲近没有过错。这是在讲大道理，相当于我们对自己的孩子说“多读一点书没有错”，但孩子可能听不进去，还需要说具体一些：“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他才听得高兴。这句爻辞的后一句就是对前一句的进一步解释。作者举了一个例，说如果你诚心诚意地给别人献上满坛满罐的美酒、美食，那么到你遇到危险的时候，就会有人来帮助你渡过难关，使之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史记·秦记》中就记载了这么一则故事：秦穆公丢失了一匹好马，被住在岐下的三百名野人捉住并杀死吃了，官吏捕获他们后，要依法严办。秦穆公说：“君子是不会因为牲畜而伤害人的。我听说吃了好马的肉而不饮酒，会伤人身体。”于是赏好酒给他们喝，并赦免了他们的罪过。这三百人在秦军与晋军交战时，都要求参军，当穆公被晋军围困的紧急关头，他们冒死冲入晋军的包围圈，救出秦穆公，并反败为胜，活捉了晋君。这则故事就是本爻辞所说的“有孚盈缶，终来有它，吉”的例子。爻辞所说的“盈缶”“有它”都是比喻，不要看成实象。将这句话改成“雪中送炭，终来有虎，吉。”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意思一样，就是指诚心助人就会在自己困难的时候得到别人的真心帮助。以此，初六爻爻辞可译为：

“心怀坦诚地与人亲近，没有过错。有诚意地帮助了别人，在你遇到危险或困难的时候，也会得到别人的帮助而渡过难关。”

注意作者的教育方法并不是从道德观念立论，而是从利益的角度发挥，这种教育方法更容易让人接受。

初六爻爻象为“䷱”，《鼎》卦卦象。鼎是古代的烹饪器具，故有“有孚盈缶”之辞。鼎三足而立，象征稳定，所以说“终来有它，吉。”

六二爻爻辞：“比之自内，贞吉。”

“自”：本义为鼻子，引申为自己、本人义。

“内”：本义为自外而入，引申为里面、内室、内心等义。这里用内部义。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亲近自己家族内部成员，要认识到会有

一个良好的结局。”直译出来不符合现代的语法特点，可译为：“要认识到亲近自己家族内部的成员，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二爻爻象为“䷇”，《旅》卦卦象。甲骨文旅字像人列队在旗帜下有序行进，其有组织、有纪律性是内部成员亲密团结的结果，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比之匪人。”

“匪人”：行为不正的人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亲近行为不正的人。”

这句爻辞是一个半截句，只说了这种行为，而没有说是好是坏？为什么要这样做？其言下之意应当结合爻象来理解。六三爻爻象为“䷇”，《晋》卦卦象。晋字的甲骨文是以箭投壶之象，会插入内部之义。故六三爻爻辞大意可译为：“亲近行为不正的人，是为了以自己的真诚感化他们。”

六四爻爻辞：“外比之，贞吉。”

“外”：与内相对。

六四爻爻辞直译大意为：“对外族的人也亲近，要认识到会得到完满的结局。”

得人心者得天下，与外邦亲近团结，正是本族强大的过程，故“吉”。

六四爻爻象为“䷇”，《剥》卦卦象。剥就是剥夺的意思，对外邦的亲近正是削弱对方的势力。譬如商周之争，周族亲近团结商族原下属邦国就是对商族势力的削弱，对自己力量的壮大，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

“显比”：“显”：金文显字是一个会意字，字形为人对着太阳看丝线，会清楚暴露之义，引申为明显、光明、公开、显扬、显著、高贵等义，这里用显扬义。“显比”就是显扬自己与民众亲近的愿望。

“王用三驱，失前禽。”：“驱”：驱逐。“失”：放弃、舍掉。“禽”：指鸟类飞禽。“王用三驱，失前禽”这句话来源于一个政治典故。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吾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这说的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成汤取代夏朝时的事。说他出游时，看见猎人捕鸟的方法是四面张网，欲一网打尽网中之鸟。他就让猎人去掉三面之网，只留一面，并说：欲往左面跑的就往左面跑，欲往右边逃的就往右边逃，实在是不要命的就来撞网。“王用三驱，失前禽”就是说的这件事。成汤的行为与姜太公钓鱼是一样的把戏，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向民众传达一个信息。成汤传达的是“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的信息，也就是成汤的道德修养已经达到顶点，对禽兽都如此仁义，对民众当然会倍加关怀的信息。传达这种信息也就是本爻辞所说的“显比”。这类小把戏纯属政治宣传，猎人要是都这样打猎，早就饿死了。国家要是这样收税，你愿交的就交，不愿交的不交，实在是硬要交的就收下，成汤怕早就真的成了“汤”，成了清汤寡水的“野菜汤”，哪里来商朝五百年的江山。但政治家都爱使用这些小把戏，这些小把戏也的确很管用，常常把老百姓哄得舍命保江山，保君王的江山。作者在此就是在向受教者传授其技巧。这句爻辞的大意为：“君王可以效法成汤网开三面，放弃往前飞之鸟的狩猎方式。”

“邑人不诫，吉。”：“诫”：戒备。“邑人不诫，吉”的大意为：“国内的民众不对君王产生戒备之心，就可以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其“王用三驱，失前禽”的目的就是消除国民的戒备之心。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向民众显示自己亲民的思想：君王的行为可效法成汤网开三面的捕鸟方式，让民众感受其仁义之心。国人相信君王的仁义而不对其产生敌视的戒备心理，就能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注意该爻辞中“王用三驱”的王字的使用，他不是指典故中的成汤，而是“比之自内”“比之匪人”句中的主语。它与《师》卦

中的“王三锡命”中的王字一样，清楚地表明了《周易》的真正主人是以王作为榜样的，表明了《周易》就是一部为王者的法则。

九五爻象为“䷇”，《观》卦卦象。观就是观察之义，自己的善义不能仅仅埋藏在心中，还要将其显现出来，让大家观察、理解和感受，故有此爻辞。此爻辞应当算是一则标准的形象广告创意。

上六爻爻辞：“比之无首，凶。”

“首”：《广韵·有韵》：“首，头也。”《尔雅·释诂》：“首，始也。”《古今韵会举要·有韵》：“首，魁帅也。”《洪武正韵·有韵》：“首，先也。”首的本义为头，引申为首领、初始、首先等义。这里用本义。

上六爻爻辞直译大意为：“亲近的人没有头，将有灾难。”

这句爻辞是什么意思呢？要结合爻象来认识。上六爻爻象为“䷇”，《比》卦卦象。上六爻处《比》卦之极，象征最后来到的人。君王向全体民众显示了自己与民亲近的愿望，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被其感化，还有一些人姗姗来迟，因为他们实在是心不情愿，来亲近君王也是势力所迫，不得而来。为王者一定要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不能因为要表现自己的仁义之心就手软，该杀头者要杀头。卦辞说“不宁方来，后夫凶。”这个无首者说的就是这个后夫。《韩非子·饰邪》说：“禹朝诸侯之君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防风之君是禹手下的部族首领，赴约迟到，正是那个活该倒霉的“后夫”。以此，上六爻爻辞可译为：“本想团结的人却顽固不化，姗姗来迟，将遭遇杀头之祸。”

上句爻辞说要“显比”，要耍“王用三驱，失前禽”的小把戏，但这个把戏是糊弄人的，不要糊弄了自己。或者说所“显”之“比”是外在的形象，心肠却断断仁义不得，该出手时就出手，菩萨心肠当不了乱世的英雄。这句爻辞就是作者怕受教者不明白这个道理而写的。《周易》爻辞的写作手法非常高明，作者往往正反说，左右相顾，生怕受教者错误地理解了其意图，有如一个精明的牧羊人精心照料自己的羊群。

九、小畜

【原文】

（卦辞） ䷈：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爻辞） 上九：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九五：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九三：舆说辐，夫妻反目。

九二：牵复，吉。

初九：复自道，何其咎？吉。

【译文】

（卦辞） ䷈：教化、驯服商遗族，有利于政令的通达。对他们的教化宜采用高压的政策，而不是轻易地惩罚，就如乌云满天而不下雨一样。这种压力来自于他们的居住地成周之西的我们所处的王城。

（爻辞） 初九（䷈）：恢复商族过去的生活方式，有什么过错呢？应当会产生良好的结果。

九二（䷈）：在强制性地引导下恢复商遗民过去的生活方式，才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三（䷈）：正如车轮的辐条脱落一样，国家这部机器停止了运转，因为新政权中商周这对刚结合的“夫妻”发生了矛盾。

六四（䷈）：依然真诚地对待他们，他们就会从刚刚过去的血的教训中，产生出对不良行为的警惕，这样做没有过错。

九五（䷈）：抱着真诚的愿望带动他们跟从我们的文明进

程，使他们因为我们的帮助而富裕起来。

上九（䷈）：正如雨过天晴一样，在对其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后，我们依然施行宽松的政治制度。但要让不甘为臣的商遗族认识到，其不当的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因为我们的宽松政策已经达到极限，正如月亮几乎达到最圆最亮的时候一样，如果继续造反，逼使英明的领袖出征讨伐，他们就会大祸临头了。

【注释】

《小畜》卦卦辞：“䷈：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小畜》卦卦画。由《豫》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豫》卦变为初九爻的《震》卦“䷲”，再变为九二爻的《归妹》卦“䷵”，九三爻的《大壮》卦“䷡”，六四爻的《泰》卦“䷊”，九五爻的《需》卦“䷄”，上六爻的《小畜》卦“䷈”。《小畜》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小”：《说文》：“小，物之微也。从八，丨见而分之。”商承祚《殷墟文字类编》：“卜辞作三点，示微小之意，与古文同。”《玉篇·小部》：“小，细也。”小的本义为细、微，与大相对。引申为狭隘、年幼的人、低微等义。

“畜”：《说文》：“畜，田畜也。《淮南子》：‘玄田为畜。蓄，《鲁郊礼》畜从田、从兹。兹，益也。’段玉裁注：‘田畜谓力田之蓄积也……俗用畜为六兽字。’《广雅·释诂一》：‘畜，养也。’‘孝，畜也。’《玉篇·田部》：‘畜，容也。’《尔雅·释畜》：‘马、牛、羊、豕、犬、鸡谓之六畜。’观字形，畜字从玄从田。‘玄’：《说文》：‘玄，幽远也。黑而赤色者为玄。’玄实际上是黎明来临时天空的颜色，寓意为阳气之本或生命之源（参看《坤》卦上六爻注释）。“田”为耕种的土地。以此，畜字的本义当为土地的物产是生命的营养之源。古人的营养不仅有土地的物产粮食，还有动物类肉食资源，所以又将人类家养的马、牛、羊、豕、犬、鸡等动物称为畜。野生动物的家养需要一个驯化的过程，畜字也就有了驯服、

驯化之义。野生动物的家养是人们储存肉食的一种方法，故畜字又有了积蓄、积聚之义，并由此生发出饲养、培育、容纳等义。

“小畜”依字面理解就是“小的储蓄”或“小的驯服”之意，但结合卦爻辞的取意及《大畜》卦的卦爻辞取意，“小畜”的含义却不能这样理解。《小畜》卦卦爻辞的内容基本上与驯服不顺从的民众有关，而《大畜》卦的内容基本上是对人才的培养。以此我们以为小畜和大畜的含义应当为“小人之畜”和“大人之畜”。“小人”就是普通民众，“大人”就是才德双全的官员。因此我们可以将小畜译为“畜民容众”。

《道德经》说：“大国不过畜人，小国不过欲事人。”《盘庚中》说：“用奉畜汝众”“汝共作我畜民”《吕氏春秋·适威》：“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离也。”《广雅·释言》：“孝，畜也。”王念孙疏证：“《祭统》云：‘教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其中的畜字都是指畜民，也就是如何让民众服从于自己，为己所用。上一卦是《比》卦，讲君民相互亲近。但还有一些没有主动来亲近，又杀不了的人怎么办呢？就要驯服他们。根据卦爻辞的内容看，这里的小畜是以对商族遗民的教化政策和驯服史实为题的。其中的畜字既有储蓄之义，也有驯服和养育之义，而且在卦爻辞中注重得更多的是后者。

“密”：稠密、浓密。

“自”：介词，相当于从、由。

《小畜》卦直译大意为：“教化民众，就会有一个亨通的结局。天上布满浓密的乌云，却没有下雨，来自于我们所在的西部郊区。”

这段卦辞一共两句话；前一句“小畜，亨。”是对容民畜众的肯定，亨是指“小人之畜”有利于政令的通达，可译为：“教化民众，有利于政令的通达。”结合后面的爻辞内容，可知本卦的教化对象是特指商族，所以也可以译为“教化商遗民，有利于政令的通达。”后一句“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是一句比喻，是对教化的方法所作的解释，意思是说对商民的教化应当如雷雨即将来临时的天气一样，让所畜的商民感受到如不服从教化就要受到惩罚的威胁，但并不轻易地惩罚。这种威胁和压力来自于我所在的“西郊”。“西

郊”不是“我的西郊”，而是“我所在的西郊这个地方”的意思。从后面的爻辞内容来看，本卦小畜的对象是针对商遗族而言的。武庚之乱后，周公将其俘虏的曾参与造反的商贵族迁居洛阳，在周公的王城以东三十余里的位置建小城成周供其居住。对居住在成周的商遗族而言，周公所在的位置就是距成周不远的西部，故称为西郊。或者反过来看，“西郊”一词正可以作为爻辞内容是针对周公王城洛邑东部成周的商遗族的旁证之一。以此，《小畜》卦卦辞可译为：

“教化、驯服商遗族，有利于政令的通达。对他们的教化宜采用高压的政策，但并不实际惩罚他们，就如乌云满天而不下雨一样。这种压力来自于他们的居住地成周之西的我们所处的王城。”

初九爻爻辞：“复自道，何其咎？吉。”

“复”：恢复。

“自”：本义为自己，这里作副词用，相当于本是、本来，指被剥夺政权后的商族过去的生活方式。

“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事理、规律、道德等义。这里用引申之义。

“其”：语气词，表示疑问。

“何”：代词，表示疑问，相当于何处、哪里。

“咎”：咎有灾祸和过失两层含义。这里用过失义。

初九爻爻辞大意为：“恢复他们过去的制度，哪里有过错呢？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这句爻辞的问题是本来的道是什么样的道？从“复自道”的字面理解，可以肯定的是：既然是“复”，那么就应当是曾经拥有而又失去的，应当是一段史实。商周之际的历史中的确有这么一段史料：公元前一零四六年，武王伐纣取得成功后的最大政治问题，就是如何管理商遗族。按照成汤灭夏朝后的惯例，周应当保存商族的祭祀及家族礼制、生活习俗等等，于是武王封商王帝辛的儿子武庚为诸侯，并给予他们相应的权力。武庚之乱后，周公依然给了他们较大的自治权力。如《尚书·召诰》记载：“周公乃朝用书，命庶

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尚书·洛诰》记载：“周公曰：‘王肇称殷礼，祀于新邑，咸秩无文。’”《尚书·多士》记载：“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这些记载都说明周族除了夺取商族曾经拥有的国家政治权力外，依然允许商族保留他们的其他权利，包括社会等级制度、宗教信仰、礼仪、土地等等，或者说给了他们极大的自治权。这应该正是本爻辞所说的“复其道”，恢复他们过去的生存权利。这种作法使商族依然保持完整的机构组织，也因此而具有较大的造反潜力，所以在当时可能曾经引起过争论，但作者不以为然，所以作者反问“何其咎？”有什么过错呢？在作者看来，这样做不会带来任何问题，所以作者又自问自答地说“吉”，将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以此，这段爻辞可以当作一段史实来读，并译为：

“恢复商族过去的生活方式，有什么过错呢？应当会产生良好的结果。”

初九爻爻象为“䷲”，《震》卦卦象。震的本义为迅雷，迅雷一般形成于春季，春雷过后，万物复苏，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牵复，吉。”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强制性地引导商遗民恢复过去的生活方式，就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上一爻辞说恢复商族过去的生活方式没有过错，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但作者又怕受教者放松了对商遗族的警惕，所以这里又赶紧补充说：“牵复，吉。”原来不是无条件的复，而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牵”。牵有引导和强制性两层含义，牛鼻子里面穿一根绳子，要它向左不敢向右，就是牵的本义。周族虽然允许商族充分自治，但不可以闹无政府主义，更不允许滋生复辟的野心，发展造反的势力。在推翻商政之初，武王就制定了三监的体制，将庞大的商族分为三部分，分别任命自己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各拥兵一部，负责监视其行为，称为三监。武庚之乱后，周公又进一步削弱商族的力量，将部分顽固的商贵族迁居洛阳，使之远离其民众基

础，并直接处于周公的监管之下。剩余较为顺从者，由服从周族管理的微子启领导建立宋国，并由众多亲周的诸侯国将宋国团团包围，这些都是为了“牵复”。只有有了这一系列的措施，才会“吉”，才能有一个不错的结局，否则就很难说了。

九二爻爻象为“䷵”，《归妹》卦卦象。归妹就是少女出嫁，少女出嫁后要服从婆家的管理，遵守婆家的生活习俗。但少女初进门时，往往并不习惯，需要引导，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舆说辐，夫妻反目。”

“舆”：舆的本义为车厢或车厢板，后引申为车、运载等义。

“说”：通脱。脱落、掉下的意思。

“辐”：连接车毂和车轴的直条。

“反”：反的本义为翻转，引申为颠倒、违背、反抗、背叛等义。

“目”：本义为人的眼睛，引申为看、注视、眼力等义。这里用本义。“反目”就是不看对方，形容双方闹矛盾时的神态。

九三爻爻辞字面含义为：“车轮的辐条脱落，夫妻发生了矛盾。”

这段爻辞单从字面上很难理解，因为看不出车轮脱落与夫妻吵架有什么关系。其实这段爻辞的两句话都是比喻。前一句“舆说辐”是以车轮比喻国家这部机器的状态，意思是说国家政权瘫痪了。后一句“夫妻反目”是将周商两族比作夫妻，是说国家政权出现瘫痪的局面是周商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类似的比喻在《周易》中常见，如《既济》卦初九爻辞：“曳其轮，濡其尾，无咎”一句是周公对自己功过的评价，说自己把国家这部陷入泥潭的车轮拉起来了，但如狐狸般聪明的自己却打湿了尾巴，背上了篡权的黑锅。其中“轮”字的取义与本爻辞“舆说辐”的取义基本相同，都是以车轮比喻国家。而《周易》中的“夫妻”均是比喻君臣关系的，如我们前面已经解释过的《屯》卦六二爻爻辞所说的“屯如遭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六四爻爻辞的“乘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等爻辞中的夫妻就是比喻周

商关系。《大过》卦九五爻的“老夫得其女妻”等爻辞中的“夫妻”是泛喻君臣关系等。

《小畜》卦的爻辞是以周族对商遗族的教育和改造为题而写的，初九爻“复其道”是恢复其部分权力；九二爻“牵复”提出了恢复权力的条件；九三爻“舆说辐”结局并不如预期的好，因为“夫妻反目”，商周双方出现了危机，这个危机就是指三叔之乱。武王灭商后两年病死，武王儿子成王诵继位。武王的同母兄弟周公以成王年幼为名摄政当国，做起了代王。成王和大臣召公等疑忌周公，武王的其他掌握军权的兄弟们管叔、霍叔、蔡叔也反对周公摄政，一时间围绕王权问题周族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商族领袖武庚可能是见其有机可乘，乃联合东方旧属国奄（今山东曲阜）、薄姑（今山东博兴）及徐夷、淮夷等旧部起兵反周。在此内外交困之际，周公先稳定王室，然后动员诸侯国东征三叔及武庚。战争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俘虏了武庚及大量的商贵族。他杀武庚，然后将被称为猷民的商贵族连哄带骗地从商都朝歌迁居洛阳，使之远离自己的民众。周公又召集商旧属国来替他们筑城造屋，新城处周公所在的王城以东三十里。号称成周——成为周族公民的意思。周公派兵八师驻成周，监视这些遗老。但在城内还是给他们自治的权力。这里所说的“舆说辐，夫妻反目”应该指的就是武庚造反的这一段历史。以此，这句爻辞可译为：

“正如车轮的辐条脱落一样，国家这部机器不能运转了，因为新政权中商周这对刚结合的‘夫妻’发生了矛盾。”

九三爻爻象为“䷡”，《大壮》卦卦象。大壮就是极强盛的意思，双方均强盛，互不相让，必然会发生矛盾，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有孚，血去惕出，无咎。”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依然真诚地对待他们，他们就会从刚刚过去的血的教训中，产生出对不良行为的警惕，这样做没有过错。”

本段爻辞应当是对商遗族迁居成周后的政策所作的说明。前面我们说过，周公对迁居成周后的商遗族的政策依然十分宽松，这正是以诚相待的“有孚”。这种行为既是武王的既定政策，也是周公

当时处境的必然选择。因为周公平叛时的处境是内乱外叛，他既要想法平定商族的造反，又要想法保住自己在周族政权中的地位。如果对商族势力过于残酷，使得商残余势力抱着鱼死网破的决心拼死抵抗，周公在得不到王室支持下的平乱是难以继续下去的，商族毕竟是一个比周族更大的家族，又是一个曾经号令诸侯的王族，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所以，他只能选择这种连哄带骗的大棒加胡萝卜的安抚政策。此政策既是权益之计，又是周公的谋略，让成王感受到只有自己才能压制来自商族的威胁，以加重自己在新政权中的分量，相当于牵着被自己驯服的老虎在成王面前炫耀。

六四爻象为“䷊”，《泰》卦卦象。泰就是圆滑、安定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有孚挛如，富以其邻。”

“挛（luan 峦）”：𢇛的简化字。《说文》：“挛，系也。”《广雅·仙韵》：“挛，挛缀。”观字形，挛字为以绳捆手的形状，本义当为拘系、牵系。

“如”：形容词词尾，相当于然，表示一种状况。“挛如”的意思就是牵系相连的样子，与现在所说的“帮助”一词词义相近。

“富”：完备、富裕、财物多。

“邻”：邻字本为古代居民组织的名称，范围相当于现在的农村的组，人口为四至八家。因同为邻居，共用一井，故邻字有相邻、邻近等义。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抱着真诚的愿望带动他们跟从我们的文明进程，使他们因为我们真诚的帮助而富裕起来。”

上一爻爻辞说“有孚”，怎么样的行为才是有孚呢？这一爻作具体的解释了：有孚就是要“挛如”，就是要将对方与自己捆在一起。捆在一起干什么呢？“富以其邻”，要有福同享，带动对方致富，让对方感受到实际的好处。否则你天天喊“有孚”“有孚”，把他骗出家乡，武装看管，这是那一门的有孚呢？有孚不是仅仅挂在口头上的口号，而是要有实际行为的，要用实际行动让他感受到实际的好处，感到我们是在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使其生活质量有所

提高，才可以打消顾虑，相信我们的真诚。就商周两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而言，当时的商族不如比其人口少得多的周族，这是周族推行井田制及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果。

九五爻象为“䷄”，《需》卦卦象。需就是需求、需要的意思。尽其所能地满足其需要，就是最为真诚的帮助，就是“有孚”，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既雨既处，尚德载。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

“既雨既处”：“既”：副词，表示动态，相当于已经。“处”：《广雅·释诂》：“处，止也。”处字的本义为靠茶几休息，引申为中止、停止等义。“既雨既处”的大意为“已经下雨，也已经停止。”

“尚德载”：“尚”副词，相当于依然。“德”：本义为谨慎的行为，引申为道德、恩惠、德政、贤明者等义。这里用德政之义。“载”：本义为乘坐，引申为装运、承受、为、施行等义。这里用施行义。“尚德载”的意思是：“依然施行德政。”

“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几”：副词，表示非常接近，相当于“几乎”、“差不多”。“望”：古代月相名，夏历每月十五日（有时是十六或十七日）地球运行到太阳和月亮之间。当太阳从西方落下去月亮正好从东方升上来的时候，地球上看见的月亮呈圆形，这种月相叫望。也就是月亮最圆的时候称为“望”或“望月”。“君子”：品德高尚的领袖。“征”：征伐。“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的大意为：“妇人啊，要认识到其中的厉害：月亮几乎达到了最圆最亮的时候，品德高尚的领袖如果出征讨伐，就有灾难了。”

上九爻辞直译大意为：“已经下雨，也已经停止，依然施行宽松良好的政治制度。妇人啊，要认识到其中的厉害：月亮几乎达到了最圆最亮的时候，品德高尚的领袖如果出征讨伐，就有灾难了。”

这首富有诗意的爻辞是《周易》中最能清楚地表明其双关语特性的爻辞之一。这句爻辞分为两句：“既雨既处，尚德载”是一句；“妇贞厉：月几望，君子征，凶”是一句。这二句爻辞分别将“雨”

和“月”的自然变化对应于人的行为方式“德”和“征”，而这种对应即使是从所谓“迷信”的角度看，也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更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当政者不可能下雨就施暴政，天晴就施德政。更不可能月圆就安定团结，月缺就发动战争。即使碰到一个神经病国王，他想这样做也做不到，因为天气的变化太快，月象的变化周期太短，而施政方针的实施和战争的周期都太长，两者不匹配。另外，在后一句话中，“妇”与“君子”相对，而“君子征”就是王者发动伸张正义的战争，这是一件非常严肃、非常重大的事，它与家庭主妇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呢？可见，这里的“妇”不是普通的家庭主妇，她是指与“君子”相对的人，是“君子”将出征讨伐的人，这个人不可能是某个人，只能是一个集团和家族，这正是我们指认“妇”字为双关语的最为明确的证据，由此，我们认为仅仅从字面含义上去理解，这句爻辞是解释不通的，而将其作为双关语看，就好理解多了。

在卦辞中，作者以“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来比喻驯服商族的高压政策，但被驯服者并不买账，从而造成“舆说辐，夫妻反目”的严重局面，逼使“密云不雨”的雨不得不下，不得不用极端的手段镇压商族的叛乱。“既雨既处”就是比喻周公对商族叛乱的镇压已经发生和停止。“尚德载”是说我们虽然使用了极端的手段，但这场战争已经结束，我们可以不计前嫌，依然采用过去的宽大政策。但是作者也发出了警告：“妇贞厉”，你这个不守规矩的妇人啊，要认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要认识到你目前的处境。什么处境呢？“月几望”，就如接近十五的月亮一样，我们的宽大政策已经快要达到极限，不可能更好了。如果你们还不满足，还要造反，就将面临“君子征”的局面，英明的领袖就将出征讨伐，到那时的结局就只能是“凶”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既雨既处”和“月几望”都是双关语，都是比喻作者所代表一方对另一方的行为，而作者毫无疑问地代表着周族，能与周族以“夫妻”相喻的只有刚被剥夺其政权的商族，所以我们说这里的“妇”是指商族。以此，上九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雨过天晴一样，在对其犯罪行为进行惩罚后，我们依然

施行宽松的政治制度。但要让不甘为臣的商遗族，认识到其不当的行为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正如月亮几乎达到最圆最亮的时候一样，我们的宽松政策也已经快要达到极限，如果继续造反，逼使英明的领袖出征讨伐，就大祸临头了。”

上九爻爻象为“䷮”，《小畜》卦卦象。小畜就是驯服的意思，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就是最好的驯服策略。听话就喂胡萝卜，就“尚德载”。不听话就挥舞大棒，就“君子征”。故有此爻辞。

十、履

【原文】

（卦辞） ䷉：履虎尾，不咥人，亨。

（爻辞） 上九：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九五：夬履，贞厉。

九四：履虎尾，愬愬，终吉。

六三：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初九：素履往，无咎。

【译文】

（卦辞） ䷉：正如警惕地跟随在老虎后面，它就不敢吃人一样。对商遗族实行监督，他们就不敢造反。社会以此而和谐。

（爻辞） 初九（䷉）：在正常的氛围下监视商遗族，没有过错。

九二（䷉）：在表面安定的监视过程中，只有当明察秋毫的监视者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时，才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六三（䷉）：弱视的人可以看东西，腿瘸的人也可以走路。但如果让他们跟随在老虎后面，老虎就会吃人，并由此而造成灾难。让崇尚武力的人担任管理诸侯的重任就是如此。

九四（䷉）：如跟随在老虎后面一样，对商族的监视行为能够长期保持警惕地不断告知其正确的行为方式，最终的结局就是完满的。

九五（䷉）：要认识到在敌对状态下跟随、监视商遗族，

会非常艰难。

上九(䷆)：观察跟随中存在的问题，并详细考虑周商两族可以共同接受的各种方法，是能有一个圆满结局的根源。

【注释】

《履》卦卦辞：䷆：“履虎尾，不咥人，亨。”

“䷆”：《履》卦卦画。由《谦》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谦》卦变为初九爻的《明夷》卦“䷣”，再变为九二爻的《泰》卦“䷊”，六三爻的《临》卦“䷒”，九四爻的《归妹》卦“䷵”，九五爻的《兑》卦“䷹”，上六爻的《履》卦“䷆”。《履》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履”：古文写作“𡳿”。《说文》：“履，足所依也。从尸，从彳，从夊，舟象履形。”徐灏注笺：“履，践也，行也，此古义也。”朱骏声通训定声：“此字本训践，转注为所以践之具也。”《小尔雅·广诘》：“履，具也。”《尔雅·释言》：“履，礼也。”履字的传统训法一般将其本义理解为践踏，引申为鞋、经历、步行、履行、备具、礼仪等义。观字形，履字分为左右两部分，左边又分为上部的“尸”和下部的“足”字。上部的“尸”象脚印，下部的“足”字表明是脚所踩出来的。右边的“夊”像一个关注脚印的人。以此，履字的本义应为关注其脚印或关注其行为的人，由此而引申出其他义。

“虎”：猫科类凶猛野兽，以野猪、鹿、獐等动物为食，加之其前额有似“王”字斑纹，故被称为兽中之王。原始人类对这种动物也惧怕、憎恨三分，所以又将一些害虫以虎为名，如蝎虎等。

“咥(die 碟)”：《说文》：“咥，大笑也。”《广雅·释诂三》：“咥，啮也。”《集韵·至韵》：“咥，止也。”观字形，咥字从口，从至。至是到达的意思，咥也就是口到达，以此，咥的含义应为啮、咬、吃等义，许慎训的不对。

由于传统易学对履字的不理解，所以将《履》卦卦辞解释为：“踩着老虎的尾巴，老虎不吃人，吉利。”天方夜谭似的解释。俗话

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摸都摸不得，更别说踩它的尾巴了，谁胆大谁去试，我是不敢。这句卦辞的正确解释应为：“跟随在老虎后面，老虎不吃人，是亨通的。”这样解释还是有问题。是老虎吃饱了不想吃人，人得以逃脱一难而“亨”呢？还是因为有人保持警觉，手持武器地跟在老虎后面，老虎才不敢吃人而“亨”呢？结合前文的内容分析，应该是后者。因为上一卦是《小畜》卦，以畜民容众、驯服商族为主题。驯服之岂不能不管，还要长期监视，所以在《小畜》卦后接《履》卦，讲述监视之道。履就是跟随、监视的意思。作者在卦辞中以老虎比喻曾经强大，也依然威猛的商族。以此，《履》卦卦辞可译为：

“正如警惕地跟随在老虎后面，它就不敢吃人一样。对商遗族实行监督，他们就不敢造反。社会以此而和谐。”

武庚之乱后，周公为了全面瓦解商族势力，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将商族权力集团中的主战派迁居洛阳，使其在远离家乡，又失去物质基础和民众基础的前提下被监管起来，从而逐渐失去了造反能力；二是将商族原有的领地一分为二，从而使商族的根据地大幅缩小；三是将商族原有的一部分领地任命商族主和派领袖微子管理，建宋国。微子是纣王的庶兄，武王伐纣时，曾抬着棺材到武王军前投降，算是主和派的代表，是容易被周族所控制的人物；四是任命周公的同母弟康叔管理商族另一部分领地，建卫国。卫国的建立不仅本身就是对商族势力的削弱，而且也是为了近距离地监视微子领导下的宋国；五是在宋国附近建立陈国（舜后裔）、杞国（夏后裔）、焦国（炎帝后裔）。这三个国家都含有协助卫国监视宋国之义；六是将曾帮助武庚造反的两个主要的大国奄和薄姑的政权剥夺，将奄国封给周公长子伯禽建鲁国，将薄姑的势力范围封给姜太公吕尚建齐国。这一系列措施归纳起来就是三条：一是削权；二是化整为零；三是监管或监视。采用这些措施后，商朝的政治基础可以说是完全地被削弱了，商族即使是有造反之心，也已经没有了造反之力。

《履》卦卦辞就是以这一历史背景而写的。被镇压的商族力量仍然巨大，还是一只虎，如果无人管束，它就会伤人，所以要有人

跟在后面监视它的一举一动。一有风吹草动就给予坚决的打击。这一卦与上一卦《小畜》卦的用意是不同的，小畜是驯服，是一种强制性的监管，是对不服管的商主战派的措施，而这一卦是对商族普通民众的管理办法。所以上一卦的卦辞说“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要给予一定的武力威胁，而这里没有了白色恐怖，只是还有人监视而已，是相对较为宽松的政策。周公在《尚书·康诰》中反复叮嘱赴卫国就任的康叔，一定要宽待普通商遗民，要施行文王的裕民政治，不要枉法杀人等。正是在这种监视政策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商族才逐渐服从了周族的管理，接受了其臣民的位置。卦辞说“不啻人”，实在是因为有人跟踪而不敢吃人，是观音菩萨门前的虎，是头带紧箍咒的孙悟空。

初九爻爻辞：“素履往，无咎。”

“素”：本义为本色的生帛，引申出本色、白色、本质、质朴、空等义。

“往”：本义为去、到（某处），引申为昔时、过去、实行等义。这里用实行义。

初九爻爻辞大意为：“徒手跟随在老虎后面，没有过错。”

“素履”就是空手跟随，不带武器地跟随。如果是一只真老虎，还是带武器比不带武器的好，因为老虎是不通人性的，赤手空拳难以应对。可见，这里说的不应该是真老虎，而是一句比喻，比喻对商遗族的监视行为。前面我们说过，周族对待商族的政策是有区别的，顽固不化者被迁往洛邑附近的成周武装管制，并动用了八个师的兵力负责看管、驯服，那就不是素履了，而是“荤”履。但对由微子领导的大多数由商族普通民众组成的宋国，则不能采用这种强制性的政策，而是要以心换心，以真诚换取商族的信任，从而达到相互交融的目的。吕尚在《六韬·武韬·发启》中说：“行其道，道可致也；从其门，门可入也；立其礼，礼可威也；争其强，强可胜也。全胜不斗，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微哉，微哉！与人同病相救，同情相成，同恶相助，同好相趋。故无甲兵而胜，无冲机而攻，无沟堑而守。”这说的是上乘兵法，在姜太公看来，只有使敌

人心服才称得上是全胜，光口服不行。强龙之下可以低头，但在你转身之际，这个表面臣服的人可能会砍下你这个胜利者的头。那不叫胜，至少不叫全胜。要全胜就得让他心服口服，而心服口服的最好药方就是要让对方感觉到你是在以诚相待，是值得信任的人。如何做到这点呢？至少要表面上尊重对方，否则，你带着可致人于死地的武器跟在他后面晃来晃去，他能掏心窝子给你吗？这里的“素”就正是指平常的行为，本来就有的生活氛围。“素履”就是在平常的生活氛围中监视对方。注意，这种平常的生活氛围只是表面的现象，“素履”依然是一种履，是一种以武装实力为后盾的监视行为，所不同的是要伪装一下，要装出一个笑脸来，达到哄对方开心、满足、不再造反的目的。因此，初九爻爻辞可译为：

“在正常的氛围下监视商遗族，没有过错。”

初九爻爻象为“䷋”，《明夷》卦卦象。明夷的本义为光明被遮挡，“素履”正是对正确行为的一种掩饰，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履道坦坦，幽人贞，吉。”

“坦”：本义当为平整的土地之义。引申为安、袒露、显明等义。

“幽”：《说文》：“幽，隐也。”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古金文幽字皆从火从丝，与此同。隐不可见者，得火而显。”《尔雅·释言》：“幽，深也。”《玉篇·丝部》：“幽，微也。”《小尔雅·广诂》：“幽，冥也。”甲骨文幽字从丝从火，其本义应为细微之处得以显现，或明察秋毫之义，引申出隐蔽、深远、微弱、恬静等义。这里用其本义。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在平坦的跟随之路上，明察秋毫的人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履道坦坦”是针对上一爻的“素履”而言的，因为“素履”就是将监视的行为放在平常的生活之中，表面上看来风平浪静，相安无事，这就是“履道坦坦”。但这只是表面现象，隐藏在这表面现象之下的矛盾依然很多，只是没有显现出来而已。作者担心受教者忽视此问题，被表面的和平景象所蒙蔽，所以在初九爻后接着说

“幽人贞，吉。”只有能够看到表面平静的背后所隐藏的问题的人，才能够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否则的话就不一定了，就会出现下一爻所说的老虎吃人的情况。

九二爻象为“䷊”，《泰》卦卦象。泰就是安定、通畅的意思。有智者把握时局，对商族的一举一动都能明察秋毫，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就可以保持社会的安宁与稳定，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

“眇（miao 秒）”：《说文》：“眇，一目小也。”段玉裁本作“小目也。”并注“各本作‘一目小也’，误。”《篇海类编·身体类·目部》：“眇，偏盲。”眇的本义为少一只眼睛，引申为弱视。

“视”：本义为看，引申出观察、看待、照顾、效法、比照、治理等义。这里用本义。

“跛”：本义为走路时身体不能保持平正状态。俗话说的高一脚低一脚，大多因一只腿有疾病而引起，也称瘸子。

“武”：本义为制止动乱或泛指一切暴力活动，引申为勇猛、威武等义，这里用其本义。“武人”的意思就是指崇尚暴力的人。

“大君”：君是一种泛称，指可以独立行使权力的人，周初的诸侯国国王都可以称为君。因此，这里的“大君”应当是指当时的最高统治者或代表最高统治者管理普通“小君”的人。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弱视的人可以看东西，腿瘸的人也可以走路。但如果让他们跟随在老虎后面，老虎就会吃人，将造成灾难。让崇尚武力的人担任管理诸侯的重任就是如此。”

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爻辞。爻辞一共三句话：“眇能视，跛能履”是第一句，意思是说一个人能力差一点没有关系，不会影响他的生活。比如零点一的眼睛，还加上色盲，吃饭也绝不会吃到鼻子里面去，相“对象”时还可以少见几颗对方脸上的麻子而多生欢喜心。腿子不好使，一瘸一瘸地也不影响他上街买白菜，打酱油。但这种能力只够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如果去干大事就不行了，比如去管理“老虎”就不行。爻辞第二句说了，“履虎尾，咥人，凶。”

跟随在老虎后面，老虎就会吃人，就会引发灾难。为什么呢？因为你眼睛不好，看不清老虎的行踪，又如何起到监视、警示的作用呢？腿脚不好就赶不上老虎的步伐，又如何去管理老虎呢？老虎无人管了，所以它要“啗人”，所以要造成“凶”的后果。作者写这些近视眼和瘸子并不是为了取笑他们，而是想说明一个道理，这就是不能让一个能力一般的人去承担重大的责任，也就是爻辞第三句话所说的“武人为于大君”。“武人为于大君”的意思是说让一个崇尚使用武力的人去担任管理诸侯的重要职位，就是前面所说的让“眇能视”“跛能履”的人去“履虎尾”，结局只能是虎要“啗人”而“凶”。类似的比喻在古代常见，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初定天下时与臣属的一段对话说：“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秦始皇在此以“眇眇之身”自谦正与本爻辞中“眇”字的取意相同，均是比喻目光短浅的意思。

这段爻辞非常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三个问题：一是合理用人，不能将不称职的人放在重要的岗位上；二是作者将“武人”与上一爻的“幽人”对举，而以“吉”“凶”两种完全不同的结局判断，明确表示了在“大君”这一级的高层管理上斗智不斗勇的主张；三是这段爻辞的完整结构，很清楚地显示了《周易》善用比喻的写作特点，也即本爻辞的前两句“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啗人，凶。”只是为了表述后一句的“武人为于大君”。或者说由这句爻辞的结构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本卦的“履”和“履虎尾”正是指的“大君”对“小君”的监管，结合周初的历史，这种监管只能是反映周商的关系：“大君”“履”者是周政权的代表者，“小君”“虎”是商族的代表。这也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将“履虎尾”的卦辞译为对商族的监管的主要证据之一。

六三爻爻象为“䷌”，《临》卦卦象。临的本义为居上视下，有盛气凌人之义，故有“武人为于大君”之辞。

九四爻爻辞：“履虎尾，愬愬，终吉。”

“愬(su 诉)”：《说文》：“诉，告也。愬，诉或从朔、心。”

《集韵·莫韵》：“诉，或作愬。”《玉篇·心部》：“愬，谏也。”“愬，惊貌。”《广雅·麦部》：“愬，惊惧貌。”愬有告诉、进谗言和惊惧貌三种含义，连起来理解就是警觉地告知。“愬愬”连用应为不断地告知。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如跟随在老虎后面一样，对商族的监视行为能够长期保持警惕地不断告知其正确的行为方式，最终的结局就是完满的。”

九四爻爻象为“䷵”，《归妹》卦卦象。“归妹”就是女子嫁人。女子嫁入婆家后，对婆家的生活习惯并不了解，需要不断地提醒，告知，故有此爻辞。我们知道，从《屯》卦起，作者就以夫妻关系形容周商两族关系，这里也正是站在婆家的立场上对“夫君”的教导。

九五爻爻辞：“夬履，贞厉。”

“夬（guài 怪）”：分决、决裂。《周易》中有《夬》卦，卦爻辞取意也均为决裂。“夬履”也就是在分裂、敌对的状态下跟随。

“厉”：本义为磨刀石，引申为磨砺、勉励、激励、提高、严厉、倾危、艰难等义。

九五爻爻辞大意当为：“在敌对的状态下跟随、监视，要认识到其艰难性。”如果按现代的语法特点，这句话可译为：“要认识到在敌对状态下跟随、监视商遗族，会非常艰难。”

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好当，轻不得，重不得。既不能武装（素履），又要明察秋毫（幽人贞吉），既不能简单行事（凶。武人为于大君），又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愬愬），这里又提出了一个要求，不能敌视对方（夬履，贞厉）。看来这管官的官也并不好当啊。

九五爻爻象为“䷵”，《兑》卦卦象。兑的本义为亲善、仁慈之人的言说。善言可亲，故又引申为和悦之义。《周易》中有《兑》卦，卦爻辞正是取仁者善言之义。本爻辞从亲善的反面立意，否定了“夬”这种不善的行为，实际上也是取其善言相待之义，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视履，考祥其旋，元吉。”

“视”：本义为看，引申出观察、看待、照顾、效法、比照、治理等义。

“考”：《说文》：“考，老也。”《广雅·释诂二》：“考，问也。”考的本义为老、高寿，引申出延长、终等义。古代政治制度规定，每年年终要进行考核，故考字又生发出考察、考核、考虑等义。

“祥”：《说文通训定声·壮部》：“祥，假借为详。”详尽、详细的意思。

“旋”：《说文》：“旋，周旋，旌旗之指麾也。”古代人打仗非常讲究布阵。所谓布阵有两项主要内容：一是让士兵们排列出不同的队形；二是各兵种不同的组合。各种阵式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转化和不断变化的。布阵的目的是通过不断地调整部队的队形，让对方的冲锋者在冲击的过程中迷失方向，且处处遭遇四面八方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武器的攻击，从而被动挨打。战场的形势瞬息万变，因此队形的变化也要随时调整，这种调整靠什么来完成呢？就是将军手中的旗帜。将军以事先约定的旗语指挥部队，部队依旗语的命令行进、攻击。旋字的本义就是指这种士兵随着旗帜的转动而变换队形的运动，引申为周旋、转动等义。所以旋字中也含有方法、配合等义。这里可译为各种协调方法或各类因素。

上九爻爻辞的字面大意为：“观察跟随中存在的问题，并详细考虑各种周旋方法，是能有一个完满结局的根源。”

上一爻说“夬履，贞厉。”明确反对以敌视的态度与被监视者交往，那么应如何对待这些本来就因为被剥夺权力而敌视我们的人呢？这一爻爻辞就是回答：要详细考虑各种周旋方法。要与之耐着性子周旋，寻找一切可能的解决办法，而不是简单地武装镇压，与之决裂。这里所说的“旋”是以军队中官兵在复杂、快速变化中的协调，比喻监视与被监视双方都能够接受的行为，不要理解成哗众取宠的花板眼。

十一、泰

【原文】

（卦辞） ䷊：泰，小往大来，吉，亨。

（爻辞） 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初九：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译文】

（卦辞） ䷊：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是扬善抑恶，消除无德的小人、吸引有德的大人而产生的完满结局，这种局面必然会使国家政通人和。

（爻辞） 初九（䷊）：正如拔除茅草也要连同它周围的杂草一并拔起，因为它们聚集在一起一样，对于商族的支持者也要一并铲除。以军事力量征服他们，会产生完满的结局。

九二（䷊）：要以经济援助为手段容纳边远的方国，因为他们虽然距离我们遥远，但也是我们中的一员，正如河流不会因为路途的遥远而遗留下河中的物品一样。我们所使用的财富将换来他们的尊崇，并由此使他们的行为遵循在我们所制定的政策范围之内。

九三（䷊）：在天下大乱，没有安宁的日子里，也能够立场坚定，不为叛乱所惑的人，因为没有参与

动乱也就不需要纠正其行为。在那种艰难的日子里都能够保持其正确的行为，就没有过错。要聚集民众安抚这些诚信的人，要给予他们物资上的奖励，使其生活富足，以作为其他人的榜样。

六四（䷊）：周族辛勤的劳动而不富裕，是因为我们的邻居商族没有在我们的真诚对待下改正其错误的原因。

六五（䷋）：商族领袖第二次归顺周族后，因为他能够遵守告示而停止其叛乱的行为，才由此产生完满的结局。

上六（䷋）：正如城墙倾覆于护城壕里一样，商族的叛乱得以平复。要认识到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护，才具有王者所享有的征战的权力。如果仅仅是自己的国家一厢情愿地向天下发布为王者的命令，将带来悔恨。

【注释】

《泰》卦卦辞：“䷊：泰，小往大来，吉，亨。”

“䷊”：《泰》卦卦画。由《否》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否》卦变为初九爻的《无妄》卦“䷘”，再变为九二爻的《履》卦“䷉”，九三爻的《乾》卦“䷀”，六四爻的《小畜》卦“䷈”，六五爻的《大畜》卦“䷙”，上六爻的《泰》卦“䷊”。《泰》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泰”：古文写作“𡗗”。《说文》：“泰，滑也。”《广雅·释詁》：“泰，通也。”《广雅·泰韵》：“泰，大也。”《玉篇·水部》：“泰，骄也。”“泰，侈也。”帛书《周易》中《泰》卦的泰字因缺损未见，但帛书《周易》中的大畜、大壮、大过三卦的大字均写作“泰”，可知泰与大字可以通用。观泰字字形，从大、从右、从水，有水从张开四臂的人身上滑落之义，故泰字的本义可能是大而圆滑。大而圆滑则通，通则可安。故泰也引申为通畅、安定、宽裕等义。这里

用国泰民安之义。

“往”：由内而外、由近而远为往。

“来”：由外而内、由远而近为来。

《泰》卦卦辞直译的大意为：“通达、安康，小的出去，大的进来，完满而亨通。”

这一卦辞没有说清楚是什么去？又是什么来？拿十元钱出去，换一万元钱的东西回来？买二元钱的彩票中五百万就更好。好赌博的人占得这一卦，一定乘此吉星高照之机提高赌注大赌一把。其实“小”与“大”都是中性词，将其理解成小病去大病来，小祸去大灾来也没有什么不对，这样一理解岂不是扫了一些人的兴。可见我们不能够随自己的意愿解卦，而是要反复推敲作者的意图。就《泰》卦卦辞而言，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其含义：一是爻辞；二是《泰》卦的姊妹卦《否》卦的卦爻辞。《泰》卦爻辞的取义均为如何惩恶扬善，协调人际关系。可见“小往大来”应与人际关系有关。而《否》卦卦爻辞说得就更是明白。《否》卦卦辞说：“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卦辞将“匪人”“君子”与“大往小来”对举，清楚地告诉我们，卦辞中的“大”就是指“君子”，而“小”就是指“匪人”。《否》卦六二爻爻辞就说得更明白“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原来《泰》卦和《否》卦卦辞中的“小”是指“小人”、“匪人”，而“大”是指“大人”、“君子。”以此，我们可以将《泰》卦卦辞译为：

“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是扬善抑恶，消除无德的小人，吸引有德的大人而产生的完满结局，这种局面必然会使国家政通人和。”

《泰》卦接《履》卦，处理好了商周两个大族的关系，就容易达到政通人和、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所以在《履》卦后面接《泰》卦，讲述寻求政局稳定的政治要点。

初九爻爻辞：“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拔”：连根拽出。

“茅”：茅草，多年生草本植物。

“茹”：茹字从艸，从如。如字的本义为顺从，依此，茹字的本

义当为顺从之草，指以茅草类似的杂草。引申出柔软、杂糅、相互牵引等义。杂草是牛马的饲料，故引申为喂牛马，或形容狼吞虎咽的吃相。这里用相牵绊的杂草义。

“汇”：本义为河流相会合的地方，引申出聚集、回旋等义。这里用聚集义。

初九爻爻辞大意为：“正如拔除茅草也要连同它周围的杂草一并拔起，因为它们聚集在一起一样，对于商族的支持者也要一并铲除。以军事力量征服他们，会产生完满的结局。”

初九爻爻辞一共两句话：“拔茅茹，以其汇”是一句，意思很清楚，就是拔茅草时，也要一并除去它周围的其他杂草，为什么呢？因为它们是聚集在一起生长的。这是一句比喻，以“茅”喻商族，以“茹”喻商族的支持者。作者写这句话是为了说明后一句的“征，吉”。“征”谁而“吉”呢？就是征讨跟随在商族后面摇旗呐喊的那一帮人，就是指支持商族造反的淮夷之人。为什么要征讨他们呢？“以其汇”，因为他们与商族同流合污，曾经支持过他们。

初九爻爻象为“䷊”，《无妄》卦卦象。无妄的意思就是没有妄想、没有期望。在动乱中为敌人摇旗呐喊者，不要指望他们自己归顺，正如毛主席说的“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同时，本爻爻象为“䷋”，由《否》卦卦象变化而来，并将再变为“䷋”和“䷋”，从卦象的变化来看，是同类的下三阳爻连续变阴，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包”：本义为胞衣，引申为包裹、包含、包容等义。此处用包容意。

“荒”：本义为田地里生满杂草，引申出收成不好、荒废、虚空、亡等义。同时，古代也把距离王城国都最远的地方称为荒，如《尚书·禹贡》就将王都以外的地方由近而远地分为甸、侯、绥、要、荒五服，荒服最远，后也泛指边远之地。这里即用边远地区的部落民族之义。

“冯（píng 凭）”：通“朋”，是古代计算货币的单位。上古以

贝壳为货币，五贝为一串，二串为一朋，也可写作“冯”。如姜子牙的《六韬》说：“商王拘西伯昌于羑里，太公谓散宜生，求珍物以免君罪，之九江，得大贝百冯。”其中的冯即指朋。这里的冯字就是指货币。

“河”：本义为黄河名，后又泛指河流，作为水道的通称。这里用河流义。

“遐（xiá 峡）”：《说文》：“遐，远也。”遐的本义为远，引申出疏远、远去、长久等义。这里用本义。

“遗”：本义为丢失，引申出遗漏、舍弃、遗忘、剩余等义。这里用遗留义。

“朋”：朋的本义为串联在一起的贝壳。贝壳是古代的钱币，五个小贝壳连成一串称为一朋。又引申为性格相投而聚集在一起的人和政见相同的组织，称为朋友或朋党等。这里用其本义。

“亡”：本义为逃跑，引申出失去、灭亡等义。

“尚”：本义为增加，引申出添饰、超过、尊崇、喜欢、佐助等义。这里用尊崇义。

“行”：本义为道路，引申为行为、行列、排行、道理、出行等义。

这段爻辞是《周易》中比较难读的一段，传统易学一般将其译为：“用挖空的瓠瓜绑在身上渡河，不至于沉没。钱币丢失了，在半路上得到别人的帮助。”完全是现代派的小说情节。这种译法除了不懂《周易》的基本写作手法和错误地训读文字外，最大的问题是不正确的断句。他们将这句爻辞断句成“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而正确的断句应该是：“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泰》卦是以国泰民安为主题的卦，讨论的是已经当权的周族如何处理与其他家族、方国的关系问题。上一爻爻辞说要铲除商族的残余势力，要消灭掉可能会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的隐患。这一爻则接着讨论与商族原臣民中地处偏远方国的关系问题。“包荒”就是其基本政策。“包荒”的意思是说要包容这些遥远的边界方国。“包容”有谅解和容纳两层意思。要谅解他们可能发生过的错误，从而将他们容纳到我们这个民族大家族来，否则

他们就可能投靠到其他的外族去。如何包容呢？“用冯”，给他们经济上的支持，送几个“胡萝卜”给他们吃，让其感受到被包容的好处。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河不遐遗”，滚滚东去的河流之水都不会因为距离大海的遥远而遗留下河中的物品，我们怎么能放弃这些地处偏远的兄弟方国呢？这么做对我们自己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呢？“朋亡得尚，于中行。”我们失去的只是我们给予他们的钱财（朋亡），而我们将得到的是他们对我们的尊崇（得尚）和由此而产生的行为的规范（于中行）。绕了一个大圈子，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于中行”，就是要使他们在我们所制定的行为规范中行为生活。注意这段爻辞的“包荒用冯”只是手段，“于中行”才是目的。利人是为了利己。这正是周公思想的精髓处，也是最高明的教育法。于此，九二爻辞可译为：

“要以经济援助为手段容纳边远的方国，因为他们虽然距离我们遥远，但也是我们中的一员，正如河流不会因为路途的遥远而遗留下河中的物品一样。我们所使用的财富将换来他们的尊崇，并由此使他们的行为遵循在我们所制定的政策范围之内。”

九二爻爻象为“䷌”，《履》卦卦象。履的本义为关注其行为，故有“于中行”之辞。

九三爻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

“平”：本义为平衡，引申出平坦、宁静、平定、端正、媾和等义。这里用平坦和安宁双关意。

“陂（pō 坡）”：本义为山坡、斜坡，引申为倾斜、不正等义。

“艰”：艰难。

“勿”：本义是古代士大夫、士所建旗帜。半赤半白，主要用途是用来召集民众。古代战事频繁，召集民众往往是为了应对敌人的侵略，其事急切，故勿字又引申为急促之义。勿还有一层含义，就是作副词用，表示否定，相当于“不”“无”。为什么集众的旗帜成了“无”？古人没有交待。可能是旗帜插在固定的位置不动，就是平安无事。如果举旗招摇，就是有事，招呼大家快来。所以，“勿

用”是聚众，“勿不用”就是无事，大家不用来的意思。更有可能源于后人对《周易》一书中“勿用”“勿恤”等词的误读，以至于后来成了一种约定俗成。在《周易》中勿字一共出现二十六次，其中“勿用”一词十一见，“勿恤”六见，“勿逐”三见，“勿药”“勿恒”“勿幕”“勿忧”“勿问”“勿疑”各一见。这些词除“勿用”“勿疑”中的勿字是明显地使用“聚众之旗”的本义外，其他各词大多也是用其引申义，相当于聚集民众、民众、大家等义。本爻辞中的“勿恤”的勿就是用聚集民众之义。

“恤”：本义为忧、忧虑，引申为体恤、怜悯、救济、安置等义。这里用安抚义。

“福”：富足。

这句爻辞最难理解的是“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一句，如果直译就是“没有平整的地方也不倾斜，没有去过也就不回来。”实在是绕口。“无平”就应当有陂，怎么会“不陂”呢？没有去过也不用回来，不就是坐在家里不动吗？何必多说一些话？理解这句话首先要搞清楚是什么“无平不陂”？又是谁“无往不复”？结合本爻辞中后面的一段“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的含义及本卦前两段爻辞均是以其他方国为题的特点，这句话应当是对某方国或集团的评价。以此，“无平不陂”应该是说在天下大乱，没有安宁的日子里，他们立场坚定而没有做出跟随商族发动叛乱的事出来。“无往不复”是说正因为他们没有跟着商族造反，所以也就不需要去修复其行为。这指的是能“众人皆醉我独醒”的那种人，他们即使不是我们周族的同盟者，也肯定是商族的叛逆者。他们能够逆流而动，也因此是“艰贞”者，是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正确的主张的人。这种人应当“无咎”，没有过错。他们是诚信之人，因此要“勿恤其孚”，要聚集民众安抚他们这种诚信的行为。如何安抚呢？“于食有福”，要给予他们物质上的奖励，使他们的生活富足，以为其他人做一个榜样。如果说初九爻是“小往”，是对小人的否定的话，那么，本爻就是“大来”，是对大人的奖赏，以求其行为能够发扬光大。以此，九三爻爻辞应译为：

“在天下大乱，没有安宁的日子里，也能够立场坚定，不为叛

乱所惑的人，因为没有参与动乱也就不需要纠正其行为。在那种艰难的日子里都能够保持其正确的行为，就没有过错。要聚集民众安抚这些诚信的人，要给予他们物资上的奖励，使其生活富足，以作为其他人的榜样。”

《泰》卦前三爻分别讲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人和对他们的政策。初九爻是商族的坚定支持者，作者主张坚决地打击，“征，吉。”；九二爻是可能曾经支持过商族的边界附近的方国，对这些人的处理要相对慎重，因为涉及到边疆的安全问题。对其处理以哄为好，适宜于使用利诱的手段收买，所以要“用冯”，票子大大的有；九三爻所述的是商族的叛逆者，对这种人，应该给予重奖以鼓励他人，所以“于食有福”，让其生活使人羡慕地有保障。以通过扬善除恶，“小去大来”的行为达到国泰民安的目的。

九三爻爻象为“䷊”，《乾》卦卦象。乾字的本义就是遵循天道的规律行人事。遵天行事，当然不会有错，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

“翩”：本义为快速地扇动翅膀，引申为频繁往来之义。又因蝴蝶的翅膀扇动较快却显飘逸状而用于形容摇曳飘忽的姿态。这里用频繁往来之义。

“戒”：本义为防备，引申为谨慎、使警省而不犯错误、改去、戒除等义。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辛勤的劳动而不富裕，是因为邻居不能在他诚信的帮助下改正其错误的原因。”

“翩翩”本来是指翅膀的快速煽动，与“不富”连用，应是喻求富的行为。按说，懒惰才会贫困，但作者说“翩翩不富”，辛勤地劳作也没能够富裕，这是为什么呢？“以其邻”，因为他邻居的原因。邻居与你自己的不富有什么相干呢？“不戒以孚。”不能够在他诚信的对待下改正错误。邻居不领情就不管得了，何必发牢骚呢？因为他不能不管，因为这是在比喻商周关系。由于商族的叛乱，周族不得不发动征讨的战争，战后也不得不保持大量的军事存在，仅监管成周的军队就有八师兵力，这些都需要消费大量的财富，所以

不富。作者为什么要在《泰》卦写这一段爻辞呢？因为不富就不泰，作者这是在讲述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应如何稳定富强的道理。这里是在从反面找原因，下一爻接着讲解决办法。因此，本爻爻辞可译为：

“周族辛勤的劳动而不富裕，是因为我们的邻居商族没有在我们的真诚对待下改正其错误的原因。”

六四爻爻象为“䷋”，《小畜》卦卦象。小畜就是驯服小人之意，《小畜》卦以监管商族顽固不化的贵族遗民为主题，这种监管所需的开支是巨大的，所以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帝”：古代君王的专称。商代沿用此称，但周朝为了与商朝有别而改称为“天子”。

“乙”：本义为草木破土而出之状。又被古人用于纪时，是天干的第二位，故也用作表示序数第二的代称。同时，商代君王一般以天干为名，称为帝甲、帝乙、帝丙、帝辛等等。商代最后一代帝王的名字叫帝辛，帝辛的父亲就叫帝乙。

“归”：本义为女子出嫁，引申为返回、归还、向往、结局等义。这里用本义。

“妹”：本义为同父母中年龄比自己小的女子，引申为少女的通称，这里用作少女的通称。

“帝乙归妹”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是“商王帝乙将女儿出嫁”；二是“商王第二次嫁女。”传统易学一般按前一种含义理解，所以总是在商周史中翻寻，看有没有这么一段联姻。却怎么也找不到结果，事实上也不可能找到答案，因为“帝乙归妹”一句是比喻，而不是实事。它比喻的是周商两族的相对关系，它与《屯》卦中的“匪寇婚媾”，《小畜》卦中的“夫妻反目”一样，都是以婚姻比喻周商关系。而且“帝乙”的乙字并不是指帝辛他爹，而是用的第二次的意。这句话是说商王第二次归顺周族，是针对帝辛之子武庚的第一次归顺而言的。我们的依据是《归妹》卦六五爻爻辞。该爻辞说：“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

吉。”大意为：“帝王再次归顺周族。商族君王武庚改过自新的行为不如其大臣微子启的改过彻底。微子与周族的合作使得两族的关系有如十四的月亮般，几乎达到了最为融洽的程度，这是一个完满的结局。”这句爻辞清楚地表明所谓“归妹”一事有“其君之袂”和“其娣之袂”之分，正可以为“帝乙”的乙字作注。

“以”：介词，表示行为产生的原因，相当于因为、由于。

“祉(zhi 止)”：《说文》：“祉，福也。”《字彙·示部》：“祉，喜也。”祉字非常用字，古人认为其含义是福和喜，但为什么有这两层含义呢？观字形，祉字从示，从止。“示”是告示、教导的意思。“止”是停止的意思。以此，祉的本义当为接受告示而停止。能够遵命而行，就可以得福，故有福、喜之义。这里用本义。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商族的领袖第二次归顺了周族。因为他能够遵守告示而停止其叛乱的行为，才由此达到了完满的结局。”

上一爻爻辞说“翩翩不富，以其邻不戒以孚。”作者找到了国家不安定的原因，这一爻就是讲述最后的结果，结果是商族再次归顺，由于这次归顺是老老实实在地做起了媳妇，能够听从告诫，停止其复辟的行为，才得以达到一个较为完满的局面。

六五爻爻象为“䷊”，《大畜》卦卦象。《大畜》卦就是“大人之畜”的意思，大畜以培训国家人才为主题。“帝乙归妹”能够“以祉，元吉。”正是因为有微子启这个好的商族领袖的原因，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

“城”：《说文》：“城，以盛民也。”《广韵·清韵》：“城，城郭。”城的本义为都邑四周用作防守的墙垣，内称城，外称郭。引申为作为一般城市的通称。这里用其本义。

“复”：本义为返回，引申为恢复、答复等义。也通覆，倾倒的意思。

“隍”：《说文》：“隍，城池也。有水曰池；无水曰隍。”《尔雅·释言》：“隍，壑也。”郭璞注：“城池空者为壑。”隍的本义为没有水的护城壕。

“勿用”：本义为使用聚众的旗帜，引申为得到群众拥护的意思。

“师”：出师征战。

“邑”：本义应为有人聚居的地方，后指国、国都、大城市等，这里用小国国都义。

上六爻爻辞字面大意为：“城墙倾倒于护城壕里。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才具有征战的权力。自己国家所发布的谕告，要认识到将会带来的遗恨。”

这句爻辞是三句话：第一句是“城复于隍”，意思很清楚，就是城墙倾覆于护城壕中。这句话是一句比喻，是针对上一爻的“帝乙归妹”而言的，是说商族初次归顺周族后，又企图造反，这种造反的企图遭到了彻底的失败，有如倾覆的城墙一样。为什么会失败呢？后面接着回答了这个问题。第二句话说：“勿用师”，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护才具有征战的权力。我们在前面曾经说过，古代的王权实际上就是征战的权力，有了这种权力，小国才恭敬他。那么这个权力是如何得来的呢？在作者看来，这个权力并不是自己要来的，而是“勿用”的结果，是能够得到民众拥护的结果。或者说“勿用师”一句的含义，与我们常说的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含义完全一样。这句话是作者解释“城复于隍”所象征的商族失败的根本原因。第三句是“自邑告命，贞吝。”意思是说如果不是一个受到天下拥戴的王者，而是并不具备征战的权力的人。却又偏偏要从自己所在的小国中发布告示天下的王命，行使王者的权力，那么他就要认识到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什么后果呢？就是“城复于隍”，就是作者在《师》卦中说过的“长子帅师，弟子舆尸”中的“弟子舆尸”。以此，上六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城墙倾覆于护城壕里一样，商族的叛乱得以平复。要认识到只有得到民众的拥护，才具有王者所享有的征战的权力。如果仅仅是自己的国家一厢情愿地向天下发布王者的命令，将带来悔恨。”

上六爻象为“䷋”，《泰》卦卦象。这个卦象由《否》卦卦象“䷋”经过六爻的变化而来。我们如果将《否》卦卦象“䷋”和

《泰》卦卦象“䷊”放在一样比较，就会发现《否》卦的上三阳爻变成了《泰》卦的三个阴爻，而《否》卦的下三阴爻又正好变成了《泰》卦的三个阳爻。如果我们将《否》卦的上三阳爻看成城墙，下三阴爻看成墙城下的护城壕，那么，《泰》卦就正好是城墙倾覆于护城壕中之象，故有“城复于隍”之辞。或者说这句爻辞正是我们所理解的卦象观的最好证据。

十二、否

【原文】

（卦辞）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

（爻辞） 上九：倾否，先否后喜。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九四：有命，无咎。畴离，祉。

六三：包羞。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初六：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译文】

（卦辞） ䷋：政令不通、民意不达，是由于行为不正的人从中阻挡的原因，这种状况将不利于英明的领袖。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它将会使得德才兼备的大人离开，而招引来行为不正的小人。

（爻辞） 初六（䷋）：正如拔除茅草也要连同它周围的杂草一并拔起，因为它们聚集在一起一样，对破坏朝廷行政的小人也要连同其生长的基础一并铲除。有了这个正确的认识，才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才能产生一个政通人和的局面。

六二（䷋）：包容阿谀奉承的行为，将会使行为不正的小人得势，而品德高尚的大人却因此被隔绝了与君王沟通的渠道。

六三（䷋）：包容阿谀奉承的行为，将会蒙受耻辱。

九四（䷋）：制定出正确的法令，就没有过错。因为严格的法令就如同分隔开农田的田界一般，可以将黄鹌鸟一样只会唱赞歌的小人限制起来，

使他们停止其不正当的行为。

九五 (䷋): 停止小人隔绝君臣的行为, 品德高尚的大人就可以得势当政。这种行为的消亡啊! 这种行为的消亡啊! 关键在于要有一套能够制约其行为产生的制度。

上九 (䷋): 彻底清除隔绝君臣的行为, 过去政令不通的状况就可以从今以后转变成为让人欣慰的政通人和的局面。

【注释】

《否》卦卦辞: “䷋: 否之匪人, 不利君子, 贞。大往小来。”

“䷋”: 《否》卦卦画。由《泰》卦卦画“䷊”演变而来, 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 即由《泰》卦变为初六爻的《升》卦“䷭”, 再变为六二爻的《谦》卦“䷎”, 六三爻的《坤》卦“䷁”, 九四爻的《豫》卦“䷏”, 九五爻的《萃》卦“䷬”, 上九爻的《否》卦“䷋”。《否》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否 (pǐ 匹)”: 金文写作“𠂔”。《说文》: “否, 不也。”徐锴系传: “否者, 不可之意见于言也。”段玉裁注: “不者, 事之不然也; 否者, 说事之不然也。”《广雅·释诂一》: “否, 隔也。”《广韵·旨韵》: “否, 塞也。”观字形, 否字从口、从丷、从个。会言从口出而被挡之义, 因此否字的本义当为言路不通, 引申为闭塞、阻隔不通等义, 或作副词用, 表示否定。这里用其本义, 指君王的命令不能下传, 臣民的意见不能上达。

上一卦《泰》卦讲了如何处理商族旧属各邦国的关系。外事处理好了, 还得整顿朝廷, 故接《否》卦, 讲述如何理顺内部关系, 让政令得以执行, 民意得以上达。

《否》卦卦辞大意为: “政令不通、民意不达, 是由于行为不正的人从中阻挡的原因, 这种状况将不利于英明的君王。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它将会造成德才兼备的大人离去, 而招引来行为不正的小人。”

外官易治、近臣难管, 几乎是历代朝廷的通病, 因为近臣大多

阿谀奉承，且长期与君王朝夕相处，有一定的感情因素，所以对这些近臣也就难以下手，除非是作为君王的替罪羊时，君王才会快刀斩乱麻。而作者在此所说的正是对这些身边人的严格要求，的确是难能可贵。

初六爻爻辞：“拔茅茹，以其汇。贞吉，亨。”

这段爻辞与《泰》卦初九爻爻辞基本相同，所不同的是主题和后半句的判断语和告诫语。《泰》卦的主题是协调邦国，需要惩强辅弱，需要胡萝卜加大棒，军事、经济、外交一起上，所以有“征，吉”之辞。而《否》卦的主题是整顿内部，对待方国的手段在此不起作用，关键是君王自己要辨别忠良，所以有“贞吉，亨”之辞，强调的是“贞”而不是“征”。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正如拔除茅草也要连同它周围的杂草一并拔起，因为它们聚集在一起一样，对破坏朝廷行政的小人也要连同其生长的基础一并铲除。有了这个正确的认识，才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才能产生一个政通人和的局面。”

初六爻爻象为“䷌”，《升》卦卦象。升就是提升的意思。同时初六爻爻象“䷌”由《泰》卦卦象“䷊”演变而来，还将继续演变为六二爻的“䷋”和六三爻的“䷌”。其变化实际上是下三阴爻连续变为阳爻，正如拔出萝卜带出泥，所以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

“包”：包容。

“承”：本义为捧、托起，引申为承担、承继、顺承、侍承等义，这里用奉承之义。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包容阿谀奉承的行为，将会使行为不正的小人得势，而品德高尚的大人却因此被隔绝了与君王沟通的渠道。”

六二爻爻象为“䷋”，《谦》卦卦象。谦通兼，合并、吞并的意思。帛书《周易》也写作赚，含在嘴里的意思。因此有“包承”的爻辞。

六三爻爻辞：“包羞。”

“羞”：《说文》：“羞，进献也。从羊，羊所进也。”《广雅·释诂》：“羞，辱也。”“羞，耻也。”甲骨文和金文羞字均是以手持羊，以会进献之意。所以羞的本义当为进献。进献的物品为美味佳肴，故羞又引申出精美的食品义。进献是表示臣服之意，故羞字又引申出耻辱、惭愧等义。这里用耻辱之义。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包容阿谀奉承的行为，将会蒙受耻辱。”

六三爻爻象为“䷋”，《坤》卦卦象。《坤》卦六爻皆阴，象征被动的一面，比如天施地受中的地，男尊女卑中的女，夫唱妇随中的妇等等。对于国君而言，处境被动就得受制于人，就是蒙受耻辱，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有命，无咎。畴离，祉。”

“命”：政令、法令。

“畴”：甲骨文写作“𪛗”。《说文》写作“𪛗”。《说文》：“畴，耕治之田也。从田，象耕屈之形。”徐锴系传：“象耕田沟洁屈也。”《广雅·尤韵》：“畴，壅也。”《字彙·田部》：“畴，类也。”《一切经音义》引楚辞注说：“二人为匹，四人为畴。”古代实行井田制，八户为一井，其田为田形，故称为“井”。井田中间的一块为公田，田与田的界为匹。四人的田界相连形状如“弓”形，就是畴。观畴字字形，正像被分隔的农田，故畴字的本义当为整田分界或被整治化分好的田，引申出田界、同类等义。

“离”：離的简体字。甲骨文写作“𪛗”。《说文》：“离，离黄，仓庚也。鸣则蚕生。从隹从离。”《方言》卷六：“参、蠡，分也。齐曰参，楚曰蠡，秦晋曰离。”《广雅·释诂一》：“离，分也。”观字形，离字字形为鸟在网上，故离的本义为黄鹂鸟或捕捉黄鹂鸟。黄鹂鸟开始鸣叫时，正是春末夏初，蚕虫化为蚕蛾离开过冬的茧子而出来产卵，故离又引申出失去、分开、离别等义。这里用本义。

“祉”：接受告示而停止。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制定出严格的法令，就没有过错。因为

严格的法令就如同分隔开农田的田界一般，可以将黄鹌鸟一样只会唱赞歌的小人挡在朝廷之外，使他们停止其不正当的行为。”

九四爻爻象为“䷮”，《豫》卦卦象。豫的本义就是大象。大象善良，一般不会伤害其他动物，而它那巨大的身躯却又是普通动物所畏惧的。这正如国家的法令或政令不会伤害好人，只会约束坏人一样，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系于苞桑。”

“休”：本义为休息，引申为停止、完结、美好、吉庆等义。这里用停止义。

“亡”：本义为逃跑，引申出失去、灭亡等义。这里用灭亡、消亡义。

“系”：繫的简体字。《广雅·释韵》：“系，缚系。”《玉篇·糸部》：“系，约束。”系有拴、系结、约束、牵连等义。

“苞”：《说文》：“苞，艸也。南阳以为羸履。”苞为可制作草鞋的一种席草。

“桑”：桑树的名称。桑叶可饲蚕，而蚕所吐的丝是古人制作衣裳的原料。

九五爻爻辞直译为：“停止小人隔绝君臣的行为，品德高尚的大人就可以得势当政。这种行为的消亡啊！这种行为的消亡啊！关键在于苞草和桑树。”

这句爻辞的后一句不太好理解，传统易学一般将其译为：“将灭亡啊！将灭亡啊！国家的命运像系在柔弱的苞草和桑枝上一样。”这话好像听起来很顺耳，但经不起推敲。首先是这话前言不搭后语，以卦爻辞的含义不符。另外，桑枝和苞草均不柔弱，至少也不是最柔弱的植物，至少不会比麦草和杨柳枝柔弱。作者既然要取其柔弱义，为什么不写作“其亡！其亡！系于麦杨”呢？那不是更确切吗？可见作者可能不是取其柔弱之义，传统的译法不妥。其实，这里的苞、桑分别是古代制鞋和服装的主要原材料，而古人制礼正是从区别不同等级之人的服装和鞋帽开始的。在《周礼》中，对什么人在什么季节应穿着什么样式的和颜色的服装都作了非常详细的

规定，历朝历代也大都有类似的规定，我们可以从古戏的服装上看到这一点。因此，“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爻辞就应当是说：这种行为的灭亡关键在于要有一套能够制约他们的管理体制和制度。“其”是指“休否”的否而言的，不是指国家。“苞桑”是指礼仪的基础。这样理解也正与上一爻的“畴离，祉”的爻辞含义相符。因此，九五爻爻辞可译为：

“停止小人隔绝君臣的行为，品德高尚的大人就可以得势当政。这种行为的消亡啊！这种行为的消亡啊！关键在于要有一套能够制约其行为产生的制度。”

九五爻象为“䷋”，《萃》卦卦象。萃的本义为同类聚集。有了一个好的制度就可以使德才兼备的人在这个制度的保证下聚集，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倾否，先否后喜。”

“倾”：倾危、倒塌。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彻底清除隔绝君臣的行为，过去政令不通的状况就可以从今以后转变成为让人欣慰的政通人和的局面。”

上九爻爻象为“䷋”，《否》卦卦象。这个卦象是从《泰》卦卦象“䷊”经过六爻的变化转变而来，变化前后的卦象很有意思，互为颠倒，所以《泰》卦上六爻爻辞说：“城复于隍”，而本爻爻辞说“倾否”。

十三、同人

【原文】

（卦辞）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爻辞）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

九五：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六二：同人于宗，吝。

初九：同人于门，无咎。

【译文】

（卦辞） ䷌：君王如果与全体国民同心同德，国家就会政通人和。
这种局面有利于克服艰难险阻，有利于君王的行政
及政权的稳定，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爻辞） 初九（䷌）：维护家庭成员的利益，没有过错。

六二（䷌）：以家族的利益为重，将造成悔恨。

九三（䷌）：不能与人坦诚相待，却依靠秘密发展军备以
穷兵黩武者，他对权力的获取将以毁灭为代
价，从而造成国家持久的贫穷。

九四（䷌）：应做好防御战争的准备工作，要在敌人强加
给我们的战争来临时，能够凭借坚固的防御
体系，抗击敌人的进攻，并矫正他们狂妄的
行为，以此，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五（䷌）：如果能够首先与人同忧愁、共患难，然后才
去同甘甜，共欢乐。那么，当大敌当前时，
就能够万众一心地取得抗击侵略者的胜利。

上九（䷌）：与王城外的民众同心同德，就不会留下悔

恨。

【注释】

《同人》卦卦辞：“䷌：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

“䷌”：《同人》卦卦画。由《师》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师》卦变为初九爻的《临》卦“䷒”，再变为六二爻的《复》卦“䷗”，九三爻的《明夷》卦“䷣”，九四爻的《丰》卦“䷶”，九五爻的《革》卦“䷰”，上九爻的《同人》卦“䷌”。《同人》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同”：《说文》：“同，合会也。”《广韵·东韵》：“同，齐也。”《广雅·释诂三》：“同，皆也。”观字形，同字从凡、从口。凡的本义就是皆、一切、总共等义。口即人口。因此，同字的本义当为一切人、所有人之义，引申为会合、相同、统一、共、参与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同人”就是与别人保持一致的意思。《同人》卦接《泰》卦和《否》卦。《泰》卦的主题是协调邦国，《否》卦的主题是整顿朝纲。仅仅是理顺邦国和朝廷还不行，还要君王自己以身作则，所以在《泰》卦、《否》卦后接《同人》卦，对为王者自身提出要求。

“于”：介词。表示范围，相当于在。

“野”：《说文》：“野，郊外也。”《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依周制，王城外百里称为郊，郊外到五百里疆又分为甸、稍、县、都各百里。野即指郊外的甸、稍、县、都。后又引申为旷野等义。这里用本义。

《同人》卦卦辞大意为：“君王能与全体国民同心同德，就会政通人和。这种局面有利于克服艰难险阻，有利于君王的行政及政权的稳定，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句卦辞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同人于野，亨”。这句话缺少主语，是谁“同人于野”呢？这实际上是我们已经反复分析过的问题。《周易》原本是一部周王室的教育书，它是为周王及其王子们服务的书，因此，整个《周易》的主语就是周王及即将掌权的

王子们。“同人于野，亨”是对即将掌权的王子们提出的要求。告诉他们，为王者只有以国民同心同德，才可以有一个政通人和的理想政治局面。这里的“野”是相对于后面的“宗”、“门”、“郊”而言的，是指全体国民。第二部分是“利涉大川，利君子，贞。”这段话具体说明了同人的好处，并提请受教者注意。“利涉大川”的意思我们在《需》卦中已经做出过详细的解释，就是“利于克服艰难险阻”或“利于在得到民众的支持下完成重大事业”的意思。大的困难都能够克服，小的困难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君子”一词我们也在《乾》卦中解释过，意思是“品德高尚的领袖”，“利君子”也就是利于君王的行政当国或利于君王所掌握的政权稳定。有这么多的好处，所以要“贞”，要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初九爻爻辞：“同人于门，无咎。”

“门”：本义为房屋或区域的可以开关的出入口。也专指门扇。引申出守门、形状像门的东西、家族、学派、类别等义。这里用家庭内部之义。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维护家庭成员的利益，没有过错。”

本爻爻辞的“同人于门”与六二爻的“同人于宗”、上九爻的“同人于郊”、卦辞的“同人于野”是儒家后来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理想的源泉。“同人于门”应当算是“修身、齐家”。老子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任何一个人如果想干一番大事业，都应当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同人于门”就是从身边做起，就是处理好自己的家庭关系，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很难想像一个家徒四壁，老婆孩子饿得嗷嗷叫，自己却高不成，低不就，整天无所事事的人能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好事出来，伤天害理、十恶不赦的坏事倒是极有可能发生。换一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家庭责任都承担不起，都管理不好，又如何去管理一个民族，承担管理一个国家，乃至整个天下的重担呢？因此，作者说“同人于门，无咎”，没有过错。

初九爻爻象为“䷌”，《临》卦卦象。初六爻处《同人》卦之始，“同人于门”正是“同人于宗”、“同人于郊”、“同人于野”之

始，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同人于宗，吝。”

“宗”：《说文》：“宗，尊祖庙也。”《尔雅·释亲》：“父之党为宗族。”《正字通·宀部》：“宗，凡言宗者以祭祀为主，言人宗于此而祭祀也。”宗的本义为祖庙、祭祀祖先的地方，引申为同一祖先的家族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与家族的成员同心，将留下悔恨。”

这是一句让人费解的话，在《同人》卦中，“同人于门，无咎”，“同人于郊，无悔”，“同人于野，利涉大川”，都不错，为什么独有这“同人于宗”就不行了，就要有麻烦，就要“吝”呢？读古书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在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中也少了一条管理宗族的理想，显然，提出此理想的人也明白“同人于宗，吝”的道理。“同人于宗”究竟有什么不好呢？这实际上是一个国家利益与家族利益、全民利益与小团体小帮派利益相冲突的问题。“同人于门”是讲与家庭成员和睦相处。家庭是人们认可的基本合法单位，是人们日常的生活范围，每一个成员都应当承担起自己相应的责任，因此“同人于门”没有过错。“同人于郊”是说与国民同心同德，古代的国是以一个大家族为基础，无数小部落家族为辅助建立起来的联邦，是人们认可的政治集团，所以说“无悔”。“同人于野”则是讲与天子之下的所有诸侯国同忧共乐，是普天同庆的局面，所以“利涉大川”。但“同人于宗”则容易造成以血缘关系为标准的拉帮结党，容易造成《否》卦中所说的“包承”“大往小来”的局面，因此作者说“吝”。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先富起来的人在其创办的企业中实行家族式管理，最终不欢而散，就正是“同人于宗”的结果，就是任人唯亲，而没有任人唯贤的后果，这不正是“吝”吗？因此，六二爻爻辞可译为：

“以家族的利益为重，会造成悔恨。”

九三爻爻辞：“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伏”：本义为守候，引申为俯伏、藏匿、埋伏、低等义。这里

用引申义。

“戎”：本义为进攻和防守的武器，引申出兵士、军队、征伐、相助及经常与之发生战争的西部少数民族名等义。这里用军队、军事力量等义。

“莽”：草深林密的环境，以喻隐蔽之义。

“升”：升起、上升。

“高”：由下至上距离大、离地面远的地方。

“陵”：本义为大土山，引申为山头、陵夷、上、陵墓、凌驾、超越、侵犯等义。这里用山头义。

“岁”：岁的简体字。本为木星名。木星绕太阳运动的公转周期为十一点八六年，古人曾将其视为十二年，并以其运行的位置纪年，将天空黄赤道带自西向东划分为十二个部分，称为十二次。十二次的名称依次是：星纪、玄枵、娵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木星每年大约移动一个次，称为一岁。在周朝之前，岁也就成了年的通称。我们现在称年龄仍然用岁作单位，除夕之夜也被称为送旧岁迎新春，均是作为时间单位在使用，与年同义。

“兴”：興的简体字。本义为兴起，引申出起身、发动、办理、建立、推举、昌盛、成功等义。这里用昌盛义。

“伏戎于莽”直译的含义为：“藏匿军事力量于莽莽丛林中”。这是一句比喻，比喻穷兵黩武的行为。上句说“同人于宗，吝。”为什么呢？因为拉帮结党就必然树敌，而树敌就必然要想法去征服对方。这一段爻辞就是谈此问题，是说如果我们不去同人，而是与其他的人、其他的邦国做对头，野心勃勃地秘密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作好征服他们的准备，又会怎么样呢？“伏戎于莽”就是悄悄地筹备武装、组建强大的军事力量之意。

“升其高陵”直译的含义为：“升起在高高的山冈上。”这也是一句比喻。比喻靠武力压迫也可以达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但这个位置却并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位置，它有如“高陵”这种贫瘠的山冈，并不会产生我们所需要的利益。《周易》《渐》卦九五爻爻辞说：“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就是取高山之上无鸿雁所需的丰富

食物资源之义。后面“三岁不兴”说得就更明白。

“三岁不兴”直译就是：“三年都不能够兴旺。”三年不是实指，还是比喻。农作物本来是一年一熟，一岁一兴。“三岁不兴”可见其贫瘠之甚。

九三爻爻辞可译为：“不能与人坦诚相待，却希望靠秘密地发展军备以穷兵黷武者，他的升起将以毁灭为代价，造成国家持久的贫穷。”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战争所到之处，必将生灵涂炭，良田荒芜。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就正是这段爻辞所说的道理。老子还说：“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夫兵者，不祥之器，物者恶之，故有道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老子深得本爻的精髓。

九三爻爻象为“䷌”，《明夷》卦卦象。明夷就是光明被遮挡的意思。搞阴谋诡计、以强凌弱就是对正义的扼杀，就是对光明的遮挡，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乘其墉，弗克攻，吉。”

“乘”：乘字本义为人登于车上。引申出驾驭、凭持、进攻、防守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墉（yong 庸）”：《说文》：“墉，城垣也。”《尔雅·释宫》：“墙谓之墉。”墉的本义为城墙。

“弗”：《说文》：“弗，矫也。”李孝定《甲骨文集释》按语：“字作弗，正像矫箭使直之形。”《正字通·丿部》：“弗，不正也。”《尔雅·释诂下》：“弗，治也。”《广雅·释诂四》：“弗，不也。”弗字的本义为矫正，引申为不正、治理等义。也可用作副词，表示否定，相当于“不”。这里用本义。

“克”：克的本义为胜任，引申为制胜、约束、完成等义。

“攻”：本义为攻击、进击，引申为治理、指责等义。

九四爻爻辞直译大意为：“凭借坚固的城墙，矫正和抗击侵略者的进攻，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这句爻辞是针对上一爻的进攻者而言的，是说我们自己不去做“伏戎于莽”的事，但如果遇到敌人这样干怎么办？作者说：“弗克攻”。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弗”，矫正他们的错误行为；二是“克”，克敌制胜。以什么为本钱战胜做了长期战争准备的敌人呢？“乘其墉”，凭借坚固的城墙。这里的“墉”不仅仅是指城墙，而是比喻坚固的防御工事和防御机制。这句爻辞的真实意思是怕受教者学过上一爻后，放弃了战争的准备，放松了对敌人的警惕，所以在此提醒他们注意。是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虽然不要“伏戎于莽”，但也不能不做好战争的准备。只有具备了抗击侵略者的实力，才能制止和纠正被这些野心家扰乱的社会秩序，才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否则就很难说了，因为如果“克”不了，也就谈不上“弗”，就更谈不上“吉”。因此，九四爻爻辞可译为：

“要做好防御战争的准备工作，要在敌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来临时，能够凭借坚固的防御体系，抗击敌人的进攻，并矫正他们狂妄的行为，以此，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四爻爻象为“䷶”，《丰》卦卦象。丰有满、大、厚、多等义，故有“乘其墉”之辞，因为城墙本来高大、厚实。

九五爻爻辞：“同人先号咷，而后笑。大师，克相遇。”

“号”：號的简体字。本义为呼叫，引申为大声哭、召唤、号命等义。

“咷（tao 啕）”：大声地哭。

“笑”：因喜悦而开颜或出声。

“相”：本义为察看，引申为辅助、互相、共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遇”：本义为相逢，不期而会。引申出遭受、遇到、抵挡等义。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如果能够首先与人同忧愁、共患难，然后才去同甘甜，共欢乐。那么，当大敌当前时，就能够万众一心地取得抗击侵略者的胜利。”

这句爻辞道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同甘共苦的友谊才是真正的

友谊，才是经得起生死考验的友谊，而且这种友谊首先是要共苦，是要勇于分担别人的痛苦，否则的话就只能是有酒是朋友，无酒鸟兽散。

读者在读《同人》卦时，可能有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在《同人》卦中讲起了战争？原因很简单，《同人》卦由《师》卦演变而来，师就是聚众和征战的意思。

九五爻爻象为“䷌”，《革》卦卦象。革有更新、变革、改革等义。让战争的结局走向侵略者所希望的反面，让战场成为侵略者的坟墓就是革，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同人于郊，无悔。”

“郊”：《说文》：“郊，距国百里为郊。”《尔雅·释地》：“邑外谓之郊。”郊的本义为城市周围的地区。古代国界并不是十分严格，郊有大有小，而国的本义是指城内，所以郊在此应当是相对于国而言的，泛指王城之外。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与王城外广大的民众同心同德，没有悔恨。”

上九爻爻象为“䷌”，《同人》卦卦象。与民众同心同德地和平共处，不仅是王城内的要求，也应当放之于城外（郊），还要达之于天下（野）。因此有此爻辞。

十四、大有

【原文】

(卦辞) ䷍：大有，元亨。

(爻辞)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

九四：匪其彭，无咎。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九二：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初九：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译文】

(卦辞) ䷍：五谷丰登、繁荣富强，是国家政通人和的根本。

(爻辞) 初九 (䷍)：当五谷不收，出现荒年的时候，容易滋生行为不正的人，从而造成灾难。如果制定和实施艰难时期的法规，就可以避免人祸。

九二 (䷍)：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时候，能够建立起相应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以合理地利用资源，就可以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结局，就没有过错。

九三 (䷍)：诸侯百官在每年年终，必须奉行向天子进贡之礼。但民众的税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九四 (䷍)：打击行为不正的人，没有过错。

六五 (䷍)：将诸侯百官朝贡的物品重新赏赐给臣民，以宣扬自己仁爱的品德。这种亲切的交流会加强王者的威望，并由此产生出一个完满的结局。

上九(䷍)：五谷丰登是来自于自然界对我们的帮助，如此完满的结局，没有什么不好。

【注释】

《大有》卦卦辞：“䷍：大有，元亨。”

“䷍”：《大有》卦卦画。由《比》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比》卦变为初九爻的《屯》卦“䷂”；再变为九二爻的《节》卦“䷻”；九三爻的《需》卦“䷄”；九四爻的《夬》卦“䷪”；六五爻的《大壮》卦“䷡”；上九爻的《大有》卦“䷍”。《大有》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大”：《说文》：“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故大象人形。”王筠释例：“此谓天地之大，无由象之以作字，故象人之形以作字，非谓大字即是人也。”《广韵·奉韵》：“大，小大也。”观字形，大字像人张开四肢之形，故其本义应为人张开身体后所能接触到的最大范围。后引申为泛指在面积、体积、容量、数量、强度、声势、年龄、重要性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对象。

“有”：甲骨文写作“𠂔”，金文写作“𠂔”。《说文》：“有，不宜有也。《春秋传》曰：‘日月有食之。’从月，又声。”林义光《文源》：“按：有非‘不宜有’之义。有，持有也。古从又持肉，不从月。”观字形，甲文有字与古文牛字字形相同，但不是指动物牛，而是指北方七宿中的牛宿。为区别这两个字，金文又在字下加月字，表示有字是指月亮所经线路上的牛星宿，而不是指动物牛。牛宿在每年初秋时的黄昏，处于中天的位置，古人称为“牛宿昏中”。从此时起，万物得以成熟，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人们也将有所收获，故见“牛宿昏中”就是有。依此，有字的本义应为牛宿呈现，引申为表示存在、领有、具有、获得、保存、丰收等义。在此用丰收之义，大有就是大丰收。《诗经·鲁颂·有駟》说：“自今以始，岁其有。”毛传：“岁其有，丰年也。”《春秋·宣公十六年》：“冬，大有年。”《穀梁传》曰：“五谷皆熟，为有年也，五谷大熟为大有年。”唐储光羲《观竞渡》：“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大有均指五谷大丰收之年，此义也正是本卦的取义。

《大有》卦紧接泰、否、同人三卦。《泰》卦讲协调邦国；《否》卦讲整顿朝纲；《同人》卦讲君王自律，与民同心。有了这种从上到下的和谐，国家就一定会繁荣昌盛，所以在这三卦后接《大有》卦，讲述繁荣时的国策。

“元亨”：亨通的根本。

《大有》卦卦辞大意为：“五谷丰登、繁荣富强，是国家政通人和的根本。”

古代以农业立国，五谷丰登就代表着经济的繁荣。有了钱，国家的这个家就好当，政也易通，人也好和，这就是亨。现代国家的经济已经不完全依靠农业，更多的是依赖工业、商业、服务业、信息产业等，因此，对大有的含义不要仅仅理解成五谷大丰收，它只是经济繁荣的代名词。

初九爻爻辞：“无交，害匪，咎。艰则，无咎。”

“交”：结交、交往。

“害”：本义为伤害、损害，引申为妨碍、忌妒、招致、胜过、超过、得等义。

“匪”：行为不正的人。

“艰”：艱的简体字。本义为土难治理，引申为艰难、困苦、险恶等义。

“则”：《说文》：“则，等画物也。从刀，从贝。贝，古之物货也……籀文则从鼎。”《尔雅·释诂上》：“则，法也。”则的本义为用刀在鼎上等距离地刻画。古人刻鼎是为了测日影的需要，而日影所反映的天道是古人生活、行政的法则。故则又引申为法典、准则、规律、效法等义。

这句爻辞一共两句话；第一句是“无交，害匪，咎。”“无交”的意思就是没有交往。与谁？与什么没有交往呢？要搞清这个问题，需要结合卦的主题和爻象来看。我们知道《周易》卦爻辞均是依据卦爻象而写的，但由于我们对卦爻象的含义，特别是爻象的含义没有十分的把握，所以我们在解释爻象时一般是放在文字的注释之后，而实际上应当是先说卦爻象，再解释文字。对于大多数卦爻

辞而言，这种颠倒没有太大的影响，但对于个别爻辞就有一些问题，譬如本爻爻辞的“无交”就很唐突，如果我们不结合爻象就很难说清。本爻爻象是“䷗”，《屯》卦卦象。屯的本义是草木初生貌，初生艰难，所以又引申出艰难义。《大有》卦初九爻处大有之始，爻象为屯，正表示大有艰难之义。所以爻辞“无交”的含义应为“大有”“无交”，也即指五谷不登、青黄不接的经济困难时期。作者在卦辞中说：“大有，元亨。”经济繁荣是政通人和的根本。但并不是年年都有这种大有的人事，荒年也是常有的事。作者在此就是以荒年说事。假如我们与“大有”“无交”，也就是处于五谷不收，经济落后的时期会是一个什么情形呢？那就是“害匪”。“害匪”的害与“害病”的害字含义相同，导致、得、产生的意思，所以“害匪”的意思就是导致行为不正的人产生。有了这一帮人的存在，结局当然只能是“咎”，是国家的灾难。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说饥寒起盗心及天灾必将引发人祸的道理。

这句爻辞的第二句话是“艰则，无咎。”这是“无交”之时的补救措施。大意为：“施行艰难时期的法则，就不会有灾难。”“艰”的本义是土难治，引申为艰苦之意，指难以生活的困难日子。“则”是法则、法典，不要作副词理解。“艰则”都包括那一些具体内容，作者没有细说，无非是勤俭节约、开仓济贫、维护治安、打击匪患等等。以此，初九爻爻辞可译为：

“当出现荒年的时候，将会滋生行为不正的人，并引发灾难。施行艰难时期的法规，就可以避免灾难的发生。”

九二爻爻辞：“大车以载，有攸往，无咎。”

“载”：装运。

九二爻爻辞直译大意为：“用大车装运，才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去处，没有过错。”

“大车以载”是说“大有”之物要能够使用大车及时地、完全地装运回家，如果车太小，装不了、运不了，就要浪费在地里。“有攸往”一词我们在《坤》卦卦辞中作过详细注释，大意为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去处，它是“大车以载”的结果。我们前面说过，大

有的本义虽然是五谷丰登，而实际上是象征了经济的大发展。所以，这段爻辞强调的也就应当是经济的大发展要有一个以之相适应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什么机制呢？譬如现在的国家储备机制；譬如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还有反对铺张浪费的节约机制等等。

九二爻爻象为“䷻”，《节》卦卦象。因此，九二爻爻辞可能更多的是强调合理利用丰收的成果。以此，九二爻爻辞可译为：

“在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时候，要建立起相应的管理和运行机制，以合理地利用资源，才可以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结局，才没有过错。”

九三爻爻辞：“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

“公”：《说文》：“公，平分也。从八、从厶。八，犹背也。韩非曰：‘背私为公。’”《玉篇·八部》：“公，平也，正也。”“公，通也。”《字彙·八部》：“公，爵名，五等之首曰公。”公字的本义为公正、公允、无私，引申为共、公家等义。公也是古代爵位名，春秋时代为诸侯的通称。以公为爵位名正是取其公正无私之意。

“用”：本义为施行，引申为奉行、使用、运用、任用等义。

“亨”：《正字通·亼部》：“亨，即古享字。”《说文》：“𩇑，献也。”亨为享的初文，本义就是奉献。《诗经·商颂·殷武》：“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礼记·曲礼下》：“五官致贡曰享。”其中的享均取献义。享又引申为祭祀、宴请、享受、孝养等义。这里用本义。

“天子”：周王的专称。商朝之前国君称为帝或王，取通晓天、地、人三道之意。武王替商后七年，周公制礼作乐时，将天子这一尊号固定下来，作为周王的专称。《礼记·曲礼下第二》说：“君天下曰天子。”就是说天子不只是一国之君，而是天下各国之君，是最高尊号。

“弗”：本义为矫正，引申为不正、治理等义。也可用作副词，表示否定，相当于“不”。这里用本义。

“克”：克的本义为胜任，引申为制胜、约束、完成等义。

这段爻辞一共两句话：第一句是“公用亨于天子”，意思是诸

侯百官要奉行年终向天子进贡之礼。第二句是“小人弗克”，意思是普通民众要矫正其应承担的税赋。这段爻辞的中心意思也就是说在大有之后，如何分配天子、诸侯及民众个人的利益问题。周朝的进贡纳税体系不止这二个级别，还有卿、大夫之类的中间等级，但作者只说这一头一尾，实际上是因为这正是周朝整个国家纳税体系是否正常、国家社会是否稳定的关键因素。作者首先强调的是“公用亨于天子”，也就是诸侯必须履行向天子纳贡的义务。如果诸侯不能履行此义务，那么就有大问题了，因为这就说明诸侯已经有了独立的野心。《左传·僖公四年》记载：齐桓公率军伐楚，原因就是问楚国不贡之罪。《国语·齐语》记载，齐桓公自己称霸之后，依然“帅诸侯而朝天子”。由此可见，按时向天子进贡是维护当时社会秩序的一个基石。因此，“公用亨于天子”是没有余地的硬性原则；爻辞第二句的“小人弗克”强调的是合理税赋问题。对于普通的民众而言，即使是遇到丰年，往往也会因为地理位置、天灾人祸等原因造成的局部歉收，对此要灵活地处理，要“弗”，根据不同的情况作相应的调整。而不能如诸侯的进贡一般死板。以此，九三爻辞可译为：

“诸侯百官在每年的年终，必须奉行向天子进贡之礼。但民众的税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

九三爻象为“䷋”，《需》卦卦象。需就是需要的意思，天子的需要主要由诸侯百官及土地税收供给，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匪其彭，无咎。”

“彭”：《说文》：“彭，鼓声也。”《广韵·庚韵》：“彭，行也。”《洪武正韵·阳韵》：“彭，旁也。”《字彙·彡部》：“彭，侧也，近也。”《广雅·释训》：“彭彭，盛也。”彭的本义即鼓声。鼓声是击打鼓的两边鼓皮形成的声音，所以彭字又引申为击打、旁边、近处、盛多貌等义。这里用击打之义。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打击行为不正的人，没有过错。”

九四爻爻象为“䷪”，《夬》卦卦象。夬就是分决、决裂的意思。大有之时，难免有人见财起意，干出一些伤天害理、谋财害命

的事情出来，所以要给予坚决的打击，要打得他如击鼓时的鼓声一般噉噉直叫，以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所以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厥孚，交如威如，吉。”

“厥”：《说文》：“厥，发石也。”吴善述广议校订：“‘发石’非启石土中之谓，乃以石为礮，即‘旂’下云‘建大木置石其上发以机，以槌敌也’……曹操击袁绍有发石车，谓之霹雳车；唐李密以机发石为攻城具。”《玉篇·厂部》：“厥，短也。”厥的本义为发射石块，引申为发射石块的机器、石块、触碰等义。这里用发射义。

“孚”：诚信。

“交”：结交、交往。

“如”：助词，相当于然、焉等。

“威”：《说文》：“威，姑也。从女，从戌。《汉律》曰：‘妇告威姑’”《广雅·释亲》：“姑，谓之威。”《广雅·释诂二》：“威，力也。”《尔雅·释言》：“威，则也。”“威，德也。”《释名·释言语》：“威，畏也，可畏惧也。”威的本义为丈夫的母亲，俗称“婆婆”“公婆”。新媳妇大都惧怕公婆。故威又引申出尊严、威力、法则、德行、畏惧等义。

六五爻爻辞直译大意为：“发射诚信。亲切的交往有如婆媳，就会产生完满的结局。”

“厥孚”就是发射诚信。诚信是一种品德，不是石头，因此，发射诚信不是为了打击敌人，而是为了让大家感受天子的爱臣爱民之心。诚信如何发射呢？“交如威如”，交是交往、交流。威是公婆及公婆具有的威信、威望。古代家庭由公婆管家，家庭收入通通交给公婆后，再由她按规定重新分配给各房室。作者说：你这个天子要像一个管家的公婆一样，将百官朝贡的物品重新赏赐给他们，以加强王臣之间的交流，这就是“厥孚”，就是发射诚信的方法。这样做了就可以在亲密的交流中迎得臣民的尊重和王者的威严，从而得到一个完满的结局。《史记·孔子世家》说：“先王欲昭其令德……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方职使，使无忘服。”意思是说：周武王为了向臣服者显示他的品德，就把珍宝玉器分赠给同

姓诸侯，表示重视亲族；又把远方的贡品公赠给异姓诸侯，使他们不忘服从王命。这段记载可为六五爻作注。以此，六五爻爻辞可译为：

“将诸侯百官朝贡的物品重新赏赐给臣民，以宣扬自己仁爱的品德。这种亲切的交流将会使之得到公婆般的威望，从而产生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五爻爻象为“䷍”，《大壮》卦卦象。大壮就是特别强大，非常旺盛之义。王威浩荡，德及天下正是因为国力强大的原因，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祐”：辅助、帮助或来自于人类力量之外的帮助。

上九爻爻辞直译大意为：“来自于自然界的帮助，是完满的，没有什么不利。”

这句爻辞同样地省略了主语，是什么“自天祐之”呢？本爻爻象为“䷍”，《大有》卦卦象，正是本卦的主题，毫无疑问，这一段爻辞是针对大有而言的，是说五谷丰收是来自于上天的帮助。因此，本爻爻辞可译为：

“五谷丰登是来自于自然界对我们的帮助，如此完满的结局，没有什么不好。”

十五、谦

【原文】

（卦辞） ䷎：谦，亨。君子有终。

（爻辞） 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六五：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六四：无不利，撝谦。

九三：劳谦。君子有终，吉。

六二：鸣谦。贞，吉。

初六：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译文】

（卦辞） ䷎：为人谦虚谨慎，就会遇事亨通。英明的领袖因为具有此完美的品德才达到了他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受国为王。

（爻辞） 初六（䷎）：要虚心地对待自己的国民。英明的领袖正是以这种态度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才有了现在的这个完满结局。

六二（䷎）：要宣扬谦让的道理。当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准则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后，才可以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三（䷎）：既要勤劳创造又要能谦虚谨慎。英明的领袖因为具有此完美的品德而达到了他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受国为王，也才有了现在的这个完满的结局。

六四（䷎）：指责横行霸道的人不懂谦让之礼，没有什么不好。

六五（䷎）：周族过去经济上不富裕，是因为邻国商族过

于霸道的原因。利于使用战争为手段推翻其残暴的统治，没有什么不好。

上六（䷎）：为了宣扬谦让的精神，利于使用战争的手段，出动部队征伐那些霸道的诸侯方国。

【注释】

《谦》卦卦辞：“䷎：谦，亨。君子有终。”

“䷎”：《谦》卦卦画。由《履》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履》卦变为初六爻的《讼》卦“䷅”；再变为六二爻的《否》卦“䷋”；九三爻的《遁》卦“䷗”；六四爻的《渐》卦“䷴”；六五爻的《艮》卦“䷳”；上六爻的《谦》卦“䷎”。《谦》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谦”：《说文》：“谦，敬也。”《玉篇·言部》：“谦，轻也，让也。”《字彙·言部》：“谦，不自满也。”谦的本义为谦虚、谦让。

“终”：本义应为整个、自始至终的所有阶段。引申为极、穷尽、结局、成就、完成等义。

《谦》卦接《大有》卦，大有的意思是所获极多。财大则容易骄傲自满、得意忘形，所以作者在《大有》卦后接《谦》卦，教人戒骄戒躁、谦虚谨慎的做人道理。

《谦》卦卦辞大意为：“为人谦虚谨慎，就会遇事亨通。英明的领袖因为具有此完美的品德才达到了他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理解这段卦辞主要是要搞清“君子有终”的含义。“君子”就是伟大的领袖、英明的领袖的意思。“有终”的字面含义就是有一个结局。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结局，就是死亡，作者显然不是指的这个结局。除此之外，每个人的结局都是不同的，有的当官，有的发财，有的高兴，有的忧愁……作者所说的“君子有终”又是一个什么结局呢？《坤》卦六三爻爻辞说：“含章可贞。或从王事，无成有终。”这段爻辞是将“有终”与称王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所谓的终就是指的终极目标。君子的目标当然是做一个最高的领袖，也就是受国为王。所以，“君子有终”可译为：“英明的领袖完成他所追求的目标。”这句话紧接“谦，亨。”是为了说明谦虚谨慎

的好处，说明“谦”是如何“亨”的，所以也可译为：“英明的领袖因为具有谦虚谨慎的品德才达到了他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受命为王。”老子说：“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之欲上民也，必以其言下之；欲先民也，必以其身后之。故居上而民弗重也，君前而民弗害也。天下皆乐推而弗厌也，非以其不争与？故天下莫能与争。”圣人欲称王天下，必须从谦让做起，这与本卦卦辞的“谦，亨，君子有终”的含义是一致的。

初六爻爻辞：“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

传统易学一般将“谦谦”解释为“谦让再谦让”，反复谦让的意思。结合整个六爻爻辞看，这不符合作者的取意，因为《谦》卦六爻除六五爻爻辞中没有谦字外，其他五爻分别为初六的“谦谦”；六二及上六“鸣谦”；六三“劳谦”；九四“撝谦”。取意均为应如何谦或如何对待谦？而六五的“利用侵伐”和上六的“利用行师”又非常明确地说对于不讲道理者，不能一味地谦让，而是要以武力使其懂得谦让是需要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丝毫没有反复谦让的意思，因此我们说传统的观点不对。“谦谦”可以解释为“对谦让者谦让”或“对臣服者谦让”、“相互谦让”等义，也即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的意思。老子《道德经》六十一章说：“大邦者下流也，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恒以静胜牡，为其静也，故宜为下。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故大邦者，不过欲兼畜人；小邦者，不过欲入事人。夫皆得其欲，则大者宜为下。”这段话中所说的大国与小国均以自谦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就是本爻所说的“谦谦”，也就是指君臣和谐，上下谦让的良好关系。因此，初六爻爻辞可译为：

“要虚心地对对待自己的臣民。英明的领袖正是使用这种态度克服了巨大的困难，才有了现在的这个完满结局。”

初六爻爻象为“䷎”，《讼》卦卦象。讼就是言语争执的意思，是争执双方争强好胜、互不相让的结果。作者以为最完美的结局应该是相互谦让，而不是敌视，故有“谦谦”之辞。

六二爻爻辞：“鸣谦。贞，吉。”

“鸣”：本义为鸟的叫声。鸟的鸣叫声清脆嘹亮，有高声争辩之象，故引申为发出声响、申告、言说、发表意见、争辩等义。这里用引申义。“鸣谦”就是宣扬谦让的意思。与“百家争鸣”的鸣字含义相近。以此，六二爻爻辞可译为：

“要宣扬谦让的道理。当人们对自己的行为准则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后，才可以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二爻爻象为“䷋”，《否》卦卦象。否就是言语不通的意思。言语不通当然也就起不了教育的目的，所以要想使人学会谦让，就要大声地告诫，以使其警觉，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劳谦。君子有终，吉。”

“劳”：劳的简体字。《说文》：“劳，剧也。从力，劳省。荧火烧门，用力者劳。”段玉裁注：“烧门谓烧屋也，斯时用力者最劳。”王筠句读：“字形不可解，许君委曲以通之。”许慎的解释的确有些勉强。从字形上看，金文劳字上部为两火，下部像牛头，是一个会意字，会烈日下牵牛耕田之义。引申出辛勤、劳苦、疲倦、役使、效劳、劳动等义。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既要勤劳创造又要能谦虚谨慎。英明的领袖因为具有此完美的品德而达到了他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受国为王，因此才有了现在的这个完满的结局。”

“劳谦”就是勤劳而谦让。如果说谦是原则，那么劳就是基础。没有辛勤的劳动就不会有丰硕的成果，什么都没有，你如何谦呢？所以谦是有条件的，有才能谦。口袋里穷得叮当响，而说我没有钱，那不是谦，最多算诚实。别人来借钱时，明明有钱而说没有钱，那也不是谦，是小气。有钱而不自以为比人高一等，能平等待人，不厌贫爱富那才是谦。九三爻爻辞的“劳谦。君子有终，吉。”与《谦》卦卦辞的“谦，亨，君子有终”的含义基本一致，可见作者所提倡的理想的谦，就是“劳谦”，少说多做，勤劳而又不与人争功。

九三爻爻象为“䷋”，《遁》卦卦象。遁就是隐蔽的意思，“劳谦”的含义正是“为而不有”“功成而不就”，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无不利，撝谦。”

“撝（huī 恢）”：《说文》：“撝，裂也。从手，为声。一曰手指也。”段玉裁注：“撝，手指撝也。凡指撝当作此字。”撝的本义就是用手指着对方呵斥、责备，也即现在所说的指责。引申为分裂、指挥等义。这里用本义。

六四爻辞是一个倒装句，依前后爻辞的体例，应为“撝谦，无不利。”因此，六四爻爻辞可译为：“指责横行霸道的人不懂谦让之礼，没有什么不好。”

六四爻象为“䷋”，《渐》卦卦象。渐的本义为浸润。浸润实际上也就是缓慢的改变对方，指责正是为了改变，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不富，以其邻。利用侵伐，无不利。”

“侵”：《说文》：“侵，渐进也。从人、又，持帚若扫之进。”《广雅·释言》：“侵，凌也。”《篇海类编·人物类·人部》：“侵，伤也。”《字彙·人部》：“侵，朘削也。”甲骨文侵字不从人，而是从牛、从帚。牛不是指动物牛，而是指北方七宿中的牛星宿，牛星宿在黄昏的时候处于中天的位置时，表明秋天已经来临，万物将从此开始凋零。凋谢的枯枝落叶需要使用扫帚扫除，故在牛旁加帚字。所以侵字应是一个会意字，会清除腐朽之义，引申为渐进、侵占、凌辱、损伤、进入、侵蚀等义。这里用其本义。

“伐”：《说文》：“伐，击也。从人持戈。一曰败也。”《广雅·释诂》：“伐，杀也。”《广韵·月韵》：“伐，斩木也。”“伐，征也。”伐字字形象以戈击杀人形，故伐字的本义为砍杀，引申为砍伐、攻打、征伐、除去等义。

六五爻爻辞直译大意为：“经济上不富裕，是因为邻居的原因。利于使用战争作为手段清除其不正的行为，没有什么不好。”

自己不富裕而责怪邻居，邻居究竟有什么错呢？作者没有说，本卦的主题是谦，应该结合主题来看，所以“不富，以其邻”实际

上是说邻居不懂得谦让的道理，不遵守相互谦让的原则，总想得寸进尺地侵占别人的利益的原因。对这种人应如何办呢？作者说“利用侵伐，无不利。”要使用武力对待强暴。注意这里的“侵伐”一词是与下一爻的“征”字的含义是不同的，以下伐上为“侵”，以上伐下为“征”。这一段爻辞是针对商族而言的，是说我们过去不富裕是因为商族太霸道，完全不懂得谦让之礼。对于这种横行霸道的行为，有利于使用武力来制止。这种以暴制暴、以下伐上的行为当然不是谦，而且是明显地违反君臣之礼这个基本的社会秩序的，但作者却下了“无不利”的结论，明确表示了其赞成的主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虽然可以将其看成是作者对周族革命的合法性所作的辩护，但也同时表明了作者在看来谦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谦我才谦，也就是初爻的“谦谦”。如果我谦你不谦，那就让实力来说话，即使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此六五爻爻辞可译为：

“周族过去经济上不能富裕，是因为邻居商族过于霸道的原因。利于使用战争为手段推翻其残暴的统治，没有什么不好。”

六五爻象为“䷎”，《艮》卦卦象。艮的本义为反观、回顾。本爻爻辞取意正是以武力强迫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以纠正其错误。

上六爻爻辞：“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

“行”：出动。

“征”：《说文》：“征，正行也。”征的本义就是正确的行为。征讨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人就是正确的行为，故征又引申出征伐、争夺等义。

“邑”：小国的通称。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为了宣扬谦让的精神，利于使用战争的手段，出动部队征伐那些霸道的诸侯方国。”

本爻与上一爻都是以暴制暴，所不同的是上一爻是以下伐上、以臣伐君，而本爻则是以上伐下、以君征臣。如果说上一爻的“侵伐”是为了正本清源，那么这一爻的“征邑国”则是为了使谦让的

精神发扬光大。

中华民族以谦为美德，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文化：儒家、道家、释家都提倡“谦”。儒家将谦视为一种崇高的品德，提倡“克己复礼”，也就是牺牲自我而维护国家和集体的利益；释家将谦视为一种胸怀，提倡“慈悲为怀”，也就是大人不记小人过；道家将谦视为一种手段，提倡“将欲夺之，必固举之。”也就是放长线钓大鱼。而《周易》的作者在《谦》卦中所表现的观点与他们的观点均不相同，他是将谦视为一种行为准则，是每个人都应当遵守，也必须遵守的。如果有人不遵守，就可以以暴制暴，以强制的手段对其实施打击。这种价值观念显然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不合，而与当代西方的价值观念到是十分相似。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各种观点都有一些什么利弊？作者的观点有何现实意义？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十六、豫

【原文】

（卦辞） ䷏：豫，利建侯、行师。

（爻辞）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

六五：贞疾，恒不死。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六三：盱豫，悔。迟，有悔。

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初六：鸣豫，凶。

【译文】

（卦辞） ䷏：在社会秩序稳定的时候，利于建立法规、设官分职、分封诸侯、调动军队，以建立建全国家的各级管理机构 and 军事组织。

（爻辞） 初六（䷏）：提倡安逸的生活方式，将会造成灾难。

六二（䷏）：要将长治久安、居安思危的道理刻在石碑上，使其如天空中永不停息的太阳一样照耀、警示我们。对安逸的生活有了正确的认识，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三（䷏）：关注于安逸的生活，将会留下悔恨。因为行动迟缓而导致让人悔恨的事情发生。

九四（䷏）：由于社会秩序稳定，人们生活安逸，国家经济就会得到较大的发展。国富民强的结果就是使人民能够万众一心，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大家就会迅速地如聚拢来插上发簪后的头发一般紧紧地聚合在一起，共同应对。

六五（䷏）：认识到安逸生活的问题所在，就可以长久地

保持这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使其长期存在下去，永不消亡。

上六(䷗)：当国家安定团结的局面遭到破坏时，坚决打击那些企图改变国泰民安的现状者，不会有过错。

【注释】

《豫》卦卦辞：“䷏：豫，利建侯、行师。”

“䷏”：《豫》卦卦画。由《小畜》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小畜》卦变为初六爻的《巽》卦“䷸”；再变为六二爻的《渐》卦“䷴”；六三爻的《观》卦“䷓”；九四爻的《否》卦“䷋”；六五爻的《晋》卦“䷢”；上六爻的《豫》卦“䷏”。《豫》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豫”：《说文》：“豫，象之大者。”《尔雅·释诂》：“豫，乐也。”“豫……安也。”“豫，厌也。”《玉篇·象部》：“豫，怠也。”“豫，逆备也。或作预。”《广雅·释言》：“豫，早也。”豫的本义就是大象。大象因其身壮力大，一般动物对其不构成威胁，于是它的行动较为徐缓，给人稳定、安逸的感觉，故豫字又引申出安逸、安乐、懈怠、预先、预备、快乐等义。这里用引申义，指舒适、安逸的生活。

《豫》卦接《谦》卦。天下君民都能够通情达理，遵守谦和之道，国家就太平，社会就安定，所以在《谦》卦后接《豫》卦，讲述如何对待舒适与安逸的生活。

《豫》卦卦辞大意为：“在社会秩序稳定的时候，利于建立法规、设官分职、调动军队、分封诸侯，以建立建全国家的各级管理机构和军事组织。”

“利建侯”一句比较好理解，我们在《屯》卦也作过详细的解释，就是建立法规、设官分职、分封诸侯。“建侯”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为了论功行赏；二是为了建立建全国国家管理机构。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要坐稳打下的江山，就要建立起相应的组织管理机构，还要派自己的亲信去管理这些机构，从而形成一个听命于天子的行

之有效的行政体系。建立这个体系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一方面惩罚旧政权的获利者，剥夺其大部分权利，另一方面也达到了奖赏有功之臣的目的。《豫》卦所象征的是天下太平之时，是已经完成摧毁旧政权的任务，应当建立新政权的时候，所以说“利建侯”。

“行师”就是调动军队，天下太平为什么还要调动军队呢？这不是要得安逸不安逸，自寻烦恼吗？其实，这里的“行师”并不是出兵打仗的意思，调动军队也并不是非打仗不可。这里的“行师”只是“建侯”的具体实施过程。古代建侯并不是我们现代的调官，一纸任免书下来，乘飞机几个小时就可以到任。古代没有这么简单，古代封侯之后，其行动规模是非常大的。因为商周时期均是以家族为单位群居，封到异地为侯，就意味着整个家族的大迁移，随之行动的就是由这个家族成员所组成的曾经立下战功的胜利之师。这支部队既是家族迁移过程中的保护者，也是到达目的地后巩固新政权的主要力量。封侯建国如果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那是不可想象的，毛泽东主席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一句大实话，所以这里的“行师”并不是去打仗，而是将集中在中央和各个战场上的部队由受封者带领去建立地方政权，相当于现在的调动军队、换防。

初六爻爻辞：“鸣豫，凶。”

“鸣”：鸣的本义为鸟叫声，引申为发出声响、申告、言说、发表意见、争辩等义。这里用引申义，相当于提倡、宣传等义。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提倡安逸的生活方式，将会造成灾难。”

不愁吃，不愁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安逸生活是人类的理想。人人平等，土豆加牛肉，多好啊！但作者在《豫》卦的开篇第一爻就是一声棒喝：“鸣豫，凶。”提倡这种生活将会造成灾难。为什么呢？因为玩物丧志。

初六爻爻象为“䷏”，《巽》卦卦象。巽的本义就是君王发令，百官听命。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介于石，不终日。贞吉。”

“介”：《说文》：“介，画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徐灏注笺：“古疆界字只作介。”罗振声《增订殷墟书契考释》以为“介”“象人著介（甲）形。”《集韵·怪韵》：“介，间也。”《玉篇·人部》：“介，绍也。”《正字通·人部》：“凡坚确不拔亦曰介。”《字彙·人部》：“介，畔也。”“介，系也。”《广雅·释器》：“介，铠也。”观字形，甲骨文介字像人穿着防身铠甲形，因此，介字当是一个会意字，会戒备、防备之义。古人往往将戒备之词契刻在石上，以为劝诫和告示之用。所以介字又引申出疆界、介绍、凭借、系等义。这里用本义。“介于石”就是将警戒之语刻于坚石之上，刻于石上是求其保存长久之义。

“不终日”：传统易学一般将其理解为“一天都不到”，从而使“介于石”之义也变得难懂了。其实，“不终日”的“日”不能理解成一天、两天的时间单位，而是要用其“太阳”的本义。“不终日”就是“不落的太阳”或“永不停息的太阳”之义，这是一句比喻，以太阳比喻刻于石上的真理，意思是将真理刻在石上是为了使真理能够如太阳的光芒一样永远照耀。

“贞吉”：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就能够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要将长治久安、居安思危的道理刻在石碑上，使其如天空中永不停息的太阳一样照耀、警示我们。对安逸的生活有了正确的认识，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逸周书·丰保》说：“帝辛三十六年，文王灭崇，居丰。诸侯来会，王命三公九卿及百姓之人，恭敬齐洁，威格而祀于上帝，因飨诸侯……树珉于丰，内备五祥、六卫、七厉、十败、四葛，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恶。”《丰保》之诰的主要内容就是讲述得天下后，应如何规范国家的行为，以保持长治久安。“树珉于丰”就是将这些道理刻在石上，立碑以为将来的行为作对照，时刻提醒自己及子孙后代，要居安思危。本爻爻辞“介于石”的大意就是指此树碑立戒的行为。

蒋介石的名取于本爻“介于石”的爻辞，字“中正”取于本爻《象辞》的“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蒋介石以本爻爻辞为名

字，大概正是取其“将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如契刻于石上一样牢记于心，以求行为的中正”之意。可见蒋先生对《周易》还是有一些心得，只可惜传统易学将后面的“不终日”的含义理解错了，解成了“一天都不到”“不能到头”的意思，他又没能跳出这种理解。所以他的结局也就真的是“不终日”，半途而废，逃走台湾，从而使这句爻辞成了他的谶言。

六二爻爻象为“䷏”，《渐》卦卦象。渐就是逐步浸润的意思，契刻于石是为了时刻关照，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盱豫，悔。迟，有悔。”

“盱（xū 虚）”：《说文》：“盱，张目也。”《龙龕手鑑·目部》：“盱，仰目也。”盱的本义为专注的目光，引申出观、仰望等义。

“迟”：本义为缓慢的行走，引申出缓慢、晚、迟钝、犹豫、久、等待等义。这里用行动迟缓义。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关注于安逸的生活，将会留下悔恨。因为行动迟缓而导致让人悔恨的事情发生。”

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爻辞。初六爻爻辞说：“鸣豫，凶。”宣扬安逸的生活有灾难；六二爻爻辞说：“介于石……吉。”警钟长鸣就完满，这都可以理解。但这里说：“盱豫，悔。”关注于安逸的生活也将留下悔恨，就让人费解了。我不提倡，也不参与，只是关注一下都不行吗？这有如小孩子看嘴，我想吃糖果，但我忍住不吃，也不找人讨吃，只是看见别人在吃时，眼馋一点也不行吗？作者说不行。他怕王子们不能接受他的高标准、严要求，就进一步解释说：“迟，有悔。”当你关注这种生活时，面对可能会突然来临的危机，思维就不敏锐，行动也会变得迟钝。为国之君，如果不能明察秋毫，提前感觉即将来临的危险，就不能及时地制止这种危机，从而引发更大的矛盾和冲突，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不是就有悔了吗？看来君王也不是那么好当的，王子也真是可怜，面对外面莺歌燕舞的安逸生活，连边也不能沾，还不如普通百姓。这才是真正的圣王。过去读书，常见古人用“忧患”二字，我们不知什么是“忧患”？总在想那可能是老年人的神经过敏，其实，所谓“忧患”就是那种

如草原上面对狮群的羚羊般的警惕，只有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才可能给国家带来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

六三爻爻象为“䷓”，《观》卦卦象。观就是“盱”，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

“由”：介词，相当于自、从、因为、由于。

“勿”：聚集民众的旗帜。

“疑”：本义为迷惑，引申出疑问、怀疑、犹豫、猜忌、估量、恐惧等义。

“盍（hé 河）”：《说文》：“盍，覆也。”段玉裁注：“盍，其形隶变为盍。”《尔雅·释诂上》：“盍，合也。”盍的本义为覆盖，引申为合、聚合等义。

“簪（zān 赞）”：古人用来绾住发髻或连冠于发的用品，后专指妇女插髻用的首饰。

九四爻辞大意为：“由于社会秩序稳定，人们生活安逸，国家经济就会得到较大的发展。国富民强的结果就是使人民能够万众一心，只要稍有风吹草动，大家就会迅速聚合在一起，共同应对。”

这句爻辞一共是两句话：一句是“由豫，大有得”。“由豫”就是“因为豫”。“大有得”就是“所得很大”“收获很多”的意思。在前面的爻辞中，作者即反对“鸣豫”，又提倡“介于石”，甚至连“町豫”也不行，好像把豫这种人人都追求的安居乐业的生活说得一无是处，有如瘟神一样要避之而唯恐不及。这种教育的结果必然会使受教的王子们产生反感：按你这么说，我们应当追求什么呢？豫又有什么好处呢？作者现在就从正面来分析豫的好处：“由豫，大有得。”因为社会和平安定，所以能大有所得。得是收获的意思，也就是可以使我们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我们不用去打仗，一心一意地发展经济，当然会“大有得”。作者又接着说：“勿疑，朋盍簪。”“勿疑”不要理解成“无疑问”。“勿”字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解说过，它的本义是古代士大夫所建的三色旗，起招集民众的作用。每个小部落都有这种旗帜，旗帜平时插在高处，不移动就表示

平安无事，有了敌情或其他紧急的事时则举旗招摇，大家见旗帜招摇就会迅速地聚集在旗帜下共同对敌。“疑”是疑惑。“勿疑”的意思是聚众的三色旗好像在动又好像没有动。在此表示大家对敌情非常关心、非常敏感。这个词用在这里真是妙不可言，十分传神。它不是实指，而是一种比喻，比喻人们的一种心情。大家都富有了，不愿意失去这些富有及创造这些富有的环境，就会为了其共同的利益心往一处使。只要有任何破坏这个局面的可能，大家就会“朋盍簪”，迅速地聚集在一起来。“朋”：朋友、同类。“盍”：聚合。“簪”：卷在一起。作者以古代人聚拢头发然后插上发簪的动作来表述民众的团结，真是非常非常的准确而传神，非常非常的美。这段爻辞的意思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由于社会的稳定，就会带来经济的大发展，人民的大团结。”干巴巴地，多没意思。

经济发展了，民心统一了，办事就简单，天子、国王也就好当。否则，今天这里在造反，明天那里又要钱，天子、国王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坐在那里烦恼多多，有什么好玩。作者这么一说，受教的王子不就想通了吗？由此可见，作者的教育方法是非常适当的。

九四爻爻象为“䷋”，《否》卦卦象。否就是言语不通的意思。爻辞正是写在言语不通时，大家都对信号旗的共同关注。

六五爻爻辞：“贞疾，恒不死。”

“贞”：正确的认识。

“疾”：疾病、缺点、毛病、问题。

“恒”：长久。

“死”：本义为生命终结，引申为穷、尽、终结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认识到安逸生活的问题所在，就可以长久地保持这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使其长久地存在下去，永不消亡。”

作者在前三爻教训了受教者一顿，第四爻又讲豫的好处，这里是进一步告诉他们：教训你们是让你们认识清楚豫的不好的一面。知道了其问题（贞疾），是为了防止问题发生，从而不失去它（恒

不死)。豫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是治国行政的目标，但不能贪于其中，把意志磨灭掉。老子在《道德经》第二十八章中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为天下谿，恒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恒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恒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无割。”老子的这段话与本爻爻辞的含义是一致的。

六五爻象为“䷢”，《晋》卦卦象。晋字的甲骨文为取箭投壶之义，引申为进。其甲骨文字形与疾字的甲骨文字形均有中箭之义，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冥豫，成有渝，无咎。”

“冥”：冥字从冡，从日，从六。冡是覆盖的意思。日就是太阳。六为断开的大（张开四肢的人）字，会衰败之义。因此，冥字的本义为阳气被覆盖而衰败，引申为昏暗、覆盖、迷惑等义。这里用覆盖、破坏义。

“成”：本义为实现、成就等，引申为成为、成全、和解、裁决等义。这里用本义，相当于镇压、打击等。

“渝”：《说文》：“渝，变污也。”《尔雅·释言》：“渝，变也。”《玉篇·水部》：“渝，变也，污也。”渝的本义为河水被污染，引申为改变、变更、泛滥等义。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当国家安定团结的局面遭到破坏时，坚决打击那些企图改变国泰民安的现状者，不会有过错。”

十七、随

【原文】

(卦辞) ䷐：随，元亨。利贞，无咎。

(爻辞) 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九五：孚于嘉，吉。

九四：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初九：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译文】

(卦辞) ䷐：随事态的变化而及时应变，是事情得以圆满解决的根本。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不会有过错。

(爻辞) 初九 (䷐)：在朝廷百官中产生意见而不愿意服从命令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走出家门，主动地与他们交换看法，就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从而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六二 (䷐)：如果商族企图重新掌握国家政权，就将破坏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六三 (䷐)：如果商族愿意与我们合作，那么就必须放弃对国家政权的要求。我们紧跟在他们后面是希望将道理给他们讲清楚：得到了我们给予的优惠待遇，就应当臣服地安定下来，要明白这个道理。

九四 (䷐)：在跟随、劝说的过程中，曾经采取过强制性的措施。但我们的愿望是真诚的，是在以正

确的观点促使她们明白道理，这样做又有什么错呢？

九五（䷋）：真诚的愿望如果能够以美好的语言表达出来，就会得到完满的结果。

上六（䷋）：为了制止商族错误的行为而施行了强制性的手段，然后派人跟随其后监视、管制起来，以维持相互的关系。君王是在他们如遮挡阳光的西山般不讲道理的时候，才不得不使用此方法来维护与他们之间的联系。

【注释】

《随》卦卦辞：“䷐：随，元亨。利贞，无咎。”

“䷐”：《随》卦卦画。由《蛊》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蛊》卦变为初九爻的《大畜》卦“䷙”；再变为六二爻的《贲》卦“䷖”；六三爻的《颐》卦“䷚”；九四爻的《噬嗑》卦“䷔”；九五爻的《无妄》卦“䷘”；上六爻的《随》卦“䷐”。《随》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随”：《说文》：“随，从也。”《广雅·释诂一》：“随，行也。”“随，顺也。”《广雅·释诂三》：“随，逐也。”随的本义为跟从、跟随，引申为顺着、顺便、听任、追逐、随即等义。《随》卦卦爻辞的内容均与平定叛乱有关，所以本卦的随字取意当为紧随其后，密切监视以应变的意思。

《随》卦接《豫》卦。《豫》卦上六爻爻辞说“冥豫，成有渝，无咎。”当有人妄想扰乱社会时，应给予坚决的打击。这种打击之前的争取和平解决的准备过程就是随。所以在《豫》卦后接《随》卦，讲述如果有人破坏国家安定团结的局面时，所应采取的应变策略。

《随》卦卦辞大意为：“随事态的变化而及时应变，是事情得以圆满解决的根本。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不会有过错。”

应变需要实力和能力，同时也需要掌握最好的时机。上一卦六三爻爻辞说：“盱豫，悔。迟，有悔。”就是说关注于安逸的生活会

错失应变的时机。错失了这种时机，就会使小的矛盾扩大为大的动乱。所以当有损于国家的变化发生时，要及时地处理。

初九爻爻辞：“官有渝，贞吉。出门交，有功。”

“官”：本义为侍奉君王的各级行政职员，引申为官职、做官、官府、职责、取法等义。这里用本义。

“渝”：渝的本义为河水被污染，引申为改变、变更、泛滥等义。这里用引申义，相当于变化、新的想法等。

“交”：交往。

“功”：本义为劳动成果、功绩、功业，引申为成效、工作、治理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初九爻爻辞字面大意为：“官员的思想有了变化时，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走出家门与他们主动交换意见，就可以产生比较好的效果。”

这段爻辞有两个问题：就是谁“出门交”？与谁交？如果我们仅仅将《周易》视为一本普通的书，当然也可以认为作者只是泛泛而谈，只是随便作的一个假设。但从《随》卦卦爻辞的内容来看，本卦的内容是结合历史史实而谈的，因此，我们有必要深究。而要搞清这两个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周族的政体。《尚书·周官》说：“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变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依此规定，周朝的制度是王下面为三公，即太师、太傅、太保。他们对天子负责，是朝政的制定者，天子的保卫者和王令的传达者。三公之下是冢宰，也即太宰，相当于后世的宰相、总理，是王命的执行者，天子的大管家。太宰下面是司徒、司马、司空等文武百官。成王即位时，姜子牙为太师，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官有渝”的官理解为太宰之下的文武百官的话，那么，“出门交”的人就只能是成王、姜太公、召公和周公。另外，《周易》第二十三卦《剥》卦六五爻爻辞说：“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白话大意为：“能够顺利地平定叛乱，是因为得到宫中之人宠爱的结果，所以没有什么不利。”由这句话来看，《周易》中的主人翁又

可以排除“官人”。所谓“官人”就是王宫中的人。显然，在成王、姜太公、召公和周公四人中的姜太公和召公属于“官人”，而成王应当属于《周易》中王、君子的范畴，因此，这里的“出门交，有功”的人就只能是周公这个唯一的人选了。这句爻辞的澄清，为我们搞清《周易》的作者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或者说它是我们将《周易》作者确定为周公的又一证据。就本爻辞的“官有渝”时“出门交”而言，周公也的确曾经如此做过，这就是《尚书·大诰》所述的内容。

武王灭商后两年病死，子成王诵继位，武王同母弟周公旦摄王位，代行国政。成王和大臣召公等疑忌周公，掌握兵权的王叔们也声称周公要谋害成王。内争又引起外乱，以武庚为首的殷商旧部也企图乘机复辟，一时间全国大乱。这就是《豫》卦上六爻所说的“冥豫”，也就是本卦的主体问题。当周公决定出兵平定叛乱时，诸侯国的国君及众位大臣者既不愿参与这种周室家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又不敢得罪实权在握的顶头上司周公，就以困难太大为由，拒绝跟随周公这个百官之长的太宰出征。周公于是耐心地劝告他们，最后总算将他们拉上了战场。《尚书·大诰》就是史官记录周公当时对百官们的劝告之辞。篇中连哄带骗加恐吓，由此可知当时的阻力是非常之大的，也由此可知，周公的确曾经“出门交，有功。”以此，初六爻爻辞可译为：

“在朝廷百官有意见而不愿意服从命令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走出家门，主动地与他们交换看法，就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从而化解矛盾，消除分歧，得到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初九爻爻象为“䷎”，《大畜》卦卦象。大畜就是培育、训练大人之意，《大畜》卦的内容均是以如何培训人才为主题。“大人”也就是“百官”，故有此辞。

六二爻爻辞：“系小子，失丈夫。”

六三爻爻辞：“系丈夫，失小子。随有求：得利居，贞。”

“系”：繫的简体字。系有拴、系结、约束、牵连、连接等义。

“失”：失的本义为遗失、丢掉。引申为遗漏、迷失、奔逃、放弃、舍掉等义。

“居”：《说文》：“居，蹲也。”居的本义为蹲下，后引申为居所、居住、坐、止等义。

六二、六三两爻爻辞直译大意为：“与小孩子联系在一起，就会失去丈夫。”“与丈夫联系在一起，就会失去小孩子。跟随着她们是因为需要告知她们：得到了好处就应当安定下来，要明白道理。”

这二段爻辞要连起来读才有利于弄明白它们的意思，但我们现在连起来直译后依然糊涂。“系小子，失丈夫。”“系丈夫，失小子。”两者只能得一，真是为难。由此想到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一个傻女人想考验丈夫对自己的爱有多深，就问他：如果一家三口划船游玩时船翻了，而妻子和孩子都不会游泳，那么，做丈夫的会先救妻子？还是先救孩子？这真是一个为难的问题，两个能救当然好，如果真的只能救一个，那么放弃任何一个都会是这个做丈夫的终生遗憾。不知道这个丈夫是如何回答的，这种傻问题只有傻女人才提得出来。而《随》卦的六二、六三两爻爻辞就是这么一个傻问题，不过提问题的好像不是傻女人，回答问题的才是这个傻女人，提问题的是她的丈夫。这个丈夫说：你要孩子就会失去丈夫——“系小子，失丈夫。”你要丈夫就会失去孩子——“系丈夫，失小子。”我跟随你走，是因为我要向你把道理讲明白——“随有求”。什么道理呢？得到了好处就不要再闹了，咱们好好地过日子——“得利居”。你要懂道理哟——“贞”。这二段爻辞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讲的是夫妻吵架。一吵架，妻子跑了，做丈夫的烦得不得了，跟着赶出来连哄带威胁，想接她回去。现在的问题来了，谁是要小脾气的媳妇？谁是小孩子？谁又是这个丈夫？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一是我们在上一爻中分析过的，在“官有渝”时，“出门交，有功”的人只能是周公，那么，这一爻的“夫”也应当是同一个人，即周公或周公所代表的周族；二是结合本卦的爻辞来分析。本卦上六爻爻辞为：“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白话大意为：“为了制止商族错误的行为而施行强制性的手段，然后派人跟随其后监视、管制起来，以维持相互的关系。我们

的君王是在他们听不进道理的时候，才不得不使用此方法来维护与他们之间的联系。”显然，这是一段史实，结合周初的历史，它应当是指商遗族的被迫西迁洛阳之事，所以，本爻爻辞中耍小脾气的小媳妇应当是指商族；三是结合我们前面已经注释过的卦爻辞分析。我们应该还记得在《屯》卦六二爻辞中，周族娶回了一个媳妇——“匪寇，婚媾。”这个媳妇在《屯》卦上六爻还生了一个胖小子——“泣血涟如”。在《小畜》卦九三爻时，这对夫妻又吵过架——“舆说辐，夫妻反目。”由此三个方面来分析，其结果是一致的，这就是：本爻爻辞中的丈夫是指周公所代表的周族，闹意见的妻子是指企图乘机造反的商族，而小子则应当是指经过“泣血涟如”的痛苦过程，好不容易才诞生的那个新生的政权。这两段爻辞是作者以此为题向王子们讲述治国策略的，因此，可译为：

六二爻爻辞：“如果商族企图重新掌握国家政权，就将破坏我们之间的合作关系。”

六三爻爻辞：“如果商族愿意与我们合作，那么就必须放弃对国家政权的要求。我们紧跟在他们后面是希望将道理给他们讲清楚：得到了我们给予的优惠待遇，就应当臣服地安定下来，要明白这个道理。”

商族实际上没有其他的选择，因为不与周族合作（失丈夫），就只能与周族为敌。那样做的话，对在军事上并不是周族对手的商族来说也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所以，作者的话是明显的引诱加威胁，是说你只能放弃对权力的要求，否则的话就要自取灭亡。而如果放弃对政权的要求，还可以得到我们的善待。

六二爻爻象为“䷶”，《贲》卦卦象。贲的本义为装饰。对权力的要求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象为“䷶”，《颐》卦卦象。颐的本义为腮或口腔，引申为养、营养。故有放弃对虚荣的要求，而“得利居”的爻辞。

九四爻爻辞：“随有获，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获”：俘虏、俘获。

“道”：本义为道路，引申为事理、规律、道德等义。这里用引

申义。

“明”：明了、通晓。

九四爻爻辞一共两句话：第一句是“随有获，贞凶。”意思是说在跟随的过程中，会发生一些强制性的措施，会伤害一些人，要认识到其危害性。“随”不是“征”，也不是“伐”，它们的区别在于，前者更侧重于讲道理的文取，而不是武斗，后者正好相反。上一爻的“随有求，得利居，贞。”就是在讲道理。但在耍小脾气的妻子气头上时，道理是听不进去的，只有将其捉住，让她跑不了，行不动。当其无计可施时，她才会头脑清醒一些，然后在生与死、利与弊之间权衡。这种强制性的措施显然超出了“随”的范围，所以作者要说“贞凶”，既解释自己的行为，也是对受教的王子们的告诫，相当于说：我知道这种行为将造成不好的后果，或要认识到这种行为将造成的严重后果。

第二句是“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意思是说虽然“随有获”“凶”，虽然方法有一些不妥，结果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但我们的愿望是好的，是真诚的（有孚），是以正确的观点帮助他们明白道理（在道以明），又有什么错呢（何咎）？在作者看来，这个赌气的媳妇听不进道理，劝她回头不回头。看来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一个人，所以只有采取强制性的手段，捆绑回家再说。虽说委屈了她，但也是为她好。商周之间的一场声势浩大的征战，一场血腥的镇压就这样在作者的笔下被写成了小两口的吵架。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一个大国就如炒一个小菜的道理一样，处理两个家族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如处理夫妻关系一样。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在跟随、劝说的过程中，曾经采取过强制性的措施。但我们的愿望是真诚的，是在以正确的观点促使她们明白道理，这样做又有什么错呢？”

九四爻爻象为“䷐”，《噬嗑》卦卦象。卦象有如一张张开的嘴，其中第四爻象被嚼咬之物。商族在那场平叛中不正像被周族这张大嘴咬住的大骨头吗？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孚于嘉，吉。”

“嘉”：《说文》：“嘉，美也。”《尔雅·释诂》：“嘉，善也。”《正字通·口部》：“嘉，褒也。”金文嘉字像以手敲击成排的乐器，故嘉字的本义当为动听的音乐，引申为美、善、幸福、吉祥、赞扬、表彰、欢娱等义。这里用美好的声音、美好的言语义。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真诚的愿望如果能够以美好的语言表达出来，就会得到完满的结果。”

上一爻作者说“随有获，贞凶……何咎？”不认为自己所采取的镇压行为有过错，但他的底气并不足，“何咎”一句表明这只是他个人的看法，是他自己为自己的暴行所作的辩护，而另有一些人认为他这样做是有咎的，否则他就要用“无咎”一词了。而且他怕受教的王子们错误地理解他的观点，以为“随有获”是他提倡的行为，所以他紧接着在这一爻说：“孚于嘉，吉。”真诚、善良的愿望如果能够以美好的言语表达出来，就更为完美了。注意，这是非常重要的方法问题，在生活中，许多人的愿望都很好，但往往因为不注意方法而将问题搞得很糟，成了一个恶下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好心没有好报。父母与子女、领导与员工、官与民等等，都会经常遇到此类问题。究其原因，就是没有“孚于嘉”。你总是以高高在上、自以为是的姿态说话，谁接受得了呢？如果你能换一种方式，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以平和的态度，轻言细语的声音讲出自己的意见，效果就一定会好得多了。“孚于嘉”是非常高明的手段和方法，大凡有所作为的人都会这一套，所谓大官难见、小鬼难缠的原因也正是因为此。当然，“孚于嘉”可别理解成溜须拍马，那不是“孚于嘉”，而是“溜于嘉”“拍于嘉”“伪于嘉”。

九五爻爻象为“䷋”，《无妄》卦卦象。无妄就是没有错误的想法。“随有获”虽然因为“有孚，在道以明。”而可能“无咎”。但这种行为终究不是上策，只是没得法的法。上策还是“孚于嘉”，只有当真诚的心愿用美好的形式表现出来，才是正确的、聪明的，才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上六爻爻辞：“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亨于西山。”

“拘”：本义为制止、阻止，引申为拘捕、约束、局限、拘泥等

义。

“系”：本义为捆绑，引申为拴、系结、约束、牵连等义。

“乃”：副词，相当于然后、才。

“从”：本义为随行、跟随，引申为追随、接着、随从者等义。

“维”：金文维字像手捉小鸟以绳索系连，故其本义当为联结，引申为系物的绳索、纲要、维持、网络等义。这里用本义。

“王”：国家最高统治者的通称。

“亨”：通达、沟通，指商周之间的正常交流。

这句爻辞一共两句话：前一句是“拘系之，乃从维之。”大意是：“为了制止其不正确的行为而强制性地捆绑起来，然后派人跟随其后监视、看管，以维持相互的关系。”这句爻辞的内容显然不符合作者的“孚于嘉”的初衷，也绝不是上策，但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第二句“王用亨于西山”作了说明。“王用亨于西山”的大意为：“我们君王使用强制的手段来维护与他们之间的交流，是在他们愚昧无知，不讲道理的时候。”要理解这句爻辞，有两个问题要搞清：一是亨的含义；二是“西山”是那一座山？亨字的含义我们在《乾》卦中已经作了详细的解释，其本义就是生命之源或阳气之本，引申为通达、亨通，这里是指周商的正常交流，也即前一句所要“维之”的东西。“西山”就是“西边的山”，它不是指西岳华山、岐山等某一具体的山，而是一个相对概念，指太阳消失的地方，也即我们常说的“日落西山”的那个“西山”，也可以理解为太阳被遮挡的地方或遮挡太阳的东西。它是用来比喻爻辞中的那个闹意见的妇女，也即比喻大道不走走小道，企图造反的商族的。类似的比喻在《周易》中常见：如《小畜》卦上九爻爻辞的“月几望”，本卦九四爻辞的“在道以明”，都是以光明象征品德的高尚，象征人的通情达理。而“西山”正好相反，是遮挡阳光的物质，象征愚昧无知，不讲道理。以此，上六爻爻辞可译为：

“为了制止商族错误的行为而施行强制性的手段，然后派人跟随其后监视、管制起来，以维持相互的关系。君王是在他们如遮挡日光的西山般背离光明，听不进道理的时候，才不得不使用此方法来维护与他们之间的联系。”

上一爻说“孚于嘉，吉。”良好的愿望如果也能够用良好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最好。王子们于是发问了：既然如此，那么你们为什么要“随有获”呢？要采用违背此原则的暴力手段呢？要上策不用下策呢？这一爻就是解释他们的这些问题。作者说，我们的王是在他们如西山遮挡日光般不通道理，油盐都不进的时候，才不得不如此做。

《随》卦与《小畜》卦所讲的内容均与那场动乱有关，作者为什么要反复讲这同一件事呢？因为取意不同。《小畜》卦的主题是容民畜众，是一种国策。而《随》卦是讲如何应变，是一种方法、手段。

十八、蛊

【原文】

（卦辞） ䷑：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爻辞）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六五：干父之蛊，用誉。

六四：裕父之蛊，往见吝。

九三：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也。

九二：干母之蛊，不可。贞。

初六：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译文】

（卦辞） ䷑：商族旧政权内部的腐败是我们周族得以建立新政权的基础。要消除内部的腐败，需要克服较大的困难。正如象征生命周期衰退的辛日、壬日、癸日完结后，象征新生命成长的乙日、丙日、丁日才会随着象征种子破壳而出的甲日的开始而开始一样，新政权的诞生是建立在旧政权消亡的基础之上的。

（爻辞） 初六（䷑）：阻止周族内部的腐败现象，就可以使周族所掌握的政权延续下去，这样做没有过错。只有在艰苦中磨炼自己，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二（䷑）：阻止竞争对手商族内部的腐败现象，是不可能的。要正确地认识此问题。

九三（䷑）：阻止周族内部的腐败现象，只会有较小的遗憾，而不会造成大的过错。

六四（䷑）：企图扩大周族内部的腐败行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结局都是不好的。

六五(䷥)：对阻止周族内部腐败的行为，要使用鼓励和赞扬的政策。

上九(䷫)：不在王朝侯府中当官行政，也要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中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

【注释】

《蛊》卦卦辞：“䷑：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

“䷑”：《蛊》卦卦画。由《随》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随》卦变为初六爻的《萃》卦“䷬”；再变为九二爻的《困》卦“䷮”；九三爻的《大过》卦“䷛”；六四爻的《井》卦“䷯”；六五爻的《升》卦“䷭”；上九爻的《蛊》卦“䷑”。《蛊》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蛊”：蠱的简体字《说文》：“蛊，腹中虫也。《春秋》传曰：‘皿虫为蛊。’晦淫之所生也。臬桀死之鬼亦为蛊。从虫、从皿。皿，物之用也。”《尔雅·释器》：“康谓之蛊。”《玉篇·蛊部》：“蛊，谷久积变为飞虫也。”《尔雅·释诂》：“蛊，疑也。”《广雅·释诂三》：“蛊，事也。”蛊字从虫、从皿，本义应为木制器皿里面生蛀虫，引申为人体内部生虫、蛀虫、害人的邪术、蛊惑、诱惑等义。这里用本义，喻内部的腐败。

《蛊》卦接《随》卦，《随》卦的内容为平息外乱，但政权的更替往往不是因为外部的原因造成的，更多的是内部的腐化堕落的结果，这就正如外表漂亮的木制器皿里面却常常被虫蛀空一样。所以在《随》卦后接《蛊》卦，讲述当内部出现腐败现象时的对策。

《蛊》卦卦辞一共三句话：第一句是“蛊，元亨。”大意为“内部的腐化是亨通的开始”。初一听这句话就感觉不对头，因为古今中外没有不讨厌、痛恨内部的腐化堕落，那有为这种事情唱赞歌的。但当我们结合后面“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的卦辞来理解时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段很有哲理的话，它说的是不破不立的道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旧事物内部的腐败正是新生事物得以产生的基础。没有商族的腐败，哪来周族的江山。对于作者这个刚刚从商

族的腐败中收获多多的周族的代表来说，说出“蛊，元亨”的话来一点也不奇怪。他这么说是为了引起受教者注意：商族政权内部的腐败是我们周族得以获取政权的原因，如果我们想保住这个新生的政权，就要以史为鉴。因此，“蛊，元亨”一句可以译为：“商族旧政权内部的腐败是我们周族得以建立新政权的基础。”

《蛊》卦卦辞的第二句是“利涉大川”。大意为“利于克服较大的困难。”这是劝告受教者如何才能保持现有的政权不被其他人所取代。可译为：“要消除内部的腐败，需要克服较大的困难。”

第三句是“先甲三日，后甲三日。”这句话不太好理解，我们首先来搞清楚甲字的含义。“甲”：《说文》：“甲，东方之孟，阳气萌动。从木戴孚甲之象。一曰人头宜为甲，甲象人头。命，古文甲，始于十，见于千，成于木之象。”《释名·释兵》：“甲，似物有孚甲以自御也……亦曰铠，皆坚重之名也。”《广雅·释器》：“甲，铠也。”《释名·释天》：“甲，孚甲也。万物解孚甲而生也。”甲字的本义为草木萌芽时的外皮，引申为称古时战士用皮革或金属制成的护身衣、兵士、动物身上的硬壳等，同时，甲又被选为天干第一位的名称。我国古代为便于记时，采用了干支记时法。所谓“干”即“天干”，就是将物种生长分为十个阶段：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个阶段的变化是由时间决定的，故称为天干。所谓“支”就是“地支”，一共十二个，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十二地支是根据北斗七星斗柄所指的方向变化而决定的，与空间有关，故称为地支。古人将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互匹配，生成六十种组合，即甲子、乙丑……等。以这六十种组合用于记年月日，就是干支记时法。为方便起见，在记日、记时时，又往往分别只用天干或地支。依上古历法，每年十二个月（有闰月，置岁末）。每月三旬（现在仍然使用的上旬、中旬、下旬）。每旬十天，每天分别用十天干表示。每天被分为十二时，分别用十二地支表示。每时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两个小时，从子时（夜十一点至凌晨一点）起算。本卦辞中的甲字就是指的这个记日法中的天干第一位。“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的意思是说甲日的前三天和后三天。前三天是辛日、壬日、癸日，后三

天为乙日、丙日、丁日。

这里来了一个大问题，作者写到：“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然后就没有话了。甲日的前三天后三天干什么呢？作者不告诉你，让你自己去猜，去想。就是这么一个破问题，想烦了不知多少个聪明的脑袋，得出了不知多少个乱七八糟的结论，还是没找到能把这句话解通的满意答案，只能将其归之于迷信了事。大概在作者看来只有这六天或七天（含甲日）才“利涉大川”，剩下的戊日、己日、庚日三天或四天（含甲日）不能过河。过河会翻船，会被淹死鬼拉下去做替身。也不知作者在天有灵的话，看见这样的解释作何感想。其实“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的意思很简单，就是有终结然后才有开始。“先甲三日”为辛日、壬日、癸日，是一旬的终结，也象征着生命的终结。“后甲三日”为乙日、丙日、丁日，是新一旬的开始，也象征着新生命的开始。这种终结与开始的中心点就是象征种子破壳而出的甲，也就是有破才有立，先破后立的意思。本卦的蛊就是破，就是与甲一般的破。这句话是解释“蛊，元亨”的原因的。为什么要说内部的腐败还是亨通的根本呢？因为“先甲三日，后甲三日。”因为有了这种死亡才有新生。以此，《蛊》卦卦辞可译为：

“商族旧政权内部的腐败是我们周族得以建立新政权的基础。要消除内部的腐败，需要克服较大的困难。正如象征生命周期衰退的辛日、壬日、癸日完结后，象征新生命成长的乙日、丙日、丁日才会随着象征种子破壳而出的甲日的开始而开始一样，新政权的诞生是建立在旧政权消亡的基础之上的。”

初六爻爻辞：“干父之蛊，有子考。无咎，厉，终吉。”

“干”：幹的简体字。本义为筑墙所用的隔墙板。古代建房先以圆木搭建屋架，然后铺木板于圆木的两边形成墙壁，这种隔墙壁的木板就是干。穷困一点的人家用不起木板，就用茅草代替，故干又引申来称草木的茎。还引申出身体、才能、隔断、隔绝、隔离、从事某项活动等义。这里用隔断、隔离之义，相当于阻止、制止。

“考”：老、高寿。

初六爻爻辞的字面含意为：“隔断父亲腹中的虫，有孩子，也有老人，没有过错。要磨炼自己，最后的结局是好的。”

那时候大概就有了蛔虫、血吸虫之类的病，这个父亲就是被染上的病人，发病时疼得叽里哇啦叫，家里人就把他隔离起来，理由是屋里有孩子，又有老人，害怕他传染，所以要隔离。并安慰他，坚持一下就会好的。这句爻辞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因为下一爻“干母之蛊，不可。贞”的爻辞依此解法解不通，为什么父亲生病要隔离而母亲生病就不能隔离呢？可见不能这么解。理解这句爻辞的关键是要把父字的含义搞清楚。父字在此不是实指，而是比喻当权的周族，也就是上一卦中“失丈夫”、《小畜》卦中“夫妻反目”的那个夫。而下一爻“干母之蛊”的母则是比喻商族，也就是那个想夺权而经常发小脾气的妻子。“干父之蛊”的意思是说当周族内部发生腐败现象时，要想办法将其隔断，防治这种罪恶的行为传播开来动摇整个的政权根基。“有子考”是有子承考的意思。是说，如果这样隔断，腐败被消除了，那么，这个老人所掌握的政权就可以由子孙继承下去。以此，初六爻爻辞大意为：

“阻止周族内部的腐败现象，就可以使周族所掌握的政权延续下去，这样做没有过错。只有在艰苦中磨炼自己，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初六爻爻象为“䷑”，《萃》卦卦象。萃的本义为草丛生貌，故有“有子考”之辞。

九二爻爻辞：“干母之蛊，不可。贞。”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阻止商族内部的腐败现象，是不可以的。要正确地认识到此问题。”

这一段爻辞很有意思，也很重要，因为如果以自称代表了周族正统文化的儒家思想来衡量这段爻辞，显然是有问题的。儒家思想的中心是宣扬“仁义道德”的价值观点，而“干母之蛊，不可。贞。”的爻辞无论从那一个角度看都是明显地与之相违背的。作者为什么要幸灾乐祸地反对铲除他们的腐败现象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虽然也是自己的国人，也是自己的合作者，但他们又是自

己主要的竞争对手。谁能取得政权就看双方的相对实力，而不是绝对实力。敌强我就弱，敌弱我就强。当敌方阵营里出现腐败现象时，我当然不能去帮助他们清除。这是谋略，不是道德。我们是否错误地理解了爻辞呢？没有，我们至少可以从《尚书》中看到，为周朝制礼作乐的周公就有此种想法。

《尚书·酒诰》是周公命令康叔在卫国宣布禁酒的诰词，其中一段说：“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大意是说：如果有人报告说有聚众饮酒者，你不要放纵他们，要全部抓起来送往京城，我要统统地杀掉。但是如果是殷商的辅臣百官沉湎于酒中，则要网开一面，不要杀他们，暂时先教育他们。同在朝廷为官，为什么要严厉地要求周族的官员，而宽待商族官员，除了从周公的长期谋略这一点来分析外，很难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他根本就不想铲除商族的恶习。注意一个问题：《周易》与《尚书·酒诰》均为周公同一时期的作品，但两本书的针对对象是不一样的。《周易》是为王子们所写的教材，密级更高，内容应为作者完全的真情实话；而《尚书》只是以诰词为主要内容的书，更多官样文章，稍稍虚伪一点。加之，《尚书·酒诰》所指的殷民是康王手下的辅臣，而本爻辞所针对的是整个商族这个集体，特别是微子的宋国、洛邑的商遗族等，所以其要求又有不同。《尚书·酒诰》说要教育他们，对其恶习多少还有所触动，而本爻辞说“干母之蛊，不可。贞。”“不可”才是作者的真心话，眼看着自己的竞争对手在腐败中堕落，那感觉才叫爽。

九二爻爻象为“䷮”，困卦卦象。困就是围困的意思，故有此辞。

九三爻爻辞：“干父之蛊，小有悔，无大咎也。”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阻止周族内部的腐败现象，只会有较小的遗憾，而不会造成大的过错。”

使民众深恶痛绝的贪官污吏大多数人都曾经是有功之臣，有些君王身边的近臣还往往与主子之间建立了一定的感情。所以，当君

王下定决心铲除腐败时，难免会瞻前顾后，这也是人之常情。作者在此则明告受教者：“小有悔，无大咎也。”只有丢卒才能保车，只有忍痛割爱，才能保住自己的江山社稷。

九三爻爻象为“䷛”，《大过》卦卦象。大过就是负担太重，超过了自已的承受能力。贪官污吏都是不堪重用的人，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裕父之蛊，往见吝。”

“裕”：裕字从衣，从谷。本义当为丰衣足食，引申为富裕、充足、宽裕、扩大等义。这里用引申义，相当于扩大、增强等义。

“往”：过去、昔时。

“见”：看见、看到。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企图扩大周族内部的腐败行为，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来看，结局都是不好的。”

“裕”是“干”的反面。“干”是隔断、限制。“裕”是扩大、增强、放纵。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政策。

六四爻爻象为“䷯”，《井》卦卦象。井的本义为水井或井田。水井之水来源于地下深层，故有“往见”之辞。

六五爻爻辞：“干父之蛊，用誉。”

“誉”：誉的简体字。本义为称赞、赞美，引申为声誉、美名、欢乐等义。这里用本义。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对隔断周族内部腐败的行为，要使用鼓励和赞扬的政策。”

所谓腐败也就是贪图享受，而贪图享受实际上也就是过多地满足自己感官的需要，从而丧失了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并造成分配的不公，从而激化社会矛盾。或者说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就是理智与情感的斗争，而这两者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斗争非常复杂。古今中外无论多么严酷的法令也不能完全铲除腐败，而且过严的法令往往由于对人性的过度压抑造成社会文化的暂时退步，所以对如何既铲除腐败，又能够不影响社会的进步，就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作者在此提出了“用誉”的观点。“用誉”就是使用鼓励

和赞扬的政策，也就是因隔断腐败的行为而造成的物质上的损失，由对其精神上的鼓励和表彰来弥补。这种方法的确不失为一个既省钱省事，又能平衡理智与情感的办法。从历史上看，这种方法的确是行之有效的，对腐败治理得较好的时期大都遵循此方法。当然，此方法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只是“打”“摸”结合中的摸，是“大棒加胡萝卜”的胡萝卜。

六五爻爻象为“䷭”，《升》卦卦象。升就是上升、提升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尚”：尚字的本义为增加以使向上，引申为超过、尊崇、喜欢、佐助等义。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不在王朝侯府中当官行政，也要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中努力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

《周易》一书是王子们的教科书，但受教的王子们并不是人人都可以继承王位，更不是人人都有从政的能力和兴趣。有的人在上这么长时间的课后，已经听烦了，呵欠连天地在下面嘀咕：我又不是世子，继承不了王位，更无心去侍候这些爷们。江山社稷是他们的，与我无关，学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干什么？他当官的去反腐败好了，我一“个体户”有钱就可以吃香喝辣，他管得着吗？这一爻就是针对这些王子们而言的。你不想当官，想自由散漫，不爱江山爱美人，当然可以，但你总要吃饭吧。吃饭就要找事做，无论你做什么事，“炒股票”或者搞“房地产”，“卖汽车”或者“擦皮鞋”，都要竞争。靠什么竞争？进取精神和职业道德。只有克制自己过多的欲望（干蛊），才能保持竞争的能力，才能立足于不败之地。所以，无论你今后干什么，都要“高尚其事”，要严格要求自己，要有敬业精神。

十九、临

【原文】

（卦辞） ䷒：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爻辞） 上六：敦临，吉，无咎。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六四：至临，无咎。

六三：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九二：咸临，吉。无不利。

初九：咸临，贞。吉。

【译文】

（卦辞） ䷒：对国情民意的考察，是政通人和的基础，对此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君王如果亲自出巡，时间应遵循天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选择在春季和夏季进行。如果违背此规律，在八月的秋季之后出巡，就将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爻辞） 初九（䷒）：带着深切的关爱之心考察国情民意，是正确的认识。也因此将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二（䷒）：带着深切的关爱之心考察国情民意，将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没有什么不好。

六三（䷒）：以自我陶醉的甜美心情来考察国情民意，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只有对现实的处境保持一种忧患的意识，才不会造成过错。

六四（䷒）：君王亲自出巡考察国情民意，没有过错。

六五（䷒）：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简明扼要的工作作风考察国情民意，才是与一个大国的国君相称的能力。以此，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上六（䷒）：敦促朝廷百官调查研究，会产生完满的结局，不会有过错。

【注释】

《临》卦卦辞：“䷒：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

“䷒”：《临》卦卦画。由《遁》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遁》卦变为初九爻的《同人》卦“䷌”；再变为九二爻的《乾》卦“䷀”；六三爻的《履》卦“䷉”；六四爻的《中孚》卦“䷼”；六五爻的《损》卦“䷨”；上六爻的《临》卦“䷒”。《临》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临”：臨的简体字。《说文》：“临，监临也。”林义光《文源》：“品众物也，像人俯视众物形。”《尔雅·释诂下》：“临，视也。”郭璞注：“谓察视也。”《正字通·臣部》：“临，自上临下也。”《玉篇·卧部》：“临，尊适卑也。”《广韵·侵韵》：“临，莅也。”“临，大也。”《方言》卷十三：“临，昭也。”临字的本义为居上视下、察视，引申为来到、到达、接近、照耀等义。这里用本义，指君王对国情民意的考察。

《临》卦接《蛊》卦。《蛊》卦讲整治贪官污吏。治理腐败的关键是早发现，所以在《蛊》卦后接《临》卦，讲述君王如何通过自己的行动及时沟通君民的关系，及时发现和处理问题。

“至”：本义为到、达到，引申为极点、穷尽、甚等义。这里用本义，指君王亲自出巡的行动。

《临》卦卦辞直译大意为：“对国情民意的考察，是亨通的根源，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如果君王亲自出巡，于八月份的时候将有灾难。”

这句卦辞一共两句话：第一句“临，元亨，利贞。”是对君王调查研究的行为所作的肯定。第二句“至，于八月有凶”则是一个限制条件，是说君王如果亲临基层巡察的话，应当在八月之前成行，逾期就不好了。这里的“至”是说后面“至临”的行为。为什么“于八月有凶”呢？它与《临》卦的原始含义有关。我们知道《周易》是三《易》中成书时间最晚的一本书，它的大多数卦名都

是沿用的《连山易》和《归藏易》卦名，《临》卦卦名就是沿用的过去卦名。在《连山易》中，《临》卦的本义不是讲君临天下，而是代表一年十二个月中的二月，称为二月卦（参看《连山易真相》一书）。二月为春分前后的季节，此时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是春天来临之意，故称为临。而八月时节为中秋，阴气始盛，阳气潜藏，万物萧条。八月卦为《遁》卦，遁的本义就是隐蔽。古代行政及生活均力求与自然的规律相吻合，既然天道的规律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八月属于中秋，是阴阳不通，万物避藏，民众休养生息之时，为君者当然不应在此时出巡劳民。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于寒风凛冽之中出巡，也明显地对自己的身体不利，因此说“于八月有凶。”以此，《临》卦卦辞应译为：

“君王对国情民意的考察，是政通人和的基础，对此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君王如果亲自出巡，时间应遵循天道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规律，选择在春季和夏季进行。如果违背此规律，在八月的秋季之后出巡，就将会产生不好的结果。”

初九爻爻辞：“咸临，贞。吉。”

“咸”：感的本字。结合下面各爻的“甘临”“至临”“知临”“敦临”的爻辞分析，作者想表达的应为以什么样态度来调查研究。因此，这里的咸应当是取感知、感应之义，指君王带着深切的关怀之心去体察民情，与人民心心相印。以此，初九爻爻辞大意为：

“带着深切的关爱之心考察国情民意，是正确的认识。也因此将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初九爻爻象为“䷒”，为《同人》卦卦象。同人就是与人同心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咸临，吉，无不利。”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带着深切的关爱之心考察国情民意，将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没有什么不好。”

九二爻爻象为“䷀”，是《乾》卦卦象。乾的本义为观察龙星宿的变化规律以察时定节。此行为正是遵天道以行人事的基础，是

完全正确的，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甘临，无攸利。既忧之，无咎。”

“甘”：本义为美味，引申为甜、觉得甜、美味的食物、美好、嗜好、乐意、美言、宽松等义。这里用引申义，指自我满足的甜美心情。

“攸”：本义为水静静地流动的形狀，引申为喻安居乐业的环境。

“既”：已经。

“忧”：忧虑、担心。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以自我陶醉的甜美心情考察国情民意，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只有对现实的处境保持一种忧患的意识，才没有过错。”

这段爻辞实际上是在讲“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道理。他在告知王子们：我们所处的时代即使是一个太平盛世，也不能被其表面的风平浪静所迷惑而陶醉，而是要时刻保持警惕，时刻保持忧国忧民之心。只有如此，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才不会有过错。

六三爻象为“䷒”，《履》卦卦象。履就是警惕地跟随其后的意思，故有其爻辞。

六四爻爻辞：“至临，无咎。”

“至”：到、达到。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君王亲自出巡考察国情民意，没有过错。”

六四爻爻象为“䷗”，《中孚》卦卦象。中孚就是中正、诚信。为做到客观公正，就不能完全靠听汇报，而是要亲自下基层，掌握第一手资料，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知临，大君之宜，吉。”

“知”：知字从口，从矢。本义当为如箭一般能够一针见血的嘴或简明扼要地表达自己的意见。练就这种本领需要有广博的知识、

敏锐的眼光、正确的思想和快速的应变能力，所以知又引申为知识、知道、识别、记住等义。有了知识就可独当一面，故知又引申为主持、病愈等义。这里用其引申义，指敏锐的洞察力及简明扼要的工作作风。

“宜”：适宜的事、相称、适当、应当。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简明扼要的工作作风考察国情民意，才是与一个大国国君相称的能力。以此，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孔子在《中庸》三十一章说：“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孔子所说可以为本爻爻辞作注。

六五爻爻象为“䷒”，《损》卦卦象。损就是减少的意思。去繁就简地分析或表达问题，正是知的本义，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敦临，吉，无咎。”

“敦”：敦促。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敦促朝廷百官调查研究，会产生完满的结局，不会有过错。”

敦字在《周易》中一共三见，另两处为《复》卦六五爻的“敦复，无悔。”和《艮》卦上九爻的“敦艮，吉。”均取敦促之义。“敦临”就是敦促别人去搞调查。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国家这么大，国事这么多，不仅治理不是国君自己一人所能完成，就是对事实的调查也不是国君一人所能完成的。所以，“至临”当然好，但不能顾此失彼，一个好的国君并不一定非要事必躬亲不可，而是要做好领导，要善于带领一帮人。一花独放不是春，万花齐放春满园。有了一个各负其责的朝廷，才能够产生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君王所要做的不过是对不足之处进行敦促而已。

二十、观

【原文】

（卦辞） ䷓：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爻辞） 上九：观其生君子，无咎。

九五：观我生君子，无咎。

六四：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六三：观我生进退。

六二：闚观，利女。贞。

初六：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译文】

（卦辞） ䷓：深入的观察，是为国家今后的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要将德才兼备的人选拔出来作为国家的人才储备。

（爻辞） 初六（䷓）：儿童般幼稚肤浅的认识，对于普通百姓而言
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对于承担着管理国家重
担的领袖来说就会酿成大错。

六二（䷓）：片面的认识，只有利于女人，对男人无益。
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六三（䷓）：深入全面的认识，要从观察我们自己家族的
进步和退步，优点与不足入手。

六四（䷓）：观察国家中才德出众的贤能之人，将他们供
养起来，以礼相待，以利用他们的道德才智
辅助君王治国行政。

九五（䷓）：观察和学习我们家族英明领袖的治国方略与
得失，没有过错。

上九（䷓）：观察和学习其他家族英明领袖的治国方略和
得失，没有过错。

【注释】

《观》卦卦辞：“䷓：观，盥而不荐。有孚颙若。”

“䷓”：《观》卦卦画。由《大壮》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大壮》卦变为初六爻的《恒》卦“䷟”；再变为六二爻的《小过》卦“䷽”；六三爻的《豫》卦“䷏”；六四爻的《坤》卦“䷁”；九五爻的《比》卦“䷇”；上九爻的《观》卦“䷓”。《观》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观”：觀的简体字。《说文》：“观，谛视也。”段玉裁注：“审谛之视也。《穀梁传》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广雅·释詁一》：“观。视也。”《尔雅·释言上》：“观，指示也。”观字从瞿，从见。瞿为一种水鸟，以小鱼为食。瞿鸟能在飞翔中看见水底之鱼，有明察潜隐的能力。因此，观的本义当为如瞿一般审视。引申为仔细看、观察、观赏、示人等。

上一卦为《临》卦，讲述为君者应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调查研究。端正了态度，还要搞清楚调查的内容，所以在《临》卦后接《观》卦，讲述君王察视所应注意和思考的问题。

“盥”：《说文》：“盥，澡手也。”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甲骨文）象仰掌就皿以受沃。”盥的本义为洗手，引申为洗涤、盥器等义。这里用本义。

“荐”：薦的简体字。《说文》：“薦，兽之所食草。从廌，从草。古者神人以廌遗黄帝，帝曰：‘何食？何处？’曰：‘食薦；夏处水泽。冬处松柏。’”《尔雅·释詁上》：“薦，陈也。”《玉篇·廌部》：“薦，进献也。”薦的本义为一种野兽吃的草。这种野兽不是普通的兽，而是传说中的解廌，俗称独角兽。传说它能判断疑难案件，当法律公正时生于朝廷，以其独角触有罪之人。现在还能在古代皇宫、王陵等处见到其石像或铜像。这种灵兽所食用的草一定是很干净的，所以古人常以之作为贵重物品的铺垫，或编成席子作为铺垫。此类铺垫也是祭祀活动的必需品，因此，薦又引申为藉、垫、进、进献、推荐、祭品等义。这里用祭品之义，与《礼记·祭义》所说的“奉薦而进”的薦字含义相同。

“顛（yóng 拥）”：《说文》：“顛，大头也。从页，从禺。《诗》曰：‘其大有顛。’”《广韵·钟韵》：“顛，仰也。”顛的本义为大头。就头与身子的比例而言，只有婴儿的头所占比例最大，所以，大头实际上是指小孩子的头。《诗经·豳风·狼跋》说：“狼跋其胡，载蹇其尾。公孙硕肤，赤舄几几。狼蹇其尾，载跋其胡。公孙硕肤，德音不瑕。”其中的“硕”字也是大头的意思，而“硕肤”与赤膊的小鸟对举，又以“德音不瑕”来训，可见“硕”是指婴幼儿的头，是取纯洁之意。以此而论，“顛”与“硕”字字义近似，所以才引申出了景仰之义。因此，顛字在此应取纯洁之义。

“若”：《说文》：“若，择菜也。”段玉裁注：“《晋语》：秦穆公曰：‘夫晋国之乱，吾谁使先若夫二公子而立之，以为朝夕之急。’此谓使谁先择二公子而立之，若正训择，择菜引申之义也。”《尔雅·释言》：“若，顺也。”若的本义为择菜。择菜时好的留下，坏的去掉，因此，若又引申出选择、顺从、诺、应允等义。这里用选择义。

传统易学一般将“盥而不荐，有孚顛若”解释为“作好了祭祀的准备而又不献上人牲，因为作为祭品的俘虏的头肿了。”被选为祭祀的俘虏有毛病，怕天神和祖先怪罪，所以只做准备而不祭祀。俘虏不好为什么不换一个呢？没有换的又为什么要准备呢？这种解释实际上是“有孚顛若”几个字没有搞懂。

“盥而不荐”就是洗手而不祭祀。洗手是祭祀前的准备工作，洗完手就应当祭祀。而作者却说我只洗手做准备而不祭祀。为什么呢？作者的这句话其实只是一个比喻，用于解释观的目的，意思是说：为君者在平时就要为国家今后的需要做好准备，准备什么呢？“有孚顛若”，将具有诚实守信（孚）这种赤子般纯洁品德的人（顛）选拔（若）出来，以备国家将来之需。而不要平时不烧香，临时再去抱佛脚，那时连佛在那里都找不到了。“孚”字的本义为守信而不是俘虏。以此，《观》卦卦辞可译为：

“深入的察观，是为国家今后的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要将具有诚实守信这种赤子般优秀品德的人选拔出来，作为国家的人才储备。”

古代的养贤制度应是基于与本卦辞同样的理由而产生的。

初六爻爻辞：“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

“童”：儿童，指八岁以上十九岁以下的男子。

“童观”就是儿童的眼光，儿童的见解、儿童的认识。儿童心地善良，缺少生活经验，看问题单纯、幼稚，往往只注意表面现象，看不到其实质特性。作者以此来形容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所具有的肤浅看法。“小人无咎”：在《周易》中，“小人”一般与“大人”和“君子”对举，指与朝廷百官和国家领袖相对应的民众、普通百姓。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头脑简单一点不是坏事，老婆、孩子、热炕头，优哉游哉地生活，少许多杞人忧天式的烦恼。“君子吝”：对于将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负责的领袖而言，肤浅的认识无疑会酿成大祸。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儿童般幼稚肤浅的看法，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不会有什么问题，而对于承担着管理国家重担的领袖来说就会酿成大错。”

初六爻爻象为“䷓”，《恒》卦卦象。恒就是稳定不变的意思。世界是复杂的，是不断地变化的，但儿童的天真却看不到这些变化，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闚观，利女。贞。”

“闚”：《说文》：“闚，闪也。”《一切经音义》卷一百：“闚，《集训》云：‘门中窃见也。’闚的本义就是从门缝中偷看。门缝狭窄，只能部分地看清。有句歇后语叫‘门缝看人——把人看扁了。’“闚观”就是如此，形容对事物的片面理解，与井底观天、盲人摸象的成语含义一样。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片面地看问题，是只有利于女人的观点。要正确地认识到此问题。”

如果说初六爻爻辞的“童观”是从看问题的深度上提要求的话，那么这里的“闚观”则是从看问题的广度上提要求。儿童由于生活经验少，所以看问题的深度不够，但为什么要说“闚观”是有

利于女人的观点呢？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信奉女子无才就是德的观念，女子是从来不得干预朝政的。《尚书·牧誓》说：“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尚书·牧誓》是武王发起对商王总攻时的动员令，这一段是武王列举的商王罪状，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说女人妲己干预了商王的国政。母鸡都学会了打鸣，还要我们这些公鸡干什么？在作者及当时的古人看来，妇道人家的责任就是相夫教子，要抱着“自己的孩子最乖，自己的丈夫最好”的信念。如果她们真能做到这点，那么，即使与事实完全不符，她也会在美好的感觉中陶醉一生。否则，在那个女人不得干预政治的年代里，她们即使是心如明镜又有何益呢？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的“阋观，利女”的观点是不错的。当然，作者的这一句爻辞并不是讲给女人听的，而是提请受教者注意：肤浅的认识只对女人有利，对男人就无益了。“贞”，要正确地认识到这个问题哟。

六二爻爻象为“䷛”，《小过》卦卦象。小过就是小人之过的意思。男人如果学习女人看问题的方法，就是小过。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观我生进退。”

“生”：《说文》：“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段玉裁注：“下象土，上象出。”《广韵·庚韵》：“生，生长也。”《玉篇·生部》：“生，产也。”“生，起也。”《古今韵会举要·庚韵》：“生，诸生弟子之称。”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鼎部》：“生，假借为姓。”生字的本义为长出，引申为生育、生长、产生、出生、生命、一生等义，又借用为姓。《说文》：“姓，人之所生也。”徐灏注笺：“姓之本义谓生，故古通作生。其后因生以赐姓，遂为姓氏字耳。”史颂簋有“里君百生”，伯吉父盘有“其性诸侯百生”句，其中的“百生”均是“百姓”义。商周之际为部落联盟时期，同一部落即为同一姓。这里的“生”即用“姓”之义。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要观察我们自己家族的进步和退步，优点和不足。”

前两爻作者分别否定了肤浅的“童观”和片面的“闾观”，受教的王子们要发问了：你说什么才是全面而又深刻的认识呢？这一段“观我生进退”的爻辞就是作者的回答，要从分析我们家族的进步或退步入手。这可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要回答好这个题目首先要盘家底，要了解我们现在的人口、财政、土地、军队、教育等各种状况，然后再查过去的资料，自己与自己比。比完后，还要了解其他各国的状况，自己与别人比，与其他家族比。还要找原因，为什么进步？又为什么退步？……前后左右的这么一比较，心里就有了数，看问题自然也就深刻了，全面了，知道该如何去完善自我，又如何去扬长避短。

六三爻爻象为“䷓”，《豫》卦卦象。豫的本义为大象，借以描述人稳健、安逸的神态。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有了对自己和对方的清醒认识，就能够处事泰然，就能够“治大国若享小鲜。”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

“光”：《说文》：“光，明也。从火在人上，光明意也。”《释名·释天》：“光，晃也，晃晃然也。”光的本义为照在物体上，使人能看见物体的那种东西。引申为明亮、发光、光彩、光荣、照耀等义。古人常将有德者的行为用光来形容，如《尚书·洛诰》：“唯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尚书·尧典》：“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后汉书·梁统传附梁竦》：“宠遇光于当”等。本爻爻辞“观国之光”的光正是指类似的这种才能出众的贤德之人。

“宾”：本义为受到欢迎和尊重的宾客，引申为尊敬、服从、归顺、陈列等义。古代实行养士制度，凡有一技之长又愿意为人谋者，均寻找主人以为上进之阶。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就是说学有所长者，可以去为人当谋士，有了功劳后就会被委任为官。古代诸侯国王均供养有大量的谋士，他们为主人谋划，也受到诸侯国王的尊重和善待，这些人统称为宾客。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观察国家中才德出众的贤能之人，将他们供养起来，以礼相待，以利用他们的道德才智辅助君王治国行

政。”

作者在六三爻给受教的王子出了一个很大的题目，让他“观我生进退”，一下就把王子听傻了，他连忙说：这个题目太大，我做不了。作者当然知道他做不了，那一个国王做得了？做不了也得做啊，于是作者告诉他解决的办法：你可以找人代替，寻几个博士、硕士、专家、教授帮你搞调查，写论文，然后交卷，你自己只出题目就行了。俗话说“得人心者得天下”，“一个好汉三个帮”。刘备文不如孔明，武不如关公，勇不如张飞，但他却能做王，就是他懂一点点用人之道。其实，官越大越好当，什么事都不用去做，只要知道怎么做，什么人能做就行了，所谓“君子动口不动手”。上一爻是说怎么做？这一爻就是讲要看清楚什么人能做？别把滥竽充数的人和别有用心的用人用多了就行。周族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争夺人才的胜利。《史记·周本记》说：周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伯夷、叔齐在孤竹，闻西伯善养老，盍往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周文王善待宾客，宾客就可以盈门。宾客来了，谁有真才实学？谁可以重用？就靠你自己去把握，去“观国之光”了。这是为王者要具备的第二项本事。

六四爻爻象为“䷁”，《坤》卦卦象。坤的本义为利于生长成物的土地，引申为与天相对的地，与君相对的臣等义。“观国之光”正是寻找辅臣，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观我生君子，无咎。”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观察和学习我们家族英明领袖的治国方略与得失，没有过错。”

上二爻说“观我生进退”“观国之光”，受教者总算开了一点窍，但问题又接着来了：这么多宾客上门，我怎么能够辨别出好坏呢？他们帮我完成了调查工作后，我又该听谁的意见？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呢？真是烦恼多多。作者又支招了：你向我们自己的领袖学习，看他们是如何处理所有政务的。“君子”一词我们在《乾》卦

的注释中已经详细解释，这里就不再重复，本义是英明的领袖，这里指周族中的各时期的领袖，包括后稷、公刘、古公、文王、武王等。

九五爻爻象为“䷇”，为《比》卦卦象。比就是两人相随而行的意思，治国行政时效法先王，不会有错，因为那是千百年来经验教训的总结，是先王智慧的结晶，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观其生君子，无咎。”

“其”：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于他、她、他们等。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观察和学习其他家族英明领袖的治国方略和得失，没有过错。”

不仅要学习自己先辈的经验，还要学习其他家族英明领袖的长处。这个其他家族包括夏族的尧、舜、禹，商族的成汤、中宗、高宗、祖甲等。取长补短，不自以为是的行为正是为了克服“闕观”和“童观”。有了这么多前辈的经验和教训供自己参考，自己的识别能力那有不提高的道理。

二十一、噬嗑

【原文】

（卦辞） ䷔：噬嗑，亨。利用狱。

（爻辞） 上九：何校灭耳，凶。

六五：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六二：噬肤灭鼻，无咎。

初九：履校灭趾，无咎。

【译文】

（卦辞） ䷔：采用公正合适的法律制度，就能带来国泰民安的局面。利于使用诉讼及责任追究制度来确保法律制度的遵守。

（爻辞） 初九（䷎）：正如穿上鞋子就不会再露出脚趾头一样，有了法律的约束，就可以使犯罪行为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做没有过错。

六二（䷔）：建立约束民众的法律制度应大公无私，同时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此则不会有过错。

六三（䷔）：正如吃存放时间过长而开始变质的肉会引起腹泻，带来小的病痛，但不会有大问题一样。惩处那些行为不正而触犯了法律的人，也会遭受他们的憎恨，并因此而产生小的遗憾。这样做没有过错。

九四（䷔）：正如啃干硬的骨头一样，对那些既不遵守法律，又不愿服从法律管制的人执法时，会遭遇他们的武力抵抗，利于作好艰苦治理的准

备。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就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五(䷔)：在对那些违背了法律却又无法逃避打击的人执法时，可能会得到他们的贿赂，如果能认识到接受这些贿赂将造成的不良后果，就不会有过错。

上九(䷔)：正如戴上沉重的枷械就隐盖了耳朵一样，法律如果过于严厉，臣民就不敢讲真话，国王也就因听不到真实的声音而不了解自己的国情，后果将是严重的。

【注释】

《噬嗑》卦卦辞：“䷔：噬嗑，亨。利用狱。”

“䷔”：《噬嗑》卦卦画。由《井》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井》卦变为初九爻的《需》卦“䷄”；再变为六二爻的《既济》卦“䷾”；六三爻的《屯》卦“䷂”；九四爻的《随》卦“䷐”；六五爻的《震》卦“䷲”；上九爻的《噬嗑》卦“䷔”。噬嗑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噬”：《说文》：“噬，啗也。喙也。”《方言》卷十二：“噬，食也。”“噬，忧也。”本义为咬、吃。

“嗑”：《说文》：“嗑，多言也。”《集韵·盍韵》：“嗑，嗑嗑，语也。”嗑的本义为人或动物吃东西时从口里发出的声音，引申为话多、说话、磕头时的声音、用牙齿对咬有壳物或硬物等义。

“噬嗑”的本义是对人或动物吃东西时的动作和情状的描述。从爻辞的内容来看，作者在此是以噬嗑这个吃食的动作来形容对人具有约束意义的法律制度。谁不服从就要被消灭掉，被吃掉。

《噬嗑》卦接《观》卦，《观》卦教王子们学会观察和分析问题，要左观、右观、上观、下观、全面地观、深刻地观。观了干什么呢？目的就是为了从中寻找到管理国家的方略，这个方略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首先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政治制度、法律法规。所以在《观》卦后接《噬嗑》卦，讲述立法的必要性、立法的尺度等问题。

“狱”：金文字形为两狗相对而言，本义当为争讼。引申为诉讼案件、刑狱、牢狱名、罪、过失等义。这里用引申义，指诉讼及责任追究制度。

结合爻辞的内容，《噬嗑》卦卦辞大意为：“采用公正合适的法律制度，就能带来国泰民安的局面。利于使用诉讼及责任追究制度来确保法律制度的遵守。”

初九爻爻辞：“履校灭趾，无咎。”

“履”：本义为古代的鞋，引申为穿鞋等义。

“校”：《说文》：“校，木囚也。”古代刑具枷械的统称。

“灭”：滅的简体字。从水，从火，从戈，本义当为如洪水、火灾、战争的后果一般破坏现存的自然及人类秩序，故灭字有尽、绝、淹没、隐没、消除等义。

“趾”：本义为脚，引申为脚趾、止、停止等义。

初九爻直译大意为：“穿上鞋子后，就不会再露出脚趾头，没有过错。”或“戴上桎梏，械具隐盖住脚趾头，没有过错。”

这是一句双关语，以“履校”比喻能够对人的行为产生约束效率的法律法规。以“趾”比喻开始萌芽的时候，“灭趾”就是将犯罪的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类似的比喻在《周易》中常见，如《贲》卦初九爻的“贲其趾，舍车而徒。”《大壮》卦初九爻的“壮于趾，征凶。有孚。”《艮》卦初六爻的“艮其趾，无咎。利永贞”等，其中的趾均是取初、开始之意。这种取意是因为脚处人体的最下部，而《周易》卦画的取象是模拟植物从下往上的生长规律，下爻为初始，上爻为终结的缘故。以此，初九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穿上鞋子就不会再露出脚趾头一样，有了法律的约束，就可以使犯罪行为被消灭在萌芽状态。这样做没有过错。”

初九爻爻象为“䷎”，《需》卦卦象。需就是需要的意思，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犯罪的行为需要有法律来制裁，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噬肤灭鼻，无咎。”

“肤”：人或动物的表皮。

“鼻”：人和动物呼吸兼嗅觉的器官。

六二爻爻辞的字面大意为“吃肉（皮）埋没了鼻子，没有过错。”或“大吃鱼肉，遭受到割鼻之刑，没有过错。”

这两种解释都很奇怪，因为能埋没鼻子的肉得很大一块，为什么要吃这么一大块肉呢？切小一点不好吗？其次，此爻辞说“灭鼻，无咎。”而上九爻爻辞说“灭耳，凶。”不管是从功能还是从美观的角度来看，割掉耳朵都不应比割鼻子更凶，由此，我们认为灭鼻不能作割掉鼻子解。另外，依《周易》从下往上的取象原则，六二爻的位置也不应该是鼻子的部位，最多到膝盖处，如《咸》卦初六爻为“咸其拇（大脚趾）”，六二爻为“咸其腓（小腿肚）”。鼻子应与耳朵的位置相仿，不能低于第五爻，所以，这里的鼻子可能不是实指人体器官，而是另有所指。的确，鼻字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作自己的“自”用。《正字通·鼻部》：“鼻，《说文》本作自，象鼻形。小篆因借所专，谐界声作鼻。”《说文》：“自，鼻也，象鼻形。”自的本义为鼻。古人以手指鼻表示自己，所以自又引申为自己、本身等义。这里的鼻就应作自己解。

除了“鼻”字要作自字之义解外，“噬肤”二字也是一个双关语。“噬肤”的字面意思就是“吃肉”，这是比喻什么呢？我们来分析一下后面的爻辞。六三爻爻辞是“噬腊肉（不新鲜的肉）”；九四爻爻辞是“噬干肺（带骨头的肉）”；六五爻爻辞是“噬干肉（风干肉）”。与这三爻爻辞的取象相比，六二爻爻辞的“噬肤”显然应当是指新鲜的肉。如果我们根据“噬嗑，亨。利用狱”的卦辞将“噬嗑”理解成是法律或刑法的代名词的话，那么爻辞中的“肤”“腊肉”“干肺”“干肉”就当是受到法律制约的人。以此理解，“肤”这块新鲜的肉显然应是比喻好人、良民。其他的“腊肉”“干肺”“干肉”则是喻存在不同问题的人。以此，六二爻爻辞可译为：

“建立约束民众的法律制度应大公无私，同时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此则不会有过错。”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做或做不到的事，也就不要用来去要求别人。既然用来要求别人，那么自己也就首先要遵守，只有如此，他所制定的法律才可以被人所接受，才能得到认真的履

行。

六二爻爻象为“䷾”，《既济》卦卦象。既济就是已经完成、全部完成的意思，人人遵纪守法才是既济，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

“腊”：《释名·释饮食》“腊，乾腊也。”《广雅·释器》：“腊，脯也。”依其解释，腊肉就是干肉。

“毒”：《说文》：“毒，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段玉裁注：“往往犹历历也。其生蕃多，则其害尤厚，故字从草。”《广雅·释诂三》：“毒，犹恶也。”“毒，恶也。”《释言》：“毒，憎也。”《广韵·沃韵》：“毒，害也。”《广雅·释诂二》：“毒，痛也。”毒的本义为有毒的草，引申为毒物、罪恶、祸害、危害、苦痛、憎恨等义。

六三爻爻辞直译大意为：“吃腊肉中毒，有小麻烦，但无大问题。”腊肉如果是指农历十二月（腊月）时经腌制、风干或烟熏后的肉，那真是太好吃了，味淳气香，特别是山区烟熏的腊肉，更是好吃得很，那来什么毒呢？而且六四爻“簋干肺”，六五爻“簋干肉”才是指风干的肉，可见这里所说的“腊肉”不是指风干烟熏过的肉，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腊肉。它指的是时间放得太长，已经开始腐坏的肉。“腊”字从月，从昔。《玉篇·肉部》：“月，同肉。”《正字通·肉部》：“月，肉字偏旁之文，本作肉，石经文改作月，中二画连左右，与日月之月异。”作偏旁使用的月字本为肉字。昔：《说文》：“昔，干肉也。从残肉。”《广雅·释诂一》：“昔，始也。”《玉篇·日部》：“昔，往也。”“昔，久也。”昔字以未吃完而残留下的肉取久远、过期限之意。以此，腊字的本义当为存放时间过长、已经开始变质的肉。在此则是比喻那些行为不正而触犯了法律的人。因此，六三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吃存放时间过长而开始变质的肉会引起腹泻，带来小的病痛，但不会有大问题一样。惩处那些行为不正而触犯了法律的人，也会遭受他们的憎恨，并因此而产生小的遗憾。这样做没有过错。”

六三爻爻象为“䷔”，《屯》卦卦象。屯就是囤积的意思，囤积时间太长，肉就会变坏，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

“干”：乾的简体字。《说文》：“乾，上出也。”《集韵·寒韵》：“乾，燥也。”《玉篇·乙部》：“乾，竭也。”乾的本义为观察龙星宿的变化规律察时定节，引申出干燥、枯竭等义。这里用引申义，指没有水分或水分很少，与湿相对。

“肺（zǐ 子）”：《说文》：“肺，食所遗也。”《广雅·释器》：“肺，脯也。”《玉篇·肉部》：“肺，脯有骨。”一说肺为残渣剩饭；一说肺为带骨的肉。《噬嗑》卦的取象均与肉有关，而各种不同的肉又均是喻不同的人，所以两说均可取。“干肺”应当是指即将丢弃的已经没有多少肉的剩骨头，比喻那些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又臭又硬的人渣。

“金矢”：金属箭头、铜箭头。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就如啃干硬的骨头一样，对那些既不遵守法律，又不愿服从法律管制的人执法时，会遭遇他们的武力抵抗，利于作好艰苦治理的准备。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就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四爻爻象为“䷔”，《随》卦卦象。随即跟随、跟从之义。面对强敌，要临危不惧、知难而进，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噬干肉，得黄金。贞厉，无咎。”

“噬干肉”：噬象征执法，即卦辞所说的“利用狱”。“干肉”与“腊肉”“干肺”一样均是指犯法的人，只有“肤”是良民。作者以肉的鲜嫩与否来象征人的善与恶，“干肉”当是指较“腊肉”“干肺”好，较“肤”差的人。是指触犯了法律但还能够管得住的人。

“黄金”：《正字通·金部》：“金，五色金也。白金银，青金铅，赤金铜，黑金铁，黄金为之长。”金分五种，黄金就是我们现在打首饰用的那种金属。黄金性能稳定，颜色迷人，而出产稀少，所以从古到今它都是人们所想往的东西，也因此而被作为最好的货币使

用。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在对那些违背了法律却又无法逃避打击的人执法时，可能会得到他们的贿赂，如果能认识到接受这些贿赂将造成的不良后果，就不会有过错。”

权钱交易由来已久，周文王当年就是靠姜太公等人的金钱、宝马、美女行贿商纣王而得救的。没有那次的成功行贿，商周的历史都将改写。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商人血的代价可以作为周王室子孙最好的教训。

六五爻爻象为“䷲”，《震》卦卦象。震就是迅雷、震动的意思。厉言提醒，以有所戒备，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何校灭耳，凶。”

“何”：甲骨文写作“𠂔”。《说文》：“何，儻也。”徐铉注：“儻何即负何也，借为谁何之何。今俗别作担荷。”《广雅·释诂二》：“何，问也。”清吴昌莹《经词衍释·补遗》：“何，犹岂也。何、岂互相为训。”何字的甲骨文像人荷戈之形，本义为担、挑、负重等义，后作荷。

“耳”：人和动物的听觉和平衡的器官，即耳朵。

上九爻爻辞直译大意为：“肩扛大枷锁，磨掉（或埋没）了耳朵，将有凶险。”这段爻辞依然是一段双关语，是说“民众所承受的法律约束（何校）过于严厉而达到了都不敢讲真话（灭耳）的地步的时候，就会有灾难。”“何校”是指民众所受到的法律约束。“灭耳”不是灭民众的耳，是灭国君的耳。法律太严格，百姓不敢乱说乱动，生怕犯法，就断了言路。国君听不到不同的声音，也就掌握不了天下真实的情况，这不是与聋子一样吗？这就是“灭耳”。文革时期、大跃进时期，“全国山河一片红”，而饿死的人无数，就是因为“灭耳”造成的“凶”。那时的人只能迎合上级说好话，不能发表不同的意见，鼓吹亩产数千数万斤的说谎者可以当官，说真话实话者，轻者被戴上右派帽子抄家、游街、批斗，重者入狱受刑。那时的右派帽子比现在的坐牢还严重，现在坐几年牢出来还是一个江湖人物，而那时的右派帽子有如孙悟空画地为牢，任何人都

是不敢接近的，其孤独和无助的程度空前，以至于很多人因忍受不住羞辱与孤独而自杀，这就是“何校灭耳”之“凶”。作者在此是对王子们提出了很严重的警告：法律虽然是必要的，执法也应当是严格的，但同时也要看到其负面影响，要掌握好法律的尺度。以此，上九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戴上沉重的枷械就隐盖了耳朵一样，法律如果过于严厉，臣民就不敢讲真话，国王也就因听不到真实的声音而不了解自己的国情，后果将是严重的。”

《噬嗑》卦以动物和人嚼咬肉食的情形来言说法律的问题，第一爻讲了法律的必要性；第二爻讲了法律的公正性；第三、四、五爻讲了执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情况；第六爻讲了法律的强度问题。无论那一个朝代，也无论哪一个国家，其制定的法律及执法过程能够符合此框架，都应当算得上是一个较为完善完美的法律系统。

二十二、贲

【原文】

（卦辞） ䷖：贲，亨。小利，有攸往。

（爻辞） 上九：白贲，无咎。

六五：贲于丘园，束帛戔戔，吝，终吉。

六四：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九三：贲如濡如，永贞吉。

六二：贲其须。

初九：贲其趾，舍车而徒。

【译文】

（卦辞） ䷖：修饰能使人或事物变得更为美好，从而易于为别人所接受。这种修饰会产生小的利益，也会由此获得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爻辞） 初九（䷖）：在装饰之初，就要放弃铺张浪费的选择，而采用厉行节约的方式。

六二（䷖）：正如我们要经常洗脸，并整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一样，修饰要从将已有的东西料理得干净整齐入手。

九三（䷖）：热情饱满的健康状态是最好的修饰，如果能够永远地认识到此问题并保持下去，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四（䷖）：修饰的最佳效果是慈祥而健康的白首老人形象，他们有如一匹矫健的骏马，即使是不加任何的装饰也会如五彩的锦鸡一般美丽漂亮。这种精神焕发的状态不是即将去抢劫的土匪相，而是迎亲时的那种神采奕奕。

六五 (䷥)：在装饰陵园及祭祀祖先时，只需要少量的祭品以表心意就可以了。虽然看起来有一些吝啬，但最终的结局却会是完满的。

上九 (䷥)：朴素无华的修饰，没有过错。

【注释】

《贲》卦卦辞：“䷥：贲，亨。小利，有攸往。”

“䷥”：《贲》卦卦画。由《困》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困》卦变为初九爻的《兑》卦“䷹”；再变为六二爻的《随》卦“䷐”；九三爻的《革》卦“䷰”；六四爻的《既济》卦“䷾”；六五爻的《明夷》卦“䷣”；上九爻的《贲》卦“䷥”。《贲》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贲 (bì 毕)”：《说文》：“贲，饰也。”《广雅·释诂一》：“贲，美也。”贲字从贝从卉，古人以贝壳和卉（百草的总称）作为装饰物，故从贝从卉。因此贲的本义应为装饰、修饰。修饰后就显得美丽，故引申为美等义。这里用修饰的本义。

《贲》卦接《噬嗑》卦。《噬嗑》卦讲述了法律的问题。法律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所以法律不能是赤裸裸的镇压，而应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主。要注意方法，要讲究策略，不要给人以残暴的形象，要有亲和力。因此，在《噬嗑》卦后接《贲》卦，讲述为王者的修饰、修养问题。

《贲》卦卦辞大意为：“修饰能使事物更为美好，从而易于为别人所接受。有小的利益，也会产生一个安居乐业的结局。”

“贲”就是装饰、修饰。“亨”是对贲的肯定。“小利”即有小的利益。为什么是“小利”呢？因为修饰只是对外表形象的一种修饰，并不改变事物的本来性质。就为人处事而言，贲相当于身体的衣着打扮、精神状态。良好而又整洁的衣着加上得体的化妆，再配上英俊的形象，当然会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对自己的事业发展也一定是有利的，但是，比这些更重要的还是人自身的品德和素质。两者相比较，内在的品德和素养较外在的美丽更为重要，所以说“贲”只是“小利”。这两个字用得非常好，既表明了贲的必要性，

又表明其不必小题大做。在下面的爻辞中，作者所提倡的就正是整洁朴素的美，而不是花里胡哨的修饰。“有攸往”即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去处。这是就最终的结局而言的。

初九爻爻辞：“贲其趾，舍车而徒。”

“舍”：放弃。

“徒”：步行。

初九爻的字面大意为：“装饰脚趾头，舍车不乘而选择徒步行走。”为什么要有车不坐呢？大概是脚趾头上漂亮的打扮怕人看不见，赤脚下地走几步炫耀炫耀。过去解卦就是这么理解的。其实，这一段爻辞依然是比喻，“贲其趾”是开始装饰的意思。“趾”即脚趾头，《周易》取象从下往上，脚趾头位于人体的最下之处，象征开始。这里的趾与上一卦中的“灭趾”的趾取义相同，都是开始、初期等义。“贲其趾”就是装饰之初、装饰之始的意思。装饰之初怎么样呢？“舍车而徒”：放弃乘车而徒步行走。装饰与乘车有什么关系呢？乘车不是更风光吗？为什么要放弃呢？乘车的确更风光，但费用也相应地要高得多。除了车辆本身的价值不菲之外，还得供养车夫和马匹，算下来是一笔很大的开支，正如现代的小车使用及维护费不低一样。“舍车而徒”就是说要放弃铺张浪费的想法而选取节约的方式。这是作者确定的“贲”的原则，也即要在厉行节约的前提下去修饰。这无疑地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因为物资的修饰是一个无底洞，多少钱都可以装得下去，但效果究竟又如何呢？“小利”而已，作者在卦辞中已经作了交代。以此，初九爻爻辞可译为：

“在装饰之初，就要放弃铺张浪费的选择，而采用厉行节约的方式。”

初九爻爻象为“䷶”，《兑》卦卦象。兑字的本义为仁者的言说（参看《兑》卦注释）。仁者之人严以律己，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贲其须。”

“须”：胡须。

“贲其须”直译就是“修饰自己的胡须”。上一爻作者对王子们说要“舍车而徒”，要节约，不能乱花钱。王子们一听就不高兴了，你这不是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吗？既想装饰又舍不得花钱，哪有这么便宜的事？这种“贲”我们不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你有能耐你给我们装饰来看一看。作者于是给王子们解答这无米之炊如何做，第一步就是“贲其须”，你把现有的东西搞整齐，就如我们出门之前先要整理一下头发、胡须，洗一把脸一样，别乱七八糟地出去。否则你披头散发地去试一试，戴再大的花环，穿再好的衣服也不会有好的效果。记得我们小时候，穿衣要布票，每人一年只有六尺布票，好动的小孩子总是不够，所以往往要在破衣服上打补丁。母亲常说的一句话是：笑破不笑补。破而不补是懒惰的原因，而补是勤俭节约的象征。衣服洗得干干净净，补丁打得整整齐齐，是不会被人看不起的，我们因此常常为自己衣裤上较别人更为精细的补丁而骄傲。作者这里所说的“贲其须”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修饰首先要从将现有的东西弄整齐开始，而不是各种华丽装饰品的堆砌。以此，六二爻爻辞可以译为：

“正如我们要经常洗脸，并整理自己的头发和胡须一样，修饰要从将已有的东西料理得干净、整齐入手。”

六二爻爻象为“䷖”，《随》卦卦象。随的本义为跟随、顺从。“贲其须”就是使现有的东西理顺，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贲如濡如，永贞吉。”

“如”：语助词，相当于“……这个样子”。

“濡”：《说文》：“濡，水。出涿郡故安，东入漆淅。”《广雅·释诂二》：“濡，渍也。”《集韵·虞韵》：“濡，沾湿也。”《集韵·尤韵》：“濡，柔忍也。”濡的本义为水系名，引申为沾湿、浸渍、淹没、滋润、克制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上一爻讲要整理自己的容貌，理顺洗干净了还不够，作者继续说还要“贲如濡如”，要如受到滋润的植物一样地面对于人。植物受到滋润后是什么样子呢？就是春天里阳光、雨水、肥料都十分充足时的情形，每片叶子都饱满发亮，青翠欲滴。对人而言就是要健

康，要有一点精神，要容光焕发。生活中我们常会遇到二种人，一种人穿名牌，用名牌，打扮得也十分精致，就是没有精神，脸上发黄，眼睛无光，说起话来上气不接下气，哈欠连哈欠。还有一种人，穿着随便，但目光炯炯，脸上红光焕发，说起话来如雷贯耳，号召力及感染力很强。“贲如濡如”就是形容这种精神饱满的人。作者的意思是说，你仅仅是洗脸修胡须，整理干净了还不行，还要保持一个健康的容貌，要充满自信地去面对民众，这就是最好的修饰。如果能永远保持这种正确的认识和状态，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以此，九三爻爻辞可译为：

“热情饱满的健康状态是最好的修饰，如果能够永远地认识到此问题并保持下去，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三爻爻象为“䷰”，《革》卦卦象。革就是革新、革命的意思。在革命的生死斗争中，双方都处于极度的兴奋状态中，也一定会保持一种高昂的斗志，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贲如皤如，白马翰如。匪寇，婚媾。”

“皤（pó 婆）”：《说文》：“皤，老人白也。”《广雅·释器》：“皤，白也。”《玉篇·白部》：“皤，素也。”皤的本义为老人的白首貌，引申为白色、素色等义。这里用本义。

“白”：本义为霜雪一样的颜色，引申为洁净、明亮、朴素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翰”：《说文》：“翰，天鸡，赤羽也。”《类篇·羽部》：“翰，天鸡，羽有五色者。”翰的本义为雉类。俗称山鸡、锦鸡。

“贲如皤如”：修饰的最佳效果是白胡子老公公的那种形象。这是一个集健康、慈祥、智慧、力量于一身的形象。这个形象包含了“贲其须”和“贲如濡如”的效果，这是作者给王子们沟画的一个最佳修饰效果图，一个既不用花钱，又可以“舍车而徒”的效果图。注意啊，不要将其理解为让王子去戴一顶英国人法官的假帽子，更不是搞化装舞会，作者在此强调的是一种极具亲和力的内在力量美，是一种智慧和精神，是一种健康和品德。有了这种内在的力量感后会怎么样呢？“白马翰如”，不加任何修饰的朴素无华的马








也会如五彩的锦鸡一般漂亮。作者怕王子们误解这种形象，将其理解为老人的威严，于是接着补充说：“匪寇，婚媾。”这种精神风貌不是一脸的土匪相（匪寇），而是迎亲时满面春风的喜色（婚媾）。以此，六四爻爻辞可译为：

“修饰的最佳效果是慈祥而健康的老人形象，他们有如一匹矫健的骏马，即使是不加任何的装饰也会如五彩的锦鸡一般美丽漂亮。这种精神焕发的状态不是即将去抢劫的土匪相，而是迎亲时的那种神采奕奕。”

六四爻爻象为“䷶”，《既济》卦卦象。既济就是一切完备的意思。有了“贲其须”的整洁，“贲如濡如”的健康和力量，“贲如皤如”的慈祥与博爱，就是最为完美的修饰，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贲于丘园，束帛戋戋。吝，终吉。”

“丘”：《说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为也。”《方言》卷十三：“冢，自关而东谓之丘。小者谓之垅，大者谓之丘。”《周礼·春官·冢人》：“以爵等为之封之度，与其树数。”郑玄注：“王公曰丘，诸臣曰封。”丘的本义为自然形成的大土堆，引申为王公的大坟墓等义。这里用坟墓之义。

“园”：圀的简体字。金文写作“”。《说文》：“园，所以树果也。”《玉篇·口部》：“园，园圃也。”《正字通·口部》：“园，历代帝后葬所曰园。汉制陵园有令。如文帝陵名文园，宣帝祖武帝戾太子葬处名戾园，是也。”观金文园字字形，由口、、、四部分组成，其中“口”象围墙，“”象山脉，“”象河道，“”象坟墓。这种依山傍水的形式，历来就是中国古代风水理论所认为的房屋及坟墓建筑所需的最佳地理环境，而以围墙保护其墓穴，只有王公贵族才做得到。因此，园的本义当为王公墓地，因其中大量种植果木，并建有亭台楼阁，故又被引申为花园、果园、游乐之处等义。这里用本义。

“束”：捆缚、约束。

“帛”：本义为素色的丝织品，引申为丝织物的总称、用于聘问或祭祀的缁帛等义。

“戈(jiān 尖)”：《集韵·獮韵》：“戈，少意。”《字彙·戈部》：“戈戈，浅少之意。”《集韵·先韵》：“戈，戈戈，显见儿。”戈的本义为残，引申为少、小、显露等义。

在我国古代，不仅注重于活人的生活，更重视对祖宗的祭奠。作者在前几爻讲了活人的修饰问题，强调的是整洁、健康和良好的心态，提倡的是精神的重要性，而反对物资的享乐。这是对生者的要求，对晚辈的企望。晚辈们即使是不愿意也只能服从，他们也许会在心里说：儿子辈不过老子，但我们要看一看你对你的前辈或者对你自己身后的祭祀是否也这么扣扣。作者现在就来回答这个问题，讲述对祖宗陵园的装饰问题。作者认为“贲于丘园”也应当“束帛戈戈”，用少量的素色丝织品就行了。“束帛”是古代用于聘问和祭祀的缙帛，一束为五匹。“束帛”也称帛帛。《礼记·杂记下》：“纳帛一束，束五两，两五寻。”古一寻八尺，也就是说一束帛等于二百尺丝织品。“戈戈”，少量的。“束帛戈戈”即少量的祭品。“吝”，吝啬。“终吉”，最终的结局是完满的。以此，六五爻爻辞可译为：

“在装饰陵园及祭祀祖先时，只需要少量的装饰品及祭品以表心意就可以了。虽然看起来有一些吝啬，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很好的。”

“吝”字在此出现说明其行为是比较小气的，再大方一些完全可以做得到。作者为什么在可以做得到的情况下而不提倡去做呢？结合我们现代人的婚丧嫁娶及名目繁多的庆祝活动，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六五爻爻象为“䷖”，《明夷》卦卦象。明夷就是光明被遮挡。故有此反对华丽耀眼的铺张浪费，而提倡朴素美的爻辞。

上九爻爻辞：“白贲，无咎。”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朴素无华的修饰，没有过错。”

朴素无华的修饰（白贲）是作者对其观点的总结。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作者所提倡的“白贲”并不是不修边幅，并不是邋遢，而是有其前提条件的。这个前提条件就是“贲其须”（干净整洁）；

“濡如”（精神饱满）；“皤如”（智慧慈祥）。有了这些前提条件才是美。作者所描述的是一种内在的美，是不用铺张浪费就可以达到的美。他所反对的是那种华而不实、繁杂庸俗的美，那种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虚伪的美。由此，我想到我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审美观和精神面貌。那时的国家刚刚获得解放，全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审美观风靡全国，人们喜爱的是朴素的军绿色，排斥任何鲜艳华丽的装饰。在“破四旧，立新风”的号召下虽然干出了许多令今天的人后悔的事，但社会提倡的却的确是一种阳刚之美，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从时代环境来说，作者的创作时期为周灭商之初，人们对新生活充满希望，正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文环境相似，所以才有这种阳刚之辞。

二十三、剥

【原文】

（卦辞） ䷖：剥，不利有攸往。

（爻辞） 上九：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六五：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六四：剥床以肤，凶。

六三：剥之，无咎。

六二：剥床以辨，蔑贞，凶。

初六：剥床以足，蔑贞，凶。

【译文】

（卦辞） ䷖：当国家政权受到反动势力的削弱时，不利于形成安居乐业的环境。

（爻辞） 初六（䷖）：当国家政权的基础被削弱时，如果我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以傲慢、轻蔑的态度来对待，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六二（䷖）：当削弱国家政权的企图已经达到清晰可辨的程度时，依然以傲慢、轻蔑的态度来对待，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六三（䷖）：为防止国家政权落入行为不正者之手，而暂时将王权剥夺过来，没有过错。

六四（䷖）：当对国家政权的削弱已经危及到王权的存在时，将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六五（䷖）：企图剥夺国家政权的人有如穿在绳索上的小鱼一般被绳之以法。这个胜利是得到王室成员支持的结果，因此没有什么不利。

上九（䷖）：因为没有剥夺王权这个硕果的企图，所以，

光明正大的领袖反而得以坐在驾驭国家这部马车的位置上，而那些搞阴谋诡计企图颠覆王权的人，却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力。

【注释】

《剥》卦卦辞：“䷖：剥，不利有攸往。”

“䷖”：《剥》卦卦画。由《夬》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夬》卦变为初六爻的《大过》卦“䷛”；再变为六二爻的《咸》卦“䷞”；六三爻的《萃》卦“䷬”；六四爻的《比》卦“䷇”；六五爻的《坤》卦“䷁”；上九爻的《剥》卦“䷖”。剥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剥”：《说文》：“剥，裂也。从刀，从录。录，刻割也。”《广韵·觉韵》：“刻，削也。”《广雅·释诂》：“剥，落也。”“剥，脱也。”“剥，离也。”《字彙·刀部》：“剥，褫也。”剥的本义为以刀剥削兽皮，引申为割裂、削、离、脱落、侵夺等义。这里用侵夺、剥夺等义。

《剥》卦卦象为“䷖”。五阴爻一阳爻，是阴盛阳衰之象，而且一阳爻处卦之极，有被剥将尽之象，故名为剥。《剥》卦接《贲》卦，《贲》卦讲述的是完善之道，但无论多么完善的事物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逐渐被损坏，所以在《贲》卦后接《剥》卦，讲述国家政权遭受到反对派削弱时的情形。从爻辞内容来看，这是一段以周族史实为例的卦爻辞。

《剥》卦卦辞大意为：“当国家政权受到反动势力的削弱时，不利于形成安居乐业的环境。”

初六爻爻辞：“剥床以足，蔑贞，凶。”

“床”：牀的简体字《说文》：“床，安身之坐者。”林义光《文源》：“考爿并有床象，实即床之古文。”《释名·释床帐》：“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床字从爿，从木。“爿”：《段注说文》：“爿，反片为爿，读若墙。”爿、片本为一字，本义为木板，合木板则为床。《通俗文》：“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

八尺曰床。”供坐、卧之用的这种木板通称为床榻。古代床有坐、卧两种功用，所以床的本义为供人坐、卧的器具，而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专用于睡觉的地方。过去皇帝上台登基称为坐床，就是用其宝座之义。这里也是用其义，象征君王的政权。

“以”：及、达到。

“足”：本义为人体下肢的总称，又专指踝骨以下的部分，即今之脚。引申为动物用以行走或奔跑的器官、植物的根茎、支撑器物的脚、事物的基部等义。这里用政权的根基义。

“蔑”：甲骨文字形下为戈，上为大眼人形，本义大概是仗武力之势而傲慢之貌，引申出小、轻侮、污蔑等义。这里用本义。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当国家政权的基础被削弱时，如果我们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是以傲慢、轻蔑的态度来对待，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理解这句爻辞的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床”字的含义。床字在《周易》中一共五见，其中《剥》卦三见，《巽》卦两见，均取君王宝座义，是政权的象征。其中《巽》卦的两见为九二爻“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和上九爻“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大意为：“不在王位而行王政时，如能使用史官所掌握的先人的权威及巫官所掌握的神权来解决分争，会产生完满的结局，没有过错。”“不在王位而行王政时，如果得不到财力及权力的支持，要认识到其可能产生的不良后果。”

初六爻爻象为“䷋”，《大过》卦卦象。大过就是大大地超过其承受能力的意思，故有此动摇根基，使之不堪重负之辞。同时，《大过》卦卦象也象床形。

六二爻爻辞：“剥床以辨，蔑贞，凶。”

“辨”：本义为判别、区分，引申出明察、明晰、辨认、识别等义。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当削弱国家政权的企图已经达到清晰可辨的程度时，依然以傲慢、轻蔑的态度来对待，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上一爻说“剥床以足”。这种行为可能还是在暗中进行的，意图并不十分明显，如果说为了不冤枉好人，而不采取行动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现在这些叛乱者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清晰可辨了，如果仍然不当一回事，结局可想而知。

六二爻爻象为“䷖”，《咸》卦卦象。咸就是感知、感觉，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剥之，无咎。”

“之”：语助词，无意义。

六三爻爻辞直译大意为：“剥夺过来，没有过错。”

这句爻辞有一点费解，因为前两爻及后一爻爻辞都说“剥床……凶。”怎么到了这一爻就成了“无咎”呢？要解开这个疙瘩，需要结合六五、上九两爻爻辞的含义及周族的历史来分析。六五爻爻辞为“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大意为：“将企图剥夺国家政权的人如穿在绳索上的小鱼一般绳之以法，是因为得到王室成员支持的结果，没有什么不利。”上九爻爻辞为：“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大意为：“面对王位这个巨大的果实而不企图占据，品德高尚的领袖因此得到了这个最高职位，而那些行为不正的人则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力。”这两段爻辞向我们提供了两个信息：一是对国家政权的争夺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或两股势力：一是“君子”；一是“小人”。他们的区别就是“君子”面对国家政权这个“硕果”而“不食”，并没有占为己有的企图。而“小人”正好相反，是想获取政权。这场争斗以“君子”获胜而告终，他的胜利是因为得到了“宫人宠”的结果。以此，我们就有理由认为，初六爻的“剥床以足”；六二爻的“剥床以辨”；六四爻的“剥床以肤”均是针对“小人”的行为而言的。而六三爻的“剥之”则应当是“君子”的行为。或者说正是因为“君子”看到了“小人”对国家政权将造成的危害，所以才果断地采取了夺权的行动，免得政权落入他们的手中。而自己本没有夺权之想，不过是以此不得已之手段代为保存政权而已。从其行文特点来看，这个“君子”毫无疑问是指作者或作者所代表的势力。这就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宫人”

为什么要“宠”这个“君子”？“宫人”就是王宫中人或王室成员，是国家政权的合法掌握者或这个合法的执政集团。政权在自己手中不是更好吗？为什么偏偏要支持其他人呢？是自己没有能力？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从“剥之”这一个词来看，这种权力的转让并不是主动的，而是被迫的。这种奇怪的现象只能结合周族的历史才找得到答案。

对照周族历史，这几段爻辞所反映的现象正与周公的摄政有关。《史记·周本纪》说：“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诸侯畔周，乃摄行政当国。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与武庚作乱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如果说管叔、蔡叔的行为是“剥床”的话，周公的摄政行为就是“剥之”。他的摄政行为是因为他发现“小人”有“剥床以足”“剥床以辨”的企图而先下手为强的。之后又有了“剥床以肤”的激烈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因为得到王室成员召公等人的支持而取得了捍卫政权的伟大胜利，最后“君子得舆，小人剥庐。”真正坐上王者宝座的是“君子”周公，而造反者武庚管叔等人则被诛杀，被剥夺了其生存的权力。

六三爻“剥之，无咎”的爻辞显然是与周公摄政的历史有关，而作者所站的立场又显然是周公的立场，甚至其口吻也完全是当事者的口吻，这正是我们判断《周易》作者的又一个主要证据。或者说当我们将《周易》这部书视为周公的作品时，卦爻辞将会好理解得多。

我们在“周族开国史”一节中讨论过周公摄政的问题，他提出的“恐诸侯畔周”的理由其实是站不住脚的，不过是周公为篡权而编造的理由而已，将他篡权后才出现的所谓三叔之乱作为诸侯畔周的证据更是颠倒黑白的诡辩。但如果我们的分析是对的话，这里就又来了一个问题：既然我们说《周易》是一本教学用书，为什么作者不是说真话呢？这与作者的处境有关，正如我们曾经分析过的一样，作者的篡权并不成功，而且在创作此书时，已经被迫交权，是在被软禁的状态下所作的立功赎罪之举。他借此机会在后人面前为自己辩护是十分自然的事。以此，我们可以将六三爻爻辞译为：

“为防止国家政权落入小人之手，而暂时将王权剥夺过来，没

有过错。”

六三爻爻象“䷖”，《萃》卦卦象。萃有聚集、聚众的意思。古人聚众往往是为了抵抗侵略，作者将自己的夺权视为保全之举，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剥床以肤，凶。”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当对国家政权的削弱已经危及到王权的存在时，将会发生严重的后果。”

“肤”的本义为人或动物的表皮。“剥床以肤”就是刀子已经接触到了皮肤，已经能感受到切肤之痛。这是比喻前面就已经开始发生的“剥床以足”“剥床以辨”的危险已经逼近。

六四爻爻象为“䷇”，《比》卦卦象。比就是亲密无间的意思，故有此“无间”的接触之辞。

六五爻爻辞：“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

“贯”：《说文》：“贯，钱贝之贯。”《广雅·释言》：“贯，穿也。”贯的本义为古时穿钱贝的绳索，引申为用绳子穿起来、穿过、贯通、连续、条理等义。这里用穿连起来的引申义。

“宫”：本义为房屋的通称，引申为帝王之所、宗庙等义。这里指帝王之所的王宫。“宫人”就是王宫中的人。

“宠”：宠爱。

“贯鱼”就是以树枝或绳索从鱼鳃穿过使之连在一起，这样做即使所捕获的鱼不会丢失，又方便带走，此方法我们现在仍然在使用。这是形容抓获企图剥夺国家政权者后情形。古代抓获俘虏后为了防止其逃脱，往往会将俘虏们用绳索串连在一起，此情形与“贯鱼”相似。

“以宫人宠”：因为得到王宫中人支持的结果。这是说“贯鱼”之功是得到了王室支持的，这一句话可以证明“贯鱼”一词是比喻，同时也可以从中清楚地看出与历史相吻合之处。周公平叛是在首先取得以召公为首的王室集团同意的情况下，扛着王者的旗子进行的。要是没有王室的旗子，平叛结果绝不会如此顺利，因为三叔

的部队之所以不战而降，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对王室的尊重。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企图剥夺国家政权的人有如穿在绳索上的小鱼一般被绳之以法。这个胜利是得到王室成员支持的结果，因此没有什么不利。”

类似的话不要过于看实，它既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也可以将其视为作者对其“剥之”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的辩解，还可以视为讨好迎合“宫人”的摇尾巴之谈，表示自己并不想贪天之功。

六五爻爻象为“䷁”，《坤》卦卦象。坤为乾的姊妹卦，乾天坤地，天施地受，在乾坤之中，坤只是成万物者，是乾天所授阴阳之气的结果。所以有此“以宫人宠”之辞。同时，《坤》卦卦形也像从侧面所见穿连在一起的铜钱，故有“贯鱼”之辞。

上九爻爻辞：“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

“硕”：本义为头大，引申为大。

“舆”：本义为车厢，引申为车、车厢底板、运载、座位、轿子等义。这里与“庐”对举，应为供人乘坐的车厢义，比喻权力之位，与前面的“床”之义相同。

“庐”：《说文》：“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集韵·鱼韵》：“庐，粗屋总名。”《释名·释宫室》：“寄止曰庐。庐，虑也，取自覆虑也。”庐字的本义为农时寄居的棚舍，引申为简陋的房屋、寄居等义。

“硕果不食”：很大的果实，不去采食。什么果被称为硕果？为什么不去采食呢？这个硕果就是前面几爻“剥床”的床，就是后面“君子得舆”的舆，也就是大家在相互争夺的王权。“硕果不食”是说没有吞食王权的要求。因为如此，所以才能得到“宫人宠”，才产生了“君子得舆，小人剥庐”的结果。“君子得舆”就是英明的领袖得以坐在驾驭国家这部大车的位置上。“小人剥庐”是说那些个搞阴谋诡计的人，企图剥夺王权的人，到头来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力。以此，上九爻爻辞可译为：

“因为没有剥夺王权这个硕果的企图，所以，光明正大的领袖反而得以坐在驾驭国家这部马车的位置上，而那些搞阴谋诡计企图

颠覆王权的人，却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力。”

这段爻辞显然是以周公摄政的那段历史为背景的，在周初的历史中，既自称不要王权（硕果不食），又实际掌握了国家政权者（君子得舆）只有周公一人。因此，这里的“君子”应当是指周公，“小人”则指武庚及三叔。这段爻辞所说的“硕果不食”究竟是不想食？还是食不了？是很值得研究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作者的辩护词，而且也已经被后人所接受。正史上的记载均认同周公的摄政行为是处于公心就说明了其辩护的成功，只可惜其摄政理由的疑点太多。当然，我们不能因为周公摄政行为的不妥而否定其功绩，如果说文、武王开创了周朝基业的话，那么周公则是其政权的巩固和制度的完善者，没有周公的一系列封建行为，没有周公的制礼作乐，周朝的统治不可能这么牢固，这大概也是后人乐于接受其辩护，并将其视为“圣人”的理由。

老子说：“是以圣人，为而弗有，成功而弗居也。”“是以圣人，退其位，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欤？故能成其私。”“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子这些观点的重要来源应当就是“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之类的爻辞。

二十四、复

【原文】

（卦辞） ䷗：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爻辞） 上六：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六五：敦复，无悔。

六四：中行，独复。

六三：频复，厉，无咎。

六二：休复，吉。

初九：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译文】

（卦辞） ䷗：恢复过去的秩序，将会使政令通达。自己进出的行为都能畅通无阻，外面朋友的往来也不会受到限制。从遭到破坏的状态到秩序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正如冬至日阳气的恢复需要在阳气剥尽后七天才开始一样。秩序的恢复有利于产生一个安居乐业的政治局面。

（爻辞） 初九（䷗）：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不远就恢复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并为自己不恭敬的行为而后悔，是能有一个完满结局的根本。

六二（䷗）：以休养生息的方式恢复社会秩序，将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三（䷗）：一步一步连续不断地恢复社会秩序，需要经常勉励自己，就不会有过错。

六四（䷗）：为了保持公正的行为，在环境动乱时，也不

能随波逐流，而是要独自坚持自己的正确观念。

六五（䷗）：督促、劝勉他人去恶从善，以恢复正道，不会留下悔恨。

上六（䷗）：以错误的方法恢复正道，是凶险的，将造成灾难。如果因此而发动战争，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大败而归。因为其国君错误的决策而造成的灾难，将会使国家在条件成熟之后也没有发动战争征伐不顺者的能力。

【注释】

《复》卦卦辞：“䷗：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复》卦卦画。由《姤》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姤》卦变为初九爻的《乾》卦“䷀”；再变为六二爻的《同人》卦“䷌”；六三爻的《无妄》卦“䷘”；六四爻的《益》卦“䷩”；六五爻的《颐》卦“䷚”；上六爻的《复》卦“䷗”。《复》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复”：復的简体字。《说文》：“复，往来也。从彳，复声。”《尔雅·释言》：“复，返也。”复的本义为返回，引申为恢复、答复等义。

《复》卦卦象为“䷗”，一阳爻始生于五阴爻之下，有阳爻剥尽重新恢复之义，故称为复。上一卦为《剥》卦，讲述国内的夺权之争。争权夺利的斗争必然会造成天下大乱的局面，而天下大乱又必然达到天下大治，尘埃终要落定。所以在《剥》卦后接《复》卦，讲述如何恢复国家秩序。

“疾”：甲骨文像人腋下中箭之形，其本义当为人受伤，引申为泛指病痛、瘟疫、灾害、苦、憎恨、非难等义。这里用本义，指受到的伤害，也可以理解为对自由行动的阻碍。

“反”：本义为翻转手掌，引申为掉转、颠倒、归还、违反、反抗、背叛等义。

“复，亨。”：“恢复过去的秩序，就能使社会通达。”怎么样才算得上“亨”呢？“出入无疾，朋来无咎。”：“自己出去或进来都没有阻碍，不会受到伤害，外面的朋友们到来也不会受到阻拦”就是“亨”。由此可见，“复”是指对社会秩序的恢复。这种恢复需要一个过程。“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背叛的行为被恢复过来，要到七天后才开始产生效果。”为什么是七天，而不是六天、十天呢？这与《复》卦的原始含义有关。我们知道《周易》是在《连山易》和《归藏易》的基础上创作的，作者继承了其大部分卦名，《复》卦卦名就是《连山易》的原始卦名。《连山易》的功用主要是记时，全年用六十四卦标示，每卦代表六天，其中乾、坤、坎、离四卦分别为二分二至日，只代表一天。在《连山易》的卦序中，《剥》卦为冬至日的前一卦，《复》卦为冬至日的后一卦，也就是说《复》卦初九爻的阳气始生是在《剥》卦开始后的第七天产生，因此，作者说“七日来复”（参看《易说什么》之二《连山易真相》一书）。由此，我们可以认为，所谓“七日来复”是由《复》卦本身所代表的卦序特征所决定的，是实指，而不是作者随便的虚设。同时我们注意到，周公还政于成王的时间正好是周公摄政后的第七年，这可能不是一种巧合。是还政成王的时间选择时就有意符合此规律？还是作者在此为其摄政的行为曾经长达七年之久寻找开脱的理由？这是尚需要做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应当说在周公摄政的七年里，国家正是处于分裂状态，要想“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几乎不可能。所以，这一卦卦辞有可能正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而写的。

《复》卦卦辞可译为：“恢复过去的秩序，将会使政令通达。自己进出的行为都能畅通无阻，外面朋友的往来也不会受到限制。从遭到破坏的状态到秩序的恢复需要一个过程，正如冬至日阳气的恢复需要在阳气剥尽后七天才开始一样。秩序的恢复有利于产生一个安居乐业的政治局面。”

初九爻爻辞：“不远复，无祇悔，元吉。”

“祇(zhǐ 只)”：通祗。祗：《说文》：“祗，敬也。”祗的本义为恭敬。如《尚书·同命》：“下民祗若。”孔传：“下民敬顺其命。”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祗、祗互通，均为恭敬之义。

初九爻爻辞大意为：“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不远就恢复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并为自己不恭敬的行为而后悔，是能有一个完满结局的根本。”

初九爻爻象为“䷗”，《乾》卦卦象，由《姤》卦演变而来。但在前面乾坤两卦的演变中，我们看到，《乾》卦的演变规律是由《乾》卦九五爻的《夬》卦卦象“䷪”变为《乾》卦上九爻的《乾》卦卦象“䷀”，再到《坤》卦初六爻的《姤》卦卦象“䷫”。由《乾》卦上九的《乾》卦卦象到《坤》卦初六的《姤》卦卦象反映的是阴气的生发。而现在《复》卦初九爻爻象是由《姤》卦变为《乾》卦，与《乾》卦的变化反其道而行之，这种变化正有去而复反之义，而且是在仅去了一卦的时候就反复，所以有此“不远复”之辞。

六二爻爻辞：“休复，吉。”

“休”：休息、停止。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以休养生息的方式恢复社会秩序，将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休养生息历来就是古代提倡的一种生存方式，在古人看来，当人及自然界的万物精力疲惫时，应静养以待阳气恢复。如周朝井田制以轮耕制恢复地力；商周之际每年的冬日闭关制度；产后的妇女要静养一月的规定；现在流行的中老年人养生方法中，有一条针对心血管病人的三个半分钟（醒来后起床前先静卧半分钟；然后床上坐半分钟；双腿放下床后在床沿再坐半分钟）等等。这些行为的基本理论就是在恢复之初应当静养，因为阳气初生尚柔弱。这些保健方法都是十分有益的，是被科学肯定的，否则就会诱发疾病，造成身体的损害。这些方法均可称之为“休复”，以休养生息的方法恢复其道。当然，作者在此所说的“休复”是就政治的层面而言的，是说国家大乱之后宜使用轻徭薄役之类宽待民众的政策，使国力有一个积蓄的过程。就“休复”的原理而言，生活、生产、政治是相

通的。

初六爻爻象为“䷌”，《同人》卦卦象。同人就是与人同心同德的意思。对作者所处的当权者的角度而言，“同人”就是想民众之所想，忧民众之所忧。饱受上层争权夺利之苦的国人，在战后极希望有一个相对安定的日子，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频复，厉，无咎。**”

“频”：屡次、连续。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一步一步连续不断地恢复社会秩序，需要经常勉励自己，就不会有过错。”

“频复”就是连续不断地恢复。正如久病的人不宜大补，饥饿的人不宜大吃一样。阳气的恢复、社会秩序的恢复都得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要求太高，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地来，否则就会造成浮夸风，虚假风，就会劳民伤财，这就是“频复”的意思。频复是一个慢上劲的过程，需要有决心、耐心和毅力，所以作者说“厉”。厉的本义为磨刀石，引申为勉励、激励等义。就如刀要经常磨刀石上磨一磨才快一样，只有在“频复”中不断地磨砺自己，才“无咎”，才不会犯错误而退步。

六三爻象为“䷌”，《无妄》卦卦象。无妄就是脚踏实地地干事，不抱虚妄之想，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中行，独复。**”

“中”：本义为中央位置，引申出内、里面、半、正、不偏不倚等义。

“行”：本义为道路，引申为行为、行列、排行、道理、出行等义。

“独”：孤独、孤单、独特。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为了保持行为的公正，在环境动乱时，也不能随波逐流，而是要独自坚持自己的正确观念。”

六四爻爻象为“䷌”，《益》卦卦象。《益》卦六四爻爻象正好也是《复》卦卦象，而且爻辞为“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益》卦六四爻爻象是由《震》卦“䷲”变为《复》卦“䷗”，从爻变来看，是处中的《震》卦九四爻变为六四爻，故有“中行独复”之辞。

六五爻爻辞：“敦复，无悔。”

“敦”：敦促。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敦促、劝勉他人去恶从善，以恢复正道，不会留下悔恨。”

如果说六四爻辞的“中行独复”仅仅只是明哲保身，太小家子气，也是最基本的要求的话。那么这一爻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你不仅要做到独善其身，而且还要劝勉、敦促他人一同为善。否则你一人与环境不协调，不是极容易成为众矢之的吗？而且对于将为政的王子们来说，其行政目标就是要成为众人的领袖，如果仅仅只是独善其身，又那里来号召力呢？

六五爻爻象为“䷗”，《颐》卦卦象。颐就是口腔的意思，口腔嚼咬食物是为了有助于消化，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有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迷”：本义为困惑、迷惑，引申为迷路、失误、遮挡、媚惑、昏迷等义。

“眚”：眚的本义为眼睛生病，引申出过失、灾难等义。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以错误的方法恢复正道，是危险的，将造成灾难。如果因此而发动战争，最终的结局必然是大败而归。这种因为其国君错误的决策而造成的灾难，就会使国家在条件成熟之后也没有发动战争征伐不顺者的能力。”

“迷复”就是不知如何复而复，就是以错误的方法复。前面的“不远复”“独复”是说自己的行为。“休复”“频复”“敦复”是说如何带领国民和帮助别人复，这些都是正确的方式，如果我们不按这些方式去做行不行呢？作者现在就从反面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作者说：“迷复，有灾眚。”“以错误的方法来恢复正确的行为，

将造成灾难。”帮助别人恢复正道是要讲究方法的。不讲究方法的乱来不行，会把事情搞糟。生活中，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常出现“迷复”的情形。小孩子贪玩一点，成绩上不去，做父母的急得不得了，又打又骂，表面上看来是对子女好，但方法不对，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使孩子更厌学。如果遇到性子暴躁点的，离家出走或反戈一击，干出伤害父母的事来就更是糟糕了，这就是迷复的后果。在单位里，领导有错误，职工当众指出，一点面子也不给，也是迷复，结果大多不好。对于国君及从政的王子们而言，后果就更严重了，所以作者说“迷复，有灾眚”。作者怕王子们听不懂，又接着举了一个例：“用行师”，为了纠正对方的错误行为而在错误的时候选择错误的方式发动战争，就会“终有大败”，以大败的结局而告终。注意“用行师”一句是说“使用迷复的方式发动战争”，并不是说对暴君不能发动战争。两者的区别在于到不到发动战争的时候？条件是否具备？如果对方的行为是可以以说服、规劝的方式改变，或者对方的行为还不到非推翻不可的程度，就完全不用小题大做。如果对方的实力较我们自己更为强大或者还没有达到失去民众的支持的程度，就更是不能够轻易开战。如果以错误的信息，选择在错误的时间，发动一场错误的战争就是迷复。“以其国君凶”，由于国君作出这个错误的战争决策而带来的灾难性结局，后果是非常严重的，“至于十年不克征”，以至于在条件成熟后，国家也没有再次发动征讨不顺者的战争的能力。“克”是胜任的意思。“十年”不是数词，而是“条件成熟”的意思，其中“十”字的本义为完备至极，“年”字的本义为成熟（参看《屯》卦六二爻注释）。当对方恶贯满盈时，自己已经国力、军力不够，或者由于自己曾经的错误而失去了方国的支持，失去了领袖的资格等等，都可能成为“十年不克征”的原因。

二十五、无妄

【原文】

(卦辞) ䷘：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爻辞)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九五：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九四：可贞，无咎。

六三：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六二：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初九：无妄，往，吉。

【译文】

(卦辞) ䷘：本不产生价值的商业活动，是物质交流的基础，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种只能作为辅助行业的行为如果被当成主流行业发展，就会出现問題，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爻辞) 初九 (䷘)：商业活动所促进的人员及物质的交流与往来，将产生完满的结局。

六二 (䷘)：不耕种就有收获、不开荒就得到熟田的无妄之事，就是通过商品交换得到利润。这种商业活动有益于产生安居乐业的环境。

六三 (䷘)：不耕种就可获得的商业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在于：动摇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信念。要认识到商业活动本身并不产生价值，靠在贩运中交易的商人所得到的利润，正是在家耕种的人所受到的损失。

九四 (䷘)：能够认识到以上所说的农业与商业的利弊及关系，就不会有过错。

九五(䷊)：依靠长途贩运来谋取利益的商旅活动存在许多风险，如果采用聚众同行的方式就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化解这些风险，从而产生让人满意的结局。

上九(䷋)：长途贩运的商业活动，如果对其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认识不足，就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

【注释】

无妄卦卦辞：“䷘：无妄，元亨，利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无妄》卦卦画。由《升》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升》卦变为初九爻的《泰》卦“䷊”；再变为六二爻的《明夷》卦“䷣”；六三爻的《复》卦“䷗”；九四爻的《震》卦“䷲”；九五爻的《随》卦“䷐”；上九爻的《无妄》卦“䷘”。《无妄》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无”：没有

“妄”：《说文》：“妄，乱也。”《广雅·漾韵》：“妄，虚妄。”妄字为什么有虚妄、乱之义，古人未说清楚。观字形，妄字从亡，从女，本义可能为女人逃跑之义。女人逃跑有乱纲纪，故生乱义。女人逃跑并不容易，大多只能是一种难以实施的愿望，故生虚妄义。

“无妄”有两层可能的含义：一是没有期望、没有想到；二是不胡思乱想，不恣情妄为。结合下面“不耕获，不菑畲，则利。”“行人之得”的爻辞，《无妄》卦卦辞的含义应取前者之义，是指没有参与直接的生产劳动就获得利益的行为。或者说是指其行为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因此也就不应当获得利益却偏偏又形成了利润的商业活动。

《无妄》卦接《复》卦。复就是去而复返的意思。去而复返是为了谋取某种利益，所以在《复》卦后接《无妄》卦，讲述以长途贩运为主要特征的商业活动的利与弊。

“其”：连词，相当于如果、若。表示假设关系。

“匪”：匪字是个会意字，以撮箕内盛垃圾会意应当否定和清除的人和事，也常作否定副词用，相当于不、不是等。这里指商业这个不应该作为主流行业的行为。

“正”：本义为正中、平正、不偏斜，引申为公正的行为、完善、治理、决定、当着、官长、君长等义。这里用正中之义，指主业。

“眚”：眚的本义为眼睛生病，引申为过失、灾难、问题等义。

无妄卦卦辞大意为：“本不产生价值的商业活动，是物质交流的基础，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种只能作为辅助行业的行为如果被当成主流行业发展，就会出现问题：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理解这句话的关键是要正确地理解“无妄”这个主题词的含义，在下面的爻辞中我们会清楚地看出作者所赋予的“无妄”之义。

初九爻爻辞：“无妄往，吉。”

初九爻爻辞大意为：“商业活动所促进的人员及物质的交流与往来，将产生完满的结局。”

作者首先肯定了商业行为的积极意义。

初九爻象为“䷊”，《泰》卦卦象。泰就是大而圆滑，通畅、安定等义，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

“耕”：《说文》：“耕，犁田也。一曰古者井田。”耕的本义为犁田，引申为从事农业劳动或致力于某种事业。这里用本义。

“获”：本义为猎得、捕获之义，引申为得到、射中、俘获、被辱、收割庄稼、收获等义。这里用收割庄稼义。

“菑（zī 资）”：《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菑字从艸、从火、从田，本义当为烧荒草以成田。我国古代采用刀耕火种的方式开荒种田，开荒之始，首先以火烧荒草，因此，菑就是第一年的开荒田。

“畚(yú 鱼)”《说文》：“畚，三岁治田也。”《尔雅·释地》：“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畚。”郝懿行义疏：“畚者，田和柔也。孙炎曰：畚，和也，田舒缓也。盖治田三岁，则陈根悉拔，土脉膏肥。”畚字从人、从禾、从田，本义当为适宜于人耕种、适宜于禾苗生长的肥田，也即我们常说的熟田。

“则”：《说文》：“则，等画物也。”《尔雅·释诂上》：“则，法也。”则的本义为用刀在鼎上等距离地刻划。古人刻鼎是为了测日影的需要，而日影所反映的天道是古人生活、行政的法则。故则又引申为法典、准则、规律、效法、按等级区划物体等义。

“不耕获，不菑畚”就是“没有耕田种地就获得了收成，没有烧荒整田就得到了熟地。”这句话实际上是在说没有参与直接的劳动生产就获得了利益这种“无妄”之事。按正常的观点来看，种豆得豆，种瓜得瓜，万事都有一个因果，没有开始就没有结果，所以“不耕获，不菑畚”的事本来是不可能发生的，是不应当有期望的事，是“无妄”。但作者却说这种事是可能的，这就是“则利”。“则”的本义为等距离地刻划，商品交换所需的度、量、衡都是“则”的产物，所以，所谓“则利”也就是通过度、量、衡这些工具而从事物资交换来产生的利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商业利益。下一爻“行人之得，邑人之灾”的爻辞也可以进一步证实，所谓“则利”就是由相对于从事农耕劳动的“邑人”而言，靠在外奔波的“行人”以交换物品而获得的利益。商业活动本身并不会增加物质的分量，但却可以增加物品的价值，主持交换的人因此获得了交换后的剩余利润，这种商业利润在作者看来就如不耕种就产生了收获一样，是凭空而来的利益。作者随后又说“有攸往”：这种利益也可以产生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这句话充分肯定了商业利润的合理性。以此，六二爻爻辞可译为：

“不耕种就有收获、不开荒就得到熟田的无妄之事，就是通过商品交换得到利润。商业活动有益于产生安居乐业的环境。”

上一爻说“无妄，往，吉。”这里是对其所作的进一步解释。“无妄，往”是如何“吉”的呢？“不耕获，不菑畚，则利。”这种商业行为虽然不增加价值却可以得到利润，不需要播种耕田，却仅

仅靠玩秤杆子就玩出来利益。空手套白狼，多好啊！我们之所以将“无妄”理解为商业活动，这一段爻辞及下一段爻辞的“行人之得”就是其主要依据。

六二爻爻象为“䷗”，《明夷》卦卦象。明夷就是光明被遮挡。大概在当时的大多数人看来，辛勤劳动得来的成果才是正当得利，而通过交易所得的利润是不当得利，是一种中间交易者的盘剥行为，有如光明被遮挡，故有此爻辞。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商人一直受到歧视，正与此种观点有关，而作者在此对商业利润的肯定实属难得。

六三爻爻辞：“无妄之灾：或系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灾。”

“或”：通惑，疑惑之义。

“系”：拴、系结、约束、牵连。

“牛”：牛是最早被驯服的大型哺乳动物，因其力大而被用于耕田、拉车等农业生产。

作者在前两爻肯定了商业行为的必要性，但他又怕受教者过于看重商业而忽视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所以他马上在本爻说“无妄之灾：或系之牛。”那种不耕种就可以收获的商业行为虽然是有益的，但也有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灾难。这个灾难就是“或系之牛”，动摇对农业生产的注重。“或”是疑惑的意思。“系”即系结，指国家经济所系之处，与《否》卦九五爻爻辞的“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的系字用意相似。“牛”喻农业生产。“或系之牛”就是“对国民经济是联系在农业生产上的事实产生怀疑。”或“动摇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信念”。为什么呢？“行人之得，邑人之灾。”商业行为本身并不产生价值，它只是抬高价格。在贩运中获取利润的商人（行人）所得，正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们（邑人）所受到的损害。“行人之得，邑人之灾”一句很值得玩味，从商业行为本身并不产生价值而言，它无疑是正确的。而“灾”字的使用又反映出对商人及其行为的明显鄙视，读起来好像是遭遇水、火、兵、匪一样，难怪人们直到现在都还在称商人为“奸商”。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不耕种就可获得的商业行为可能造成的

危害在于：动摇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这个信念。要认识到靠在贩运中交易的商人所得到的利润，正是在家耕种的人所受到的损失。”

商业利润的获取相对于农业生产而言要简单一些，所以作者才有此担心，担心受教者分不清主次。这句爻辞可以为“其匪正，有眚”的卦辞作注。

六三爻爻象为“䷗”，《复》卦卦象。复就是往来之义，故有想来想去的“或”及走来走去的“行人”之辞。

九四爻爻辞：“可贞，无咎。”

“可”：能够、可以。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能够认识到以上所说的农业与商业的利弊及关系，就不会有过错。”

九四爻象为“䷲”，《震》卦卦象。震的本义为疾雷，引申为震动等义。不把六三爻所说的那些个道理当作耳边风，能够有所触动，从而引起注意，就不会造成全民经商，农业光光的错事了，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无妄之疾，勿药有喜。”

“勿”：勿的本义是古代士大夫、士所建旗帜。引申为急促、聚众等义。这里用聚众之义。

“药”：藥的简体字。本义为能够治病的植物，后泛指可治病之物。又引申为用药治疗等义。

“无妄之疾”与六三爻爻辞中的“无妄之灾”表面上看起来意思相近，其实有很大区别。“无妄之灾”是说无妄的行为将对外界造成的危害，而“无妄之疾”则是说这种行为本身所存在的问题。无妄之行会有什么问题呢？有很多，如古代交通不便、交通工具落后、豺狼野兽出没、强盗土匪横行等等，这些都是“无妄之疾”，是古代商业活动本身所面临的问题，由此可见，在古代靠长途贩运来谋利的商业活动并不好做。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当如何办呢？“勿药有喜”，以聚众同行的方式就可以治好这个“无妄之疾”。传统易学一般将这句话译为“不要用药就可以自然愈合”，纯属于法

轮功的方法，天下哪有这等好事，其错误在于对“勿”字的错误理解。“勿”就是聚众的意思。“勿药”就是“以聚众的方法就可以医治好这个疾病”或“聚众的方法是医治好这个疾病的良药”。有了“勿”这一味“药”，就“有喜”：就可以产生让人喜悦的结果。以此，九五爻爻辞可译为：

“依靠长途贩运来谋取利益的商旅活动存在许多风险，如果采用聚众同行的方式就可以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化解风险，从而产生让人满意的结局。”

在《周易》中还有一卦也是讲商业活动的，这就是《旅》卦。旅字字形就像人列队在旗帜下有序行进，强调了旅途的有组织性。《旅》卦初六爻爻辞“旅琐琐。斯，其所取灾。”强调的也是商业活动要聚众同行的重要性，与本爻爻辞可以互训。

九五爻爻象为“䷐”，为《随》卦卦象。随就是跟随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长途贩运的商业活动，如果对其行进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认识不足，就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

这是从反面论述上一爻所说的道理。

二十六、大畜

【原文】

（卦辞） ䷙：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爻辞） 上九：何天之衢，亨。

六五：豮豕之牙，吉。

六四：童牛之牯，元吉。

九三：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九二：舆说辐。

初九：有厉，利已。

【译文】

（卦辞） ䷙：对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局限于在自己家族内部挑选，就能有一个完满的结果。人才的储备有利于国家克服重大的困难。

（爻辞） 初九（䷎）：国家总有危难之时，利于储备人才资源以为国家排忧解难之用。

九二（䷊）：正如捆绑车轮的绳索脱落后车辆就不能行进一样，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才来协助君王管理，国家就会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九三（䷊）：正如骏马要经常使之相互追逐一样，优秀的人才也要使他们经常演练，这种演练有利于形成一支能够克服艰难险阻的队伍，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者说演练政权的保卫行动，将有利于国家形成安居乐业的局面。

六四（䷊）：正如将小牛圈养在栏中一样，要以优越的条件将人才集中供养，以使之受到纪律的约

束。

六五 (䷙)：正如被阉割的猪既有攻击能力，又不会伤及主人一样，使用经过严格培训的人才去管理民众，保卫国家，以充当国家的爪牙，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上九 (䷙)：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忠于朝廷的人才队伍，可以承担起沟通天子与诸侯、天子与民众之间联系的作用，国家由此而政通人和。

【注释】

《大畜》卦卦辞：“䷙：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大畜》卦卦画。由《萃》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萃》卦变为初九爻的《随》卦“䷐”；再变为九二爻的《兑》卦“䷹”；九三爻的《夬》卦“䷪”；六四爻的《需》卦“䷄”；六五爻的《泰》卦“䷊”；上九爻的《大畜》卦“䷙”。大畜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大”：本义应为人张开身体后所能接触到的最大范围。后引申为泛指在面积、体积、容量、数量、强度、声势、年龄、重要性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对象。

“畜”：《说文》：“畜，田畜也。”段玉裁注：“田畜谓力田之蓄积也……俗用畜为六兽字。”《广雅·释诂一》：“畜，养也。”“孝，畜也。”《玉篇·田部》：“畜，容也。”《尔雅·释畜》：“马、牛、羊、豕、犬、鸡谓之六畜。”观字形，畜字从玄从田。玄实际上是黎明来临时天空的颜色，寓意为阳气之本或生命之源（参看《坤》卦上六爻注释）。“田”为耕种的土地。以此，畜字的本义当为土地的物产是人生命的营养之源。古人的营养不仅有土地的物产粮食，还有动物类肉食资源，所以又将人类家养的马、牛、羊、豕、犬、鸡等动物称为畜。野生动物的家养需要一个驯化的过程，畜字也就有了驯服、驯化之义。野生动物的家养是人们储存肉食的一种方法，

故畜字又有了积蓄、积聚之义，并由此生发出饲养、培育、容纳等义。这里用驯服、储备之义。

“大畜”从字面上理解，可以有“较大的储蓄”和“大人之畜”两种可能的含义，结合卦爻辞的内容，正确的解释应为后者，因为《大畜》卦爻辞的内容均与人才的储备有关。大畜是针对小畜而言的，《小畜》卦取容民畜众之义，以周族应当如何对待商遗族为题发挥，而《大畜》卦以人才的培育为题，所以，所谓“小畜”和“大畜”实际上是“小人之畜”和“大人之畜”的意思。“大畜”就是指人才的培养和储备。

《大畜》卦接《无妄》卦。《无妄》卦以商业为题，古代长途跋涉的经商活动困难重重，需要具有优良素质的人才来完成，所以在《无妄》卦后接《大畜》卦，讲述人才的获取。

《大畜》卦卦辞大意为：“对人才的培养和储备，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局限于在自己家族内部挑选，就能有一个完满的结果。人才的储备有利于国家克服重大的困难。”

理解这句话主要是要搞清“不家食”的含义。“不家食”就是不要仅仅是在自己家里寻找食物。由于《大畜》卦的主题是培育和储备人才，所以，“不家食”的食字在此是比喻王者所寻找的人才。“不家食”的含义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不要任人唯亲，要任人唯贤，要广泛地引进人才等等。

初九爻爻辞：“有厉，利已。”

“厉”：厉的本义为磨刀石，引申为勉励、激励、提高、严厉、倾危、危险等义。

“已”：《说文》：“已，已也，四月阳气已出，阴气已藏，万物见，成文章，故已为蛇。象形。”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已，孺子为儿，襁褓为子，方生顺出为姦，未生在腹为。”已的本义为已经完成十月怀胎，而将生未生的婴儿。以阴阳的观点看，就是阳气已经充足，因此，已字被用来作为阳气充满的农历四月的名称，也即地支的第六位。已字一般用于纪时，除此之外是一个少见字。根据本卦卦爻辞的内容来看，本爻的已字当用储备待用

之义。

初九爻爻辞直译大意为：“国家总有危难之时，利于储备人才资源以为国家排忧解难之用。”

“有厉”就是有危险。“利已”即利于孕育婴儿。无论是君王有危险，还是国家有危险，未出生的婴儿是帮不上什么忙的，所以，“利已”只能是比喻，意思是利于以人才的储备来解除国家今后可能出现的“有厉”，应该说以将出生而未出生时的婴儿来比喻人才的储备真是非常贴切而形象的。

初九爻爻象为“䷗”，《随》卦卦象。随的本义为跟从、跟随。有了一帮追随者，就可以兵来将挡，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舆说辐。”

“舆”：舆的本义为车厢或车厢板，后引申为车、运载等义。

“说”：通脱。脱落、掉下的意思。

“辐”：捆绑车伏兔与车轴的绳索。

九二爻爻辞直译大意为：“捆绑车轮的绳索脱落了。”依《周易》爻辞叙述、判断、告诫的标准写作特点，这段爻辞是一句半截话。仅仅从这三个字中我们难以判断其寓意，结合前面的爻辞分析，其可能的含义是解释上一爻的“有厉，利已。”有什么厉呢？就是“舆说辐”，就是国家处于没有人管束的无政府状态，正如捆绑车轮的绳索脱落而无法行进一样。国家不能处于无政府的状态，需要找好的人才来管理，使得国家这部车可以正常地运转起来。以此，九二爻爻辞可以译为：

“正如捆绑车轮的绳索脱落后车辆就不能行进一样，一个国家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才来协助君王管理，国家就会处于混乱的无政府状态。”

九二爻爻象为“䷹”，《兑》卦卦象。兑的本义就是因物质准备得充足而喜悦。人才的储备正可以使君王因国家的管理者充足而喜悦，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

“良”：本义为善良，引申为贤明、精善、良好等义。

“逐”：本义为追赶，引申为驱逐、竞争、争先等义。

“艰”：本义为土难治，引申为艰难、困苦等义。

“曰”：说、叫做。

“闲”：《说文》：“闲，阑也。”《古今韵会举要·山韵》：“闲，马闲也。”《广雅·释诂一》：“闲，法也。”《说文通训定声·乾部》：“闲，假借为娴。”《尔雅·释诂下》：“闲，习也。”闲字的本义为木栏杆之类的遮拦物，引申为规范、防御、熟练、练习等义。这里用演练义。

“舆”：本义为车厢，引申为车、车厢底板、运载、座位、轿子等义。

“卫”：本义为守卫、防护，引申为任守卫之职的人、边陲等义。

九三爻爻辞直译的大意为：“精良的马相互追逐，有利于克服艰难险阻，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者说演练对政权的保卫，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居乐业的环境。”

这段爻辞一共两句话，“良马逐，利艰，贞”是一句，“曰闲舆卫，利有攸往”是一句。这前后两句话的含义是相似的，可以互训，正是这种互训，正是后一句的“曰闲舆卫”（这就叫做演练政权的保卫）使我们看到本爻辞所说的“良马逐”不是放马撒野，而是指人才的竞争、训练。作者是在告诉王子们，别把人才的储备办成了养老院、收容所，而是要他们相互辩论、比武、训练。为什么呢？“利艰”，因为这种经常的训练有利于培养他们雷厉风行的作风，有利于相互的谐调，有利于形成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有战斗力的队伍。“贞”，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曰闲舆卫”中的“曰”为叫做，“闲”为演练，“舆”喻政权、王位，与剥卦上九爻爻辞“君子得舆”中的舆同喻。以此，九三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骏马要经常使之相互追逐一样，优秀的人才也要使他们经常演练，这种演练有利于形成一支能够克服艰难险阻的队伍，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或者说演练政权的保卫，将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居乐业的环境。”

九三爻象为“䷧”，《夬》卦卦象。夬就是分决的意思，坚强的护卫可以将敌我分开，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童牛之牯，元吉。”

“童”：《释名·释长幼》：“牛羊之无角者曰童。”

“牯（gù 牯）”：《说文》：“牯，牛马牢也。从牛，告声。《周书》曰：‘今惟牯牛马。’”牯字本义为关牛马的圈栏。

六四爻爻辞字面含义为：“将小牛关在栏中圈养，是完善的根本。”这段话是一个比喻，是以圈养小牛的方式来比喻对人才的约束。听起来很有一些不敬，怎么能将这些栋梁之才以牛比？其实作者不仅以牛作比，还在上一爻以马比（良马逐），又在下一爻以猪比（豮豕之牙）。在作者看起来，对人才的管理就如驯服野兽一样，先要让他们相互追逐，然后将他们关在笼中约束并割去睾丸，再放出去咬人。这三个步骤是非常厉害的，第一步是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发现人才；第二步是以提供食物供养为代价换取他们对主子的顺从与依靠；第三步才是正式使用。这三个步骤听起来很是不敬，而仔细想来却不无道理。没有竞争就分不清优劣，就不知道其价值，就难免错把黄铜当金子，而千里马被遗弃。不进行约束就不能消除其狂躁。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供己使用。

本爻的“童牛之牯”是以将小牛关在圈栏中饲养，来比喻对选中的人才实行供养和约束。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食以待士”，优良的人才为什么要为你卖力卖命，不就是想弄几个破钱回去养家糊口吗？而吃了主人的饭，就得听主人的话。就得失去自由为代价，就得被阉割。可见，这碗饭是不好吃的。以此，本爻爻辞可以译为：

“正如将小牛圈养在栏中一样，要以优越的条件将人才集中供养，以使之受到纪律的约束。”

六四爻爻象为“䷧”，《需》卦卦象。需就是需要的意思，《需》卦以获取食物为主题，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豮豕之牙，吉。”

“豮（fén 焚）”：《说文》：“豮，羴豕也。从豕，贲声。”段玉裁注：“羴，騊羊也；騊，騊马也；騊，騊牛也，皆去势之谓也。”《玉篇·豕部》：“豮，犗也。”豮的本义为阉割后的猪。猪性狂躁，特别是公猪在发情期常常咬伤人畜，所以古人就想了一个办法，将其睾丸割掉，这样猪也就变温顺了，这种被割去睾丸的猪就称为“豮”。

“豕（shǐ 使）”：猪的古称。

“牙”：《说文》：“牙，牡齿也。象上下相错之形。”《广韵·麻韵》：“牙，牙齿。”《字彙·牙部》：“牙，将军之旗曰牙，立于帐前，取其为国爪牙也。”牙的本义为牙齿。牙齿的功用是嚼咬食物及攻击对手的器官，对于国家而言，行政机关和军事机关的功用起到的正是这些作用，所以，牙又被借用为其名称，并将其插在门前的旗帜也称为牙旗。大概是后来感到不文雅，才将行政机关改称“衙”或“衙门”，但仍然保留了牙的读音。

六五爻爻辞直译的大意为：“被阉割之猪的牙齿，是完满的。”阉割之猪的牙有什么吉可言呢？这一句还是比喻，“豮豕”是比喻经过前面“童牛之牯”的约束之后的人才，是指在培训中被打消其狂妄的念头，愿意效忠于主子的人才。这帮人再出去充当国家的爪牙时就很好用了，他们既有管事的能力，又服从主子，不会随便造反，所以说吉。以此，六五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被阉割的猪既有攻击能力，又不会伤及主人一样，使用经过严格培训的人才去管理民众，保卫国家，以充当国家的爪牙，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五爻象为“䷊”，《泰》卦卦象。泰就是圆滑，通畅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何天之衢，亨。”

“何”：《说文》：“何，儋也。”徐铉注：“儋何即负何也，借为谁何之何。今俗别作担荷。”本义为担、挑，后作荷。常被用来做代词、副词用。这里用本义，承担的意思。

“天”：天的本义为人的额部、脑袋。引申为头之上的天空、天

体等义。这里用引申义，指君王。

“衢（qu 渠）”：《说文》：“衢，四达谓之衢。”本义为四通八达的道路。

“何天之衢”的字面含义为“承担天子之下四通八达的道路”。古代以家族为单位立国，而国只是二级行政单位，一级行政单位是商朝时的商王和周朝时的周天子所掌握的中央政权。周王以天子自居，天子只有一个，天子当然也就独尊。大的行政命令均从周天子所在地的洛阳（周公摄政时期）发出，通向四方的诸侯国，所以诸侯国也称为方国。“衢”正是以连接天子与诸侯国的道路比喻朝廷百官所起到的沟通天子与方国之间联系的作用。这段爻辞省略了什么人承担的主语，这是《周易》卦爻辞的惯例，因为卦名就是主题。《大畜》卦的主题是大人之畜，这个承担者也就只能是指所储备的人才，也就是前几爻的“良马”“童牛”“豮豕”。以此，上九爻爻辞可译为：

“一支训练有素，纪律严明，忠于朝廷的人才队伍，可以承担起沟通天子与诸侯、天子与民众之间联系的作用，国家由此而政通人和。”

二十七、颐

【原文】

（卦辞） ䷚：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爻辞） 上九：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六五：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六四：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六三：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六二：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初九：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译文】

（卦辞） ䷚：对于国家财政问题，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能够有一个完满的结局。首先观察我们的财政需求有多大，然后自己寻求解决这个需求的办法。

（爻辞） 初九（䷚）：放弃你们先辈们灵龟般节省的生活方式，再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现在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如果以此来管理国家，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

六二（䷚）：为了增加财政储备，而废除国家过去遵循的法则，向贫困者征收税赋，将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六三（䷚）：如果以减除对人才的供养来达到收支平衡，要认识到这种做法可能会造成的不良后果。因为不供养就是放弃人才，而等到你有了供养条件再来招贤纳士时就晚了，因此这种行为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

六四（䷚）：勤俭节约、加强战备就能有一个完满的结

局。如老虎般对敌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做好随时抗击侵略者的准备，就不会有过错。

六五（䷚）：不依照现行的税收政策办，而是企图减少征收额度，这种愿望是良好的。但减少正常的征收就必然会减少国家财政储备，当大的天灾人祸降临时，也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来克服。

上九（䷚）：遵循正常的财政管理体制，并不断地勉励自己，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有利于克服任何艰难险阻。

【注释】

《颐》卦卦辞：“䷚：颐，贞吉。观颐，自求口实。”

“䷚”：《颐》卦卦画。由《大过》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大过》卦变为初九爻的《夬》卦“䷪”；再变为六二爻的《革》卦“䷰”；六三爻的《随》卦“䷐”；六四爻的《屯》卦“䷂”；六五爻的《复》卦“䷗”；上九爻的《颐》卦“䷚”。《颐》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颐》卦卦象为“䷚”，形状像张开的大嘴，故取名为颐。

“颐”：《尔雅·释诂下》：“颐，养也。”颐字字形像口边凸起的肌肉，本义指颊、腮，或者口腔。《噬嗑》卦象辞说：“颐中有物曰噬嗑。”即是说口中有物就叫噬嗑。颐是人饮食的起点，是提供人身体养分的进口处，所以颐又引申为养。这里是用来象征国家的财政需求。

上一卦为《大畜》卦，《大畜》卦取义为培养人才，换句话说就是养了许多的参谋、精英、行政人员。国家既要供养王室成员，又要供养军队，再加上这一帮精英队伍，负担是十分沉重的，要供他们的吃、穿、用，还要给他们发红包拿回去养家糊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在《大畜》卦后接《颐》卦，探讨供养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财政问题。财政收支如何平衡，历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古今中外的国家领导人，没有不为此头疼的。俗话

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国家、社会、集体、个人，成天忙忙碌碌，大都以此有关，《颐》卦讨论的也就是这个让大大小小的管家婆们头疼的问题。

“观”：观的本义当为如瞽一般审视。引申为仔细看、观察、观赏、示人等。

“实”：實的简体字。本义为屋内食物充满。引申为富裕、物资、器物、满、果实、真诚、诚意等义。

“颐，贞吉。”：对于财政的支出，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观颐”：观察腮帮子，看这个口腔有多大，能吃多少粮。这是比喻财政的需要，搞清了财政的支出情况才好进行规划，量体裁衣。

“自求口实”：自己寻求解决口粮的办法。这可不是说王宫里断了粮，没有饭吃，让王子们端着金碗去要饭。这是作者给受教者出的一个题目，也是一个比喻，相当于说：你们自己考虑一下，看我们应如何解决国家财政问题？如何供养这么多人？以此，《颐》卦卦辞可译为：

“对于国家财政问题，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能够有一个完满的结局。首先观察我们的财政需求有多大，然后自己寻求解决这个需求的办法。”

《周易》的这一卦之前都是作者在滔滔不绝地讲，王子们只管听，而这一卦，作者突然改变了教育方法，他不直接讲了，而是提出一个问题，让王子们自己去思索，改填鸭式教学法为启发式教学法。

初九爻爻辞：“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

“舍”：放弃。

“尔”：第二人称代词，相当于“你”。

“灵”：靈的简体字。《说文·玉部》：“灵，巫也，以玉事神。”《说文·灵部》：“灵，神灵也。”《广韵·青韵》：“灵，神也。”“灵，宠也。”《广雅·释言》：“灵，福也。”《玉篇·玉部》：“灵，佑也。”

灵的本义较为复杂，古人一般作神灵、福佑、灵验等义，这里作灵验之义用。

“龟”：一种爬行纲龟科动物。

“朵”：《说文》：“朵，树木垂朵朵也。”段玉裁注：“凡枝叶花实之垂者皆曰朵朵，今人但谓一华为一朵。”《广雅·果韵》：“朵，木上垂也。”朵字的本义为树木枝叶花实下垂貌。

初九爻爻辞字面大意为：“放弃你灵验的乌龟，观看我鼓起的腮帮，有危险。”这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我们依然看不明白。要搞清其含义，需要首先搞清两个问题：一是“灵龟”和“朵颐”的含义；二是“你”“我”分别指谁。

“朵颐”与“灵龟”对举，说明两者之间应当具有某种关联。我们来看两者之间有些什么关联。“朵颐”就是如花朵、果实一般鼓起的腮帮子。鼓起的腮帮子是因为口中含了东西，是大吃大喝时，口里被塞得过多时的形象，是一口吃半只鸡腿又噎不下去时的形状。“灵龟”就是有灵性的乌龟。丑陋的乌龟为什么被称为灵龟呢？原因很多，主要有三条：一是乌龟的形状是上圆下方，以古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相吻合；二是龟甲曾被商人用于占卜，现在的甲骨文就是古人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占卜文字，其中以龟甲为主；三是龟以龙、凤、麒麟被选为二十八星宿的象，每七宿为一象，称为四象，分别象征东、南、西、北四方和春、夏、秋、冬四季。龟是北方七宿的象，称为北方玄武七宿。二十八星宿一年在空中运行一周，十分规律，所以古人将其称为灵物。《礼记·礼运》说：“麟、凤、龟、龙，谓之四灵。”就是指其星象的准确和灵验。乌龟以上三个有关灵字的特性与鼓起的腮帮子都没有什么关联，但乌龟的本性中却有另外一点与之有关，那就是它的生命力特别强，它可以长时间不吃东西仍然存活，这也是它能够成为恐龙时代遗留动物的主要原因。它的这个特点正可以与“朵颐”相对比，或者说“灵龟”与“朵颐”的对举正是为了比较两者对食物的需要。

《颐》卦“观颐，自求口实”的卦辞有两层含义：一是观察所需；二是寻找解决办法。从卦辞“自求”二字可知这是布置给王子们的作业，是让他们自己思索的问题。这里“舍尔灵龟，观我朵

颐”的爻辞就是“观颐”，就是王子们在作者的引导下观察国家财政的需要和支出情况，他虽然是作者所写，但却是从王子们的视角帮他们回答问题。因此，这句爻辞中的“我”应当是指王子们自己，而“尔”当是指作者所代表的前辈们。以此，初九爻爻辞可译为：

“放弃你们先辈们灵龟般节省的生活方式，再观察一下我们自己现在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如果以此来管理国家，将会造成灾难性的结局。”

有如我们现在的家长看不惯自己的孩子们大手大脚，更看不惯这些毛头小子们对家长们生活方式的不屑一顾一样，作者明显地有些反感王子们的消费观，所以这里是在骂王子们，是在说你们这些个败家子啊，老子们艰苦奋斗的作风被你们忘得一干二净，一点也没有继承，成天就这样大吃大喝地消费怎么行啊，如果以后掌权了，治国时也如此铺张，就会有麻烦了。这段爻辞就是这个意思。

就财政管理而言，一是开源，二是节流。二者做好了，收支就可以平衡，甚至有所节余，这管家婆就好当。这两者不可偏废而且首先要从节流做起，就如先要堵口子，再才能放水注塘一样。卦辞“观颐”放在“自求口实”之前也是这个意思，先要确定谨慎的财政政策，确定艰苦朴素的生活标准，再去开源，寻找财路。这一爻就是讲节流。

《尚书·君奭》说：“在我后嗣子孙，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难谌，乃其坠命，弗克经历。嗣前人，恭明德，在今。”这是周公与召公的一段对话，大意是说我们现在的子孙们，上不能敬天，下不能顺民，前人的光辉得不到发扬，他们不知道周族现在所得到的江山不容易，这样子下去，就会失去现有的地位。从现在开始就应当继承前人的美德。这段话与此爻辞的口气有些类似，所不同的是这段话所指的范围更广，而不仅仅是针对财政问题。

初九爻象为“䷧”，《夬》卦卦象。夬就是分决的意思，故有此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辞。

六二爻爻辞：“颠颐，拂经，于丘颐征，凶。”

“颠”：同顛。本义为头顶，引申为泛指物体的顶部、本、始等义。

“拂”：拂字从手，从弗。弗字的本义是矫正箭矢，因此，拂字有过击、擦拭、除去、拨出等义。这里用放弃义。

“经”：本义为织布机上的纵线，引申为南北向的道路、经过、度量、义理、法则、常久、治理、正常、经过等义。这里用法则义，指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勤俭节约的财经政策。

“于”：介词，相当于“在”，表示时间和地点。

“丘”：丘陵山区。

“征”：《说文》：“征，正行也。”征的本义就是正确的行为，引申为征伐、夺取、赋税等义。这里用赋税之义。

“颠颐”：仅吃上面的，而保留下面的就是颠颐。据说犹太人非常节省，一般只使用自己收入的三分之一，正是这种理财观念，使他们成为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群体，这种理财观念就是“颠颐”。上一爻王子们被骂了一顿，骂他们“朵颐”，太铺张浪费。在作者看来，财经政策一定要留有余地，以备战备荒。所以王子们在这一爻说，我们满足你们留有余地的要求行不行，“颠颐”就是说我们只消费一部分，留下你们所要求留下的财富。这当然好啊，六四爻爻辞说“颠颐，吉。”就是对这种理财观念的肯定。

“拂经”：去除过去的法则。王子们虽然答应“颠颐”，但并不想按先辈们的理财方式来办，他们自以为比先辈们的办法更多，能使生活过得更好，他们要创新，所以说“拂经”，要放弃先辈们遵循的法则。

“于丘颐征”：在丘陵地区征收税赋。这就是他们的创新，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在不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前提下来备战备荒，那就是扩大税源。周族的税收来源主要是农业和商业，其中农业税收又主要依赖井田制的规定。在《坤》卦中，我们讨论过井田制，“直、方、大”是井田制的标准，周族的井田制是以肥沃的平原土地及其相配套的水利设施为基础的，或者说在古代生产条件落后的情况下，只有井田制下的农民才能够获取较为丰富的收入，才具备纳税

的条件，而山区就不一样了。山区居民以游牧为主，即使有少量的田地，也只能望天收，相对于实行井田制农业区的居民而言，要贫困得多，所以山区的居民一般是不纳税或者少纳税的，而王子们为了在不改变自己生活状态的情况下“颠颐”，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来交卷。“于丘颐征”可以视为一种比喻，比喻对不应当征税的对象征税。

“凶”：将产生灾难性后果。作者对王子们的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警告。王子们提出的这个方案实际上就是一个增收不节支的方法，是一个输水又不堵漏的方法。这种方法难道前辈们想不到吗？前辈们做不到吗？都不是的，是他们不愿意做，因为那样做的话就会使贫穷者难以生存，就会因此而失去民心的支持，所以作者下了“凶”的断语。《礼记·檀弓下》中有一则成语故事：孔子有一天从泰山旁边经过，见一个妇人在墓前哭得十分凄凉，就让他学生上前打听缘由，妇人告诉他：以前我的公公被山中老虎咬死了，后来丈夫也被老虎咬死，现在我的儿子又被老虎咬死，所以悲痛。孔子听后，有些奇怪地问他：既然这里的环境不好，你们为什么不搬到山外去住呢？妇人回答说：“无苛政”，因为这里没有山外那些沉重的赋税和徭役。孔子对自己的学生们叹息到：你们要记住，苛刻的政治制度比吃人的老虎还凶猛啊。从这则故事告诉我们，在孔子的时代，山中依然“无苛政”，可见这应当是周朝的一项基本国策，所以，作者在此对王子们“于丘颐政”的馊主意下了“凶”的判断。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为了增加财政储备，而废除国家过去遵循的法则，向贫困者征收税赋，将会造成不良的后果。”

六二爻的“凶”是因为“于丘颐征”而“凶”，而不是因为“颠颐”而凶。“颠颐”本身是很好的，六四爻“颠颐，吉”的爻辞说得很清楚，而且还以“虎视眈眈，其欲逐逐”的爻辞解释了为什么“吉”。所以，“颠颐”的吉与凶关键看我们是以什么为手段来做到。

六二爻爻象为“䷧”，《革》卦卦象。革的本义是剥皮，引申为革命、剥削等义。“拂经”是革命。“于丘颐征”是剥削。故有此爻

辞。

六三爻爻辞：“拂颐，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拂颐”：废除供给制度。在上一爻里，作者这个老师否定了“于丘颐征”的方案，王子们于是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就是这个“拂颐”。既然不同意我们采用增收的方案，那么我们节支好了，我们把朝廷供养统统减裁掉。“贞凶”：要认识到这样做将造成的不良后果。作者又给王子打了一个零分，否定了其想法。为什么呢？因为你太刻薄了，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那来这么好的事。你切断供给，别人立即走人。而“十年勿用，无攸利。”：当条件具备后再招贤纳士，不会有安宁和利益。“十年”不是指时间，而是条件完备，准备成熟的意思（参看《屯》卦六二爻注释）。“勿用”不是不用，是招摇聚众的旗帜的意思。现在人才上门来了你以财力不够为由不养，等你条件都成熟后，人家早就另攀高枝，那里再去找合适的。人才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机会来了就得赶紧抓住，勒紧裤带也要养。以此，六三爻爻辞可译为：

“如果以减除对人才的供养来达到收支平衡，要认识到这种做法可能会造成的不良后果。因为不供养就是放弃人才，而等到你有了供养条件再来招贤纳士时就晚了，因此这种行为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

这说的实际上是对平时不烧香，却想临时抱佛脚行为的否定。

六三爻爻象为“䷚”，《随》卦卦象。随就是跟随，随遇而安不可取，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颠颐，吉。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眈：《说文》：“眈，视近而志远。”《集韵·感韵》：“眈，虎视也。”眈眈的本义为老虎看物时的那种警惕、威严、深邃的目光，引申为目光深远。

“颠颐”：颠颐就是只吃顶上的部分而保留下面的大部分，就是保持充足的储备。“吉”：将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为什么呢？“虎视眈眈，其欲逐逐，无咎。”：我们只有像老虎一样保持高度的警惕，

随时准备去与敌人战斗，才不会有过错。这就是“颠颐”的目的。这段爻辞与毛主席所说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道理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毛主席是在作战备动员，偏向其鼓动性，而作者是在教育王子们，写得更为形象。目的不讲清，就没有节约的动力，目的清楚了，就可以在忧患意识的推动下主动节约备战。古今战争的一个共同点是在很大程度上拼经济，拼实力。穷国是打不起战的，只有在平时就备战备荒，作好了战争准备的人才会成为最后的赢家。以此，六四爻爻辞可译为：

“勤俭节约、加强战备就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如老虎般对敌人保持高度的警惕，做好随时抗击侵略者的准备，就不会有过错。”

六四爻爻象为“䷧”，《屯》卦卦象。屯就是囤积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拂经，居，贞吉。不可涉大川。”

“居”：《说文》：“居，蹲也。”段玉裁注：“凡今人蹲踞字，古只作居。”居的本义为蹲下，后引申为居所、居住、坐、止等义。这里用其本义。

“拂经”：不按现行征税规律办。“居”：本义为蹲下。蹲下比站着高，这里是比喻少征税收。这个学生很顽皮，老师让他“自求口实”，他提出了“于丘颐征”“拂颐”的方法都被否定了，他想将老师一军，就提出了“拂经，居”的观点。老师你说“于丘颐征”这种扩大增税范围的事不能干，那么我来减税，少征税行不行？与现代的年轻人一样，这是一个喜欢标新立异的王子，总想改一改祖宗定下的规矩，你说东，我就要向西，我偏要找一点岔子不可。“拂经，居”就是成心找岔。

“贞吉”：具有这种认识就能够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作者首先肯定了学生的想法，但马上又说：“不可涉大川。”这样做不能够克服大的艰难险阻。“涉大川”就是过大河。古代没有现代的大船，过大河是一项风险很大的事，激流、险滩、狂风都有可能将人打入水底，所以“涉大川”是很困难的，这个词在《周易》中一般比喻大的困难，如战争、洪水、旱灾、蝗虫等等。“不可”不是不可以，

是不可能。因为你税收太少，抗击这些风险的紧急储备就不够，小灾小难还可以将就，而面对大灾大难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不依照现行的税收政策办，而是企图减少征收额度，这种愿望是良好的。但减少正常的征收就必然会减少国家财政储备，当大的天灾人祸降临时，也就不可能有足够的力量来克服。”

六五爻爻象为“䷚”，《复》卦卦象。复就是恢复的意思，秩序被打乱时，需要复原，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由颐，厉，吉。利涉大川。”

“由”：《集韵·尤韵》：“由，困也。”“由，经也。”《广雅·释诂一》：“由，行也。”《方言》卷十三：“由，式也。”《小尔雅·广诂》：“由，用也。”《方言》卷六：“由，辅也。”由字从田，象井田之间的沟渠及道路，为了与田字区别，故中间出头，以指明专指田间沟渠或道路，故田字本义应为田间沟渠或道路。沟渠是水行的必经之路，供排灌之用，而道路是人及车行的途径，故由字又引申为原因、因缘、法式、经由、践履、遵从、遵照、用等义。这里用遵照之义。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遵循正常的财政管理体制，并不断地勉励自己，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有利于克服任何艰难险阻。”

前几爻的“拂经，于丘颐征”“拂经，居”“拂颐”等方法都被作者否定，什么才是最好的呢？只有这“由颐”，遵循现行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作者反面说一说，又正面说一说，反复启法王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他们能够接受现行的制度，不要随便更改。这句话相当于说要按既定的方针办，除非作者本人就是现行制度的当事人，否则他不应该如此自信。“由颐”并不是无条件地“吉”，而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厉”，不断磨炼自己。为什么有这个条件呢？因为你既不能“于丘颐征”地乱收费，又不能“拂颐”地取消供给，还要“颠颐”以保持较大的储备，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委屈自己，只能是戒除“朵颐”的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而学习祖先勤俭节约的“灵龟”的生活方式，这就是“厉”，

现代话叫做励精图治，这也就是“吉”的条件。

上九爻爻象为“䷊”，上下两阳爻象田界，中间四阴爻象八块规规矩矩的井田，故有“由颐”的爻辞。在《颐》卦卦爻辞中，虽然没有讲明现有的财政制度是什么样制度，但从其否定的爻辞及这一爻象中可以看出，井田制的税收制度应当是作者所倡导的制度。

二十八、大过

【原文】

（卦辞） ䷛：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爻辞） 上六：过涉灭顶，凶，无咎。

九五：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九四：栋隆，吉。有它，吝。

九三：栋桡，凶。

九二：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译文】

（卦辞） ䷛：辅佐君王的大臣代君行政，是因为一国之主的君王能力不足，承担不起行政重任的原因。这种代君行政的行为有利于达到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是可行的。

（爻辞） 初六（䷛）：在代君行政的问题上，如果能够像祭祀时对祭品铺上整洁的白茅一般心存敬意地谨慎从事，就不会有过错。

九二（䷛）：正如枯槁的杨树重新发芽，体弱的老人娶回年轻的女娃一样，如果柔弱的君王在行政的时候能够得到强臣的辅佐，就没有什么不好。

九三（䷛）：正如房梁不堪重负而弯曲很危险一样，承担国家管理重任的人如果不能胜任其职责，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九四（䷛）：正如房梁被撑起，能够承受屋顶的重量会很好一样，柔弱的君王如果能够在强臣的辅佐下完成对国家管理的职责，就会有一个完满

的结局。但如果替君行政的强臣因此而生起了企图夺取政权的非分之想，则会留下悔恨。

九五（䷗）：正如枯槁的杨树重新开花，体弱的老妇人嫁给未婚的男士一样，如果柔弱的君王主动让权给得力的大臣，获取权力者虽然没有什么过错，但也不会带来赞誉。

上六（䷋）：正如本想涉水过河却不料河水太深而淹没了头顶一样，摄政当国的行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甚至危及到自身的安全，但摄政的行为本身是事所必然，没有过错。

【注释】

《大过》卦卦辞：“䷛：大过，栋桡。利有攸往，亨。”

“䷛”：《大过》卦卦画。由《颐》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颐》卦变为初六爻的《剥》卦“䷖”；再变为九二爻的《蒙》卦“䷃”；九三爻的《蛊》卦“䷑”；九四爻的《鼎》卦“䷱”；九五爻的《姤》卦“䷫”；上六爻的《大过》卦“䷛”。《大过》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大过》卦卦象四阳爻在内，像压在两根房梁上的重物。二阴爻在外，像二根被压住的房梁的四个梁头，有阳爻充满，阴爻不堪重负之象，故称为大过。

“大”：大字像人张开四肢之形，故其本义应为人张开身体后所能接触到的最大范围。后引申为泛指在面积、体积、容量、数量、强度、声势、年龄、重要性等方面超过一般，或超过所比对象。

“过”：過的简体字。《说文》：“过，度也。”吴善述广义校订：“过本经过之过，故从辵，许训度也。度者过去之谓，故过水曰渡，字亦作度。经典言‘过我门’、‘过其门’者，乃过之本义。”《广雅·释诂二》：“过，渡也。”《广雅·释诂三》：“过，误也。”《广雅·释诂一》：“过，责也。”过的本义为经过，引申为渡过、超过、过去、过失、过错、责备等义。这里用超过义。

“大过”的字面含义就是大大地超过。什么大大地超过？超过什么呢？作者没有直接说，从《大过》卦卦爻辞的内容来推测，“大过”应为“大人之过”，也即大人的行为超过君王，或者说替君行政的行为就是大过。这与《大畜》卦卦名中的大字取义相同，均是指“大人”，也即品德高尚的大臣。《周易》中还有《小过》卦，《小过》卦的内容与小人越权有关，正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大过”之大为大人之义。

“栋”：房屋的正梁。

“桡”：《说文·木部》：“桡，曲木。”桡字的本义为木头弯曲，引申为弯曲木头、弯曲、屈服、屈枉、削弱等义。这里用弯曲义。

“栋桡”的字面含义就是房梁弯曲。房梁本来应当是端直的，如果弯曲则说明房梁太弱，承受不住屋顶的重压。这里是用于比喻一国之主的国君能力不足，挑不起行政的重担。

《大过》卦卦辞大意为：“辅佐君王的大臣代君行政，是因为一国之主的君王能力不足，承担不起行政重任的原因。这种代君行政的行为有利于达到国泰民安的政治局面，是可行的。”

理解这句话的关键是要搞清“利有攸往，亨”是针对“大过”而言的，而不是针对“栋桡”而言。九三爻爻辞说“栋桡，凶。”明确地否定了“栋桡”这种不堪重负的状态。正是因为“大过”才弥补了“栋桡”的不足，从而避免发生房屋垮塌的局面，所以才“利有攸往，亨。”“栋桡”在此是解释“大过”原因的。为什么要“大过”，并不是以篡权为目的，而是因为国君能力不够，我要暂且代理，这也是“利有攸往，亨”的前提条件，离开了这个前提，“大过”就不是“利有攸往，亨”。而是罪大恶极，乱党乱国，而是有凶了。这句爻辞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周公摄政成王的事，从作者在此所持的观点来看，作者正是代表了周公的立场。

初六爻爻辞：“藉用白茅，无咎。”

“藉”：《说文》：“藉，祭藉也。”藉的本义为古代祭祀、朝聘时陈列礼品的垫物，引申为铺、垫、践踏、凭借、进贡等义。

“白茅”：白色的茅草。

“藉用白茅”就是铺上白色茅草的意思。古代祭祀或行聘礼时陈列物品的垫物一般用茅草的茎或叶编织而成，以防礼品（多为玉器）碰撞而破损。那时候没有现在的塑料泡沫类制品可用，茅草就是最好的缓冲物，而白色的茅草又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色泽光亮、洁白且整齐统一的优等草。如果说以草垫物是为了谨慎，那么以白茅铺垫则是以示尊敬。作者在此是以祭祀时对祖先及神灵所表示的敬重来比喻行使“大过”这种以臣代君的行为时，代君者所应持的态度。以此，初六爻爻辞可译为：

“在代君行政的问题上，如果能够像祭祀时对祭品铺上白茅一般心存敬意地谨慎从事，就不会有过错。”

理解这句话的关键是不要跑题。《周易》每卦都只有一个主题，卦爻辞的含义均是围绕其主题展开的，也正是因为此，卦爻辞常常会省略主题，比如这一段爻辞就省略了“大过”的主题。仅仅从“藉用白茅，无咎”的爻辞本身的字面上，我们根本不知道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但只要我们结合“大过”的主题，其意思立即就清楚了。“大过”也就是君王能力不足，由大臣代君行政。这种行为不慎重能不引发争议吗？

初九爻象为“䷖”，《剥》卦卦象。剥就是剥夺的意思，大过从本质上讲就是对君王权力的剥夺，如果这种剥夺仅仅只是为了保住周族的江山社稷，是为了周族的整体利益而采取的权益之计，就没有问题，而如果是起了篡位夺权之心，就必然会引起混乱。是否篡位夺权是可以从其对君王的态度上看出来的，“藉用白茅”应当说正是为了表明其行为是大公无私的临时替代，而不是为了篡权，所以说“无咎”。或者说“藉用白茅”是“大过”“无咎”的前提，否则就“有咎”了。我们在译这一段爻辞及类似的爻辞时，是一定要将大过的主题代进去才译得通顺的。

九二爻爻辞：“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枯”：《说文》：“枯，槁也。”枯字的本义为草木失去水分或失去生机时的状况，引申为干涸、干枯、干瘦等义。这里用本义。

“杨”：杨柳科杨属植物的泛称。

“稊 (ti 题)”：一种似稗的草。由于杨树的新芽外形与之相似，故也将杨柳的新生嫩芽称为稊。

九二爻爻辞的字面含义为：“枯槁的杨树重新发了芽，糟老头娶了个年轻的女娃，没有什么不好啊。”好像是在说老头续新妻，或者包二奶。其实这仍然是一个比喻，比喻君臣的关系。在上一爻作者说“藉用白茅”，要慎重地对待替君行政这样的事，如何才叫慎重呢？这段爻辞就是说明。“枯杨”和“老夫”分别是指生命力已经衰退的物和人，作者以其比喻难以承担国家行政责任的君王。“稊”和“女妻”则是生命力旺盛的物和人，作者以其比喻君王强有力的辅佐者。虽然一强一弱十分分明，但在家庭的地位中，夫仍为主宰，妇只能是配角。作者在此比喻的是行政虽然由大臣来完成，但在表面上却依然是以君王的名誉，也就是说以君王的名誉来行政当国，而不暴露出君王本身的衰弱。以此，九二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枯槁的杨树重新发芽，体弱的老人娶回年轻的女娃一样，如果柔弱的君王在行政时，得够到强臣的辅佐，就没有什么不好。”

九二爻爻象为“䷵”，《蒙》卦卦象。蒙就是愚昧无知的意力。愚昧者得到精明者的帮助，故“无不利”。

九三爻爻辞：“栋桡，凶。”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正如房梁不堪重负而弯曲很危险一样，承担国家管理重任的人如果不能胜任其职责，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这是在进一步解释上一爻的原因，是在说为什么要由强臣辅佐的道理。如果没有强臣的辅佐，为君者的能力又不足于管理好一个国家，就将会发生灾难性后果。

九三爻象为“䷵”，《蛊》卦卦象。蛊的本义为木制器皿里面生蛀虫。房梁被虫蛀正是栋桡的可能原因。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栋隆，吉。有它，吝。”

“隆”：《说文》：“隆，丰大也。”《广雅·释山》：“宛中，隆。”

《尔雅》：“隆，盛也。”“隆，多也。”隆有丰大、高、兴盛、多、丰厚等义。这里的“栋隆”与上一爻的“栋桡”对举，“隆”字应为“桡”字的反义词——高之义。

“它”：《玉篇·它部》：“它，蛇也。”它是蛇的本字。蛇的行动诡秘，伤人后又常能致人于死命，所以它字又引申为邪恶、不正等义。《玉篇·它部》：“它，非也。”《法言·问道》：“适尧、舜、文王为正者，非尧、舜、文王者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就是以它作不正解。这里正是用其义，与成语“蛇蝎心肠”和“佛口蛇心”中的蛇字同喻。

“栋隆”就是房梁隆起。“栋隆”是针对“栋桡”而言的，上一爻说“栋桡，凶。”房梁不能承受屋顶的重量而弯曲将产生不良的后果，那么“栋隆”行不行？这是比喻管理者能力足于承担国家行政的责任。仅从字面上看，这是一句不用回答的话，因为房梁结实，管理者的能力强当然是好的。作者为什么要无话找话说呢？原来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房梁是如何由“栋桡”变为“栋隆”的，一根柔弱的房梁如何就变得结实了呢？一个本来没有能力的君王如何成为了称职者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由人代理朝政。或者说这里的“栋隆”是“大过”的结果，是强臣辅助的结果。在强臣的辅助下能够使国家政通人和当然是好的，所以爻辞下了“吉”的结论。但强臣辅助的政权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有它，吝。”如果这个强臣在掌权的过程中对掌权上了瘾，起了非分之想，企图自己当皇帝，就不好了，就会发生让人悔恨之事。这句爻辞的大意就是如此，是说辅助的大臣要不起非分之想，要“无它”才能“吉”。以此，九四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房梁被撑起，能够承受屋顶的重量会很好一样，柔弱的君王如果能够在强臣的辅佐下完成对国家管理的职责，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但如果替君行政的强臣因此而生起了企图夺取政权的非分之想，则会留下悔恨。”

九四爻象为“䷱”，《鼎》卦卦象。鼎是政权的象征，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

“华”：華的简体字。《说文》：“华，荣也。”华的本义为花，花朵。引申为开花、光彩、年轻、华丽、鲜美等义。这里用本义。

“士”：未婚青年的称呼。

九四爻爻辞的字面含义为：“枯槁的杨树重新开了花，衰老的妇人嫁给青年的男子重新成家，没有过错，也得不到赞美。”这句爻辞与九二爻爻辞的含义表面上看起来大致相同，都是指强者与弱者的结合，但二者又有显著的区别。其区别在于是旧瓶装新酒？还是新瓶装存酒？九二爻爻辞的“枯杨生稊”是生命的延续，“老夫得其女妻”是家庭成员的补充。而九四爻的“枯杨生华”则是生命完结后的再生，“老妇得其士夫”是从一个家庭过渡到另一个家庭。或者说作者在九二爻所表达的是强臣对弱君的辅佐，而在九四爻所象征的则是弱君让权给强臣。以此，九四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枯槁的杨树重新开花，体弱的老妇人嫁给未婚的男士一样，如果柔弱的君王让权给得力的大臣，获取权力者虽然没有什么过错，但也不会带来赞誉。”

《大过》卦卦爻辞是以周公的摄政经历为背景而创作的，这段爻辞实际上是作者为自己所作的辩护之一，在他看来，他的摄政并不是自己死皮赖脸地要的，而是得到成王认可的。但即使如此，最终的结局还是不好。

九五爻爻象为“䷵”，《姤》卦卦象。姤的本义就是生育，象征着权力的转移，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过涉灭顶，凶，无咎。”

“涉”：涉的本义为徒步过河，引申为渡水、度过、经历等义。

“灭”：滅的简体字。字从水，从火，从戈，本义当为如洪水、火灾、战争的后果一般破坏现存的自然及人类秩序，故灭字有尽、绝、淹没、隐没、消除等义。

“顶”：《说文》：“顶，颠也。”本义为头的最上部，引申为物体的最上部、顶子、抵抗、顶替等义。

上六爻爻辞直译的大意为：“徒步过河时，因为河水太深而淹

没了头顶，是凶险的，但这种行为本身没有过错。”这句爻辞听起来好像是就事论事，是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所作的解释，而不像是泛泛而谈。的确，我们可以从周族历史中找到似曾相识的事，那就是周公的摄政行为。《尚书·大诰》是周公摄政的当年，三叔之乱发生后周公东征平乱时所作的宣言，是用于劝导不愿东征参与周室内争的诸侯国国君和大臣们的文书。其中的第二段写道：“已！予惟小子，若涉渊水，予惟往求朕攸济。”大意是：唉，我小子象渡过深激的水流，我应当去寻找我能顺利地渡过去的办法。这一段表白中的“若涉渊水”与本爻辞的“过涉灭顶”的比喻是相似的，可以相互印证，均是指的同一件事，均是指周公的摄政行为遇到了麻烦，遇到了来自内部的阻力，所不同的是“若涉渊水”是在事发之初刚刚感受到危险时，周公抱定自己必胜的信心在给诸侯、大臣们打气。而这一段爻辞是在自己的行为失败之后，向成王及后人所作的交代和辩护。周公在此是说：我摄政的行为虽然造成了我自己的灭顶之灾，搞得我自己身败名裂，狼狈不堪，但我必须这样做，这样做没有错。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周公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如果没有他摄政前后的平叛及制礼作乐，周族能否坐稳数百年的江山，是有疑问的。但反过来说，周公在当时的情况是否一定要摄政？还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达到更完满的目标？他是否借平乱之由消除异己？自己的亲兄弟是否蒙受了不白之冤？这些都是很值得作深入地研究的。本爻爻辞大意可译为：

“正如本想涉水过河却不料河水太深而淹没了头顶一样，摄政当国的行为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甚至危及到自身的安全，但摄政的行为本身是事所必然，没有过错。”

在读前面的卦爻辞时，我们能感觉到《周易》的作者一定是一个非常熟悉周族历史的智者，这个智者很有可能是周公，从这一卦及后两卦的写作特点上看，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周易》的作者就是周公，因为这几卦的卦爻辞均是以第一人称的手法在写，而事件以周公摄政前后的经历完全吻合。

二十九、坎

【原文】

（卦辞） 坎：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爻辞）：上六：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九五：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六四：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六三：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九二：坎有险，求小得。

初六：习坎，入于坎窞，凶。

【译文】

（卦辞） ䷜：熟悉水性以解除困境的时候，如果其所作所为都能够保证自己内心的诚信，就可以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因为诚信的行为可以得到众人的帮助。

（爻辞） 初六（䷜）：正如初学游泳的人如果进入深水区会有危险一样，在没有准备周全的情况下，如果冒险进入动乱的中心，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九二（䷜）：正如深水区有危险一样，不能到叛乱的中心去，而应当循序渐进地，从寻求小的支持入手壮大自己的力量。

六三（䷜）：来到有陷阱的地方。明知道陷阱处很危险却还是要靠近它，因为我们进入到危险的陷阱中，是为了争取得到那里的民众支持。

六四（䷜）：正如将好酒好饭用瓦罐装着，小心翼翼地从小窗子秘密地送给屋内的人以交换情报一样，为了使平叛的行动得以顺利进行，我们以优厚的待遇为条件，小心翼翼地、秘密地争取

到了对方内部官兵的支持，因此，使得我们的平叛最终没有出现让人遗憾的结局。

九五 (䷆)：正如河水没有能够漫过堤坝一样，三叔之乱没能达到泛滥的程度。既然他们挑起的事端已经平息，就没有了危险。

上六 (䷋)：将叛乱的首领管叔杀头示众，废除无知的霍叔爵位，再将实力人物蔡叔用结实的绳索捆绑，投入到丛棘围绕的监狱，使之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够再危害国家的安全。

【注释】

《坎》卦卦辞：“䷜：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

“䷜”：《坎》卦卦画。由《离》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离《卦》变为初六爻的《旅》卦“䷷”；再变为九二爻的《鼎》卦“䷱”；六三爻的《未济》卦“䷿”；六四爻的《蒙》卦“䷃”；九五爻的《涣》卦“䷺”；上六爻的《坎》卦“䷜”。《坎》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习”：学习。

“坎”：坎字从土、从欠，本义就是土不够（欠）。土不够则形成坑，坑中又往往会积水，故又引申出陷阱、积水等义。

“习坎”的本义为“学习涉水过坎（河）的办法。”上一卦上六爻爻辞说“过涉灭顶，凶。”河水太深而没过了头顶，将有危险。在此情况之下，应当如何消除危险到达彼岸呢？这一卦就是讲述过河的办法，讲述如何消除因其摄政而带来的困境，故称为“习坎。”

“孚”：诚信。

“维”：维字的本义为联结，引申为系物的绳索、纲要、维持、网络等义。

“尚”：本义为增加，引申为超过、尊崇、喜欢、佐助等义。这里用佐助之义。

“有孚维心，亨”的大意为：心中有诚意，办事就亨通。这话读起来有一点“心诚则灵”的宗教味道，但意思却是完全不一样

的。这一句是解释“习坎”的，如何才能过河？如何才能渡过现在的这种内外交困的难关呢？有诚信就可以亨通，就可以过关。这个“孚”字不是说相信佛菩萨、神灵来救我，而是说自己要做到心中无愧、光明正大。这是周公自己对摄政一事所作的解释。在周公摄政成王后，大家都怀疑周公企图篡权，所以群起而攻之，从而造成周公“过涉灭顶”的被动局面。现在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让水澄清。而让水澄清的首要条件就是我自身的确不怀篡权的野心，只要身正了就不怕影斜，这就是“有孚维心”的意思。这一句话与上一卦九四爻“栋隆，吉。有它，吝”的爻辞意思相通。“有它”就是有不正之心，就是以辅佐之名行篡权之实，就有“吝”。“有孚维心，亨”则是从正面来论述此事。注意此话是在事后所说的话，是出了问题后的辩解，摄政之初是否也是“有孚维心”现在已经难以判断了。

“行有尚”：行动将得到帮助。什么行动？得到谁的帮助？有什么帮助？这些都是问题。这句话是在解释前一句的“有孚维心，亨。”为什么有了诚信就亨通呢？因为有诚意的行为可以得到别人的帮助，所以才“亨”。以此，坎卦卦辞可译为：

“熟悉水性以解除困境的时候，如果其所作所为都能够保证自己内心的诚信，就可以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因为诚信的行为可以得到众人的帮助。”

初六爻爻辞：“习坎，入于坎窞，凶。”

“窞（dan 但）”：《说文》：“窞，坎中小坎也。”《广雅·释水》：“窞，坑也。”窞字从穴，从𠂔。“穴”指人居住的地方。“𠂔”：《说文》：“𠂔，小阱也。从人在臼上。”“臼，舂也。”臼是舂米的器具。人在臼上为𠂔，会受折磨之意。为什么受折磨？因为身处坎“穴”之中，故窞字的本义当为危险的境地。

初六爻爻辞，字面大意为：“学习游泳的本事时，如果进入到地形复杂的深水区，将有危险。”“习坎”只是练习阶段，水性还不太好，只能在岸边的浅水区学“狗爬式”，尚没有进入深水区的能力，所以说“入于坎窞，凶。”作者在此是比喻解困之初，尚在寻

求解决办法的时候，千万不可轻易地深入虎穴与对手决斗，否则，结局就不好了。如果将其与后面的爻辞结合起来看，这段爻辞明显地是以周公摄政之初的复杂政治局面为背景的，是以周公自身的处境为感受而作的，因此，本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初学游泳的人如果进入深水区会有危险一样，在没有准备周全的情况下，如果冒险进入动乱的中心，将产生不良的后果。”

初六爻象为“䷷”，《旅》卦卦象。旅的本义为有组织地行进，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坎有险，求小得。”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正如深水区有危险一样，不能到叛乱的中心去，而应当循序渐进地，从寻求小的支持入手壮大自己的力量。”

初六爻爻辞说不能深入虎穴，不能随便到深水中去，那又应当怎么办呢？作者在此接着说：“求小得”，寻求小的支持，小的胜利，小的收获。不要心太高，不要想一口吃一个胖子出来，要有耐心，先学习游泳的技术。先一个一个地向人解释，以澄清事实，求得大家的支持，待后方基地巩固后，再循序渐进地解决问题，这就是“求小得”。否则，在谣言满天飞，自己身陷被动局面，大家都心生疑虑的时候就去平叛，那无异于飞蛾扑火，是自取灭亡之道。周公当年正是这样做的，他分别说服召公、姜太公、成王及诸侯、大臣，自以为取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之后，才开始出征。虽然后来的结局不尽如人意，但就当时的主观愿望而言，他的确是在“求小得”。

九二爻爻象为“䷱”，《鼎》卦卦象。鼎是古代烹饪器具，鼎的一个基本特性就是稳定，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来之坎。坎险且枕，入于坎窞，勿用。”

“之”：本义为出，引申为到、往等义。

“险”：本义为艰难，引申为高峻、阴险、邪恶、危险等义。

“且”：副词，相当于倒、却。

“枕”：《说文》：“枕，卧所薦首者。”枕字的本义为枕头，引申为似枕头之物、临、靠近等义。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来到有陷阱的地方。明知道陷阱处很危险却还是要靠近它，因为我们进入到危险的陷阱中，是为了争取得到那里的民众支持。”

这是一段明显地以周公平乱的经历为背景而写的爻辞。这段爻辞要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一般说来，平叛应以武力为主解决，所以这里应当用类似“征伐”“征”等词，但这里用的却是“来”“入”，而且“来”“入”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勿用”，也即招摇聚众的旗帜。完全是深入虎穴、招降纳叛的味道，一点也没有战争的场面和气氛，这个特点是与当时的实际情形相吻合的。因为首先，周公的所谓平叛表面上看来是针对商族，而实际上是周公与三叔之间的斗争，是内部之争，所以用“来”“入”之词；其次，这场争斗的胜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诸侯、百官及士兵的倾向，或者说争取这些无所适从者是双方胜负的关键，爻辞中的“勿用”正是作者对其形势所作的准确判断。应当说在这场争斗中，普通的诸侯、百官和士兵都不会感兴趣，他们唯一担心的可能是会不会站错队，他们眼睛盯着的应当是王者的态度。而周公当时所占的便宜是他至少表面上说服了代表成王利益的召公，然后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据史料记载，三叔及商族的部队基本上是不战而降，不战而溃，正说明了当时的官兵们大多以观望的态度在对待这场争斗。

九三爻爻象为“☵”，《未济》卦卦象。未济是未能完成的意思，周公的平叛虽然获得了成功，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最终的结局却是两败俱伤，获胜的是召公等老臣护卫下的成王。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樽”：《玉篇·木部》：“樽，酒器也。”樽是古代盛酒的器具。

“簋”：《说文》：“簋，黍稷方器也。”本义为古代盛食物的器皿，也用作礼器。或竹木制，或陶土烧制，或以青铜铸造。形状不一，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商代的簋多无盖无耳，或为二耳。

西周和春秋的簋常带盖，有二耳或四耳，间或有带方座附有三足者。

“貳”：《说文》：“貳，副益也。从贝，式声。式，古文二。”《玉篇·贝部》：“貳，副也。”《广雅·释诂四》：“貳，二也。”貳的本义为副、居次要地位的，引申为辅佐、增加、二、再、重复、匹敌、离异、背叛等义。这里作数词“二”用。

“缶（fou 否）”：古代盛物的瓦器。

“纳”：《说文》：“纳，丝湿纳纳也。”本义为水打湿丝帛的濡湿貌。引申为收藏、接收、容受等义。此处用接纳义。

“约”：《说文》：“约，缠束也。”本义为缠束，引申为约定、结盟、协议等义。

“自”：介词，相当于从、由。

“牖（you 友）”：《说文》：“牖，穿壁以木为交窗也。”牖即木窗。

六四爻爻辞如果直译就是：“一坛酒二锅饭，用瓦罐装着，从窗子里面送进去，最终的结局没有过错。”这段爻辞读起来像做贼似的。是谁关在屋内？又是谁送去酒饭？为什么不走正门，却要从窗口传递？为什么不选择结实的铜木器皿却要使用易碎的瓦罐？这些都是问题。仅仅从这句话来判断，我们无法知道作者想说什么。但是如果我们结合本卦主题和前几爻的内容来分析，含义也就明确了。本卦是以周公平乱为背景，讲述周公如何度过遭到群起而攻之的难关的卦。第一爻说在混乱之初不可轻易地涉足混乱的中心；第二爻说要“求小得”；第三爻开始深入险区，而深入险区的目的是“勿用”，也即招摇王旗以迎得对方手下的官兵拥护；这一爻就是接着讲如何“勿用”的。“樽酒簋贰”的本义是一坛酒二锅饭，在此是比喻许之以利益，也就是封官许愿的意思。“用缶”：用瓦罐装酒食。瓦罐较铜制器皿和木制器皿的区别就在于“缶”更容易破损，所以“用缶”时一般都要小心翼翼，以防打破，这里正是取小心之义。“纳约自牖”：接纳相互的约定是从窗子里进行。不走大门走窗户是不能走或不敢走。为什么不能走或不敢走呢？是因为大门有人把守还是不想让人知道？这里应当是取不想让人知道之意。“用缶，

纳约自牖”就是说“樽酒簋贰”的行为不是公开的，而是小心翼翼地、秘密地进行的。以此，六四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将好酒好饭用瓦罐装着，小心翼翼地从小窗子秘密地送给屋内的人以交换其支持一样，为了使平叛的行动得以顺利进行，我们以优厚的待遇为条件，小心翼翼地、秘密地争取到了对方内部官兵的支持，因此，使得我们的平叛最终没有出现让人遗憾的结局。”

注意本爻辞的一个“约”字，“约”就是约定的意思。难怪周公当年的平叛进行得一帆风顺，原来是三叔的队伍中出了叛徒，这可是正史中没有记载的秘密。其实，周公身为宰相，大权在握，又高举成王的旗帜，本来就是很容易取得三叔手下官兵的支持的，况且他又暗中以利益相许。

六四爻爻象为“䷮”，《蒙》卦卦象。蒙有蒙蔽的意思，故有此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辞。

九五爻爻辞：“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盈”：《说文》：“盈，满器也。”《广雅·释诂四》：“盈，充也。”金文字形像饮食器具中放着一只羊，故盈字的本义当为充满，引申为丰满、足够、溢出等义。这里用溢出之义。

“祗”：《说文》：“祗，地祗，提出万物者也。”《玉篇·示部》：“祗，地之神也。”祗字的本义为使万物得以生长的那股力量，后被拟人化，成了有鼻子有眼睛的地神。这里用本义，借指三叔等人所挑起的事端。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正如河水没有能够漫过堤坝一样，三叔之乱没能达到泛滥的程度。既然他们挑起的事端已经平息，就没有了危险。”

这里的“坎不盈”和“祗既平”的含义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前者以物为喻，后者则是写实，从类似的爻辞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周易》作者善用比喻的写作手法。

九五爻爻象为“䷺”，《涣》卦卦象。涣就是涣散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系用徽纆，寘于丛棘，三岁不得凶。”

“系”：本义为联属、连接，这里用捆绑义。

“徽”：《说文》：“徽，衺幅也。一曰三纠绳也。”段玉裁注：“三纠，谓三合而纠之也。”《玉篇·幺部》：“徽，大索也。”《广雅·释诂三》：“徽，束也。”《尔雅·释诂》：“徽，止也。”徽的本义为由三股编织的结实绳索。引申为束缚、捆绑、标志、停止等义。这里用本义。

“纆（mo 墨）”：《玉篇·幺部》：“纆，索也。”纆的本义为绳索，可能是与徽有一些区别的绳索。一说二股绳为纆。

“寘”：《说文》：“寘，置也。”寘的本义为安置、安放，引申为废止、弃置等义。这里用本义。

“丛”：叢的简体字。本义为密集生长的（草木），引申为聚集、繁杂等义。

“棘”：《说文》：“棘，小枣丛生者。”《方言》卷三：“凡草木刺人……自关而西谓之刺，江湖之间谓之棘。”棘字的本义为酸枣树，此树有坚硬的刺，故又引申为泛指有芒刺的草木，刺手等义。

“系用徽纆”：用粗壮结实的绳索捆绑。“寘于丛棘”：投入用丛棘围绕的监狱中。“寘于”是置于、投入的意思。“丛棘”指古代监狱。古代监狱周围一般都种植有带刺的草木以防止囚犯逃跑，故称为“丛棘”。《左传·哀公八年》：“邾子又无道，吴子使大宰子馀讨之，囚诸楼台，梏之以棘。”其中的“梏之以棘”就是以刺丛作篱笆的意思，与“寘于丛棘”同义。“三岁不得凶”：使之长时间里不能行凶。“三年”不是实指，而是喻其时间长，与三人为众，三羊为群的意思相似。

是谁被投入监狱呢？《尚书·蔡仲之命》说：“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齿。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为卿士。叔卒，乃命诸王邦之蔡。”《尚书·蔡仲之命》是史官记叙蔡仲受封上任时，成王用策书告诫他的记录。以上引用的是其中的第一段，从中我们知道了周公平乱后是如何处置反对周公的三个亲兄弟的，他杀了带头的管叔，囚禁大弟蔡叔，然后贬四弟霍叔为民。这段爻辞应

当就是指的这一件事，是上一爻“祗既平”之后的善后工作。以此，上六爻爻辞可译为：

“将叛乱的首领管叔杀头示众，废除无知的霍叔爵位，再将实力人物蔡叔用结实的绳索捆绑，投入到丛棘围绕的监狱，使之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能够再危害国家的安全。”

被囚的蔡叔就是蔡仲的父亲，蔡叔死于牢狱之中。他死后蔡仲才得以被封为诸侯，建蔡国。

三十、离

【原文】

(卦辞) ䷝：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爻辞)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九四：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九三：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六二：黄离，元吉。

初九：履错，然敬之，无咎。

【译文】

(卦辞) ䷝：对莺歌燕舞的政治局面，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能使政令通达。驯服国民使之顺从，才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爻辞) 初九 (䷝)：虽然曾经发生过错误的行为，但只要能够及时地改正，现在开始恭敬地对待君王，就不会被追究。

六二 (䷝)：当民众恭敬地拥护君王，服从其管理时，就如美丽的黄鹂鸟唱出悦耳的歌声一样，是国泰民安的根源。

九三 (䷝)：正如傍晚时分的黄鹂鸟还没有发出归巢后快乐的鸣叫声一样，如果早就失去了旧主依靠的臣民还不向新王击鼓而歌，以表示归顺，就将会因此受到惩罚，而如临死的老人一样发出哀叹声，结局是凶险的。

九四 (䷝)：惩罚性的灾难突然降临在叛乱者的住地，焚烧他们的房屋，杀死他们的生命，废除他们

曾经拥有的权利。

六五(䷝)：将顽固不化的淮夷之人镇压和瓦解，使其深切地感受到失去亲人、土地和权力的悲哀与痛苦，政权就可以得到巩固。

上九(䷝)：由于成王亲自出征，所以取得了为人称赞的功绩：彻底捣毁叛乱者的根据地，并捕获了叛匪中令人憎恶的头目。这样做没有过错。

【注释】

坎卦卦辞：“䷜：离，利贞，亨。畜牝牛，吉。”

“䷝”：《离》卦卦画。由《坎》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坎》卦变为初九爻的《节》卦“䷻”；再变为六二爻的《屯》卦“䷂”；九三爻的《既济》卦“䷾”；九四爻的《革》卦“䷰”；六五爻的《丰》卦“䷶”；上九爻的《离》卦“䷝”。《离》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离”：離的简体字。《说文》：“离，离黄也，仓庚也。鸣则蚕生。从隹，从离。”《广雅·释诂二》：“离，去也。”《广雅·释诂三》：“离，散也。”《正字通·隹部》：“离，远也。”《广韵·支韵》：“近曰离，远曰别。”《玉篇·隹部》：“离，两也。”《广雅·释诂四》：“离，明也。”离字的本义为黄鹂鸟，又名仓庚、黄莺等。黄鹂鸟开鸣时，正是春末夏初，蚕虫从此时开始变为蚕蛾离开过冬的茧而出产卵，故离字又引申为分开、分离、离散等义。本卦的离字用黄鹂鸟的本义。

上一卦为《坎》卦，以平三叔挑起的内乱为题。内乱已平，外患也当除，离卦正是以周王通过征伐不顺从的以奄国为代表的商朝旧民东夷为题。东夷平定后，周国才算是一统天下，作者在此是以黄莺鸟悠扬婉转、美妙动人的鸣声来象征臣民们对君王的赞颂，象征莺歌燕舞、天下大同的政治局面，所以在坎卦后接离卦。

《离》卦卦辞大意为：“对莺歌燕舞的政治局面，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它能使政令通达。驯服国民使之顺从，才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理解这句话主要是认清“畜牧牛”的喻义。“畜”是驯服的意思。“牝牛”即母牛。牛的功用是下地干活，这里是比喻普通国民。而母牛相对于公牛要温顺，听主人的话。因此，“畜牧牛”实际上是比喻驯服民众。

初九爻爻辞：“履错，然敬之，无咎。”

“履”：本义为鞋，引申为践踏、经历、行为、履行等义。

“错”：错字从金，从昔。将过去的东西以坚硬的金属打磨之义，故错字的本义当为磨，引申为琢玉用的磨石、锉刀、相互交错、错误、违背、更迭等义。这里用错误义。

“然”：连词，表示转折关系，相当于然而、但是等。

“敬”：恭敬、慎重、尊重。

初九爻爻辞大意为：“虽然曾经发生过错误的行为，但只要能够及时地改正，现在开始恭敬地对待君王，就不会被追究。”

在上一爻的《坎》卦中，叛乱的头目受到了打击，但如何对待参与叛乱的部落、方国及普通民众呢？这就是一个原则。犯错误不要紧，关键看能不能改正错误。只要及时改正了，只要现在对周族的统治及统治者心存敬意，不再有企图造反之心，就可以不被追究，也就是“无咎”。

初九爻爻象为“䷵”，《节》卦卦象。节字的甲骨文像屈坐躬身行礼之状，有节制自己的行为而服从于人之义，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黄离，元吉。”

六二爻爻辞的字面含义就是：“黄鹂鸟是圆满的根源”。黄鹂鸟的圆满在于它外形的美丽和鸣叫声的动听，在于它能从听觉及视觉上让人愉悦。所以“黄离，元吉”指的是由于黄鹂鸟的行为和状态让人愉悦，从而能带来一种圆满。这是一句比喻，以招人喜欢的黄鹂鸟比喻对君王的统治表示赞颂的顺民。由于这种顺从，政令就通达，君民就和谐，天下就太平。人们常用“莺歌燕舞”一词来形容太平盛世的景象，其中的“莺歌”就是黄鹂鸟的歌声，也就是比喻老百姓的颂词。民众在英明的君王统治下，生活富裕，心情舒畅，

就会发源于内心地歌唱，就象征着有一个国泰民安的良好社会环境。“莺歌燕舞”一词与本爻辞的比喻完全类同，所以说“元吉”。以此，六二爻爻辞可译为：

“当民众恭敬地拥护君王，服从其管理时，就如美丽的黄鹂鸟唱出悦耳的歌声一样，是天下太平的根源。”

这一段爻辞是解释上一爻“履错，然敬之，无咎”的爻辞的。为什么“敬之”就“无咎”呢？因为“黄离，元吉”，因为挥手不打笑脸人。

六二爻爻象为“䷵”，《屯》卦卦象。屯就是聚集的意思。民众有一个共同的凝聚力，都服从和敬重自己的领导，自然会有称颂之声，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

“日”：太阳。

“昃”：《说文》：“昃，日在西方时，侧也。”甲骨文昃字字形像日光下的人身影侧长，会太阳偏西之义。本义为太阳偏西，即将落山的时候。

“鼓”：鼓字从支，从支，本义当为以手击鼓，是一个动词，借用为所击打之物的名词，也即古人为了模仿春天里万物剥壳时发出的声音，而用陶为框蒙上兽皮或蟒皮制成的一种打击乐器名。鼓在古代的用途主要是希望能助长阳气，所以进攻时击鼓，日食发生时击鼓，因此“鼓舞”一词往往与激发有关，故鼓又引申为振动、激发等义。这里用其击打的本义。

“缶”：《说文》：“缶，瓦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象形。”缶是一种大肚小口的陶制品。古人在陶器口蒙上兽皮就制成了鼓，现代鼓一般用木为框。这里的“缶”字就是鼓的本字，“鼓缶”就是击鼓的意思。

“歌”：人按一定的乐曲或节拍咏唱，引申为颂唱、歌颂等义。

“而”：连词，表示承接。

“则”：副词，表示因果关系，相当于就、将。

“耋（die 碟）”：《说文·老部》：“耋，年八十曰耋。从老省，

从至。”《尔雅·释言》：“耄，老也。”人老得快到人生的终点了，快老死了，就是耄。

“嗟”：《小尔雅·广言》：“嗟，发声也。”嗟为叹词。这里作悲叹声用。

“日昃之离”：太阳西沉时分的黄鹂鸟。“不鼓缶而歌”：不击鼓而歌唱。黄鹂鸟是击不了鼓，唱不了歌的，击鼓唱歌的应当是人，所以这是由两个半截话拼成的一句。前半截“日昃之离”是比喻，以应当归巢的黄昏时分的黄鹂鸟来比喻失去了商族依靠而应当投靠周王的商旧民，这种写法是《周易》的惯例。“则大耄之嗟”：就会如将死的老人一样发出悲哀的叹息声。“凶”：结局是危险的。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正如傍晚时分的黄鹂鸟还没有发出归巢后快乐的鸣叫声一样，如果早就失去了旧主依靠的臣民还不曾向新王击鼓而歌，以表示归顺，就将会因此受到惩罚，而如临死的老人一样发出哀叹声，结局是凶险的。”

上一爻说“黄离，元吉。”如果不如黄鹂鸟一般对新主子唱颂歌又会怎么样呢？这一爻就是从反面来说这个问题。从后面的三爻内容来看，这句爻辞是以不识时务的部分商遗族及旧属国东夷而发的。

九三爻爻象为“☲”，《既济》卦卦象。既济就是已经完成的意思，周族已经完成对全国的征服，而仍然有人不服从周王的领导，这就是不识时务之人，也就是比卦上六爻爻辞所说的“比之无首，凶”的这种人，甚至于更糟，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突如其来如、焚如、死如、弃如。”

“突”：突字从穴，从犬，本义为狗从穴中突然冲出，引申为忽然、袭击、冲撞、触犯、穿等义。

“如”：助词，起加强语气的作用，相当于焉。

“其”：代词，指所受到的攻击。

“来”：到来。

“焚”：本义为用火烧山林宿草，引申为烧。

“弃”：本义为舍去、抛开，引申为除、废除、遗忘、抛尸于野

外等义。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惩罚性的灾难突然降临在叛乱者的住地，焚烧他们的房屋，杀死他们的生命，废除他们曾经拥有的权利。”

这段爻辞的文义很好懂，只需要搞清楚谁对谁惩罚并与上下爻辞接起来读就行了。上一爻说“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这一爻就是接着讲这些不识时务的人如何凶法。下一段爻辞是“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被镇压者悲哀之至，而作者却下了“吉”的断语，可见，被镇压者是作者所代表的周族的敌人。而上九爻“王用出征，有嘉析首，获匪其丑，无咎”的爻辞则进一步说明了这次袭击的结果，同时也说明了这场征伐就是由周成王亲征的那一场平东夷之乱。

武王灭商之初，并无灭奄国的想法，而只是派姜太公居齐地以监视奄国。三叔及武庚之乱时，奄国又鼎力支持叛乱者，但当时的奄国实力较为强大，加之周公平乱后，内部需要调整，也就未继续攻击，直到成王掌权后才灭了奄国，将其属地分为卫国、鲁国和燕国，分别分封给康叔、周公及召公的儿子。

九四爻象为“䷰”，《革》卦卦象。革就是革除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出涕沱若，戚嗟若，吉。”

“涕”：哭泣时流出的眼泪和鼻液。

“沱”：《说文》：“沱，江别流也，出岷山东，别为沱。”《正字通·水部》：“沱，涕垂貌。”沱字的本义为江水的支流、水湾。岷江上流的一条支流因弯多水急，故名之为沱江。同时，因水弯纵横之义而引申为形容泪流满面的情状。

“若”：助词，表示事物的状态，相当于貌、样子等义。

“戚”：《说文》：“戚，戍也。”戚字的本义为古代斧形兵器名，常用作护卫君王的武器，故引申为亲近、亲密义，同时，戚又是君王用刑的工具，杀罪人之头用的就是戚，故又引申出悲伤、忧虑义。这里用悲哀义。

“嗟”：叹词。这里表示悲痛之声。

六五爻爻辞字面大意为：“泪流满面的样子，悲哀不绝的样子是完满的。”

家园毁坏，爵位废除，杀的杀，烧的烧，人们悲痛欲绝，无家可归，有什么“吉”可言呢？显然，这个“吉”字不是说受害者吉，而是胜利者的欢呼。这个“吉”字也正说明了前一爻中杀人放火的袭击者不是别人，就是作者所代表的周族。而从下一爻的内容中可以看出，受到惩罚者应当是成王亲征的淮夷之国，以此，六五爻爻辞可译为：

“将顽固不化的淮夷之人镇压和瓦解，使其深切地感受到失去亲人、土地和权力的悲哀与痛苦，政权就可以得到巩固。”

六五爻爻象为“䷶”，《丰》卦卦象。丰的意思就是盛大、丰满。除去异己，国家才得以大同，周族的统治才能渐渐丰满，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王用出征，有嘉折首，获匪其丑，无咎。”

“用”：介词，表示原因，相当于因、因为。

“嘉”：本义为美、善，引申为赞扬、表彰、乐、吉祥等义。

“折”：本义为折断，引申为屈从、毁掉、阻止、折磨、责难、折服、弯曲等义。

“首”：首的本义为头，引申为首领、初始、首先等义。

“获”：獲的简体字。本义为猎得、捕获之义，引申为得到、射中、俘获、被辱、收割庄稼、收获等义。这里用俘虏、俘获义。

“匪”：行为不正的人。

“其”：人称代词，相当于他们。

“丑”：醜的简体字。《说文》：“丑，可恶也。从鬼，酉声。”《释名·释言语》：“丑，臭也，如物臭秽也。”丑的本义为醉酒后难看的样子，引申为可恶、污秽、憎恶、羞耻、惭愧等义。

“王用出征”：因为君王亲自出征。在周初的历史上，君王亲征的事件只有成王东征淮夷这唯一的一次，因为武王伐商时，是以己死数年的文王之名兴师，而且文王和武王在当时都只是自封的王，算不上真王。成王之后，周朝进入了数十年之久的太平时期，即我

们现在所说的成康之治的时代，这期间没有发生过的动乱，更不用君王亲征，所以这里所说的“王用出征”只能是指成王唯一的一次东征。成王东征的事件在史书中有大量的记载，如《尚书·周官》载：“惟周王抚万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绥厥兆民。”大意是：周成王安抚万国，巡视侯服、甸服等诸侯，四方征讨不来朝见的诸侯，以安定天下的老百姓。《尚书·多方》载：“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大意为：五月丁亥这一天，成王从奄国回来，到达宗周。《史记·周本纪》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成王自奄归在宗周，作《多方》。”大意为：成王任命召公为太保，任命周公为太师，向东去征伐淮夷民族，消灭了奄国，把它的封君迁移到薄姑这个地方。成王从奄国归来后，住在宗周，写作了《多方》的诰文。这些记载都明确地记载了成王曾经亲征，也应当是这里所说的“王用出征”一事。这句话的判读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我们判断《周易》作者及写作时间的重要依据之一。

“有嘉折首”：取得了值得称赞的功绩：捣毁了叛乱者的发源地。奄国是实力雄厚的大国，是殷商王朝的后方基地，也是商族屡次造反的发动地，所以历来就是周族的一块大心病。在武王伐商和周公平叛的两次大规模战争中，奄国均因为地处边远而未伤元气。成王当政后，奄国依然不服，于是有了成王的东征。这次东征的结果是彻底地消灭了商族的最后一个堡垒，消灭了动乱之源，所以被称为“折首”。

“获匪其丑”：捕获了叛匪中令人憎恶的头目。

“无咎”：没有过错。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由于成王亲自出征，所以取得了为人称赞的功绩：彻底捣毁叛乱者的根据地，并捕获了叛匪中令人憎恶的头目。这样做没有过错。”

《周易》上经三十卦的注释到此完毕，如果要以一句话来总结上经的主要内容的话，那么这句话应当是：《周易》上经是一

部以周族历史为例讲述治国方略的书，其中所采用的历史事件大多发生于周族灭商建朝到成王东征结束这一个时期。

第八章 《周易》下经注释

三十一、咸

【原文】

（卦辞） ䷞：咸，亨，利贞。取女，吉。

（爻辞） 上六：咸其辅、颊、舌。

九五：咸其脢，无悔。

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九三：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初六：咸其拇。

【译文】

（卦辞） ䷞：真诚的感情能使人类之间和睦相处，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建立在男婚女嫁的婚约基础上的感情将会产生完满的结局。

（爻辞） 初六（䷊）：触摸对方的脚，以传达自己的爱慕之情。

六二（䷋）：鲁莽地触摸她的小腿，将造成不好的结局。
向深爱的人表达自己的尊重才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结局。

九三（䷔）：抚摸她的大腿，并强制发生性行为，将会留下悔恨。

九四（䷔）：有了正确的认识就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就

不会发生使人感到悔恨的事。使人心旷神怡的和谐的性生活是建立在你情我愿、心心相印的状态之上的。

九五(䷫):心心相印的恋人热情地拥抱,没有过错。

上六(䷫):吻她的脸、额和舌头。

【注释】

咸卦卦辞：“䷞：咸，亨。利贞。取女，吉。”

“䷞”：《咸》卦卦画。由《损》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损》卦变为初六爻的《蒙》卦“䷃”；再变为六二爻的《剥》卦“䷖”；九三爻的《艮》卦“䷳”；九四爻的《旅》卦“䷷”；九五爻的《遁》卦“䷗”；上六爻的《咸》卦“䷞”。《咸》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咸”：《说文》：“咸，皆也，悉也。”《尔雅·释诂下》：“咸，皆也。”《庄子·知北游》：“周、遍、咸三者，异名同实，其指一也。”咸有普遍、全部之义。为什么是这个意思？古人未说。观字形，甲骨文咸字从戌，从口，其本义当为军人手持武器守卫边防，保家卫国。古代兵役制是以家为单位应召，每家至少出一人服兵役，基本上是全民皆兵，故咸字被引申为都、普遍等义。军人远离故土，与家乡的亲人相互牵挂，故咸又引申为感知、感化、感应、感情等义，后加“心”字底写作“感”。这里用感情、感应之义。

“取”：《说文》：“取，捕也。从又从耳。”《周礼·夏官·大司马》：“（狩）大兽公之，获者取左耳。”取的本义为捕获到野兽时，割下左耳以计功领赏，引申为捕捉、获得等义。古代字少，男人迎娶女子过门成亲也称为取，后来在取字底下加女字写作娶，成为娶女的专用字，以示尊重。这里的取就是今娶字。

《咸》卦卦辞大意为：“真诚的感情能使人类之间和睦相处，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建立在男婚女嫁的婚约基础上的感情将会产生完满的结局。”

《咸》卦卦辞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典型句式。“咸”是对卦画的解释，提出了主题。“亨”是对这个主题的肯定，是说如果大家都能

够心心相印，相互感应，就不会有矛盾和纠纷，就不会有战争，就易于沟通，就能够天下太平、心想事成、万事亨通。“利贞”是告诫辞，是说对感情的问题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什么正确的认识呢？“取女，吉。”通过男婚女嫁的方式组织起稳定的家庭就可以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这是后面所说的男女之情的前提条件，否则就可能“不吉”。“取女，吉”是说明，下面的爻辞均是围绕“取女”之后的男女之情而展开的。

初六爻辞：“咸其拇。”

“其”：人称代词，相当于他、她、他们等。这里指所娶之女。

“拇”：《说文》：“拇，将指也。”拇字的本义为手脚的大指头。结合咸卦六爻爻辞“咸其拇”“咸其腓”“咸其股”“咸其脢”“咸其辅、颊、舌”的这种从下往上取象的特点，这里的“拇”应当是指脚拇指。

初六爻爻辞直译就是“感受她的脚拇指。”“拇”是以偏概全，应当指整个脚。而咸是需要以具体的动作为条件的，所以这段爻辞可译为“触摸她的脚。”初六爻爻辞只说了“咸其拇”这种现象，却没有类似“吉”“凶”“咎”“悔”之类判断词，也没有“利贞”之类告诫词，作者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呢？我们只能结合后面的爻辞内容来分析。下一段爻辞是“咸其腓，凶。居吉。”明确地表示反对往脚之上的小腿“咸”，可见作者对“咸其拇”应是持赞成或默许的观点的，或者说作者认同在对方态度不明的情况下，可以以触摸对方脚的动作来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以试探和鼓励对方。以此，初六爻爻辞可译为：

“触摸对方的脚，以传达自己的爱慕之情。”

脚是人身体上神经丰富的部位，所以现代都市人热衷于到发廊“洗脚”。但脚又不是人身体上最性感，最需要隐蔽的部位，所以“咸其拇”也不至于让态度不明朗的对方感到过于唐突。《水浒》中的西门庆勾引潘金莲时，就正是从触摸脚开始的。这种暧昧的试探有如我们今天的牵手。当然，感并不一定非用手不可，以脚碰脚可能更适当。

初六爻爻象为“䷵”，蒙卦卦象。蒙本为一种一年生缠绕寄生草本植物，随处生有吸盘，往往附着在豆科菊科类植物上。“咸其拇”正是男人对女人的缠绵之举，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咸其腓，凶。居吉。”

“腓（fei 肥）”：《说文》：“腓，胫腓也。”腓的本义为人的小腿肌肉。

“居”：《说文》：“居，蹲也。”本义为蹲下，相当于踞，引申为坐、居住、止、停等义。这里用本义。

“咸其腓”就是抚摸她的小腿，这是已经接近于让女人感到羞愧的敏感部位。“凶”，将造成不好的结局。为什么呢？因为感情是一件非常微妙的事，在对方态度尚不明朗的时候就鲁莽行事，往往会弄巧成拙，使自己深爱的人产生厌恶之心。那么应当怎样来获得对方的响应呢？“居吉”，向对方表达自己的尊重才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居”的本义是蹲下，外国电影中常有手捧玫瑰，单膝跪地向自己深爱的女人示好的镜头，这就是“居”。我国古代所行跪拜之礼也是“居”。“居”实际上也就是向对方表示尊重和服从的意思。当美人能得到英雄的崇拜时，不眩晕才是怪事，所以作者说“吉”。以此，六二爻爻辞大意为：

“鲁莽地触摸她的小腿，将造成不好的结局。向深爱的人表达自己的尊重才可以有一个完美的结果。”

六二爻爻象为“䷶”，《剥》卦卦象。剥有去掉外壳之义。剥除伪装才能见真情，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咸其股，执其随往，吝。”

“股”：《说文》：“股，髀也。”即人的大腿。

“执”：本义为逮捕、捉拿，引申为拘系、拿着等义。

“随”：本义为跟从、跟随，引申为顺着、顺便、听任、追逐、随即等义。

“往”：去、到某处。

“咸其股”：抚摸她的大腿。“执其随往”：强制性地发生性行

为。由一个“执”字可知，“咸其股”和“随往”都是女方不愿意而强加给她的一种行为，是一厢情意的行为，或者说就是企图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顾对方感受地强暴她。“执其随往”的其字是指“咸其股”的股。“吝”：将留下悔恨。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抚摸她的大腿，并强制发生性行为，将会留下悔恨。”

作者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粗暴的行为会使双方的结合变得索然无味。强扭的瓜不甜，一厢情愿的婚姻能够带来幸福生活的例子实在是太少。

六三爻爻象为“䷞”，《艮》卦卦象。艮字的本义为反观、回顾，引申为检讨自己的行为以停止其错误的行为之义，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憧”：《说文》：“憧，意不定也，从心，童声。”虞翻说：“憧憧，怀思虑也。”憧字的本义为心神不定，这里是形容处于热恋之中的人心神恍惚的状态。

“朋”：朋的本义为串联在一起的贝壳。引申为性格相投而聚集在一起的人和政见相同的组织，称为朋友或朋党等。这里用情意相投的朋友之义。

“从”：跟随、随行，依顺。

“尔”：代词，相当于“你”。

“思”：《说文》：“思，容也。从心，从囟。”徐灏笺：“人之精髓在脑，脑主记识，故思从囟。”《广韵·之韵》：“思，思念也。”思的本义为思考，引申为思慕、想念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贞吉，悔亡。”：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悔恨就会消亡。这里所说的“悔亡”是指上一爻“执其随往”而产生的“吝”这个不良的后果消亡。什么样的认识才能算是可以带来“吉”的“贞”呢？“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这句话很难译，因为写得太美了，勉强可以译作：和谐的性生活是建立在你情我愿、心心相印的状态之上的。“憧憧”是指热恋中人神情恍惚的情状。“往

来”是指性交动作。“朋从尔思”是说情投意合的人所做的正是你所想的。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有了正确的认识就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就不会发生使人感到悔恨的事。使人心旷神怡的和谐性生活是建立在你情我愿、心心相印的状态之上的。”

我们说“憧憧往来”是指和谐的性生活，不仅是依据其字面含义，还可以从爻象上看出来。咸卦六爻除九四这一爻外，其他五爻均是以“咸其×”开头，它们分别是初六爻的“咸其拇”、六二爻的“咸其腓”、九三爻的“咸其股”、九五爻的“咸其脢”、上六爻的“咸其辅、颊、舌。”其顺序是脚、小腿、大腿、背、头部，九四爻处大腿和背之间，可知作者所省略的“咸其×”实际上是指性接触，这种省略使文章尤其显得高贵和清爽。

九四爻爻象为“䷵”，《旅》卦卦象。旅的本义是有组织、有纪律、步调一致地行进，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咸其脢，无悔。”

“脢（mei 梅）”：《说文》：“脢，背肉也。”脢字的本义为背上的肉。

“咸其脢”也就是抚摸她的背，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拥抱。“无悔”：没有过错。

为什么六二爻“咸其腓，凶。”六三爻“咸其股，吝。”而这里的“咸其脢”却就成了“无悔”呢？原因就在于六二、六三两爻的行为是缺乏感情基础的行为，是一厢情愿的鲁莽行为。而本爻的“咸其脢”及下一爻的“咸其辅、颊、舌”却是“朋从尔思”的行为，是双方情感的共同宣泄，是真情的碰撞，也是作者所提倡、所赞成的行为，所以作者下了“无悔”的结论。以此，九五爻爻辞可译为：

“心心相印的恋人热情地拥抱，没有过错。”

九五爻爻象为“䷵”，《遁》卦卦象。遁有隐蔽、隐藏之义。拥她入怀恰似遁，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咸其辅、颊、舌。”

“辅”：《说文》：“辅，人颊车也。”辅即人的腮帮子。

“颊”：《说文》：“颊，面旁也。”脸两边为颊，既然前面已经有了“辅”，颊在此当是指腮帮之外的面部。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吻她的脸、额和舌头。”

感可以是脚、可以是手，可以是嘴，也可以是心，此处应当是指拥抱后的接吻。这一爻与初六爻一样也未下吉、凶、悔、吝的判断语，因为没有必要，上一爻已经拥抱，接吻只不过是动作的延续。上一爻既然是“无悔”的判断，这一爻当然同样适用。

《咸》卦是《周易》六十四卦中字面含义最清楚的卦之一，六爻爻辞全部是描述男女之间的情爱，描述两性之间从头到脚的肌肤之交，但我们千万不要将其当作一本露骨的黄色小说来读，而是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要注意卦辞所说的前提条件。卦辞说：“取女，吉。”“取女”就是娶女，用现代的话说就是拿结婚证，所以本卦爻辞所说的肌肤之交是为成年的王子们而写，相当于现在的《新婚指南》，是少儿不宜的。二是要注意作者的在整个《周易》中所惯用的一语双关的写作特点。或者说作者想传达给受教者的不仅仅是结婚后如何做爱，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正确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获得真实的感情。也就是说我们要将爻辞当着双关语来读，表面上看来，作者告知读者的是“咸其腓”和“执其随往”这种鲁莽无礼的求爱行为只能造成“凶”“吝”的不良后果，使女方厌恶。只有表示尊重的“居”才能带来心心相印、“朋从尔思”的良好结局，才能产生“憧憧往来”的和谐的性生活，才能“吉”“无悔”。而实际上，这些话都可以视为人与人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单位与单位之间、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或者说作者想告知读者的是只有相互交流、尊重和关爱才能使大家和睦相处，反之，强权思想不会产生好的结果。作者之所以以男女情爱为题，是因为就“咸”（感）这个主题而言，男女的情爱是人类所有感情中最真实、最强烈、最具代表性的，也是亲情、友情、乡情……之源。

《咸》卦是下经卦的第一卦，依中国人的思维习惯，第一的东西往往最为重要。从《咸》卦的第一中我们能看出其重要性在那里呢？我们还是首先回顾一下上经的特点。上经卦是以《乾》卦开头，《乾》卦的主题是人事活动要遵循天道的自然规律，而上经三十卦不论是《乾》、《坤》、《屯》、《蒙》、《需》、《讼》、《师》……的卦序特点，还是全部三十卦的卦爻辞内容，均是围绕着规律两字在展开，讲述的全部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规律，可见上经第一卦乾卦的主题是上经的大纲。下经的第一卦是否也是下经的大纲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周易》下经不论是《咸》、《恒》、《遁》、《大壮》、《晋》、《明》、《夷》、《家人》、《睽》……的排序特点，还是三十卦卦爻辞的内容，均是与人个体的发展、进退有关，也就是如何修身齐家的原则。或者说作者在上经中告诉他的王子们应当如何管理一个国家，如何当好一个君主、国王。而在下经中，他将教导王子们的是如何做好一个人。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人做不好绝对做不成一个好王。做王是表，做人是里、是基础、是根本。我们在读《周易》时一定要注意这上、下经的区别，不要以为《周易》上下经是随便分的，恰恰相反，《周易》的卦序都是经过精心排列的，都是作者深思熟虑的结果，每一卦的位置和顺序都是有其规律性的，理解了这个特点，就能准确地把握住《周易》的思想脉络。

三十二、恒

【原文】

(卦辞) ䷟：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爻辞) 上六：振恒，凶。

六五：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九四：田无禽。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九二：悔亡。

初六：浚恒，贞凶。无攸利。

【译文】

(卦辞) ䷟：持之以恒的坚定意志，可以使事情得以顺利地发展，没有过错，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坚定的意志有利于获得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爻辞) 初六 (䷟)：正如不断地挖深沟渠会使渠道崩塌而无益一样，对财富的获取也要适可而止，要认识到如果贪得无厌就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贪得无厌的行为不会带来任何安宁和利益。

九二 (䷟)：如果我们能够驱散贪得无厌的念头，悔恨就会消亡。

九三 (䷟)：不能够坚守道德的标准，就会因为自己意志的不坚定而蒙受羞辱，要认识到这种行为将会产生令人遗憾的结果。

九四 (䷟)：为什么不能够坚守道德的标准行事的人会受到惩治而使其感到羞辱呢？因为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不允许被这些人所破坏，这就如农田里不能允许飞禽走兽来捣乱一样。

六五（䷟）：坚持依道德的标准行事是一种正确的认识。

如果臣民都能够如此去做，国家就会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理想局面。但如果为王者也依此而行，就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上六（䷟）：动摇坚定的意志，将产生不良的后果。

【注释】

恒卦卦辞：“䷟：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

“䷟”：《恒》卦卦画。由《益》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益》卦变为初六爻的《观》卦“䷓”；再变为九二爻的《涣》卦“䷺”；九三爻的《巽》卦“䷸”；九四爻的《姤》卦“䷫”；六五爻的《鼎》卦“䷱”；上六爻的《恒》卦“䷟”。《恒》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恒”：《说文》：“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间上下，心以舟施恒也。”商承祚《〈说文〉中之古文考》：“（甲骨文、金文恒字）皆从月。”《玉篇·心部》：“恒，常也，久也。”恒字究竟是从舟还是从月没有定论，但从甲骨文及金文恒字字形上看，恒字的本义应为舟或月运行于两点之间。运行本身是一种运动状态，是变化的，而不是不变的常态，只有运行的规律才有可能常久不变。如船行水中是运动的，但其基本线路和始终的码头是不变的。月有圆缺是变化的，但月象的变化周期却是不变的，由此可知，恒的本义当为“不变的规律”，是指一种连续运动的永久性，而不是指静态的持续。这里是指个人的坚定意志。

《恒》卦接《咸》卦，《咸》卦讲述了如何取得“朋从尔思”的和谐状态，有了这种建立在真诚感情基础上的和睦相处，就应该想法保持这种良好的状态持续下去，所以在《咸》卦后接《恒》卦。

《恒》卦卦辞大意为：“持之以恒的坚定意志，可以使事情亨通，没有过错，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坚定的意志有利于获得安居乐业的生活环境。”

初六爻爻辞：“浚恒，贞凶。无攸利。”

“浚”：《说文》：“浚，抒也。浚深通川也。”段玉裁注：“抒者，挹也，取诸水中也。”“浚，浚之则深。”《玉篇·水部》：“浚，深也。”浚的本义为掏挖川、井，以疏通水道，获取水源。引申为挹取、深、索取等义。

“浚恒”就是“恒浚”，是一个倒装句，字面含义为不断地挖掘。不断地挖掘什么呢？作者没有说，结合作者在井卦中以“井”喻国家财政收入的取义及后面“贞凶”的告诫语分析，这里的“浚”字应当是指对财富的获取。“浚恒”就是不断地挖掘财富，也就是贪得无厌的意思。不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作为统治者而存在，对财富的追求如果贪得无厌，就必然地会与其他人发生矛盾和冲突，从而造成不良的后果，所以作者告诫说“贞凶”，要认识到这种不正确的行为将会导致的不良后果。“无攸利”：这种行为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以此，初六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不断地挖深沟渠会使渠道崩塌而无益一样，对财富的获取也要适可而止，要认识到如果贪得无厌就会造成不良的后果。贪得无厌的行为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

毅力和恒心是每一个成功的人所必备的性格，所以作者在恒卦卦辞中说“恒，亨，无咎。”但毅力和恒心本身没有善与恶之分，它必须与正确的观念相结合才具有价值，反之，它不仅不能给我们带来利益，还会妨碍我们的正常发展，本爻爻辞就是作者在举例说明这个问题。在当今社会中许多人本来丰衣足食，却总感觉到比上不足，于是不知疲倦地伸手捞钱，甚至于不惜干出伤天害理、违背法律的事情出来，其结局或是冤冤相报，或是被绳之于法，这都是因为“浚恒”的原因。

初六爻爻象为“䷋”，《观》卦卦象。观就是仔细看的意思。不要盲目地“恒”，而是观前观后，要搞清楚那些事必须“恒”，那些事不能“恒”。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悔亡。”

九二爻直译大意为：“悔恨消亡。”什么悔恨消亡？为什么会消亡？作者都没有说，因此，我们只能依爻辞从初爻开始到二、

三、四、五、上爻循序变化的规律，来结合初六爻爻辞和本爻爻象分析。

九二爻爻象为“䷺”，《涣》卦卦象。涣就是涣散的意思，而初六爻提出了比喻贪得无厌的“浚恒”这个话题，因此，这里的“悔亡”应当是指涣散“浚恒”之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打消贪得无厌的念头，就不会发生初六爻爻辞所说的“凶”这个让人感到遗憾和悔恨的结局。以此，九二爻爻辞可译为：

“如果我们能够驱散贪得无厌的念头，悔恨就会消亡。”

九三爻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贞吝。”

“德”：德字的本义为谨慎的行为，引申为道德、恩惠、德政、贤明者等义。

“或”：疑惑词。表示疑惑不定，这里用时好时坏的意思。

“承”：承的本义为蒙受、捧、托、承载等义，引申为承担、承继等义。这里用蒙受的本义。

“羞”：甲骨文羞字字形为以手持羊，会进献之意。古代进献的实质是弱者向强者表示臣服，譬如战败的一方向胜利者献宝，故羞字又引申为惭愧、羞辱、耻辱等义。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不能够坚守依道德的标准行事，就会因为自己的不坚定而蒙受羞辱，要认识到这种行为将会产生令人遗憾的结果。”

初六爻爻辞说：“浚恒，贞凶。无攸利。”作者从物质的角度否定了“恒”，那么是不是说代表坚定的意志的“恒”就不好呢？作者现在换了一个角度，从精神的层面来谈这个问题。“不恒其承，或承之羞。”如果你不能够坚守正确的行为，而是随波逐流，譬如说偶然放纵自己，就会因为这种放纵而蒙受羞辱。“不恒其德”不是说不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是说自己明知道对与错，却不能坚守正确的行为，偶然而放宽原则，抱着侥幸的心理做一点不该做的事，譬如一辈子廉洁的官员，临退休时贪污一点钱就是“不恒其德”，没有坚守晚节。正是因为没有坚持住，没有恒心，就会“或承之羞”，因为其晚节不保而受到相应的惩罚。

九三爻爻象为“䷢”，《巽》卦卦象。巽字古文写作“𡗗”，像二人跪在踏板之上，有臣服、卑顺之意，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田无禽。”

“禽”：飞鸟的专称。

“田无禽”的字面含义就是“田里面没有偷吃庄稼的飞禽”。这句话与九二爻爻辞一样没头没脑，实际上它也是继续上一爻九三爻爻辞这个话题而谈的。九三爻爻辞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田无禽”，正如农田里不能够有偷吃庄稼的飞禽走兽一样，国家、社会的正常秩序不允许被“不恒其德”的人破坏。“田无禽”在此是一个非常生动形象的比喻。以此，九四爻爻辞可译为：

“为什么不能够坚守道德标准的人会受到惩治而使其感到羞辱呢？因为国家和社会的正常秩序不允许被这些人所破坏，这就如农田里不能允许飞禽来捣乱一样。”

师卦六五爻爻辞说：“田有禽，利执言，无咎。”大意为：正如田中来了害鸟要驱逐一样，对待破坏社会秩序的强者，也要将其绳之于法，这样做没有过错。其中“田有禽”的禽字正是比喻破坏社会秩序的人，以此我们知道本爻辞的“田无禽”是以田字比喻正常的社会状态，以禽字比喻破坏这种正常状态者。

九四爻爻象为“䷢”，《姤》卦卦象。《姤》卦由《乾》卦演变而来。《乾》卦六爻皆阳爻，而《姤》卦在《乾》卦的初爻上生出了一个阴爻，有如晴天里生出了一朵乌云，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

六五爻爻辞字面大意为：“坚持按道德的标准行事是正确的认识。女人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而男人的结局不好。”

这句爻辞一共两句话，前一句的含义很好理解，不好理解的是后一句的“妇人吉，夫子凶。”为什么女人吉，男人凶呢？理解这句话首先要搞清楚“妇”和“夫”的含义。“妇”和“夫”从字面上看就是家庭主妇和当家的男人，但在《周易》中，作者往往以家

庭中男女之间的主导和被主导的关系，来比喻君臣、君民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如小畜卦九三爻爻辞说：“舆说辐，夫妻反目。”随卦六二、六三爻爻辞说“系小子，失丈夫。”“系丈夫，失小子。”大过卦九二爻爻辞说“老夫得其女妻”等，这些爻辞均是以“夫”比喻掌权者，以“妇”比喻臣民。以此，六五爻爻辞可译为：

“坚持依道德的标准行事是一种正确的认识。如果臣民都能够如此去做，国家就将会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理想局面。但如果为君者也依此而行，就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这句爻辞很不顺耳，因为我们从小以来，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学校，或者是在社会，所受到的教育都是提倡做一个善良和正直的人，本卦九三爻爻辞也说“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提倡的也是立德，而这句话却说“妇人吉，夫子凶。”也就是说坚持道德标准这种在我们看来的真理只是对我们这些小人物的要求，并不适用于为王者。为什么是这样呢？这就是真理背后的真理，这就是历史上成功的大人物都深知的“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的原创之处，这也就是《周易》及其类似的书籍总是神秘莫测，不得外传的原因。姜太公曾经说过：“道全为无用之事，烦忧之教。”这句话及姜太公的行为可以为这段爻辞作注。崇祯皇帝的命运也可以为这段爻辞作注。崇祯皇帝为人忠厚，言行举止完全遵守儒家的道德观念，他面对优越的物质条件，不贪荣华富贵，远离女色，勤勉于国事，其结局却是被权臣玩弄于股掌之间，搞得国破家亡，年纪轻轻地就自尽于景山，致死也没能弄明白他自己究竟错在那里？他的命运就正是“恒其德……夫子凶”的典型事例。作者在此教导王子们的实际上是“知其白，守其黑”“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的道理，是不仅要有“对朋友如春天一般温暖”的情怀，还要有“对敌人如秋风扫落叶一般”的手段。

六五爻象为“䷱”，《鼎》卦卦象。鼎本是古代烹饪器具，古人取其烹饪食物使之可食用之义来象征对野蛮人的教化，所以鼎也历来是政权的象征。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就充分透露了这层含义。掌锅勺的是君王，被烹饪的是臣民。但在烹饪的时候千万

注意，掌杓的只能掌杓，别把自己也放到锅里面煮了，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振恒，凶。”

“振”：振动。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动摇坚定的意志，将产生不良的后果。”

上一爻说“恒其德……夫子凶。”作者怕受教者错误地理解成作王的人就不能恒，所以马上接着说：“振恒，凶。”动摇自己坚定的意志，将产生不良的后果。“恒其德……夫子凶。”并不是“恒”的错，而是缺乏灵活性的原因。“恒”本身代表了一个人坚强的意志，是可贵的，问题是我们不能将其用到“浚恒”之类损害他人利益的事情上，不能用到对坏人坏事的处理时心慈手软上，要用对对象、时间和地方。

三十三、遁

【原文】

（卦辞） ䷗：遁，亨，小利，贞。

（爻辞） 上九：肥遁，无不利。

九五：嘉遁，贞吉。

九四：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九三：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六二：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初六：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译文】

（卦辞） ䷗：适时隐蔽，就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这种隐蔽能带来小的利益，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爻辞） 初六（䷗）：隐蔽在对手的后面跟随他，并不断地勉励和磨炼自己，然后招集民众推翻其政权取而代之，就会有一个安居乐业的结果。

六二（䷗）：制约住暴君，用光明的新纪元来革新商族的暴政。既然他们的政治如黄昏的天空一样昏暗，就应当由我们周族来承担解说天命的责任。

九三（䷗）：退而不隐，藏而不深，仍然与过去的事务保持联系是有害的。应磨炼自己的意志，彻底断绝与过去的联系，专心管理家政事务，享受天伦之乐，才有完满的结局。

九四（䷗）：在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美好时期隐退，对于英明的领袖而言将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则不一定合适。

九五(䷖):在受到赞扬的时候隐退,是正确的行为,将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上九(䷗):带着丰盛的财富退隐,没有什么不利。

【注释】

遁卦卦辞:“䷗:遁,亨,小利,贞。”

“䷗”:《遁》卦卦画。由《临》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临》卦变为初六爻的《师》卦“䷆”;再变为六二爻的《坤》卦“䷁”;九三爻的《谦》卦“䷎”;九四爻的《小过》卦“䷽”;九五爻的《咸》卦“䷞”;上九爻的《遁》卦“䷗”。《遁》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遁”:遁是遯简体字。《说文》:“遯,逃也。从辵,从豚。”为奔走义,豚就是小猪。以此,遁字的本义当为奔跑的猪。引申为迁移、逃避、隐藏、躲避等义。

上一卦为《恒》卦,最后一爻为“振恒,凶。”稳定的政治局面受到振动和破坏,在此天下大治走向天下大乱的时刻,智者应善于周旋,寻找藏身之路,故在恒卦后接遁卦,讲述退身之道。

“亨”:亨通。对于遁者而言,亨就是能够保存自己。

“小利”:有小的利益。乱世之中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品一杯淡酒,饮一壶清茶,这就是利,但这种利毕竟是消极的,毕竟不能与乱世英雄主动出击后的建功立业相比,故只能算是小利。

《遁》卦卦辞大意为:“善于隐蔽,就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这种隐蔽能带来小的利益,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初六爻爻辞:“遁尾,厉,勿用,有攸往。”

“尾”:尾的本义为动物的尾巴,引申出鸟兽虫鱼交配、末端、在后跟随等义。这里用在后跟随的引申义。“遁尾”就是隐蔽在对手后面跟随。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隐蔽在对手的后面跟随他,并不断地勉

励和磨炼自己，然后招集民众推翻其政权取而代之，就会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去处。”

这是一句惊天动地、惊世骇俗的话。过去我们理解“遁”的含义时，往往想得更多的是逃避，是和尚、道士之类的隐。虽然也有“小隐隐于林，大隐隐于市”的说法，但其性质没有区别，只不过是修身的程度不同而已。《周易》作者的这一句爻辞却告诉我们，遁隐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含义，遁可以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策略，一种手段，是为了进取的一种方法。这种遁也就是“虎视眈眈”的遁，是总攻前的伪装。

这句爻辞是以周族取代商族的史实为背景而写的。“遁尾”：跟随在对手的后面。紧随其后而不远遁，说明所遁的不是自己的身体，而是夺权的野心，实指商族内乱外患时，周族“虎视眈眈”地尾随其后，寻找夺权时机的行为。跟随其后是危险的，所以作者说“厉”，要不断地勉励、磨炼自己，就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一样。“遁尾”不是傻跟，还要做一些事，这就是“勿用”，招摇聚众的三色旗聚集民众。聚众是为了造反，是为了推翻对手。只要打倒了旧王。自己当家作主取而代之，就能够“有攸往”，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

初六爻爻象为“䷆”，《师》卦卦象。师字有聚众、出征等义，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

“执”：逮捕、捉拿、拘系。

“黄”：《说文》：“黄，地之色也。”地主生万物，物成熟则为黄色，所以黄色是地的颜色，是五行中“土”的颜色。

“牛”：本义为牛科动物，也是二十八星宿中北方玄武七宿的第二宿，有星六颗。

“革”：本义当为以手剥兽皮，引申为皮革、更改、除去、动物的表皮等义。这里用改革、变革义。

“莫”：甲骨文写作“𠄎”。《说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草中。”惠栋《读说文记》：“今作莫，俗作暮。”观字形，甲骨文莫字

为太阳落在草丛中，即日落的时候，也即现在的“暮”字。日落之时光线昏暗，故莫字又引申为昏暗等义。为君者如果昏暗不明就应当除掉，故莫字又常作副词用，表示否定和禁止，相当于不、不要等。这里用昏暗的引申义。

“胜”：本义为承担得起，引申为相当、相称、胜利、超过、施行等。这里用本义。

“说”：讲述、解释、评议、告诉、劝说等。

“执之”：捉住他。捉住谁呢？就是初六爻爻辞被跟随的那个猎物——商族。

“用黄牛之革”：双关语。其字面含义为用黄牛皮做的绳子紧紧捆绑，比喻用符合大地的生生之道，来变革商族腐败昏庸的政治制度，从而产生一个新的纪元。理解这句话要结合爻象搞清“黄牛”的喻义。

六二爻爻象为“䷁”，《坤》卦卦象。在《坤》卦的注释中，我们已经说明，《坤》卦的主题是如何利用大地的生生之道，其中六五爻爻辞为：“黄裳，元吉。”赞美了大地赐予人类的丰富物质资源，本爻辞的“黄”字与“黄裳，元吉”的黄字含义相似，是指与后面爻辞“莫胜之说”的“莫（暮）”字相对的象征大地生生之道的颜色，是比喻与商族的昏暗政治相反的光明政治。

“牛”是动物，也是北方七宿中的一个星宿。牛星宿在我国历法中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星，是古代历法的起点，如《河图》说：“天元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日月俱起牵牛初度。”译成白话就是“在天的元年十一月甲子日的子时，太阳和月亮一起同时从牵牛星座的方向升起，并开始其正常的运行。”天元是古代纪年的一个起点，距今约二十七万年。古人认为日月五星在这时处于同一位置，也即同时出现在北方七宿的牛星宿，然后因其速度的快慢不同而错开了位置，要到很多年后才能重新聚在一起。天元的时间是古人按日月五星的速度推算出来的。天元是古代历法的开始，牛星宿也就因此被作为新纪元的起始点为古人广为接受。古代纪年有两套系统，一是天元系统，一般只用于专业的推算。二是以朝代和君王在位的时代为准，如康熙十年、乾隆五年等，这套系统较为通用，

它是以君王在位之年的十一月，即月宿牵牛的那一个月的甲子日子时开始起算，所以“牛之革”也即是改朝换代的意思。“黄牛”的黄是修饰牛的。“用黄牛之革”也就是用象征生生之道的光明来开创新纪元，从而革除过去的腐败政权。

“莫之胜说”：既然商族政治昏暗，就应当由我们周族来承担解说天命的责任。这句话是解释为什么要“执之，用黄牛之革”的原因的。夺他们的权，革他们的命，并不是因为我们犯上作乱，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莫之”，如黄昏时的天空一样太昏暗，所以要由我们这些明白的人来替代他们承担解说天命的责任。以此，六二爻爻辞可译为：

“制约住暴君，用光明的新纪元来革新商族的暴政。既然他们的政治如黄昏的天空一样昏暗，就应当由我们周族来承担解说天命的责任。”

九三爻爻辞：“系遁，有疾。厉，畜臣妾，吉。”

“系”：牵连。“系遁”就是退而不隐。或者说是有意隐藏，又心有所系，藕断丝不断的意思。

“畜”：积蓄、培育、容纳。

“臣”：男性奴仆。

“妾”：女性奴仆。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退而不隐，藏而不深，仍然与过去的事务保持联系是有害的。应磨炼自己的意志，彻底断绝与过去的联系，专心管理家政事务，享受天伦之乐，才是完美的结局。”

前两爻是将“遁”作为一种手段，从这里开始，作者将遁当作了一种目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遁——从高处退到低处。这种退可以是政治生活中退，也可以是从商界退、从演艺界退……而这里所说应是从退出政界而言的，因为作者及受教者都是政界精英。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是下了退隐的决心，就不要再关心政务，但实际上这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许多人让位不让权，退下来后还是非要以太上皇自居，非要管事不可，这就是“系遁”。作者接着下了“有疾”的判断语，危险啊，搞不好轻则伤

了自己的老脸皮，重则要搭上自己的身家性命。既然是遁，就应当甘于寂寞，所以要“厉”，要磨炼自己。“遁”其实是需要勇气的，一个习惯于呼风唤雨的人，离开那种光彩耀人的生活环境，很难一下子适应。现在有一些退休的老人，上班的时候身体很好，一旦退休就犯病，正是心理调整不过来的原因，更何况是处于政治顶峰的那些人，所以要“厉”。怎么“厉”法呢？“畜臣妾，吉。”远离刀光剑影的政治漩涡，将自己过剩的精力放到管理家臣的事务中来。家庭管理好了，在和睦的环境里，栽花种草，散步垂钓，琴棋书画，好好享受天伦之乐，不再干预现在的当权者的政务，就不会有麻烦了，就“吉”，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三爻爻象为“䷋”，《谦》卦卦象。谦就是谦虚、不自以为是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好遁，君子吉，小人否。”

“好”：本义为女子。女子貌美，令人赏心悦目，故引申为美色、美、亲爱、健康、爱好、喜爱等义。

“好遁”有“喜欢遁”和在“美好的时候遁”两种可能的含义，结合后两爻的“嘉遁”和“肥遁”均是指在这样的情形下“遁”，所以我们取在“美好的时候隐退”之义。以此，九四爻爻辞大意为：

“在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美好时期隐退，对于英明的领袖而言将会有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则不一定合适。”

尧、舜、禹的禅让帝位均属于“好遁”。“好遁”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出于让贤的考虑，在位时间长，年龄也已经大了，就要培植新人，主动把位子让出来，让给比自己更有活力、能力更强的人上。一般而言，在位者如果能主动让贤，都是可以得到最大利益的，因为首先，受让者会因为得到了他的高位而心怀感激之情，必然会最大程度地保护他。如俄罗斯的叶利钦让位给普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普京上台后的第一道政令就是赦免叶利钦及其全家可能存在的一切罪行。叶利钦如果不是主动让贤，继续在总统的位子上坐两年，结局恐怕就很难说了。其次，“好遁”这种在国家形势尚好的

时候退位，可以成就其一世的英名，因为好的局面是他领导的结果，而好与坏是相互转化的，本人的能力已经用到了极限，除非有新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创新，否则难以更好，所以，主动让位是保持晚节的最佳选择。最后，在好的时候退位，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个人，其选择的余地都最大，可最大程度地安排好国家政权的平稳过渡和自己的将来生活。否则，与猴王的替换一样到被迫下台的时候才不得不下，就狼狈得多了。“好遁”是在位的领袖们的最佳选择，也是一种十分高超的人生艺术，只有“好遁”并且不“系遁”，才能真正地理解人生，把握住自己，所以作者在此下了“君子吉”的结论。

作者在下“君子吉”的结论的同时，又说“小人否”。“小人”是与“君子”相对而言的普通人。普通人大多出身贫寒，几代人的努力好不容易赚了一点钱，供这小子读书识字，经过十年寒窗才学会了一点本事，又好不容易取得了高官的信任。正混得像模像样的时候，他要“好遁”，退隐山林，回老家种田。此行为不仅冷落了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及众乡亲们的心，而且遇到不明事理的上司，还有可能会怪罪下来，以为是在存心拆台，弄不好找一个理由加害于身也是说不定的。所以作者说“小人否”，在普通人事业的顶峰时期退隐，并不一定是好事。

九四爻爻象为“䷛”，《小过》卦卦象。《小过》就是小有过错之意，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嘉遁，贞，吉。”

“嘉”：赞扬、嘉奖。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在受到赞扬的时候隐退，是正确的行为，将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嘉遁”与“好遁”相比，境界又高了一层。如果说“好遁”是带有功利思想的保全，是其精确计算的结果，是一种高超的人生艺术的话，那么“嘉遁”则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是老子所说的“功成而弗居”“功遂身退”“为而弗有”的体现。

九五爻爻象为“䷛”，《咸》卦卦象。咸就是感，故有“嘉遁”

之辞。

上九爻爻辞：“肥遁，无不利。”

“肥”：本义为多肉，引申为胖、丰富、富裕、肥沃等义。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带着丰盛的财富退隐，没有什么不利。”

隐退需要物质作为生活的保障，因为大凡隐退之人，基本上都已经年老体弱，至少也是人过中年，今后的生存能力较差，而且隐退也就意味着从此远离名利场，赚钱的机会相对较少，在作者所处的那个遥远的时代就更是如此。而一家老小还要过日子，要吃饭，要穿衣，这些都需要物资作为保障。“肥遁”就是在隐退之前就打足了物质基础，就是在富裕的时候遁，带着丰盛的财富遁，就是在遁之后，自己的生活依然有保障。作者下了“无不利”的断语，没有什么不好。注意作者“无不利”的判断语有两层含义：一是肯定；二是不提倡。为什么下这种判断语呢？因为首先，遁后的晚年生活需要有保障，如果真的是两袖清风，一身傲骨，到了生活窘迫的地步，那一把老骨头是硬不起来的，饥寒交迫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肥遁”的好处，所以作者说“无不利”。但另一方面，肥也有过多、太多之义，这与作者所提倡的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相违背，所以作者未下“吉”“贞”的判断词。大概作者还有一层担心，就是这么多的“肥”财从那里得来？如果是平时省吃省用积累下来的当然没有问题，如果是贪污受贿、贪赃枉法而获得的不义之财，问题就大了。前些年新闻经常报道的“五十九岁现象”就是那些将“遁”的领导们企图“肥遁”的结果。按政策规定，干部年满六十要退休，面对先富起来的人所拥有的房子、车子、票子，想想自己革命一辈子却两手空空，再想想退休后可能的冷遇，心里不平衡了，想乘自己还有权有势时最后大捞一把，为将来的“肥遁”打下坚实的基础，结果是伸手就被捉，晚节不保。当然这是过去的老革命，今非昔比了，现在的一些新贪，对“肥遁”的理解更深刻，上台就“囤肥”，以为遥远的将来作好“肥遁”的打算，眼界较老前辈开阔得多了。“肥遁”的来路问题应当是作者不敢下“贞”“吉”之类提倡之词的原因。

三十四、大壮

【原文】

（卦辞） ䷡：大壮，利贞。

（爻辞） 上六：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六五：丧羊于易，无悔。
九四：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九三：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九二：贞吉。
初九：壮于趾，征凶。有孚。

【译文】

（卦辞） ䷡：对于称强者的暴力行为，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爻辞） 初九（䷗）：在他们称强之初就采用征伐的权力对其实施打击，将产生不良的后果。应坚持诚信的原则与之交往，以消除其成见和敌意。

九二（䷢）：具有诚信待人的正确认识，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三（䷢）：行为不正的人喜欢使用暴力来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英明的领袖则要依自然的规律制定出公正的规则来约束他们，要正确地认识到暴力行为可能产生的危害。有了完善的制度后，当有人企图破坏社会秩序时，就只能自取灭亡。正如发情的公羊冲撞牢固的篱笆时，会损坏它们的角一样。

九四（䷢）：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错误的行为就可以消亡。如果我们不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法规来约束称强者的行

为，就会导致社会的剧烈动荡，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这就如圈羊的篱笆墙被打开，就不能约束住闹事的公羊，它们的横行将会如大型的军车装上了坚固的车条鞭，从而势不可挡一样。

六五（䷗）：消灭企图以暴力为手段破坏社会秩序的叛乱者，不会感到遗憾。

上六（䷗）：如果在与挑战者的争斗中，处于既不能后退，又不能获胜的僵持状态，将得不到安宁和利益。只有施行艰难时期的法则，全民动员，努力一搏，才能最终取得胜利，获得一个完满的结局。

【注释】

《大壮》卦卦辞：“䷗：大壮，利贞。”

“䷗”：《大壮》卦卦画。由《观》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观》卦变为初九爻的《益》卦“䷩”；再变为九二爻的《中孚》卦“䷼”；九三爻的《小畜》卦“䷈”；九四爻的《乾》卦“䷀”；六五爻的《大有》卦“䷍”；上六爻的《大壮》卦“䷗”。《大壮》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壮”：《说文》：“壮，大也。从土，爿声。”徐锴系传：“爿则床字之省。”《字彙·土部》：“壮，硕也。”《尔雅·释诂》：“壮，大也。”《广雅·释诂二》：“壮，健也。”《释名·释长幼》：“三十曰壮，言丁壮也。”观字形，壮字本义当为以床一般长的男子，引申为大、健、旺盛、壮年、雄壮等义。在农村还保留有类似的比喻，如过去的农村在夏季乘凉时，常下门板为床，所以将刚成人的年轻人称为门板长的人等。“大壮”的本义应当是特别强大、非常旺盛的意思。从后面“壮于趾”“小人用壮”“羝羊触藩”的爻辞内容看，作为卦辞的“大壮”在此是作动词用，相当于称强、使用暴力的意思。

《大壮》卦卦辞大意为：“对于称强者的暴力行为，利于有一个

正确的认识。”

《大壮》卦接遁卦，作者在遁卦中讲了适时隐退的道理，教人退一步海阔天宽。隐退是一种胸怀，是为了让利于人，是为了成全大家的团结。但往往有一些人不明道理，对你的主动退让不仅不领情，还以为是他自己强大的结果，并在你退让的时候步步紧逼，对此，就应当采取相应的对策，故在遁卦之后接大壮卦，讲述如何对待横行霸道，以强凌弱的人。

初九爻爻辞：“壮于趾，征凶。有孚。”

“趾”：趾的本义为脚，引申为脚趾、止、停止等义。在《周易》爻辞中，趾一般为初爻的用语，以其处下而取其初、开始之义。

这句爻辞一共两句话：第一句是“壮于趾，征凶。”意思是在其称强之初，就采用征伐的手段对其实施打击，将产生不良的后果。注意“征”字不是随便用的，只有天子之国或奉天子之命征战的诸侯才能用。所以这里的壮，当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指较大的集团、部落、或方国。不征战又如何制约对方呢？“有孚”：应当心中充满诚信地交往，以消除对方的敌意。以此，大壮卦初九爻爻辞可译为：

“在他们称强之初就采用征伐的权力对其实施打击，将产生不良的后果。应坚持诚信的原则与之交往，以消除其成见和敌意。”

初九爻爻象为“䷖”，《益》卦卦象。益的本义为水漫出器皿，引申为利于别人等义，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贞吉。”

“贞吉”的意思就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这是接着上一爻爻辞和本爻爻象而说的。本爻爻象为“䷖”，中孚卦卦象。中孚就是内心诚信的意思，而上一爻爻辞结尾也说“有孚”，有诚信地交往。所以这里说“贞吉”，以此，九二爻爻辞可译为：

“具有诚信待人的正确认识，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三爻爻辞：“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

“小人”：在《周易》中，“小人”往往与“君子”或“大人”对举，指普通民众或没有教养的人，这里指不遵守社会秩序的人。

“罔”：同网。本义为用绳索织成的捕鱼或捕鸟兽的工具，引申为制服、用网获取、搜罗等义，也常用于指关系纵横交错的组织和系统。这里用来比喻约束人行为的规则及其保障系统，相当于老子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网——法网。

“羝（dī 低）”：《说文》：“羝，牡羊也。”也就是公羊。公羊在发情期时，为争夺对母羊的占有权，必须首先赶走其他竞争对手，以角斗争胜负就是其赶走对手的唯一方法。为了练习角斗的技巧，它们常喜欢以石头、树桩、篱笆墙为假想敌，向其发起攻击，所以公羊被称为“羝”，从羊，从氏。氏就是抵，好抵之羊的意思。

“触”：《说文》：“触，抵也。”触的本义为用角抵触，引申为撞、接触、遭受、犯等义，这里用本义。

“藩”：《说文》：“藩，屏也。”《玉篇·艸部》：“藩，篱也。”藩的本义为篱笆，引申为边沿、屏障、遮掩、边疆等义。这里用本义。

“羸”：《说文》：“羸，瘦也。”《玉篇·羊部》：“羸，弱也。”《正字通·羊部》：“羸，困也。”“羸，缺也。”《广雅·释诂三》：“羸，恶也。”羸的本义为生病而瘦弱的羊，引申为瘦瘠、衰弱、疲惫、贫困、恶、折损等义。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行为不正的人喜欢使用暴力来解决自己遇到的问题，英明的领袖则要依自然的规律制定出公正的规则来加于约束，要正确地认识到暴力行为可能产生的危害。有了完善的制度后，当有人企图破坏社会秩序时，就只能自取灭亡。正如发情的公羊冲撞牢固的篱笆时，会损坏它们的角一样。”

“羝羊触藩，羸其角”是以比喻的方式解释“小人用壮”时，“君子”为什么要“用罔”。

九四爻爻象为“䷊”，《小畜》卦卦象。《小畜》就是小人之畜，

就是驯服小人，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贞吉，悔亡。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

“贞吉，悔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错误的行为就可以消亡。这句话是针对上一段爻辞“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而言的。

“藩决不羸”：“决”：决是决字的本字。本义为开凿壅塞，疏通水道。引申为大水冲破堤岸、突破、弄断、打开、判决等义。这里用打开义。“藩决不羸”的字面含义即：打开圈羊的篱笆墙，就挡不住那些发情的公羊冲撞。

“壮于大舆之輹。”：“舆”：车。“輹”：车轮的条輹。“大舆”就是大型战车，相当于我们现代的坦克、航空母舰。“壮于大舆之輹”的字面意思就是：它们的冲撞会像大车增加了结实的车条輹一样势不可挡。也就是势力大到你无法抵抗的地步。羊就是羊，随便它如何闹事也不至于会“壮于大舆之輹”，由此可知，这句话是针对“小人用壮”而言的。或者说，爻辞中的羊就是比喻平时温顺，也时有一些暴脾气的民众。“羊”就是“小人”，就是民众。“藩决不羸，壮于大舆之輹”是说作为国家领导人的“君子”，如果不能“用罔”，不能使用平时制定出的正确法规来制约“小人”的“用壮”，那么，这些“小人”的行为就难以收拾，就会导致社会的剧烈动荡。以此，九四爻爻辞可译为：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错误的行为就可以消亡。如果我们不能够制定出正确的法规来约束称强者的行为，就会导致社会的剧烈动荡，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正如圈羊的篱笆墙被打开，就不能约束住闹事的公羊，它们的横行将会如巨大的军车装上了坚固的车条輹一样势不可挡。”

九四爻爻象为“☰”，《乾》卦卦象。《乾》卦六爻皆阳，爻辞以天体的运行为题，是阳气充满，刚强的象征，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丧羊于易，无悔。”

“丧”：丧的本义为逃亡，引申为失去、丢掉、忘记、死亡等

义。

“于”介词。相当于在，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范围或原因。

“易”：变易、改变。

六五爻爻辞字面大意为：“在变革中丧失羊，不会使人感到遗憾。”这里的羊是指“羝羊触藩，羸其角”的那只公羊，也即比喻称强“用壮”的“小人”。而“易”是指“小人用壮”后由良民变成了叛乱者的这种改变。“丧”的可能含义一是败逃；二是被消灭。我们取后者。以此，六五爻爻辞可译为：

“消灭掉以暴力的手段企图破坏社会秩序的叛乱者，不会感到遗憾。”

初九爻说“壮于趾，征凶。”不主张在破坏社会秩序者称强之初就征伐他们，但在向其表示友好的“有孚”之后，他仍然“羝羊触藩”，就不能不征，不能不消灭他们了，这里的“丧羊于易”就是征的结果。

六五爻爻象为“䷖”，《大有》卦卦象。“大有”就是拥有很多的意思。为了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不得不消灭少数的叛逆者，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

“遂”：遂有逃亡、往、前进、通达、成功、称心、安定等义。这里用前进义。

“羝羊触藩”就是好斗的公羊冲撞牢固的篱笆墙，比喻造反的小人违法行事。

“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处于不能退，又进不了的僵持状态，将得不到安宁和利益。这句话是就作者所代表的“君子”的立场而言的，是说在对挑战者征战时，对方的实力较为强大，以至于造成久攻不克，又不允许后退的僵持状态，将非常不好。

“艰则吉”：施行艰难时期的法则就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产生完满的结果。这里的则字是法则的意思，而不要作副词、连词解。什

么是艰难时期的法则呢？比如说全民动员、君王亲征等都是“艰则”之举。一个师拿不下来，我增加一个军。王室的兵力不够，我动员诸侯。士气低落，我君王亲征。在这种双方较劲的情形下，万万不能松懈，而是要憋住一口气，尽全力取得胜利。否则的话，自己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统治地位也将被动摇。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如果在与挑战者的争斗中，处于既不能后退，又不能获胜的僵持状态，将得不到安宁和利益。只有施行艰难时期的法则，全民动员，努力一搏，才能最终取得胜利，获得一个完满的结局。”

三十五、晋

【原文】

（卦辞） ䷢：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爻辞） 上九：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九四：晋如鼫鼠，贞厉。

六三：众允，悔亡。

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初六：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译文】

（卦辞） ䷢：如果希望影响或吞并其他方国，从而成为一个安康、富强的大国，就应当利用王所赐予的征伐权大力发展军备，使之快速地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爻辞） 初六（䷢）：进入到愚昧的方国，是为了推动他们文明的进程，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才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只有遵守法律的规定所取得的富裕生活，才没有过错，才能得到保障。

六二（䷢）：进入愚昧的方国，要心怀同情之心，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就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受到滋润而能得到幸福的生活，是因为他们现在的王像母亲一样关爱他们的结果。

六三（䷢）：社会的秩序能够为大家普遍接受，就不会发生让人感到遗憾的事。

九四（䷢）：进入愚昧的方国，却如鼫鼠一样一无所长，不能带给他们先进的文化，要认识到其中的

危害。

六五（䷋）：要想今后不再发生让人悔恨的错误行为，需要发动群众来共同思考以强凌弱的野蛮行为和依法律的规范行事这两者之间，那种更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如果我们这样去发动群众，就会产生一个完满的结局，没有什么不好。

上九（䷋）：如果进入愚昧的方国，而遭遇到对方顽强的抵抗，只有使用武力来征伐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此时要不断地激励和磨砺自己，才能取得完满的结局。这样做没有过错，但要认识到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注释】

晋卦卦辞：“䷢：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

“䷢”：《晋》卦卦画，由《需》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需》卦变为初六爻的《井》卦“䷯”；再变为六二爻的《蹇》卦“䷦”；六三爻的《比》卦“䷇”；九四爻的《萃》卦“䷬”；六五爻的《豫》卦“䷏”；上九爻的《晋》卦“䷢”。《晋》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晋”：甲骨文写作“𠄎”“𠄏”。《说文》：“晋，进也，日出万物进。”杨树达《释晋》：“晋字上像二矢，下为插矢之器。”“二矢插器，其义为箭。”“自小篆变二矢之形为𠄎，变器形为日，形与义略不相关，于是说字者遂不得其正解。”观字形，杨树达的解释更为合理。古代有投矢的游戏，置空壶于前，取箭投壶，投不中者罚酒一杯，相当于现在的猜拳游戏。这个晋字就是投箭入壶之像，故晋字的本义应为进，引申为内、俯等义，也假借为“箭”字。如果取许慎“日出万物进”之义，其内、俯的引申义及假借为箭都是难以解释的。表面上看来，许慎的解释也是“晋，进也。”与杨树达的解释一致，但两人的取意并不相同，许慎所说的进是前进的进，是直线运动。而杨树达所说的进是进入的进，是由外进到内的

意思。从爻辞内容看，晋卦是以如何将管理的职能渗入到其他家族或方国的内部、如何教育其他方国民众为主题，所以，作为卦辞的晋应取进入、进取之义。

上一卦为《大壮》卦，以如何处理和对待称强的方国或家族为题，提出了“亡羊于易，无吝”“艰则吉”的观点。这一卦就接着讲如何艰中取胜？如何亡羊？又如何向他们渗透？并将自己的价值观念灌输给他们，所以将这一卦命名为《晋》，进入、兼并其他方国，施展自己的影响之义。

“康侯”：“康侯”一词近年来被解释为指文王的第九个儿子封，并以此作为《周易》成书年代的主要证据，因此，“康侯”一词备受重视，其实，这种解释是很勉强的。封是文王的第九个儿子，是武王和周公的弟弟，成王的叔叔。周族建国的时候，他尚年轻，没有多少政治资历和权力，居住在一个叫做康的小国，因为他是成王的叔叔，所以称为康叔。三叔之乱后，周公为了分化商族的势力，将先前由武庚统治的商族地盘及商民一分为二，建卫国和宋国。宋国仍由商贵族微子领导，卫国则由周族人管理。由于周公在平乱后杀三哥管叔，放逐大弟蔡叔，贬四弟霍叔，一时间周王室的管理出现人才危机，于是周公启用年轻的五弟封为卫君，称卫侯。《世本·居篇》：“康叔居康，从康迁卫。”《尚书·大传》：“四年，建侯卫而封康叔。”由此可知，武王同母幼弟封居康时称为康叔，受封于卫后应称为卫侯或卫君。康叔只是一种俗称，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武汉的叔叔、北京的伯伯。而卫侯是一种官职，相当于武汉的市长、北京的市长。武汉的叔叔如果有一天到北京去当市长，我们应当称为北京的市长。如果我们称为北京的叔叔或者沿用过去的称呼继续称为武汉的叔叔也行，但绝对不能称为武汉的市长。而将康叔、卫侯合称为康侯，以此证明本卦卦辞中的“康侯”就是指成王的这个九叔封，正是犯了这种常识性错误，显然是非常不严谨的。而且从《周易》的写作特点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周易》是周公所写，而周公在《尚书·康诰》中称呼康叔为“小子封”，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小弟兄封”，可见周公不会称他为康侯。以此，我认为将康侯解释为康叔封不对，我们应当从这两个字的本义来解释。

“康”：康的本义为谷壳内附着在米外的一层细皮，后来加米旁写作糠。糠对植物而言相当于动物的胎盘，是营养种子的地方，相当于人的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故康又引申为安乐、和谐、富裕、安静、健康、四通八达等义。

“侯”：侯的本义是古代射礼所用的射布，也即箭靶子。同时，“侯”是古代爵位中第二等的称呼。古代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三公及天子之后称公，大国国君称侯，小国国君依次称为伯、子、男。为什么要选侯这个字作为仅次于王者的爵位称号呢？大概是取听令于王之意。古代传令以箭为执，所以也叫传箭。王者之令传给侯，侯接箭令，不正好是个箭靶子么，所以称为侯。

“康侯”的意思就是“一个和平、安康、富强的大国之君”。

“锡”：通赐。《尔雅·释诂上》：“锡，赐也。”“锡马”即赐马，即王所赐予的马。

“蕃”：《说文》：“蕃，草茂也。从升，番声。”《玉篇·升部》：“蕃，滋也，息也。”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乾部》：“蕃，假借为繁。”蕃的本义为草茂盛，引申为滋生、繁殖等义。

“庶”：《说文》：“庶，屋下众也。”《尔雅·释诂下》：“庶，众也。”观字形，庶字为崖下生火煮食之像，本义当为傍崖而居。傍崖而居的条件较为简陋，当是普通民众的生活环境，而古代贵族一般都建有正规的房屋，所以，“庶”字又引申为众多、百姓、平民等义。这里用众多义。

“蕃庶”的意思就是快速地繁殖，以迅速增加数量。

“昼”：《说文》：“昼，日之出入，与夜为界。”徐灏注笺：“自日出至日入，通谓之昼，故云日之出入，与夜为界也。”《广雅·释诂四》：“昼，明也。”昼的本义为整个白天。“昼日”即一天之内的意思。

“接”：《说文》：“接，交也。”《广雅·释诂二》：“接，合也。”“接，续也。”《字彙·手部》：“接，承也。”接字的本义为交接、会合，引申为连接、相继、靠近、承受等义。这里用交接的本义，指公马与母马的交配。

《晋》卦卦辞的字面含义即：“进入其他的方国，富强的大国之君应当让王赐给的种马一天之内交配三次，以求快速地繁殖。”

马是古代战争的主要工具，相当于现在的飞机、坦克。让种马一天交配三次以求快速繁殖，就是扩军的象征，就是加强军备使之成为军事强国。军事强大是“康侯”的本钱，没有军事的强大就不能称之为“康侯”，就不可能使国家得到很好的保护，更不可能“晋”——吸收或消灭其他方国。注意这句爻辞中的一个附加条件，就是“用锡马”，“锡马”就是王赐给的马。王赐给的马当然应当是好马，但好马不一定都要由王赐给，所以这里的“用锡马”的含义不要理解成仅仅用王赐给的马来繁殖，这句话实际上是一句比喻，相当于王赋予的权力的意思。古代军备是非常讲究的，什么级别只能拥有多少军队和装备，否则的话就有谋反之嫌，会受到王的打击，所以，军备是不允许随便扩大的，必须得到王的授权。《史记》载：周文王被姜太公和大臣们通过行贿商王从羑里救出时，商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商王不仅放了周文王，还赐予他代表王征伐其他方国的权力，而这种权力实际上也就是为其发展军队，扩充军备开了绿灯，这也就是本卦辞中“锡马”的含义。周族之所以能够通过数十年的时间就强大到可以与商族的中央政权相抗衡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他们所取得的征伐权，得益于他们军事强大后不断地吞并周围的小国。周族的发展史正可以为这句卦辞作注，以此，《晋》卦卦辞可译为：

“如果希望影响或吞并其他方国，从而成为一个安康、富强的大国，就应当利用王所赐予的征伐权大力发展军备，使之快速地成为一个军事强国。”

上一卦最后一爻说“艰则吉”，如何艰？就是全民动员，发展军备。

初六爻爻辞：“晋如，摧如，贞吉。罔孚裕，无咎。”

“如”：助词。

“摧”：《说文》：“摧，挤也。从手，崔声。一曰搗也。一曰折也。”徐锴系传：“搗，推动也。”《广雅·释诂三》：“摧，推也。”

《尔雅·释诂上》：“摧，至也。”《集韵·脂韵》：“摧，退也。”摧的本义为推挤、推动，引申为折断、倒塌、忧愁、至等义。这里用推动的本义。

“裕”：富饶、充足。

“晋如，摧如，贞吉”的大意为“进入，是为了推动，有此正确的认识，就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进入到什么地方呢？《晋》卦接《大壮》卦，所以，这句爻辞是接着上一卦《大壮》卦的爻辞而言的。“晋如”是指进入到“小人用壮”“羝羊触藩”的那个不讲道理的方国。进入后干什么呢？是掠夺？还是占领？都不是，是“摧如”，推动他们。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才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推动他们什么呢？“罔孚裕，无咎。”要他们知道只有遵守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富裕，才不会有过错。这里的“罔”就是上一卦中“君子用罔”的“罔”，也即法网。“孚”是守信。“罔孚”就是遵守法律的规定。以此，初六爻爻辞可译为：

“进入到愚昧的方国，是为了推动他们文明的进程，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才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他们知道，只有遵守法律的规定所取得的富裕生活，才没有过错，才能得到保障。”

初六爻爻象为“䷯”，《井》卦卦象。井是古代的基层组织，得名于井田制，也是因井田制的实施而形成。而井田制是当时社会经济秩序的基础，或者说只有遵守此规定而取得的收入才是合法的收入，以此相违背的行为所取得的收入都是非法的收入，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愁”：愁字从秋，从心。秋季是万物凋谢的季节，触景生情易使人伤感，故有忧愁之义。同时，秋天也是五谷收获的季节，秋字的本义就是五谷成熟，故愁字也有担心收成之义。结合上下文，这里的愁字当是取同情、担心、忧国忧民之义。“晋如，愁如。”的意思就是进入到愚昧的方国和地区，并心怀同情之心。

“受”：接受。

“兹”：本义为草木滋生。相当于滋润的滋。

“介”：本义为划分疆界。引申为间隔、接近、介绍、凭借、处于二者之间、佑、系、仗恃等义。这里用凭借、仗恃之义。

“福”：福的本义为富、贵、寿、考等人所希求的事齐备。

“于”：介词。表原因，相当于因为。

“其”：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于他、他们。

“母”：母亲。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进入愚昧的方国，要心怀同情之心，有了这种正确的认识，就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受到滋润而能得到幸福的生活，是因为他们现在的王像母亲一样关爱他们的结果。”

上一爻辞说“晋如，摧如，贞吉。”怀着推动文明发展进程的良好愿望强行入侵一个方国是正确的，这一爻则进一步说明如何管理这个国家，即“愁如”。母亲对子女的那种关心和牵挂就是“愁如”，菩萨的大慈大悲就是“愁如”。“晋如”是靠武力取得的成果，实际上也就是占领。胜利者占领一个方国后，能够心怀同情和关爱之心，能够抱着“摧如”的目的，可能只有作者那一个时代的中国才有。近代西方列强的殖民战争是百分之百的掠夺，是毫不掩饰的强盗行径，他们所愁的是战争的费用有多大，划不划得来。现代战争稍有收敛，也是打着发扬民主的旗帜进行的，但所愁的依然是一个利字。

六二爻爻象为“䷢”，《蹇》卦卦象。蹇字的本义为足跛。足跛则行走困难，进入到一个怀着敌意的方国进行治理，是十分困难的，有如跛足者的行进，故有此“愁如”的爻辞。

六三爻爻辞：“众允，悔亡。”

“众”：本义为大家、许多人，引申为许多、普通、一般等义。

“允”：本义为诚信，引申为公平、恰当、答应、许可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众允”的字面意思就是众人答应，就是大家都同意接受。答应什么呢？就是进入者所要求的文明进程，就是遵守公平合理的法律法规。有了这种统一的认识，双方就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

展，就不会再出现“小人用壮”的那种破坏安定团结，破坏社会秩序的野蛮行径，也就能“悔亡”，不发生流血冲突之类让人感到遗憾的事，以此，六三爻爻辞可译为：

“社会的秩序能够为大家所普遍接受，就不会发生让人感到遗憾的事。”

六三爻爻象为“䷇”，《比》卦卦象。比有亲密之义，有相从之义，有和谐之义，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晋如鼫鼠，贞厉。”

“鼫（shí 石）鼠”：《说文》：“鼫，五技鼠也。能飞不能过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从鼠，石声。”汉蔡邕《勤学篇》：“鼫鼠五能，不成一技。”鼫鼠是一种无一技之长的鼠类动物。

九四爻爻辞字面含义就是“进入愚昧的方国，却如鼫鼠一样，要认识到其中的危害。”鼫鼠的特点就是没有长处，这里是以鼫鼠的特点比喻入侵者的行为，作者想表达的是进入别人的国家一定要带给他们进步的东西，否则就不会受到对方的尊重。这种先进的东西就是前面提到的“罔”，就是科学的管理经验，就是公平的管理制度。以此，九四爻爻辞可译为：

“进入愚昧的方国，却如鼫鼠一样一无所长，不能带给他们先进的文化，要认识到其中的危害。”

九四爻爻象为“䷈”，《萃》卦卦象。萃就是聚集的意思，征服是为了文化的同化，是为了消除野蛮，光大文明，否则无益，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这句爻辞一共两句话：第一句是“悔亡，失得勿恤。”字面意思为：“悔恨消亡，需要发动群众共同来关心失与得。”这里的“失得”是指“小人用壮”这种野蛮的行为和“君子用罔”这种文明的行为所产生的结果那种更为有利，那种更为不利，那种失去的多，那种得到的多。第二句是“往吉，无不利。”：这样去做了，就会有

一个完满的结果，没有什么不利。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要想今后不再发生让人悔恨的错误行为，需要发动群众来共同思考以强欺弱的野蛮行为和依法律的规范行事这两者之间，哪种更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如果我们这样去发动群众，就会产生一个完满的结局，没有什么不好。”

理解这句话的关键是不要将“勿恤”理解成“不要忧虑”，而是要以“勿”字聚众的本义来理解，在《周易》卦爻辞中，所有的“勿”字均没有“不”字之义，此问题我们已经反复解释，千万要记住。

六五爻爻象为“䷢”，《豫》卦卦象。豫有安逸、安乐等义。全民动员，让法律法规深入人心，才能太平无事，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晋，其角，维用伐邑。厉吉。无咎，贞吝。”

“其”：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于他、他们。这里指野蛮的部落、方国。

“角”：本义为有蹄类动物头顶或鼻前所生的骨状突起物。角往往是动物之间战斗的主要工具，所以角又引申为比试、竞争、角斗等义。这里用引申义，作动词用，相当于抵抗。

“维”：副词，相当于只、只有、仅，表示范围。与《诗经·小雅·谷风》：“将恐将惧，维予与女”中的维字含义相同。

“伐”：征伐。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如果进入愚昧的方国，而遭遇到对方顽强的抵抗，只有使用武力来征伐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此时要不断地激励和磨砺自己，才能取得完满的结局。这样做没有过错，但要认识到这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三十六、明夷

【原文】

（卦辞） ䷣：明夷，利艰贞。

（爻辞）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

六四：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译文】

（卦辞） ䷣：当贤明的人无辜受到伤害时，利于在身处逆境的时候依然保持自己正确的认识和完美的品德。

（爻辞） 初九（䷣）：正如受伤的小鸟渴望着飞翔，却展不开它那受了伤的翅膀一样。心灵受到伤害的领袖伯夷和叔齐，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粮。他们本来有着安居乐业的地方，却因为与周王的观念不合，要维护自己的信仰。

六二（䷣）：贤明的人受到了伤害，受到伤害的是我们周族英明的领袖文王，他被囚禁而失去了自由，由于去拯救他的大臣散宜生等人的得力，才使他顺利获释，有了一个良好的归宿。

九三（䷣）：贤明的太伯和虞仲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他们宽大为怀，选择了向南发展的道路，并成功地开辟了基地，成为当地的领袖。人在逆

境的时候，不要抱怨和憎恨，而是要自立自强，要有这种正确的认识。

六四(䷋)：比干以死进谏，却在自己的宫殿门前被纣王剖腹剜心，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忠义的榜样。

六五(䷋)：商族太师箕子在受到伤害时的做法，有利于保护自己品德的完美。

上六(䷋)：因为商王帝辛的品德不端，行为不正，就造成了商朝的灭亡。这种人即使在开始的时候能够登上国家最高的权力宝座，但最终的结局却一定会被赶下台，摔得粉身碎骨。

【注释】

《明夷》卦卦辞：“䷋：明夷，利艰贞。”

“䷋”：《明夷》卦卦画。由《讼》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讼》卦变为初九爻的《履》卦“䷉”；再变为六二爻的《无妄》卦“䷘”；九三爻的《同人》卦“䷌”；六四爻的《家人》卦“䷤”；六五爻的《贲》卦“䷖”；上六爻的《明夷》卦“䷋”。《明夷》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明”本义为光明、明亮，引申为分辨、严明、明了、显示、贤明、明白、白天等义。这里用引申义，指贤明之人。

“夷”：甲骨文写作“𠂔”。金文写作“𠂔”。《说文》：“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吴其昌《金文名象疏证》以为“蛮夷之夷字，与尸字为一字”，像人形；又“夷字与弟字为一字”，像韦草束之形。《玉篇·大部》：“夷，蛮夷也。”《广雅·释诂四》：“夷，灭也。”《小尔雅·广言》：“夷，伤也。”夷字有平、使之平、消灭、受伤等义，夷字也是古代中原人对东方民族的蔑称。为什么有这些含义？古人未说清。观字形，甲骨文夷字与古尸字为一字，有呆板或死亡之义。金文夷字实像矫正箭矢之形。古代中原人以文明人自称，视中原之外的民族为野蛮人，称他们为夷应当正是取需要矫正其不正的行为之义。矫正箭矢是为了战斗，所以夷字又引申为使之平、消灭、受伤等义。这里用受到伤害或受到限制之义。

“明夷”的含义应为光明被遮挡或贤明的人受到伤害。结合后面的爻辞内容，应取后者，即贤明的人受到伤害或限制之义。这种伤害是无辜的，因为既然是“明”，就证明其本身没有过错。

《明夷》卦卦辞大意为：“当贤明的人无辜地受到伤害时，利于在身处逆境的时候依然保持自己正确的认识和完美的品德。”

《明夷》卦接《晋》卦，《晋》卦取进入其他方国之义，实际上也就是吞并或兼并其他部族。这种吞并是两种文化的碰撞，在碰撞的过程中必然地会伤及许多人，所以在《晋》卦后接《明夷》卦，讲述贤明之人在无辜地受到伤害后是如何面对的，以为受教者的榜样。在下面的爻辞中，作者每爻举了一个或两个贤明的人在受到伤害之时的例子来用作说明。

初九爻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垂”：垂字像垂柳之形，故垂字的本义当为低垂。

“翼”：鸟类的翅膀。

“言”：本义为说话、讲述，引申为问、意见、争论、诉讼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初九爻爻辞字面大意为：“受伤的小鸟如果飞行，将展不开它低垂的翅膀。受伤的领袖，选择了绝食的行为。他们本来有一个美好的去处，却因为与主人有矛盾而不愿归去。”

“明夷于飞，垂其翼”与“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是一个排比句，以受伤的小鸟不能展翅飞翔的痛苦来衬托“君子”受到伤害后的郁闷心情。“君子”是贤明的领袖的意思，这个领袖受到伤害后又是如何做的呢？“三日不食”：“三日”不是实数，而是长期的意思。“三日不食”就是长期不食，就是拒绝饮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有攸往，主人有言。”他们本来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去处，但却因为与主人有矛盾而不愿归去。注意这里的“主人”一词，“君子”本来就是领袖，本来就是可以拍板定夺的人，为什么还要因为与“主人有言”而受到伤害呢？这段爻辞实际上是讲述的伯夷和叔齐的故事。

伯夷和叔齐都是殷商封国孤竹国的王子，他们的父亲喜爱小儿子叔齐，就立叔齐为王储。父亲死后，叔齐却不想就王位，他认为依王位继承制的规定，应当是由长子伯夷继位，就想将王位还给伯夷。而伯夷却说，立你为国君是父亲的命令，我不能违背父亲的意愿来继承王位。为死了叔齐的让位之心，伯夷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叔齐也不想背篡位之名，就随之而逃。两人听说周文王对智者贤人很尊重，就一起来投靠周国。这在当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相当于现在的高官投敌叛国，它成了周族宣传文王仁慈的最好教材，看人家宁可国王不当，而跑到文王那里去听差，可见文王对人多好。文王死后，武王隐瞒丧情，将文王的木像载在车上号称文王出师伐纣王。伯夷和叔齐知道后就拦在行军的路上劝阻武王。他们说：“父亲死了不发丧、不埋葬就兴师动众，大动干戈，能叫做孝吗？以臣子的身份去弑自己的君王，能叫做仁吗？”武王的大臣们欲杀了他们，姜太公却以他们是义人为由将他们扶起放走。武王灭商后，天下归周族所有，伯夷和叔齐两人发誓不吃周朝的粮食，隐居到首阳山，靠采野果充饥，最后双双饿死在山上。临死前作歌而唱：“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组兮命之衰矣。”

“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即指伯夷、叔齐二人在心灵受到伤害时，所选择的宁可饿死也不食周黍，以此来表明自己以周人为耻辱的信念的抗议行为。“有攸往，主人有言”是说明“君子于行，三日不食”的原因的，说明“三日不食”不是没有粮食可食，而是“有攸往”，本来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只是因为“主人有言”，与主人的意见有分歧，不满周族这个主人的行为，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才选择了这种自残的办法。注意主人一词的称呼，伯夷和叔齐本来是一国之君，所以被称为“君子”，但他们现在客居周国，是周国的客人，所以这里的主人是指周王，也即当时的武王。以此，初九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受伤的小鸟渴望着飞翔，却展不开它那受了伤的翅膀一样。心灵受到伤害的领袖伯夷和叔齐，宁可饿死也不食周粮。他们本来有着安居乐业的地方，却因为与周王的观念不合，要维护自己

的信仰。”

初九爻爻象为“䷃”，《履》卦卦象。履有被践踏之义，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

“左”：《说文》：“左，手相助也。”段玉裁注：“左者，今之佐字。《说文》无佐也。”《玉篇·左部》：“左，助也。”左的本义为辅佐、帮助，被借用为方位词中左右的左，即在左右对称的事物中，凡左边的事物通称为左。古代御者驾驭车马时，左手持缰以控制车马行走的方向，故左字也成了御者的特称。结合后面的“用拯马壮”一词，这里的左字用御者之义。

“股”：大腿。

“拯”：救助。

“壮”：强壮、旺盛、有力。

六二爻爻辞字面含义为“贤明的人受到伤害，伤在驾车人的大腿。因为用于去拯救他的马匹强壮，所以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这段爻辞是以文王被囚后，由姜太公及得力的大臣散宜生等人成功解救的故事为题的。“左”本为御人的特称，而御人就是驾驭马车的人，御字又引申为治理、统治等义。《玉篇·彳部》：“御，治也。”《广韵·御韵》：“御，理也。”这种引申是因为古人将决定国家发展方向的君王、领袖人物称为御人的原因，就如我们现在将领袖称为“舵手”一样。文王是周族的领袖，也正是周族的御人。“夷于左股”：伤在御人的大腿。大腿受伤则不能行走，这也正是周文王被囚于羑里，从而失去自由的写照。文王被囚后，散宜生、闳夭、姜太公等人全力相救，收络各地宝贝以行贿商王才使得文王获释，作者以“用拯马壮”来比喻此次行动是十分合适的。作者写这一事件的用意是想告知受教的王子们，当身处逆境的时候，要想办法求救和施救，而不能灰心丧气，坐以待毙。这是作者给王子们树立的第二个做人的榜样。以此，六二爻爻辞可译为：

“贤明的人受到了伤害，受到伤害的是我们周族英明的领袖文王，他被囚禁而失去了自由，由于去拯救他的大臣散宜生等人的得

力，才使他顺利获释，有了一个良好的结局。”

六二爻爻象为“䷣”，《无妄》卦卦象。无妄就是没有妄想的意思，不要指望对手的慈悲，只能靠自己一方的努力，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贞。”

“狩”：《说文》：“狩，犬田也。”朱芳圃《殷周文字释丛》：“獸即狩之初文，从单从犬，会意。”“犬田谓用犬田猎……单为猎具，所以捕禽兽，犬知禽兽之称，故守必以犬，两者为田猎必具之条件。”《尔雅·释天》：“冬猎为狩。”狩字的本义为狗追猎物。引申为古代帝王冬天围猎的专称，征伐、帝王出巡等义。这里用狩猎和出征的双关义。

“首”：本义为头，引申为头人、首领等义。这里用双关义。

“疾”：本义为疾病，引申为憎恶、恨、嫉妒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这段爻辞的字面大意为：“贤明的人受到了伤害，他向南方狩猎而获得了大的野兽。不要憎恨，要有这个正确的认识。”

这段爻辞是以太伯和虞仲的事迹为题而作的。太伯和虞仲是古公的大儿子和二儿子，是文王的大伯和二伯。依常法，周族的王位应当由他们继承，但周族从豳迁居周原后，立足未稳，古公为讨好商王，令少子王季与商族女子通婚，生文王昌，并欲将王位传给拥有商族血统的文王昌。太伯和虞仲成了政治的牺牲品，他们在知道古公的这个决定后，就主动地放弃了王位的继承权，让位给小弟王季，自己背井离乡，顺汉水而下，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开辟根据地。由于他们带去了周族的先进文化，并拥有一支坚强的队伍作为后盾，他们很快就在这个遥远的南方扎下了根，成为当地的领袖，奠定了后来的大国吴国的基业。

“明夷”：贤明的人受到伤害。“于南狩得其大首”：向南发展得到了当地人首领的位置。“不可疾”：受到伤害时，不要憎恶和怀恨。“贞”：要有这种正确的认识。这段爻辞实际上是在说当贤明者受到伤害时，不能产生灰心和怨恨的情绪，而是要寻找自救的出路。上一爻所说的求救是一条出路，但并不是经常会有这种得力的

救助者来帮助，特别是在自己倒霉的时候，所以，关键还是要能够自助，这段爻辞所举的例子就是最好的成功自助的事例，这也是作者给受教者树立的第三个榜样。以此，九三爻爻辞可译为：

“贤明的太伯和虞仲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他们宽大为怀，选择了向南发展的道路，并成功地成为了当地人的领袖。人在逆境的时候，不要抱怨和憎恨，而是要自立自强，要有这种正确的认识。”

九三爻爻象为“䷌”，《同人》卦卦象。同人就是与人同心的意思，故有此“不可疾”之辞。

六四爻爻辞：“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

这段爻辞以比干的事迹为题。比干是商纣王的叔叔，商朝少师。纣王的哥哥微子曾经屡次进谏纣王而无效，微子认为纣王已经无可救药，面对武王已进军伐商的严峻形势，他想到了死或者出走，因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去和两位叔叔太师箕子和少师比干商量，他说：纣王无道，狂暴而淫乱，我们已经难以劝阻，而武王已经开始伐商，耆老贵族已经纷纷逃遁，我该怎么办呢？箕子劝微子急速离开商都，避免商王嫡亲被全部消灭的严重后果，以保存商族的祭祀，微子于是离开了商朝国都。微子离开后，箕子进谏纣王，纣王依然不听，箕子于是装疯卖傻。比干见箕子也放弃谏阻，则说：君王有过错而臣不谏，非忠也。害怕被处死而不敢进言，非勇也。有过错就应该进谏，不用则死，忠之至也。于是，他连续三天不离开纣王，缠着纣王进谏。纣王问他：什么原因让你这么固执地进谏呢？比干回答说：修善行仁以义自持。纣王听后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是真的吗？于是下令将王叔比干拖到朝廷门外剖腹剖心。“入于左腹，获明夷之心于出门庭”的爻辞就是说的这一件事。这里的“左”字不仅仅是指心所在的位置，也是喻比干自己所承担的商族领导者的角色。作者在此给王子们树立的是一个忠义者的榜样。以此，六四爻爻辞可译为：

“比干以死进谏，却在自己的宫殿门前被纣王剖腹剖心，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忠义的模样。”

六四爻爻象为“䷤”，《家人》卦卦象。比干是商纣王的叔叔，

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他本可以如微子、箕子一样采取明哲保身的办法出走、装疯，但他却为了商族这个大家族的利益，为了商族免受灭顶之灾而冒死进谏，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箕子之明夷，利贞。”

“箕子”：箕子名叫胥余，他和比干一样都是纣王的叔叔，算得上是商族的元老。纣王时期他官居三公之位，是殷朝的太师，纣王的智囊和代言人。微子离开商都后，箕子又进谏纣王，同样不被接受。这时，他明知道商王朝的大势已去，却又不忍离去。他曾对人说：为人臣者，谏君不听而离开是宣扬君王的缺点和罪恶，而自己取悦于民，我不忍心做这种事。他既不愿意离开商都朝歌城而使君王难堪，又不愿意无所作为留骂名，更不愿意继续进谏招杀身之祸，作无谓的牺牲，权衡之下他选择了装疯卖傻。后人用“箕子操”来评价箕子，“操”的本义是把持，以“箕子操”来评价箕子是说他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仍然能顾及君王的体面，遵守礼仪的规范。武王灭商后，曾专门访问箕子，向他请教商朝灭亡的教训，他不忍说商王的坏话而不答，武王于是改问上天安定下民的常道，箕子便告之以洪范九畴，也即九种大法，这就是《尚书·洪范》的内容。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周朝的礼仪制度正是建立在以箕子的洪范九畴为代表的商代优秀文化基础之上的，它影响了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箕子最后被封到平壤为君。作者举这一个例子是为受教者树立一个知礼的榜样。不论是他开始的不忍离去，还是后来的不回答武王的问题，都是因为他不愿伤害自己的君王，这些都属于当时“礼”的范畴。

在《明夷》卦六爻爻辞中，只有这一爻明确地指出了爻辞内容是箕子的行为，正是这一提示，使我们知道，其他五爻的内容也当类似于“××之明夷”，所以才能根据爻辞的内容，从史料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故事，来判断作者所举之事例。

六五爻爻辞可译为：“商族太师箕子在受到伤害时的做法，有利于保持自己品德的完美。”

六五爻象为“䷋”，为《贲》卦卦象。贲的本义就是装饰、修

饰，不论是箕子不忍言君王之恶，还是明哲保身的装疯卖傻，都是一种伪装，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不明，晦。初登于天，后入于地。”

“晦”：《说文》：“晦，月尽也。”晦字的本义为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月亮全亏而无光的时候，引申为昏暗、隐藏、日暮等义。这里用昏暗义。

这段爻辞是以纣王为题。纣王是商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称他为纣王或帝纣是周族送给他的骂名，“纣”是马车上套马的皮带，称帝辛为“纣王”是骂他对待如马般善良的人们管得太紧，相当于“暴君”的意思。从《史记》的记载看，纣王的主要罪状就是好色，其实，一个国家的灭亡，原因是多方面的，商贵族的整体腐败是其主要原因，商族曾两次迁都，就是为了解决这个大问题。商族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迷信，帝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得罪了不少贵族，从而造成了内部的不合。改革乐律其实也是为了向旧的制度开刀。商族的灭亡责任归之于帝辛一人可能有一些冤枉，但成王败寇也是历史的规律，只能由着胜利者去评说。

“不明，晦。”：心中不明亮就会干出昏庸的事出来。这是说因为纣王的品德不端，行为不正，所以造成了商族的灭亡。“初登于天，后入于地。”：开始的时候能够高高在上，最终的结局也会坠落到地上，被摔得粉碎。这是指商王帝辛虽然登上了国家最高的权力宝座，最后的结局也只能是自杀身亡。以此，上九爻爻辞可译为：

“因为商王帝辛的品德不端，行为不正，就造成了商朝的灭亡。这种人即使在开始的时候能够登上国家最高的权力宝座，但最终的结局却一定会被赶下台，摔得粉身碎骨。”

这段爻辞是作者为受教的王子们树立的一个反面典型。商王帝辛天资聪明，有勇有谋，能说会道，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初登于天”就说明他是被父王和大臣们看好的有能力的王子。为什么又“后入于地”呢？作者认为是他“不明”的原因。不明就是认识上有偏差，也许是指他的品德不端正，也许是指改革的不识时务或方法不当。注意“不明”和“明夷”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不明”是

自身认识上的偏差造成的昏暗，而“明夷”是本来明亮的东西被伤害、被遮挡，两者的区别就如普通的石头与包裹在石头内的玉石一样，表现上看来相同，而实际不一样。

作者在明夷卦中，选取了八个人物的行为作为教材，其中前七人伯夷、叔齐、文王、太伯、虞仲、比干、箕子均为正面人物，是好的榜样；而最后的一位人物纣王则是反面教材。这一卦的内容相当于在对受教的王子们说：你们要好好地学习伯夷、叔齐的义；学习文王的仁（有仁才能得到别人的帮助）；学习太伯、虞仲的智（自助者天助）；学习比干的忠；学习箕子的礼，但千万不要学习纣王的昏庸，否则即使是能暂时升上高位，也终将走向灭亡。作者选取他们的事例是有其深意的，因为他们都出生于王门，都是王子，都是与受教的王子们一样的人，而且都是政界的显赫人物。以他们的事迹来教导王子们，更有可比性、亲切感，也更容易被接受。

三十七、家人

【原文】

(卦辞) ䷤：家人，利女贞。

(爻辞) 上九：有孚威如，终吉。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六四：富家，大吉。

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初九：闲有家，悔亡。

【译文】

(卦辞) ䷤：家庭中的成员，利于使女人们认识到她们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爻辞) 初九 (䷢)：男人身处逆境而寻找退路时，能够回到家中享受家庭的温暖，他在外所遭受到的烦恼就会逐渐消散。

六二 (䷤)：当自己的能力得不到朝廷赏识而不被重用，在家中赋闲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三 (䷤)：家庭中的成员如果都能够心怀忧虑，并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不断地磨砺自己，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如果家里的女人和孩子们成天沉溺于游戏享乐之中，最终的结局必将留下悔恨。

六四 (䷤)：能使家庭富裕起来，就会产生最完美的结局。

九五 (䷤)：为王者要以国为家、以天下为家，从而使民

众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来共同分担国家的忧愁，如此，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上九（䷤）：真诚地对待民众，就会受到大家的爱戴和遵从，从而树立起自己的威望，最终将由此产生一个良好的结局。

【注释】

《家人》卦卦辞：“䷤：家人，利女贞。”

“䷤”：《家人》卦卦画。由《解》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解》卦变为初九爻的《归妹》卦“䷵”；再变为六二爻的《震》卦“䷲”；九三爻的《丰》卦“䷶”；六四爻的《明夷》卦“䷣”；九五爻的《既济》卦“䷾”；上九爻的《家人》卦“䷤”。《家人》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家”：《说文》：“家，居也。”《玉篇·宀部》：“家，人所居，通曰家。”《字彙·宀部》：“家，妇谓夫为家。”“家，大夫之邑为家。”家字从宀，从豕。豕就是猪，故家字的本义当为猪在屋内，或猪舍、猪圈。人住的地方在古代称为穴，这种称呼源于古人为保暖的需要而选择的住处都采用穴居或半穴居式房屋。而养猪的地方则相对简单，在住房附近随便搭一个简易的小棚子就可以了。养猪是家庭的一种积蓄，有了独立的家庭才可能养猪，所以家字又被引申为家庭之义，并进一步引申为住所、民族、国家、卿大夫及其家族或封地、具有某种专长、特征或从事某种专门活动的人等义。这里用家庭之义。“家人”就是家庭中的人。

“利女贞”：利于女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中国自古就有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如果能够由一个贤惠、有能力的女人来操持，这个家庭就是一个比较和睦、完美的家庭。所以，在家庭里，女人本身对自己责任的认识就显得非常重要。这句爻辞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应当端正她们对其责任的认识。

《家人》卦卦辞大意为：“家庭中的成员，利于使女人认识到她们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上一卦是《明夷》卦，明夷就是贤明的人受到伤害。当人身处逆境，官运不顺的时候，就应当退守家中，这是人最好的避风港、疗养院，所以在《明夷》卦后接《家人》卦。

初九爻爻辞：“闲，有家，悔亡。”

“闲”：《说文》：“闲，阑也。”《广雅·释诂二》：“闲，遮也。”闲字的本义为木栏杆之类的遮拦物，引申为规范、防御、闭藏、没有事做等义。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男人身处逆境而寻找退路时，能够享受到家庭的温暖，他在外所遭受到的烦恼就会逐渐消散。”

男人寻找躲藏之地，肯定是身处逆境之时，这时候最需要的是得到一种关怀，而这种关怀最有可能来自于他自己的家庭。在温暖的家庭气氛里，他会逐渐看淡名与利，从而使在外受到的伤害逐渐被抚平。否则的话，男人在外的官职被撤，生意亏了本，本来就烦得不得了，回到家里后，还要遭女人的抱怨，看她们的白眼，说你这不行，那不是，这个倒霉的男人可就只有跳楼投河的份了。作者以此说明家庭的重要性，它应当是男人避风挡雨的港湾。

初六爻爻象为“䷵”，《归妹》卦卦象。归妹的本义是女子出嫁，然后与男人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无攸遂，在中馈，贞吉。”

“攸”：本义为水平静地流动的状态，引申为安居乐业的地方、平安、顺利等义。

“遂”：本义为逃亡，引申为往、行、通达、前进、举荐、成功、已经、安定等义。这里用举荐之义。

“馈”：《说文》：“馈，饷也。”《周礼·天官·膳夫》：“心王之馈，食用六谷，膳用六牲。”郑玄注：“进物于尊者曰馈。”馈的本义为向尊者送食品，引申为赠送、进食等义。

“无攸遂”：没有被顺利地举荐。古代的升官之道除了世袭的官职之外，主要依靠举荐，也就是由了解自己的高官、贤能向任用者推荐。所以，“无攸遂”也就是举荐不被采纳，自己得不到重用，

或仕途不顺的意思。“在中馈”：在自己的家中生活。既然朝廷不用，当然只能在家中赋闲。“贞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当自己的能力得不到朝廷赏识而不被重用，在家中赋闲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这段爻辞解释了上一段爻辞“闲有家”的原因，为什么“闲”，因为“无攸遂”，得不到君王的赏识，得不到朝廷的重用，所以才“闲有家”，才“在中馈”。在家中应当干什么呢？作者在此没有说，而是在下一爻才作回答。这里只是作了一个原则上的规定，这就是“贞吉”。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二爻爻象为“䷤”，《震》卦卦象。震的本义为雷声。雷声能振动人心，这里的“贞吉”就是一声断喝，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

“嗃（he 赫）”：《说文新附》：“嗃，嗃嗃，严酷儿。从口，高声。”嗃的本义为严酷貌。“嗃嗃”在爻辞中与“嘻嘻”相对，应为忧心如焚之状。

“嘻嘻”：不严肃的笑貌。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家庭中的成员如果都能够心怀忧虑，并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不断地磨砺自己，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如果家里的女人和孩子们成天沉溺于游戏享乐之中，最终的结局必将留下悔恨。”

这说的实际上也就是玩物丧志的问题。前二爻说“闲有家，悔亡。”“在中馈，贞吉。”在家中干什么而“悔亡”呢？又怎么样才算“贞”，才算得上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呢？这里就是做出的回答，要让家人们“悔”：心急如焚地反省自己的行为。要“厉”：在家中好好学习，励精图治。否则的话，如果家中的女人和孩子们只知道成天游戏嬉闹，不务正业，这个家迟早是要衰败的。孔子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如果都管不好，治什么国？平什么天下？这一段爻辞所讲就是齐家的标准。

九三爻爻象为“䷶”，《丰》卦卦象。丰的本义为丰满，引申为大、厚、富饶、兴盛等义。学而习之就是丰，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富家，大吉。”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能使家庭富裕起来，是最为完美的事情。”

金钱并不能和幸福完全划等号，但有钱的生活的确更接近于幸福的生活，这也是千百年来人类的共同心愿。作者在此对“富家”下了“大吉”的判断语，正是对美满幸福家庭的经济基础所作的充分肯定。这一段话也是对上一段爻辞的进一步解释，“家人嗃嗃”，忧的一个什么事呢？要想法出去赚一点钱，要让家庭发展，光是在家“妇子嘻嘻”地游手好闲不是一个长法，只有家里盆满钵满，才皆大欢喜呀。

六四爻爻象为“䷶”，《明夷》卦卦象。明夷的本义是光明被遮挡，含有珍藏财富之义，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王假有家，勿恤，吉。”

“假”：《说文》：“假，非真也。”《广雅·释诂二》：“假，借也。”《集韵·禡韵》：“假，以物贷人也。”假字的本义为借，引申为代替、给予、依恃、代理、不真实、冒充等义。这里用本义。

“王假有家”的字面含义为：“君王借别人的家作为自己的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君王自己没有家，还要到别人的家里去蹭饭吃？显然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是说为王者不能仅仅看到自己的小家，而是要以国为家，以天下为家。作者所教的王子有很多，有的王子可能会继承王位，有的王子可能会受封有国，有的王子也可能什么也得不到，所以对有不同将来的王子们，也应当告知他们不同的道理。前面的几爻都是对普通王子，对暂时未能为官者的告诫，这一爻则是对当权的王子们的希望，是教导他们在坐上王者之位后，就不要再分你的我的，而是要将整个国家都看成是你的家，要将心思放到如何维护政权的稳定上去，放到如何让全体民众共同致富上去，放到如何合理分配资源资产上去，放到如何主持公

道上去。

“勿恤”：聚集民众共同承担国家的忧愁。这正是“王假有家”的目的。当为王者真正地将民众看成是自己的一家人，真正地关心、体恤民众的时候，他们当然会如对待自己的父母一样地来尊重这个王，来为王、为国家分忧。“勿恤”二字千万不要理解成不要忧虑。“勿”是聚众之旗的意思，此字的含义我们已经反复解释。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为王者要以国为家、以天下为家，从而使民众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来共同分担国家的忧愁，如此，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五爻爻象为“䷤”，《既济》卦卦象。既济就是已经完成、顺利通过的意思。与民一心，同舟共济，就可以克服任何困难，顺利地达到目标，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有孚威如，终吉。”

“威”：本义为丈夫的母亲，俗称“婆婆”“公婆”。新媳妇大都惧怕公婆，故威又引申出尊严、威力、法则、德行、畏惧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真诚地对待民众，就会受到大家共同的爱戴和遵从，从而树立起自己的威望，最终将由此产生一个良好的结局。”

这段爻辞是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要“王假有家”？要与民众同心同德？又为什么能“勿恤”？使大家共同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段爻辞以及上一段爻辞并没有脱离《家人》卦的主题，相反的，这两段爻辞纠正了不正确的家庭观念。家是可大可小的，有两人组成的小家；有四世同堂的大家；有同姓氏的家族；有同文同种的国家；有全球人类这个最大的家。处于什么位置就要站在什么角度来说话，不能抓住一男一女及其“直接产品”这个概念不放。观古今成功者，大多都是能够正确理解此问题的人，所谓“舍小家为大家”“以厂为家”这些话都有这方面的意思。凡是能够真正做到者，大多都会比做不到者受到更多的重视，能够距离成功更近一步，不信的话，诸位可以一试，这可是上进的绝招。

三十八、睽

【原文】

（卦辞） ䷥：睽，小事吉。

（爻辞） 上九：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六五：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六三：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初九：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译文】

（卦辞） ䷥：当内部发生矛盾时，应当在发生矛盾的初期阶段就及时地想办法，使其得到圆满的解决。

（爻辞） 初九（䷥）：应该让使人感到悔恨的矛盾消亡。因为正如离群逃亡的马会受到猎人的追逐一样，脱离了群体的人也会遭受欺凌而难以生存。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主动地回去向被得罪的人讲和，就不会留下让人感到悔恨的过错。

九二（䷥）：在媾和的时候，如果能够借用一些偶然相遇的机会，向被自己得罪的君王表达自己的心意，就会使矛盾化解，而不留下让人感到悔恨的过错。

六三（䷥）：正如在别人的车辆陷入泥潭不能自拔时，能够提供牛帮助牵引，会得到帮助者的感激一样。当与自己有矛盾的君王遇到困难时，如果能够伸出友谊之手，给予其大力帮助的

话，这个人即使过去曾经犯了被刺面割鼻之类的极大罪行，而因此与君王关系紧张，双方过去的矛盾也会从此化解而结下深厚的友情。

九四 (䷥)：在与君王发生矛盾而被孤立时，如果遇到深受君王信任的大人，应向他解释自己对君王的真诚和敬重之心，然后将这种敬重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为中去，就不会造成使人感到遗憾的后果。

六五 (䷥)：为了消除双方的矛盾，就应当交换意见，寻找造成相互伤害的问题根源，为此而主动上门和解，又有什么过错呢？

上九 (䷥)：在发生矛盾后的孤立状态下，往往会疑心重重，看见一头全身沾满污泥的猪，也怀疑是一辆来加害于我的鬼车，于是紧张地防备，张弓欲射，只到搞清楚是误会后，才又放下弓箭。如果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恶意，就应当寻求和解的办法。为此而主动上门交换意见，将过去的误会解释清楚，就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正如遭遇一场大雨将猪身上的污泥洗清后，就不会再疑神疑鬼一样。

【注释】

睽卦卦辞：“䷥：睽，小事吉。”

“䷥”：《睽》卦卦画。由《蹇》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蹇》卦变为初九爻的《既济》卦“䷾”；再变为九二爻的《需》卦“䷄”；六三爻的《节》卦“䷻”；九四爻的《兑》卦“䷹”；六五爻的《归妹》卦“䷵”；上九爻的《睽》卦“䷥”。《睽》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睽”：睽的本义为二眼不能集中视线同视一物，也即横眉冷对的样子，引申为乖离、反目等义。这里用本义。

上一卦为家人卦，讲述家庭的管理，在管理中并不是每一个成员都能服从，相反的常常会因为对某一些问题的看法不同而产生分歧，所以在家人卦后接睽卦，讲述当家庭内部发生矛盾时，应如何处理。

“小事吉”：从字面上看，“小事吉”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是“在小事上发生分歧时，会得到圆满的解决。”二是“应在矛盾的初发时期，将分歧消除。”从事理上分析，只要产生了矛盾，就很难自然消除，所以后者更为合理。同时，结合后面爻辞的内容看，也均是在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所以，“小事吉”的含义应取后一层意思，指尽早寻求和解的办法，以求在事发之初就将矛盾解决。以此《睽》卦卦辞可译为：

“当内部发生矛盾时，应当在发生矛盾的初期阶段就及时地想办法，使其得到圆满的解决。”

初九爻爻辞：“悔亡。丧马勿逐。自复见恶人，无咎。”

“丧”：《说文》：“丧，亡也。”段玉裁注：“《亡部》曰：‘亡，逃也’。亡非死之谓。”亡的本义为逃亡。引申为失去、丢掉、忘记、死亡等义。这里用本义。

“勿”：本义为用于招摇民众的三色旗，引申为聚集、众人等义。

“悔亡”：悔恨消亡。这是对卦辞“小事吉”的进一步解释，是说应当让双方之间所产生的使人感到遗憾的矛盾消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丧马勿逐”：脱离群体而逃亡的马会被群体驱逐。这是比喻发生矛盾后势力弱小而选择了有意回避的一方可能会受到的被孤立、被迫害的境地。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办呢？“自复见恶人，无咎。”：如果我们能够自己主动地去见被自己得罪的人，向他解释或者承认错误，就不会留下让人悔恨的过错。这里所说的“恶人”是指被自己得罪之人、与自己交恶的人，不要将其解释成罪大恶极的人。《战国策·东周》：“周恐假之而恶于韩，不假而恶于秦”中的“恶”字就是取此义。以此，初九爻爻辞可译为：

“应该让使人感到悔恨的矛盾消亡。因为正如离群逃亡的马会

受到猎人的追逐一样，脱离了群体的人也会遭受欺凌而难以生存。如果我们自己能够主动地回去向被得罪的人讲和，就不会留下让人感到悔恨的过错。”

这段爻辞实际上是在规劝当事人中势力较弱的一方，是在告知其要知错就改和胳膊扭不过大腿的道理。

初九爻爻象为“䷥”，《既济》卦卦象。既济就是已经完成、圆满完成的意思，故有此“悔亡”之辞。

九二爻爻辞：“遇主于巷，无咎。”

“遇”：相逢，不期而会。

“主”：主人，这里指君王。

“巷”：街里中的道路、胡同。

九二爻爻辞的字面含义为：“与君王在狭窄的街道上相遇，没有过错。”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狭路相逢勇者胜”，仇人的意外相见是要打架的，而这句爻辞却说“无咎”，为什么呢？理解这段爻辞要紧扣本卦《睽》的主题和结合上一句“自复见恶人”的爻辞分析。自己本来就起了媾和的心，但是也许还有一些不好意思，情面上拿不下来，也许还没有机会，这时候如果能够正好与对方相遇，或者能够制造一个看起来像是巧合的机会，并借此表示自己的歉意，也是很不错的选择。以此，九二爻爻辞可译为：

“在媾和的时候，如果能够借用一些偶然相遇的机会，向被自己得罪的君王表达自己的心意，就会使矛盾化解，而不留下让人感到悔恨的过错。”

九二爻爻象为“䷥”，《需》卦卦象。需是需要的意思，在解决问题的时候，需要利用一切机会传达自己的意愿，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见舆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

“曳”：《说文》：“曳，曳曳也。”段玉裁注：“曳曳，双声，犹牵引也。引之则长，故衣长曰曳地。”《玉篇·臼部》：“曳，申也，牵也，引也。”曳的本义为物体受到牵引时的状态，引申为拖拉、困顿、飘摇等义。

“其”：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于他、他们。

“掣（che 彻）”：《尔雅·释训》：“掣，曳也。”《释名·释姿容》：“掣，制也，制顿之使顺己也。”掣的本义为拉，引申为拔、抽取等义。

“天”：《说文》：“天，颠也。至高无上。从一，从大。”《集韵·先韵》：“天，刑名，黥凿其额曰天。”天的本义为人的额头。同时，古人也将一种在额头上刺字的刑罚称为天，这里的天正是指这种刑罚。

“劓（yi 益）”：古代一种割掉鼻子的刑罚。

六三爻爻辞直译的大意为：“车辆被陷而不能自拔，他用牛去帮助牵引出来，这个人即使是犯了割鼻刺额的大罪，没有开头也会有结局。”这句爻辞实际上是说当与自己有矛盾的人处境困难时，如果能够给予大力的帮助，就会化干戈为玉帛。“见舆曳，其牛掣”是一个比喻。“舆”的本义为车辆，这里是比喻君王的王权。“牛”是取其力大之意。这段话是说被我得罪的君王处境困难，需要帮助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乘此时机给予其大力的帮助，使之摆脱困境。“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终。”：这个提供帮助的人，即使是曾经犯了刺面割鼻的很大罪行，并因此在这之前与君王的关系紧张，从此后他们的关系也会变得很友好。“无初有终”是针对双方的友好关系而言的。以此，六三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在别人的车辆陷入泥潭不能自拔时，能够提供牛帮助牵引，得到帮助者会心存感激一样。当与自己有矛盾的君王遇到困难时，如果能够伸出友谊之手，给予其大力帮助的话，这个人即使过去曾经犯了被刺面割鼻之类的极大罪行，而因此与君王关系紧张，双方过去的矛盾也会从此化解而结下深厚的友情。”

危难之时见真情，这种雪中送炭的帮助是化解矛盾的第三种办法，前面两种办法是主动上门和借机赔礼。

六三爻爻象为“䷻”，《节》卦卦象。节字的本义为节制，雪中送炭而不是井下落石，需要的正是一种宽大的胸怀和情绪的节制，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睽孤，遇元夫，交孚。厉，无咎。”

“孤”：《说文》：“孤，无父也。”本义为幼年丧父或父母双亡，引申为孤单、单独、古代王的自称、辜负等义。这里用孤独之义。

“元”：《说文》：“元，始也。”《尔雅·释诂下》：“元，首也。”《集韵·元韵》：“元，大也。”元字的本义为人头，引申为长、始、本、大、原来等义。这里用大之义。“元夫”就是大夫、元老，就是大人物，就是在我所得罪的君王、主人面前说得上话的人。

“交”：交流、交往、接触。

“孚”：诚信。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在与君王发生矛盾而被孤立时，如果遇到深受君王信任的大人，应向他解释自己对君王的真诚和敬重之心，然后将这种敬重付之于自己的实际行为中去，就不会造成使人感到遗憾的后果。”

这一爻辞实际上是在讲当前面几爻所说的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下，如何利用中间人的帮忙来化解与君王之间的矛盾，讲述如何夹起尾巴做人的道理。这是第四种消除误会、化解矛盾的办法。

九四爻爻象为“䷥”，《兑》卦卦象。兑的本义为亲善者的言说，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

“悔亡”：悔恨消亡。

“厥宗噬肤”：交换意见，以寻找造成双方矛盾纠纷的根源。“厥”是发射、抛弃的意思，这里是比喻双方交换意见。“宗”是根本、根源。“噬肤”：即咬皮肤，指相互的伤害。

“往，何咎？”：主动上门去和解，又有什么过错呢？以此，六五爻爻辞可译为：

“为了消除双方的矛盾，就应当交换意见，寻找造成相互伤害的问题根源，为此而主动上门和解，又有什么过错呢？”

六五爻爻象为“䷵”，《归妹》卦卦象。归妹就是女人出嫁，为由此及彼之义，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睽孤，见豕负涂，载鬼一车。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则吉。”

“豕”：猪。

“负”：背负。

“涂”：塗的简体字。本义为泥巴，引申为污染、涂抹、乱写乱画、道路等义。这里用泥巴的本义。

“载”：运载、乘载。

“鬼”：《说文》：“鬼，人所归为鬼。从人，象鬼头。”《正字通·鬼部》：“鬼，人死魂魄为鬼。”甲骨文鬼字从田，从人，人死而葬于地下之义。古人以为人死如生，只不过灵魂与肉体分离，所以又将人死后可能存在的灵魂称为鬼。

“张”：本义为把弦绷在弓上，引申为开弓、设置、大、夸张、张开、离开、看等义。

“弧”：木弓的通称。

“说”：本义为讲述，引申为解释、评论、告诉等义。这里用解除、释放之义。

“睽孤”：在发生矛盾后的孤立状态下。

“见豕负涂，载鬼一车。”：看见一头身上沾满污泥的猪，就会以为这是一辆装满了鬼的车。这是形容人在受到孤立时，往往会疑心很重，处处担心对方会来加害自己。

“先张之弧，后说之弧。”：先搭箭张弓欲射，后来才松开已经拉开欲射的箭。因为自己的疑神疑鬼，所以整个人长期处于高度的紧张状态，一有风吹草动就张弓欲射，等到看清楚了不过是一头脏猪时，才缓过气来而收弓。

“匪寇，婚媾。”：不是抢劫的强盗，而是和亲的队伍。

“往，遇雨则吉。”：如果主动上门和解，就会遭遇到雨水而有一个完满的结局。“遇雨”为什么会吉呢？遇雨就能够把“见豕负涂”的那头脏猪身上的污泥冲洗干净，还其本来面目。就不会再有如惊弓之鸟一样地以为是“载鬼一车”来加害我，所以，“遇雨”实际上是比喻解释清楚过去的误会。以此，上九爻爻辞可译为：

“在发生矛盾后的孤立状态下，往往会疑心重重，看见一头全

身沾满污泥的猪，也怀疑是一辆来加害于我的鬼车，于是紧张地防备，张弓欲射，只到搞清楚是误会后，才又放下弓箭。如果我们之间本来就没有恶意，就应当寻求和解的办法。为此而主动上门交换意见，将过去的误会解释清楚，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正如遭遇一场大雨将猪身上的污泥洗清，就不会再疑神疑鬼一样。”

这段爻辞是进一步解释上一段爻辞所说的“悔亡，厥宗噬肤，往，何咎？”的原因的。我们为什么要交换意见，寻找造成双方误会的根源呢？为什么要主动上门呢？因为如果不交换意见的话，双方就都处于一种信息封闭的状态，这种状态下最容易使人疑神疑鬼，从而使矛盾扩大。而只要大家都能够开诚布公地将过去的误会解释清楚了，也就可以“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段爻辞寥寥几笔，就将人们在相互不信任状态下的那种疑心重重的神情表述得十分传神，活灵活现，实在是难得。

三十九、蹇

【原文】

（卦辞） ䷦：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爻辞） 上六：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九五：大蹇朋来。

六四：往蹇来连。

九三：往蹇来反。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初六：往蹇来誉。

【译文】

（卦辞） ䷦：在内部发生矛盾而关系紧张的时候，利于制造一个如西南方向温暖的气候般有利于矛盾解决的环境，而不利于如东北方向般严寒而显得冷酷无情；利于寻找德高望重的人从中调解。有此正确的认识，就会有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爻辞） 初六（䷦）：主动上门与对自己有意见的对方交换意见、寻找和解的办法，会得到大家的称颂和赞美。

六二（䷦）：君王与大臣不和而关系紧张，是因为在发生矛盾后，双方都不肯主动让步的原因。

九三（䷦）：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如果能够主动去与对方和解，就可以得到他的响应。

六四（䷦）：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如果能够主动去与对方和解，就可以由此产生信任和友谊，并与之结成联盟。

九五（䷦）：当大难来临的时候，可以得到与自己结为联

盟的朋友们的帮助。

上六(䷦)：在与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如果能够主动与人求和，这种良好的品德就可以吸引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来投奔，由此将会有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因为我们的事业可以得到贤良的辅佐。

【注释】

《蹇》卦卦辞：“䷦：蹇，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

“䷦”：《蹇》卦卦画。由《睽》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睽》卦变为初六爻的《未既》卦“䷥”；再变为六二爻的《晋》卦“䷢”；九三爻的《旅》卦“䷷”；六四爻的《艮》卦“䷳”；九五爻的《渐》卦“䷴”；上六爻的《蹇》卦“䷦”。《蹇》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蹇”：《说文》：“蹇，跛也。”《广雅·释诂三》：“蹇，难也。”蹇的本义为足跛。足跛则行走困难，故蹇字又引申为艰难、困苦、言语不流利等义。这里用艰难之义，指君王与大臣之间不和谐的关系。

上一卦为《睽》卦，讲述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当人与人之间发生矛盾后，相互的关系必然有些别扭，所以在《睽》卦后接《蹇》卦，讲述在不和谐的状态下，应当如何行事。

“利西南，不利东北。”：西南方向有利于缓解矛盾，东北方向不利于缓解矛盾。为什么会有这种方向上的区别呢？首先我们要搞清西南和东北方向有什么不同。这两个方向最大的不同就是气候差异较大，西南方向的气候温暖潮湿，而东北方向的气候寒冷干燥。这种气候的差异就导致物产的条件不同。西南方向物产丰富，而东北方向不利于作物的生产，可见所谓“利西南，不利东北”实际上是指环境因素。环境因素与“蹇”又有什么关系呢？在此我们就要搞清“蹇”是指什么？六二爻辞说“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原来“蹇”实际上是指君王与大臣之间不和谐的关系。而《蹇》卦爻辞基本上是以“往蹇××”为体例，意思是说如果去主动解决问题

了，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依此，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利西南，不利东北”实际上是一个比喻，是说要制造一个有利于矛盾解决的气氛，一个缓和矛盾的良好环境。

“利见大人”：利于寻求到德才兼备的管理者帮助。这个大人应当是指君王的代言人。“贞吉”：有此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蹇》卦卦辞大意为：“在内部发生矛盾而关系紧张的时候，利于制造一个如西南温暖的气候般有利于矛盾解决的环境，而不利于如东北般严寒的冷酷无情；利于寻找德高望重的人从中调解。有此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初六爻爻辞：“往蹇来誉。”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主动上门与对自己有意见的对方交换意见、寻找和解的办法，会得到大家的称颂和赞美。”

初六爻爻辞是紧接上一卦《睽》卦上九爻爻辞而论。上九爻爻辞说“往，遇雨则吉。”主张主动上门解释，只有把过去的一些误会解释清楚了才可以“吉”，但能不能够把问题解释清楚？对方是否能够“遇雨”，接受你的解释，那还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将会影响人们做出主动和解的决定，所以，作者在这里换了一个角度来谈。“往蹇来誉”：我们抛开对方是否接受你主动的解释不谈，仅仅是你自己主动上门寻求和解的本身就是一个高姿态，就是给了对方“面子”，就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就可以得到大家的尊重和称赞。老子说“上善若水”，也是此义。

初六爻爻象为“䷦”，《未济》卦卦象。未济就是没有完成之义。虽然没有完成，但也可以得到一个好名声，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匪”：副词，表示否定，相当于不。

“躬”：本义为低头鞠躬的形状。在此指矛盾双方都不愿“往”，怕由此而丢了面子。

“故”：事情的原因、根由。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君王与大臣不和而关系紧张，是因为在发生矛盾后，双方都不肯主动让步的原因。”

这一爻爻辞进一步讲说为什么要“往”。“往”就是一种高姿态，在旁人看来就是向对方低头，也就是本爻辞所说的“匪躬”的躬。如果君王和大臣发生矛盾后，都不去主动和解，双方的关系也就只能是越闹越僵，从而造成“蹇蹇”这种十分困难的局面。

六二爻爻象为“䷢”，是《晋》卦卦象。晋就是进入之义。做人应当进退自如，如果知进不知退，是很难生存的，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往蹇来反。”

“反”：《说文》：“反，覆也。”本义为翻转，引申为掉转、颠倒、返回、反复、重复、送还、回报等义。这里用回报之义。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在发生矛盾的时候，能够主动去与对方和解，就可以得到他的响应。”

“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说声“对不起”，就能换来“没关系”。

九三爻爻象为“䷢”，《旅》卦卦象。旅的本义为人众列队在旗帜下有序行进，是正常交往的象征，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往蹇来连。”

“连”：联合、连接。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在发生矛盾的时候，如果能够主动去与人和解，就可以由此产生信任和友谊，并与之结成联盟。”

这是步步深入，进一步解释“往蹇”的好处。一个处事高姿态的人，一个心胸宽广的人，总是更能够受到别人的尊敬和信任，更容易与人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接成联盟，可见“往蹇”的宜处多多。

六四爻爻象为“䷢”，《艮》卦卦象。艮卦上三爻与下三爻形状相同，为同心同德之象，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大蹇朋来。”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当大难来临的时候，可以得到与自己结为联盟的朋友们的帮助。”

前面所说的“往蹇来誉”“往蹇来反”“往蹇来连”都是过程，这里的“大蹇朋来”才是真正的目的。人不求人一般高，我们为什么要去“往蹇”呢？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危机和困难。小的困难无所谓，自己抗一抗也就过去了，但当“大蹇”来临时，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就太单薄了，比如当商族来征伐周族时，仅凭周族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应对的，否则文王也不至于被抓去坐那几年牢，这时候就需要有其他部落的人来共同抗敌。如果大家平时的关系处理好了，彼此唇齿相依，他们就会在关键的时候来拉兄弟一把。如果平时关系没有处理好，当你大难来临时，就正好是他们搭台看戏的好时候，不落井下石已经是放你一马了，谁帮谁啊？可见，平时把关系处理好，有了矛盾就及时地解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九五爻爻象为“䷦”，《渐》卦卦象。渐的本义就是逐步发展。万事都有因果，有了开头就有好的结尾，反之亦然，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往蹇来硕，吉，利见大人。”

“硕”：《说文》：“硕，头大也。”段玉裁注：“引申为凡大之称。”《篇海类编·地理篇·石部》：“硕，充实也。”硕字的本义为大头、大脑袋。大脑袋是聪明的象征，故硕字又引申为学识渊博的人、德高望重的人、大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在与发生矛盾的时候，如果能够主动与人求和，这种良好的品德就可以吸引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来投奔，由此将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因为我们的事业可以得到贤良的辅佐。”

古代的教育并不普及，所以人才不多，人才难得，从某个角度来说，得人才者也就可以得天下，周族的兴旺就正是得人才的结果。周族为什么能够得人才呢？就是因为周文王“仁慈”的原因，而所谓“仁慈”实际上也就是为人低调，善于处下，也就是“往蹇”做得好。反过来说也一样，能够“往蹇”就证明你有胸怀，能容人，天下的英雄豪杰们当然都希望在这样的君王手下发展，这也

就是老子说的“海纳百川”的道理。“往蹇”可以说是周族兴盛的秘诀。这其中的道理很好懂，难的是不容易做到，难的是中国人遗传基因中的“面子”拿不下来。

四十、解

【原文】

（卦辞）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

（爻辞）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六五：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

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九二：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初六：无咎。

【译文】

（卦辞） ䷧：正如西南方向温暖的气候才适宜于作物的生长一样，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就有利于国家内部矛盾的解决。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有恢复过去的秩序这唯一的一条路。一个安居乐业的理想环境，是我们敬重于人，勤勉于事的结果。

（爻辞） 初六（䷎）：在内部关系紧张的时候，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解决矛盾，没有过错。

九二（䷢）：正如打猎时只能围三面之网，而不可赶尽杀绝一样，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要给民众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以此，就可以得到公正执法的好名声。有此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三（䷢）：如果我们对物资的要求贪得无厌，超过自己所需的大量储备财富，就会造成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从而引发动乱，导致盗寇风起云涌。要正确地认识到这种行为将可能造成的

遗憾。

九四 (䷧): 如果想缓解君王与民众之间的矛盾, 就要从解决造成这个矛盾的根本问题做起。我们自己的财富积累得太多是造成其诚信的形象遭到破坏, 民众不满的根本原因。

六五 (䷧): 英明的君王如果能够对自己及其当权者集团的行为有所约束, 君王与民众的紧张关系就可以得到缓解。这种完满的结局, 是因为民众以此相信君王诚信的品德的缘故。

上六 (䷧): 为了公平地施行维护大家共同利益的国家法律、法规, 打击和逮捕那些如隼般喜欢以非法的暴力为手段侵害民众利益的人, 没有什么不好。

【注释】

解卦卦辞: “䷧: 解, 利西南。无所往, 其来复, 吉。有攸往, 夙吉。”

“䷧”: 《解》卦卦画。由《家人》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 即由《家人》卦变为初六爻的《渐》卦“䷴”; 再变为九二爻的《巽》卦“䷸”; 六三爻的《涣》卦“䷺”; 九四爻的《讼》卦“䷅”; 六五爻的《未济》卦“䷿”; 上六爻的《解》卦“䷧”。《解》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解”: 《说文》: “解, 判也。从刀判牛角。”《广雅·释诂三》: “解, 散也。”《玉篇·角部》: “解, 释也。”解的本义为用刀分割动物, 引申为分割、分裂、涣散、融化、解开、理解、解释等义。这里用解除之义。

上一卦为蹇卦, 关系紧张了就要想法缓解, 所以在蹇卦后接解卦, 讲述为君者如何寻求缓解君臣、君民之间国家内部的矛盾。

“夙”: 《说文》: “夙, 早敬也。”胡光炜《说文古文考》: “象人执事于月下, 侵月而起, 故其谊为早。”《玉篇·夕部》: “夙, 旦也。”“夙, 敬也。”夙的本义为在太阳升起之前, 月亮尚在的时候

就起来开始一天的工作。古人的生活观念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在日出之前就开始工作有敬重其事和早起之义，故夙字又引申为早、早晨、平素、向来、肃敬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解，利西南”：西南方向有利于事情的圆满解决。在上一卦卦辞的注释中，我们曾经说过，“利西南”是以适宜于作物生长的环境来比喻良好的政治环境，所以，“解，利西南”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有利于矛盾的解决。《解》卦爻辞均是以如何改善政治环境为题正可以为之作注。

“无所往，其来复。”：没有更好的去处，只有重新恢复过去的政策。这是指蹇这种国家内部关系紧张的状态是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的，只有反思自己的行为后，恢复到过去的政策上来。

“有攸往，夙吉。”：一个安居乐业的理想政治环境，是因为我们敬重于人、勤勉于事的结果。

《解》卦卦辞大意为：“正如西南温暖的气候才适宜于作物的生长一样，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就有利于国家内部矛盾的解决。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只有恢复过去的秩序这唯一的一条路。一个安居乐业的理想环境，是我们敬重于人，勤勉于事的结果。”

初六爻爻辞：“无咎。”

“无咎”：没有过错。什么没有过错呢？爻辞没有说，我们只能根据《解》卦的主题和爻象来分析。初六爻爻象为“䷧”，《渐》卦卦象。《渐》的本义就是逐步发展。《解》卦的主题是解决矛盾。以此，初六爻爻辞的大意应为：

“在内部关系紧张的时候，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逐渐解决矛盾，没有过错。”

这一段爻辞实际上是讲要分步骤地、有计划性地解决矛盾。在社会矛盾深重的情况下，如果不能谨慎从事，而是操之过急地改革，往往事与愿违，造成不良的后果，所谓欲速则不达。所以要逐步地解决问题，照顾各方的利益，这就有如大病之后不能马上大补一样。

九二爻爻辞：“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

“田获三狐”：打猎时抓捕三个方向的狐狸。这句爻辞与《比》卦九五爻爻辞“王用三驱，失前禽”的含义是一样的，其本义是说打猎时不能一网打尽，而是要放一部分聪明、健壮的猎物逃跑，以作为今后繁殖之需。《汉书·五行志》说：“田猎有三驱之制”就是指的这种制度。但“田获三狐”在此不是讨论打猎的方法问题，而是以这种规定比喻为王者的政治原则，是说对臣民的管理不能太残酷，要使人民感受到生的希望。《比》卦九五爻爻辞在“王用三驱，失前禽”后面接着说：“邑人不诫”，国内的民众不对君王产生戒备之心，这才是目的。由此可知，“田获三狐”就是说为王者治国时不能太绝情，而是要网开一面，使人民感受到生活的希望和温暖。

“得黄矢”：得到黄色的箭矢。黄是东、西、南、北、中五方颜色中处中的颜色，代表不偏不倚，中正平直。矢就是箭，古代传令以箭为执，所以箭是法令的象征。“得黄矢”的意思就是得到执法公正的好名声。为什么“田获三狐”就可以“得黄矢”呢？因为“田获三狐”实际上是指当权者如何分配自己与臣民们的利益问题，是说当权者在获取利益的时候要充分考虑民生的问题，不要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计后果地行事。以此，九二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打猎时只能围三面之网，而不可赶尽杀绝一样，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要给民众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以此，就可以得到公正执法的好名声。有此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中国人历来厚道，只要还有一口饭吃，一般不会造反，这里所说的“田猎三狐”也就是给大家留一口饭吃。这种做法的确是缓和内部矛盾的一大法宝。

九二爻爻象为“䷢”，《巽》卦卦象。巽字的本义为君王发令，百官听命。故有此“得黄矢”之辞。

六三爻爻辞：“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负”：以背载物。

“且”：连词，相当于又、而且。

“乘”：人登于车上。

“致”：招致、引来。

“至”：到、达到。

六三爻爻辞字面大意为：“不仅人背肩扛，而且车载斗量，将会招来盗寇的侵略。要认识到这种行为将造成的遗憾。”

“负且乘”的是什么东西呢？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负作用？这个东西不是别的，就是金钱、财富，就是利益。“负且乘”是说如果我们这些当权的人贪得无厌，不仅吃了碗里的，还要护着锅里的，不让别人去添饭，企图一个人独吞所有的利益，那么就会造成社会的分配不公，从而遭到其他人的不满，就会饥寒起盗心，良民也会成为盗寇来造反。这句爻辞是从反面来论述上一段爻辞的内容，以此，六三爻爻辞可译为：

“如果我们对物资的要求贪得无厌，超过自己所需地大量储存财富，就会造成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从而引发动乱，导致盗寇风起云涌。要正确地认识到这种行为将可能造成的遗憾。”

六三爻爻象为“䷎”，《涣》卦卦象。涣就是涣散的意思。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干部。一个当权者如果与民争利，民众当然会离心离德，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解而拇，朋至斯孚。”

“解”：缓解。

“而”：助词。相当于以、从。

“拇”：本义为人手脚的大指。手脚是人肢体的远端，而大拇指又是远端的第一指，故拇字有源头、起点之义。《咸》卦初六爻爻辞说：“咸其拇”就是取其开头之义。这里的拇字用源头之义。

“朋”：朋有货币和朋友两层含义，这里用货币义，象征金钱和财富。

“斯”：《说文》：“斯，析也。从斤，其声。《诗》曰：‘斧以斯之。’”《广雅·释诂一》：“斯，分也。”《广雅·释诂二》：“斯，裂也。”《尔雅·释言》：“斯，离也。”斯字的本义为辟开，引申为分散、扯裂、分离等义。这里用引申义，指当权者与民众的团结被破坏。

“孚”：诚信。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如果想缓解君王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就要从解决造成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做起。我们自己的财富积累得太多是造成自己诚信的形象遭到破坏，民众不满的根本原因。”

这一段爻辞内容是我们确定上一爻“负且乘”的含义为所获利益过多的主要证据。

九四爻爻象为“䷅”，《讼》卦卦象。讼的本义是争论、争辩，引申为诉讼、调解等义，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维”：本义为约束，引申为联结、系物的绳索、纲要、维持、网络等义。这里用本义，指对破坏公平分配原则的行为有所约束。

“君子”与“小人”是相对的关系。君子的本义是品德高尚的领袖，指国家君王，而小人则指民众。“君子维”就是当权者及其权力集团对与民过多争利的行为加于约束。“有解”：就可以缓和“致寇至”的这种紧张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吉，有孚于小人。”这个良好的结局，是因为这种约束使民众能够感受到当权者是真心对待他们的，是有诚信的，而不是口是心非的。因此，六五爻爻辞可译为：

“英明的君王如果能够对自己及当权者集团的行为有所约束，君王与民众的紧张关系就可以得到缓解。这种完满的结局，是因为民众以此相信君王诚信的品德的缘故。”

六五爻爻象为“䷿”，《未济》卦卦象。未济就是没有完成的意思，有贪财之心，而受到了理智的约束没有实施就是未济，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隼（sun 损）”：一种飞行速度最快的猛禽，性锐敏，善袭击。猎人常饲养这种鸟，用于捕捉兔和小鸟。

“墉”：《说文》：“墉，城垣也。”墉的本义为城墙。

“公用”：公平地施行。公平地施行什么呢？就是上一爻所说的

“君子维”的维，就是体现公平原则，从而约束弱肉强食者的法律和准则。如何才能够做得到呢？“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这是一句比喻，以性喜侵略的隼比喻喜欢弱肉强食地侵犯他人利益、破坏国家秩序的人。“射……之”就是打击。“获之”就是逮捕。“无不利”：没有什么不好。以此，上六爻爻辞可译为：

“为了公平地施行维护大家共同利益的国家法律、法规，打击和逮捕那些如隼般喜欢以非法的暴力手段侵害民众利益的人，没有什么不好。”

四十一、损

【原文】

（卦辞） ䷨：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爻辞） 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六四：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六三：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九二：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译文】

（卦辞） ䷨：在打击损害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时，如果我们能够以诚信为原则，就是使问题得以圆满解决的根本，这样做没有过错。以诚信为本制定的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公平规则，有利于取得安居乐业的政治环境。施行什么样的方法才符合此原则呢？有两种方法的使用，可以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爻辞） 初九（䷎）：对于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及时快速地加以制止，没有过错。对于制造事端的责任人，要根据他们的责任大小和所造成的后果酌情处理。

九二（䷔）：执法者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仅仅依靠武力征伐的方式惩治犯罪者，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从根本上矫正违法者的行为，是要帮助其获取正当的利益。

六三（䷖）：正如三个人一同出行容易引发纠纷而自然减

少一人，一个人单独出行会因为孤独而与人结伴而行一样，我们对待违法乱纪者的处理，需要遵循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这一自然法则。

六四（䷵）：铲除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乱纪者，从而使君民上下之间的频繁交往充满喜悦，没有过错。

六五（䷵）：或者赐予他侯王的爵位，满足其对权力的要求，以此来纠正其违法乱纪的行为，也是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的根本办法。

上九（䷵）：为了纠正违法乱纪的行为，而采用帮助其获取正当利益的方式，没有过错。有此正确的认识，就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这样以德报怨的做法，有利于取得一个安居乐业的理想政治局面，有利于促使大臣们相信君王的仁慈，从而无私奉献，精忠报国。

【注释】

《损》卦卦辞：“䷨：损，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损》卦卦画。由《咸》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咸》卦变为初九爻的《革》卦“䷰”；再变为九二爻的《夬》卦“䷪”；六三爻的《兑》卦“䷹”；六四爻的《节》卦“䷻”；六五爻的《临》卦“䷒”；上九爻的《损》卦“䷨”。《损》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损”：《说文》：“损，减也。”《字彙·手部》：“损，失也。”“损，伤也。”损的本义为减少、亏损，引申为丧失、损失、伤害、贬损等义。这里用贬损的引申义，指打击罪犯。

上一卦为《解》卦，《解》卦上九爻爻辞说：“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意思是说为了保证国家法律、法规得以公平、公正地执行，应打击和逮捕那些以非法的暴力为手段损害民

众利益的人。这种打击就是使之受到伤害，就是损，故在《解》卦后接《损》卦，讲述如何打击犯罪者。

“曷”：代词，表示疑问，相当于何、什么、怎么。

“簋”：《说文》：“簋，黍稷方器也。从竹、从皿、从艮。”段玉裁注：“合三字会意。”簋是古代盛食物的器皿，也用作礼器。有竹木、陶土或青铜三种不同材料制成的簋。簋的形状不一，一般为圆腹、侈口、圈足。商代的簋多无盖无耳，或为二耳。西周和春秋的簋常带盖，有二耳或四耳，间有带方座或附有三足者。战国之后主要用作宗庙礼器。

“可”：表示肯定、许可。

《损》卦卦辞一共三句话：第一句是“损，有孚，元吉，无咎。”意思是：打击犯罪的行为时，如果能够以诚信为准则，就是使事情得以圆满解决的根本，没有过错。这一句话强调的是“有孚”两个字，也就是强调了主持者应有一个良好的主观愿望。

第二句话是“可贞，利有攸往。”意思是：得到大家认可的公平规则，有利于取得安居乐业的政治环境。这句话强调了“可贞”这两个字，即强调的是在“有孚”这个良好的主观愿望下所制定的规则的公平合理性和实用性。“可贞”直译的意思是：得到认可的正确认识。得到谁的认可呢？当然是得到大多数民众共同的认可。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法则一定是公平合理的规则，也只有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法则，才有利于得到认真的履行，所以，“可贞”两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原则。这个原则不是一厢情愿的，不是强迫的，而是由参与者自愿接受的，符合各方利益的规则。

第三句话是“曷之用？二簋可用，享。”意思是：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施行呢？有两种方法的使用，可以使事情得到圆满的解决。这一句话是进一步解释“可贞”的问题，作者在前面提出了“损”的两个原则，即“有孚”和“可贞”。这两个原则太抽象，很难把握，于是作者在此做出具体的解释。“二簋可用，享”的本义是两盒食物可供食用。“二簋”在此是比喻两种不同的方法，那“二簋”呢？就是软硬兼施，对此作者在爻辞中作了具体明确的回答。以此，损卦卦辞可译为：

“在打击损害公共利益的犯罪行为时，如果我们能够以诚信为原则，就是使问题得以圆满解决的根本，就没有过错。以诚信为基础制定的能够得到大家认可的公平规则，有利于取得安居乐业的政治环境。施行什么样的方法才符合此原则呢？有两种方法的使用，可以使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

初九爻爻辞：“已事遄往，无咎。酌损之。”

“已”：副词，相当于已经、随后等。

“遄(chuan 传)”：《说文》：“遄，往来数也。”《尔雅·释诂下》：“遄，疾也。”“遄，速也。”遄的本义为往来频繁而疾速。这里用疾速义。

“酌”：《说文》：“酌，盛洒行觞也。从酉，勺声。”《玉篇·酉部》：“酌，斟也。”“酌，挹也。”“酌，取也。”酌字从酉，从勺。酉为贮酒之器。“勺”为挹取酒水之器。故酌字的本义当为舀取，引申为斟酒、劝酒等义。古时的酒为低度酒，相当于现在的米酒，存放时酒水和酒糟在酿成后分离，所以在舀取时，常要用勺挡开酒糟以取酒汁，故酌字又引申为择善而取、考虑等义。这里用选择、考虑义。

“已事遄往”：对于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应当及时快速地加以制止。所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只有对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做出快速的反映，才可以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才能“无咎”。至于制止犯罪的行为后对责任人的处理，应当“酌损之”，根据责任的大小，所造成的后果等情况酌情处理。周公平三叔之乱后，杀管叔武庚，囚蔡叔，贬霍叔，就是根据各人的责任轻重不同所做出的相应处理，也就是“酌损之”。因此，初九爻爻辞可译为：

“对于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及时快速地加于制止，没有过错。对于制造事端的责任人，要根据他们的责任大小和所造成的后果酌情处理。”

初九爻爻象为“䷰”，《革》卦卦象。革就是革除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利贞：征凶。弗损，益之。”

“弗”：本义为矫正，引申为不正、治理等义。这里用本义。

“益”：《说文》：“益，饶也。从水、皿。益之意也。”《广雅·释诂二》：“益，加也。”《广韵·昔韵》：“益，进也。”益字的本义为水漫出器皿，即后来的溢字，引申为增加、多、补助、利益、好处、有益、上进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执法者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仅仅依靠武力征伐的方式惩治犯罪者，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从根本上矫正违法者的行为，是要帮助其获取正当的利益。”

《损》卦卦辞说：“曷之用？二簋可用，亨。”有两种办法可以采用来处理违法乱纪的问题。那两种办法呢？就是软硬兼施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初九爻辞说“已事遄往”，要快速地打击犯罪行为，使用的是大棒。但是大棒最好是少使用或不使用，因为使用大棒既劳民伤财，又会播下仇恨的种子，所以作者在这一爻说“利贞：征凶。”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以武力征伐违法的行为会带来很多不好的后果。不以武力去征服造反者，又能怎么办呢？“弗损，益之。”矫正造反者的行为，可以采用帮助其获取正当利益的办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造反者之所以造反是由于其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的原因，所谓官逼民反。如果他们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就会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梁山泊一百零八好汉个个都是被逼上梁山的，而一旦被招安，也大多规规矩矩，就是朝廷使用“弗损，益之”的最好例子。我们不仅要学会用大棒，还要学会扔胡萝卜，学会送造反者一根甜指头吮一吮，学会谅解和安抚。

九二爻爻象为“䷧”，《夬》卦卦象。“夬”就是分决、行流的意思。以不同的方式处理同一的事情就是分决，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三人行则损一人，一人行则得其友。”

“友”：本义为互相合作，引申为合作的人、朋友、友爱、顺从等义。

六三爻爻辞直译的大意为：“三个人一同出行会减少一个人，一个人单独出行会增加一个人。”这是一个生活常识问题，三个人

在一起共事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人受到排挤，而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又渴望有一个同伴。作者写这一段表面看来不着边际的话想告诉受教者什么呢？他想表达的实际上是一个自然法则，这个法则就是损有余而益不足。这句话的意思与老子所说：“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的道理是相通的。作者为什么要说这一个道理呢？是为了给受教者解答如何正确使用大棒和胡萝卜的问题，作者在初九爻爻辞中说：“已事遄往，无咎。”而在九二爻爻辞中又说：“弗损，益之。”究竟是该打还是该罚呢？什么样的情况下损？什么样的情况下益呢？或者说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别到时候把事情操作反了，那样的话，受益者会得寸进尺，而被枉罚者又有冤无处诉，岂不是越管越糟糕。作者在此就给出了一个标准，那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也即我们常说的公平原则。对于贪得无厌者要损，对于的确是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者要益。以此，六三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三个人一同出行容易引发纠纷而自然减少一人，一个人单独出行会因为孤独与人结伴而行一样。我们对待违法乱纪者的处理，需要遵循损有余而补不足的这一自然法则。”

六三爻爻象为“䷥”，《兑》卦卦象。兑的本义为仁者的言说，故有此忠言之辞。

六四爻爻辞：“损其疾，使遄有喜，无咎。”

“疾”：病、灾害。

“使”：致使。

“遄”：本义为往来频繁而疾速。这里用频繁往来义。

“喜”：本义为闻鼓乐而快乐，引申为喜悦、吉庆的事等义。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铲除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乱纪者，从而使君民上下之间的频繁交往充满喜悦，没有过错。”

六四爻爻象为“䷻”，《节》卦卦象。节的本义为节制，为了社会的繁荣昌盛、和平共处，人人都需要自我节制，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元吉。”

“弗”：矫正。

“克”：胜任、制约、承担。

六五爻爻辞字面大意为：“或者送给他价值十朋的大乌龟，就可以承担起矫正对方违法乱纪行为的重担，这种做法是产生圆满结局的根源。”“或”是选择词，或者这样，或者那样，可见“益之十朋之龟”只是不同选择方式中的一种，与之相对的是什么呢？就是上一爻所说的“损其疾”。“损其疾”是制止犯罪行为的一种方法，是一棒子打死的方法，而“益之十朋之龟”则是另一种喂胡萝卜的方法。“十朋之龟”就是送给他价值十朋的大乌龟。乌龟在古代并不稀罕，即使是三十年前也是到处都是，根本不值钱，为什么“益之十朋之龟”就能“弗克违”呢？就能让造反捣乱者平息下来呢？原因并不在于龟本身的价值，而在于它的象征意义。龟是商王朝占卜的主要工具，被称为灵龟，而古代的占卜并不是人人可以操作的，它是帝王的特权，是古代帝王获取天命，并执行天命的象征。所以“益之十朋之龟”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说给他很大权利的意思。下一卦《益》卦六二爻的爻辞说：“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亨于帝，吉。”这一段爻辞与本爻爻辞比较，多出了“永贞吉，王用亨于帝，吉”这一段内容。其中的“王用亨于帝”就是指武王用“益之十朋之龟”的方法对待商王后裔。对照历史我们就会知道，武王曾分封纣王的儿子武庚为公，从名誉上说是仅次于周王的爵位，具有相当大的自治权。这里所说的“王用亨于帝”就是对“益之十朋之龟”的最好注释。这种做法有点像“玉皇小儿”给孙猴子封官，你想要当“齐天大圣”，就封你一个齐天大圣。以此，六五爻爻辞可译为：

“或者赐予他侯王的爵位，满足其对权利的要求，以此来纠正其违法乱纪的行为，也是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的根本办法。”

损卦卦辞说：“二簋可用亨”，有两种办法可以用来解决问题，这二种办法就是损和益。这一爻是讲益的，而且不是一般的益，不是把把果果就能打发人的，是卦王建侯的益，这种益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权利的重新调整。此原则在今天仍然适用，世界上的大国小国分分合合都是例证。所谓“小盗盗财，大盗盗国”也是损益之道的

另一种写照。“强盗过街，人人喊打”是说小强盗的处境，大强盗是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六五爻爻象为“䷒”，《临》卦卦象。临的本义为俯视众人之意，正是为王者之象，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

“弗损，益之，无咎。”：以满足其正当要求的方式矫正其对社会有害的行为，没有过错。这一句话是针对“或益之十朋之龟”而言的，要注意作者的这个观点。一般而言，如果仅仅从道义的角度来看，“弗损，益之”的观点是不太正确的，因为这种处理方法是以实力为基础，而不是由正义为前提。如果谁想达到某种目的就去造反，然后等着皇帝来招安，社会岂不是乱了套，但这就是古今中外的政治事实。“弗损，益之”的对象是需要有一定的实力的，小毛贼恐怕享受不了这个待遇，只有统治者拿不下来，或者感觉到拿下来会伤自己的元气而得不偿失的对手，才能享受到这个待遇。所以，“弗损，益之”是不得已的行为，是君王为保存自己的实力而做出的让步，也是强权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

“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这样做有利于取得安居乐业的理想政治局面，有利于得到大臣们的无私支持。“利有攸往，得臣无家”是进一步解释“贞吉”的“吉”所表现在什么地方的。“利有攸往”我们在前面已经多次解释，比较好理解，就是利于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好去处，指理想的政治局面，这是以安抚替代惩罚的必然结果。“得臣无家”的意思不太好理解，其字面含义为：所得到的大臣没有家。大臣无家有什么好的呢？大臣没有家不是说他不要妻生子，而是说他心向国家，一心为公，与大公无私的含义基本相同。这也是“弗损，益之”的结果吗？是的，当一个人干出了违法乱纪的事并准备鱼死网破的时候，意外地被掌握着生杀大权的君王宽恕并满足其要求，这个人往往会抱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对君王忠心耿耿地追随，即使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不仅如此，自己的其他大臣们也会为君王的这

种仁者之心感动，从而忠心报国，这是“弗损，益之”这种以德报怨行为的又一个副产品。这句爻辞的重点就在“得臣无家”四个字上，是作者从另一方面告知受教者“弗损，益之”的意义。以此，上九爻爻辞可译为：

“为了纠正违法乱纪的行为，而采用满足其正当要求的方式，没有过错。有此正确的认识，就能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这种以德报怨的做法有利于取得一个安居乐业的理想政治局面，有利于促使大臣们相信君王的仁慈，从而无私奉献，精忠报国。”

四十二、益

【原文】

（卦辞）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爻辞） 上九：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九五：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初九：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译文】

（卦辞） ䷩：在治国行政的时候为民造福，有利于得到一个安居乐业的理想环境，有利于克服艰难险阻，从而完成伟大的事业。

（爻辞） 初九（䷩）：利用为民造福的理由来发动大型工程的兴建，是事情得以圆满完成的根本，这样做没有过错。

六二（䷩）：或者赐予他们为公侯的权力，以矫正其不满的情绪，从而制止他们对抗的行为。永远保持这种正确的认识，就能够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周武王正是采用了此办法来对待商帝的后裔武庚，从而缓和了周商两族之间的矛盾，取得了一个较为完满的结局。

六三（䷩）：为了造福于民而采用可能使其遭受损失的危险方式，没有过错。因为我们在真诚的良好愿望之下所进行的这种公正的行为，

是为了告示于大家遵守规则行事。

六四 (䷵): 以中正的行为告示公众, 是为了使其顺从。利用以上所说的方法, 圆满地完成将商族遗民从其过去的都城朝歌迁往洛邑的任务就是很好的例子。

九五 (䷶): 对民众怀有真诚的仁爱之心, 我们的事业就可以得到大家共同的关心和支持, 由此就会产生一个圆满的结局。对民众所具有的真实和仁爱, 正是我做人的原则。

上九 (䷩): 在我们治国行政的时候, 错误地帮助民众, 甚于打击他们, 这种如在风中飘舞的旗帜一般总是使人捉摸不透、喜怒无常的性格, 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注释】

《益》卦卦辞: “䷩: 益, 利有攸往, 利涉大川。”

“䷩”: 《益》卦卦画。由《恒》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 即由《恒》卦变为初九爻的《大壮》卦“䷡”; 再变为六二爻的《丰》卦“䷶”; 六三爻的《震》卦“䷲”; 六四爻的《复》卦“䷗”; 九五爻的《屯》卦“䷂”; 上九爻的《益》卦“䷩”。《益》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益”: 《说文》: “益, 饶也。从水、皿。益之意也。”段玉裁注: “饶, 饱也, 凡有余曰饶。”李孝定《甲骨文文字集释》按语: “益用为饶益增益之义既久, 而本义转晦, 遂别制溢字……此字当以汜溢为本义。”《广雅·释诂二》: “益, 加也。”《广韵·昔韵》: “益, 进也。”“益, 增也。”益字的本义为水漫出器皿, 即后来的溢字。水从器皿中漫出是因为水多, 故益字被引申为富裕、增加、多、补助、利益、好处、有益、上进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上一卦为《损》卦, 讲述如何惩治违法乱纪的行为, 这一卦则换一个角度, 讲述如何为民造福。损与益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就如分币的两面一样。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 只有采取恩威并重的手

段才可对付各色各样的人，才可能将一个国家管理好，所以在《损》卦后接《益》卦，讲述如何造福于民。注意一个问题，所谓的“损”和“益”都是指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如何对待被统治者的管理方法，都是针对被统治者而言的，而不要理解成传统易学的所谓损上益下、损下益上的观点。整个《周易》的立场都是如此，都是站在周王的立场上看问题，这是一定要注意的，是我们理解《周易》的要点。这里的益与我们过去所提倡的“为人民服务”“天下为公”理念相似。

《益》卦卦辞大意为：“在治国行政的时候为民造福，有利于得到一个安居乐业的理想环境，有利于克服艰难险阻，从而完成伟大的事业。”

初九爻爻辞：“利用为大作，元吉，无咎。”

“为”：本义为役使动物以助劳，引申为制作、治理、学习、营作、设置、取、干、办等义。这里用引申义，相当于建设、营造等。

“作”：《说文》：“作，起也。”《广雅·释诂一》：“作，始也。”《尔雅·释言》：“作、造，为也。”《广韵·暮韵》：“作，造也。”“作”字甲骨文字形像以耜起土之形，本义当为起土。起土是为了耕作，为了建房、造城等，故作字引申为产生、始、起、建造、制定、创作、役使等义。这里用本义。“大作”就是大规模的起土，这种起土的目的只能是为了筑城、建宫殿等用。

初九爻爻辞大意为：“利用为民造福的理由来发动大型工程的兴建，是事情得以圆满完成的根本，这样做没有过错。”

“利用为大作”一句中省略了一个“益”字，应写作“利用益为大作”，这种省略是因为“益”是本卦主题的原因。这句爻辞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在办大事的时候，应当让大家感觉到所办之事是对大家都有益的事。这是非常高明的手段，因为当人们有了这种认识的时候，就会积极主动地办，漂漂亮亮地办。解放初期，农民都分得了土地，当国家提出兴修水利的号召时，农民都是非常积极地响应，原因就在于大家都相信水利工程会有利于自己。周文王兴修

观天台、周公营建洛邑也都是以此为手段，而使得工程在很快的时间里就顺利完成了，这些都是“利于为大作”的事例。作者写这句爻辞的目的是想告知受教的王子们，益是一种非常行之有效的手段，只要是真正有益于民众的事，或者说让他们相信是有利于自己的事，就能增强自己的号召力，就能使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最为圆满地完成。这是“益”的第一个好处。

初九爻爻象为“䷩”，《大壮》卦卦象。人心齐，泰山移。以利益为诱导使君民之心统一，没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国家也会因此而强大起来，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永贞吉。王用享于帝，吉。”

“或益之十朋之龟，弗克违”的爻辞，在上一卦《损》卦六五爻爻辞中已经出现，大意为：或者赐予他侯王的爵位，满足其对权利的要求，以此来纠正其违法乱纪的行为。对于统治者来说，其治理下的民众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人：顺从者和叛逆者。顺从者一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愿望得到了满足，所以拥护当权者。而叛逆者大都是利益未得到满足或权力被剥夺者，对这些人究竟应当怎么办呢？是打压还是安抚？他们既然敢于造反，就是因为他们自认为还有一些应当得到更多权利的实力和本钱。作者在此提出了满足他们合理要求，分给他们较大权利以息事宁人的办法。一个好的政治家所应当具备的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合理分配权力和利益，他们是不会随便使用武力压人的，因为武力在一般情形下只能作为一种威慑力量，是不能随便使用的。只要对方的要求不是太过分，还有其合理性，就应当尽量地满足。

“永贞吉”：永远保持这种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你不要因为分权一事耿耿于怀，不要把分权当作权益之计，而是要将其作为一个长期的政策，并永远保持这种正确的认识，才能有好的结局。否则的话，如果觉得分权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不是真心地分权给他们，就会常常抱着收权之心，就会引起冲突，造成混乱，并损坏自己诚信的形象，从而破坏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是

非常严重的事，所以要“永贞”，要真心诚意地分权。

“王用享于帝，吉。”：周王使用此方法对待商族领袖，因此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是举例说明前面所述道理的正确性。为什么说这句话是说周王和商帝的呢？因为商朝之前的国家最高统治者称为“帝”，如帝乙、帝丁等。周朝建国后则改称为“王”，如文王、武王、成王等。“享”是进献的意思，这里指周武王“益之十朋之龟”于商帝后裔，也即武王封纣王之子武庚为公，封箕子为侯及周公封微子为侯等事。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或者赐予他们为公侯的权利，以矫正其不满的情绪，从而制止他们对抗的行为。永远保持这种正确的认识，就能够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周武王正是采用了此办法来对待商帝的后裔武庚，从而缓和了周商两族之间的矛盾，取得了一个较为完满的结局。”

六二爻爻象为“䷶”，是《丰》卦卦象。丰有丰富、丰满之义。“益之十朋之龟”正是自己的权利已经丰满，从而溢出一部分，分权分利于他人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圭”：《说文》：“圭，瑞玉也，上圆下方。公执桓圭，九寸；侯执信圭，伯执躬圭，皆七寸；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皆五寸。以封诸侯。从重土。”圭是古代的一种玉器名，为贵族的信物，但为什么古人要以圭为信物，古人未说清楚。其实，圭本为古代测日影的仪器，是圭表的一部分。在南北两端竖杆测日影时，所竖的杆称为表，南北向平放在地上的尺称为圭。根据中午时日影的长短可以测定节气和一年时间的长短，古人以此确定农时，也以此确定约会的时间。王赐予贵族圭，其用途就是让他们准时赴约，故称为信物，其功用相当于现代的钟表。同时，古人也取圭的尺寸标准来命名古代的容量和重量单位。《孙子算经》说：“量之所起，起于粟，六粟为一圭，十圭为一撮。”《说苑》：“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铢，二十四铢重一两，十六两重一斤。”因此，圭实际上也是古代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准，是一个尺度。本爻辞中的“圭”字就是用其标

准、尺度之义。

“益之用凶事，无咎。”：为了有益于对方而采用可能使之遭受损失的危险方式，没有过错。这句话猛然一听，不太好接受，而仔细一想也有道理。譬如儿子做了坏事，老子为了使其改正错误而使用棍棒开打，就是“益之用凶事”，这又有什么错呢？作者自己在下一爻也有更好的举例，即“利用为依迁国”，指周公当年连哄带骗地将商遗族从商朝都城朝歌迁移至洛邑一事。

“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诚信而公正的行为，是为了告示大家应当如何遵守规则行事。“有孚中行”是指自己“益之用凶事”的这种行为所应当具有的前提条件。“有孚”即具有诚信的良好愿望。“中行”即行为以中正、公平为原则。“告公用圭”是说明“益之用凶事”的目的。“告公”：告知大家、告知公众。“用圭”：按规矩办事。由此可知，“益之用凶事”本身是以警告、警示为目的的，是为了赶其归队而抽在失群的羊羔身上的皮鞭。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为了造福于民而采用可能使其遭受损失的危险方式，没有过错。因为我们在真诚的良好愿望之下所进行的这种公正的行为，是为了告示于大家遵守规则行事。”

正如对子女的帮助并不等于溺爱一样，对民众的益也不等于只能奖不能罚，益和损是一个整体，是相互依存的，有时候为了损要使用益之道，有时候为了益也要使用损的方法。作者大概是怕遇到读死书的王子，知益而不知损，抱定“仁义”的理念不放松，而毁了江山社稷，才写这一段爻辞。

六三爻爻象为“䷲”，《震》卦卦象。震的本义就是霹雷振物。以暴制暴就是震，故有此爻辞。

六四：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

“从”：跟随、随行。

“依”：依托、顺从、按照、遵循等义。

“迁”：本义为向上移，引申为移换所在地、搬动、变更等义。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以中正的行为告示公众，是为了使其顺从。利用以上所说的方法，圆满地完成将商族遗民从其过去的都城

朝歌迁往洛邑的任务就是很好的例子。”

这段爻辞是对上一段爻辞的进一步说明。我们为什么要“有孚中行，告公用圭”呢？因为这样做是为了让他们响应我们的号召，能够服从我们的管理，能够全国一盘棋，能够步调一致。作者怕受教者不懂，又接着举例说明。他举的是迁移国都的事，这可是古代的一件非常大的事。《尚书·盘庚》详细记叙了商王盘庚劝说商民将都城迁往殷的史实，从其内容上看，由成汤到盘庚的十代人，二十位君王一共迁了六次国都，平均几十年就迁都一次，是很频繁的，而迁都又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工程，大多数人并不愿意离开已经居住习惯的故土，所以动员工作的难度相当大。《尚书·盘庚》所记载的那一次迁移就费了商王盘庚的很多口舌，可以说是恩威并举才勉强成功，有兴趣者可以去阅读原文。本爻辞所写的是指周公将商民迁往洛邑的事件，周公首先哄骗他们说就在距离商都朝歌城不远的西部建立新都，等他们到达目的地后，周公又利用商民迷信的心态，告诉他们经过占卜，这块地方不吉利，应继续西迁，这一迁就迁到了周公早就想好的洛邑。这件事的做法本身并不光彩，使用了威逼诱骗，但其主要目的是希望商民归顺周族的统治，走上正道，所以这次迁移算得上是“益之用凶事”，是“告公用圭”，也是“利用为依迁国”。

六四爻爻象为“䷗”，《复》卦卦象。复就是恢复、重新开始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

“惠”：本义为仁爱，引申为恩惠、宠爱、柔顺、赐给等义。这里用本义。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对民众怀有真诚的仁爱之心，我们的事业就可以得到大家共同的关心和支持，由此就会产生一个圆满的结局。对民众所具有的真诚和仁爱，正是我做人处事的原则。”

理解这段话的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勿问”两个字。“勿问”不是不要问，而是说可以导致大家来共同关心的意思。“勿”是招集民众之义。“问”就是探问、过问，表示关心。

这段爻辞所强调的是为君者在管理国家的时候，特别是在“益之用凶事”的时候，自己的主观愿望一定要是良好的，一定不能怀着损人利己之心去坑蒙拐骗民众，不要把自己放在民众的对立面上。而是要真诚的对待民众，要怀着关爱之心地对待民众，只有如此，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

这段爻辞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有孚惠，我德”一句。这句话非同小可，敢说此话者绝不是等闲之辈。它向我们透露了两条信息：一是作者以有德者自称；二是作者在《周易》中均是讲述的为王的道理，这句话既然以“我”为例，可见“我”应当正是为王者或曾经为王者。在周初的历史上，只有两个人有资格说此话，这两个人就是周文王和周公。而从《周易》的内容看，其时间跨度应为周灭商前夕到成王平奄国之乱这一段时期。这个时间段显然又将周文王排除在外，而正好是周公从政的时间，因此，这也是我们判断作者为周公的又一重要依据，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九五爻爻象为“䷩”，《屯》卦卦象。屯有囤积之义，“有孚惠”就是积德，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

“莫”：《说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草中。”惠栋《读说文记》：“今作莫，俗作暮。”甲骨文莫字为太阳落在草丛中，即日落的时候，也即现在的“暮”字。日落之时光线昏暗，故莫字又引申为昏暗等义。为君者如果昏暗不明就应当除掉，故莫字又常作副词用，表示否定和禁止，相当于不、不要等。这里用昏暗的引申义。

“立”：本义为人站立，引申为竖起、建树、制订、设置、确定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莫益之”：昏暗不明地帮助人。有些人好心办坏事，就是“莫益之”。现在有些好大喜功的地方官员，总是喜欢到效益较好的企业去指手画脚，以行政命令的手段要求企业盲目扩张，最终导致企业破产，就是“莫益之”。

“或击之”：或者打击对方。这是又一种不正确的管理方法。

“立心勿恒，凶。”：所确立的志向如旗帜一般飘浮不定，将会

产生灾难性的后果。“立心”是指的上一爻爻辞所说的“有孚惠，我德”的那颗善良的心。“勿恒”的“勿”即旗帜之义。“恒”有恒定、长期、总是等义。“勿恒”的意思即：总是如旗帜在风中飘舞一般飘浮不定，指管理者的喜怒无常。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在我们治国行政的时候，错误地帮助民众，甚至打击他们，这种如在风中飘舞的旗帜一般总是使人捉摸不透、喜怒无常的性格，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四十三、夬

【原文】

（卦辞） ䷪：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爻辞） 上六：无号，终有凶。

九五：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九四：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九三：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九二：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初九：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译文】

（卦辞） ䷪：要与不良的人和事划清界限，这是发自于朝廷的声音，真诚地告诫你们：“将有灾难临头。去告诉你们的国家：扰乱社会秩序者，将受到征伐。遵纪守法者，才可以得到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爻辞） 初九（䷪）：人之所以能茁壮成长，是因为懂得进与止的道理。明知道自己与朝廷抗衡只能是失败的结局，却依然要去强行对抗，将导致不良的后果。

九二（䷪）：要敬重地对待发自于朝廷的告诫。如果其行为愚蠢得如漆黑的夜晚一样昏暗，就将遭受到军队的镇压，要招集民众使之都能明白此道理，来共同为自己可能存在的不正确行为担忧。

九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外强中干的人将带

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英明的君王会因此与之决裂而征伐。如果能够与这种人划清界限，保持自己行为的端正，那么在君王征伐的时候，自己虽然也可能会受到牵连而产生烦恼，但因为自己没有过错而不会受到追究。

九四 (䷧)：屁股被打开了花，是因为他改正错误的行动迟缓而形成的。只有如被牵着的绵羊一般顺从才会让悔恨消亡，可他听到我们的告诫后却不肯相信。

九五 (䷡)：如果能像山羊独行于悬崖峭壁上一般，与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决裂，这种中正的行为没有过错。

上六 (䷋)：无视朝廷的告诫，最终将导致灾难性的结局。

【注释】

夬卦卦辞：“䷪：夬，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夬》卦卦画。由《剥》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剥》卦变为初九爻的《颐》卦“䷚”；再变为九二爻的《损》卦“䷨”；九三爻的《大畜》卦“䷙”；九四爻的《大有》卦“䷍”；九五爻的《乾》卦“䷀”；上六爻的《夬》卦“䷪”。《夬》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夬” (guai 怪)：《说文》：“夬，分决也。”夬字的本义为分割，引申为决别、割裂、分割、革除等义。这里用引申义，指与不良的人和事决裂。

上一卦为益卦，取利益民众之义，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不满足，自以为了不起，自以为还应当得到更多，于是藐视朝廷。对这种人就不能一味地迁就，而是要采用强硬的政策，所以在益卦后接夬卦，讲述如何对待这一帮叛逆者。

“扬”：扬的简体字。金文“扬”字像人双手持内盛玉器、宝珠的器皿上举示人，故“扬”字的本义为上举，引申为显露、传播、继承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号”：号命。

“邑”：诸侯国。

“戎”：征伐。

《夬》卦卦辞大意为：要与不良的人和事划清界限，这是发源于朝廷的声音，真诚地告诫你们：“将有灾难临头。去告诉你们的国家：扰乱社会秩序者，将受到征伐。遵纪守法者，才可以得到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初九爻爻辞：“壮于前趾。往不胜，为咎。”

“壮”：盛大、旺盛、强健等义。

“趾”：《尔雅·释言》：“趾，足也。”《释名·释形体》：“趾，止也，言行一进一止也。”趾的指头为脚指头。人行动的进与止取决于足的动与静，故趾字又引申为足、止等义。这里用止义。

初九爻爻辞大意为：“人之所以能茁壮成长，是因为懂得进与止的道理。明知道自己与朝廷抗衡只能是失败的结局，却依然要去强行对抗，将导致不良的后果。”

理解这句话的重点是正确理解“前趾”的含义。“前趾”是前进与后退的意思，不要理解成前面的趾头。人不是爬行动物，趾头没有前后之分，只有手脚上下之分。

这段爻辞是针对卦辞中被警告者而言的，是《夬》卦卦辞所说的“孚号”，是对搞分裂者的劝告。这段爻辞的“壮于前趾”是告诉他们：为人处事要懂得约束自己；要知道进与退；在有危险来临时，要知道悬崖勒马。否则明知道“往不胜”，却还是要鸡蛋往石头上碰，只能是自取灭亡，所以说“为咎”。

初九爻爻象为“䷋”，“颐”卦卦象。“颐”是养的意思。“壮于前趾”正是人的修养之道，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惕号。莫夜有戎，勿恤。”

“莫”：暮的古字，引申为昏暗。

“恤”：忧、忧虑。

这句爻辞不太好理解，因为按照我们现在的汉字习惯用法，这段爻辞应当译为：“惊恐地嚎叫，夜晚有敌人来侵犯，但不要担心。”敌人来了还不用担心，该睡觉的睡觉，该打麻将的打麻将，真是莫名其妙的一段话。

“惕号”就是要对告诫保持警惕，就是要重视“号”。重视什么“号”呢？就是卦辞中“夬，扬于王庭，孚号”的那一声“号”，就是“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的告诫。

“莫夜有戎”不是说夜晚有战斗。而是说愚昧无知得有如夜晚一样，就将遭受军队的镇压。其中的“莫”字是昏暗的意思。“莫夜”就是昏暗如黑夜，喻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和事。“莫夜有戎”一句与卦辞所说的“不利即戎”是同一个意思。“不利”是指不利于社会，不利于朝廷，不利于君王。站在作者所代表的君王的角度看，这种不利也就是指对方昏庸无知的行为，也就是如黑夜一般昏暗不明的行为。

“勿恤”不是不要担心。而是要招集民众让大家共同来认识其问题的严重性，共同来为自己可能存在的 incorrect 行为担忧。有了这种担忧才可能做出改正，才可能“夬”。“勿恤”一词已多次解释了，如果还不明白的话，请参读《泰》卦九三爻爻辞的注释。以此，九二爻爻辞可译为：

“要敬重地对待发源于王廷的警告。如果其行为愚蠢得如漆黑的夜晚一样昏暗不明，就将遭受到军队的镇压，要招集民众使之都能明白此道理，来共同为自己可能存在的 incorrect 行为担忧。”

九二爻爻象为“䷧”，《损》卦卦象。“损”就是损失之意，遭受打击就会受到损失，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壮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独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頄（kui 葵）”：人的颧骨部位，俗称脸面皮。

“若”：连词，相当于如果。

“濡”：沾湿、浸渍。

“愠(yun 愠)”：《说文》：“愠，怒也。”本义为含怒、怨恨。

“壮于頄”：脸上强壮。“有凶”：将产生灾难性后果。为什么呢？因为“君子夬夬”：英明的领袖要与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决裂。“夬夬”二字中的第一个夬是指“君子”与造反者决裂；第二个夬是指破坏社会秩序的人本身。脸上强壮为什么会产生灾难性后果？又为什么会遭到“君子”的打击呢？因为只有脸上强壮，而不是四肢强壮，就是外强中干；就是讲虚面子；就是打肿脸充的胖子。在朝廷严令其纠正自己的错误行为时，如果自己碍于面子，依然我行我素地装硬气好汉，不愿向朝廷低头，不愿改正自己的行为，这就是“壮于頄”。这种外强中干的行为能得到好结果吗？当然不能，所以说“有凶”。这也就是初九爻爻辞“往不胜，为咎”的另一种说法。

“独行”：独自行走。指在众人反对朝廷时，坚守正道，不随波逐流。

“遇雨若濡”：遭遇到下雨的时候，身上会被打湿。这是一句比喻，以“雨”比喻“君子夬夬”的时候，对造反者的打击。类似的比喻在《周易》卦爻辞中还有《小畜》卦卦辞及《小过》卦六五爻爻辞的“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等。“遇雨若濡”是说在众人反对朝廷时，我虽然能够“独行”，没有跟随他们造反，但在朝廷平乱时，我还是可能会受到牵连。

“有愠无咎”：有烦恼，没有过错。“有愠”是指因为受到牵连而烦恼。“无咎”是说最后的结果会因为自己的行为没有过错而不会被追究责任。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外强中干的人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英明的君王会因此与之决裂而征伐。如果能够与这种人划清界限，保持自己行为的端正，那么在君王征伐的时候，自己虽然也可能会受到牵连而产生烦恼，但因为没有过错而不会受到追究。”

六三爻爻象为“䷋”，《大畜》卦卦象。大畜就是培训大臣之义，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臀无肤，其行次且。牵羊悔亡，闻言不信。”

“臀”：人两股上端和腰相连接的部分，俗称屁股。

“肤”：皮肤。

“次”：从二从欠。二在顺序中是较一要靠后的数，而欠就是不足的意思，因此，次字的本义应为次等的、较差的、副的等义。这里指行动缓慢。

“且”：《说文》：“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横，一其下地也。”林义光《文源》：“即俎之古文……从二肉在俎上，肉不当在足间，则二横者俎上这横，非足间之横也。”王筠释例：“且，盖古俎字。借为语词既久，始从半肉定之。”且字的本义为切肉或菜时垫在下面的砧板。其本义现在已经没有人使用。且字现在一般作副词连词助词用。这里用本义，以切肉的砧板喻“臀无肤”者所受的打击。

“闻”：听见。

“臀无肤”就是屁股没有皮肤。屁股为什么会没有皮肤呢？“其行次且”：是因为他的行为迟缓而被打开了花。什么行为太迟缓呢？就是指对卦辞中所说的发源于朝廷的警告反应迟缓，没有及时地中止其反叛的行为。看起来以打屁股为惩罚的制度是由来已久了。

“牵羊悔亡，闻言不信。”：如被牵着的绵羊一般顺从才能使悔恨消亡，可他听到我们的告诫后却不肯相信。“牵羊”是比喻，以牵羊人比喻朝廷之君，以被牵之羊比喻“其行次”的阳奉阴违的诸侯。以此，九四爻爻辞可译为：

“屁股被打开了花，是因为他改正其错误的行动迟缓而形成的。只有如被牵着的绵羊一般顺从才会让悔恨消亡，可他听到我们的告诫后却不肯相信。”

这句爻辞是针对那些对朝廷的告诫阳奉阴违的投机者发出的警告。

九四爻爻象为“䷍”，《大有》卦卦象。

九五爻爻辞：“苋陆夬夬，中行无咎。”

“苋”：《说文》：“苋，苋菜也。”一种普通蔬菜。以此义解释不

通“覓陆夬夬”一句，因此，覓字疑是覓（huan 换）字之误，古人抄写时少抄了一点。“覓”：《说文》：“覓，山羊细角者。从兔足，苜声。”王筠句读：“苜，其角也；目，其首也；儿则足与尾也。似通体象形。”覓就是角细小的山羊。上一爻“牵羊悔亡”一句是以羊为喻，加之覓字与覓字仅一点之差，而以覓字可以解释通本句，故知覓当是覓字之误。

“陆”：本义为陆地，引申为大土山、陆路、高、厚等义。这里用较高的陆地义，指只有山羊才喜攀登的悬崖峭壁间的小路。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如果能像山羊独行于悬崖峭壁上一般，与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决裂，这种中正的行为没有过错。”

“夬夬”二字与九三爻爻辞所说的“君子夬夬”中的“夬夬”二字字义完全相当，所不同的是本爻的“夬夬”是指被告诫的诸侯，而九三爻爻辞是指君王的行为。这里的“覓陆夬夬”的意思也与九三爻辞所说的“独行”之义也相似，所不同的是本爻的意思是彻底地脱离逆行者，而九三爻爻辞所说则是指虽然“独行”却未能完全摆脱逆行者的控制范围。

九五爻爻象为“䷪”，《乾》卦卦象。《乾》是依天道的规律行人事的意思，故有此坚持真理，我行我素之辞。

上六爻爻辞：“无号，终有凶。”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无视朝廷的告诫，最终将产生灾难性的结局。”

四十四、姤

【原文】

（卦辞） ䷫：姤，女壮，勿用取女。

（爻辞）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九四：包无鱼，起凶。

九三：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也。

九二：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初六：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译文】

（卦辞） ䷫：人类的生育繁衍之道在于：当女孩已经发育完全之后，招集人马热热闹闹地将其迎娶回来婚配。

（爻辞） 初六（䷫）：娶回的女主人要勤于家务，有此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就有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如果好吃懒做，就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家庭会因此而贫穷，生儿养女也会感到很困难。

九二（䷫）：媳妇怀孕之后，要特别小心，不能有过错。譬如出门做客就不好。

九三（䷫）：腰腿受伤，是因为她的行为不注意而造成的。小心谨慎地生活，才不会有大的过错。

九四（䷫）：胎儿死在腹中，将可能引发危及孕妇生命的后果。

九五（䷫）：正如用枸杞作为篱笆保护瓜田一样，要精心保护和照料孕妇的生活，只有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中，胎儿才能够自然地健康成长。

如果这样做了胎儿仍然死亡，那就是天命使然，是不可抗拒的自然选择。

上九（䷫）：婴儿初生时如果是头部先出产道，就标志着顺产。孕妇的产生过程虽然会很痛苦，但不会有危险。

【注释】

《姤》卦卦辞：“䷫：姤，女壮，勿用取女。”

“䷫”：《姤》卦卦画。由《复》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复》卦变为初六爻的《坤》卦“䷁”；再变为九二爻的《师》卦“䷆”；九三爻的《升》卦“䷭”；九四爻的《恒》卦“䷟”；九五爻的《大过》卦“䷛”；上九爻的《姤》卦“䷫”。《姤》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姤（gou 狗）”：《说文新附》：“姤，偶也。从女，后声。”《广雅·释言》：“姤，遇也。”姤字为什么有偶和遇之义，古人未说清楚。观字形，姤字从女，从后。而后字甲骨文写作“𠂔”，像妇女产子之形，本义即生育，又借用为帝王妻子的名称。《释名·释亲属》：“天子之妃曰后。”大概是为了使生育之义与后妃之称有别，所以在后字旁加女字组成姤字，以表生育之义。以此，后字当为姤的本字。妇女生育应有配偶，应有男女交媾，故姤字又引申为偶、遇、遭等义。本卦卦辞中姤字取生育之义，爻辞中的姤字取遭遇之义。

上一卦为《夬》卦，以决裂为主题。分久必合，死而后生，故在《夬》卦后接《姤》卦，讲述人类的生育繁衍之道。

“壮”：本义为强盛，引申为成年、长大。

“取”：通娶。

《姤》卦卦辞大意为：“人类的生育繁衍之道在于：当女孩已经发育完全之后，招集人马热热闹闹地将其迎娶回来婚配。”

这句爻辞表面看起来很平常，但其含义却非常深刻，因为作者在此对生育之事提出了两个基本条件，这就是“女壮”和“勿用取女”。“女壮”就是女人的发育已经成熟，不能与未发育完成的女人

婚配生育。“勿用取女”即招集人马热热闹闹地迎娶，也就是明媒正娶。此两点正是文明婚姻的基础。

在《蒙》卦六三爻爻辞中，也有“勿用取女”一句，两者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蒙》卦六三爻爻辞在“勿用取女”后接着“遇金夫”一句，可知那一爻所娶的是一个有夫之妇，是抢婚。而本爻爻辞是“女壮，勿用取女”是女人刚刚发育成熟的迎娶，是未婚之女的出嫁。

初六爻爻辞：“系于金柅，贞吉，有攸往。见凶，羸豕，孚蹢躅。”

“系”：维系。

“柅(ni 你)”：《说文》：“柅，木也，实如梨。”《集韵·旨韵》：“柅，止车轮木。”《广韵·旨韵》：“柅，络丝柅。”《集韵·脂韵》：“柅，络杙。”清翟灏《通俗编·杂字》：“吴中妇女至今呼络丝趺为络柅。”《洪武正韵·质韵》：“柅，止也。”柅字本义为梨木类木质紧密坚韧，不易变形的树木名。这种木材适合于制作各种耐用品，如车闸、织梭等，故柅字又被作为车闸、织梭类名称。在本爻爻辞中，柅字为织梭类纺织用具名。织梭由于过于频繁地穿梭于织品之中，两头比较容易损坏。为防止两头的损坏，也为了减少摩擦力从而增加其滑行能力，古人往往会在其两端加上铜箍。本爻辞所说的“金柅”即是指这种加了铜箍的纺织用具，也即我们现在仍然在说的“金梭”“银梭”。在古代，金泛指所有金属。

“羸”：《说文》：“羸，瘦也。”《玉篇·羊部》：“羸，弱也。”《正字通·羊部》：“羸，困也。”“羸，缺也。”《广雅·释诂三》：“羸，恶也。”羸的本义为生病而瘦弱的羊，引申为瘦瘠、衰弱、疲惫、贫困、恶、折损等义。

“豕”：猪的古称。

“孚”：《说文》：“孚，卵孚也。从爪，从子。一曰信也。”段玉裁注：“《通俗文》：卵化曰孚……卵因伏而孚，学者因即呼伏为孚。”《说文》：“孚，信也。”徐锴系传：“孚，信也，鸟之孚卵皆如其期，不失信也。”孚字的本义为孵化。因同一种动物的蛋被孵化

的时间是大致相等的，所以又引申为诚信、守信等义。这里用本义，指人的生儿育女。

“蹢躅（dizhu 敌烛）”《说文》：“蹢，住足也……或曰蹢躅。”“躅，蹢躅也。”《广雅·释兽》：“蹢，足也。”《中华大字典·蹢》：“蹢躅”也作“蹢躅”。《玉篇·足部》：“蹢，蹢躅，不能行。”《广雅·昔韵》：“蹢，蹢躅，行不进也。”唐慧琳《一切经音义》：“蹢躅，举足而不进也。”蹢字的本义应为蹢，躅为住。“蹢躅”也即“蹢住”，停滞不前义。

“系于金柅”：以织布的金梭相联系。什么与织布的金梭相联系呢？就是在卦辞中所娶回的那个新媳妇。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说新娶回的那个新媳妇要勤于织布。从这一句话可知，男耕女织的社会分工至少在商周时期就已经形成。织布是古代家庭妇女的主要家务劳动之一，所以，作者在此所要求的“系于金柅”就不仅仅是指织布活动，而应当视为家庭劳动的代称，是勤劳的象征。

“贞吉，有攸往。”：有此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完满的结果，就有一个安居乐业的未来。

“见凶”：只看不做懒的懒媳妇会给家庭带来灾难。“见”字是对前面的“系于金柅”而言的，是说光在一旁看着别人做事，自己在一边嗑瓜子，说闲话，眼动手不动。娶回这样的懒媳妇哪有不败家的道理呢？所以说“凶”。

“羸豕”：瘦猪。猪是古代家庭财富的象征。有猪才有家，家字从宀，从豕，就是屋下有猪的意思。所以猪肥就是家富，猪瘦就是家贫。这里的“羸豕”就是家贫的意思，这就是“见”的结果“凶”的原因。

“孚蹢躅”：养育后代会感到很困难。在《周易》中，“孚”字一共出现四十二次，是一个常见字，但大多是用其诚信的引申义，而这里用的是孵化的本义，借喻人自己对后代的养育。好吃懒做就会使家庭贫穷，家庭贫穷就会带来生儿育女的困难，生儿育女才是本卦所论述的主题。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娶回的女主人要勤于家务，有此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美满的结局，就有一个温暖的家庭环境。如果好吃

懒做，就将会产生不良的后果，家庭会因此而贫穷，生儿养女也会感到很困难。”

初六爻爻象为“䷁”，《坤》卦卦象。坤的本义就是生养万物的土地。《坤》卦卦辞开头就说“坤，利牝马之贞。”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包有鱼，无咎。不利宾。”

“包”：《说文》：“包，象人裹妊，已在中，象子未成形也。”《广雅·释诂四》：“包，裹也。”包的本义为胞衣，引申为包裹、包含、包容等义。这里用本义。

“鱼”：水生脊椎动物的通称。

“宾”：本义为受到欢迎和尊重的宾客。引申为尊敬、服从、归顺、陈列、做客等义。这里用出门做客之义。

“包有鱼”的字面含义即：胞衣里面有鱼。这句话不太好懂，因为人怎么会怀上一条鱼呢？其实，鱼在我国古代是生命的代称。这个代称与至少形成于商代的我国古代五行的理论有关。依古代五行的观点，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类基本物质组成，它们之间相生相克，其中水生木，木主生，代表东方、春季等。古人为了更为直观地表述这种关系，往往取自然界的物质来做象征，龙和鱼就是古人选取的两种代表木气的动物。为什么要选它们呢？因为龙星宿初现于春季，正是木气的象征。水生木，而鱼正是由水中所生，所以鱼也就成了木的代称。它们因此都具备了木气所代表的生命、生气的性质，这也正是古人对这两种动物都十分崇拜的原因。古人有时甚至于将这两种动物并提，称为“龙鱼”或“鱼龙”。后来大概是鱼太普遍，而龙更神秘的原因，人们只崇拜龙而不再崇拜鱼。但在庙里还是留下了一些遗迹，如和尚一天到晚在那里敲的东西称为“木鱼”，屋檐下悬挂着的也是木雕刻的鱼等。和尚敲木鱼的目的是为了超生。所谓超生也就是超度亡人到彼地去投生，求的正是与死气相对的生气，所以要敲木鱼。由此，我们知道鱼在我国古代是生命、生气的象征。本爻辞所说的“包有鱼”的鱼字正是用生命之义。“包有鱼”的意思也就是娶进门的媳妇已经怀孕。

“无咎”：不能有过错。

“不利宾”：不利于出门做客。这是对“无咎”的举例说明。古代道路状况不太好，交通工具也落后，出门做客难免受颠簸和风寒，对孕妇而言肯定吃不消，搞不好就会流产。因此，作者特别强调不利于行此事。这句话只是举例说明，并不是说只有此事不好。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媳妇怀孕之后，要特别小心，不能有过错。譬如出门做客就不好。”

九二爻象为“䷆”，《师》卦卦象。“师”就是出征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臀无肤，其行次且。厉，无大咎也。”

“臀无肤，其行次且”一句在上一卦中已经出现，我们解释为：“屁股被打开了花，是因为他的行为缓慢造成的。”这一句以孕妇为题，当然不会有人来打她。这句爻辞应当是指怀孕期间不注意保养而伤了腰腿。一般而言，孕妇在月份重以后，本来就感到腰腿无力，稍不注意，就会闪腰，造成“臀无肤”的结果。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厉，无大咎。”：小心谨慎地生活，才不会有大的过错。“厉”的本义为磨刀石，引申为磨砺、勉励之义，指生活中要处处小心，不要从事重体力劳动，不要“为宾”等。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腰腿受伤，是因为她的行为不注意而造成的。小心谨慎地生活，才不会有大的过错。”

九三爻爻象为“䷭”，《升》卦卦象。升有上升，登高等义，出怀就是升。月份重之后要格外珍重，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包无鱼，起凶。”

“起”：引发、兴起。

“包无鱼”就是胞内没有生命，就是胎儿死于腹中。这种事的发生在医学尚落后的古代往往造成孕妇的死亡，所以，作者说“起凶”，将引发灾难性后果。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胎儿死在腹中，将可能引发危及孕妇生命的后果。”

九四爻爻象为“䷟”，《恒》卦卦象。“恒”就是恒定不变的意思。

思，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

“杞”：《说文》：“杞，枸杞也。”杞的本义是枸杞树的名称。

“含”：包含、包藏未露。

“陨”：本义为从高往下坠落。坠落就易损坏，故引申为毁坏、失去、死亡等义。

“天”：本义为人的额部，引申为天空、自然、天气等义。这里用引申义，泛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

“以杞包瓜”：以枸杞包围瓜田。枸杞为带刺的小灌木，以枸杞包围瓜田是为了防盗及动物的侵扰。现在的农村，以枸杞作为园田的篱笆仍然很普遍。这种篱笆因为枝条密集并带无数坚硬的刺，其防护作用很有效。“以杞包瓜”的爻辞是比喻，比喻对待孕妇应像对待诱人的瓜田一样给她提供较好的保护，以免其受到伤害。

“含章”：包含的东西会自然成熟。这是指胎儿的成长。“章”的本义是指一个完整的乐章，古代的音乐所模仿的是自然变化的规律，是气。故完整的乐章即象征生命成长的完整过程；象征胎儿从受精到出生的全过程。“含章”是一个自然的生长过程，是别人帮不上忙的。男人所能做的就是“以杞包瓜”，给孕妇创造一个尽可能安全的环境，别伤害她。

“有陨自天”：如果这样做了，婴儿却仍然死亡，这种死亡就不是他们自己的过错，而是天命使然，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正如用枸杞作为篱笆保护瓜田一样，要精心保护和照料孕妇的生活，只有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中，胎儿才能够自然地健康成长。如果这样做了后胎儿仍然死亡，那就是天命使然；是不可抗拒的自然选择。”

九五爻爻象为“䷛”，《大过》卦卦象。《大过》卦中间四爻像田，上下二爻像篱笆，故有“以杞包瓜”之喻。同时，大过的意思是负载大大地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故有“有陨自天”之辞。

上九爻爻辞：“姤其角，吝，无咎。”

“角”：角的本义为有蹄类动物头顶或鼻前所生的骨状突起物，引申为人的额骨、形状像角的东西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姤其角”的字面意思为：遭遇到他的额头。这是指孕妇的生产。胎儿出世时大都是头部先出产道，这也是顺产的标志。胎儿新生，故称为“姤”。“其”指胎儿。这是站在父亲的立场上看婴儿。

“吝”：行难。指产妇生产过程的痛苦。

“无咎”：没有过失，会顺利地产生。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婴儿初生时如果是头部先出产道，就标志着顺产。孕妇的产生过程虽然会很痛苦，但不会有危险。”

四十五、萃

【原文】

（卦辞） ䷬：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爻辞） 上六：赍咨涕洟，无咎。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九四：大吉，无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初六：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译文】

（卦辞） ䷬：人才的聚集是有益的。在君王推翻腐朽的旧政权，建立新的朝廷的时候，利于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支持，所以说人才的聚集是有益的，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用最大的诚意来敬重所聚集的人才，就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就有利于获得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爻辞） 初六（䷬）：对人民有诚信之德却不能坚持到底，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就会有贤良之人为了商讨救国救民之计而在混乱中聚集。如果在这种时候发出推翻暴君、改换朝廷的号召，只要能使民众团结在一起，就可以达到目标，取得使人为之鼓舞的胜利。为了民众共同的愿望而采取的夺权行为，没有过错。

六二（䷬）：带领民众拨乱反正，以恢复过去安居乐业的

生活，没有过错。有诚信之德的人就可以利用他的高尚品德来主持政权。

六三（䷬）：大家聚集在一起却又对除暴安民的革命行动犹豫不决，仅仅是为世道的没落而叹息，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参与这种行动也没有过错，但会产生小的遗恨。

九四（䷪）：推翻暴政，取而代之是最完满的结局，没有过错。

九五（䷬）：朝廷命官聚集在一起造暴君的反，没有过错，因为他们不正确的行为方式是为了达到拨乱反正的高尚目的。自始至终都能够保持这种正确的观念，就不会留下悔恨。

上六（䷬）：抓住被推翻的昏君而讯问他：为什么要施行暴政？使其羞愧而流泪，没有过错。

【注释】

《萃》卦卦辞：“䷬：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萃》卦卦画。由《大畜》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大畜》卦变为初六爻的《蛊》卦“䷑”；再变为六二爻的《艮》卦“䷳”；六三爻的《剥》卦“䷖”；九四爻的《晋》卦“䷢”；九五爻的《否》卦“䷋”；上六爻的《萃》卦“䷬”。《萃》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萃（cui 萃）”：《说文》：“萃，艸儿。”朱骏声通训定声：“萃，按：草聚儿。”《集韵·太韵》：“萃，草盛儿。”萃字从草，从卒。《玉篇·衣部》：“卒，众也。”萃字的本义为草丛生貌，引申为类、群、聚集等义。这里用聚集之义。

上一卦为《姤》卦。《姤》有相遇之义。相遇之后就可以聚集在一起，故在《姤》卦后接《萃》卦，讲述聚众的道理。

“假”：借。

“庙”：廟的简体字。《说文》：“庙，尊先祖儿也。”《尔雅·释

宫》：“室有东西厢曰庙。”《六书故·工事一》：“宫前曰庙，后曰寝。今王宫之前殿，士大夫之听事是也。”庙字从广，从朝。广字的本义为依山而建的房屋。朝字的本义为早晨。古人行事力求遵从天道，故日出而作。朝廷为官者也是从日出的卯时开始议事，所以称为“点卯”或“上朝”。故朝字又引申为会聚、召集、见等义。由此而知，庙字的本义当是古代君王及士大夫议事的殿堂。从考古资料上看，古代宫殿一般较为简单，前庙后寝的说法较为可信，同时，祖宗牌位也供于主室，后来随着宫殿的扩建，宫殿的功能逐渐增多，供祖先及议家事、议国事的地方才分开来，庙则成了家庙的专用词。在《周易》成书的时代，庙的主要功能应为议事的殿堂，也即朝廷，这正是本卦卦辞中的庙字之义。

“牲”：《说文》：“牲，牛完全。”《字彙·牛部》：“牲，祭天地宗庙之牛完全曰牲。”牲为古代供祭祀用的全牛，引申为泛指家畜。这里用本义。

这句卦辞一共三句话，第一句“萃，亨。”是对萃所代表的人才聚集所作的肯定；第二句“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是进一步解释为什么说“萃”就“亨”；第三句“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是对“萃”而后“亨”所需的前提条件所作的说明。

“萃，亨。”：聚集人才是亨通的。有什么亨通呢？“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君王借别人的朝廷为自己所用的时候，利于聚集到足够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所以说亨通，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王假有庙”的字面含义就是君王借别人的殿堂为自己的殿堂；借别人的朝廷为自己的朝廷。在《周易》中，王均指周君，而比周君的庙更大的只有商帝的庙，所以，这句话应当是以文王夺取商帝帝位为背景而发的。“王假有庙”的意思就是：周王推翻商帝取而代之的时候。“利见大人”：利于得到人才的支持。“亨”：亨通、有益。如何才能萃，才能得到人才的支持呢？“用大牲，吉，利有攸往。”：以最大的诚意来对待别人，就可以得到一个完满的结局，就可以获得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用大牲，吉”的字面意思是用大的全牛来着为祭品，就可以获得一个完满的结局。以全牛祭祀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这一句“用大牲”正是比喻对

待来“萃”的“大人”要以最大的诚意相待，要最大限度地尊重他们。以此，萃卦卦辞可译为：

“人才的聚集是有益的。在君王推翻腐朽的旧政权，建立新的朝廷的时候，利于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支持，所以说人才的聚集是有益的，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用最大的诚意来敬重所聚集的人才，就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就有利于获得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

初六爻爻辞：“有孚不终，乃乱乃萃。若号，一握为笑。勿恤，往，无咎。”

“乱”：乱的简体字。本义为整理蚕丝。蚕丝混乱且需要整治，故乱字又引申为治理、动荡、杂乱、混淆、叛乱等义。本爻辞用混乱及需要整治之义。

“握”：握持、执持、屈指成拳。

这是一段比较长的爻辞，爻辞共分为三句话。第一句是“有孚不终，乃乱乃萃。”大意是：有诚信而不能坚持到底，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就会有贤良的救世主聚集起来以求整治乱世。“有孚不终”是针对商帝而言的。商帝开国之君成汤及其大多数继任者都是很好的君王，是“有孚”之君，但到了帝辛“纣王”这一代就开始昏庸腐败，就“不终”了。君王德行“不终”，社会就会发生混乱。社会发生混乱，就会有贤达之人聚集以求救世之策，所以说“乃乱乃萃”。“乃”：就是的意思。

第二句是“若号，一握为笑。”大意为：如果发出推翻暴君、改革朝政的号召，只需要一收紧拳头，就可以取得夺权的胜利。“一握为笑”是比喻，一方面是以“握拳”象征人员的聚集；一方面以“握拳”这个简单的动作象征夺权的简单和攻击的准备动作完成。“为笑”是描述获胜后的喜悦心情。这句话是想表达乱世出英雄的意思。

第三句是“勿恤，往，无咎。”大意为：当大家具有推翻旧政权的共同心愿时，所采取的行动没有过错。“勿恤”是聚集民众共同关心之义。“往”是指“一握为笑”的夺权行为。这种行为以封

建社会的道德标准而言，是大逆不道的，是应当“有咎”的。而作者以为“无咎”，充分说明了作者所持的是“有德则王”的政治观点，这种观点对我们判断《周易》作者将起到旁证的作用。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对人民有诚信之德却不能坚持到底，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就会有贤良之人为了商讨救国救民之计而在混乱中聚集。如果在这种时候发出推翻暴君、改换朝廷的号召，只要能使民众团结在一起，就可以达到目标，取得使人为之鼓舞的胜利。为了民众共同的愿望而采取的夺权行为，没有过错。”

初六爻爻象为“䷮”，《蛊》卦卦象。蛊的本义为木器中生虫，正是内部腐败的象征，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引”：本义为开弓，引申为延长、导引、带领、避开、招致等义。这里用带领、领导之义。

“禴（yue 悦）”：周朝夏祭名。

“引吉，无咎。”：引向完满的结局，没有过错。“引吉”是指上一爻所述的“一握为笑”的治乱行为，可译为：带领民众恢复安居乐业的环境，没有过错。为什么没有过错呢？“孚乃利用禴”：有诚信之德的人就可以利用他的高尚品德来主持夏祭。这里所说的禴是以偏概全，应指整个祭祀活动。古代祭祀的实质是为了遵循天道的规律而行人事，主祭者只能是一国之君，因此，这里的“用禴”之意也就是主持国政的意思。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带领民众拨乱反正，以恢复过去安居乐业的生活，没有过错。有诚信之德的人就可以利用他的高尚品德来主持国家政权。”

六二爻爻象为“䷳”，《艮》卦卦象。艮的本义为反观、回顾，对推翻旧政权的行为重新评价正是此意，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如”：语助词，形容犹豫不决的样子。

“嗟”：叹词，表示感叹、叹息声。

“萃如嗟如，无攸利。”：聚集在一起为世道的没落而叹息，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上一爻辞说“引吉”，肯定了在君王无德时，可以站出来领导大家推翻暴政。但这个领导不是随便什么人就可以当好的，他需要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要敢于举旗号召。如果大家都起来了，而这个领导却缩头缩尾，缺乏领袖的魄力，还企图改良而不是革命，就不行。“嗟如”就是优柔寡断的行为。大家聚集在一起对暴君评头论足，摇头叹息，最多是提出一些改良的建议，而不敢下除暴安民的决心，就是“嗟如”。这种行为不仅对改革无益，而且还容易引起当权者的猜疑和嫉恨，所以说“无攸利”，既不会带来安宁，也不会带来利益。

“往，无咎，小吝。”：去组织或参加这种活动也没有过错，但会带来小的遗憾。“往”是指参与“萃如嗟如”之类的活动。“小吝”是说这种行为会使夺权的良机丧失而后悔。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大家聚集在一起却又对除暴安民的革命行动犹豫不决，仅仅是为世道的没落而叹息，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参与这种行动也没有过错，但会产生小的遗憾。”

六三爻爻象为“䷖”，《剥》卦卦象。剥就是剥落的意思，叹息的行为不可取，应当排除，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大吉，无咎。”

九四爻爻辞字面含义为：“最圆满的结局，没有过错。”什么“大吉”呢？作者只下了判断词，而省略了主语。这个主语我们只能从爻象中去寻找。九四爻爻象为“䷖”，是《晋》卦卦象。晋的本义为投入人器，引申为进入等义。《晋》卦卦爻辞的取意为周族如何渗入商族内部。因此，九四爻爻辞的主语应为“推翻暴政，取而代之。”是对九三爻爻辞“萃如嗟如”的反向行动。依此，九四爻爻辞可译为：

“推翻暴政，取而代之是最圆满的结局，没有过错。”

九五爻爻辞：“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贞，悔亡。”

“位”：《说文》：“位，列中庭之左右谓之位。从人、立。”甲、

金文位、立同字，位为后起字。其本义为朝廷中群臣的位列，引申为所在的位置、职位、官爵爵次、等级等义。

“匪”：行为不正的人或事。

“元”：始、第一、开头。

“永”：久远、永久。

“萃有位，无咎，匪孚。”：朝廷命官聚集在一起造暴君的反，没有过错，因为他们不正确的行为是为了达到高尚的目的。“萃有位”就是聚集造反者是有爵位的人，是诸侯、士大夫。按常理，这些人都曾经受到当权者的恩宠，是既得利益者，是不应当造反的。他们如果造反就是以臣弑君，是大逆不道的行为，是应当“有咎”的。为什么会“无咎”呢？作者接着解释说“匪孚”：不正确的行为方式是为了达到诚信的目的。作者以为在位者造反虽然不正确，是“匪”之道，但只要其目的是正确的，是为了纠正暴君的“有孚不终”的“孚”道，就可以“无咎”。在方式与目的之间，作者更看重的是目的。而方式的正确与否正是九三爻爻辞所说“萃如嗟如”者心中的顾虑，只有消除了这个顾虑，才能放开膀子大干一场。周族革商王之命时遇到的也是这同一个问题。《淮南子·道应训》记载：周武王曾经向姜子牙请教此问题，武王问：“寡人伐纣天下，是臣杀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恐后世之用兵不休，斗争不已，为之奈何？”武王是商王帝辛的臣子，是不应当攻击商王的，以理说不过去，因为不符合当时的道德观念，所以武王有此顾虑。姜太公回答说：“甚善，王之问也。夫未得兽者，唯恐其创之小也。已持之，唯恐伤肉之多也。王欲久持之，则塞民于兑，道全为无用之事，烦忧之教。”意思是说：你问的非常好啊。打猎时深怕猎物伤得不够厉害而让野兽跑了。得到了猎物又怕猎物伤得太重，使好肉不多而没有了收获。你想坐稳打下的江山，把人民的口堵住就行了，什么道啊，德啊，都不要当真，都是做给人看的，是多余的说教。姜太公的回答较这一段爻辞所说的“匪孚”更深一层，是说其目的是否好都没有关系，只要别人相信你的目的是好的就行了。作者的思想境界较谋略家姜太公要高一点点。而孤竹国太子伯夷、叔齐则正是此问题想不开，才与周武王决裂，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上。

“元永贞，悔亡。”：从开始到永远都能够保持这种正确的认识，就不会留下悔恨。“元永贞”是自始至终就有此正确的认识的意思。“悔亡”是说如此这般地去做就不会因为错过了推翻暴政的最佳时机而后悔。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朝廷命官聚集在一起造暴君的反，没有过错，因为他们不正确的行为方式是为了达到拨乱反正的高尚目的。自始至终都能够保持这种正确的观念，就不会留下悔恨。”

九五爻爻象为“䷋”，《否》卦卦象。否就是不准说话、言路闭塞之义。对此一意孤行的昏君就应当遗弃，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赍咨涕洟，无咎。”

“赍(ji 机)”：《字彙补·具部》：“赍，俗齎字。”《说文》：“齎，持遗也。从贝，齐声。”《广雅·释詁三》：“齎，持也。”赍同齎，本义为抓住而后遗弃。

“咨”：《说文》：“咨，谋事曰咨，从口，次声。”本义为询问。

“涕”：《说文》：“涕，泣也。”《一切经音义》三：“涕，泪也。”《玉篇·水部》：“涕，目汁出曰涕。”涕字的本义为眼泪。

“洟”：《说文》：“洟，鼻液也。”本义为鼻涕。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抓住被推翻的昏君而讯问他：为什么要施行暴政？使其羞愧而流泪，没有过错。”

四十六、升

【原文】

(卦辞) ䷭：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爻辞)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六五：贞吉，升阶。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九三：升虚邑。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初六：允升，大吉。

【译文】

(卦辞) ䷭：提拔重用追随者，是事业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在会见有才德的领袖时，应当运用这种方法作为鼓励。有了大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关心其事业，依从天道的规律而进行的征战就会取得圆满的结局。

(爻辞) 初六 (䷎)：承诺提拔、重用追随者，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九二 (䷢)：有诚信的高尚品德，就可以利用这种为众人所赞扬的品德来担当起管理国家的重任，这样做没有过错。

九三 (䷖)：封官许愿的承诺是将革命成功后可能取得的成果，按地理位置划分给参与者使成为各自的势力范围，提前产生未来的诸侯国和其国君。

六四 (䷊)：周文王在岐山时自封为王就是很好的自我提升的例子，事实证明他这样做的结局是圆满的，没有过错。

六五(䷭):有了以上的正确认识,就会有完满的结局,就可以登上天子之位。

上六(䷭):隐蔽地发展革命的组织工作,将有利于使推翻暴君的正义行动蓬勃发展。

【注释】

《萃》卦卦辞:“䷬:升,元亨,用见大人。勿恤,南征吉。”

“䷬”:《升》卦卦画。由《无妄》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无妄》卦变为初六爻的《否》卦“䷋”;再变为九二爻的《讼》卦“䷅”;九三爻的《姤》卦“䷫”;六四爻的《巽》卦“䷸”;六五爻的《蛊》卦“䷑”;上六爻的《升》卦“䷭”。《升》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升”:《说文》:“升,十龠也。从斗,亦象形。”林义光《文源》:“升,斗所象形同,因加一画为别耳。”高鸿缙《中国字例》:“此升起之升字,倚斗画其已挹取有物,而升上倾注之形……托以寄升起之意。动词。后世借为十合之名,非本义也。”《正字通·十部》:“升,登也。”“升,十合器也。”升字的本义为古代的量具,以升挹物有提起和献物义,故引申为上升、登、进献等义。这里用提升义。

上一卦为《萃》卦,取人才聚集、图谋革命义。革命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所以要对这些来参与革命的人加官晋爵,他们才肯为之卖命,故在《萃》卦后接《升》卦,讲述如何以加官晋爵、提拔重用为手段来获取大家的支持。

“升,元亨,用见大人。”:加官晋爵,是事情得以顺利发展的根本,要以此种方法去会见德才兼备的能人。“升”在此被作者当作见面礼在使用。

“勿恤,南征吉。”:万众一心,往南征战就可以取得完满的结局。“勿恤”的本义是招摇聚众的旗帜,使大家一起来共同关心的意思,也就是万众一心的意思。这是升官晋爵后的结果,大家绑在一条船上了,就都会为将可能分享的成果而努力。“南征吉”的字面含义是:往南方征战会取得成功。这一句话有问题,难道往东

征、往西征、往北征就“不吉”吗？而且就周族当时的政治格局来说，周族所在地的南方均为周族的盟友，都是参与灭商行动的主力，所以也不应当“南征”去打盟友，可见这句话不能理解成“往南征战”。不是此意又能是什么意思呢？只有一种可能，这就是其中的“南”字不是指方位，而是指属性。在古代的五行学说中，南方属火，与夏天相对。而在上一卦六二爻和本卦九二爻爻辞中，都有“孚乃利用禴”一句，而禴就是指夏祭。古人的观点认为：人的行为应当效法天，而天的规律是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以，古人行军打仗往往要选择夏季这个主生长的季节里进行，实际上也只有此季节才最适合于行军作战，因此，所谓“南征吉”应当是顺应天道而征战的意思。以此，升卦卦辞可译为：

“提拔重用追随者，是事业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在会见有才德的领袖时，应当运用这种方法作为鼓励。有了大家齐心协力地共同关心其事业，依从天道的规律而进行的征战就会取得圆满的结局。”

初六爻爻辞：“允升，大吉。”

“允”：承诺、许可。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承诺提拔、重用追随者，会得到非常好的结果。”

“允升”就是许愿封官。给谁许愿呢？给上一卦《萃》卦中聚集在一起准备跟随其造反的仁人志士。“大吉”：非常好的结果。正义的事业归正义的事业，要人放弃现有的安稳生活提着脑袋跟你干，完全没有好处，还是另请高明。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如果没有钱，饼子总要画一个。“允升”就是画饼子，先许一个不花钱的愿，让追随者在其高举的正义的旗帜下冲锋陷阵时，心中同时还惦记着这个画饼，其斗志一定会更高昂，所以说“大吉”。

初六爻爻象为“䷋”，《否》卦卦象。否字的本义当为言路不通，引申为闭塞、阻隔不通等义。暂时做不到没有关系，画饼同样可以充饥，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孚乃利用禴，无咎。”

这一段爻辞与上一卦六二爻爻辞完全相同，其大意为：“有诚信的高尚品德，就可以利用这种为众人所赞扬的品德来担当起管理国家的重任，这样做没有过错。”

上一爻爻辞是给别人封官许愿，这一段爻辞则是说给自己也要找一顶高帽子戴上。“禴”就是夏祭。“利用禴”就是主持夏祭。这种主持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干的，只有一国之君才有资格，所以这一段爻辞实际上是在说给自己也提升提升。譬如周文王本来只是商帝的臣子，封号为“西伯”，但这个称号的权力有限，不能为别人封侯，所以他就在姜太公的帮助下，装神弄鬼地筑灵台，自封为“周王”，这就是“利用禴”。

九二爻爻象为“䷥”，《讼》卦卦象。讼就是争论、争辩的意思。“利用禴”实际上是在争辩谁更适合于为王的问题，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升虚邑。”

“虚”：虚空。

“邑”：本义为有人聚居的地方，后指国、国都、大城市等。这里当是指诸侯国。

“升虚邑”三个字去掉中间的一个“虚”字，就是“升邑”。“升邑”也就是封土建国，这正是初六爻“允升”的实质内容，从两个字可知所谓“允升”不是一般的升，而是封侯。“升虚邑”则是说所封之国并不能马上去就任，还只是画在墙上的一个饼子，还要等到手之后才能算得了数。或者说所谓“升虚邑”也就是将革命后可能取得的成果、可能产生的利益提前就分配清楚，这样做既可以激发大家的斗志，又可以使大家明确自己的分工，就可以免得今后分赃不匀打破头。本爻爻辞实际上是在解释如何办到初六爻辞所说的“允升”。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封官许愿的承诺是将革命成功后可能取得的成果，按地理位置划分给参与者，使之成为各自的势力范围，提前产生未来的诸侯国与其国君。”

九三爻爻象为“䷵”，《姤》卦卦象。姤字的本义为生育。而生育也就是无中生有，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岐山”：山名，在今陕西省岐山县境内，是周族倾商前的主要根据地。

“王用亨于岐山”是“王用升亨于岐山”的省略写法，指周文王姬昌自封为王的事。姬昌的爵位为“西伯”，是商王封给他父亲王季的。父亲死后，姬昌世袭。古代爵位一共有五等：公、侯、伯、子、男。“伯”属于中等国的爵位称号，在姬昌父亲的时代，这个爵位是与周国的地位相当的。经过他们父子二代人数十年的努力，到姬昌晚年时，这个封号明显太小，而且，这时的周族已经可以和商族对峙，具备了取而代之的实力，于是在姬昌从商纣王的牢中放出后，他开始自称为王，公开与商王叫板。他的这种行为就是一种自我提升，是九二爻爻辞所说的“孚乃利用禴”，或者说这句爻辞也就是进一步解释九二爻爻辞应当如何“利用禴”的。周文王的行为实际上是为造反者树立了一面旗帜，使不满商王的造反者找到了一个集合地。事实证明这面旗帜的树立是非常好的，使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聚集了大量的人气，从而“小国感其德，大国畏其威”地快速埋葬了商王朝，因此，作者在此下了“吉，无咎。”的断语。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周文王在岐山时自封为王就是很好的自我提升的例子，事实证明他这样做的结局是完满的，没有过错。”

六四爻爻象为“䷵”，《巽》卦卦象。巽的本义为君王发令，百官听命，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贞吉，升阶。”

“阶”：高台阶。

“贞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完满的结局。这个正确的认识也就是前四段爻辞所说的封官许愿和自我提升。

“升阶”：上升到台阶之上。这里的“升阶”应当是指上升到真

正的王位之上。《礼记·明堂位》：“明堂也者，明诸侯之尊卑也……昔者，周公朝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负斧依南乡而立。三公中阶之前，北面东上；诸侯之位，阼阶之东，西面北上；诸伯之国，西阶之西，东南北上……”明堂是古代帝王朝会诸侯的地方，筑于高台之上，有四面台阶相连。在朝会时，天子居中，其余诸侯依其地位按一定的规定分别从四面而上，排列有序。“升阶”在此就是指天子升于台阶之最上部的意思。《礼记·文王世子》说：“成王幼，不能莅阼。”其中所说的“莅阼”与“升阶”的意思同，也就是临朝、登基之义。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有了以上的正确认识，就有一完满的结局，就可以登上天子之位。”

这一爻实际上是讲述的自助者才能得到天助，先有理想然后才能实现理想的道理，没有前面的“允升”“升虚邑”“孚乃利用禴”“王用亨于岐山”之类对别人的提前分封及自我拔高，又那有现在的周王天下。

六五爻象为“䷥”，《蛊》卦卦象。蛊字的本义为木制器皿里面生蛀虫，引申为人体内部生虫、蛀虫、害人的邪术、蛊惑、诱惑等义。当对手的內部彻底腐烂之时，就是我们取而代之之日。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冥升，利于不息之贞。”

“冥”：《说文》：“冥，幽也。从日，从六，一。声。日数十，十六日而月始亏，幽也。”《广雅·释训》：“冥，暗也。”观字形，冥字从一，从日，从六。一是覆盖的意思。日就是太阳。六为断开的大（张开四肢的人）字，会衰败之义。因此，冥字的本义当为阳气被覆盖而衰败，引申为昏暗、覆盖、迷惑等义。这里用覆盖义。

“息”：停止、休息。

“冥升”：冥升就是暗升。前面说的封官许愿也好，自封为王也好，在一开始都不宜大张旗鼓地进行，而是应当在暗中发展，这就是“冥升”。为什么要这样呢？“利于不息之贞”：利于其正确的革命行动不停息地发展。因为明升不利于在道义上得到民众的支持，

还容易过早地暴露目标，从而招致对手的打击。而尚在计划中的革命只是星星之火，是经不起当权者的打击的，所以在此问题上宜暗不宜明，要秘密地进行。《史记》上说周文王与姜太公在灭商前夕“阴谋修德”，就是“冥升”的一种表现。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隐蔽地发展革命的组织工作，将有利于使推翻暴君的正确行动蓬勃发展。”

四十七、困

【原文】

（卦辞） ䷮：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爻辞）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九五：劓刖，困于赤绁，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六三：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译文】

（卦辞） ䷮：处困境之时，要对如何顺利地走出困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德兼备的贤良之人身处困境之时，可以有一个良好的结局，因为他处理事情的方法正确，没有过错。处困境之时，即使是有理可辩，也不能取信于人。

（爻辞） 初六（䷮）：在处境艰难的原因根深蒂固、错综复杂，而难以缓解时，应远走高飞，躲藏到远离对手的深山老林中去，让其长时间里不能见到自己。

九二（䷮）：在生活困难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君王需要帮助而授予征战权力的要求，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向其表示敬重和顺从。征战的结局虽然不好，但为了缓和与君王的矛盾，从而摆脱生活的困境，这样做也没有过错。

六三（䷮）：被困于穷山恶水之中处境艰难的时候，如果没有征战的实力，而是仅仅凭借微不足道的武器，就去征战敌人的堡垒，是不会取得胜

利的，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九四（䷧）：接受君王征战的任命后不可操之过急，因为制造武器和兵车的战争准备工作需要时间。这种准备工作可能会产生一些遗憾，但由于我们作好了战争的准备而会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九五（䷥）：当征战的过程中出现较大的伤亡时，内部会因为当初接受君王这个征战的命令而发生矛盾，因为这时就会有人说：我们将获取的利益是用过多的牺牲为代价换取的。

上六（䷮）：人在艰难困苦时期的状况，就有如受困于藤蔓之中，或像立于悬崖成为别人箭靶子的跛子一样左右为难，这就叫做有所行动会产生麻烦而后悔，不行动也会有麻烦存在而后悔。而接受君王的征战之命，将终究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注释】

《困》卦卦辞：“䷮：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困》卦卦画。由《贲》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贲》卦变为初六爻的《艮》卦“䷳”；再变为九二爻的《蛊》卦“䷑”；六三爻的《蒙》卦“䷃”；九四爻的《未济》卦“䷿”；九五爻的《讼》卦“䷅”；上六爻的《困》卦“䷮”。《困》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困”：《说文》：“困，故庐也，从木在口中。”《广雅·释诂》：“困，穷也。”《广雅·释诂一》：“困，极也。”农时寄居田野的棚舍称为庐。“故庐”就是过去使用过，现在已经被遗弃不用的棚舍。庐本来简陋，树枝草秆四周围盖而成，这种简易棚舍中因为长期无人居住而生出了杂草就是“困”。草生庐内，因阳光不足而难以长大成材，故有穷困义，并引申出围困、窘迫、艰难等义。

上一卦为《升》卦，《升》卦取求上进之义。而政治生活中的

所谓上进是相对而言的，你进别人就得退，因此上进并不容易，往往会遭受到重重的阻力，特别是来自于将失去既得利益的一方所采用的围追堵截，因此会在升的过程中经常地感到处境艰难，所以在《升》卦后接《困》卦，讲述如何突破重围、走出困境而升的办法。

“困，亨贞。”：处困境之时，要对如何顺利地走出困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困”是处于窘迫的境地之时，绝对不“亨”，所以这里的“亨”字不是判断词，而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和期待，意思是顺利地走出困境。“贞”：正确的认识。

“大人吉，无咎。”：才德兼备的贤良者身处困境之时，可以有一个良好的结局，因为他处理事情的方法正确，没有过错。这一句是解释为什么要“困，亨贞。”要对解困的办法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换一句话说，如果不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没有“大人”的手段，就不会“吉”，也不会“无咎”。

“有言不信”：自己所说的话别人不相信。这是表明了处困者的艰难处境。是说处困境之时，花言巧语是不起多少作用的，关键看自己的应变能力。

《困》卦卦辞大意为：“处困境之时，要对如何顺利地走出困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德兼备的贤良之人身处困境之时，可以有一个良好的结局，因为他处理事情的方法正确，没有过错。处困境之时，即使是有理可辩解，也不能取信于人。”

一般说来，人处被孤立的困境时，总是希望用言语的解释来换取对方的信任，从而解围。但事情上这种解释收效甚微，有时甚至是越解释越糟糕，越是使对方反感。所以作者一句“有言不信”真的是世事洞明，精辟之极。“有言不信”是一声棒喝：你别做梦靠自我辩护来洗清冤枉，更不要满腹委屈地怨声载道，也不要喋喋不休地找人诉说，都没有用。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做才能走出困境呢？“大人吉，无咎。”像手段高超的“大人”一样去做就不会有问题了。“大人”又是如何做的呢？爻辞有说明。

初六爻爻辞：“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岁不覿。”

“臀”：人或某些动物背部两股上端和腰相连接的部分。俗称屁

股。

“株”：《说文》：“株，木根也。”徐锴系传：“入土曰根，在土上者曰株。”本义为露出地面的树根、树干或树桩。

“幽”：隐蔽、深远。

“谷”：两山之间的水流或水道，引申为两山之间的狭长而有出口的地带等义。

“覷（di 敌）”：覷的简体字。《说文新附》：“覷，见也。从见，卖声。”《尔雅·释诂上》：“覷，见也。”古人以为覷与见同义，其实见字字意明了，字形简明，如果两字同义，根本就不用再发明覷字来替代，所以见字不应当是覷字的本义。覷字从卖，从见。卖的意思是以物换钱，引申为炫耀，均有主动示人之义，所以覷字的本义当是显示、现出，见只能是引申义。这里的覷就是用其本义，指隐藏者主动现身。

“臀困于株木”：屁股受困于树根。这是一句比喻。“臀”是人坐下时接触座位的部位，作者正是以“臀”比喻人所处的位置。“株木”的本义是暴露在地面上的树根，比喻受困的原因复杂、久远有如古树盘根错节的树根。“臀困于株木”的大意应为：处境艰难的原因根深蒂固、错综复杂。

“入于幽谷，三年不覷。”：进入到隐蔽的深谷中躲藏，很长时间也不让他们看见。这是“臀困于株木”的解决办法，因为矛盾太深难以缓和，在打不赢时也就只有跑，惹不起躲得起。躲得远远的，而且很长时间不出来，让你看不见，找不着，也就可以优哉游哉地躲过这一劫了。“三年”不是实指，是表示很长时间的意思。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在处境艰难的原因根深蒂固、错综复杂，而难以缓解时，应远走高飞，躲藏到远离对手的深山老林中去，让他长时间不能见到。”

时间和距离的确是化解矛盾的良药，世上的恩恩怨怨都可以在这个不同的时空中灰飞烟灭。当年的朋友会因为离得太近，而产生的利益之争转眼成为如今的敌人。而当年的敌人也有可能因为所保持的时空距离而冲淡过去的仇恨，化干戈为玉帛。商周之间的关系就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在商汤革命消灭夏朝之初，周族由于是

夏朝的支持者而与商族结下了难以缓解的仇恨。周族祖先害怕遭受商族的打击报复，就选择了背井离乡，逃往边界外的山区躲避之路。这一躲就是八代人，直到周文王祖父一代才重新露脸，这时的两族矛盾已经为双方共同的现实需要而化解。周祖先当年所采取的策略可以为本爻辞作注，可以说如果没有他们当年为保存实力而“入于深谷，三年不覿”的背井离乡之举，也就不可能有周族后来的五百年江山。或者说本爻辞可能正是以周族的这一段历史为背景而写的。

初六爻爻象为“䷮”，《艮》卦卦象。艮的本义为反观、回顾。“臀困于株木”正是对过去的矛盾所产生的原因进行的反思，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朱”：《说文》：“朱，赤心木，松柏属。从土，一在其中。”朱的本义为红心木材，引申为大红色，古代称为正色。

“紱(fu 浮)”：《广雅·释器》：“紱，绶也。”《正字通·糸部》：“朱紱，朱裳也。”一说紱为系官印的丝带；一说为蔽膝，缝于长衣之前的一种祭服的服饰。结合上下文，这里采用授带之义。

“方”：副词，相当于且、将。

“祀”：本义为祭，永远不停地敬重之义。

“困于酒食”：我国古代的酒为低度酒，相当于现在的米酒，是古代的常用饮料。“困于酒食”就是饮食困难、生活困难。这是“入于幽谷”而摆脱生存危机后面临的又一种危机——生活危机。因为为避难而“入于幽谷”的穷乡僻壤是无法与富饶的家乡相比的。周族当年背井离乡后的生活质量大幅下降就是“困于酒食”。

“朱紱方来”：红色的官印将来。指将获得君王授予的权力。与之交恶的人为什么要授予其官印呢？后面的“征凶”一句点了题，因为君王希望利用他们去帮助打仗。由这一句也可知其对手不是普通人，而是天下之主的帝王。

“利用亨祀”：利于借此机会，向君王表示敬重和顺从。“亨祀”

的本义为祭祀，而祭祀的实质就是表示顺从和敬重。这种顺从是双方交流以缓解矛盾的基础，是最终消除“困于酒食”状况的可能出路。

“征凶，无咎。”：征伐的行为是危险的，但没有过错。“征”字说明了“朱紱方来”的原因，是君王为了需要我们为之卖命打仗才授权予我们。“征凶，无咎”正说明这种出征的行为不是自己的要求，而是一种交换条件，是接受“朱紱”而摆脱困境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明知道出征打仗是要扰民的，是要死人的，但为了摆脱“困于酒食”的处境又不得不战，所以说“无咎”。周族当年回归故里的条件正是周族受命征伐西方游牧民族。也正是在后来的征战中，周族人不断壮大了自己，使之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成为了一个政治、军事、经济强国。从这种经验来看，“征凶”当然“无咎”。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在生活困难的时候，如果能够得到君王需要帮助而授予征战权力的要求，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向其表示敬重和顺从。征战的结局虽然不好，但为了缓和与君王的矛盾，从而摆脱生活的困境，这样做也没有过错。”

九二爻爻象为“䷥”，《蛊》卦卦象。蛊就是内部腐败的意思。只有在当权者内部腐败而无法应对时，才会有此机会，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石”：石即岩石，构成地壳的矿物质硬块。引申为坚硬、坚固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据”：依仗、凭倚。

“蒺藜”：《尔雅·释草》：“茨，蒺藜。”郭璞注：“布地蔓生，细叶，子有三角，刺人。”《说文》：“藜，草也。”《中华大字典·藜》：“藜科。茎直立，叶子菱状卵形，边缘有齿牙，下面被粉状物，花黄绿色，嫩叶可食。茎之坚老者可以为杖。”蒺藜应作为一种老茎可以做成拐杖使用的带刺植物。

“困于石”就是被困于穷山恶水之中与岩石为伴。这是表明自

己当前的处境艰难，这种处境正是初六爻爻辞所说“入于幽谷”的结果。

“据于蒺藜”：依据一根带刺的拐杖。比喻想走出困境，而条件不具备，没有打出去的实力。

“入于其宫，不见其妻。”：攻入到敌人的宫殿中，却看不见敌人的妻子。“入于其宫”是指奉命“征”战的行动。“其”指所攻击的对象。“妻”的本义为家庭主妇，但在《周易》中，“妻”往往被用于比喻君王的臣民。这里正是用其义，指归顺者。“入于其宫，不见其妻”的意思是：深入敌人的地盘，却不能征服敌人。

“凶”：不良的后果。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被困于穷山恶水之中处境艰难的时候，如果没有征战的实力，而是仅仅凭借微不足道的武器，就去征战敌人的堡垒，是不会取得胜利的，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段爻辞是说虽然“征凶，无咎。”但是也要拿镜子照一照自己，看自己有没有出征的能力？是不是敌人的对手？如果像堂吉·柯德战风车一样地盲干，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六三爻爻象为“䷮”，是《蒙》卦卦象。蒙就是愚昧无知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来徐徐，困于金车。吝，有终。”

“徐”：缓慢、慢慢地。

“来徐徐”：接受君王的任命后行动缓慢。这是针对九二的“朱紱方来”的征战命令而言的。是说接受到这个“征凶，无咎”的命令后，并不需要立即行动，而是要慢慢来。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因为“困于金车”。“金车”就是金属做成的战车，这是古代战争的先进武器。“困于金车”就是受困于战车，指制造用于战争的武器和兵车需要时间。“吝”：这个准备过程可能会因为不符合君王的心意或延误战机而产生一些遗憾。但“有终”：最终的结果却会因为我们的作好了战争的准备而良好，不至于“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接受君王征战的任命后不可操之过急，

因为制造武器和兵车的战争准备工作需要时间。这种准备工作可能会产生一些遗憾，但由于我们作好了战争的准备而会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九四爻爻象为“䷿”，《未济》卦卦象。未济就是没有准备完全之义，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剡剡，困于赤紱，乃徐有说：利用祭祀。”

“剡”：古代割掉鼻子的刑罚。

“剡”：剡即砍掉脚，是古代刑罚的一种。

“剡剡”的本义是割掉鼻子和砍断脚。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困于赤紱”，是因为接受君王授命而产生的现在这个困境。君王的授命是“征”战不顺的方国，可知这里的“剡剡”不是指受罚，而是指征战的伤亡。

“乃徐有说”：就会慢慢地产生意见。这是指内部的不同声音。有什么意见呢？“利用祭祀”：我们将可能获得的利益是用过多的牺牲换来的。“利”有利益和有利多义，这里用利益义。“祭祀”本指敬献牺牲以祈福的活动，或者说祭祀祈福是以敬献牛羊等牺牲品为代价的，这里取其使用牺牲品之义。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当征战的过程中出现较大的伤亡时，内部会因为当初接受君王这个征战的命令而发生矛盾，因为这时就会有人说：我们所获取的利益是用过多的牺牲为代价换取的。”

获取利益就必然会付出代价，而我们每一个人在面对这种选择时，都会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代价值不值得？如果战争的结果是伤亡不大，从而换取了全族所渴望的自由和发展，那么这种代价无疑就是值得的，是不会有大的争议的。而如果伤亡过大，就必然会生出不少反对的意见。

九五爻爻象为“䷿”，《讼》卦卦象。讼就是争讼。意见不一才会争讼，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困于葛藟，于臲，曰动悔，有悔。征吉。”

“葛”：《说文》：“葛，絺綌草也。”葛是一种豆科藤本类植物，

有块根，茎皮纤维可织葛布和作造纸原料。根富淀粉，可食用和入药。

“藟 (lei 垒)”：《玉篇·艸部》：“藟，藟藤也。”藟为葛类蔓草名。

“艱危 (niewu 聂沃)”：《广韵·屑韵》：“艱，艱危，不安也。”为什么“艱”两字有不安之义，古人未说清楚。观字形，“艱”字从臬，从危。“臬”：《说文》：“臬，射准的也。从木，从自。”本义为箭靶子。“危”：《说文》：“危，在高而惧也。”本义为恐惧、忧惧。结合起来理解，“艱”字的本义当为立于高处的箭靶子。“危”：从兀，从危。兀即九、兀。《玉篇·九部》：“九，跛，曲胫也。”《说文》：“兀，危，风经也。从大，象偏曲之形。”危的本义当为高危之处的跛子。“艱危”连用，大义为立于高处成为别人箭靶子的跛子。一想就使人胆战心惊，有一件事就够危险的了，何况三件事合在一人的身上。可见古人理解“艱危”为不安是对的。这里的“艱危”正是形容人两难的处境。

“困于葛藟”：被困于藤蔓之中。这是比喻人在处境艰难，被重重围困时的状况。

“于艱危”：处在立于高处成为别人箭靶子的跛子那样的境地。这是对重重困境的又一种比喻。

“曰动悔，有悔。”：这就叫做行动会有麻烦而后悔，不行动也会有麻烦而后悔。“有悔”是针对“动悔”而言的。本来就存在就是“有”。“有悔”相当于说不行动也有麻烦存在。俗话说：人倒霉时打屁都缠脖子就是“有悔”。“有悔”是指“人于幽谷”“困于酒食”的处境。“动悔”是指接受君王“赤绂”的任命后，在战场上造成大量伤亡的“剿刖”处境。

“征吉”：征战将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征”属于“动”之列，可见作者在“动悔”和“有悔”之间选择了前者。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人在艰难困苦时期的状况，就有如受困于藤蔓之中，或像立于悬崖成为别人箭靶子的跛子一样左右为难，这就叫做有所行动会产生麻烦而后悔，不行动也会有麻烦存在而后悔。而接受君王的征战之命，将终究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这段爻辞是针对上一爻爻辞“乃徐有说”而言的。内部发生了分歧，有人由于征战中的牺牲太大而埋怨，如果我们当初不接受商君的条件又会怎么样呢？不是也“困于酒食”而“有悔”吗？以其等死，不如一斗。虽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毕竟看到了光明的前途，周族不是因此而迅速壮大起来了吗？但话又说回来了，这种选择本身也是非常困难的。宋江带领梁山泊的好汉们去打方腊，也正是这种选择。其悲剧性的结束使宋江落了一个投降派的千古骂名，可见其中的许多问题是值得深思的。周朝的成功也可见作者所代表的周族集团的谋略，要较宋江之流的山寨王高明得多了。

四十八、井

【原文】

（卦辞） ䷯：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爻辞）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九五：井冽，寒泉食。

六四：井甃，无咎。

九三：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九二：井谷射鲋，瓮敝漏。

初六：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译文】

（卦辞） ䷯：由贫瘠的山区搬回富饶的平原后，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生活质量，不能提高收入水平，就等于过去的努力全都是白费了。先祖公刘为避战乱，而搬迁到山上邕这个地方去是为了求生存。古公亶父后来又带领族人从贫瘠的山上重回故里，也是为了提高周族的生活水平，改变其落后的状况，这就如井水即将干涸的时候就要掏挖一样。如果在生存困难或生活水平越来越低下的时候还不去寻找出路，我们的生存状态就会出现危机。这就如井水即将干涸时，所能打出来的水会越来越少一样。这种状态将产生不良的后果。

（爻辞） 初六（䷯）：正如井水被外来的飞鸟搅浑就不能食用，而有猫头鹰守候的水井就不会有飞鸟来捣乱一样。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来防止外来侵略，以保证国家经济秩序和税源的稳定。

九二（䷢）：对内部的贪官污吏要给予坚决的打击，因为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

九三（䷢）：正如在掏挖水井的时候，没有水可以食用一样，在从贫瘠的山区向肥沃的地区搬迁时，暂时不会有经济收入，这是在完成我们多年的愿望，在治疗我们心中的疾病。待安置完毕后，就可以得到丰富的财富。君王这个英明的决定，使我们大家都一同享受到生活的富裕。

六四（䷢）：正如掏挖新井需要同时修整井壁一样，在新的条件下制定相应的经济法规以维护经济秩序，保障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没有过错。

九五（䷢）：正如寒冷刺骨的井水，才是可供我们食用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凉、洁净的泉水一样。拥有肥沃的土地资源，又建立了完善的经济法规和保护其法规得以遵守的队伍，我们所需要的财政收入才可以得到保障。

上六（䷢）：国家财政的税收是靠全体国民共同上缴而完成的，因此，当权者坚持公平、合理、适当的诚信原则，才是保证税收得以顺利完成的基础。

【注释】

《井》卦卦辞：“䷢：井，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往来井井。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

“䷢”：《井》卦卦画。由《噬嗑》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噬嗑》卦变为初六爻的《晋》卦“䷢”；再变为九二爻的《未济》卦“䷿”；九三爻的《鼎》卦“䷱”；六四爻的《蛊》卦“䷑”；九五爻的《巽》卦“䷸”；上六爻的《井》卦“䷢”。《井》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井”：《说文》：“井，八家一井。象构韩形。瓮之象也。古者

伯益初作井。”段玉裁注：“韩，井上木栏也，其形四角或八角。”“此古井田之制。”高鸿缙《中国字例》：“井当以水井为本意。韩，井栏也。瓮，井口也。至《孟子》述井田之制，八家为井，井九百亩云云，为井字之借意。”《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焦循正义：“其形如井字，故为一井也。”《玉篇·井部》：“井，因井为市也。”《字彙·二部》：“井，市井。市，交易之处；井，共汲之所。古于汲井处为市，故称市井。”《广雅·释詁》：“井，法也。”《正字通·二部》：“井，南方宿名。”井字的含义较多，但追根究底，大多与水井或井田制有关。

古代挖井取水时，为防止井壁塌方和过滤杂质的需要，往往在井壁及井口用木架构造。井口的木栏形状像井字形，故称为井，这是井字来源的第一种可能。另一种可能则与井田制有关。商周时期，周族在当时的周原一代推行新的土地制度，其制度是将长宽一里的土地划分为九个相同面积的区域。每区域为一百亩，由八家各分一区耕作，为私田。中央一区为公田，由八家共耕。共耕田收入作为税收上交国库。因为依其制度而划分后的土地形状像井字形，故称为井田制或井田、井。由于井田制的共耕因素，同一井田的八户人家往往居住在一起，并共用一口水井，从而形成了当时社会最基层的自然村落，相当于现在的村民小组。井田制在当时来说是较为先进的一种管理制度，这种制度有许多严格的规定，如对田亩大小、田亩之间田界的宽度、排水沟渠的宽度、公田耕种及收获时间的优先、充军人数等等。这些规定都是以井田制为基础的，因此，井字又被引申为法度、象征法度的星宿名等义。

在《井》卦中，作者取水井及井田制双重含义。水井是人们的饮水之源。而井田制从根本上说，就是当时的国家基本税收政策。作者在井卦中，正是以水井之水来比喻国家财政税收之源。

上一卦为《困》卦，讲述解除“困于酒食”的方法。既然已经与商族和解，得以重新回归故里周原，那么如何建立不同于在山区时的全新的税收管理制度也就成了当务之急，因此在《困》卦后接《井》卦，讲述如何完善和保护国家新的税收政策，以使国家繁荣

昌盛。

“改”：变更、更易、改正、修正。

“邑”：本义为有人聚居的地方，后指国、国都、大城市等。这里指周族的聚集地。

“汔 (qì 汽)”：《广雅·释诂一》：“汔，尽也。”《集韵·迄韵》：“汔，《说文》：‘水涸也。’”汔的本义与汽同，也就是水被蒸发，引申为干涸、尽等义。

“繻 (yú 预)”：《说文》：“繻，纆也。”《方言》卷五：“繻，自关而东周、洛、韩、魏之间谓之纆，或谓之络，关西谓之繻。”郭璞注：“汲水索也。”一般认为繻就是汲井水的绳索，但以此义解释不通“亦未繻井”的卦辞。观字形，繻字从系，从裔。“裔”：《说文》：“裔，以锥有所穿也。从矛，从肉。一曰满有所出也。”繻字当有裔字之义。“繻井”即掏井、挖井。

“羸”：本义为生病而瘦弱的羊，引申为瘦瘠、衰弱、疲惫、贫困、恶、折损等义。这里用瘦小义，比喻所获不足。

“瓶”：古代比缶小的容器，用以汲水，也用以盛酒食。

“改邑不改井，无丧无得。”：改变了居住环境，却不改变经济状况，等于是什么也没有做。“改邑”是指上一卦《困》卦所说经过千辛万苦的浴血奋战，以生命为代价所换取的和解后，走出贫困的“幽谷”之举。也即指周族从贫瘠的山区搬回富饶的周原故里之事。“井”在此是比喻国家的经济来源。“无丧无得”的意思是没有失去也没有得到。等于是原地踏步，白忙碌一场。

“往来井井”：出去和回来都是因为井的原因。“往”指周族祖先公刘当初被迫背井离乡，迁居深山之事。“来”指古公亶父从贫瘠的山区迁回故里之事。为什么说“往来井井”呢？因为当初的离去是处于被迫的境地，不离开就可能遭灭族之灾，是为了保住生存权而迁。而后来的迁回则是为了改善经济的贫穷而迁。如果以“井”来比喻生活之源的话，那么前一次的迁移是因为为商族所逼，人为的原因使得周族的“井水”——生存空间即将干涸而采取的行动。后一次迁移是因为山区太贫瘠，自然的原因而使得井水——生活物质太少而迁移。作者在此想说的是，这两次迁移都没有错，都

是在井水不足时所做出的有益改变。

“汔至”：井水即将干涸的时候。比喻生活的处境越来越艰难。

“亦未繙井，羸其瓶，凶。”：也没有去掏挖、疏通，使得瓶中的水越来越少，就将产生不良的后果。如果周族的祖先不避商族祖先商汤革命的锋芒，就不能使周族完整地保存下来，会比夏族的后裔生活得更为艰难。如果古公后来不在生活困难的时候与商族妥协而迁回故里，也就没有周族后来的兴旺发达。他们的这一“往”——“来”的行为都是围绕着一个“井”字。只有如他们一样行事才能吉，反之就只能是“凶”。

井卦卦辞大意为：“由贫瘠的山区搬回富饶的平原后，如果我们不能改变生活质量，不能提高收入水平，就等于过去的努力全都是白费了。先祖公刘当年为避战乱，而搬迁到山上豳这个地方去是为了求生存。古公亶父后来又带领族人从贫瘠的山上重回故里，也是为了提高周族的生活水平，改变其落后的状况。这就如井水即将干涸的时候就要掏挖一样。如果在生存困难或生活水平越来越低下的时候还不去寻找出路，我们的生存状态就会出现危机，这就如井水即将干涸时，所能打出来的水会越来越少一样。这种状态将产生不良的后果。”

井卦卦辞实际上是想说明搬迁本身不是目的，改变生存条件，改善生活质量才是目的。

初六爻爻辞：“井泥不食，旧井无禽。”

“泥”：含水的半固体状的土。

“旧”：繁体字写作“舊”。《说文》：“旧，鸛旧，旧留也。”段玉裁注：“《释鸟》：‘怪鸛’。舍人曰：谓鸛鷀也。”《广雅·广诂》：“旧，久也。”《广韵·宥韵》：“旧，故也”旧字的本义为鸛鷀鸟，也即猫头鹰。大概是因为人在白天所见到的猫头鹰往往长时间不动的缘故，旧字被人借用为长久、古老的等义。在《周易》中旧字出现两次，均用本义。

“禽”：禽的本义为捕获、捉拿，即擒字的本字。引申为泛指鸟、兽、鱼类等作为猎物的动物总称。这里应指鸟类。

“井泥不食，旧井无禽”的字面含义是：井水浑浊就不能食用，在有猫头鹰守护的井中就不会有搅浑井水的外来飞鸟捣乱了。这是一句比喻，以“井”比喻国家税源；以“禽”比喻破坏经济秩序的人；以猫头鹰“旧”比喻保证税收得以落实的威慑力量。结合后一句“井谷射鲋”，这里的“禽”字应指外来入侵者。以此，初六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井水被外来的飞鸟搅浑就不能食用，而有猫头鹰守候的水井就不会有飞鸟来捣乱一样。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来防止外来入侵，以保证国家经济秩序和税源的稳定。”

初六爻爻象为“䷢”，《晋》卦卦象。晋的本义就是进入、伤害，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井谷射鲋，瓮敝漏。”

“鲋”：《埤雅·释鱼》：“鲋，小鱼也。即今之鲫鱼。其鱼肉厚而美，性不食钓。《本草》所谓鲫鱼，一名鲋鱼。”鲋就是现在所说的鲫鱼，一种长不大的小鱼。

“瓮”：古代的一种腹部较大用于盛水的陶器。

“敝”：《说文》：“敝，帔也。一曰败衣。”《玉篇·部》：“敝，坏也。弊同敝。”甲骨文敝字字形像以手补衣，引申为破、破旧、衰败、疲困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漏”：《说文》：“以铜受水刻节，昼夜百刻。”《广雅·释诂》：“漏，泄也。”漏字的本义为古代计时器——漏壶。引申为更次、泄漏、孔隙、流失等义。这里用破漏的引申义。

九二爻爻辞的字面大意为：“射击井中小鱼。储水的瓮又破又漏。”读起来有点别扭，前言不搭后语，好像没有关联一样。其实这两句话都是比喻。“井谷射鲋”就是要将搅浑井水的小鱼射死。比喻对破坏国家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税收政策的内部小混混们给予坚决的打击。上一爻说“旧井无禽”，有了飞禽的克敌，就可以保证国家税收这口井水不会受到外来者破坏。但如果破坏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自于内部又该怎么办呢？这可是“猫头鹰”这个旱鸭子没有办法的事。作者在此说要“射鲋”，将这些小混混射死。为

什么呢？因为“瓮敝漏”：储水的器具又破又漏。“瓮”是储水的工具，在此比喻国库。前面所说的“鲋”比喻贪官污吏。由于这些贪官污吏的存在，国库的收入都被他们给吞食了。漏洞太大，你说该不该打击。“瓮敝漏”是说明为什么要“井谷射鲋”的原因。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对内部的贪官污吏要给予坚决的打击，因为他们的行为造成了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

如果说上一爻是说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这一爻则是说要建立一支有效的警察队伍。注意这里的“井谷射鲋”一句，井里面一般是不会有鱼生长的，鱼与储水器具的破漏也没有因果关系，这个不十分适当的比喻是井字为双关语的一个小证据。

九二爻爻象为“䷯”，《未济》卦卦象。未济就是没有完成之意。保护税收的任务仅仅防止外来的入侵者还不够，还要打击内部的坏人。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井渫不食，为我心恻。可用汲。王明，并受其福。”

“渫”：《说文》：“渫，除去也。”《广雅·薛韵》：“渫，治井。亦除去。”《集韵·薛韵》：“渫，治也。”渫的本义为淘井，淘去污泥。

“为”：治理、制作、治疗。

“恻”：《说文》：“恻，痛也。”《广雅·释诂三》：“恻，悲也。”恻的本义为忧伤，悲痛。

“可”：本义是表示肯定、许可。引申为能够、适合、病愈等义。

“汲”：《说文》：“汲，引水于井也。从水，从及。”《广雅·释诂三》：“汲，汲引也。”汲的本义即从井里提水。

“明”：本义为光明、明亮，引申为明白、彰明、聪明、贤明等义。这里用贤明义。

“并”：副词，相当于同时、皆、都。

九三爻爻辞直译大意为：“在掏挖水井的时候井水不能食用，这是在治疗我们心中的病痛。完成治理后，就可以从中取水了。君

王英明的决定，使大家一同都可以享受生活富裕的好处。”

这里的井是比喻国家的财政收入。“井渫”就是掏井。怎么掏的呢？就是卦辞所说的“往来井井”，就是通过“改邑”而达到增收的目的。在搬迁的过程中，基本上没有经济收入，正如掏井时没有水可用一样，所以说“井渫不食”。这种掏井的过程不是指简单地清除井泥，而是在“为我心恻”：治疗我们心中的病痛，这个病痛就是“困于酒食”的处境。可知“井渫”是比喻，是比喻需要“王明”才能办到的事，是只有王才能做出的事关周族前途命运的搬迁决定。正是这个英明的决定，才使周族全体国民“并受其福”。

理解这段爻辞的关键除了正确理解“井”字的双关象征义之外，就是要正确理解“为”字和“可”字的含义。“为”字的治疗之义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用，但在古代却是常用义。如《左传·成公十年》：“公疾病，求医于秦，秦使医缓为之。”杜预注：“为，犹治也。”本爻辞“为我心恻”的为字正是作治疗义。“可”则指所“为”之事完成。如果不如此解，这句爻辞是理解不通的。

九三爻爻辞可译为：“正如在掏挖水井的时候，没有水可以食用一样。在从贫瘠的山区向肥沃的地区搬迁时，暂时不会有经济收入，这是在完成我们多年的愿望，在治疗我们心中的疾病。待安置完毕后，就可以得到丰富的财富。君王这个英明的决定，使我们大家都一同享受到生活富裕的好处。”

九三爻爻象为“䷯”，《鼎》卦卦象。鼎为烹饪之器，有变故革新的功能，而“井渫”正是掏井求新之义，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井甃，无咎。”

“甃（zhou 昼）”：《说文》：“甃，井壁也。”段玉裁注：“井壁者，谓用砖为井垣也。”《五经文字》：“甃，砖垒井。”甃的本义为井壁，引申为以砌井壁、修治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六四爻爻辞字面大意为：“修整井壁，没有过错。”

上一爻讲述掏挖水井使其出水。但仅是掏挖还不行，还要对井壁实施修整，否则，在井水的长期浸泡中，井壁会垮塌，所以这一爻爻辞接着讲井壁的修整。井既然是比喻财政收入，那么修整井壁

自然也就是比喻制定出维护税收政策、维护经济秩序的法律法规。以此，九四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掏挖出的新井需要同时修整井壁一样，在新的条件下制定相关的经济法规以维护经济秩序，保障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没有过错。”

六四爻爻象为“䷺”，《蛊》卦卦象。蛊就是内部腐败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井冽，寒泉食。”

“冽”：《玉篇·部》：“冽，寒气也。”

“寒”：《说文》：“寒，冻也。从人在冫下，以草荐覆之，下有冰。”本义为冷。

“泉”：地下流出的水。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正如寒冷刺骨的井水，才是可供我们食用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清涼、洁净的泉水一样。拥有肥沃的土地资源，又建立了完善的经济法规和保护法规得以遵守的队伍，我们所需要的财政收入才可以得到保障。”

“井冽，寒泉食”是前几爻“旧井不食”“井谷射鲋”“井渫”“井甃”的行为共同产生的结果，或者说国家现在之所以财源滚滚，是因为建立了防止外来侵略的军队、打击内部腐败的机构、寻找到新的生财之地和建立起维护经济秩序的法规的原因。

九五爻爻象为“䷺”，《巽》卦卦象。巽就是顺从之意，心想且事成就是顺，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收”：收获。

“勿”：本义为聚众的旗帜，引申为聚众等义。

“幕”：《说文》：“幕，帷在上曰幕；覆食案亦曰幕。”《玉篇·巾部》：“幕，覆上曰幕。”幕的本义为遮在上面的帷幔，引申为覆盖、笼罩、覆盖物体的织物等义。这里用覆盖之义。

上六爻爻辞直译大意为：“井中的收入是召集大家共同覆盖的

结果。保持诚信，是取得圆满结局的根源。”

这句爻辞最能够看出“井”字在卦爻辞中的双关用意。“井收”如果仅仅是指井水的获得的话，那么就不能用“勿幕”一词，至少不能用“幕”字。井水的多少更是与“有孚”无关。只有将“井”字当作双关用语，看成是以水井之井比喻国家的财政收入时，才可以解释得通。国家财政是民众共同承担的结果，所以作者说“井收勿幕”。而民众所承担的税额应当公平、合理、适当，所以说“有孚，元吉。”以此，上六爻爻辞可译为：

“国家财政的税收是靠全体国民共同上缴而完成的，因此，当权者坚持公平、合理、适当的诚信原则，才是保证税收得以顺利完成的基础。”

四十九、革

【原文】

(卦辞) ䷰：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爻辞) 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九五：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三：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初九：巩，用黄牛之革。

【译文】

(卦辞) ䷰：革命的行动，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就付诸于实施，是取得一个圆满结局的根本。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不会留下悔恨。

(爻辞) 初九 (䷰)：按规矩约束其行为，要使用象征生生之道的光明政治来开创一个新纪元，从而革除过去的腐败政权。

六二 (䷰)：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就要发起革命的总攻，以革除旧政权。这时的征伐将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其行为没有过错。

九三 (䷰)：发动征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要正确地认识到战争可能产生的磨难。革命的号召要能够得到民众反复的响应，才证明其征战是真诚而有益的，是可以为之而奋斗的事业。

九四 (䷰)：怀着有益于民众的真诚愿望而改变商族所享有的天命，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就不会留下悔恨。

九五(䷖)：品德高尚的领袖以革命的行为夺取国家最高政权，只要是在国家走向衰退、当权者腐败的时候进行，就是符合民众利益的诚信行为。

上六(䷋)：在位的君王被剥夺权力，是广大民众有变革政权的要求。对腐朽政权的征战将会彻底毁灭旧社会，只有俯首称臣一条路，有此正确的认识，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注释】

《革》卦卦辞：“䷰：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

“䷰”：《革》卦卦画。由《蒙》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蒙》卦变为初九爻的《损》卦“䷨”；再变为六二爻的《颐》卦“䷚”；九三爻的《贲》卦“䷖”；九四爻的《离》卦“䷄”；九五爻的《同人》卦“䷌”；上六爻的《革》卦“䷰”。《革》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革”：《说文》：“革，兽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玉篇·革部》：“革，改也。”革字的本义为以手剥兽皮，引申为皮革、更改、除去、动物的表皮等义。这里用改革、变革义。

上一卦为井卦，取发展经济、富国裕民之义。经济的强大必然引起对政治的强大要求，所以在井卦后接革卦，讲述改朝换代的政治革命。

“巳”：《说文》：“巳，巳也，四月阳气出，阴气已藏，万物见，成文章，故巳为蛇。象形。”《中华大字典》按：“甲文、金文巳字形又与子同，像胎儿。《说文》：‘包，像人裹妊，巳在中，像子未成形也。’巳字的本义为已经发育完全的胎儿。古人取即将降生、象征阳气充足之义，而作为地支第六位的名称。

地支的产生是为了纪月。古人观察到北斗七星斗柄所指的方向均不一样，大约十二个月变化一个周期，就将斗柄每月所指的方向取一个名称，共十二个，即：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古人将这十二地支与十天干相匹配，共产生六十

种组合，即：甲子、乙丑……用于纪年、月、日、时，这就是干支纪时法。古人对干支的命名基本上是取物候。比如“巳”字作为农历四月的象，就是以四月阳气充足，大多植物已经果实含浆，即将成熟，有如胎儿成形、即将分娩而出一样，所以以象征胎儿的巳字来命名四月的地支。本爻辞中的巳字正是取成熟之义。“巳日”就是说条件成熟的时候。

“孚”：本义为孵化，引申为诚信、守信、产生、实施等义。这里用产生、实施之义。

《革》卦卦辞大意为：“革命的行动，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就付诸于实施，是取得一个圆满结局的根本，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不会留下悔恨。”

这段卦辞的重点是“乃孚”两字，实际上是说要抓住革命的有利时机，要果断行事。

初九爻爻辞：“巩，用黄牛之革。”

“巩”：鞣的简体字。本义为按规矩约束其行为，引申为牢固、用皮革束物等义。

“巩，用黄牛之革”的字面意思是：用黄牛皮做的绳索来约束其行为。这是一个双关语，比喻用符合大地的生生之道，来变革商族腐败昏庸的政治制度，从而产生一个新的纪元。理解这句话要搞清“黄牛”的喻义。

“黄”：《说文》：“黄，地之色也。”大地生万物，物成熟则为黄色，所以黄色是万物成熟后的颜色，是五行中“土”的颜色，象征大地的生生之道。“牛”是动物，也是二十八星宿中北方玄武七宿的第二宿，有星六颗。牛星宿在我国历法中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星，是古代历法的起点，如《河图》说：“天元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日月俱起牵牛初度。”译成白话就是“在天的元年十一月甲子日的子时，太阳和月亮一起同时从牵牛星座的方向升起，并开始其正常的运行。”天元是古代纪年的一个起点，距今约二十七万年。古人认为日月五星在这时处于同一位置，也即同时出现在北方七宿的牛星宿，然后因其速度的快慢不同而错开了位置，要到很多年后

才能重新聚在一起。天元的时间是古人按日月五星的速度推算出来的。天元是古代历法的开始，牛星宿也就因此被作为新纪元的起始点为古人广为接受。所以“牛之革”也即是改朝换代的意思。“黄牛”的黄是修饰牛的。“用黄牛之革”也就是用象征生生之道的光明来开创新纪元，从而革除过去的腐败政权。

对谁？为什么要用“黄牛之革”呢？作者在此未说，但在《遁》卦六二爻爻辞作了说明，其爻辞为：“执之，用黄牛之革，莫之胜说。”其中的“执之，用黄牛之革”与本爻辞的“巩，用黄牛之革。”的意思完全一样。而“莫之胜说”一句就是解释原因的，译成白话的大意为：既然商族政治昏暗，就应当由我们周族来承担解说天命的责任（参见《遁》卦六二爻注释）。以此，《革》卦初九爻爻辞可译为：

“按规矩约束其行为，要使用象征生生之道的光明政治来开创一个新纪元，从而革除过去的腐败政权。”

初九爻爻象为“䷰”，《损》卦卦象。损就是贬损之义，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在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就要发起革命的总攻，以革除旧政。这时的征伐将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其行为没有过错。”

“巳日乃革之”与卦辞的“巳日乃孚”可以互训，都是指从革命的准备阶段转变为实施阶段。“巳日”即条件成熟之日。这个条件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就是自己的力量是否具备。外因即革命的对象是否已腐败至极。周革商命就是如此，首先，周已拥有三分之二的天下及拥护者，然后等待商族内乱的机会。他们是在经过实战演练，确保实力已经具备之后，又一直等到商王杀比干、囚箕子、逼走微子的内乱至极的时候，周武王才发起总攻，这就是“巳日乃革之”。

“巳日”是一个比喻，但也不仅仅是比喻。据史书记载，周武王兴兵伐纣的日期就正是选择在“巳日”。《尚书·武成》：“惟一月

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周武王在癸巳日这一天进军伐商，不会仅仅只是一个巧合，更有可能是姜太公和武王精心挑选的一个日期。这个日期的挑选是因为他们希望借助于“巳日”旺盛的阳气来提高士气，以促进革命的成功，因为“癸”是天干的最后一位，气数已尽，象征旧政权的结束，而“巳”为地支的第六位，阳光正旺，象征新政权的即将诞生。周武王伐纣所选择的这个“癸巳”日，可以作为分析古代政治、军事谋略及占卜术的一个实证资料，也可以作为本爻辞的旁注。

六二爻爻象为“䷚”，《颐》卦卦象。颐象口形，有弱肉强食之义，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征凶，贞厉。革言三就，有孚。”

“言”：本义为说话、言说，引申为议论、告知、陈述、誓言等义。这里用引申义，相当于发出号召。

“就”：本义为趋向；往……去，引申为归于、成功、迁就、依从等义。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发动征战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要正确地认识到战争可能产生的磨难。革命的号召要能够得到民众反复的响应，才证明其征战是真诚而有益的，是可以为之而奋斗的事业。”

这句爻辞一共两句话：第一句是“征凶，贞厉。”强调了发动战争的危险性。“征”即征战，也就是发动战争。“凶”：危险。老子在《道德经》第三十章说：“以道佐人主，不以兵强于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第三十一章说：“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道者弗处。……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发动战争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除了老子所说的这一些理由外，还有一条就是：玩火者易于自焚。正是因为此，作者在此说“征凶”，对于发动战争本身持否定态度。“贞厉”：要正确地认识到战争将可能产生的不利因素。

第二句是“革言三就，有孚。”强调了发动战争的必要条件。“革言”就是所发出的革命号召。“三”不是实数，指多次、众多

的、反复地。“就”指诸侯、民众对革命号召做出的响应。“有孚”即抱着真诚的良好心愿。这一句话的“有孚”是重点。“革言三就”是训“有孚”的，是说如何知道你是“有孚”还是“无孚”的呢？看你的革命号召是否能够得到大家的响应。如果能得到大家的支持，而且是“三就”，反复地得到支持，就证明你的这个想法是对的，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也就可以去发动征战。周武王在伐纣前两年的观兵盟津正是一次为了验证其灭商之举是否“有孚”的实战演练，结果是“八百诸侯，不期而会”，这就是“革言三就”的表现，可以为本爻辞作注。

九三爻爻象为“䷖”，《贲》卦卦象。贲就是修饰、完善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悔亡。有孚，改命，吉。”

“改”：变更、更易、改正、修正。

“命”：本义为命令，引申出任命、政令、教诲、告诉、召唤、天命、命运等义。这里用天命义。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怀着有益于民众的真诚愿望，而改变商族所享有的天命，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就不会留下悔恨。”

这句爻辞是一个倒装句，应写作“有孚，改命，吉，悔亡。”“有孚，改命”是因，“吉”和“悔亡”是果。本爻辞与《革》卦卦辞“革，巳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的含义相近。“革命”和“改命”是一个意思，均指推翻政权。

九四爻象为“䷝”，《离》卦卦象。离有分离、离开之义。“改命”就是使当权者与政权分开，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大人虎变，未占，有孚。”

“大人”：在《周易》中，“大人”是与代表君王的“君子”和普通民众的“小人”相对的一个概念，指品德高尚的大臣、诸侯或家族领袖。

“虎”：《说文》：“虎，山兽之君。”虎是一种猫科类凶猛野兽，以野猪、鹿、獐等动物为食，喜欢夜行，又能游泳，加之其前额有

似“王”字斑纹，故被称为兽中之王。这里取其为王之义。

“变”：改变、变化。

“未”：《说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于未，象木重枝叶也。”饶炯部首订：“未从木，重其枝叶。指事者，言其时万物滋长。”段玉裁注：“《（史记）律书》曰：‘未者，言万物皆成，有滋味也。’”《尔雅·释天》：“太岁在未为协洽。”《玉篇·未部》：“未，六月建也。未，犹不也。”甲骨文“未”字像树木枝叶茂状，其本义当为枝叶茂盛，借用为象征万物开始衰退的地支第八位的名称和物成而有的滋味义。因为物壮则老的原因，又引申为表示否定的副词用，相当于“不”“没有”“否”等。这里作地支用。

“占”：《说文》：“占，视兆问也。从卜，从口。”《广雅·释言》：“占，瞻也。”《广雅·释诂四》：“占，验也。”《集韵·黠部》：“占，固有也。”占的本义为占卜，即察看甲骨上拆裂的兆象以揣度吉凶的行为，引申为窥察、推测、验问、估计等义。同时，由于古代的占卜是帝王的专利，所以占也是权力的象征，谁掌握了占卜权，谁就掌握了天命的解释权，所以占字又有了据有之义，我们现在仍然在使用的占有、占据、占领、占便宜等词就是用其义。这里用据有之义。

“大人虎变”就是“大人变虎”，就是品德高尚的领袖通过革命的行动，使其身份变为掌握国家政权的君王。

“未占，有孚。”：在未时占据，是诚信的行为。“未时”是地支的第八位，而地支的命名是以万物生长的周期为特点的。第八位象征生命的衰退时期，是物壮则老之时，相当于下午的一至三时，相当于初秋季节。“占”：占据。占据的是什么呢？就是“大人”所占的象征君权的“虎”位。“大人”本是臣子，现在变“虎”了，实际上也就是占据了“君子”之位。这种行为在古代称为“以臣弑君”，是当权者竭力阻止的行为，但作者认为“未占，有孚。”在这个“君子”没有当好的情况下，在国家走向衰退的时候去行此“大逆不道”之事没有问题，是“有孚”的。“有孚”就是有诚信，就是六二所说的“革言三就”：能够得到大多数民众拥护的行为。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品德高尚的领袖以革命的行为夺取国家最高政权，只要是在国家走向衰退、当权者腐败的时候进行，就是符合民众利益的诚信行为。”

理解这段爻辞的关键是要正确理解“未占”一词。“未占”就是“未时占据”，就是在国家走向衰退的时候，当权者腐败的时候占领。如果按传统易学的讲法，将其理解为“不用占卜”“没有占卜”，这段爻辞是无论如何解释不通的。

九五爻爻象为“䷌”，《同人》卦卦象。同人就是与人同心同德之义。本卦六二爻爻辞对“有孚”的解释就是“革言三就”，也就是得到民众拥护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贞吉。”

“豹”：似虎而又比虎小的猫科类动物。

“面”：人的脸。

“居”：《说文》：“居，蹲也。从尸，古者居从尸。踞，俗居从足。”段玉裁注：“凡今人蹲踞字，古只作居。”居的本义为蹲下，后引申为居所、居住、坐、止等义，这里用其本义，指投降认输。

“君子豹变”就是“君子变豹”，是“大人变虎”的反面，喻在位的君王被剥夺其权力，被赶下台，由天下独尊的王变成普通的臣民。“小人革面”是进一步解释“君子豹变”原因的。“君子”为什么会“豹变”呢？因为普通民众要求国家的管理者换一个面孔。“小人”就是与作为国家领导者的“君子”和诸侯、士大夫的“大人”相对的普通民众。“革面”就是变革面孔，就是换一个人来当权。这句话相当于说：革命的行为虽然是“大人”发动的，但却代表了“小人”的心愿，是符合广大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的，是广大民众共同参与的结果。

“征凶”：征战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征”是指这场由“大人”发动，由“小人”参与的对“君子”的罢权之战。“凶”是说“君子”的结局不好。

“居，贞吉。”：俯首称臣，有此正确的认识，才能够有一个良好的结局。这是在指明出路，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缴枪不杀”。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在位的君王被剥夺权力，是广大民众有变革政权的要求。对腐朽政权的征战将会彻底毁灭旧社会，只有俯首称臣一条路，有此正确的认识，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五十、鼎

【原文】

（卦辞） ䷱：鼎，元吉，亨。

（爻辞） 上九：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六五：鼎黄耳，金铉，利贞。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九二：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初六：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译文】

（卦辞） ䷱：掌握国家新政权，是产生一个圆满结局的根本，将使万事亨通。

（爻辞） 初六（䷱）：正如将鼎颠倒过来有利于清除废物一样，颠覆旧政权有利于铲除社会的腐败。得到管理他们的权力是因为我们获取了他们曾经掌握的政权，这样做没有过错。

九二（䷱）：国家政权中包含有巨大的物质利益，而我们的这个不和谐的配偶商族却因为被剥夺了政治的主宰权而心怀忧虑，担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果大公无私地对待他们，让他们能够与我们一道分享其中的政治权力和物资利益，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三（䷱）：正如鼎器的提耳被打掉，就会因为鼎器烫手而不能将其移动，不能享受其中的美食，如果仅仅指望雨水来打湿鼎器后再享用，美食

也会因冷食而无味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够公平地分配权利，不能够听从其他部族的意见，仅仅希望通过武力来压制其他部族，是不可能与之取得和谐关系的。如果我们能为不公平的行为而悔恨，最终还可以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九四（䷧）：正如鼎足折断，鼎中供大家食用的美味佳肴就会被打翻，其情形是遍地狼藉，结局将不好一样。如果国家的政权机制脱离了民众的支持，政权中所包含的物质利益就会支离破碎，形成一个混乱的局面，产生不良的后果。

六五（䷡）：正如鼎要配上黄铜制成的金属耳及提环才结实一样，国家政权应保持与民众的联系，应由为人公正贤明的大臣掌握。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上九（䷩）：正如在鼎的黄铜提手上配上美玉会更为完美一样。掌握国家政权的人如果能示人于仁慈友善的形象，将产生最为圆满的结果。没有什么不利。

【注释】

《鼎》卦卦辞：“䷱：鼎，元吉，亨。”

“䷱”：《鼎》卦卦画。由《屯》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屯》卦变为初六爻的《比》卦“䷇”；再变为九二爻的《坎》卦“䷜”；九三爻的《井》卦“䷯”；九四爻的《大过》卦“䷛”；六五爻的《恒》卦“䷟”；上九爻的《鼎》卦“䷱”。《鼎》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鼎”：《说文》：“鼎，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泽，螭魅魍魉，莫能逢之，以协承天休。”《玉篇·鼎部》：“鼎，器也，所以熟食者。”鼎为古代烹

饪器具。常见的为圆腹三足两耳，也有方形四足的，用金属或陶土等制成。盛行于商周时代。

用火的习惯是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所在，鼎的主要功用也就是烹饪食物、调和百味。古人大概是取其烹饪的功能来象征对野蛮人的教化，因此而将鼎视为教化的工具。相传夏禹时曾收全国的金属铸成九个宝鼎，上面分别铸刻有九州的山川地理、风土物产，立于朝廷前供民众了解，其功用相当于现在的全国地图、物志。《左传·宣公三年》记载了这段传说：“楚庄王发兵攻打陆浑的戎人，到达洛水，在周朝的直辖地域陈兵示威。周定王派遣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问起九鼎的大小轻重如何？王孙满回答说：‘鼎的轻重大小在于德而不在于鼎本身。从前夏朝正是有德的时候，把远方的物品画成图像，让九州的长官进贡铜器，铸造九鼎并且把图像铸在鼎上，所有物品形象都具备在上面了，使百姓认识奇形怪状的东西。所以，百姓进入川泽山林，就不会被这些怪物吓倒，妖魔鬼怪也就不存在了。因而能使上下和谐，以承受上天的福佑。夏桀昏乱，把鼎迁到了商朝。前后六百年，商纣暴虐，鼎又迁到了周朝。德行如果美善光明，鼎虽然小，也是重的。如果奸邪昏乱，鼎虽然大，也是轻的。上天赐给明德的人，是有一定期限的，成王把九鼎固定在郊廓，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令的。周朝的德行虽然衰微，天命并没有改变。所以说鼎的轻重，是不能询问的。’”这段故事就是成语“问鼎中原”的出处。由于古人将鼎作为教化的工具，而教化是君王享有的特权，鼎也就因此而成了政权的象征物，是王权的代表。

鼎卦的鼎字正是以饮食之器来比喻国家政权。《鼎》卦接《革》卦，革旧是为了更新，故在《革》卦后接《鼎》卦，讲述周族建立新政权的注意事项。

《鼎》卦卦辞大意为：“掌握国家政权，是产生一个圆满结局的根本，将使万事亨通。”

初六爻爻辞：“鼎颠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颠”：同顛。《说文》：“颠，顶也。”段玉裁注：“颠为最上，

倒之则为最下。”《方言》卷六：“颠，上也。”《六书故·人三》：“头之上为颠，引之则山有颠，木亦有颠。凡高之所极皆曰颠。”《正字通·页部》：“颠，本末曰‘颠末’。”《一切经音义》卷十五：“颠，坠也。”卷五十一：“颠，《广雅》：‘倒也’。”颠的本义为头顶，引申为物体的顶部。但为什么颠字还有颠倒之义，却使人不解。

“趾”：本义为脚，引申为脚趾、物体的下部、止、停止等义。这里用引申义，指鼎的最下部。

“否”：本义为言路不通，引申为闭塞、阻隔不通等义，或作副词用，表示否定。这里是以阻塞之义喻政权机制中不正确的人或事。

“妾”：本义为女性奴仆，借为男子在正妻之外所娶的女子的称呼。

这段爻辞一共两句话：第一句是“鼎颠趾，利出否。”直译的大意为：鼎足朝上，有利于清除鼎中的废物。这是在为上一卦《革》卦的行为辩护，是说颠覆旧政权有利于消除其政权的腐败现象。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形象。读这句爻辞要注意一个文字问题，就是这句话的“颠”字是用其上端之义，不要理解成颠倒之义。“颠”字本身只有顶端之义，而没有颠倒之义。颠倒之义是由这句爻辞的意思而产生的，以“趾”为“颠”，以脚为上当然就是颠倒过来了。或者说颠字为什么有颠倒之义，是很难理解的，只有这一句爻辞才能说明其出处。

第二句是“得妾以其子，无咎。”直译的大意为：纳新妾是因为她儿子的原因，这样做没有过错。这句话表面上看起来不太好理解，因为这句话不论是与鼎这个器具的颠倒，还是与鼎颠倒所象征的颠覆国家政权好像都没有关系。其实这是在说建立新政权的事。其中的“妾”是比喻被推翻的商遗族，而“子”是喻政权。（这种比喻在《周易》中常见，参见《屯》、《蒙》、《小畜》等卦卦爻辞的注释。）这句爻辞是说我们现在来管理过去的王族，是因为我们获得了他们曾经拥有的政权的原因。过去他们是当权者、是丈夫，我们是服从者、是妾。现在关系被颠倒过来了，我们成了丈夫，他们

也就成了需要我们来管理的妾。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正如鼎足朝上有利于清除废物一样，颠覆旧政权有利于铲除社会的腐败。得到管理他们的权力是因为我们获取了他们曾经掌握的政权，这样做没有过错。”

初六爻爻象为“䷇”。《比》卦卦象。比有亲密、亲近之义，故有“得妾”之词。

九二爻爻辞：“鼎有实，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实”：果实、实物。

“仇”：《说文》：“仇，讎也。”段玉裁注：“讎犹应也。《左传》曰：‘嘉偶曰妃，怨偶曰仇。’仇为怨匹，亦为嘉偶。”《尔雅·释诂上》：“仇，匹也。”《广雅·释诂三》：“仇，恶也。”《玉篇·人部》：“仇，怨也。”仇字从人、从九。《说文》：“九，阳之变也，象其屈曲究竟之形。”九字的本义为植物初生时因受阻而扭曲的形状。加人旁为仇字，当是表述不谐调的人际关系，故仇字的本义应为不和谐的配偶，引申为仇恨、仇敌等义。这里用本义，指上一爻所说的“得妾”中的妾，也即被推翻其统治的商遗族。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的受损者，心有不甘，又不得不从，故称为“仇”。

“疾”：本义为病痛，引申为恨、憎、嫉妒、担忧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即”：本义为就食，引申为靠近、接近等义。

“鼎有实”：鼎中有食物。比喻在国家政权中有物资利益存在。

“我仇有疾”：我的这个冤家配偶有病。指商族由于被剥夺政权后担心遭到周族不公正的对待。

“不我能即”：如果能够大公无私地考虑问题，就可以使他们与我们一起共同享受鼎中的食物。“不我”是“能即”的条件。“不我”就是无私的意思。这句话是说我们虽然剥夺了他们的政权，但不能因此歧视他们，而是要公正地对待他们，要让他们和我们一样分享权利。这样做了，就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国家政权中包含有巨大的物资利益，而我们的这个不和谐的配偶商族却因为被剥夺了政治的主宰权而心怀

忧虑，担心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如果能够大公无私地对待他们，让他们能够与我们一道分享其中的政治权力和物资利益，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二爻爻象为“䷧”，《坎》卦卦象。坎的本义为土不够。因为土不够就形成了凹地而不平，而政治的原则就是要处事公平，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

“耳”：本指人的听觉和平衡器官，引申为像耳的东西，如附在物体两旁便于提举的结构、日晕等。这里用双关义，以为了方便人移动而在鼎上铸造的两个提耳象征当权者对民意的采纳。

“行”：行为。

“塞”：本义为室、堵塞，引申为填塞、阻塞、滞塞、遮掩等义。

“雉”：鸟名，俗称野鸡、山鸡。

“膏”：本义为肥肉，引申为滑润可口的美味。

“方”：副词，相当于只、仅。

“亏”：虧的简体字。字形像鸟落虎口，遇险而气短之义。引申为缺损、减少、差欠、毁坏、输、亏空、伤害、辜负、对不起等义。这里用缺损和差欠之义，以滚烫的美味膏汤被雨水打湿冷却后索然无味来比喻高压政策之下的上下关系。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鼎器的提耳被打掉，我们的行动就不通畅，用野鸡烹制出的美味佳肴也就因此而不能够享受。作者以鼎器的提耳被打掉后，烫手的餐具难以提走，也就因此不能享受其中的美食，来比喻当权者如果不能听取各方意见，就不能与民众沟通，也就因此得不到民众的拥护，享受不到为王者的权力。

“方雨，亏。”：仅仅指望下雨来使鼎器冷却，也会因此使鼎中的美食冷却而无味。“雨”字在《周易》中一般是比喻对不服从者的打击，如《小畜》卦上九爻辞的“既雨既处”就是说对商族的处罚已经完成等。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强扭的瓜不甜，建立在武力压制

的基础上的关系是不可能和谐的。

“悔，终吉。”能够感到悔恨，最终还是会有一个完美的结局。对什么感到悔恨呢？对“鼎耳革”的行为，对不能“不我”地对待其他部族的行为。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正如鼎器的提耳被打掉，就会因为鼎器烫手而不能将其移动，不能享受其中的美食，如果仅仅指望雨水来打湿鼎器后再享用，美食也会因冷却而无味一样，如果我们不能够公平地分配权利，不能够听从其他部族的意见，仅仅希望通过武力来压制其他部族，是不可能与之取得和谐关系的。如果我们能为不公平的行为而悔恨，最终还可以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这句爻辞是“不我能即”的反面，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公平地对待其他部族的原因的。如果我们不能宽大地对待各部族，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武力为依靠使自己的权利最大化，就不能与其他部族和平共处。

九三爻爻象为“䷱”，《井》卦卦象。井象征财富，也象征秩序和法律，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餗”：鼎中的美食。

“渥”：本义为屋内浸水，引申为沾湿、光润、浸泡等义。这里是形容鼎翻食洒、汤汁遍地的情形。

九四爻爻辞直译的大意为：“鼎足折断，鼎中供大家食用的美食洒满一地，其情形是一遍狼藉，将产生不良的后果。”如果说上一爻的“鼎耳革”是一种不和谐的僵持状态的话，那么“鼎折足”则是其关系发展下去的必然结果，是更严重的后果。“足”是鼎的基础，就鼎所象征的国家政权而言，民众是基础。这里的“鼎折足”就是比喻民众与政权脱离的行为。政权没有了民众作为支撑，还叫什么政权呢？国家也就分裂了，就会天下大乱，所以说“凶”。以此，九四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鼎足折断，鼎中供大家食用的美味佳肴就会被打翻，其情形一遍狼藉，结局将不好一样。如果国家的政权机制脱离了民众

的支持，政权中所包含的物质利益就会支离破碎，将由此形成一个混乱的局面，产生不良的后果。”

九四爻爻象为“䷱”，《大过》卦卦象。大过就是负荷过重，不堪重负之义。故有“折足”之辞。

六五爻爻辞：“鼎黄耳，金铉，利贞。”

“黄”：《说文》：“黄，地之色也。”甲骨文“黄”字像箭矢穿田而出，应是一个会意字，会田中生长之物。金文黄字从田从光，进一步明确了其田中之色彩的含义。植物的色彩很丰富，但在初生时，绝大多数都是呈淡黄色，所以，黄字的本义应为地中植物初生时的颜色。又引申为指婴儿或三岁以下的幼儿。同时，依古人五行的观点，黄色也是东、西、南、北、中这“五方”里面“中”的颜色。因此，黄色在我们古代一直就是中立的象征。这里的“黄”字是以金属铜的颜色象征政权分配中的大公无私、公平合理。

“金”：《说文》：“金，五色金也。黄为之长，久藏不生衣，百练不轻，从革不违。西方之行，生于土，从土，左右注象金在土中形。”金的本义为金属的总名。金属的原料均采自于地中的矿石，故在五行学说中，有土生金之说，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黄金的金。但古人还是将黄金或铜这类黄色的金属视为最好的金属。

“铉”：《说文》：“铉，举鼎也。”铉是横贯鼎两耳以举鼎的木棍。或为钩状，金属制，以提鼎两耳的提环。由于古人以鼎象征国家政权，所以，铉也被用于喻掌握国家政权的三公等重臣。如《晋书·刘琨祖逖传论》：“契寒松而立节，咸能自致三铉，成名一时。”南朝·梁·江淹《为萧骠骑让封第二表》：“且麟阁之臣，尚有位不及铉。”都是以铉喻重臣之位。这里的铉正是以提鼎之环喻掌握国家政权的重臣。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正如鼎要配于黄铜制成的金属耳及提环一样。国家政权应保持与民众的联系，应由为人公正贤明的大臣掌握。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不我能即”的问题上来。整个鼎卦就是围绕着“不我”两个字展开，是反复述说掌握国家政权的人一定要

公正廉明，这样做了就如何如何好，否则就如何如何不好。

六五爻爻象为“䷟”，恒卦卦象。恒就是永恒、长久之义。要想鼎器不易损坏，就要使用经久耐用的金属作为鼎耳和提环。要想国家长治久安就要任用处事公正、为政清廉的大臣。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鼎玉铉，大吉。无不利。”

“玉”：玉本为一种细密、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一般用作高级工艺品或装饰品。玉也是我国古代圭、璧类礼器的主要原料，因此，玉在我国古代代表了纯洁、美丽、精细等美德而受到推崇。凡精美的、珍贵的事物都以玉作比，如玉酒、玉女、玉食、玉饰等。“鼎玉铉”即用玉来装饰鼎杠。比喻掌权者不仅要有黄色金属一般的意志和品德，而且要表现出像玉一样的纯洁和美丽。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正如在鼎的黄铜提手上配上美玉会更为完美一样，掌握国家政权的人如果能示人以仁慈友善的形象，将产生最为圆满的结果。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好。”

五十一、震

【原文】

（卦辞） ䷲：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爻辞） 上六：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六五：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九四：震遂，泥。

六三：震苏苏。震行，无眚。

六二：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来复。

初九：震来 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译文】

（卦辞） ䷲：政令仿佛雷声可以助长万物生长一样，能使国事通泰。当雷声响起时，人们会惊恐地窥视并停止嬉笑。对政令的传达也会使民众心存敬畏，严肃对待。因为政令与雷声一样，即使传播得很远，它的威力也会如刚舀出坛的美酒散发出浓郁的芳香一般地存在。

（爻辞） 初九（䷲）：政令有如雷声一样使人敬畏，在听到后如果能够严肃对待，就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六二（䷲）：当新政的推行遭遇到对方的阻碍时，要考虑到将要消耗掉大量财富。因为对于不顺从者，就要统领大军跋山涉水地追击，直到他们山穷水尽后投降。

六三（䷲）：新政令有如治病的良药。新政令推行后，就会清除腐败，使社会成为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

九四(䷧)：新政令得以推行完成后，国家才会政通人和。

六五(䷧)：政令如果朝令夕改，将产生不良的后果，要考虑到不能使现任的官员寒心而逃亡。

上六(䷧)：高压下的专政如果像搓绳索一般地反复进行，被专政者就会如被捕获的鹰一般感到恐惧，征战的结果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如果其打击不会伤害到俯首的顺从者，而只是针对其不愿称臣的邻邦，就没有过错，因为他们不愿意与新政权融合而罪有应得。

【注释】

《震》卦卦辞：“䷲：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

“䷲”：《震》卦卦画。由《巽》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巽》卦变为初九爻的《小畜》卦“䷈”；再变为六二爻的《家人》卦“䷤”；六三爻的《益》卦“䷩”；九四爻的《无妄》卦“䷘”；六五爻的《噬嗑》卦“䷔”；上六爻的《震》卦“䷲”。《震》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震”：《说文》：“震，霹雳振物者，从雨，辰声。”段玉裁注：“霹雳，疾雷之名。《释天》曰：‘疾雷之名。’《仓颉篇》：‘霆，霹雳也。’然则古谓之霆，许谓之震。”《尔雅·释诂》：“震，动也。”《广韵·震韵》：“震，威也。”《尔雅·释诂》：“震，惧也。”震字从雨，从辰。“雨”即雨水。“辰”为地支的第五位，象征三月。三月是大自然的阴阳二气势均力敌、阳进阴退的季节。阴阳相交而生雷。所以震的本义为疾雷，引申为震动、威严、惊恐等义。本卦卦名以自然界的雷声来比喻当权者的政令。

上一卦为《鼎》卦，象征政权的稳定。政权稳定后，就要推行新政，所以在《鼎》卦后接《震》卦，象征新政的推行。

“虩(xi 细)”：《说文》：“虩，《易》‘履虎尾虩虩。’恐惧。一曰蝇虎也。”虩字从虎、从𧈧。“𧈧”是隙的本字，裂缝的意思。因

此，“𧈧”字的本义当为从门缝隙观虎，会惊恐、谨慎之义。

“哑”：哑的简体字。《说文》：“哑，笑也。”《玉篇·口部》：“哑，笑声。”“哑，不言也。”《集韵·马韵》：“哑，暗也。”哑有笑和失去语言功能两种含义，究竟那一种含义是其本义呢？观字形，哑字从口、从亚。“亚”：《说文》：“亚，丑也。像人局背之形。贾侍中以为次弟也。”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亚字像隅角之形。”《尔雅·释言》：“亚，次也。”亚的本义就是次一等的。“哑”字的本义应为次一等的口、较差的口。由于生理缺陷或疾病而失去或部分失去言语功能正是符合其义，因此，“哑”字的本义应为哑巴的哑，指失去或部分失去言语功能。为什么哑字又有了“笑”义呢？分析前人注释，大多本于对本卦“笑言哑哑”的理解，将“哑哑”当成了“笑言”，其实，这是一种误读。“笑言哑哑”的本义应为笑谈声停止或朗朗的笑谈声突然因恐惧而变调。是“震来 𧈧𧈧”的结果。看见老虎来了，赶紧把大门关上，从门缝内偷偷窥视，刚才的笑谈声也由于现在的紧张而随之停止。“哑”字本没有笑声义。传统意义上的“哑”字是一个多音字，作笑声解时读作“e”，近似于笑声。作哑巴解时读作“yǎ”，近似于哑巴的发音。传统易学在读本卦卦辞时一般读着“e”，但由于我们以上所说的原因，“哑”字也就只应当有一种读法，就是“yǎ”。

“惊”：驚的简体字。本义为马因受到突然的刺激而精神紧张，行动失常。引申为恐惧、惶恐、惊异、震动、警戒等义。

“丧”：本义为逃亡，引申为失去、丢掉、忘记、死亡等义。

“匕”：古代的一种取食器具，长柄浅斗，形状像汤勺。

“鬯(chang 畅)”：鬯为古代祭祀、宴饮用的香酒，用郁金香合黑黍酿成。

“震来𧈧𧈧”：震雷来临时，心存敬畏之心。“𧈧”的本义是从门缝看虎，这里是比喻心存恐惧和敬畏。

“笑言哑哑”：笑谈声哑然而止。不仅要心存敬畏，而且还要严肃对待，不能继续嬉皮笑脸地不当回事。

“震惊百里，不丧匕鬯。”：雷声传到很远的地方，也不会丧失其威力。“百里”不是实指，而是形容很遥远的地方。“匕鬯”的本

义是从酒缸中刚舀出来的香酒，这里是以浓郁的酒香比喻雷声对人的震动效应。

《震》卦卦辞大意为：“政令仿佛雷声可以助长万物生长一样，能使国事通泰。当雷声响起时，人们会惊恐地窥视并停止嬉笑。对政令的传达也会使民众心存敬畏，严肃对待。因为政令与雷声一样，即使传播得很远，它的威力也会如刚被舀出坛的美酒散发出浓郁的芳香一般地存在。”

初九爻爻辞：“震来 虩虩，后笑言哑哑，吉。”

初九爻爻辞较卦辞多了一个“后”字，表示“震来虩虩”和“笑言哑哑”是前后相连贯的行为。“震来虩虩”的意思是震声传来时，使人感到敬畏。“笑言哑哑”的意思是停止嬉笑，严肃对待。均是喻对新政令的态度。

初九爻爻辞大意为：“政令有如雷声一样使人敬畏，在听到后如果能够使人严肃对待，就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初九爻爻象为“䷳”，《小畜》卦卦象。小畜即“小人之畜”，也就是驯化民众之义。对朝廷的政令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震来厉，亿丧贝。跻于九陵，勿逐，七日来复。”

“亿”：億的简体字。《说文》：“亿，安也。从人，意声。”《集韵·职韵》：“亿，度也。”亿的本义为安，也有臆测、揣度等义，与“臆”字字义同。这里用揣度义。

“贝”：贝本为蛤螺等有壳软体动物中腹足类和瓣鳃类的统称。古代曾以贝为货币。这里用货币义。

“跻”：躋的简体字。《说文》：“跻，登也。从足，齐声。《尚书》曰：‘予颠跻。’”《尔雅·释诂下》：“跻，升也。”《方言》卷一：“跻，登也。”跻的本义为登上、上升。

“陵”：大山。

“逐”：追赶。

“震来厉，亿丧贝。”：推行新政而遭遇到阻力时，就要考虑到将丧失钱财。由彼及此为“来”。“厉”的本义为磨刀石，引申为磨砺、灾难等义。“震来厉”就是新政令的推行不顺利，遭遇到障碍。为什么“震来厉”就要“亿丧贝”呢？因为要出远门，“跻于九陵”：登上崇山峻岭之中。“九”字不是实指，而是喻其多。“跻于九陵”相当于说翻过很多很多的山，到达很远很远的地方。跑这么远干什么呢？“勿逐”：带领军队追赶。追赶那些不服从命令的人。“七日得”：七天后将其得到。“七日”是卦变的周期，每卦六爻，每爻主一天，第七天时变为另一卦主事。卦变的实质是阴阳的变化，所以这里所说的“七日得”实质上是说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的转化后，他们才不得不低头，不得不服从。这种远征是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保障的，所以说“亿丧贝”。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当新政的推行遭遇到对方的阻碍时，要考虑到将要消耗掉大量财富。因为对于不顺从者，就要统领大军跋山涉水地追击，直到他们山穷水尽后投降。”

这段爻辞实际上是在说对于推行新政要不惜一切代价地使之落实。

六三爻爻辞：“震苏苏。震行，无眚。”

“苏”：蘇的简体字。《说文》：“苏，桂荭也。”《方言》卷三：“苏、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间曰苏，自关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小尔雅·广名》：“死而复得生谓之苏。”《方言》卷十：“悦、舒，苏也。”苏本为一种药用植物名，也名紫苏。唇形科。一年生草本。茎方形，叶两面或背面带紫色，夏季开红或淡红色花。茎、叶、种子均可以入药，嫩叶古人用以调味，种子可以榨油。紫苏性温，味辛，有发表散寒、理气宽中的功用，主治外感风寒、头痛发热、胸闷呕吐、咳嗽、气喘等症。因其药用的功能而引申为苏息、缓解、再生、醒悟等义。这里用引申义，喻新政令的作用是有利的，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解放”一词。

“眚”：本义为眼睛生病，引申出过失、灾难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新政令有如治病的良药。新政令推行后，就会清除腐败，使社会成为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

六三爻爻象为“䷩”，《益》卦卦象。益就是利益、有益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震遂，泥。”

“遂”：本义为行有所得而止，即成功、完成之义，引申为往、前进、通达、称心、安定等义。

“泥”：本义为含水的半固体状的土，引申为软弱、陷住等义，并用于像泥一样黏糊的东西的称呼，如印泥、含泥沙较重的河流名等。泥的特点是柔软，这里正是取其柔软、柔顺义，喻社会的和谐。这种用法我们今天仍然在使用，如将调解矛盾称为“和稀泥”等。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新政令得以推行完成后，国家才会政通人和。”

九四爻爻象为“䷋”，《无妄》卦卦象。无妄就是无妄为、行为端正之义，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

“事”：《说文》：“事，职也。”古文事、史、吏为一字，其本义为官职、职务、职业等。后引申为事情、侍奉、任用等义。这里用官吏义。

“震往来，厉。”：雷声反复振荡，将产生磨难。由此及彼为“往”，相当于去。由彼至此为“来”。“往来”就是反复振荡。这里是比喻由于政令的难以实施，而不断地下达新的高压政令。

“亿无丧有事”：要考虑这种反复的政策，不至于使现在听命的官员背离朝廷。古文“事”“史”“吏”三字为一字，其本义为听命于朝廷的官员，坤卦六三爻辞的“含章可贞，或从王事。”中的“事”这就是用服从于王的官员的意思。“有事”就是现任的官员。“无丧有事”则为不使现任的官员逃走。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政令如果朝令夕改，将产生不良的后果，

要考虑到不要使现任的官员寒心而逃亡。”

这句爻辞实际上是在说政令的严肃性问题。如果反复下达不同的政令，必然会使下面办事员为难，使人无所适从，谁会跟从这种王者呢？所谓君子无戏言。政令不可在短时间里经常变更，以免伤害了执行者的心。

六五爻爻象为“䷲”，《噬嗑》卦卦象。噬嗑是人和动物吃东西时反复嚼咬的情形，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震索索，视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婚媾有言。”

“索”：本义应为用手搓绳，引申为绳子、像绳子的东西、法度等义。

“矍（jue 决）”：《说文》：“矍，佳欲逸走也。从又，持之矍矍也。……一曰视遽貌。”段玉裁注：“佳，当作隼；也，当作儿。隼欲逸走而未能，矍矍然。”《玉篇·瞿部》：“矍，鹰隼得逸志也。矍矍，视而无所依之也。”“矍，遽视也。”矍字字形从目、从佳、从又，像鹰隼被人手持而双眼惊恐地向左右求助状，本义当为惊惶四顾貌。

“躬”：低头鞠躬状。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高压下的专政如果像搓绳索一般地反复进行，被专政者就会如被捕获的鹰一般感到恐惧，征战的结果将产生灾难性后果。如果打击不会伤害俯首的顺从者，而只是针对其不愿称臣的邻邦，就没有过错，因为他们不愿意与新政权融合而罪有应得。”

这句爻辞是对六五爻辞“震往来，厉，亿无丧有事”的进一步解释。“震索索”就是“震往来”的结果。“视矍矍”也就是“厉”的形象化。让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当然会“丧有事”，所以“征凶”，不能以强权来治国。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对朋友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震不于其躬，于其邻，无咎。”：这种打击只要不是针对朋友的，而是针对顺从者之外的人，就没有过错。为什么呢？因为“婚媾有言”：婚姻生活发生

了矛盾。在《周易》中，“婚媾”一般用来形容部落之间的融合。“婚媾有言”就是指不能“躬”者，就是不服从朝廷管理的人。

五十二、艮

【原文】

(卦辞) ䷳：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爻辞) 上九：敦艮，吉。

六五：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六四：艮其身，无咎。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译文】

(卦辞) ䷳：制止诸侯国中的背叛者，不是为了从肉体上俘虏和消灭他们，而是为了从精神上改造他们，不能使他们的政权由背叛者掌握，如此则就不会有违背朝廷的行为发生。

(爻辞) 初六 (䷳)：将背叛朝廷的行为制止在其萌芽的初始阶段，就不会引发不良的后果，利于永远保持这种正确的认识。

六二 (䷳)：要将他们背叛的行为制止在已经开始实施的阶段。如果这时候还不采取拯救的措施，而是放任自流，我们的朝廷就将得不到安宁。

九三 (䷳)：要将叛乱者的行为制止在国界之外，如果任由分裂者的阴谋活动继续演变下去，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对新政权的影响将会如烟熏火燎般使其窒息。

六四 (䷳)：制止住叛乱者的有生力量，就消除了危机。

六五 (䷥)：制止住叛乱者首领，他们所发出的政令就会符合朝廷所要求的社会秩序，从而使其令人遗憾的行为消亡。

上九 (䷥)：督促、诫勉叛乱者制止其不正确的行为，将产生良好的结局。

【注释】

《艮》卦卦辞：“䷳：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

“䷳”：《艮》卦卦画。由《兑》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兑》卦变为初六爻的《困》卦“䷮”；再变为六二爻的《萃》卦“䷬”；九三爻的《咸》卦“䷞”；六四爻的《蹇》卦“䷦”；六五爻的《谦》卦“䷎”；上九爻的《艮》卦“䷳”。《艮》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艮”：《说文》：“艮，很也。从匕目。匕目，犹目相匕，不相下也。”《广雅·释诂一》：“艮，坚也。”观字形，艮字从目、从匕。匕即人字的反文。因此，艮的本义当为反观、回顾之义。反观、回顾就含有回头思量、检讨自己的行为，停止错误的行为等义，故艮字又引申为停止、静止等义。在自然界的万物中，山与石是相对静止的，所以艮字又成为了山的代称，并引申出艰难、坚硬、坚固等义。在本卦中，艮字用停止、制止义。

《震》卦所述的强化专政是为了制止臣民的不正确的行为，所以在《震》卦后接《艮》卦，讲述在什么阶段打击犯罪者会产生那些相应的结局。

“背”：本义为脊背，自肩至后腰部分，引申为泛指物体的上面、后面或反面，违背、背叛、离弃等义。这里用双关义。

“庭”：《说文》：“庭，宫中也。”段玉裁注：“宫者，室也。室之中曰庭。”朱骏声通训定声：“庭，今俗谓之厅……按：堂、寝、正室皆曰庭。”《玉篇·广部》：“庭，堂阶前也。”《广韵·青韵》：“庭，门庭。”庭字的本义一说为正室、厅堂。一说为堂阶前的地坪。观字形，庭字从广、从廷。广的本义为依崖而建造的屋。廷字

的本义为朝廷，是君王接受朝拜和处理政事的地方。依此，“庭”字的本义当为朝廷之屋，以“廷”字的字义基本相同。林义光《文源》说：“廷与庭古多通用……象庭隅之形。”其观点是正确的。这里指诸侯国的议事厅。

艮卦卦辞大意为：“制止诸侯国中的背叛者，不是为了从肉体上俘虏和消灭他们，而是为了从精神上改造他们，不能使他们的政权由背叛者掌握，如此则不会有违背朝廷的行为发生。”

这段爻辞实际上是说对不顺从者的征战，并不是为了“获其身”：从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为了“行其庭，不见其人。”：从精神上改造他们，使其领导层与君王保持一致。所谓“不见其人”不是说没有人，而是说没有背叛朝廷的人，这才是“艮其背”的目的。

初六爻爻辞：“艮其趾，无咎，利永贞。”

“趾”：趾的本义为脚指头，引申为足、止等义。因为脚趾头处于人的最下部位，相当于植物的根部，故《周易》作者在《周易》中常以“趾”象征事物的初始阶段。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将背叛朝廷的行为制止在其萌芽的初始阶段，就不会引发不良的后果，利于永远保持这种正确的认识。”

初六爻爻象为“䷳”，《困》卦卦象。困的本义为草木生于破庐之中。阳光不足的杂草是长不大的，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艮其腓。不拯其随，其心不快。”

“腓”：小腿肌，俗称腿肚。

“拯”：拯救。

“随”：本义为跟随、跟从，引申为顺着、顺便、听任、放任、追逐等义。这里用放任自流义。

“快”：高兴、愉快，引申为称心、遂意等义。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要将他们背叛的行为制止在已经开始实施的阶段。如果这时候还不采取拯救的措施，而是放任自流，我们的朝廷就将得不到安宁。”

“腓”的本义为小腿，是人行走的肢体，这里用来比喻行动已经开始。“心”在古人的眼中是人思维的器官，这里用来比喻发号施令的政权机构，也就是朝廷的象征。“其”字的用法较灵活，这句爻辞中的三个“其”的含义各不相同，其中第一个“其”字作第三人称代词用，相当于他、他们，指叛乱者；第二个“其”字作连词用，相当于“若”“如果”；第三个“其”字作反身代词用，指自己。“艮其腓”较“艮其趾”而言，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但还为时不晚，还来得及制止，如果这时候还不采取补救措施，依然放任自流，就“其心不快”，要出大麻烦了。

六二爻爻象为“䷌”，《萃》卦卦象。萃的本义为聚集。兵马聚集，既是造反之象，又是征战之象，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

“限”：《说文》：“限，阻也。一曰门楣。”《小尔雅·广诘》：“限，界也。”《玉篇·阜部》：“限，度也。”本义应为障碍、阻隔，引申为门槛、界限、止境等义。这里用引申义，指国境线、边界。

“列”：《说文》：“列，分解也。”字形像以刀分开骨肉之形，故列字的本义应为分、分开，即“裂”字的本字。引申为排列、行列、陈说、次位、序列等义。这里用本义，指分裂国家的行为。

“夤(yin 寅)”：《说文》：“夤，敬惕也。”段玉裁注：“《释诂》云：‘寅，敬也。’凡《尚书》‘寅’字，皆假为‘夤’也。”观字形，夤字从夕、从寅。故夤字的本义当为傍晚而演，也就是在夜幕的隐蔽下演变。引申出警惕、演变等义。这里用本义，相当于秘密演变、阴谋演变。

“薰”：本义为火烟上出，引申为用火烟熏炙、烧灼、火气盛等义。这里是以本义比喻叛乱行为对朝廷的危害。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要将叛乱者的行为制止在国界之外，如果任由分裂者的阴谋活动演变下去，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对新政权的影响将会如烟熏火燎般使其窒息。”

“艮其限”的限字是指宗主国的国境线，这是最后的底线。过了这一底线，政权的稳定就有问题了，作者以“薰心”二字来比

喻，非常形象。

九三爻爻象为“䷳”，《咸》卦卦象。咸字的本义为手持武器，保家卫国，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艮其身，无咎。”

“身”本义为人或动物的躯体，引申为物体的主干或主体部分等义。这里用以比喻叛乱者的发生地或主力军。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制止住叛乱者的有生力量，就不会有过错发生。”

六四爻爻象为“䷳”，《蹇》卦卦象。蹇的本义为跛足，跛足则难行，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艮其辅，言有序，悔亡。”

“辅”：本义为绑在车轮外旁用以夹轂的两条直木，起增强轮辐载重力的作用，古代借用此象以言人面颊，又引申为佐助等义。这里用人面颊骨之义。

“序”：《说文》：“序，东西墙也。”本义为堂屋的东西墙，引申为次序、顺序、顺序更替等义。这里用顺序义。

“艮其辅”的字面意思就是：制止住他们的面颊。面颊也就是俗称的腮帮子。腮帮子动就象征着口在说话，对国家而言，类似于腮帮子的器官就是发号施令的机构，就是司令部。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是说“擒贼先擒王”。

“言有序”：言语就有次序了。将叛乱者的司令部控制住，谁还敢胡言乱语呢？

“悔亡”：悔恨消亡。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制止住叛乱者首领，他们所发出的政令就会符合朝廷所要求的社会秩序，从而使遗憾的行为消亡。”

这句爻辞与卦辞的“行其庭，不见其人”的含义相近。

六五爻爻象为“䷳”，《谦》卦卦象。谦的本义为不自满、不自以为是。能如此就不会妄为，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敦艮，吉。”

“敦”：敦促。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督促、诫勉叛乱者制止其不正确的行为，将产生良好的结局。”

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苦海无边，回头是岸”等均属“敦艮”之言。

五十三、渐

【原文】

(卦辞) ䷴：渐，女归吉，利贞。

(爻辞) 上九：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九五：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六四：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九三：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六二：鸿渐于磐，饮食衎，吉。

初六：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译文】

(卦辞) ䷴：逐渐融合，使小国臣服于朝廷，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结局，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爻辞) 初六 (䷴)：正如鸿雁降落在遭受攻击的地区，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一样。当我们所推进的文明遭遇到对方的武力抵抗时，国家政权就会受到威胁。如果我们能够以理服人，将自己的先进文化及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陈述清楚，使之理解和接受，就可以消除其对立情绪，而不发生矛盾。

六二 (䷴)：正如鸿雁降落在巨石一般安定的地区，饮食就会有保障一样。文明的推进如果能平稳地进行，人民的生活就可以安居乐业，呈现出国泰民安的祥和景象。

九三 (䷴)：正如鸿雁降落在食物稀少的陆地一样，当文明的推进得不到被推广地区的人民响应的時候，征战的队伍将不能收兵回朝，强行的结

合也不能够诞生符合于双方利益的新政权机构，将由此产生不良的后果。此时，利于防止犯罪的行为发生。

六四（䷏）：正如鸿雁降落在树枝头，在可能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提前发出警报，起到屋椽般的防护作用一样。当文明的推进遭遇到阻力的时候，可以与对方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对方有发动叛乱的企图时，我们就可以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这样做了就不会发生过错。

九五（䷎）：正如鸿雁降落在高高的山冈上，而找不到食物一样。当文明的推进受到长期的抵制，被推广者很长时间也不愿意与文明的政治制度结合时，终究会因为他们自己的昏庸、愚昧而被我们取代，将会有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上九（䷋）：正如鸿雁降落在食物短缺的陆地上时，它们漂亮的羽毛可以成为美丽的榜样一样。当文明的推广得不到被推广地区的人民响应的时候，我们也要严格地要求自己，以我们的言行举止用来作为他们效法的榜样。潜移默化的作用将可以产生良好的结果。

【注释】

《渐》卦卦辞：“䷏：渐，女归吉，利贞。”

“䷏”：《渐》卦卦画。由《归妹》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归妹》卦变为初六爻的《解》卦“䷧”；再变为六二爻的《豫》卦“䷏”；九三爻的《小过》卦“䷽”；六四爻的《谦》卦“䷎”；九五爻的《蹇》卦“䷦”；上九爻的《渐》卦“䷏”。《渐》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渐”：《说文》：“渐，水。出丹阳黟南蛮中，东入海。”《广雅·释诂二》：“渐，进也。”《广韵·琰韵》：“渐，事之端，先睹之始

也。”“渐，渐次也。”《集韵·监韵》：“渐，流入也。”《广雅·释诂》：“渐，湿也。”《广雅·释诂二》：“渐，渍也”《字彙·水部》：“渐，浸染也。”渐有慢慢地、逐步发展、征兆、次序、流入、沾湿、习染、浸泡等义，也是渐江的古名。但为什么有这些含义，古人未说清楚。观字形，渐字从水、从车、从斤。“斤”是古代的一种与斧的功用和形状相似，而比斧小、横刃的砍木工具。“斤”字与“车”字相合组成“斩”字。林义光《文源》：“斩，伐木也。《考工记·轮人》：‘斩三材。’从斤从车，谓断木为车。”《周礼·考工记·轮人》：“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斩”字的本义就是砍木造车。古代工具简陋，而造车的工序复杂，要求较高。为了使车轮、车轴等精密部件容易弯曲、变形而达到所要求的标准，常需要利用水使木料伸张或变软。在车造成后，也要以水测平来检测车辆是否符合标准。这种在造车的过程中以水浸润木材使其更易加工和以水测平检测新车是否符合标准的过程就是“渐”的本义。或者说“渐”字的本义就是浸润、测平。由于这个过程需要循序渐进，故引申为融合、渐进、逐步、发展、征兆、湿、次序、流入等义。这里用逐步融合义，指的是使周族进步的观念融入敌对者的心中。

镇压叛乱者容易，难的是对其愚昧进行彻底的改造，所以在《艮》卦后接《渐》卦，讲述如何开展文明教化的工作，如何使其他方国融入到周族所统治的国家体制中来。

《渐》卦卦辞的字面大意为：“逐渐融合，使女子出嫁到婆家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结局，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女归”就是女子出嫁。在《周易》中，作者将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关系以家庭关系作比，以“丈夫”喻“天子”所代表的宗主国，以“妻子”喻处臣服地位的其他方国。这里的“女归”就是使其他方国归附于朝廷之义，这正是《渐》卦的主题，也正是“渐”字的内涵。作者以婚姻的结合来比喻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充分表现了作者的理想境界，同时，也可将其视为对小国的基本要求。以此，《渐》卦卦辞可译为：

“逐渐融合，使小国臣服于朝廷，才能有一个良好的结局，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初六爻爻辞：“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

“鸿”《说文》：“鸿，鸿鹄也。”《玉篇·鸟部》：“鸿，鸿雁也。”鸿鹄即天鹅。鸿雁即大雁。这两种鸟都属于候鸟，形状及习性也差不多，只是天鹅的颈更长一些，羽毛颜色为纯白或黑色，而大雁的羽毛为淡紫褐色。因其特征基本相同，古人有时也将它们统称为鸿。鸿有四个基本特点：一是它们同为候鸟，冬去春来，南来北往，每年都迁徙于西伯利亚与我国广大的中部及南部地区；二是它们都飞得高，迁得远；三是它们在迁移的过程中非常有纪律，警惕性高，配合默契，群体飞行一般由一只年老的雄鸟领头呈“一”字形飞行，以减少阻力，一旦地面有声响，则立即变换队形呈“人”字形队行，以保持各边的警惕；四是它们配偶专一，从一而终。正是因为这些特点，使古人对鸿雁十分敬重。《水浒传》第一百回“燕青秋林渡射雁”，就曾惹得宋江一顿训斥：“此禽仁、义、礼、智、信，五常俱备：空中遥见死雁，尽有哀鸣之意，失伴孤雁，并无侵犯，此为仁也；一失雌雄，死而不配，此为义也；依次而飞，不越前后，此为礼也；预避鹰雕，衔芦过关，此为智也；秋南春北，不越而来，此为信也。此禽五常足备之物，岂忍害之？”也正是因为鸿的这些优良品性，古代婚礼时往往以男方送给女家活鸿为聘礼的必备物，以示对女方的敬重。现在鸿已经很少见，但在我国的许多地区却依然保持着以家鹅作为定情礼物的习惯，即来源于此。这里的鸿字正是以其特点象征新政权文明和进步。

“于”：介词，表示一种存在状态，相当于“在……地方”“处在……环境”。

“干”：《说文》：“干，犯也。”《尔雅·释言》：“干，求也。”甲、金文“干”字像有丫杈的木棒形，当为古人狩猎作战时所用的武器。引申为触犯、扰乱、干预、干涉等义。

“鸿渐于干”的字面含义为：“鸿雁逐渐回归于遭受打击的地方。”渐卦的六爻爻辞均是以“鸿渐于×”开头。“鸿”在此象征着作者所代表一方的文明、诚信的精神和文化。“渐”是融入的意思。“鸿渐于×”可译为：文明的推进遭遇到……的处境。“鸿渐于干”

就是文明的推进遭遇到武装抵抗。

“小子厉”：在《周易》中，“小子”一般用于比喻国家政权。“小子厉”就是国家政权受到威胁。

“有言，无咎。”：“有言”即做大量的说服工作，将新政权所推行的先进的文化及可能产生的好处用语言陈述清楚，使之理解和接受，从而消除其对立的情绪。“无咎”：没有过错。“有言”是“无咎”的前提，要使对方归顺，必须得到他们的认同，这种认同是要通过交流才能达到的，只有消除他们的顾虑后才能够使之接受。否则，当他们将我们视为掠夺者时，他们怎么会不反抗呢？又怎么会不“厉”呢？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正如鸿雁降落在遭受攻击的地区，生命就会受到威胁一样，当我们所推进的文明遭遇到对方武力的抵抗时，国家政权就会受到威胁。如果我们能够以理服人，将自己的先进文化及可能给他们带来的好处陈述清楚，使之理解和接受，就可以消除其对立情绪，而不发生矛盾。”

这一段爻辞实际上是在说不要仗势欺人的道理，是在说部落与部落之间的融合应该是建立在相互的理解基础之上的。

初六爻爻象为“䷴”，《解》卦卦象。解有分化、分解、解说、解释、缓和等义，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鸿渐于磐，饮食衎，吉。”

“磐”：《玉篇·石部》：“磐，大石也。”《集韵·桓韵》：“磐，大石。一曰山石之安者。”磐就是那种巨大而稳定的石头，“坚如磐石”的成语就是取其意。“鸿渐于磐”的字面含义为：鸿雁降落在安定的地区。这里的“磐”是针对上一爻的“干”而言的，是指没有人来袭击的稳定地区。

“衎(kan 看)”：《说文》：“衎，行喜儿。”王筠句读：“《释詁》、《毛传》皆曰：‘衎，乐也。’”《方言》卷十三：“衎，定也。”郭璞注：“衎然，安定貌。”《礼记·檀弓上》：“居处言语饮食衎尔。”郑玄注：“衎尔，自得貌。”《广韵·旱韵》：“衎，信言也。”《六书故·人九》：“衎，徐行从容也。”字从行、从干，其本义当为

漫步在有武装对抗的地区时而舒缓从容貌。之所以敢如此，是因为其自信无人会伤害他，所以又引申为安定、和乐、愉快、和适自得貌等。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正如鸿雁降落在巨石一般安定的地区，饮食就会有保障一样。文明的推进如果能平稳地进行，人民的生活就可以安居乐业，呈现出国泰民安的祥和景象。”

六二爻爻象为“䷋”，《豫》卦卦象。豫的本义即如大象般的安逸之态，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

“鸿渐于陆”：鸿雁降落于陆地上。鸿雁以水生动、植物为食，降于陆地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地点，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是比喻文明的推行得不到响应，缺乏被推广地区人民的支持。

“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丈夫征战不返回，妻子怀孕不生育，将产生不良的后果。在《周易》中，“夫”象征君和宗主国所代表的朝廷。“妇”象征臣和诸侯国。“夫征不复”就是朝廷的征战不停，战士不能返回家乡的意思。“不复”是暂时不能返回，不要理解成永不返回的死亡。“妇孕不育”是说被征服者虽然勉强被压制住了，但口服心不服，难以产生一个能够符合双方利益的政权机制。这个妇女所怀之“孕”是比喻新生政权的，也就是卦辞所说的“小子厉”的“小子”。“凶”：将产生不良的后果。

“利御寇”：利于防止犯罪的行为发生。“御”的原文写作“禦”。御和禦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御的本义是驾驭车马。而禦字的本义当为观察天象的细微变化以为自己的行为指南。后引申为禁止、抗拒、匹敌等义。《说文》：“禦，祀也。”《尔雅·释言》：“禦，禁也。”《广雅·释诂三》：“禦，止也。”《小尔雅·广言》：“禦，抗也。”这里用禁止、防止义。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正如鸿雁降落在食物稀少的陆地一样，当文明的推进得不到被推广地区的人民响应的时候，征战的队伍将不能收兵回朝，强行的结合也不能够诞生符合于双方利益的新政权

机构，将由此产生不良的后果。利于防止犯罪的行为发生。”

九三爻爻象为“䷛”，《小过》卦卦象。小过就是有小的过错之意，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木”：树木，木本植物的通称。

“或”：通“惑”，疑惑之义。

“桷(jue 决)”：方形的椽子，即安在檩子上承接屋面和瓦片的木条。

六四爻爻辞字面大意为：“鸿雁降落在树枝上，在可能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起到屋椽般防护的作用，就不会有过错。”鸿雁是群居性动物，它们的警惕性非常高，每当夜晚歇息时，都有专门的鸟在较高的树枝上值勤，一旦发生异常情况，它们就会立即发出警报声，提醒同类作好逃离的准备，这句爻辞就是以此为题。“桷”的本义为屋椽，起承接屋面的作用，而屋面是房屋遮风避雨的关键部分，主要功能就是起防护的作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边疆就是屋椽。作者写这句话正是想说：处于九三爻的那种僵持状态时，可以退后一步，但又不能退回来，而是要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或得其桷”，在对方可能有发动侵略的企图时，我们能够比较早地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做好战争的准备，以保家卫国。以此，六四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鸿雁降落在树枝头，在可能受到威胁的时候可以提前发出警报，起到屋椽般的防护作用一样。当文明的推进遭遇到阻力的时候，可以与对方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在对方有发动叛乱的企图时，我们就可以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这样做了就不会发生过错。”

这句爻辞实际上是在解释上一爻的“夫征不复”和“利御寇”。为什么出征的部队回不来呢？因为我们要形成一道警界线。如何防止暴徒们的行为呢？就是如此这般。

六四爻爻象为“䷛”，《谦》卦卦象。谦就是谦让之意。既然不能进，就退后一步，从陆地升到树梢枝头，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

“陵”：大土山。

“莫”：《说文》：“莫，日且冥也，从日在草中。”莫即暮的古字，指日落的时候，引申为昏暗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胜”：本义为承担，引申为禁得起、胜任等义。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正如鸿雁降落在高高的山冈上，而找不到食物一样。当文明的推进受到长期的抵制，被推广者很长时间也不愿意与文明的政治制度结合时，终究会因为他们自己的昏庸、愚昧而被我们取代，将会有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鸿渐于陵”是较“鸿渐于陆”更为恶劣的处境，因为在陆地上还可能有小鱼塘糊口，而高岗之上的“陵”是绝对没有多少可供鸿雁食用的食品的，所以九三爻辞说“妇孕不育”，而本爻辞说“妇三岁不孕”，连“孕”也不怀了。“三岁”就是三年，其中的“三”不是实数，而是喻其时间长。“不孕”是因为她不愿结合，这里是比喻对方的顽固不化。“终莫之胜”：最终的结局是由于她们的这种愚昧无知和顽固不化而被我们取消其执政的权力。对“终莫之胜”的理解可以参阅《遁》卦六二爻爻辞“莫之胜说”的注释。

这段爻辞是以商周关系为背景而写的。商族本来是过去的宗主国，虽然被推翻下台，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国民中还是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号召力，这也是为什么作者在《周易》中一再强调要拉拢其组成联合政府的原因。但是如果他们不配合，长期抵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虽然由于他们的抵制也会造成我们的暂时被动，而“夫征不复”“鸿渐于陵”，但最终的结局却是由于他们的故步自封而自取灭亡，本来可以分给他们的政权也将由我们完全取代。“吉”的结论并不是对这种状态赞美，而是指最终的结局会对作者所代表的朝廷一方有利。这句爻辞同时也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只是“御寇”，而不“击寇”？为什么在“鸿渐于陆”时，却还要退后一步地“鸿渐于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问题。

九五爻爻象为“䷦”，《蹇》卦卦象。蹇字的本义为跛行，引申为行动困难、艰难等义。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

“羽”：鸟类翅膀上长而扁的毛，也作为翅膀、鸟类的代称。

“仪”：儀的简体字。本义为法度、准则，引申为典范、效法、礼节、容貌、风度、匹配等义。这里用本义。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正如鸿雁降落在食物短缺的陆地上时，它们漂亮的羽毛可以成为美丽的榜样一样。当文明的推广得不到被推广地区的人民响应的时候，我们也要严格地要求自己，以我们的言行举止用来作为他们效法的榜样。潜移默化的作用将可以产生良好的结果。”

鸿雁和天鹅的翅膀伸展开来时，姿态非常优美，是一般小鸟无法比拟的，作者以这种优美的动作和姿态来比喻向落后的部落传播文明时所应具有宽阔的胸怀，类似的比喻还有“高风亮节”的成语。这句爻辞的意思实际上是在说，面对对手的抵抗不要冤冤相报，而是要保持一种高姿态，以“御寇”为限，让其逐渐地受到感化，或者自取灭亡。

《诗经·豳风·九罭》可能是一首描写周公逃亡的诗。全文如下：“九罭之鱼，鱄魴。我觐之子，衮衣绣裳。鸿飞遵渚。公归无所，于女信处。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无以我公归兮。无使我心悲兮。”诗中的“鸿飞遵渚”“鸿飞遵陆”的句式及取意与本卦爻辞的“鸿渐于×”基本相同，其中的“鸿”字是周公的自喻，是文明的化身。

五十四、归妹

【原文】

（卦辞） ䷵：归妹，征凶，无攸利。

（爻辞） 上六：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六五：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九四：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六三：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九二：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初九：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译文】

（卦辞） ䷵：正如依靠强迫的手段娶回新娘不会有美满的结果一样。小国的归顺如果靠武力的征服完成，也将产生不良的结局，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

（爻辞） 初九（䷵）：正如以身份低微的小妾来顶替新娘婚配，虽然不完美，却仍然可以成婚生子一样。以微子启取代武庚承袭商祀，虽然由于不是商王帝辛的合法继承人而显得勉强，但依然可以完成对商族的管理。因此，对武庚的征战将会产生良好的结局。

九二（䷵）：正如弱视的人想看清道路，需要他们头脑清醒、感觉敏锐一样。武庚的继位者微子要想管理好商族，就利于明察秋毫的人对文明与愚昧的取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六三（䷵）：正如婚配的新娘以公主为首选，只有当她不顺从时才以小妾取代其位置一样。小国对大

国的归顺也应以其合法的继承人为领袖，只有当这个继承人与朝廷背道而驰时，才不得不选择其旁系的领袖取而代之。

九四 (䷵)：正如出嫁的时间如果超过了约定的期限，其所推迟的时间应有一定的限度一样。小国对朝廷的归顺也有一个时间限度，如果无限制地延期，当然有必要替换其领袖。

六五 (䷵)：帝王所在的商族曾再次归顺周族，因为他们的君王武庚改过自新的行为不如其大臣微子启的改过彻底。微子与周族的合作使得两族的关系有如十四的月亮般，几乎达到了最为融洽的程度，由此产生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上六 (䷵)：正如在举行婚礼时，新娘子以没有果实的空筐进奉给公、婆，新郎杀病死的羊招待来宾，不会给今后的生活带来任何好处一样。小国对大国的归附、商周新旧政权的结合对双方而言，都应当以诚相待，否则就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

【注释】

《归妹》卦卦辞：“䷵：归妹，征凶，无攸利。”

“䷵”：《归妹》卦卦画。由《渐》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渐》卦变为初九爻的《家人》卦“䷤”；再变为九二爻的《小畜》卦“䷈”；六三爻的《中孚》卦“䷼”；九四爻的《履》卦“䷉”；六五爻的《睽》卦“䷥”；上六爻的《归妹》卦“䷵”。《归妹》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归”：歸的简体字。《说文》：“归，女嫁也。”《广雅·释言》：“归，返也。”《集韵·微韵》：“归，还也。”《广雅·释诂》：“归，往也。”归的本义为女子出嫁，引申为返回、归还、归附、归属、结局等义。

“妹”：《说文》：“妹，女弟也。”《尔雅·释亲》：“谓女子先生

为姊，后生为妹。”“妹，末也。”妹的本义为同父母中年龄比自己小的女子，引申为少女的通称。这里用作少女的通称。

“归妹”的字面含义即少女出嫁或嫁出少女。但依爻辞的内容及《周易》中凡言夫妻关系均喻君臣关系的惯例，这里的“归妹”正是比喻臣对君的归依。文明教化的结果就是扩大和加深对其他部落的统治，或者说就是其他弱小的部落对朝廷的归顺，所以在渐卦后接归妹卦，讲述小国对宗主国的归顺。归妹的这种比喻并不是《周易》作者的发明，《诗经·宓宫》有“上帝临女”一句，《尚书·酒诰》有“明大命于妹邦”一句，其中的“临女”、“妹邦”的比喻均与之类同，可见这种比喻在当时是人们所通用的比喻。

《归妹》卦卦辞大意为：“正如依靠强迫的手段娶回新娘不会有美满的结果一样，小国的归顺如果靠武力的征服完成，也将产生不良的结局，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

· 初九爻爻辞：“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娣”：《说文》：“娣，女弟也。”《尔雅·释亲》：“女子同出，先生为姒，后生为娣。”“长妇谓稚妇为娣妇。”郭璞注：“同出谓俱嫁事一夫。”娣的本义为同嫁一夫的女子中年幼者，也作为诸妾的通称，即俗话说的小老婆、小媳妇。

“归妹以娣”也就是“以娣归妹”，译成白话的大意为：以身份低微的小妾顶替本该出嫁的女子来婚配。这句话是以商周之间政权交替时的史实为喻。武王伐纣后，纣王自杀身亡，武王于是立纣王之子武庚为商族的领袖。三叔之乱后，周公又杀了反叛的武庚，任命纣王的同母兄微子启接替武庚的位置，成为商族的领袖。“娣”就是对微子启的形象比喻。

“跛能履”：虽然有腿疾而不方便，但仍然能够行走。这是喻微子启的身份本来不正，取代商族的君位难免有不当之处，但他也是商王的嫡亲，以之代替武庚也是可行的。

“征吉”：征伐将会取得圆满的结局。这里的征伐是指周公针对武庚的征战。武庚本是商族的合法继承人，但他要叛乱，如果不对其征讨，将直接威胁到新政权的生存问题，而如果对其征伐并消灭

武庚，又有谁能够管理实力依然强大的商遗族及其附属国呢？如果管不住的话，就会造成社会动乱的局面，这是当时的新政权最不愿意发生的事。作者这里所说“归妹以娣，跛能履。”就是为周公征战武庚后的管理开的一副药方。或者说在作者看来，并不是一定要由商纣王的长子来继承君位不可，其他王室成员同样可以替代。

初九爻爻辞大意为：“正如以身份低微的小妾来顶替新娘婚配，虽然不完美，却仍然可以成婚生子一样。以微子启取代武庚承袭商祀，虽然由于不是商王帝辛的合法继承人而显得勉强，但依然可以完成对商族的管理。因此，对武庚的征战将会产生良好的结局。”

初九爻爻象为“䷤”，《家人》卦卦辞。微子启是帝辛的兄长，武庚的叔叔，他们同为一家人，同为帝乙的嫡亲。由微子启承继商祀虽然不如武庚合适，但也基本合理，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眇能视，利幽人之贞。”

“眇”：本义为少一只眼睛，引申为弱视。

“视”：看。

“幽”：《说文》：“幽，隐也。”罗振玉《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古金文幽字皆从火从丝，与此同。隐不可见者，得火而显。”《尔雅·释言》：“幽，深也。”《玉篇·丝部》：“幽，微也。”甲骨文“幽”字从丝从火，其本义应为细微之处得以显现，或明察秋毫之义，引申出隐蔽、深远、微弱、恬静等义。

九二爻爻辞的字面意思为：弱视的人能够看见东西，利于能考虑问题深远之人的正确认识。读懂这段话要结合《履》卦六三爻爻辞和上一段爻辞来理解。在《履》卦六三爻辞中，“跛能履”和“眇能视”是并举的，写作“眇能视，跛能履。”可见“跛能履”和“眇能视”是两种比喻，同一种意思。或者说“跛能履”就是“眇能视”。因此，本爻辞的“眇能视，利幽人之贞”也就是“跛能履，利幽人之贞”的意思。作者在上一爻说：“归妹以娣，跛能履，征吉。”是对“跛”“娣”的肯定，但作者又怕受教者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意思，以为次品真的能够完全取代正品，所以赶紧在这里作一个补充，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利幽人之贞”：只有具有明察

秋毫者一般的正确认识，才利于眇者视物，才利于跛者走路。“利”字在此是说如此这般做了才有利于“眇能视”。如果不能这般做，如果娶回家的“娣”比公主“妹”的脾气更坏，又何必舍白雪公主而选择伴娘成婚呢？只有这个小妾的观念较公主的认识更正确，更深远，更适合做老婆，才划得来啊。“幽人”就是考虑问题周全的人、明察秋毫的人、有理智的人。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正如弱视的人想看清道路，需要他们头脑清醒、感觉敏锐一样。武庚的继位者微子要想管理好商族，就利于有明察秋毫的人一般对文明与愚昧的取舍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九二爻爻象为“䷋”，小畜卦卦象。小畜就是小人之畜、培训小人之义。对“跛能履”“眇能视”之类的非健全人，要进行培养、训练，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归妹以须，反归以娣。”

“须”：本义为人和动物的胡须，引申为动植物及其他物体上像须的东西、寻求、等待、迟缓、用等义。这里用根须之义，指其合法的延续者、继承人。

“反”：背叛。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正如婚配的新娘以公主为首选，只有当她不顺从时才以小妾取代其位置一样。小国对大国的归顺也应以其合法的继承人为领袖，只有当这个继承人与朝廷背道而驰时，才不得不选择其旁系的领袖取而代之。”

这段爻辞进一步强调了“归妹以娣”的原因，是在向受教者说明“跛能履”“眇能视”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益之计，是正经主子不合作后采用的下策，千万不要将其视为首选，那样就不对了。周族推翻商政后，就是以帝辛的长子武庚作为商族的继承人，只有当武庚叛乱后，才不得不启用微子启。这个先后主次的道理是一定要搞清的，否则国家秩序就乱套了。

理解这段爻辞的关键是正确理解“须”“反”这两个字的含义。“须”的本义为胡须，引申为根须等义。而根须是主体的延续，作者在此是以延续之义象征合法的继承人。如果我们将“须”字作本

义解，以为归妹者是一个留胡须的美男子，那就要闹同性恋的笑话了。“反”字在本爻辞中作背叛之义使用，不要理解成反复之义。

六三爻爻象为“䷵”，《中孚》卦卦象。中孚就是中正诚信的意思。“归妹以须，反归以娣。”就是对传统秩序的维护和尊重，也就是中孚，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归妹愆期，迟归有时。”

“愆”：《说文》：“愆，过也。”徐灏注笺：“过者，越也；故引申为过差。”愆的本义为超过，引申为过失、罪过、失掉、疾病等义。这里用本义。

“期”：《说文》：“期，会也。”段玉裁注：“会者，合也。期者，邀约之意，所以为会合也。”《广雅·释言》：“期，时也。”期的本义为约会，引申为一定的时日、期限、期望、预期等义。

“迟”：《说文》：“迟，徐行也。”《广雅·释诂》：“迟，缓也。”“迟，晚也。”迟的本义为徐行，引申为缓慢、晚、久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九四爻爻辞字面大意为：“出嫁的时间如果超过了约定的期限，所推迟的时间应有一定的限度。”这句爻辞是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归妹以须”，却又要“归妹以娣”的，是说虽然迎娶公主是最佳的选择，但我们也不能由着她的性子胡闹，她想什么时候嫁人就嫁人，她不想嫁人就可以长期拖下去。由于婚配是对国家关系的比喻，因此，九四爻辞可译为：

“正如出嫁的时间如果超过了约定的期限，其所推迟的时间应有一定的限度一样。小国对朝廷的归顺也有一个时间限度，如果无限止的延期，当然有必要替换其领袖。”

九四爻爻象为“䷵”，《履》卦卦象。履的含义就是履行。归顺或者结合不应仅仅是一种愿望，更重要的是要付诸行动，要得到履行，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几望，吉。”

“帝”：古代君王的专称。商代沿用此称，但周朝为了与商朝有别而改称为“天子”。

“乙”：本义为草木破土而出之状。又被古人用于纪时，是天干的第二位，故也用作表示序数第二的代称。同时，商代君王一般以天干为名，称为帝甲、帝乙、帝丙、帝辛等等。商代最后一代帝王的名字叫帝辛，帝辛的父亲就叫帝乙。

“袂 (mei 妹)”：《说文》：“袂，袖也。”许慎以“袖”训“袂”，其实袖和袂是有区别的。古代衣袖很长，其主体部分自肩至腕称为袖，和我们现在的袖长差不多。《释名·释衣服》：“袖，由也。手由出入也。”手由此处伸出，故称为袖。古代衣袖在袖口之外还有一段布以之相连，这段布由手腕处开口，去其下半幅而保留上半幅，其长过手臂，主要用途是用以抹拭，相当于在袖口处接了一块抹布，类似于现在手帕的功用。古代服装没有口袋，才有了这种奇怪的设计。这块多出来的布就是“袂”。字从衣、从夊。夊就是缺，缺半幅之义。在京剧等古装戏的表演中，常以摔袖的动作表示对某人某事的不满，就是取袂有抹拭、去除之义。

“良”：本义为善良，引申为贤明、精善、良好等义。

“帝乙归妹”有两种可能的含义：一是“商王帝乙将女儿出嫁”；二是“商王第二次嫁女。”传统易学一般按前一种含义理解，所以总是在商周史中翻寻，看有没有这么一段联姻。却怎么也寻找不到结果，事实上也不可能找到答案，因为“帝乙归妹”一句是比喻，而不是实事，所以我们应当以第二种含义来寻找答案。这句话是说商王第二次归顺周族，是针对帝辛之子武庚的第一次归顺而言的。

“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他们的君王武庚的归顺对腐败的清除不如其臣子微子的归顺对腐败的清除彻底。“娣”字本来与“妹”对举，而这一段爻辞中与“娣”对举的是“君”，说明所谓的“妹”正是比喻臣国之“君”的。而这个“君”是“帝乙归妹”之“君”，在商周时期，只有商族之君才称为帝，可见这段爻辞是以商族对周族的归顺为题而写的。这一点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判断《周易》内容的一个主要依据。“其君之袂”和“其娣之袂”

是两次归顺，就商族对周族的归顺而言，这两次就是武庚的归顺和微子的归顺。武庚是帝辛的法定继承人，是名正言顺的“商族之君”，而微子只是王室成员，地位相当于小老婆，也就只能以“娣”作比。他们的这两次归顺对周王朝而言，微子的态度更符合周族的利益，所以有“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之辞。“袂”字在此是作为“归妹”的行为表现。“袂”字的本义为当作手帕用的布，这里可以理解为对商族改革旧政的愿望和能力的比喻，也可以按“联袂”之义译。错误改正了，就可以握手言和。

“月几望，吉。”：月亮几乎达到最圆最亮的时候，因此将产生一个圆满的结局。“月几望”是比喻周商两族的关系融洽的程度快要达到最大值。月有圆缺，在每月的十五前后达到最圆最亮的时候，这时的月象称为“望”。“月几望”就是月亮几乎达到最圆最亮的时候，相当于十四的月亮。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帝王所在的商族曾再次归顺周族，因为他们的君王武庚改过自新的行为不如其大臣微子启的改过彻底。微子与周族的合作使得两族的关系有如十四的月亮般，几乎达到了最为融洽的程度，由此产生了一个完满的结局。”

理解这段爻辞的关键是不要将“帝乙”解释成商王帝辛他爹，而要理解成帝王遗族第二次归顺。这样理解才可以将后面“其君之袂”和“其娣之袂”的爻辞读通顺。

这段爻辞是进一步解释前几爻的意思，是说我们本来应当首先选取商族的合法继承人来协调两族关系（“归妹以须”），但由于合法继承人武庚的归顺不真诚，而我们又不能够无限期地等待下去，所以我们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选择了并不完全合法的继承人微子来取代（“反归以娣”“归妹愆期，迟归有时”）。这种取代是因为微子的合作态度比武庚的合作态度更符合周族利益的原因（“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其结果也因此而使双方的关系达到了最完美的程度（“月几望，吉”）。作者反复述说的实际上也就是解释周族当时为什么要废武庚而立微子的道理。

六五爻爻象为“睽”，《睽》卦卦象。睽就是横眉冷对的样子。与暴政告别，走改革自新之路就是睽。“袂”就是睽。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承”：本义为蒙受、捧、托、承载等义，引申为承担、承继等义。

“筐”：方形的盛物竹器，也有用柳条、荆条等编制。

“刲(kuī 亏)”：《说文》：“刲，刺也。从刀，圭声。”王筠句读：“杀羊刺其耳下，异于他牲，故谓之刲。”《广雅·释诂三》：“刲，屠也。”《广韵·齐韵》：“刲，割也。”刲的本义为屠杀。

“女承筐无实”的字面含义为：新娘子进奉给公婆的竹筐中没有作为礼品的果实。古代新娘入门的第二天早起要拜见自己的公、婆，拜见时首先要执竹器盛枣、栗等果实进奉公、婆以示孝敬之义。《仪礼·士昏礼》对此有明确的记载：“质明，赞见妇于舅、姑。席于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妇执筭枣、栗自门入，升自西阶，进拜，奠于席。”“舅”、“姑”就是现在所说的公、婆，也就是丈夫的父、母。“筭”即盛物的竹器，相当于本爻爻辞所说的“筐”。这种礼仪主要是表示新媳妇对公、婆的敬重，盛枣、栗可能是谐“早栗”之音，早晚敬重、提早敬重之义。“女承筐无实”就是这个新媳妇进奉的竹筐内没有枣、栗等果实，是一个空筐。这显然是一个不敬的举动。这里正是取不敬之义，比喻应当归顺的人对新政权的不以为然。

“士刲羊无血”的字面含义为：新郎杀羊却放不出羊血来。“士”是古代成年男子的通称，这里指新郎。“刲羊无血”就是杀羊放不出血来。放不出血来的羊无疑是已经死亡的羊。婚礼是一件喜庆的大事，新娘及其送亲的队伍远道而来，理应用最真诚的心，用最好的礼物来招待这些贵客，但爻辞中的新郎却杀了一只死羊来招待他们，显然也是缺乏诚意的表现，是不妥当的。这句爻辞是比喻新政权对来归顺的商遗族不能以诚相待。

“无攸利”：不会有安宁和利益。这是对双方无诚意的合作最终可能产生的结局下的一个结论。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正如在举行婚礼时，新娘子以没有果实的空筐进奉给公、婆，新郎杀病死的羊招待来宾，不会给今后的生

活带来任何好处一样。小国对大国的归附、商周新旧政权的结合对双方而言，都应当以诚相待，否则就不会带来安宁和利益。”

本爻辞不仅强调了对对方应有的敬意，而且强调了自己所应具备的诚心，此种观点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段爻辞实际上也是进一步强调了对对方合作的基础就是以诚相待。作为当权者周族来说，要尊重商族的继承权，而商族则要表示出对宗主国的敬意。

五十五、丰

【原文】

（卦辞） ䷶：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爻辞） 上六：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六五：来章，有庆誉，吉。

九四：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九三：丰其沛，日中见沫。折其右肱，无咎。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初九：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译文】

（卦辞） ䷶：土地和人口的资源丰富，国家就能够繁荣昌盛。为王者如果大公无私地以国为家、以天下为家，就能够产生巨大的凝聚力，使民众共同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社会环境良好的程度也就会因此如正午时分的阳光一般灿烂。

（爻辞） 初九（䷶）：在最后的时刻才来朝见君王，是因为只有他们新选取的这个领袖的替代者才明智的缘故，虽然经过了漫长的努力和等待，也算没有过错。因为他们现在的行为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六二（䷶）：使在君王的光芒所隐盖下的忠臣良将的功劳显现出来，这就有如在中午时分可以看见北斗星一样。实行这种政策容易使人产生疑心病，但只要保持心中的诚信，就可以使他们顺从，并由此产生良好的结局。

九三 (䷬): 让民众的光芒显现出来, 就如正午时分可以看见天上水沫般的繁星一样。这样做可能会损害权贵、大臣们的利益, 但没有过错。

九四 (䷬): 使在君王的光芒所隐盖下的忠臣良将的功劳显现出来, 这就有如在中午时分可以看见北斗星一样。这种行为将使得遥远的边民也会在漫长的跋涉后赶在冬天之前来朝会贤明的君王, 边远民族被感化将会带来圆满的结局。

六五 (䷬): 完美的乐章从臣民中传来, 贤明的君王必将因为其谦虚谨慎的作风而受到国民的广泛庆贺和赞扬, 由此将产生一个圆满的结局。

上六 (䷬): 身为君王、天子, 如果不能严于律己, 而是与民争财、贪天之功、用人疑人、滥用近臣、不理朝政, 必将产生灾难性后果。

【注释】

《丰》卦卦辞：“䷬：丰，亨。王假之，勿忧，宜日中。”

“䷬”：《丰》卦卦画。由《涣》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涣》卦变为初九爻的《中孚》卦“䷼”；再变为六二爻的《益》卦“䷩”；九三爻的《家人》卦“䷤”；九四爻的《同人》卦“䷌”；六五爻的《离》卦“䷄”；上六爻的《丰》卦“䷬”。《丰》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丰”：豐的简体字。《说文》：“丰，豆之丰满者也。从豆，象形。”《广雅·释诂一》：“丰，满也。”《玉篇·丰部》：“丰，大也。”丰的本义为豆形器皿所盛的物品丰满，引申为满、大、厚、多、富饶、兴盛等义。这里的丰字用引申义。天下归顺，君臣同心，国家就能够繁荣昌盛，故在《归妹》卦后接《丰》卦。

“假”：本义为借。

“宜”：适宜的事、相称、适当、应当。

“丰，亨。”是对丰的肯定。丰卦接归妹卦，可知丰字是针对君

王的管理范围而言的，人多了，地多了，对宗主国而言，就是最大的丰。地大物博，人丁兴旺，国家当然就会繁荣昌盛，所以说“亨”。

“王假之”就是“王借之”。这句话不好懂，王借什么呢？在家人卦九五爻有“王假有家，勿恤，吉”的爻辞，原来王所借的是“家”，是借别人的家为家。大公无私地以国为家、以天下为家的意思。

“勿忧”：聚集众人忧虑。这是“王假之”的结果，是说为君者如果能够大公无私地处事，就可以使大家来共同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国家的发展和存亡。

“宜日中”：适宜的程度有如正午时分一般阳光灿烂。还有什么社会比万众一心的社会环境更好呢？

丰卦卦辞大意为：“土地和人口的资源丰富，国家就能够繁荣昌盛。为王者如果大公无私地以国为家、以天下为家，就能够产生巨大的凝聚力，使民众共同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社会环境良好的程度也就会如正午时分的阳光一般灿烂。”

理解这段话的关键是正确理解“勿忧”一词。“勿忧”就是聚集民众共同忧虑，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大家共同关心的意思。如果理解成不要忧虑，就错得很远了。

初九爻爻辞：“遇，其配主，虽旬，无咎。往有尚。”

“遇”：《说文》：“遇，逢也。”《尔雅·释诂》：“遇，见也。”《古今韵会举要·遇韵》：“遇，冬朝之名。”遇的本义为相逢，不期而会。引申出投合、得志、际遇、遭受、遇到、抵挡等义。同时，遇也是古代诸侯冬朝时朝王的名称，如《周礼·春官·大宗伯》：“春见曰朝，夏见曰宗，秋见曰觐，冬见曰遇，时会曰会，殷见曰同。”这里指朝见。

“配”：本义为用不同的酒配制而成的颜色，引申为配偶、婚配、配合、相当、匹敌、媲美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虽”：连词，相当于虽然、尽管、即使等义。

“旬”：《说文》：“旬，遍也。十日为旬。”古代以天干和地支相

配记时，其中天干有十位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天干依次与十二地支相配一周为一句，引申为满、足、光阴、周遍、巡等义。这里用周遍义。

“尚”：增加。

“遇，其配主”一句现在一般断句为“遇其配主”，译为：遇到与他相配合的主人。这样理解的话，后面“虽旬”的爻辞就解不通了，所以“遇其配主”的断句可能不对，应断为“遇，其配主。”大意为：“在一年最后的一季冬天里来朝见君王，因为他们领袖的替代者是明智的。”“遇”是冬时朝王的名称，古代朝拜是臣服的象征，而冬季“朝遇”是在一年里最后的季节才来，可以说是姗姗来迟，所以后面才有“虽旬”一词。“配”指替代者，也就是上一卦《归妹》卦中的那个顶替“妹”来出嫁的“娣”，指替代武庚领导商遗族的微子。“主”不是主人之义，而要用明亮的本义，与《坤》卦卦辞所说的“先迷后得主”的“主”同义，是“迷”字的反义词。

“虽旬，无咎。”：虽然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和等待，才等来他们的臣服，也没有过错。“旬”字可以理解成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的朝王仪式已经循环过了一周，即将结束。也可以理解成四季朝王的仪式所象征的曾经为了使商族臣服所使用过的各种政治手段。

“往有尚”：与过去的行为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这句话是解释为什么“虽旬，无咎。”原因就在于他的进步明显。“往”即过去的意思。

初九爻爻辞大意为：“在最后的时刻才来朝见君王，是因为只有他们这个新选取的领袖的替代者才明智的原因。虽然经过了漫长的努力和等待，也没有过错，因为他们现在的行为与过去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

这一段爻辞非常清楚地起到了《归妹》卦与《丰》卦两卦之间承前启后的作用。对周族的领导而言，只有商族完全归顺后，政权才算基本稳固，其宗主国的位置才算真正实现。所以在丰卦中，依然以商族的归顺为题开头，也可见商族的臣服对周族来说意义有多

么重大。

初九爻爻象为“䷋”，《中孚》卦卦象。中孚就是中正诚信的意思。大家坦诚相见，才能融洽相处，故有此爻辞。

六二：丰其蔀，日中见斗。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吉。

“蔀（pou 部）”：《后汉书·律历志》：“月分成闰，闰七而尽，其岁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尽，四之俱终，名之曰蔀。以一岁日乘之，为蔀之日数也。以甲子命之，二十而复其初，是以二十蔀为纪。纪岁青龙未终，三终岁后复青龙为元。”这段记载是说古代治历，以十九年置七个闰月，称为章。四章（七十六年）称为蔀。二十蔀（一千五百二十年）称为纪。六十蔀（四千五百六十年）称为元。蔀就是古代历法中元和纪之下的一个大单位。但以此义不能解释通本爻辞的含义，而《说文》等训诂书又均未对蔀字解说，所以我们只能从字形结构上来分析。观字形，蔀字从升、从部。部的本义为总领、统率，也就是指君王之下的诸侯大臣。部字作草头写作蔀。草有蔽盖之义，因此蔀字的本义应为遮蔽忠臣良将，或埋没人才之义。传统易学将蔀字解释为席棚等覆盖之物，基本上是对的，但忽视了部字的含义，忽视了覆盖的对象。

“斗”：《说文》：“斗，十升也。象形，有柄。”段玉裁注：“上象斗形，下象其柄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需部》：“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又天市垣五星，皆象斗形，故以为名。”斗字的本义为古代的一种量器，也是古代的一种酒器名。后将形状像斗的器物也称为斗，其中有三个星座形状像斗，故以斗为名，它们分别是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和天市垣中的小斗五星。本爻之斗应指北斗七星。

“往”：本义为去、到（某处），引申为昔时、过去、实行等义。这里用实行义。

“发”：启发、开启。

“若”：如同、顺从、和善、应允。

“丰其蔀，日中见斗。”：使君王的光芒所隐盖下的忠臣良将的功劳显现出来，这就有如在中午时分可以看见北斗星一样。天上的

星宿有三组称为斗，但只有北斗七星最为明亮，最容易在日食之类的天气条件下显现，也只有北斗七星的位置与“部”相当，所以我们以为本爻辞所说的斗就是指北斗七星。在《周易》成书的时代，北斗七星较现在更接近于北天极，处于恒星圈内，每天晚上都可以见到。古人发现北斗星在不同季节的黄昏时分，斗柄的指向是不同的，因此，把其斗柄的指向作为确定季节的标准，称为斗建。《鹞寇子》说：“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这就是指当时不同季节里黄昏看到的天象。因为这个原因，北斗七星被古人看得很重。在占星术中，古人将天空分为三垣二十八宿，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其中的紫微垣包括北天极附近的天区，大体相当于拱极星区。古人认为天上的星象是与地上的人事相对应的，紫微垣对应帝宫，北斗星正在紫微垣内，被称为帝车，相当于帝王的指挥系统，也就是对应于王宫大臣们。“日中见斗”的字面意思是“正午的时候能看见北斗星”，就正是比喻在君王的光芒下让君王大臣们的功德显现出来，不要埋没了他们的功劳。“日中见斗”和“丰其蔀”可以互训，是一样的意思。

“往得疑疾，有孚发若。”：实行这种政策容易使人产生疑心病，只要保持心中的诚信，就可以使他们顺从。当大臣的名声高过君王的时候，最容易使人怀疑大臣有篡位夺权的野心，这也是为君者最为忌讳之事，所以作者说“往得疑疾”，实行这种政策将产生疑心病。不仅民众有疾心，君王有疑心，就是得宠的大臣也会有疑心，会以为是君王有意的试探。但这种做法，也的确可以检验一个人的胸怀，这样的领袖是可以感动自己的下属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所以作者说“有孚发若”，有真诚之心，就可以引发对方对自己的顺从。刘备的知人善用就是一个例子，他文不如孔明，武不如关羽，勇不如张飞，但他们都能够死心塌地的跟随，正是他“丰其蔀”的原因。现在有许多大公司在成功的时候，往往闹得鸡犬不宁，兄弟反目，其根源也正是因为未能明白这个道理而在名利面前争先恐后，从而伤害了合作者。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使在君王的光芒所隐盖下的忠臣良将的

功劳显现出来，这就有如在中午时分可以看见北斗星一样。实行这种政策容易使人产生疑心病，但只要保持心中的诚信，就可以使他们顺从，并由此产生良好的结局。”

六二爻爻象为“䷩”，《益》卦卦象。益就是利益增加等义。“丰其蔀”是利人。“吉”是利己。大家共同受益，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丰其沛，日中见沬。折其右肱，无咎。”

“沛”：《风俗通·山泽》：“沛者，草木之蔽茂，禽兽之所蔽匿也。”《广雅·释训》：“滂滂、沛沛，流也。”《广雅·释诂一》：“沛，大也。”沛的本义为沼泽、多水草之地，引申为水充盛貌、广阔、丰盛等义。古人也常以沼泽地最为低洼之义，用以比喻普通民众。如《孟子·梁惠王上》：“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焦循正义：“刘熙《释名·释水》云：‘水从河出曰雍沛。’言在河岸限内，时见雍出，则沛然也……此水之就下，比天下来归，故云沛然而来，谓民之来如水之涌也。”本爻辞之沛字正是如孟子在此所用的沛字一样，是对民众的比喻。

“沬”：《玉篇·水部》：“沬，水浮沬也。”《广韵·末韵》：“沬，水沬。”沬的本义为液体形成的细泡，浮泡，这里指天空中像泡沫的无数小星星。

“折”：折断。

“右”：《说文》：“右，手口相助也。从又、从口”“右，助也。”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祐、右实同字。今据许注，凡助为右、为佑，神助则为祐。”右字的本义为以手护口，引申为帮助、保佑、亲近、右手等义。这里用帮助之义。

“肱(gōng 工)”：《说文》：“肱，臂上也。”肱的本义就是臂。

“丰其沛，日中见沬。”：使民众的力量显现出来，正如在中午时分可以看见天上弱小的群星一样。“丰其沛”也就是使民众丰满起来，这个丰满是指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形象，也就是他们的重要性。“日中见沬”是对这一层含义的进一步解释，是说日所象征的君王的形象暗淡一些，从而使民众的形象突出地显现出来。在丰卦中，初九爻的“配”、六二爻的“蔀”、九三爻的“沛”、九四爻

的“夷”，分别代表了与新政权分享政权的旧宗主国商族、朝廷百官和诸侯、普通民众、边远少数民族这四个方面的势力，与他们的关系处理好了，国家也就必然地兴旺发达，国泰民安。作者以“丰其×”的形式表达了君王应当谦让的愿望和要求。

“折其右肱，无咎。”的字面含义为：折断保护自己的手臂，没有过错。折断手臂怎么会没有过错呢？这里的“臂”是比喻君王的大臣，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左膀右臂”的臂。这句话是说“丰其沛，日中见沫”的话，可能会损害朝廷百官的利益。原因很简单，国家的总收入只有这么多，给别人的利益多了，你自己的利益就会减少。民众的利益多了，诸侯的利益就会减少。譬如废除奴隶制的政策就是“丰其沛”，这个政策显然是损害奴隶主的利益的，而这些奴隶主也正是君王的最大支持者，有如左膀右臂一样，所以作者以“折其右肱”来表述其相互的关系。同时，作者又下了“无咎”的判断语，认为不会有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对百官的损害是以君王自身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为基础的，他首先做出了榜样，他自己不与人争利，诸侯百官当然也就不好意思不服从。理解这句爻辞的关键是要将“右”字作帮助之义解，不要理解成左右之右。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让民众的光芒显现出来，就如正午时分可以看见天上水沫般的星空一样。这样做可能会损害权贵、大臣们的利益，但没有过错。”

九三爻爻象为“䷶”，《家人》卦卦象。家人即家中之人。天下大同，君民亲如一家人，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吉。”

“夷”：边远少数民族的称呼。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使君王的光芒所隐盖下的忠臣良将的功劳显现出来，这就有如在中午时分可以看见北斗星一样。这种行为将使得遥远的边民也会在漫长的跋涉后赶在冬天之前来朝会贤明的君王，边远民族的被感化将会产生圆满的结局。”

九四爻爻象为“䷌”，《同人》卦卦象。同人就是与人同心之

义。边远民族也来朝王（遇），正是文明开化（主）的象征，故有此爻爻辞。

六五爻爻辞：“来章，有庆誉，吉。”

“章”：《说文》：“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一，数之终也。”章的本义为完整的乐谱。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完美的乐章从臣民中传来，贤明的君王必将因为其谦虚谨慎的作风而受到国民的广泛庆贺和赞扬，将由此产生一个圆满和结局。”

“来章”的字面意思是：有完整的音乐从外面传来。音乐有悲伤的和欢乐的之分，这里所传的是“有庆誉”的声音，是臣民们对君王的赞扬之声。为什么而赞扬呢？因为君王对代表了各利益集团的“配”“斗”“沫”“夷”一律厚待——“丰”，才会得到这种盛大的赞誉。老子《道德经》第七章说：“天长地久。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是以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欤？故能成其私。”第二章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这些话与本卦的精神是十分合拍的，可见老子的思想深得《周易》作者的精髓。

六五爻爻象为“䷝”，《离》卦卦象。离的本义为黄鹂鸟，即夜莺。黄鹂鸟以善唱美妙的歌为特征，故有此莺歌燕舞之辞。

上六爻爻辞：“丰其屋，蔀其家，闚其户，阒其无人，三岁不覿，凶。”

“屋”：房间、房舍。

“闚”：从门缝中偷看。

“阒（qu 去）”：《说文新附》：“阒，静也。从门、从𠂔”阒的含义为静，但为什么有静义，古人未说清楚。观字形，阒字从门、从𠂔。“𠂔”：《说文》：“𠂔，犬视见。”《玉篇·犬部》：“𠂔，犬视也。”阒字的本义应为门内有恶狗看家。恶狗看家，拒人于门外，谁也不敢进前，故阒字又引申出寂静、空虚等义。

“覲”：《说文新附》：“覲，见也。从见，卖声。”《尔雅·释诂上》：“覲，见也。”古人以为覲与见同义，其实见字字义明了，字形简明，如果两字同义，根本就不用再发明覲字来替代，所以见字不应当是覲字的本义。覲字从卖，从见。卖的意思是以物换钱，引申为炫耀，有主动示人之义，所以覲字的本义当是显示、现出，见只能是引申义。这里的覲就是用其本义，指君王主动会见臣民。

“丰其屋”也就是金玉满堂的意思。“其”字在此作反身代词用，指君王自己。“丰其屋”是与《丰》卦卦辞的“王假之”相反的行为。“王假之”是君王以国为家、以天下为家，是一种大公无私的行为。而“丰其屋”则是为君者谋求较多的个人利益。作者在丰卦卦辞及前五爻讲述了一个好君王处在国泰民安的“丰”时所应有的行为准则，现在反过来讲如果君王自己不能严于律己，不能依照前面所述的要求去做又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丰其屋”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第一种行为——与民争财、牟取私利。

“蔀其家”：将忠臣良将隐藏在自己的家中。“蔀”字的含义我们在六二爻已经作了注释，大意就是隐藏部下。“蔀其家”是与“丰其蔀”相反的行为。“丰其蔀”是让自己部下的功绩显现出来，不占为己有。而“蔀其家”则是将别人的功绩隐藏起来，或记到自己的头上。这是君王政治的第二种不正确的行为——妒贤嫉能、贪天之功。

“闚其户”：从门缝中偷看别人的内室。“闚”是从门缝中偷看的意思。“户”的本义为单开门。一般而言，大门为双开，称为门，而房门为单开，称为户。所以“户”字是指内门。“闚其户”也就是探视别人的内室秘密，也就是六二爻爻辞“往得疑疾”所说的疑心病的症状。为君者总是提心吊胆，担心臣民们有反叛之心，所以才去疑神疑鬼地探视。这是君王政治的第三种毛病——用人疑人。

“阒其无人”：以恶狗看家，拒人于千里地孤独地生活。“阒”的本义是门内有恶狗看家，这里是形容君王由于犯疑心病，就加强自身的保护，并任用专横跋扈、狐假虎威的人阻止外人的接近，从而使得别人谁也不愿来亲近君王，造成“无人”的孤独处境。“无人”不是说没有人，而是说没有外人来亲近。这是君王政治的第四

种毛病——滥用近臣。

“三年不覿”：三年的时间里也不出门与臣民相见。“三年”不是实数，而是虚词，比喻很长时间。“不覿”就是不上朝。古代君王是要求每天都上朝的，前面说“无人”来亲近，这里又说“三年不覿”，自己也长时间不去主动与臣民们相见，朝政不是会因此而荒废吗？这是君王政治的第五种毛病——不理朝政。

有了以上五种毛病，一个国家还能够治理好吗？显然是有问题的，所以作者下了“凶”的结论，将产生灾难性后果。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身为君王、天子，如果不能严于律己，而是以民争财、贪天之功、用人疑人、滥用近臣、不理朝政，必将产生灾难性后果。”

五十六、旅

【原文】

（卦辞） ䷷：旅，小亨。旅，贞吉。

（爻辞）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九四：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译文】

（卦辞） ䷷：商旅活动对国家的繁荣昌盛能够起到小的推动作用。商旅活动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产生一个圆满的结局。

（爻辞） 初六（䷷）：商旅活动应如串联在一起的玉件一般有组织地结伴而行，以相互照应，壮大声威。如果分离开来，如沉闷、单调的伐木声一样单独行动，就会因其势单力薄而遭遇不幸。

六二（䷷）：在出门经商的过程中，要遇事将就、礼让他人；要收藏好自己的钱财；要获得照看商品的仆人的帮助。对此三点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九三（䷷）：在出外经商的过程中，如果处处争强好胜，又失去照看货物的仆人的帮助，要认识到其中可能带来的磨难。

九四（䷷）：商旅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商人所需的资源和利润。如果不是靠公平交易，而是使用

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达到目的，我们的心中不会感到愉快。

六五（䷛）：强迫交易的行为有如用不带绳子的箭去射击野鸡，会因此遗失珍贵的箭一样，是得不偿失的，最终的结果将造成自己信誉的丧失。

上九（䷋）：强迫交易的行为犹如张网捕鸟时，为了驱赶鸟群来触网而焚烧它们的巢穴一样，商人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会为所获取的较多利益而开怀大笑，随后就会因为自己将失去的更多利益而痛苦万分，号啕大哭。因为在普通的商业活动中，为了获取眼前的利益就不讲信誉地胡作非为，会因此而丧失一个领导者的权威，是得不偿失的，必将产生不良的后果。

【注释】

《旅》卦卦辞：“䷛：旅，小亨。旅，贞吉。”

“䷛”：《旅》卦卦画。由《节》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节》卦变为初六爻的《坎》卦“䷜”；再变为六二爻的《比》卦“䷇”；九三爻的《蹇》卦“䷦”；九四爻的《咸》卦“䷞”；六五爻的《小过》卦“䷽”；上九爻的《旅》卦“䷛”。《旅》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旅”：甲骨文写作“𠂔”。《说文》：“旅，军之五百人为旅。”《尔雅·释诂》：“旅，众也。”《广雅·释诂四》：“旅，客也。”《尔雅·释宫》：“旅，途也。”《集韵·鱼韵》：“旅，陈也。”旅有军队、军队编制、众多、客处、道路、陈列、次序等义，但为什么有这些意思，古人未说清。观字形，甲骨文旅字像人列队在旗帜下有序行进，故旅字的本义当为有组织、有目的地行进，引申为军队、商旅、次序、行进等义。这里用商旅义。

民族团结，物资丰富，就必然会增进商品的流通，所以在象征富裕的丰卦后接旅卦，讲述经商之道。

旅卦卦辞大意为：“商旅活动对国家的繁荣昌盛能够起到小的推动作用。商旅活动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才能产生一个圆满的结局。”

“小亨”即小的亨通，它不是指商旅活动的过程，而是指商旅活动本身对国家发展的功用。“小亨”是针对“大亨”而言的，对古代社会而言，农业生产、军事建设才是“大亨”，商旅活动只是起一种有益的调节作用，只能是国家大事的补充，所以称为“小亨”。这个“小亨”既是对“旅”的肯定，又是提醒受教者不要过于重视“旅”。从这句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商旅活动在古代社会的地位。

初六爻爻辞：“旅琐琐。斯，其所取灾。”

“琐”：《说文》：“琐，玉声也。”《广雅·释诂四》：“琐，连也。”清徐灏《说文解字注笺·玉部》：“盖以玉为小连环……击人琅当，以铁为连环，其形相似，故亦谓之琐。其后因易金旁作锁。”《尔雅·释训》：“琐琐，小也。”“琐”字从玉、从貞。“貞”：《说文》：“貞，贝声也。从小、贝。”段玉裁注：“聚小贝则多声，故其字从小、贝。”因此，琐的本义当为连在一起的玉件或贝壳相击发出的清脆声音，引申为连环、锁链、细碎等义。

“斯”：《说文》：“析也。从斤，其声。《诗》曰：‘斧以斯之。’”《广雅·释诂一》：“斯，分也。”《广雅·释诂二》：“斯，裂也。”《五音集韵·脂韵》：“撕，同斯。”《尔雅·释言》：“斯，离也。”《方言》卷七：“斯，离也。齐、陈曰斯。”斯的本义就是以斧辟开，引申为扯裂、分散、离开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所”：《说文》：“所，伐木声也。”段玉裁注：“伐木声乃此字本义。用为处所声，假借为处字也。”“用为分别之词者，又从处所之义引申之……皆于本义无涉，是真假借矣。”所的本义为伐木声，假借为处所等义。这里用本义。

“取”：获得。

“灾”：本义为自然发生的火灾，引申为指个人遭遇的不幸等义。

“旅琐琐”：商旅活动应有组织地结伴而行以壮声威。古代商旅活动是一件十分冒险的事，一方面是山高河急、毒蛇猛兽等恶劣的自然环境制造的障碍；一方面又可能面临许多打家劫舍的野蛮人的掠夺。所以，出门经商需要结伴而行，形成商队，以集体的力量克服诸多困难。“琐琐”的本义即串联在一起的玉件相击发出的连续不断的清脆声音，有串联和声音清脆之义，以喻结伴而行时的力量强大。也可以将“琐琐”理解为马帮大部队出发时的铃铛声。

“斯，其所取灾。”：如果分离开来，单独行动，将会因其力量单薄而遭遇不幸。“斯”即分离开来。“所”的本义为伐木声，伐木声沉闷而单调，作者以此声形容单独行动的势单力薄，是“琐琐”的反义词。“取灾”即咎由自取之义，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自己行为不慎自找的。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商旅活动应如串联在一起的玉件一般有组织地结伴而行，以相互照应，壮大声威。如果分离开来，如沉闷、单调的伐木声一样单独行动，就会因其势单力薄而遭遇不幸。”

这段爻辞实际上是对商旅活动提出的第一个注意事项：要有组织地集体行动，不能单独远行。

初六爻爻象为“䷜”，《坎》卦卦象。《坎》卦卦形像两辆车排队行进，故有“旅琐琐”之辞。同时，坎字的本义又是土欠的意思，土欠就会形成陷阱，故有“斯，其所取灾”之辞。

六二爻爻辞：“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即”：本义为靠近食物，引申为接近、到、达到等义。

“次”：从二、从欠。二在顺序中是比一靠后的数，而欠就是不足的意思，因此，次字的本义应为次等的、较差的、副的等义。这里用次等之义。

“怀”：懷的简体字。《说文》：“怀，念思也。”段玉裁注：“念思者，不忘之恩也。”古人以为心是人的思维器官，金文“怀”字就像心中有有人，故其本义当为思念、怀念，引申为胸前、恩爱、怀抱、怀藏等义。这里用怀藏义，与《礼记·曲礼上》：“赐果于君前，其有核者怀其核”中的怀字同义。

“资”：货物、钱财的总称。

“童”：本义为监管（参见《蒙》卦卦辞的注释），引申为有罪的奴隶和小孩的称呼。这里用本义。

“仆”：僕的简体字。《说文》：“仆，给事者。”《广韵·屋韵》：“仆，侍从人也。”仆的本义为侍从、供役使的人。

六二爻爻辞大意为：“在出门经商的过程中，要遇事将就、礼让他人；要收藏好自己的钱财；要获得照看商品的仆人的帮助。对此三点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理解这段爻辞的关键是要正确理解“次”字和“童”字的含义。“次”就是次一等的、较差的东西。“即次”就是向较差的东西靠近，实际上也就是说要遇事将就、不出风头、与人为善、礼让他人。“童”的本义是监管、照看。“童仆”即帮助照看货物的仆人，不要理解未成年人或有罪的人。

六二爻爻象为“䷇”，《比》卦卦象。比有亲密、亲近之义。“即次”是谦让他人，也就是与人亲近的表现。“怀其资”是妥善地保管本钱，也就是与钱亲近。“得童仆”是为了照看货物，也就是与货亲近。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焚”：本义为用火烧山林宿草，引申为烧、干等义。

“丧”：本义为逃亡，引申为失去、丢掉等义。

“旅焚其次”的字面含义即：在商旅过程中，焚烧次一等的。“次”不是指货物，而是指人的处境、待遇。“焚”是比喻，火烧山林后，地上寸草不留，这里是以“焚”比喻放弃“次”的彻底。因此，“焚其次”并不是说将差一点的货物统统烧掉，而是说放弃做第二的想法，处处争强好胜。“焚其次”是与“即次”相对而言的。“即次”是处处谦让人，以和为贵。而“焚其次”则是只做第一，不做第二。

“丧其童仆”：失去照看货物的仆人的帮助。“丧其童仆”是“得童仆”的反面。

“贞厉”：要认识到这种行为将会带来的磨难。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在出外经商的过程中，如果处处争强好胜，又失去照看货物的仆人的帮助，要认识到其中可能带来的磨难。”

九三爻爻辞是将六二爻爻辞反过来说一遍。作者在六二爻爻辞中提了三个注意事项：谦让他人；妥善地保管好钱财；得到合适的人帮助照看货物。但他怕受教者的印象不深，所以又紧接着将其中的两项与他人的配合有关的内容挑出来再反说一遍。说你们这些在宫廷中娇生惯养的王子们啊，出门在外就不能太任性了，遇事要随和一点，与人友善一些，对部下也要好一点，否则的话，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处处争强好胜，与外人翻脸，又得罪了帮助你的仆人，处境就艰难了。

九三爻爻象为“䷮”，《蹇》卦卦象。蹇的本义为足跛。跛足而行必然艰难，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

“处”：《说文》：“处，止也，得几而止。”金文处字字形像人头戴皮帽坐在几上之形，故其本义当为暂止、休息，引申为中止、定准、停止、居住、处所、女未嫁等义。

“斧”：一种砍物劈柴的工具，也是古代的一种兵器和主要刑具，还可以作动词用，相当于“用斧砍”“使用武力”等。这里作动词用。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商旅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商人所需的资源和利润。如果不是靠公平交易，而是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来达到目的，我们的心中不会感到愉快。”

“处”字在此用处所之义，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目的地。“旅于处”就是商旅活动的目的。作者在前两爻正反的说教后仍觉不够，于是在此进一步讲述如果我们不是“即次”地公平地交易，而是“焚其次”地强迫交易又如何呢？“我心不快”就是结局。“我”字在此是指商人自己。“心”字在此不是指良心的心，而是指心脏本身，是以心脏的不舒适来比喻其处境不妙。也可以将“心”字视为对朝廷的比喻。后面的爻辞还会接着讲述为什么会这样。

九四爻爻象为“䷖”，《咸》卦卦象。咸字的本义为军人手持武器保家卫国，故有此爻爻辞。

六五爻爻辞：“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雉”：野鸡。

“矢”：箭。

“誉”：本义为称赞、赞美，引申为声美、美名等义。

“命”：本义为命令，引申出任命、政令、教诲、告诉、召唤、天命、生命、命终等义。这里用命终之义。

六五爻爻辞的字面大意为：“射杀野山鸡，只使用过一次的箭就遗失了，最终的结局会使信誉丧失。”古代射山鸡所用的武器就是箭，而我国古代箭的制作非常讲究，其中箭头又有石质、骨质、铜质之分，加工都十分困难，尤其是铜质的箭，在当时来说很珍贵，价值远远超过一只野山鸡本身。所以在射击时往往将箭系上绳子，以利于在射击后可以顺利地回收，否则，为了射一只野山鸡而丢失精美贵重的箭就得不偿失了。“射雉，一矢亡”说的就是这种不带绳子就开始的射击。“一”是指一次。“一矢亡”就是射击一次就丢失了箭。作者在此是以这种很不划算的事，来比喻上一爻爻辞所说的“斧”这种强迫交易的行为的得不偿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一锤子买卖。这样做了又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终以誉命”：最终的结局将使别人对自己的称赞消亡。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丧失信誉之义。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强迫交易的行为有如用不带绳子的箭去射击野鸡，会因此遗失珍贵的箭一样是得不偿失的，最终的结果将造成自己信誉的丧失。”

经商之道最看重的就是信誉两字，强买强卖的行为能够长久吗？显然不能，可知作者不仅是一个好的政治家，军事家，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商人。

六五爻爻象为“䷖”，《小过》卦卦象。《小过》卦卦形有如一只展翅的小鸟，故有“射雉”之辞。小过的意思就是小人的过失，故有“终以誉命”之辞。

上九爻爻辞：“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于易，凶。”

“巢”：鸟窝。

“号”本义为呼叫声，引申为大哭声、号命、命令等义。这里作大哭声用。

“咷”：大声地哭、不住声地哭。

“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的字面含义为：捕鸟时，如果连同它们的巢也一同焚毁，出门经商的人会首先感到高兴而笑，然后又会为自己的行为所产生的后果而痛哭流涕。“鸟”字的本义为长尾飞禽的总称，这里作动词用，相当于“捕鸟”。古代捕鸟一般是张网以待，飞鸟触网后，其足、翅为网所困而被禽。“鸟，焚其巢。”是说为了赶鸟触网而焚烧它们的巢栖地，使它们在惊恐中飞出而触网。这种捕鸟方式当然会比坐等鸟自己来触网要容易得多，但鸟巢是鸟生息繁殖的地方，现在被焚毁，也就断了鸟群繁殖的后路。作者在此是以这种不计后果的捕鸟方式，比喻经商之人以“斧”的方式强迫交易来获取利润，所以后面紧接着说：“旅人先笑后号咷”：其结果就会是如杀鸡取卵、竭泽而渔一样，会为一时的利润丰厚而高兴，随后就会为自己所失去的更多利益而痛哭。他会失去什么呢？

“丧牛于易，凶。”：因为普通的交易活动，而失去领导者的地位，将产生不良的后果。“丧”就是丧失、失去。“牛”是动物，也是北方七宿中的一个星宿。牛星宿在我国历法中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星，是古代历法的起点（参见《革》卦初九爻注释）。这里所说的“丧牛”就是指丧失了牛星宿作为众星之首的重要地位。或者说作者在此是以基准星“牛”星宿象征领导者的位置。“于”是介词，表地点，相当于“在”。“易”就是交易，指商人的交易活动。这个“易”字实际上也算是点了“旅”卦的题，证明旅的主题就是经商活动的“易”。“丧牛于易，凶。”也就是说在普通的经商活动中由于不讲信誉，而丧失了一个领袖者的地位，是得不偿失的，将产生不良的后果。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强迫交易的行为犹如张网捕鸟时，为了驱赶鸟群来触网而焚烧它们的巢穴一样，商人虽然在一开始的时候会为所获取的较多利益而开怀大笑，随后就会因为自己将失去的更多利益而痛苦万分，号啕大哭。因为在普通的商业活动中，为了获取眼前的利益就不讲信誉地胡作非为，会因此而丧失一个领导者的权威，是得不偿失的，必将产生不良的后果。”

《周易》是为王子们所写的书，而王子们的行为直接关系到周族这个当权者的形象。作者在本卦中反复强调了信誉问题，原因就在于作者认为如果当权者以不正当的手段与人争利，就将会直接危及到其政权的稳定。需要说明的是，商周时期较大规模的商旅活动往往是在朝廷的组织下，由王公贵族成员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五十七、巽

【原文】

（卦辞）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爻辞） 上九：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九五：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六四：悔亡，田获三品。

九三：频巽，吝。

九二：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初六：进退，利武人之贞。

【译文】

（卦辞） ䷸：信息的传播，对国家的繁荣昌盛将起到小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协调民众，从而营建一个安居乐业的政治环境。政令的制定、传播和落实利于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支持。

（爻辞） 初六（䷋）：对政令的推行，利于有军人般正确的认识：坚决服从和迅速地完成。

九二（䷋）：不在君位时发布政令，需要借用史官所掌握的对先人事迹的解释权和巫覡所掌握的神权来解决纷争，从而使民众顺从。如此就可以取得一个圆满的结局，这样做没有过错。

九三（䷋）：频繁地更改政令，将会丧失政令的严肃性，并使人无所适从，从而留下悔恨。

六四（䷋）：为了不让其制定的政策留下遗憾，在制定政策时就要遵守‘田猎有三驱之制’的规则，充分考虑人民的生存和生活的权力。

九五(䷋):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就不会发生使人感到悔恨的事,也就没有什么不利。即使是在开始时发生了某些混乱,也会得到很圆满的解决,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结局。

上九(䷋):不在君位时发布政令,需要使用较多的钱财来收买人心。如果鲁莽地以武力推行其主张,要认识到将产生的不良后果。

【注释】

《巽》卦卦辞:“䷋: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

“䷋”:《巽》卦卦画。由《震》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震》卦变为初六爻的《豫》卦“䷏”;再变为九二爻的《解》卦“䷧”;九三爻的《恒》卦“䷟”;六四爻的《升》卦“䷭”;九五爻的《井》卦“䷯”;上九爻的《巽》卦“䷋”。《巽》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巽”:毛公鼎写作“𠩺”。伊簋写作“𠩺”。《说文》写作“𠩺”。巽字的字形变化较大,并且由左右结构变为上下结构,其含义也因此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毛公鼎的“𠩺”字左边为“𠩺”,上像二支长羽毛,下为“口”字,意思为头戴王冠的君王发号施令。右边为“𠩺”,象头戴官帽、双手交叉于胸的官员听命。伊簋的“𠩺”字仍然是左右结构,只是左边为“𠩺”,突出了象征王权的长羽毛,下面的口字省略为“一”字。而右边的“𠩺”即命字的古文“𠩺”的变形。这两个字的本义均为君王发令、百官听命。《说文》古文写作“𠩺”,由左右结构变为上下结构。上像长跪的两人,下为作基垫之用的床具。《说文》:“巽,具也。”认为巽字的本义为官员依次而跪,等候君王上朝的准备工作已经具备。《说文》的解释及巽字的变化突出了听命者的顺从,而忽视了君王发令、百官听命的本义。《广雅·释詁一》:“巽,顺也。”《字汇·巳部》:“巽,卑也。”就均是与《说文》的解释一样释其引申义。这里用本义,指命令或信息的传播。

商旅活动的开展，必然会随之带动异地之间的信息传播，故在《旅》卦后接《巽》卦。作者以此为题讲述政令的传播问题。

《巽》卦卦辞大意为：“信息的传播，对国家的繁荣昌盛将起到小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协调民众，从而营建一个安居乐业的理想政治环境。政令的制定、传播和落实利于得到德才兼备的人才支持。”

“小亨”就是小的亨通。为什么是“小亨”而不是“大亨”呢？因为信息的传播只是一个中间环节，与制定政策和落实政策相比较而言要容易一些，所以称为“小”。“利有攸往。”就是利于有一个安居乐业的去处。这是进一步解释有什么“小亨”的。信息的传播有利于增进上下之间的了解和协调，当然也就“有攸往”。“利见大人”的意思是利于见到德才兼备的人才。这一个“利”字与“利有攸往”的“利”字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前一个“利”字是说“巽”将有利于获得这种结果，而这个“利”字是说如此条件下将有利于“巽”的顺利完成，是说政令的传播应当由才德兼备的人来实施。如果让“小人”来实施就不利了，就可能会误事。

初六爻爻辞：“进退，利武人之贞。”

“进退”：前进与后退。这是形象地说明人们对政令的落实，因为政令的推行无非是为了协调人们的行为，也就是为了使大家步调一致地前进或后退。为什么说是针对政令而言的呢？因为这是“巽”卦的主题。

“利武人之贞。”：利于有军人一般正确的认识。“武人”就是习武的人、以使用武力为生的人，也就是军人。“武人”有什么正确的认识呢？那就是在“进退”的问题上一是坚决服从；二是迅速完成。服从是因为军人具有严明的纪律，迅猛是因为军人具有刚毅的决心和力量。以此，初六爻爻辞可译为：

“对政令的推行，利于有军人般正确的认识：坚决服从和迅速地完成。”

初六爻爻象为“䷋”，《豫》卦卦象。豫字的本义为大象。大象的步伐坚定而稳定，故有此爻爻辞。

九二爻爻辞：“巽在床下，用史、巫纷若，吉，无咎。”

“床”：《说文》：“床，安身之坐者。”林义光《文源》：“考爿并有床象，实即床之古文。”《释名·释床帐》：“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床字从爿，从木。“爿”：《段注说文》：“爿，反片为爿，读若墙。”爿、片本为一字，本义为木板，合木板则为床。《通俗文》：“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曰枰，八尺曰床。”供坐、卧之用的这种木板通称为床榻。古代的床有坐、卧两种功用，所以床的本义为供人坐、卧的器具，而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专用于睡觉的地方。过去皇帝上台登基称为“坐床”，就是用其宝座之义，千万不要理解成坐在床上不睡觉。这里也是用其义，象征君王的政权。剥卦初六爻爻辞的“剥床以足”、六二爻爻辞的“剥床以辨”、六四爻爻辞的“剥床以肤”中的“床”字也均是用其义，象征政权的宝座。

“史”：《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古文史、事、吏本为一字，均指王者身边担任星历、记事的文职官员。这些官员也自然地成为君王的助手。《周礼·天官·序官》：“府，六人；史，十有二人。”郑玄注：“史，掌书者，凡府吏，皆其官长所自辟除。”太宰下属各官凡有府者皆有史二至八人，共一百二十六。他们的主要责任就是记录历史和正常的日月星象等，也以历史和星象等事件为依据给君王提供处理政事的意见，是古代政权机构的智囊团。因为他们在记录历史时要力求客观公正，所以“史”字从又持中。“又”字就是手。“中”字象征公正之笔。

“巫”：《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像人两袖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舞，古文巫。”“灵巫以玉事神。”甲骨文巫字的准确含义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巫是古人认为能与天地鬼神的意志相通的人，是可以沟通人与鬼神关系的人。每当人类发生重大灾难时，古人常请巫通过舞蹈的方式请鬼神免除其灾难。当人们采取重大行动时，也常请巫与鬼神沟通，以求得到鬼神的许可。

“纷”：《广雅·释诂三》：“纷，乱也。”本义为以刀分开缠在一起的乱丝，快刀斩乱麻之义。引申为刀尾韬、旌旗上的飘带、扰

乱、变乱、杂乱、多、纠纷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若”：顺从。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不在君位时发布政令，需要借用史官所掌握的对先人事迹的解释权和巫覡所掌握的神权来解决纷争，从而使民众顺从。如此就可以取得一个圆满的结局，这样做没有过错。”

“巽在床下”就是处于在野状态下发布政令。在此状态下发布政令应当说是名不正、言不顺的，但也不是绝对的行不通，这个变通办法就是“用史、巫纷若”：借用史官所扮演的祖宗的代言人和巫覡所扮演的鬼神的代言人的权威来解决纠纷。也就是以死人压活人，拉大旗作虎皮。这也是周文王等周族的早期领导人所惯用的伎俩，姜太公的渭河钓鱼、修灵台，周公的两个求神以身代王的动人故事均是“用史、巫纷若”的例子，对于他们而言，其处境正是“巽在床下”：还没有掌握国家政权。因为当时的周文王只不过是商王的一个普通臣子，而周公也不过是一个强打恶要得来的摄政王。

九二爻爻象为“䷛”，《解》卦卦象。解有解释、缓解等义，故有此“用史、巫纷若”的缓解纷争的爻辞。

九三爻爻辞：“频巽，吝。”

“频”：屡次、连续。“频巽”就是频繁地下达政令。频繁地下达政令说明其政策缺乏前瞻性和准确性。这种朝令夕改的做法既会使下令者的信誉丧失，又往往使执行者无所适从，从而造成混乱，所以作者做出了“吝”的告诫：将会造成悔恨。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频繁地更改政令，将会丧失政令的严肃性，并使人无所适从，从而留下悔恨。”

九三爻爻象为“䷟”，《恒》卦卦象。恒就是恒定不变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悔亡，田获三品。”

“田”：本义为开荒耕种的土地，引申为耕种田地等义，同时古代也将打猎活动称为田。这里用打猎之义。

“品”：种类、物品。

“悔亡”：悔恨消亡。

“田获三品”：打猎时只获取三面的猎物。这句话源于古人的“田猎有三驱之制”。古人规定打猎时只能围网三面，要开一面之网放生部分猎物，以利于来年的繁殖。作者以这种制度来比喻为王者在制定国家法规政策时要充分考虑民生的问题。这句爻辞的“田获三品”是因，“悔亡”是果，是说为政要遵守“田获三品”的制度和原则，才能“悔亡”。以此，六四爻爻辞大意为：

“为了不让其制定的政策留下使人感到遗憾的悔恨，在制定政策时就要遵守‘田猎有三驱之制’的规则，充分考虑人民的生存和生活的权力。”

这句爻辞与《比》卦九五爻爻辞的“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的含义相似，对其理解可参照其注释。

六四爻爻象为“䷫”，《升》卦卦象。升就是升高之义，“悔亡”正是提高自己行为准则之义，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终，先庚三日，后庚三日，吉。”

“庚”：《说文》：“庚，位西方，象秋时万物庚庚有实也。庚承己，象人脐。”庚是天干的第七位。天干是古人为了用于记时而发明的十个名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这十个天干轮换一周为一句，以甲为始，以癸为终。“先庚三日”就是庚日之前三天，为丁、戊、己，缺甲，因此是无初的意思。“后庚三日”就是庚日之后三天，为辛、壬、癸，正好是一句的终结，所以是有终的意思。“先庚三日，后庚三日”是进一步解释“无初有终”的含义的。这句话的写法与《蛊》卦卦辞中的“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的写法相同，只不过含义有异。“先甲三日，后甲三日”的含义是有终结，然后有开始。理解这句爻辞可参照《蛊》卦辞的注释。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就不会发生使人感到悔恨的事，也就没有什么不利。即使是在开始时发生了某些混乱，也会得到很圆满的解决，从而形成一个

良好的结局。”

“无初有终”并不是说不种豆就可以得豆，不种瓜就可以得瓜，而是说没有一个好的开端，而有一个圆满的结局。“无”和“有”都是针对好的局面而言的。

九五爻爻象为“䷯”，《井》卦卦象。井是井田制的象征，代表了国家的法律和秩序，代表了井井有条的社会制度和结构，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巽在床下，丧其资。斧，贞凶。”

“资”：货物、钱财的总称。

“斧”：本为砍物劈柴的工具，在古代往往作为兵器使用，也是一种主要刑具，还可以作动词用，相当于“用斧砍”、“使用武力”等。这里作动词用。

“巽在床下”就是不在君位而下达政令。这种行为可以说是“名不正，言不顺。”正是因为其缺乏君权的支持，所以要“丧其资”：丧失自己的资金。“其”在此作反身代词用，指自己。丧失的资金是用于收买人心了。这句话实际上是说在地位不正的情况下，要学会利用小恩小惠拉拢关系，以弥补自己的不足。如果不这样做行不行呢？“斧，贞凶。”：如果仅仅依靠武力的手段来强行推行自己的主张，要认识到将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这句话是反过来说为什么要“丧其资”。因此，上九爻爻辞大意为：

“不在君位时发布政令，需要使用较多的钱财来收买人心。如果鲁莽地以武力推行其主张，要认识到将产生的不良后果。”

这句爻辞与上一卦《旅》卦九四爻“旅于处，得其资。斧，我心不快”的爻辞有共通之处，可以相互参阅。

五十八、兑

【原文】

（卦辞） ䷹：兑，亨。利贞。

（爻辞） 上六：引兑。

九五：孚于剝，有厉。

九四：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六三：来兑，凶。

九二：孚兑，吉，悔亡。

初九：和兑，吉。

【译文】

（卦辞） ䷹：语言的交流可以沟通人们之间的感情，但在交流中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爻辞） 初九（䷹）：以平和的言语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意愿，就可以产生良好的结果。

九二（䷹）：以真诚之心向对方解说自己的意愿，就会产生良好的效果，从而使悔恨消亡。

六三（䷹）：由于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招致对方的指责并兴师问罪，将造成灾难性后果。

九四（䷹）：不公平交易引发的纠纷不会自然地平息下来，只有纠正了自己不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行为之后，才能产生一个让人满意的结果。

九五（䷹）：在即将被推翻、即将被伤害的时候才被迫讲信誉，将会受到磨难。

上六（䷹）：在行为一开始的时候就要保证自己言语的正确。

【注释】

《兑》卦卦辞：“☱：兑，亨。利贞。”

“☱”：《兑》卦卦画。由《艮》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艮》卦变为初九爻的《贲》卦“䷖”；再变为九二爻的《大畜》卦“䷙”；六三爻的《损》卦“䷨”；九四爻的《睽》卦“䷥”；九五爻的《履》卦“䷉”；上六爻的《兑》卦“☱”。《兑》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兑”：《说文》：“兑，说也。”林义光《文源》：“兑即悦之本字……从人、口、八。八，分也，人笑故口分开。”《释名·释天》：“兑，悦也，物得备足，皆喜悦也。”兑字有言语和愉悦两层含义，但那一层含义是其本义呢？观字形，兑字从儿、从口、从八。“儿”的意思是仁慈的人。“口”是人和动物发声的器官。“八”像人张口时嘴唇向两边分开，没有哭笑之分，只表示口张开。连起来理解，兑字的本义应为亲善、仁慈的人言说。善言可亲，故引申为和悦之义。根据《兑》卦卦爻辞的内容看，《兑》卦的兑字应用仁者的言说之义。

政令颁布后，需要得到落实，需要百官去说服民众接受，以得到认真的执行，故在象征政令传播的《巽》卦后接《兑》卦，讲述人与人之间在交流中所应注意的问题。

《兑》卦卦辞大意为：“语言的交流可以沟通人们之间的感情，但在交流中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初九爻爻辞：“和兑，吉。”

“和”：本义为声音相应、和谐地跟着唱或伴奏，引申为附和、和谐、协调、适中、和顺、和睦、和平、调和等义。

“和兑”即以心平气和的态度、以平和的言语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意愿。“和兑”一词也可以理解成平和的交流，但从后面的“来兑”等爻辞看，这里的“兑”不是指双方的交流，而只是指一方的言说。作者想表达的是有理不在声高的道理。是教导王子们在向别人表达自己意愿的时候，不能盛气凌人，而是要平等相待，轻言细语地解说，只有如此，才能使对方乐于接受。

初九爻爻辞大意为：“以平和的言语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意愿，就可以产生良好的效果。”

初九爻爻象为“䷹”，《贲》卦卦象。贲有装饰、美丽等义，“和兑”正是经过调整情绪、声调，句子修饰后发出的和美之声，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孚兑，吉，悔亡。”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以真诚之心向对方解说自己的意愿，就会产生良好的效果，从而使悔恨消亡。”

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中，真诚、和善这两条正是相互沟通的最重要条件，而且缺一不可。如果仅仅是和善而不真诚，那是伪善，是笑里藏刀。如果只有真诚而不和善，又可能流于粗暴而伤害对方的自尊心，达不到沟通的目的，如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就常出现这种情况。所以真诚是友谊的基础，和善是友谊的桥梁。兑卦初九、九二这两段爻辞正是强调此两点。

九二爻爻象为“䷹”，《大畜》卦卦象。《大畜》取储备人才之义。要想留住人才，必须礼贤下士，以诚相待，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来兑，凶。”

“来”：由彼至此、由外至内、由远到近、招致等义。

“来兑”的字面意思即对方来指责我方。对于国家而言，“来兑”是要以武力为后盾的，所以“来兑”在此含有兴师问罪之义。在“兑”字的解释中，我们说过，“兑”字的言说之义不是普通人的言说，而是仁人志士的言说，是金玉良言，所以“兑”字本身代表了正确的观点。“来兑”也就是说真理在对方一边，是我们做错了，对方来讨一个说法。作者因此而下了“凶”的断语。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由于自己的错误行为而招致对方的指责并兴师问罪，将造成灾难性后果。”

六三爻爻象为“䷹”，《损》卦卦象。损有损失、损伤之义，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商兑未宁，介疾有喜。”

“商”：《说文》：“商，从外知内也。”王筠句读：“谓由外以测其内也”《广雅·释诂一》：“商，度也。”《白虎通·商贾》：“行曰商，止曰贾。商之为言章也，章其远近，度其有无，通四方之物，故谓之商。”商的本义为估量。商业行为全凭商人对货物的估价、估算来经营，因此，商字又引申为商业、商人等义。

“未”：没有。

“宁”：安宁、安定、静止。

“介”：甲骨文“介”字像人穿着防身铠甲形，因此，介字是一个会意字，会戒备、防备之义。古人往往将戒备之词契刻在石上，以为劝诫和告示之用。所以介字又引申出疆界、介绍、凭借、系等义。这里用戒除之义。

“疾”：疾病、缺点、毛病。

“商兑未息”的字面意思就是：商业上引发的纷争不会自然地平息下来。这个“商兑”就是指的上一卦《旅》卦九四爻的“斧”、上九爻的“鸟焚其巢”的强迫交易的霸道行为引发的纠纷。那种纠纷不会自然地平息下来，所以才有了上一爻的“来兑”：对方找上门来讨说法。这种事已经发生，要如何做才能息事宁人呢？“介疾有喜”：戒除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才会产生让人满意的结果。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不公平交易引发的纠纷不会自然地平息下来，只有纠正了自己不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行为之后，才能产生一个让人满意的结果。”

九四爻爻象为“睽”，《睽》卦卦象。睽的本义为两眼不愿集中视物的横眉冷对的样子、怨气未消而仇恨满面的样子，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孚于剥，有厉。”

“剥”：脱落、侵蚀、强制、除去、侵夺。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在即将被推翻、即将被伤害的时候才被迫讲信誉，将会受到磨难。”

兑卦初九、九二两爻爻辞提出了和顺、诚信的交往原则，作者

接着又反过来说，如果不依这个原则办事又会是什么结果呢？六三爻爻辞说：“来兑”：对方就会组织起来上门兴师问罪。因为“商兑未宁”：不公平的交易所引发的纠纷不会自然平息下来。强兵之下，只有“介疾有喜”：向对方赔礼道歉才能得到他们的谅解。虽然这种行为也可以算作“孚”，但却是“孚于剥”：是在被迫的情形下做出的诚信姿态。这时的“孚”与自觉自愿的“孚”所产生的效果是不完全一样的，因为即使对方接受其道歉，也仍然会使自己从道义、物资和情面上做出极大的牺牲，起码要赔偿对方的损失，所以“孚于剥”的结果只能是“有厉”。

九五爻爻象为“☶”，《履》卦卦象。履有践踏之义，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引兑。”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在行为一开始的时候就要保证自己言语的正确。”

“引兑”是对“孚于剥”的反说。快完蛋的时候是“剥”，而“引”的本义为开弓，是射箭的第一个动作，是开始。既然“孚于剥，有厉。”那么就应当早做打算，所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五十九、涣

【原文】

（卦辞） ䷺：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爻辞） 上九：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九五：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六四：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六三：涣其躬，无悔。

九二：涣奔其机，悔亡。

初六：用拯马壮，吉。

【译文】

（卦辞） ䷺：瓦解敌人的阵营就会使自己的行动顺利。瓦解敌人是为了推翻旧政权，然后取而代之，这种瓦解有利于今后的发展。对此，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爻卦辞） 初六（䷺）：在瓦解敌人，从而拯救受到敌人长期压制的民众的时候，如果能够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就会产生一个完满的结局。

九二（䷺）：瓦解敌人时快速地扑向敌人的重要部位，就不会留下悔恨。

六三（䷺）：瓦解敌人从争取其阵营中受到欺辱和压迫的弱小者入手，就不会留下悔恨。

六四（䷺）：在瓦解敌人的过程中，能够争取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护，是产生一个圆满结局的根源。而在被瓦解的敌方阵营中有人如中流砥柱般顽固不化，是行为不正的夷族所希望出现的结果。

九五（䷺）：竭尽全力瓦解敌人并发出决战的总动员，

迫使敌人的君王退下王位，俯首称臣，没有过错。

上九（䷺）：以和平的方式瓦解敌人的阵营，可以避免流血冲突，而同样达到铲出邪恶的目的，没有过错。

【注释】

《涣》卦卦辞：“䷺：涣，亨。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利贞。”

“䷺”：《涣》卦卦画。由《丰》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丰》卦变为初六爻的《小过》卦“䷽”；再变为九二爻的《恒》卦“䷟”；六三爻的《解》卦“䷧”；六四爻的《师》卦“䷆”；九五爻的《坎》卦“䷜”；上九爻的《涣》卦“䷺”。《涣》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涣”：《说文》：“涣，流散也。”徐灏注笺：“引申为凡离散之称。”涣的本义为流散，引申为涣散、悠闲等义。

说服、宣传的实质就是壮大自己的队伍、削弱对方的阵营，所以在象征说教的兑卦后接涣卦，讲述削弱对方阵营的道理。老子《道德经》第十五章说：“涣兮，若冰之将释。”老子在此以冰雪的溶化来形容涣，非常符合涣卦的取意，作者正是以冰雪融化般的消散来形容对敌人的瓦解。

“假”：本义为借，引申为代替、给予、依恃、代理、不真实、冒充等义。这里用本义。

“庙”：庙的简体字。《说文》：“庙，尊先祖地也。”《六书故·工事一》：“宫前曰庙，后曰寝。今王宫之前殿，士大夫之听事是也。”庙字的本义是古代君王及士大夫议事的殿堂。从考古资料上看，古代宫殿一般较为简单，前庙后寝的说法较为可信，同时，祖宗牌位也供于主室，后来随着宫殿的扩建，宫殿的功能逐渐增多，供祖先及议家事、议国事的地方才分开来，庙则成了家庙的专用词。在《周易》成书的时代，庙的主要功能应为议事的殿堂，也即朝廷，这正是本卦卦辞中的庙字之义。

这句卦辞一共三句话，第一句“涣，亨。”是对涣所代表的瓦

解敌人所作的肯定；第二句“王假有庙，利涉大川。”指出了涣的目的；第三句“利贞”是告诫词。

“涣，亨。”：瓦解敌人是亨通的。有什么亨通呢？“王假有庙，利涉大川。”：君王借别人的朝廷为自己所用的时候，有利于克服较大的困难。“王假有庙”的字面含义就是君王借别人的殿堂为自己的殿堂、借别人的朝廷为自己的朝廷。在《周易》中，王均指周君，而比周君的庙更大的只有商帝的庙，所以，这句话应当是以文王夺取商帝帝位为背景而发的。“王假有庙”的意思就是：周王推翻商帝取而代之。这是很严重的一句话，也正是“涣”的最终目标：瓦解旧政权，然后取而代之。“利涉大川”：利于渡过大的江河。在《周易》中多次出现“利涉大川”一句，均是比喻克服较大的困难，这里是指夺取政权后，就有利于周族的发展。“利贞”：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涣》卦卦辞大意为：“瓦解敌人的阵营就会使自己的行动顺利。瓦解敌人是为了推翻旧政权，然后取而代之，这种瓦解有利于今后的发展。对此，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萃》卦卦辞为：“萃，亨。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涣》卦卦辞与《萃》卦卦辞的取意有相通、相似之处，可以互参。

初六爻爻辞：“用拯马壮，吉。”

“拯”：《广韵·拯韵》：“拯，救也；助也。”本义为救助。

“壮”：强壮、旺盛、有力。

“用拯马壮”的字面含义为：用于拯救的马匹健壮。用马去拯救什么呢？马在古代的用途主要是用于军事：供武士骑乘或拉战车。因此，“马壮”应当是军事力量强大的象征。“拯”是针对“涣”而言的。“涣”即瓦解敌人，在作者看来，瓦解敌人就是将被瓦解者从反动势力中解救出来，是一种从黑暗走向光明的解放，故称为“拯”。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在瓦解敌人，从而拯救受到敌人长期压制的民众的时候，如果能够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后盾，就会产生

一个完满的结局。”

周族在瓦解商族政权的过程中，正是使用了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一方面以理服人，另一方面又以武力做后盾。而以武力做后盾的“马壮”又有两个意义：一是为弱者壮胆，消除投靠者遭受原主子打击报复的后顾之忧；二是使不愿投靠者心存畏惧，不得不服。所谓“小国感其德，大国感其威”正是“用拯马壮”的结果。或者说没有“马壮”作为后盾，“用拯”是不起太大作用的，是“涣”不动的。这是“涣”的前提条件，就如一个小孩不可能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去拉一头落入陷阱的大象，只有大象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去拯救困境中的小孩一样。

《明夷》卦六二爻爻辞为：“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马壮，吉。”以“用拯马壮”象征拯救文王的大臣得力，本卦的“马壮”也可以更宽泛地理解为对实施“涣”者的比喻。

初六爻爻象为“䷢”，《小过》卦卦象。在《周易》的卦象中，常以“䷢”象征战车，其中中间的阳爻象车厢，上下的阴爻像车轮，而《小过》卦的卦象“䷢”则是加大的车厢和车轮之象，只有强壮的马才能拉动此大车，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涣奔其机，悔亡。

“奔”：《说文》：“奔，走也。”奔的本义为走，但不是一般的走，而是急走。金文“奔”字像人甩开双臂，大步流星地奔走，且留下象征急速之义的三个脚印，正是会急走之义。因此，奔字的本义为快跑、急驰，引申为逃跑、竭尽全力、投靠、走向等义。这里用快速朝向义。

“机”：機的简体字。《说文》：“机，主发谓之机。”段玉裁注：“机，机之用主于发，故凡主发者皆谓之机。”沈涛古本考：“《一切经音义》卷七：机，射发也。机，主发之机也。”《释名·释兵》：“弩，含括之口曰机。言如机之巧也。亦言如门户之枢机，开阖有节也。”《字汇·木部》：“机，又巧术；又变也。”“机，密也。”《广韵·微韵》：“机，会也。”机的本义为古代弩箭上的发动机关，相当于现代枪上的扳机。因其一触即发的重要性，又被引申为制动装

置、智巧、机密、事情变化的关键、有重要关系的环节、事物变化的缘由等义。这里用引申义，指事情变化的关键、重要的环节。

“涣奔其机”的大意为：“瓦解敌人应快速地扑向敌人的重要部位”。上一句爻辞说“用拯马壮”，强调了实力的重要性。有实力并不是一定要去硬拼，还要注意策略，其实“涣”本身就是智取，所以作者在这一爻提出了“涣奔其机”的方略。这个方略也有两层含义：一是“奔”，强调了时间的快速原则，所谓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错过了时间也就丧失了机会。二是“机”，强调了目标的关键性，要重点突破，譬如其首脑机关、战略要地、后勤基地等等，这些重点目标的被瓦解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涣奔其机”的方略可以说是四两拨千斤的法则，也是兵家要点。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瓦解敌人时快速地扑向敌人的重要部位，就不会留下悔恨。”

九二爻爻象为“䷺”，《恒》卦卦象。恒的本义为船运行在两点之间，是码头之象，正是战略要地，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涣其躬，无悔。”

“躬”：本义为弯曲的身体，会顺从之人义。这里指受到对方压迫的人。

“涣其躬”就是从敌人阵营中瓦解出受到欺辱和压迫的人。瓦解对方从争取弱者开始，这正是周族的基本国策，他们当时善待小国，使原依附于商族的小国感恩戴德，从而成为周族革命的坚定拥护者。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瓦解敌人从争取其阵营中受到欺辱和压迫的弱小者入手，就不会留下悔恨。”

六三爻爻象为“䷧”，《解》卦卦象。“解”就是解放、缓解之义。“涣其躬”对“躬”者而言，正是一种解放，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涣其群，元吉。涣有丘，匪夷所思。”

“群”：本义为三个以上的兽畜相聚而成的集体，引申为朋辈、事物的种类、会合、众多等义。这里用引申义，泛指多数人。

“丘”：本义为因地势而自然形成的土山。

“匪”：行为不正的人和事。

“夷”：《说文》：“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吴其昌《金文名象疏证》以为“蛮夷之夷字，与尸字为一字”，像人形；又“夷字与弟字为一字”，象韦草束之形。《玉篇·大部》：“夷，蛮夷也。”《广雅·释诂四》：“夷，灭也。”《小尔雅·广言》：“夷，伤也。”夷字有平、使之平、消灭、受伤等义，夷字也是古代中原人对东方民族的蔑称。为什么有这些含义？古人未说清。观字形，甲骨文夷字与古尸字为一字，有呆板或死亡之义。金文夷字实像矫正箭矢之形。古代中原人以文明人自称，视中原之外的民族为野蛮人，称他们为夷应当正是取需要矫正其不正的行为之义。矫正箭矢是为了战斗，所以夷字又引申为使之平、消灭、受伤等义。这里作古代东方少数民族的蔑称。

“涣其群，元吉。”：争取和瓦解敌人阵营中的大多数群众，是产生一个圆满结局的根本。“涣其群”就是涣散他们的大多数人。“涣其群”是上一爻“涣其躬”的进一步扩大，是将被涣散者从受到欺辱的少数人扩大到大多数群众，是由“星星之火”达到“可以燎原”的程度。

“涣有丘，匪夷所思。”：在被瓦解的敌方阵营中有人如中流砥柱般顽固不化，是行为不正的夷族所希望的。“涣有丘”直译就是被涣散的物体中有稳定的大山。“丘”是水所不能“涣”的物质，所以在过去的风水理论中，有水止于山之说，就是取山石稳定之义，作者在此是以“丘”比喻意志坚定的旧政权的拥护者。“匪夷所思”现在被作为一句成语使用，成语字典上的解释是：“匪：通非，不是。夷：常理、常情。匪夷所思谓不是按常理所能想像的，形容事物或人的思想、言行离奇，不合常理。”这种解释显然曲解了作者的本义。“匪夷所思”的正确解释应为：行为不正的夷族所想的。这是针对“涣有丘”而言的，是说他们所希望的结局与我们的愿望正好相反，我们希望“涣其躬”“涣其群”，他们希望“涣有丘”，希望自己的队伍都是意志坚定的抵抗者。由这句话也可知所“涣”者就是“匪夷”之人，也就是周初时尚未归顺的淮夷的人。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在瓦解敌人的过程中，能够争取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护，是产生一个圆满结局的根源。而在被瓦解的敌方阵营中有人如中流砥柱般顽固不化，是行为不正的夷族所希望出现的结果。”

六四爻爻象为“䷆”，《师》卦卦象。师的本义为聚众，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涣汗其大号，涣王居，无咎。”

“汗”：本义为人和部分动物汗腺里排泄出来的液体，引申为出汗、使出汗等义。在正常情况下，人体出汗是因为受热和用力的结果，这里正是用于形容使劲、用力之义。

“号”：本义为高声严厉的呼号，引申为召唤、号令、发令、扬言等义。

“居”：本义为蹲下，后引申为居所、居住、坐、止等义。这里用其本义。

“涣汗”就是集中全力瓦解敌人。“其”：他们。“大号”：大声号召，也即发出决战的总动员。“涣王居”：迫使敌人的领袖在对其队伍的瓦解中退位。前面四爻所说的“用拯马壮”“涣奔其机”“涣其躬”“涣其群”的最终目的就是夺权，就是“涣王居”，所以这里的“涣汗其大号”正是收紧拳头后发出的最后一击。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竭尽全力瓦解敌人并发出决战的总动员，迫使敌人的君王退下王位，俯首称臣，没有过错。”

九五爻爻象为“䷜”，《坎》卦卦象。《坎》卦卦象像排列整齐的战车，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涣，其血去逖出，无咎。”

“逖”：《说文》：“逖，远也。”《尚书·牧誓》：“逖矣，西土之人。”逖字从辵、从狄。“辵”即行走的意思。“狄”：《说文》：“狄之为言淫辟也。”段玉裁注：“《风俗通》云：‘狄者，辟也，其行邪辟。’逖字的本义当为移动的邪恶之人或邪恶之事，后作为对古代西方少数游牧民族的蔑称。又引申为远、使之远等义。这里用本

义，指行为不正的人和事，与“匪夷”之义同，也即所涣的对象。

“去”：离开。

“出”：本义为草木由里到外不断长进，引申为出现、居于、处在、离开、产生、驱逐、释放、往外拿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以和平的方式瓦解敌人的阵营，可以避免流血冲突，而同样达到铲除邪恶的目的，没有过错。”

“其血去”指不会发生流血冲突。这是就“涣”的方式相对于“征”而言的，如果不是以言语说服的方式来瓦解敌人的阵营，而是采取强攻，就会有很大的流血牺牲。而“涣”和“征”的目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涣王居”的夺权，也就是“逃出”，让邪恶之人和事远离我们。既然有较“征战”更好的方法可以避免流血牺牲，又能达到同样的目的，为什么不首先使用呢？作者本爻正是对“涣”这种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的归纳性肯定。

六十、节

【原文】

（卦辞） ䷻：节，亨。苦节不可，贞。

（爻辞） 上六：苦节，贞凶，悔亡。

九五：甘节，吉，往有尚。

六四：安节，亨。

六三：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九二：不出门庭，凶。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译文】

（卦辞） ䷻：施行勤俭节约的财经政策，是正确的。但在民不聊生的时候，不可以施行节制的政策，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爻辞） 初九（䷻）：以勤俭节约的行为准则修身、齐家，没有过错。

九二（䷻）：勤俭节约的行为准则仅仅作为对自己的要求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让其发扬光大，成为全民、全社会的行为准则，否则的话就将产生不良的后果。

六三（䷻）：如果大家不能以勤俭节约的行为准则来要求自己，就应当教导他们遵守这一准则，才不会有过错。

六四（䷻）：在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依然施行勤俭节约的政策，是正确的。

九五（䷻）：在幸福美满的甜蜜日子里，依然施行勤俭节约的政策，将会有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因为施

行勤俭节约的政策将会使现在的生活更加完美。

上六(䷻):要认识到在民不聊生的时候施行节制的政策,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要防止这种行为的发生,以克服可能出现的令人感到遗憾的后果。

【注释】

《节》卦卦辞:“䷻:节,亨。苦节不可,贞。”

“䷻”:《节》卦卦画。由《旅》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旅》卦变为初九爻的《离》卦“䷄”;再变为九二爻的《大有》卦“䷍”;六三爻的《睽》卦“䷥”;六四爻的《损》卦“䷨”;九五爻的《中孚》卦“䷼”;上六爻的《节》卦“䷻”。《节》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节”:節的简体字。《说文》:“节,竹约也。从竹,即声。”段玉裁注:“约,缠束也。竹节如缠束之状。”《广韵·屑韵》:“节,制也,止也。”《集韵·屑韵》:“节,信也。”段玉裁注:“节,又假借为符字。”《玉篇·卩部》:“卩,瑞信也。今作节。”罗振声《增订殷墟书契考释》:“(卩)亦人字,象踞坐之形,命、令等字从之。”踞坐亦躬身俯首之状,有节制自己行为之义。后加“艮”旁而成“即”字。《说文》:“即,即食也。”像人踞坐就食形。又加竹字头,成为“節”字,会吃饭时要自我约束,以一竹节为限量义。因此,节字的本义为竹节,引申为节制、骨节、季节、礼节、气节、节俭、节约、控制等义。这里用节制之义。

瓦解敌人是为了推翻腐败政权,从而建立起廉洁的朝廷,所以在涣卦后接节卦,讲述掌握新政权后应当如何建立廉洁的政府。

“苦”:《说文》:“苦,大苦,苓也。”《广韵·姥韵》:“苦,患也。”《广雅·释詁四》:“苦,穷也。”苦的本义为一种苦口的草药。苦味引起人的不快,故苦又引申出痛苦、困苦、穷困、悲伤、病痛等义。这里用贫穷的引申义。

《节》卦卦辞大意为:“施行勤俭节约的财经政策,是正确的。

但在民不聊生的时候，不可以施行节制的政策，对此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作者在颐卦初九爻辞中说：“舍尔灵龟，观我朵颐，凶。”非常鲜明地反对铺张浪费的生活方式，本卦卦辞的“节，亨。”也正是对勤俭节约的肯定，但作者在此又对“节”字作了一定的限制，就是“苦节不可”：在本来就贫穷的时候不可以施行节制的政策，譬如在天灾人祸的年份、在贫瘠的山区等等。这涉及到民生的问题，如果民众吃不饱、穿不暖的时候，仍然推行“节”的政策，很可能会官逼民反，危及到政权的稳定，至少也会增加民众的离心力，所以，在“苦”的时候，不仅不能施行节政策，而且要提供适当的救济，以放水养鱼。

初九爻爻辞：“不出户庭，无咎。”

“户”：《说文》：“户，护也。半门曰户，象形。”《玉篇·户部》：“户，所以出入也。一扉曰户，两扉曰门。”《玉篇·门部》：“门，人所出入也，在堂房曰户，在区域曰门。”甲骨文“户”字像单开的门字，因此户的本义为单扇的门。商周时期的普通民居大多为穴居或半穴居式，只有单开门，王公贵族的宫殿建筑的大门才是双开门，因此，“户”字代表着民间的基本家庭单位，引申为住户等义。另外，在王公贵族的建筑格式中，一般内部生活区域、寝室的门为单开门，而厅堂、院门为双开门，因此，户与门有大小之别，也有内外之分。这里的户字用内门之义。

“庭”：《说文》：“庭，宫中也。”段玉裁注：“宫者，室也。室之中曰庭。”朱骏声通训定声：“庭，今俗谓之厅……按：堂、寝、正室皆曰庭。”《玉篇·广部》：“庭，堂阶前也。”《广韵·青韵》：“庭，门庭。”庭字的本义一说为正室、厅堂。一说为堂阶前的地坪。观字形，庭字从广、从廷。广的本义为依崖而建造的屋。廷字的本义为朝廷，是君王接受朝拜和处理政事的地方。依此，庭字的本义当为朝廷之屋，与廷字的字义基本相同。林义光《文源》说：“廷与庭古多通用……像庭隅之形。”其观点是正确的。这里指王室正庭。

“不出户庭”的字面意思为不出内门、庭堂之外，也就是在家庭内部实施的意思。在家庭内部实施什么呢？爻辞实际上省略了一个“节”字。节是卦的主题，被省略是《周易》卦爻辞的惯例。“不出户庭”就是指节俭的生活方式在家庭内部实施。依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自我完善的程序，这属于初级功夫。

初九爻爻辞大意为：“以勤俭节约的行为准则修身、齐家，没有过错。”

初九爻爻象为“䷝”，《离》卦卦象。离的本义为捕捉黄鹌鸟，笼中之鸟有被限制之义，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不出门庭，凶。”

“门”：門的简体字。本义为双开的大门。在商周之际，一般只有大门、院门、城门为双开，因此，门也就成了房屋或区域的可以开关的出入口的专称，又引申为守门、形状像门的东西、家族、学派、类别等义。这里用大门之义。

“不出门庭”的爻辞与“不出户庭”的爻辞大意相同，都是指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在家庭内部实施，但作者所下的判断词却完全不同，一是“无咎”；一是“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原因就在于“不出户庭”是针对个人的自我修养而言的，而“不出门庭”则是针对国家的管理而言。作者在此强调的是勤俭节约的方针不能仅仅是“不出户庭”的独善其身，而且还要让其扩散到“门庭”之外，让其在民众中去发扬光大，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否则的话，如果只有你一个皇帝关在家中忆苦思甜，文武百官却在外花天酒地，结果能好到哪里去呢？理解这段爻辞的关键是要区别“户”与“门”的含义，“户”是向内的门，而“门”是通向外的出口。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勤俭节约的行为准则仅仅作为对自己的要求还远远不够，关键是要让其发扬光大，成为全民、全社会的行为准则，否则的话就将产生不良的结局。”

九二爻爻象为“䷝”，为《大有》卦卦象。大有就是大范围的拥有，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不节若，则嗟若，无咎。”

“若”：语末助词，无义。

“则”：副词，表示前后两事的因果关系，相当于即、使、就。

“嗟”：《小尔雅·广言》：“嗟，发声也。”《释名·释言语》：“嗟，佐也。言之不足以尽意，故发此声以自佐也。”《玉篇·口部》：“嗟，嗟叹也。”嗟为叹词，表示招呼声、赞美声、感慨声等。这里用招呼声之义。《尚书·费誓》：“公曰：‘嗟！人无哗，听命。’”即取其意。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如果大家不能以勤俭节约的行为准则来要求自己，就应当教导他们遵行这一准则，才不会有过错。”

这段爻辞是对九三爻辞“不出门庭，凶。”的进一步解释，是说为什么要让“节”“出门庭”才不“凶”的道理，因为为王者有一个管理的责任，他不能仅仅是独善其身，而且还要与如来佛一样治病救人，普度众生，这样才能“百花齐放春满园”。

六三爻爻象为“䷥”，《睽》卦卦象。睽就是嫉恶如仇的样子，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安节，亨。”

“安”：安定、安静之义。

“安节”就是在国泰民安的时候依然节省。“安节”中的“安”字与后面爻辞“甘节”、“苦节”中的“甘”、“苦”字均是表示其处境。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在国泰民安的太平盛世，依然施行勤俭节约的政策，是正确的。”

六四爻爻象为“䷨”，《损》卦卦象。损有减损之义，减损就是节，故有此爻辞。

九五爻爻辞：“甘节，吉，往有尚。”

“甘”：《说文》：“甘，美也。”段玉裁注：“甘为五味之一。而五味之可口皆曰甘。”《洪武正韵·覃韵》：“甘，甜也。”《玉篇·甘部》：“甘，甘心，快意也，乐也。”《广雅·释诂二》：“甘，缓也。”

甘的本义为美味，引申为甜、觉得甜、美味的食物、美好、嗜好、乐意、美言、宽松等义。这里用引申义，指自我满足的甜美心情。

“往”：本义为去、到某处，引申为过去、昔时、实行等义。这里用实行之义。

“尚”：本义为增加，引申为添饰、超过、尊崇、佐助等义。这里用本义。

九五爻爻辞大意为：“在幸福美满的甜蜜日子里，依然施行勤俭节约的政策，将会有有一个完满的结局，因为施行勤俭节约的政策将会使现在的生活更加完美。”

“往有尚”就是如此这般做了，就可以更上一层楼的意思。这句爻辞进一步解释了上一爻的“安节，亨。”的道理。

九五爻爻象为“䷻”，《中孚》卦卦象。中孚就是心中诚信的意思，不是将“节”视为权益之计，而是将其视为自己做人、处事、治国的基本准则，就是中孚，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苦节，贞凶，悔亡。”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要认识到在民不聊生的时候施行节制的政策，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要防止这种行为的发生，以克服可能出现的令人感到遗憾的后果。

第九章 狐狸的尾巴

中国有一句土话，叫做“露出了狐狸的尾巴”，指某个本来安排得很周密的计划被暴露。在我注释完《周易》六十四卦的最后四卦后，我首先想到的就正是这句话，我感觉到这四卦是《周易》的一条尾巴，其中包含了许多与作者个人有关的重要信息。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四个理由：一是这四卦的写作特点与前六十卦有些不同；二是《周易》上下篇的卦数不相等没有合适的理由；三是《周易》来源于对《连山易》和《归藏易》的改编，而《连山易》的卦序正是六十另加四卦的模式；四是第六十卦的卦名有告一段落的意思。这些理由我们在“《周易》的篇章结构”一节中已经解释，这里就不再重复。

由这四个理由，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周易》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的分篇不是随便分的，而是作者精心安排的结果，其中下篇包含了作者用作自传的四卦。或者说《周易》六十四卦实际上是三个部分：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卦和多余出来独立成篇的四卦。至于这四卦是本来就另外成篇，被后人误解为属于下篇？还是作者有自己的考虑而作为尾巴故意贴在下篇？我们现在已难以知其详。我们所能肯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周易》的最后四卦是一个单独成篇的尾巴，它不属于下篇的范围。而根据我们的分析，这四卦的内容应是作者的自述，其特征与曾经改变历史的进程，对我国数千年的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人物——周公的个人经历相一致。为此，我们将这四卦从下篇中分开来注释，并取名为“狐狸的尾巴”。这个名字除了因为这四卦所在的位置特点的确像一条紧贴下篇的尾巴之外，更重要的是关于《周易》作者的问题困惑了我们太久，还因为既济卦和未济卦卦爻辞中的确有“小狐汔济，濡其尾”之类的卦爻辞。

周公的事迹我们在第三章“周族开国史”中已经作了较详细的讲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下面我们就以周公的事迹为背景与这四卦的内容对照，看其是否相符？看这最后的四卦想告诉我们些什么？

六十一、中孚

【原文】

（卦辞） ䷼：中孚，豚鱼，吉。利涉大川，利贞。

（爻辞） 上九：翰音登于天，贞凶。

九五：有孚挛如，无咎。

六四：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六三：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九二：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

【译文】

（卦辞） ䷼：为人中正、诚信，就会如穿上了用豚鱼皮制作而成的坚硬战袍一样不会受到敌人的伤害。这种优良的品德有利于克服艰难险阻，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爻辞） 初九（䷼）：国家的政权由于我公正的管理，所以才有了现在这种完满的结局。如果我存有篡政夺权的野心，就不会有我们今天这样的和平安宁。

九二（䷼）：正如在黑暗中的鹤发出警惕的鸣叫声时，能够得到群体的响应一样。由于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得到大家如雏鹤对它们的父母般的信任与支持，所以我拥有了权力的时候，也就能够与大家一同分享。

六三（䷼）：在俘获商遗族后，凡是拥护新政权的贵族都给予了鼓励和封赏；凡是为旧政权的灭亡而悲伤的贵族，则废除了他们过去曾经享有的

特权。

六四 (䷛): 如今的国家政治局面有如十四的月亮般光明正大, 人民安居乐业, 远离战争, 这样好的管理没有过错。

九五 (䷛): 只要是抱着真诚的愿望, 即使是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挽救处于危难之中的国家政权, 使之恢复和平安宁, 也没有过错。

上九 (䷛): 正如美丽锦鸡的鸣叫声如果传入天空, 就会遭到猎人的捕杀一样, 为人臣者的美名如果超过自己的君王, 也易于遭受打击。我知道这种行为将产生的不良后果。

【注释】

《中孚》卦卦辞: “䷛: 中孚, 豚鱼, 吉。利涉大川, 利贞。”

“䷛”: 《中孚》卦卦画。由《小过》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 即由《小过》卦变为初九爻的《丰》卦“䷶”; 再变为九二爻的《大壮》卦“䷡”; 六三爻的《归妹》卦“䷵”; 六四爻的《临》卦“䷒”; 九五爻的《节》卦“䷻”; 上九爻的《中孚》卦“䷛”。《中孚》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中”: 《说文》: “中, 内也。”《广雅·东韵》: “中, 半也。”《广韵·送韵》: “中, 当也。”《字彙·丨部》: “中, 与仲同。”中的本义为中央位置, 引申出内、里面、半、正、不偏不倚等义。这里用不偏不倚之义。

“孚”: 《说文》: “孚, 卵孚也。从爪, 从子。一曰信也。”段玉裁注: “《通俗文》: ‘卵化曰孚……卵因伏而孚, 学者因即呼伏为孚。’《说文》: ‘孚, 信也。’徐锴系传: ‘孚, 信也, 鸟之孚卵皆如其期, 不失信也。’段玉裁注: ‘此即‘卵即孚’引申之义也。鸡卵之必为鸡, 鸭卵之必为鸭, 人言之信如是矣。’孚字的本义为孵化。因同一种动物的蛋被孵化的时间大致相等, 所孵化的结果也具有遗传的因素, 所以又引申出诚信、守信等义, 这里用诚实守信之义。

“中孚”即中正、诚信。“中”与“孚”是两层意思，“中”指不偏不倚，强调的是处事的公正性；“孚”即诚信，强调的是信誉。强盗、土匪也有守信的时候，但却尽干损人利己的坏事，就不能算“中”了。在《周易》卦爻辞中，“孚”字其实均含有“中孚”之义，我们平时所说的诚信也涵盖有“中”的倾向，但作者以“中孚”作卦名，而不以“孚”字作卦名，显然是想强调“不偏不倚”的公正原则是诚信的前提条件。

“豚”：《说文》：“豚，小豕也。”《广韵·魂韵》：“豚，豕子。”豚就是小猪。

“鱼”：水生脊椎动物的通称。

“豚鱼”有两种不同的读法：一是“豚，鱼。”即小猪和鱼的意思；一是“豚鱼”，即鱼的一种。结合卦爻辞内容看，应为后一种读法。“豚鱼”俗称江猪。生活在长江中下游及长江入海口处。在古代是很常见的像鱼类的哺乳水栖动物。它游在水中时，头部常常露在水面外，远看似猪，加之其肉质鲜嫩似乳猪，故称为“豚鱼”。朱熹注：“鱼，兽名。似猪，东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纯青，可为矢服也。”《诗经·小雅·采薇》：“四牡翼翼，象弭鱼服。”《诗经》中所说的“鱼服”就是指用鱼皮制作的战服。鱼皮经制作后坚固耐用，可抵挡箭矢刀枪的攻击，同时它又较猪、羊、牛皮轻便，穿着舒适，不太影响自己身体的灵活性，所以鱼皮也就成了制作战袍的上等原料，而鱼皮中又以“豚鱼”的皮最大，是最好的制作原料，所以，用“豚鱼”皮制作的战袍是古代的上等“防弹衣”。《史记·礼书》说：“楚人蛟革、犀兕，所以为甲坚如金石。”其中的“蛟革”也就是用类似于豚鱼的鱼皮制作的铠甲。这里的“豚鱼”即取豚鱼皮所制作的铠甲坚硬，可以防身之义。

中孚卦卦辞大意为：“为人中正、诚信，就会如穿上了用豚鱼皮制作而成的坚硬战袍一样不会受到敌人的伤害。这种优良的品德有利于克服艰难险阻，利于对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老子《道德经》第五十五章说：“含德之厚者，比于赤子。蜂虿虺蛇弗螫，攫鸟猛兽弗搏。”老子的这句话可以为这段卦辞作注。“含德之厚者”也就是“中孚”之人。毒蛇猛兽不伤害也就是得到

很好保护的“豚鱼”之义。品德高尚的人难道真有一道如来佛的金光护着，洪水猛兽都奈何他不得？其实问题的实质在于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品德高尚的人由于他们平时处事公道，深得人心，没有谁会伤害他。即使有个别不讲道理的人不满，他也会受到大多数人的保护，而不会受到伤害。这其中的道理既简单又复杂，需要我們自己去细细品味，佛教中常说的所谓“开悟”，说的也就是明白了诸如此类的道理。

结合《中孚》卦六爻的内容来看，中孚卦实际上是周公自我标榜的一卦。这句卦辞的内容就是说由于自己具有中正诚信的优秀品德，才会得到很好的保护而不会受到伤害。

初九爻爻辞：“虞，吉。有它不燕。”

“虞”：虞即虞人，是商周时期负责管理森林及湖泽中动植物资源的官员称呼。《周礼·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令万民时斫材，有期日……若大田猎，则莱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于中，致禽而珥焉。”又“泽虞，掌国泽之政令，为之厉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财物，以时入之于王府，颁其余于万民……若大田猎，则莱泽野，及弊田，致虞旗以属禽。”由此可见，虞官的基本职责就是保护生态平衡，以时渔猎、砍伐，官民分享其所获，行猎时则负责指导、协调。其中最主要的职责是在动植物的生长发育期禁止砍伐和狩猎。“虞人”是管理动植物的官员，其职责要求他平时处事公正、公平，要求他在与野性十足的猛兽打交道时要格外小心，故“虞”字又引申为管理、戒备、忧患、候望等义。

在《周易》中，“虞”字仅出现两次，另一次是在《屯》卦六三爻，爻辞说“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咎。”大意为：“夺取商王的政权，还缺少一个能够管理这个政权的能人。我们因此要考虑灭商后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我们的君王明察秋毫，认识到与其盲目的行动，还不如暂时放弃的好。因为盲目的行动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而留下遗憾。”这段爻辞是就周族灭商前夕的周族形式而言的，其中的“虞”字是用以比喻国家政权

的最高行政管理者。因此，本爻辞的“虞”字也应当同喻，它实际上正是作者周公对自己七年摄政王的自喻。

“虞，吉。”的大意就是“国家政权由于有我这个合格的管理者，所以才有了现在这种完满的结局。”

“它”：蛇的本字。

“燕”：一种体形小，翼尖长，尾分叉呈剪状，喙扁短，口裂深，在飞行时捕食昆虫的候鸟。春天从南方飞到北方，一般在人家房梁屋壁间筑巢安居并孵化养育雏燕，当小燕长大后，在冬天来临前，往南飞去过冬。燕子历来是人们喜欢的一种鸟，故“燕”字又引申为安闲、喜悦等义。

“有它不燕”的字面意思就是：有毒蛇存在的地方就没有燕子存在。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古代住房大多是半穴居式建筑，房屋一般低矮，屋顶以草竿为主覆盖，非常容易藏毒蛇，而蛇喜欢偷吃鸟蛋或雏燕，因此，燕子筑巢一般都会选择在没有蛇的安全地方以繁育雏燕。反过来说，有燕子筑巢的地方就说明房梁上没有毒蛇，是可以安全居住的房屋。成语“莺歌燕舞”以“燕舞”来比喻平安祥和，正是源于此。人们喜爱燕子在自己的家中筑巢，将其视为吉祥之鸟，也正是因为远古的人们惧怕毒蛇，而将燕子的筑巢与否视为有无毒蛇的标准这一远古时留下的遗风。作者写“有它不燕”是进一步解释“虞，吉”的道理，是以“它”比喻人生出的坏心，以“燕”比喻国家的安定团结。作者在此想说明的是：如果我心存篡政夺权之心，国家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安定团结的局面。《大过》卦九四爻说：“栋隆，吉。有它，吝。”大意为：“正如房梁被撑起，能够承受屋顶的重量会很好一样，柔弱的君王如果能够在强臣的辅佐下完成对国家管理的职责，就会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但如果替君行政的强臣因此而生起了企图夺取政权的非分之想，则会留下悔恨。”这句爻辞可以为本爻辞作注，因为其中的“它”字的用意与本爻“有它不燕”中的“它”字的取意完全相同，整个爻辞的取意也相同。

初九爻爻辞大意为：“国家政权因为我公正的管理，所以才有了现在这种完满的结局。如果我有篡政夺权之心，就不会有我们今

天这样的和平安宁。”

初九爻爻象为“䷶”，《丰》卦卦象。丰的本义为豆形器皿所盛的物品丰满，引申为满、大、厚、多、富饶、兴盛等义。虞人的职责是保护山林湖泽资源的长盛不衰，以维护公共利益，维护公平分配的原则，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鹤鸣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

“鸣”：鸟的叫声。鸟的鸣叫声清脆嘹亮，有高声争辩之象，故引申为发出声响、申告、言说、发表意见、争辩等义。这里用本义。

“鹤”：《说文》：“鹤，鸣九臬，声闻于天。”《本草纲目·禽部·鹤》：“鹤大于鹄，长三尺，高三尺余，喙长四寸，丹顶赤目，赤颊青脚，修颈凋尾，粗膝织指，白羽黑翎。亦有灰色、苍色者，常以夜半鸣，声唳云霄。”鹤即白鹤、丹顶鹤、灰鹤等各种鹤科水鸟的泛称，有夜晚鸣叫的习惯。

“阴”：陰的简体字。《说文》：“阴，暗也。水之南，山之北也。”段玉裁注：“暗声，闭门也。闭门则为幽暗，故以为高明之反。”阴的本义就是背阳而昏暗、幽暗之处，引申为水的南面或北面、寒冷的秋冬、阴谋、阴影、月亮等义。这里用本义。

“子”：子的本义为人的儿、女。引申为子孙、臣民、动物的幼儿等义。这里作双关语用，以幼鹤喻臣民。

“和”：本义为声音相应，和谐地跟着唱或伴奏，引申为附和、响应、和谐、和顺、汇合等义。

“爵”：《说文》：“爵，礼器也，象爵之形，中有酒，又持之也，所以饮，器象爵者，取其鸣节节足足也。”《集韵·药韵》：“爵，爵位也。”《周礼·天官·大宰》：“以八柄诏天驭群臣，一曰爵，以取其贵；二曰禄，以取其富……”郑玄注：“爵谓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广韵·药韵》：“爵，封也。”爵的本义为古代酒器，青铜制造，有流、鋈、两柱、三足，用以盛酒和温酒，盛行于商代和周初。爵又引申为酒的代词。古代能以爵器

饮酒者一般只有贵族才具有这个条件，而贵族是由天子、君主根据其贡献的大小及血统分封的，故爵又被作为爵位的总称，引申为授予爵位等义。本爻辞中的爵字是作为双关语用，以酒喻爵位。

“吾”：第一人称代词，相当于我。

“与”：连词，相当于同、和。

“尔”：第二人称代词，相当于你。

“靡”：《说文》：“靡，披靡也。”《集韵·支韵》：“靡，分也。”靡的本义为散乱、倒下，引申为分、散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的字面意思为：鹤鸟在黑暗的夜晚鸣叫，它的雏鸟就会闻声应和。鹤类动物的警惕性甚高，在夜间鸣叫是其长期保持警惕性而形成的生活习性。每当值勤的鹤发出鸣叫声时，其群体均会应声相和，以示共同警觉。这句爻辞是一种比喻，以“鹤”比喻领袖。以“阴”比喻不在位或不得志之时。以“子”比喻民众。“鹤”不论是身材，还是智慧，或者是习性，在鸟类中都称得上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鹤立鸡群”的成语是取其意，作者也正是以“鹤”在鸟类中的领袖地位，来比喻人类的领袖。

“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的字面意思为：我有了美酒，将与你一同分享。这一句是“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的结果，是说因为你能够响应我的号召，所以当有了好处之后，也就会与你一同分享。以此，九二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在黑暗中的鹤发出警惕的鸣叫声时，能够得到群体的响应一样。由于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够得到大家如雏鹤般的信任与支持，所以在我拥有了权力的时候，也就能够与大家一同分享。”

这句爻辞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江湖味道，其实这正是“孚”的一种具体表现。如果说初九爻是以“中”为题，强调了作者自己的大公无私，强调了自己对君王的忠心耿耿的话，这一爻就是以“孚”立意，强调了他的诚实守信，强调了他对朋友们的知恩图报。《诗经·卫风·木瓜》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这首诗可以为本爻辞作注。

九二爻象为“䷼”，《大壮》卦卦象。大壮即茁壮成长的意思。诚信是茁壮成长的条件，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得敌，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得”：得到、获得。

“敌”：敌的简体字。《说文》：“敌，仇也。从攴，音声。”容庚《金文编》：“敌不从攴。”《尔雅·释诂下》：“敌，当也。”《尔雅·释诂上》：“敌，匹也。”《玉篇·攴部》：“敌，对也。”观敌字形，金文敌字无攴旁，而写作𠂔，从帝、从口，帝王之言的意思。“帝”是古代君王的称号，上古时的君王尧、舜、禹、汤均称帝，而商朝的君王更是以帝为名号，称为帝乙、帝丙、帝辛等等，只有周朝是例外。周族革命推翻商政权后，君子称为“天子”，以示替天行道之义。敌字的古文从帝、从口，应当正是源于商帝政令之义。政令由帝王所发，故从帝从口。商帝王施行的是暴政，与周族所代表的人民为敌，故有了敌人、仇敌之义，后加攴旁，以示应受攻击之义。因此，敌字的本义应当是指周族的对立面商族帝王所发出的政令，后引申为敌人、仇敌、对抗等义。

“鼓”：本义当为以手击鼓，是一个动词，借用为所击打之物的名词，也即古人为了模仿春天里万物剥壳时发出的声音，而用陶为框蒙上兽皮或鳞片制成的一种打击乐器名。鼓在古代的用途主要是希望能助长阳气，所以进攻时击鼓，日食发生时击鼓，因此“鼓舞”一词往往与激发有关，故鼓又引申为振动、激发等义。这里用鼓励义，喻对真心归顺者加官晋爵，以示鼓励。

“罢”：罷的简体字。《说文》：“罢，遣有也，从网、能，言有贤能而入网，而贯遣之。《周礼》曰：‘议能之辟。’”徐灏注：“许意‘入网’犹犯罪也，有贤能而犯罪，则贯其罪而罢遣之。”王筠句读：“遣者，纵也，纵舍之也。”《广雅·释诂二》：“罢，归也。”《字汇·网部》：“罢，废也，黜也。”“罢，了也。”《玉篇·网部》：“罢，休也。”《广韵·蟹韵》：“罢，止也。”罢字的本义为放遣有才能的罪人，引申为遣归、免除、废除、停止、完毕等义。

“泣”：本义为无声或低声地哭，引申为哭、眼泪等义。

“歌”：本义为人按一定的乐曲或节拍咏唱，引申为诵唱、歌颂等义。

“得敌”：俘获敌人。

“或鼓或罢”：有的给予鼓励而封赏，有的则将受到惩罚而罢官。这是指对俘虏的处理。

“或泣或歌”：有的悲伤而哭泣，有的高兴而歌唱。“或泣或歌”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或鼓或罢”的原因；一是“或鼓或罢”的结果。如果依前者，其意思就当是根据所得之敌对新政权的态度和配合程度来决定是奖励，还是惩罚。如果依后者，其意思就当是因为受到了不同的对待而几家欢乐几家愁。根据本卦卦爻辞的内容来看，应为前者之义。因为本卦的主题是“中孚”，而中正、诚信是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言的。在上一句爻辞中，作者讲述了自己对待朋友的知恩图报，这一爻辞则是讲述自己对敌人的奖惩分明。作者在此以为，对敌人讲诚信的基本原则就是：对助纣为虐的悲伤哭泣者给予惩罚，剥夺他们的权利，罢免其爵位、官职。对向往光明，为正义的行为而歌者，应给予封官晋爵，以资鼓励。只有奖惩分明，才可以促使人向善忌恶。奖惩分明正是诚信的又一准则。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俘获商遗族后，对拥护新政权的贵族给予鼓励和封赏，对为旧政权的灭亡而悲伤者，则废除其过去曾经享有的特权。”

周公废武庚，立微子的行为可以为本爻辞作注。

六三爻爻象为“䷵”，《归妹》卦卦象。归妹就是女人出嫁，在《周易》中，作者以夫妻关系喻商周关系，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月几望，马匹亡，无咎。”

“月几望”的字面含义为：月亮的亮光几乎达到最大的时候。这是喻商周及其各部落、方国的关系已经融洽相处，国家政治局面几乎达到最好的时候。《小畜》卦上九爻有“月几望，征凶”的爻辞，《归妹》卦六五爻爻辞有“月几望，吉”的爻辞，这三段爻辞中的“月几望”含义一样，前面已经作了解释，这里就不再重复。

“马匹亡”：马匹消亡。古代的马匹主要用于作战，是一种主要的战备资源。“马匹亡”的意思也就是寓意战争的消亡，寓意国家的和平。《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在夺取全国的政权后，曾经“纵马于华山之阳，牧牛于桃林之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这是周武王向天下民众显示自己的和平愿望时采取的行为，其中的“纵马于华山之阳”就是成语“放马南山”的出处，也就是“马匹亡”的意思，因此可以为这段爻辞作注。

六四爻辞大意为：“如今的国家政治局面有如十四的月亮般光明正大，人民安居乐业，远离战争，这样好的管理没有过错。”

作者前三爻讲述自己对人的方式是如何正确，这一爻则换了一个角度就事论事。作者说你们看看，我把这么混乱的一个大国家管理得如此好，政治局面有如十四的月亮一般光明正大，人民的生活都能够安居乐业，没有了战争和流血，这种管理有什么错呢？当然没有错，但这句话的背后却包含着作者的委曲，因为肯定是有人责怪，才会有“无咎”的辩解。

六四爻爻象为“䷒”，《临》卦卦象。临的本义为居上视下、观察，故有此观察效果之辞。

九五爻爻辞：“有孚挛如，无咎。”

“挛”：攀的简化字。《说文》：“挛，系也。”《广雅·仙韵》：“挛，挛缀。”观字形，挛字为以绳捆手的形状，本义当为拘系、牵系。

“如”：本义为顺从，依照，引申为如同、往去、好像等义。这里用本义。“挛如”的意思就是采取强制性的措施使之顺从。

九五爻爻辞直译的大意为：“只要抱着真诚的愿望，执行强制性的措施使他们顺从，也没有过错。”

这段爻辞来了一个问题，就是对谁“挛如”？理解这句爻辞要结合后一句“翰音登于天，凶”的爻辞以及既济、未济两卦中“曳其轮，濡其尾”的爻辞来分析。“挛如”指的就是“曳其轮”，就是拉起了陷入困境的国家和民族这部大车。“翰音登于天，凶”就是“濡其尾”，就是指作者因为得罪了天子之后而产生的名声受损的不

良后果，这也是本段爻辞和上一段爻辞两次出现“无咎”的原因，作者在为自己“凶”的处境鸣冤。因此，这段爻辞可以译为：

“只要是抱着真诚的愿望，即使是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挽救处于危难之中的国家政权，使之恢复和平安宁，也没有过错。”

九五爻爻象为“䷻”，《节》卦卦象。节有行为节制之义，虽然方法不妥，但愿望不坏，行为有节，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翰音登于天，贞凶。”

“翰”：雉类动物，俗名山鸡，或锦鸡。

“音”：声音，这里指鸟的鸣叫声。

“翰音登于天，贞凶”的字面含义为：锦鸡的鸣叫声传入天空之中，要认识到将产生不良的后果。为什么锦鸡的叫声传于空中就将产生不良的后果呢？因为锦鸡美丽、漂亮，人们喜爱它们的羽毛，加之其肉质鲜美，是人们可口的菜肴，所以锦鸡历来就是猎人们捕杀的主要对象，而锦鸡一般生活在低矮的灌木丛中，轻轻“咯咯”地叫唤，极少高飞、高叫。“翰音登于天”就是锦鸡高飞之义，不正是自我暴露目标吗？所以说“凶”，将产生不良的后果。但这句话与“中孚”的主题又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它是一句比喻，比喻为人臣者的行为不能触犯君王的权力，否则就会带来麻烦。

本卦九二爻爻辞有“鹤鸣在阴”句，句中的“鹤”是喻君王，而这一爻的“翰”为锦鸡，翰与鹤相比属于小鸟，但其位置只在鹤之下，又在其他鸟类如斑鸠、麻雀之上，因此，这里的“翰”是比喻诸侯大臣的，以“音”喻其行为。“登”有超过之义。“天”喻君王、天子。“贞凶”可以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是作告诫词用，提醒受教者注意此问题，相当于说“要认识到将产生的不良后果”，这种解释符合《周易》的基本功用；一是作为作者自己的辩护词，相当于说“我知道这样做的不良后果”，这样解释符合本卦卦爻辞第一人称的写作特点。我以为这个词是一个双关用语，两种解释都正确，表面上看是在提醒受教者注意，实际上又是在说：我知道功高震主的不良后果。“翰音登于天”又有什么样的不良后果呢？文王姬昌的六年牢狱之灾就是因为他“积善累德，诸侯皆响之，将不

利于帝”的好名声而带来的“凶”的结果。文王父亲公季也是因为连续打胜仗，加之其“修古公遗道，笃于行义，诸侯顺之”而声高震主的原因惹来的杀身之祸。现在有一些人一生为人正派，又有能力，有学问，可算又红又专，可就是不得志，其原因恐怕也得从这方面找一找原因，看自己在行事时是否忘记了领导而过于张扬。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正如美丽的锦鸡的鸣叫声如果传入天空，就会遭到猎人的捕杀一样，为人臣者的行为如果触犯了自己的君王，也易于遭受打击。我知道这种行为将产生的不良后果。”

这句爻辞实际上是作者周公在从另一个角度为自己解脱，意思是说：我为什么不起篡政夺权之心呢？除了以上说的一些理由之外，我也知道与王作对不会有什么好处，这么简单的道理我还能不懂吗？

六十二、小过

【原文】

(卦辞) ䷛：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爻辞) 上六：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六五：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九四：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九三：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六二：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初六：飞鸟以凶。

【译文】

(卦辞) ䷛：下级官员的越权行为，可以使事情得以顺利的解决，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种越权行事的行为只可以用于办普通的事，而不可以用于办重大的事情。正如飞过的小鸟遗留下来的声音，不适合于传得太高太远，只适合于传得低一些一样，其越权行事的行为如果不危及到王权本身的权威性，就可以产生非常圆满的结局。

(爻辞) 初六 (䷛)：正如飞鸟在高空鸣叫会招来杀身之祸一样，向朝廷的权威挑战必将导致不良的后果。
六二 (䷛)：正如在家庭事务中，不征求祖父的意思，而与祖母商量是可行的一样。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未得到君王的支持，而受到百官的拥护，也没有过错。
九三 (䷛)：要纠正越权行事者的错误行为，以提高警惕，防止其有谋反之心。如果顺其发展下

去，或者实行过分的打击，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九四（䷛）：即使越权行事者没有造反的恶意，也应纠正其不当的行为，以加强对他们的约束。因为历史的教训必须引以为戒，在聚集民众的组织问题上，一定要永远保持这种正确的认识。

六五（䷛）：正如乌云密布而不下雨一样，在我们的中央政权里，应长期保持对东方商遗族的强大威慑力量。这样的话，一旦有不服从管理的诸侯企图谋反时，就可以将他们消灭在事变的发生地和启蒙阶段。

上六（䷛）：改变过去对君王亲密、臣服的良好态度，有意越权行事，挑战君王的权威，就会如飞鸟被罗网捕获一样，结局是悲哀的，这就叫做目光短浅而造成的灾难。

【注释】

《小过》卦卦辞：“䷛：小过，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小过》卦卦画。由《中孚》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中孚》卦变为初六爻的《涣》卦“䷺”；再变为六二爻的《观》卦“䷓”；九三爻的《渐》卦“䷴”；九四爻的《遁》卦“䷗”；六五爻的《旅》卦“䷷”；上六爻的《小过》卦“䷛”。《小过》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小”：小的本义为细、微，与大相对。

“过”：过的简体字。《说文》：“过，度也。”吴善述广义校订：“过本经过之过，故从辵，许训度也。度者过去之谓，故过水曰渡，字亦作度。经典言‘过我们’、‘过其门’者，乃过之本义。”《广雅·释诂二》：“过，渡也。”《广雅·释诂三》：“过，误也。”《广雅·释诂一》：“过，责也。”过的本义为经过，引申为渡过、超过、过

去、过失、过错、责备等义。这里用超过义。

“小过”的字面含义有两种可能：一是小人的越权行为；二是不严重的越权行为。从卦爻辞的取意来看，应为前者，如六二爻爻辞说：“过其祖，遇其妣。过其君，遇其臣，无咎。”也就是说还有君及君之臣在上，可知所谓“小”应是指君及臣之下的小人，而所过者为君与臣。或者说“小过”的本义应为“小人之过”或“小人的行为超过君王及其亲信大臣”。《周易》中还有《大过》之卦，内容与代君行政的大人越权的行为有关，正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小过”之“小”正是指小人，也就是朝廷核心人物之外的人，而“小过”之“过”则是指越权的行为。但将《中孚》、《小过》、《既济》、和《未济》这四卦的卦爻辞内容结合起来看，它们又明显地是在作自我辩护，其中含有过错不大之义，所以我认为这里的小过一词应为双关用语，同时含有这两种含义。

“小过，亨，利贞。”：小人的越权行为，可以使事情得以顺利的解决，且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句话在以“亨”肯定“小过”的同时，又附加了一个“利贞”的前提条件。利于有一个什么样的正确认识呢？“可小事，不可大事。”可以在办小事的时候越权处理，但在办大事的时候不可以擅自做主，这是一个原则。那么什么是小事，什么是大事呢？作者接着给出了一个标准，这就是“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正如飞过的小鸟遗留下来的声音一样，不适合于传得太高太远，只适合于传得低一些，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就将获得非常完满的结局。“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一句与上一卦上九爻辞的“翰音登于天，贞凶”的道理实际上是一样的，只不过从相反的方向表述而已。作者想表达的意思是：其越权的行为不要让自己的老板难受，不要使君王感觉到会危及到自己的权威。如果能够做到这点，既把事情办得漂亮，又把老板拍得舒舒服服，哪有不“大吉”的道理呢？如果做不到就不行了，美国著名的将军麦克阿瑟，在朝鲜战场上屡屡发表与总统相抵触的言论，违背了国家的外交政策，最后被撤职，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的道理的缘故。一般说来，不论是过去的君王，还是现在的企业领导，都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希望自己的下级能够将事情办得漂亮，另一方面又希望他们能够尊重自己。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办事漂亮的人，大多敢于越权违规，也就是所谓的敢想敢干者，而且他们又往往会有目空一切的毛病，本爻辞可以作为治疗这种人毛病的一济良方。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周易》是一本王者之书，是写给为王者看的，所以对卦爻辞的理解也要站在王者的立场上来解读，或者说这句爻辞的意思应当是让为王者对有“小过”行为的人能够正确的以待，允许他们越权行事，但前提条件是其越权的行为不危及王权本身。因此，小过卦卦辞可译为：

“小人的越权行为，可以使事情得以顺利的解决，而利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种越权行事的行为只可以用于办普通的事，而不可以用于办重大的事情。正如飞过的小鸟遗留下来的声音，不适合于传得太高太远，只适合于传得低一些一样，其越权行事的行为如果不危及到王权本身的权威性，就可以产生非常圆满的结局。”

这段卦辞虽然表面上是在泛泛而论，实际上却是作者在巧妙地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因为周公的摄政行为属于“小过”，而他在上一卦的初九爻说：“虞吉，有它不燕。”否定了自己的不良企图。或者说在他看来，因为自己没有篡位之心，所以其摄政的行为也就不仅没有什么不好，而且是“大吉”，好得不得了。

初六爻爻辞：“飞鸟以凶。”

“飞鸟以凶”的字面意思为：飞鸟所以凶。飞鸟为什么会凶呢？作者没有明说，其实这句话是进一步解释“不宜上，宜下”的卦辞。“飞鸟”就是上登于天的鸟，而“天”是象征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朝廷的，向朝廷挑战能不凶吗？这句爻辞与《中孚》卦上九爻爻辞“翰音登于天，贞凶”的意思完全一样。《尚书·高宗彤日》有“越有雉雉”一句，也正是以野鸡的鸣叫声象征叛逆者，与“翰音上于天”及本卦的“飞鸟以凶”、上六爻“飞鸟离之”的爻辞所用比喻类同。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正如飞鸟在高空鸣叫会招来杀身之祸一样，向朝廷的权威挑战必将导致不良的后果。”

初六爻爻象为“䷺”，《涣》卦卦象。涣就是涣散、离散、消散的意思。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祖”：《说文》：“祖，始庙也。从示，且声。”王筠句读：“《檀弓》：祖者，且也。钟鼎文凡祖字皆作且。”《尔雅·释亲》：“祖，王父也。”《玉篇·示部》：“祖，父之父也。”《尔雅·释诂上》：“祖，始也。”《广雅·释诂三》：“祖，本也。”《广雅·释诂一》：“祖，法也。”甲骨文及金文“祖”字均写作“且”，字形像男性生殖器，本义为祖先，引申为祖庙、祖父、开国君王等义。这里用男性祖先之义。

“妣”：《说文》：“妣，歿母也。从女，比声。”《尔雅·释亲》：“父为考，母为妣。”妣的本义为母亲的通称，引申为祖母和祖母辈以上的女性祖先等义。这里用女性祖先之义。

“及”：《说文》：“及，逮也。从又、从人。”徐锴系传：“及前人也。”及的本义为追上、抓住前面的人，引申为至、连累、比得上等义。

“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的爻辞是一个排比句。要搞清其含义，可以将这个排比句的前后部分相互对照来分析。首先我们将祖、妣与君、臣对比。祖是家庭中的男祖先，是在家中的权位最高者，而君是国家的最高统帅。妣是家庭中的女祖先，是男祖先的匹配者，在家庭中的权力次于男祖先，而臣即指君之下的文武百官。

再来看“遇”“过”“不及”三个词的含义。“遇”有相逢、见、朝拜等义，均指两人之间的实际接触，因此“遇其妣”“遇其臣”就是与祖母相见、与百官相见。“过”与“不及”的意思如果依现在的通俗说法，将“过”释为超过，将“不及”释为达不到，它们之间就成了反义词，也就无法解释通本爻辞，因为这种解释与本爻辞的排比特点不符，显然是错误的。“过”和“不及”两词均应当是“遇”的反义词才对，也就是不见的意思。所以，“过”应当是经过而不落的意思，指越权行事的行为。“不及”应当是未触及到

之义。

六二爻爻辞可译为：“正如在家庭事务中，不征求祖父的意思，而与祖母商量是可行的一样。在处理国家大事时，未得到君王的支持，而受到百官的拥护，也没有过错。”

这句爻辞是作者为后两卦给自己摄政的行为作辩护时留下的一个伏笔，所以要正确地理解这段爻辞需要结合《既济》卦和《未济》卦的爻辞来看。《既济》卦九三爻辞说：“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未济》卦九四爻辞说：“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两段爻辞均是作者以商朝的明君高宗自喻，认为自己摄政的行为有如高宗中兴商朝一样，是得到民众拥护的结果。而这里提前已经作出了“无咎”的结论，认为“遇其妣”“遇其臣”之类受到大家拥护的行为没有过错。因此，我们说这一段爻辞是作者为了给自己作辩护而预定的一个标准。

六二爻爻象为“䷛”，《观》卦卦象。观有观察之义，将祖、妣，君、臣进行比较，从而得出了民重于君的观点，故有此爻辞。

九三爻爻辞：“弗过，防之。从或戕之，凶。”

“弗”：《说文》：“弗，折也。”李孝定《甲骨文集释》按语：“字作弗，正像矫箭使直之形。”弗字的本义为矫正，引申为不正、治理、纠正等义。这里用纠正之义。

“防”：《说文》：“防，堤也。”《广韵·韵》：“防，守御也。”《玉篇·阜部》：“防，备也。”“防，禁也。”“防，障也。”防的本义为堤坝，引申为防御、防备、防止、堵塞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从”：本义为随行、跟随，引申为追逐、随从者、听从等义。这里用本义。

“或”：选择词，相当于或者。

“戕(qiāng 腔)”：《说文》：“戕，枪也。他国臣来弑君曰戕。从戈，爿声。”《玉篇·戈部》：“戕，杀也。”《小尔雅·广言》：“戕，残也。”观字形，戕字从戈、从爿。爿就是床的本字，而床也是为君者的坐榻，因此戕字的本义应当为臣弑其君，引申为杀害、毁坏、伤害等义。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要纠正越权行事者的错误行为，提高警惕，防止其有谋反之心。如果顺其发展下去，或者实行过分的打击，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

越权行事的行为如果仅仅只是一种应急措施、权益之计，本来也没有什么不好，所以才有了“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理论；有了“小过，亨”的卦辞。但越权行事的行为也不能形成规矩，不能替代纪律，否则的话容易诱发阴谋家的野心膨胀，所以，为了“防之”，对这种行为要“弗过”，给予纠正。如何纠正呢？作者没有说，而是紧接着说：“从或戕之，凶。”顺其发展或者一棒子打死，都会产生不良的后果。由此可见，“弗过”的手段应当是在放任自流与打击过当之间，也就是说服、提醒、要求等等，这样既不至于打击主动办事者的积极性，又可以给予一定的约束，也让对方知道自己有所防备，不至于使其野心膨胀而出乱子。如何掌握好火候，是一种很高的领导艺术。作者在此想表达的既是一般原则，也是在为自己说情。

九三爻爻象为“䷢”，《渐》卦卦象。渐有浸润、渐进之义，在约束对方的行为时不温不火，正是渐进之义，故有此爻辞。

九四爻爻辞：“无咎，弗过，遇之。往厉必戒，勿用，永贞。”

“遇”：相见、接触。

“往”：过去。

“必”：副词，相当于一定、必须。

“戒”：防备、戒除。

“无咎”：没有过错。“无咎”一词在《周易》中一般作判断词用，应当在爻辞的最后，而这里却在爻辞前，显然不是本爻辞的判断词，而应是一个前提条件。上一爻说“弗过，防之。”为了防止下属的谋反之心，所以要纠正其越权行事的行为。这一段爻辞则接着说，即使他们忠心耿耿，一点造反之心都没有，也要如何如何……“无咎”一词就是对下属忠心耿耿的假设，由此而引发下面的议论。

“弗过，遇之。”：纠正其越权行事的错误行为，以加强与他们

的交流和接触。这是对上一爻的进一步解释：即使他们没有谋反之心，也要加强领导，纠正其越权行事的行为，以使其行为符合规范。

“往厉必戒”：过去遭遇磨难的经历必须引以为戒。是什么经历呢？作者在下一爻有交待。

“勿用，永贞。”：在聚集民众的组织问题上，一定要永远具有这种正确的认识。“勿用”一词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解释，其本义为招摇三色旗召集民众，不要理解成“不要用”。“永贞”就是永远保持这种正确的认识。这实际上也就是涉及到权力的问题，得民心者得天下，谁能够组织到足够多的人力资源，谁也就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权柄，因此要“永贞”。由此也可知，《小过》卦卦爻辞所争、所防止的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就是权力本身的被侵害。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即使越权行事者没有造反的恶意，也应纠正其不当的行为，以加强对他们的约束。因为历史的教训必须引以为戒，在聚集民众的组织问题上，一定要永远保持这种正确的认识。”

这段爻辞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讲道理，实际上是作者在拍马屁。因为上一句爻辞说“从或戕之，凶。”不赞成一棒子打死的方式，而在作者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正有人想一棒子将其打死，所以他才逃到楚国去避难。追杀他的总指挥就是成王，所以在他说了“从或戕之，凶”的话后，又怕成王听了不舒服，赶紧补上这一句爻辞，言下之意是说：当然，即使我没有篡权之心，错误的行为也是应当纠正的，防患于未然也没有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

九四爻爻象为“䷛”，《遁》卦卦象。遁的本义就是隐蔽，消除越权行事的行为就是遁，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公”：本义为公正、公允、无私，引申为共、公家等义。也是古代爵位名，春秋时代为诸侯的通称，以公字为爵位名正是取其公正无私之义。这里作爵位名用，当指商族首领武庚。

“弋(yi 义)”：甲骨文写作“𠄎”《说文》：“弋，𠄎也，象折木

裴锐著形。从厂，象物挂之也。”《尔雅·释宫》：“鸡栖于弋为櫟。”《玉篇·弋部》：“弋，缴射也。”《古今韵会举要·职韵》：“弋，取也。”弋的本义为木桩，引申为系有绳子的短箭、射猎、猎取、获得等义。这里用猎取义。《尚书·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孔传：“弋，取也。”孔颖达疏：“弋，射也，射而后取之，故弋为取也。”其中的弋字就是猎取之义，与本爻辞弋字取义同。

“彼”：第三人称代词，相当于他、他们、对方。

“穴”：本义为土室，引申为洞窟、穴居、穴藏等义。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的爻辞也是《小畜》卦卦辞，在《小畜》卦我们已经作了详细的解释，直译的大意为：天上布满浓密的乌云，却没有下雨，来自于我们所在的西部郊区。这是一句比喻，意思是说对商民的教化应当如雷雨即将来临时的天气一样，使商民感到如不服从教化就要受到惩罚的威胁，但并不轻易地惩罚，这种威胁和压力来自于我所在的“西郊”。“西郊”不是“我的西郊”，而是“我所在的西郊这个地方”的意思。在周初时，西部为周部的传统势力范围，东部为商族的传统势力范围。“西郊”就是指作者所代表的周族集团。

“公弋，取彼在穴。”：“公弋”指武庚造反。武庚继承商祭后，自治的权力很大，受封的爵位为上公。这里的“公”就是指上公武庚。“公弋”的事件正是上一爻爻辞“往厉必戒”中的“往厉”。“取彼在穴”：将其在他的老巢内捕获。“彼”指“公弋”之“公”。“穴”在此是作贬义词用，并不是实指，并不是说如萨达姆在地洞内被抓获一样，捉武庚于地洞中。而是说在他自己的地盘上，在他还没有形成大的危害之时就将其消灭。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正如乌云密布而不下雨一样，在我们的中央政权里，应长期保持对东方商遗族的强大威慑力量。这样的话，一旦有不服从管理的诸侯企图谋反时，就可以将他们消灭在事变的发生地和启蒙阶段。”

这一段爻辞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上一爻的“往厉必戒”作了一个说明。“公弋，取彼在穴”是一段曾经发生的历史，是新政权的一场大危机，其平息过程也是历经磨难，即“往厉”。正是这一段

“公弋”的教训，才使周公认识到对敌人的权力不能放得太多，要完全控制住这只还在喘息的老虎才行，因此才有了后来的分封诸侯，才将商族化整为零，团团包围，这些做法充分发挥了“必戒”的认识。这段爻辞的第二层含义即解释如何“弗过”的问题。让一个目中无王的诸侯改正错误，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作者在此提出了具体的办法，就是“密云不雨，自我西郊。”要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这股力量不是为了进攻的“雨”，而是为了“防之”，为了应变。古往今来的政治都是如此——靠实力说话。

这一段爻辞是对上一段爻辞的进一步说明，是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应当如何处理“小过”的行为，那就是以“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作为基本原则。既不滥杀无辜，也保持了强大的压力。

六五爻爻象为“䷛”，《旅》卦卦象。旅的本义就是军旅、军队。“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就是要保持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存在，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弗遇，过之，飞鸟离之，凶，是谓灾眚。”

“离”：本义为捕鸟，引申为捕获、被捕获、失去、分散等义。这里用被捕获义。

“眚”：本义为眼睛生翳，即现在所说的白内障之类的眼病。视线不明则容易犯错误，故又引申为人为的过失、灾异、损坏等义。

“弗遇，过之。”改变过去对君王亲密、臣服的态度，有意超越自己的权限行事。“过”有权益之计和有意无视君王两层含义。如果是在紧急情况下的权益之计，则是无可非议的行为，但如果是有意识越权行事，则是对领导的一种藐视，一种挑衅。作者这里所写的“弗遇，过之。”就是指的这种行为。“弗遇”说明本来是“遇”的，是与君王亲近的、臣服的，但却有意改变了这种态度，转为“过之”，可见是有意越权行事，无视君王的存在。

“飞鸟离之”：就会如飞鸟投向罗网一样。卦辞有“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的卦辞，“弗遇，过之”正是犯上，因此要成为君王的打击对象，而“离之”。

“凶”：将导致不良的后果。

“是谓灾眚”：这就叫做目光短浅而造成的灾难。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改变过去对君王亲密、臣服的良好态度，有意越权行事，挑战君王的权威，就会如飞鸟被罗网捕获一样，结局一定是悲哀的，这就叫做目光短浅而造成的灾难。”

《小过》卦卦爻辞的基本内容就是讨论应当如何对待下级官员的越权行事，作者的基本观点就是要松紧适度、区别对待。对于善意的、得到群众支持的人不要追究责任，对谋反的人则要坚决镇压。这实际上是作者为自己量身定制的一个标准，因为作者在上一卦表白自己的政绩时认为是诚实守信，并没有谋反之心，而下两卦则反复表白自己的行为是得到民众支持的。

六十三、既济

【原文】

（卦辞） ䷾：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爻辞） 上六：濡其首，厉。

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六四：繻有衣袽，终日戒。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六二：妇丧其裼，勿逐，七日得。

初九：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译文】

（卦辞） ䷾：正如《周易》的讲述已经快要完成一样，我的政治生命也将就此结束。总结自己的一生，基本上是顺利的，曾经获得了小的利益，有一个正确的观点。相对而言，前半生的事业很完美，但晚年的生活却造成了一些混乱。

（爻辞） 初九（䷾）：正如拉车的狐狸拉起了陷入泥潭的车轮，却因此打湿了自己的尾巴一样。在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周族新政权立足未稳，诸侯可能乘机反叛的危急时刻，我毅然摄行朝政，从而挽救了危机四伏的新政权，却也因越权行事的行为而背上了篡政夺权的黑锅，败坏了一生的英名。我的这种牺牲自己而挽救周族命运的行为没有过错。

六二（䷾）：成王因为丧失了王权，而聚集其拥护者来追讨，于是依照天道的规律，在我摄政的第七年，还政于成王。

九三 (䷢): 正如殷商王武丁继承王位后, 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征服了诸侯方国, 取得全面的胜利, 是因为他的行为能够得到民众拥护的结果一样。我能够拨乱反正, 统一全国, 也是因为得到民众拥护的结果, 因此, 我摄政当国的行为并没有错。

六四 (䷤): 正如用质量最好的丝线缝合已经破损的衣裳一样, 我将以最真诚的愿望, 以最完美的行动来弥补因自己过去的摄政行为给周王室造成的伤害, 并将在今后所有的时间里引以为戒。

九五 (䷡): 正如同为邻里的两个人, 在参与夏祭的活动时, 家住东边者担任又苦又脏的杀牛任务, 却没有家住西边者担任又干净又轻松的歌功颂德的任务, 所得到的实惠多一样。我为巩固周朝的政权辛勤地东征西伐, 到头来却没有守在成王身边坐享其成、溜须拍马的召公得到的利益多。

上六 (䷋): 正如请客请饭时, 不小心将酒泼在客人的身上, 会带来麻烦一样, 为了挽救国家新生的政权而摄政的行为造成了对成王的伤害, 是我晚年不幸的根源。

【注释】

《既济》卦卦辞：“䷾：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

“䷾”：《既济》卦卦画。由《未济》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未济》卦变为初九爻的《睽》卦“䷥”；再变为六二爻的《噬嗑》卦“䷔”；九三爻的《离》卦“䷄”；六四爻的《贲》卦“䷖”；九五爻的《家人》卦“䷤”；上六爻的《既济》卦“䷾”。《既济》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六爻爻形。

“既”：《说文》：“既，小食也。”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契文象人食已，顾左右而将去之，引申之义为尽。”《广雅·释诂》：“既，尽也。”“既，已也。”既的本义为饭已吃完，引申为尽、至、已经、失掉、完成、至等义，这里用作副词，表示动态，相当于已经。

“济”：济的简体字。《广韵·齐韵》：“济，渡也。”“济，止也。”“济，齐也。”《尔雅·释言》：“济，成也。”“济，益也。”《字汇·水部》：“济，周救也。”济字的本义为已经渡过河流，引申为渡口、贯通、停止、成就、救助、齐备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既济》卦卦辞字面大意为：“已经完成，是顺利的，得到了小的利益，有一个正确的观点。开始的时候很圆满，最后的结局却比较混乱。”这句爻辞有两个问题：什么已经完成？又是什么“初吉终乱”呢？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问题。

既济的字面意思就是已经完成，什么已经完成呢？从本卦所处的位置来看，应当是《周易》的讲解已经完成。《周易》一共六十四卦，至此已经只剩下既济、未济两卦，所以完全可以认为这是作者用以结尾的两卦。但这种理解不能够解释“初吉终乱”的意思，因为《周易》的排序自始至终都是非常合理的，并不是只有“初吉”，更没有“终乱”，因此我们以为“既济”的卦名隐藏有其他的深意。这个深意就是作者周公以其结尾之卦象征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结。周公旦前半生跟从父亲周文王和兄弟周武王打天下时，位居宰相之位，可谓意气风发，一呼百应，这就是“初吉”。武王逝世后，周公迷恋于权势，擅自摄行国政，从而造成众叛亲离的混乱局面，并最终被迫还政于成王，由一人之下的权臣变为逃往楚国的阶下囚，晚年更是生活在赎罪的生活里，从摄政以来的这种忧虑与不安的生活及不光彩的结局就是“终乱”。以此，《既济》卦卦辞可译为：

“正如《周易》的讲述已经即将完成一样，我的政治生命也至此结束。总结自己的一生，基本上是顺利的：曾经获得了小的利益，有一个正确的观点。相对而言，前半生的事业很完美，但晚年的生活造成了一些混乱。”

初九爻爻辞：“曳其轮，濡其尾，无咎。”

“曳”：《说文》：“曳，曳曳也。”段玉裁注：“曳曳，双声，犹牵引也。引之则长，故衣长曰曳地。”《玉篇·曰部》：“曳，申也，牵也，引也。”曳的本义为物体受到牵引时的状态，引申为拖拉、困顿、飘摇等义。

“其”：人称代词，其中第一个其字作第三人称代词用，相当于它，指国家。第二个其字作反身代词用，相当于我，指自己。

“轮”：车轮。

“濡”：《说文》：“濡，水。出涿郡故安，东入漆淅。”《广雅·释诂二》：“濡，渍也。”《集韵·虞韵》：“濡，沾湿也。”《集韵·尤韵》：“濡，柔忍也。”濡的本义为水系名，引申为沾湿、浸渍、淹没、滋润、克制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曳其轮，濡其尾，无咎”的字面意思为：拖拉起陷入泥潭的车轮，却因此打湿了自己的尾巴，没有过错。仅仅从字面上看，我们无法知道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其实这是一句比喻。其中的“轮”是比喻新政权这个巨大的车轮，与我们现在仍习惯于使用的“历史车轮”中的轮字含义相近。“曳其轮”就是比喻在武王早逝，成王年幼，新政权立足未稳，商遗族及其支持者的势力依然强大，从而叛乱不断的关键时期，周公当仁不让地主动摄政当国，从而挽救了新生的政权。“濡其尾”则是说由于自己为了“曳其轮”而摄行君权的行为，导致了众亲背离的局面，从而严重地败坏了自己一生的英名，背上了阴谋篡权的黑锅。“濡其尾”一句要结合《未济》卦卦辞来理解。《未济》卦卦辞说“小狐汔济，濡其尾。”可见被濡湿的尾巴是狐狸的尾巴。狐狸的尾巴高翘，而且其毛色金黄，长而蓬松，十分美丽。作者以狐狸的尾巴来比喻人的名声，尾巴打湿后，毛竖不起来也就不漂亮了，有如名声不好的人。这种比喻有如现今的“落水狗”一词。以此，初九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狐狸拉起了陷入泥潭的车轮，却因此打湿了自己的尾巴一样。在武王早逝，成王年幼，周族新政权立足未稳，诸侯可能乘机反叛的危急时刻，我毅然摄行朝政，从而挽救了危机四伏的新政

权，却也因越权行事的行为而背上了篡政夺权的黑锅，败坏了一生的英名。我的这种牺牲自己而挽救周族命运的行为没有过错。”

这段爻辞实际上是解释卦辞中“初结终乱”的乱，作者自我辩护说：晚年的不幸不是我的过错，我是问心无愧的。

初九爻爻象为“䷋”，《睽》卦卦象。睽就是横眉冷对的样子，作者晚年遭人白眼，但他自认为问心无愧，故有此爻辞。

六二爻爻辞：“妇丧其茀，勿逐，七日得。”

“丧”：本义为逃亡，引申为失去、丢掉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茀(fu 弗)”《说文》：“茀，道多草不可行。从草、弗声。”金文茀字字形像道路上长满了草木，其本义应为草多，引申为除草、古代车上的遮蔽物、曲折、妇人头饰等义。这里用引申义。

“妇丧其茀”的字面意思为：妇人丢失了自己的头饰。理解这句话的关键是要搞清楚作者所指的“妇”和“茀”分别是比喻什么。《大过》卦九五爻有“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的爻辞，我们曾经分析过，其中的“妇”是喻成王，“士”是喻周公。“老妇得其士夫”也就是比喻周公摄行本来应当由成王掌握的政权一事。依此来理解“妇丧其茀”一句，“妇”字也就应是指成王，而“茀”字当是指象征王权的王冠。以此，“妇丧其茀”的大意就应当是：年幼的成王丢失了他的王权。

“勿逐”：招摇聚众的旗帜去追逐。所追的正是“妇人”所丢失的“茀”。

“七日复”：第七天才追回了所丢失的东西。“七日”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喻“七年”。《史记·周本记》记载：“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群臣之位。”周公摄政七年之后，将政权归还给成王，这里的“七日”可能就是暗示周公摄政的七年时间。第二种可能的解释与《复》卦卦辞有关。《复》卦有“反复其道，七日来复”的卦辞，其中的“七日”是指从《剥》卦到《复》卦的变化要经历七天时间。这种卦变涉及到《连山易》的卦序和使用方法问题，我们在复卦的注释中已经作了简要解释。依《复》卦的规律，物质的变化过程是以六天为一个周期，第七天复

原，因此，“妇丧其茀”后的“勿逐”也得要经过六天后在第七天才能够完成。这两种解释都有可能是作者的意思，甚至于有这种可能：周公还政于成王的时间选择在第七年，正是依照“七日来复”的天地自然的规律行事，因为古人行事，往往以“天道”“地道”为准则，“七日来复”就是天道规律，是应效法的原则。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成王因为丧失了王权，而聚集其拥护者来追讨，于是依照天道的规律，在我摄政的第七年，还政于成王。”

九二爻爻辞实际上是解释上一爻爻辞的“濡其尾”。为什么败坏了名誉呢？是因为成王及其支持者不理解我挽救新政权的苦心，深怕我篡政夺权而群起攻之，并最终取得要权斗争胜利的结果。

九二爻爻象为“䷋”，《噬嗑》卦卦象。噬嗑就是人和动物吃东西时的嘴巴的动作。兄弟之间相互残杀，有如嚼咬食物，故有此爻辞。

这段爻辞中的“勿逐”一词所透露出的信息有如下几点应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周公的摄政行为的确是自作主张，而没有经过成王的授权，也没有得到大臣的同意，相反的，众人是站在成王一边的；二是说明周公摄政后，曾被群起而攻之，三叔之乱应为参与“逐”之的主要力量。由此可见，所谓的三叔之乱并不是反成王，而是反周公。周公平乱后，诛管叔、囚蔡叔、贬霍叔，使三叔成了归政成王的牺牲品，三叔之案很可能是一个历史大冤案；三是不论周公摄政的初衷如何，周公还政于成王并不是周公的自愿行为，而是被迫的无奈之举。

九三爻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高宗即殷王武丁。他是盘庚的侄子，殷商的第二十三代君主，也是盘庚迁都至今安阳后的第三代君王。高宗幼年时期，其父亲曾让他久居宫外，与百姓一起劳作，所以他能体察民情。他继承王位之时，商族正处在衰败阶段，朝廷腐败，民怨四起。他继位后，曾经“三年不言”，也就是在三年时间里都不向百姓搞摊派、不发布扰民的政令，然后又重用民间的智者传说，因此得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从而使国家中兴。他在位五十九年，是个很有建树的

君王。周公在《尚书·多士》篇中，将其与中宗和祖甲一起作为殷商的三位知稼穡之艰难，知小民之疾苦的贤人举例，说于成王为榜样。

“伐”：征战。

“鬼”：对敌人的蔑称，相当于说讨死的人、将死的人，与现在称敌人为鬼子的大意相同。

“方”：方国，即邦国。

九三爻爻辞大意为：“殷商王高宗武丁继承王位后，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征服了不顺从的诸侯方国，从而取得全面的胜利，是因为他的行为能够得到民众拥护的结果。”

武丁继位时，国民怨声载道，叛乱不断，但他上台后，以怀柔政策重新赢得了民心的支持，从而使叛乱者以失败而告终。“鬼方”在此是泛指叛乱的一方国。“三年”可能是指他上台后“三年不言”的过程。

作者为什么要在其总结自己的政治生命时，提到商王的祖先呢？他其实是在以高宗武丁比喻自己的作为。的确，在周公摄政当国的七年时间里，他东征西伐，为巩固周族的新政权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三叔之乱是上一爻所说的“勿逐”的结果的话，那么，平淮夷及奄国之乱则应是这一爻所说的“小人勿用”的胜利。这个胜利在作者自己看来是得到民众支持的结果。比较这一爻辞和上一段爻辞，其关键词就是“勿逐”和“小人勿用”。“勿逐”说明了周公在周王室内是遭受排挤的。“小人勿用”则说明周公之所以在受到排挤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摄政七年，并统一天下，是得到“小人”支持的结果。周公当年的政治局面大致就是如此，而周公在此想表达的意思是：我的摄政行为虽然遭到王室成员的抵制，但我的行为是得人心的，并没有错，甚至可以与殷商贤王高宗拨乱反正的行为相比较。在上一卦六二爻爻辞中，作者为自己定了一个标准，那就是“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只要得到民众的拥护就没有过错。以此，六三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殷商王武丁继承王位后，只用了三年时间就征服了不顺从的诸侯方国，从而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是因为他的行为能够得到

民众拥护的结果一样。我能够拨乱反正，统一全国，也是因为得到民众拥护的结果，因此，我摄政当国的行为并没有错。”

六三爻爻象为“䷝”，《离》卦卦象。离即黄鹂鸟。黄鹂鸟的歌声美妙，象征民众的歌颂声，故有此爻辞。

六四爻爻辞：“繻有衣袽，终日戒。”

“繻(xu 需)”：《说文》：“繻，缁采色。从彡、需声。”《广雅·释诂二》：“繻，色也。”《玉篇·彡部》：“繻，细密之罗也。”繻字的本义为质量优良、精细的彩色丝织品。

“衣”：《说文》：“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甲骨文像曲领、两袖中空、左右襟袪掩合之形。因此，衣的本义就是指人身上所穿、用以蔽体御寒的服装。

“袽(ru 如)”：《玉篇·衣部》：“袽，所以塞舟漏也。”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注：“袽，败衣也。”袽的本义为破衣败絮。

“繻有衣袽”的字面含义为：用质量最好的丝绸来缝合已经破损的衣服。这是一句比喻，作者以此比喻自己希望以最真诚的行为来弥补其与成王及其他贵族的关系中存在的裂痕，来弥补其摄政行为给王室贵族带来的巨大的损失。

“终日戒”：整天都要保持戒备之心。所戒者就是“繻有衣袽”。就是说要将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

六四爻爻辞大意为：“正如用质量最好的丝线缝合已经破损的衣裳一样，我将以最真诚的愿望，以最完美的行动来弥补因自己过去的摄政行为给周王室造成的伤害，并将在今后所有的时间里引以为戒。”

从这句爻辞来看，周公晚年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了其摄政的行为给周王室造成的灾难是巨大的，至于这种认识是自觉的反省，还是被迫的检讨，尚有待于研究。不论如何，其反省还算是深刻的，态度还算是端正的。

六四爻爻象为“䷶”，《贲》卦卦象。贲就是装饰、修饰的意思，故有此爻爻辞。

九五爻爻辞：“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实受其福。”

“禴”：周朝夏祭名，也称为杓。

九五爻爻辞的字面大意为：东面的邻居在祭祀时承担了杀牛的任务，却没有西面的邻居在祭祀时担任跳舞、唱歌的任务，所得到的实际好处多。这是一句大实话，在今天仍然适用，因为科学家的收入大多不如歌星、影星的现象依然存在。但作者的意思显然不是直叙其事，而是另有所比，作者是想说自己劳苦功高却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要搞清楚作者的这层含义，需要首先搞清楚谁是东邻，谁是西邻？杀牛和禴祭又暗示着什么？

“东邻”其实是作者的自称，而“西邻”则是指成王的太保召公。《诗经·鲁颂·宥宫》说：“乃命鲁公，俾于东。”“保彼东方，鲁邦是常。”《史记·燕召公》：“陝以西召公主之，陝以东周公主之。”周公的势力范围为王城以东的地区，所以他自称为“东邻”。召公的势力范围在王城以西，因此被作者称为“西邻”。

古代的夏季祭祀活动有两项主要活动：一是杀毛色纯正的牛，以全牛作供品祭祀祖先；二是表演以祖先事迹为主题的歌舞，以缅怀祖先，为他们歌功颂德。本爻辞所说的“杀牛”和“禴祭”就是指的这两件事。“杀牛”是又脏又累的活，作者以此比喻自己东征西伐，南征北战的辛苦。“禴祭”也称为“杓祭”，是夏祀的名称。“禴”字从示、从龠。“杓”字从示、从勺。“示”是告示的意思。“龠”为古代祭祀时使用的主要乐器。“勺”是古代一种在祭祀时以舞蹈动作模仿、表演先祖功德的舞名，也称为“韵”。由此可知“杓祭”或“禴祭”是以歌功颂德为主要内容的歌舞表演，是一件相对于“杀牛”而言要轻松、干净得多的事。作者在此是以“禴祭”的歌功颂德比喻“西邻”召公的溜须拍马。以此，九五爻爻辞可译为：

“正如同为邻里的二个人，在参与夏祭的活动时，家住东边者担任又苦又脏的杀牛任务，却没有家住西边者担任又干净又轻松的歌功颂德的任务，所得到的实惠多一样。我为巩固周朝的政权辛勤地东征西伐，到头来却没有守在成王身边坐享其成、溜须拍马的召公得到的利益多。”

这句爻辞听起来像是一句牢骚话，细细一想，就会感到此比喻非常贴切。在周公摄政之初，召公和周公的地位相当，而经过周公的七年摄政后，周公晚年的生活十分孤独，召公过得则非常滋润，难怪他发出此牢骚。周公为什么要将这种牢骚话写出来呢，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向成王摆功劳，相当于说：我七老八十的人了，为什么要这样东奔西跑啊？我得到了什么啊？还没有坐在家里扇鹅毛扇子的人得到的多，你们要将心比心啊。二是让受教的王子们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想通了，人生会少犯许多错误，特别是对于所谓的能者而言。

最后要说一下周公在这一爻辞中所说的“实受其福”。什么是“福”呢？《尚书·洪范》说：“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寿”就是长寿，我们开玩笑说的祸害一千年就是寿。“富”就是金银财产多，所谓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康宁”就是健康、安宁，所谓老当益壮、享清福。“攸好德”就是心胸开阔、乐善好施。“考终命”就是寿终正寝、无疾而死。如果以这五条商周时期“福”的标准来比较召公和周公，那么，周公所缺的究竟是那一条福呢？主要的可能是第三条康宁。表面上看来，他曾为摄政王，武力和手段也都很高，地位排在成王一人之下，包括召公在内的诸侯之上，但其内心总是不得安宁，这就是本爻辞周公自己认为不如召公“实受其福”的“实”字的含义：表面上他并不差，一点也不输给谁，只是实际上有口难言。一个人的心不安宁，富贵能享受得了吗？

九五爻爻象为“䷤”，《家人》卦卦象。家人就是一家人。同是一家人，一个爹妈生的，同一个环境中成长，为什么有的胖，有的瘦？有的穷，有的富？有的欢乐，有的悲伤？有的混得像模像样，有的就很落魄？要找原因。周公与召公同是一家人，地位也相当，为什么苦乐不均，功过不匀？没有行市有比市，都应当比较以后找原因，故有此爻辞。

上六爻爻辞：“濡其首，厉。”

“濡”：打湿。

“首”：《广韵·有韵》：“首，头也。”《古今韵会举要·有韵》：“首，魁帅也。”甲骨文“首”字是个象形字，像兽头，故首字的本义应为头，引申为首领、初始、首先等义。这里用双关义，以头喻头领。

“濡其首，厉”的字面含义为：打湿了脑袋，所以有麻烦。这句话不是初九爻辞所说的那个拉车轮的狐狸打湿了尾巴后，又不小心打湿了自己的头。而是另一种情形，是《未济》卦上九爻爻辞所说的“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中的“濡其首”，如果译成白话的大意为：有诚心地办了一桌酒席，请朋友们来喝酒，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是没有过错的行为。但在敬酒的过错中，一不小心却将酒泼在了客人的头上，我的心是好的，只是不小心而犯了错误。作者在此不是在讲笑话，而是在打一个非常严肃的比喻，比喻周公自己摄政的行为是好心办坏事，本来是想“曳其轮”，没想到结果却是伤害了成王及其众亲。正是这种伤害，让周公不安和恐惧。《史记·鲁周公世家》：“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周公晚年曾经逃到楚国避难，虽然后来被成王“接回”，但晚年的处境一定是非常不安的。这里的“濡其首”正是喻周公摄政的行为本身及摄政七年期间的所作所为对成王及众亲的伤害，这种伤害正是“东邻杀牛，不如西邻禴祭，实受其福”的原因，也是自己名声不好地“濡其尾”的原因，需要他“终日戒”的原因。周公揭开这个伤疤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是为自己过去的行为辩护；二是希望自己的子孙们以其“前车之鉴”，作为“后人之师”，让他们明白“自是者不彰”的道理。现在的有些所谓的能人，在办事时不把自己的领导放在眼里，结局往往与周公的下场相同，吃亏不讨好，事后还觉得受了天大的委曲，就是这个道理没有搞明白的原因。

上六爻爻辞大意为：“正如请客请饭时，不小心将酒泼在客人的身上，会带来麻烦一样，为了挽救国家新生的政权而摄政的行为造成了对成王的伤害，是我晚年不幸的根源。”

六十四、未济

【原文】

（卦辞） ䷿：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爻辞） 上九：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六五：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九四：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六三：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九二：曳其轮，贞，吉。

初六：濡其尾，吝。

【译文】

（卦辞） ䷿：使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已经得到顺利的解决。正如狡猾的小狐狸虽然渡过了湍急的河流，却打湿了自己漂亮的尾巴，从而没有了过去的光彩一样。我摄政的行为虽然挽救了周族的新生政权，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伟大事业，却也因为此行为对周王室的伤害而败坏了自己的一生英名，从而造成了晚年的生活得不到安宁和利益。

（爻辞） 初六（䷿）：正如小狐狸为了过河而打湿了自己的尾巴后，会感到难过一样。名誉受到伤害后，也就会留下悔恨。

九二（䷿）：为了挽救新政权于危难之中而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也将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六三（䷿）：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去发动征讨的战争，将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利于首先克服艰难险阻，完成战争的准备。

九四（䷿）：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就不会发生使人感到悔恨的事。只有以君王的名誉发出征战不顺从方国的命令，才可以在短时期内拨乱反正，使他们归顺而来朝贡。

六五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就不会发生使人感到悔恨的事。正如英明的领袖光明磊落一样，为人处事充满了诚信，就能够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上九 (䷿)：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新政权的稳定而摄行王政本没有过错，就如真心诚意地请人来喝酒没有过错一样。但摄政的行为伤害了周成王及其他成员，却不是有意的，而是一种非常对不起的失误，这就如在酒席上不小心将酒泼洒在客人的头上，是好心敬酒而发生的失误一样。

【注释】

《未济》卦卦辞：“䷿：未济，亨。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

“䷿”：《未济》卦卦画。由《既济》卦卦画“䷾”演变而来。经过了六个变化过程，即由《既济》卦变为初六爻的《蹇》卦“䷦”；再变为九二爻的《井》卦“䷯”；六三爻的《坎》卦“䷜”；九四爻的《困》卦“䷮”；六五爻的《解》卦“䷧”；上九爻的《未济》卦“䷿”。《未济》卦卦画是完成六爻变化后的上九爻爻形。

“未”：《说文》：“未，味也，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于未，象木重枝叶也。”饶炯部首订：“未从木，重其枝叶。指事者，言其时万物滋长。”《玉篇·未部》：“未，犹不也。”“未，六月建也。”《字汇·未部》：“未，已之对也。”甲骨文“未”字像枝繁叶茂的树木，表示植物的生长正处兴旺之时，其时果实尚未成熟，故又引申为不、没有等义，又被作为地支中象征六月的第八位名称。这里用没有之义。

《未济》卦是《既济》卦的姊妹卦，既济的意思是已经完成，未济的意思也就应当是没有完成。在《既济》卦中，作者以既济比喻自己政治生活的完结，卦爻辞则是对自己一生的得失作了一个基本全面的总结。观《未济》卦卦爻辞，基本上是对《既济》卦中的部分卦爻辞的放大，其内容主要围绕“濡其尾”和“濡其首”爻辞展开。“濡其尾”是比喻周公自己的名誉受到的伤害，“濡其首”是比喻成王受到的伤害，这两败俱伤的结果都是因为周公摄政的行为而引发的，也是周公晚年深感遗憾和自责的事，依此，《未济》卦的卦名取意应为周公未能办好、深感遗憾的事情，可译为：没有圆满完成的事情。

“狐”：狐即狐狸，是犬科肉食类哺乳动物。它外貌美丽，给其他动物友好的印象，遇到危险时能从肛门放出恶臭以乘机逃走，所以狐狸是一个很善于保护自己的动物，给人的印象就是美丽而狡猾。

“汔”：《广雅·释诂一》：“汔，尽也。”《集韵·迄韵》：“汔，《说文》：‘水涸也。’”汔的本义与汽同，也就是水被蒸发，引申为干涸、尽等义。

《未济》卦卦辞的字面含义就是：没有圆满完成的事情，也已经得到了顺利的解决。正如小狐狸完成了过河的任务后，打湿了自己的尾巴一样，没有安宁和利益。这句爻辞分为两个部分：“未济，亨”是一部分，这三个字不太好理解，因为“未济”就是没有办好的事，就是让人感到遗憾的事，这种事只能是“不亨”，作者为什么用了一个“亨”字来定义呢？其实，作者想表达的是这些让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发生后，已经得到了顺利的解决，是说作者与成王之间已经达成了和解与谅解的协议。

这句爻辞的第二部分是“小狐汔济，濡其尾，无攸利。”这句卦辞是由《既济》卦初六爻爻辞“曳其轮，濡其尾，厉”演变而来，可见“小狐汔济”只是“曳其轮”的另一种比喻，含义应当是相同的。或者说作者在此是以“小狐”自喻，是说自己完成了挽救新政权、扫平叛乱、统一天下之类“曳其轮”的伟大事业，但却因为摄政的行为而损坏了自己的英名。作者在此以“小狐”自喻，可

见其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还不笨。在《既济》卦卦辞的自我鉴定中，作者也用了“贞”字的总结词，表明自己的分析能力强，观点正确。从《周易》全文的结构及内容来看，作者以“小狐”自喻及以“贞”字作自我总结均是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

《未济》卦卦辞大意为：“使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已经得到顺利的解决。正如狡猾的小狐狸虽然渡过了湍急的河流，却打湿了自己的尾巴，没有了过去的光彩一样。我摄政的行为虽然挽救了周族的新生政权，完成了统一天下的伟大事业，但却也因为此行为对周王室的伤害而败坏了自己的一生英名，从而造成了晚年的生活得不到安宁和利益。”

初六爻爻辞：“濡其尾，吝。”

初六爻爻辞大意为：“正如小狐狸为过河打湿了自己的尾巴后，会感到难过一样。名誉受到伤害后，也就会留下悔恨。”

初六爻爻象为“䷵”，《蹇卦》卦象。蹇就是跛足的意思，跛足则行难，故有此爻辞。

九二爻爻辞：“曳其轮，贞，吉。”

九二爻爻辞大意为：“为了挽救新政权于危难之中而采取的行动，是正确的，也将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这是在进一步为“濡其尾”辩护，也是对《既济》卦初九爻爻辞内容的重复。

九二爻爻象为“䷯”，《井》卦卦象。井有水井和井田制两层含义，也象征着法度和秩序，故有此爻辞。

六三爻爻辞：“未济，征凶，利涉大川。”

六三爻爻辞大意为：“在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去发动征讨的战争，将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利于首先克服艰难险阻，完成战争的准备工作。”

这句话好像与作者自我总结的主题有些脱节，其实不然，它是在为下一段爻辞作铺垫，而下一句爻辞的内容则是说要借王权才能

使诸侯国臣服，依然是在为其摄政的行为辩护。

六三爻爻象为“䷁”，《坎》卦卦象。坎的本义就是土欠，故有“未济”之辞。土少则形成凹地，凹地易积水，并形成陷阱，故有“征凶”之辞。

九四爻爻辞：“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震”：本义为疾雷，引申为震动、威严、惊恐等义。这里是以自然界的雷声来比喻当权者的政令，与《震》卦中的震字取意相同。

“赏”：赐予、奖赏。赏赐一般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对有功者的奖励；二是对归顺者的赏赐。这里用后者之义。

这段爻辞分两段：第一段为“贞吉，悔亡。”大意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就不会发生使人感到悔恨的事。这是针对上一爻爻辞而说的，是说任何事情都不能盲干，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什么样的准备才算充分了呢？作者紧接着在第二句话中给出了答案，就是“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震”象征政令，也就是王权的象征。“鬼方”指不顺从的诸侯国。“有赏于大国”就是臣服的意思。古代归顺的诸侯国每年都要派使臣或者国君本人亲自前往朝廷向宗主国进贡，以示对天子的尊敬和归顺。而宗主国君王——也就是帝王或天子一般都会赏赐一些稀有之物作为回礼，以示安抚和鼓励。这里的赏就是指这种回赠。“有赏于大国”也就是归顺于大国、臣服于大国的好听一些的说法。这句话表面上看来好像是在重复《既济》卦九三爻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的内容，其实不然，这两句话的共同点在于都是在为自己摄政的行为作辩护，而区别在于一个强调的是“震用”，一个强调的是“小人勿用”。或者说《既济》卦九三爻爻辞强调的是群众的力量，而这里强调的是王权的重要性。作者在《既济》卦九三爻爻辞想说明的是，自己的摄政行为是得到了群众支持的，所以应当没有过错。而这里想说明的是，只有王权所发出的政令才能够具有震撼敌人的权威性，才有利于征服不顺从的方

国，所以我才不得不采取摄政的行为“借用”几天成王的权力，拉大旗作虎皮。作者在从不同的角度为自己开脱罪责，以求得到成王及后代子孙原谅。

九四爻爻辞大意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就不会发生使人感到悔恨的事。只有以君王的名誉发出征战不顺从方国的命令，才可以在短时期内拨乱反正，使他们归顺而来朝贡。”

“三年”不是实指，相当于数年的意思。对征战而言，在古代交通不便的情况下，“三年”是比较短的时间阶段，所以在《周易》中，“三年”是喻其短，如《既济》卦和本爻。“十年”则是喻其长，如《复》卦上六爻爻辞的“至于十年不克征”等。另外，与“三年”基本同义的“三岁”一词往往是喻其长，但所比之事一般都是比较小的事，如《同人》卦九三爻爻辞的“三岁不兴”指收成等。

九四爻爻象为“䷮”，《困》卦卦象。借大王之旗是为了解国家之困，故有此爻辞。

六五爻爻辞：“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六五爻爻辞大意为：“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就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局，就不会发生使人感到悔恨的事。如英明的领袖光明磊落一样，为人处事充满了诚信，就能够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这句爻辞实际上是解释了卦辞中的“未济，亨。”为什么做了错事还能“亨”呢？就是因为“君子之光，有孚”的原因，这是一句既拍了马屁，又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话。“君子之光”是拍马屁，“有孚”是为自己贴金。

六五爻爻象为“䷮”，《解》卦卦象。解有解开、溶化之义，有了“君子之光，有孚”这个前提条件，什么矛盾都有可能化解，故有此爻辞。

上九爻爻辞：“有孚于饮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上九爻爻辞的字面大意为：满怀诚意地请人来喝酒，没有过

错。在饮酒的过程中打湿了客人的头，也是满怀诚意地敬酒时，不小心而造成的失误。这是一个非常绝妙的比喻，周公以此比喻自己摄政的行为给周王室造成的伤害是为了国家的利益，是无意的结果，就如同请客来喝酒时，不小心将杯中的酒洒在客人的头上一样，是好心办坏事。

上九爻爻辞大意为：“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新政权的稳定而摄行王政本没有过错，就如真心诚意地请人来喝酒没有过错一样。但摄政的行为伤害了周成王及其他成员，却不是有意的，而是一种非常对不起的失误。这就如在酒席上不小心将酒泼洒在客人的头上，是好心敬酒而发生的失误一样。”

《既济》和《未济》两卦是六十四卦中的最后两卦，也是作者自己对其政治生活的总结，在这关键的两卦中，作者围绕“濡其尾”和“濡其首”这两句话展开，是意味深长的。作者在卦爻辞中一方面表示了自己“緇有衣袽，终日戒”的补过决心，一方面又反复为自己摄政的行为辩护，特别是最后的这二段爻辞，作者连用三个“有孚”，以表明自己的诚意，读来让人感慨万分，仿佛看到一个深受委屈又有口难辩的老人临终时的自言自语。由此，我们也想起了《诗经·豳风·狼跋》那首诗：

狼前行踩上了自己的胡须，后退又绊上了自己的尾巴。

周公的忠诚有如赤子，仿佛新生的喜鹊。

狼后退绊上了自己的尾巴，前行又踩上了自己的胡须。

周公的忠诚有如赤子，名声道德洁白无瑕。

如果我们以卦爻辞中作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心情，来重新审视商周之际的那段历史，一定会深切地感受到一个更为真实、更为激烈和壮观的权利之争，包括商周之争、周王室内部分之争等。

一代伟人的一声“有孚，失是”——“对不起”来谢幕，让人思绪万千，是作者真的具有一人伟大的胸怀，还是处于一种无奈……

《周易》正文的注释，我们到此就算讲完了。与传统易学的注

释相比，我们的注释可能显得不够刺激，因为它缺少了人人都想会一点的神通功夫。是我们讲错了，还是古人的理解有误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将在《易说什么》之二：《连山易真相》和之三：《归藏易与中国神秘文化》两书中探讨与之相关的问题。在今后的探讨中，我们将会想法搞清楚《易》与我国古代的天文、地理、占卜、算命等各种科学与伪科学之间的关系，搞清楚它们的原理和来龙去脉。而在此我们所能够肯定的只有一点，那就是我们对《周易》的注释虽然可能还不尽完善，还有一些不十分清楚的地方，如卦名是否存在？卦象与卦名的关系？这本书究竟是周公为他自己的子孙所写，还是为周王室所作等等，但我们的思路和注释却是基本上符合作者本意的，是不会有大的问题的。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对《周易》的内容作一个总结的话，那就是：《周易》是一本以周族的开国史为主线，以周公的价值观讲述人事变化规律的书；是一部由周公所写，为其后代子孙或为周王室所用的教材。按古人的分类法，它的主要内容属于古人所说的“人道”范围，而与所谓的“天道”“地道”无关。